敦煌寫本及其研究

WWW.DUXIU.COM

浙江大學出版社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八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脩本堂稿五卷……清　林伯桐撰……脩本堂　台大　〇五八　〇〇一
孟門草一卷附錄一卷……清　賈汝愚撰……賈氏　中研所　〇五八　〇七一
椿莊文輯一卷……清　賈汝愚撰……賈氏　中研所　〇五八　〇九九
磨甑齋文存一卷……清　張杓撰……啓秀山房　中研所　〇五八　一三一
遂初齋文集四卷……清　劉邦鼎撰……崇川劉氏　中研所　〇五八　一六一
止齋文鈔二卷……清　馬福安撰……啓秀山房　中研所　〇五八　二一一
璧雲軒賸稿一卷附錄一卷……清　盧碧筠撰……賈氏　中研所　〇五八　二五九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清　姚鼐撰……惜抱軒　〇五八　二八五
惜抱軒文後集十卷……清　姚鼐撰……惜抱軒　〇五八　三三五
景紫堂文集十四卷……清　夏炘撰……景紫堂　〇五八　三六九
樂志堂文畧四卷……清　譚瑩撰……啓秀山房　中研所　〇五八　五七一

倫本堂稿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脩本堂稿

道光甲辰春二月栞

予自少讀書偶有所觸輒學爲古人之文閒以質知我者未存稾也中年以後所作漸多其錄於學海堂初集二集暨嶺南文鈔及羣書之序與跋併石刻諸篇同人因此索彼屢勸專刊以便循覽自惟時邁齒載愧舊聞之荒落知新得之淺寡也爰就所彙存者先刊其半聊證數十年志業然都似詒疑符矣

道光二十有四年仲春之月番禺林伯桐識

儆本堂稿

番禺林伯桐撰
及門諸子仝校
男世懋校刊

卷一

原人
原學
周禮故書攷
問言性始於何書
問儀禮釋宮
儆本堂稿 目錄 一
問資治通鑑注釋音義
釋儒
釋名
釋儐
至山亭銘

卷二

任說
生死說
儀禮名義說
禮意說
禮不下庶人說
食時用禮說
爾雅足以辨言說
朱子不廢古訓說
士有百行說
友說
重農說
返本說
天道好還論

卷三

儆本堂稿 目錄 二
荷經堂文鈔序
涉需堂文集序
讀詩劄說序
李杜韓蘇選句分韻序
題日下偶筆
浚儀王氏困學紀聞跋
崑山顧氏日知錄跋
嘉定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跋
讀戰國策書後
書留侯世家後

小學纂注書後
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後
卷四
記韓博士
重修鳳水橋碑記
奉政大夫四會縣儒學張公墓志銘
承德郎江西候補知縣醴泉吳君墓志銘
欽州學正樸齋金君墓志銘
鈞川先生家傳
歸李氏妹墓志銘

先生平日作述甚愼至小傳墓誌尤不敢輕有代請者一概辭謝謂傳似近史誌將信後若非確知安敢率爾也此集所存發凡已寓覆校蔵事因附記之受業吳 聘謹識

卷五
著書凡例

原人

天地之大其無外乎天地之久其無極乎其中有人焉曰天地所至貴也不遠於天地可知矣然以天地所至貴而其生於天地也甚小且甚近何也豈非天地以其公而人以其私乎天地之大也千萬里而無不同也天地之久也千萬年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參差而不害其爲均無時不轉移而不害其爲一也人心則私矣不知天地之心而欲學其公不能也不以天地爲心而自謂公則私也聖人之德與天地並而可以裁成天地之道惟其心之公而已矣人者天地之心所以貴於萬物者非以其形以其心也仁者人之心公者仁之本

原學

學者道之所以一也學則一不學則二天下之大不可以道里計也人之度量相越無算也然而學可以通之正直剛柔其人不同其爲德一也清任和其人不同其爲聖一也學故無二也是故學者一心可以通千萬學者之心且可以通千萬不學者之心古者公卿大夫士庶人莫不出於學其能學者爲公爲卿爲大夫士愚而不能學者爲庶人人而不學雖公卿大夫無異於庶人矣人而能學雖爲庶人無異於公卿大夫矣人之一生百年耳其始蚩蚩然無以異於物也其既悠悠然無甚異於衆也所居者鄰里鄉黨所見者親戚故舊所講求者日用飲食然其所當爲則多矣有倫紀則有孝弟焉有事物則有忠信焉人之本行曰孝弟其甘爲不孝不弟無幾也不學則似孝者非孝似弟者非弟人之本志曰忠信其甘爲不忠不信者無幾也不學則似忠者非忠似信者非信且其人非一無所爲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能相通又不能相下二則分分則愈遠矣有人焉蚩蚩猶是也悠悠猶是也久而人皆安之不必孝而孝不必弟而弟不必忠信而忠信淵乎其質也彬彬乎其有

文也學之效在是然則以文爲學可乎曰學所以爲文也威儀容止以文其貌言語文章以文其聲令聞廣譽以文其身文出於學學不盡於文故君子或可不文而必不可不學不學者惟庶人耳庶人勞其筋力以利其身以長其子孫而不及遠者也君子通天下之志則不得同於庶人雖然學也者一於道者也學其所學而不衷於道則學有二矣

周禮故書攷

周禮注中具載故書示治經之灋也治經者不爲黨同專己斯能研精覃思此經出山巖屋壁本是古文自入祕府世儒莫見偁爲故書劉歆校理著於錄畧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傳述然皆非祕府原本亦轉寫耳北海鄭君从東郡張恭祖受周禮又遇馬季長授以周官傳據今文作注注中偁故書猶言舊本其別於今書者語同而字異非如尚書古文今文家灋攸分者也攷鄭君以前杜子春有周禮注鄭氏與及子衆衛氏宏賈氏逵各有周官解詁鄭君

偁鄭少贛及子仲師存古字亦信多善今注間載鄭司農曰故書作某偁杜子春則讀爲某當爲某不言故書以此知鄭君所據本非衛非賈併非杜殆鄭司農傳述杜子春鄭大夫之本與故書字異當不止此據其時所見擇善而從蓋著述之體甄綜百家折衷一是至於文字通借訓故遂殊論甘忌辛重誣來者故一字之微必從其柢短長互見證據斯存如治歲差必稽上古如理水道當知發源經師蓋闕之旨即後進繼志之端若乃末學膚受一切速成不在此數然則故書所存固經部之重規疊矩矣故書流別鄭

君詳言賈申鄭注間釋故書時賢發明尤爲完善今可攷見者故書曾經前人是正後鄭或從其說改字後鄭自攷定者則但存已說於注不遽改經文也故書異字見於前者後或不復及注中載攷定之說亦然或注文不備或轉寫有奪字也有偁書卽爲故書者大宗伯注故書吉或爲告下引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此言故書別本又云書亦多爲吉禮此則故書當從之本也有偁或作或爲卽是故書者天官籩人注鄭司農云芡字或作𥳑玉府注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上文已引故書或之者皆謂故書別本有時偁本堂稿 【卷一 五

偁書亦或爲者則取證已說也有偁古文而不言故書者古人字少多用叚借漢漸分別仍存古文如春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小史外史亦有志字而注不言古文識者舉例於此可互見也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天官庖人注獻古文爲獻此則字異或偁古字則春官弁師注繅古字或偁故字則夏官圉師注故字所爲訝文字一名古故同物此則故書今書皆有古文字畫偶殊非傳本大異也有對故書言不得不偁今書者地官鄉師注今書多爲屯春官小祝注今書或作名此連類而及非謂古今之分止於此也有注載故書時形樝槎者地官載師經文作𣏟注云故書𣏟作漆則春官司几筵經注亦當然而今本經作漆注不引故書則未知爲注文簡質抑轉寫偶訛也有經非今文而注不引故書併不言古文者地官廿人按說文廿古文𢆶夏官質人邦國基按士虞禮注古文期皆作基則廿之與基無論今故皆是古文而注闕者或偶有所遺或別本自異也有偁古書而非指故書者天官大宰注古書連作聯蓋古人所偁聯貫漢人改用連貫故特明之而非古本今本之謂也綜此數端或起例發凡或互文見意不加攷證疑不能明觀其會通各有所得至若衞賈緒論厘存偁本堂稿 【卷一 六

許氏說文它師異文具著陸氏音義因聲求義則段氏漢讀考正譌乖謬則阮宮保校勘記引而申之更僕難悉矣唯注家以治經之瀾餉遺方來宜通其大旨餘則畧之它若前有定論又或不涉故書者既不敢支離其詞亦不爲駢拇之論矣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言性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否

性从心之形得生之聲謂生於其心者也生於其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是爲五性本於五行鄭君注中庸所謂木神曰仁金神曰義者也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言性則仁義禮知信或未著何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二者知之實知斯二者人有不知性者未有不知事親從兄者而且言仁可以見禮義言禮義可以見仁知寬裕溫柔

莫非言仁齊莊中正莫非言禮隨舉一端皆可見性故曰言仁義禮知而性著也至於言性者夫豈一端而已孝經言天地之性中庸言至誠能盡其性又言人之性言物之性孟子言犬之性牛之性以至昆蟲之微草木之無知亦各有其本性而以人性言則有曰天之性有曰血氣心知之性有曰性之德有曰性之欲而情亦通謂之性大戴記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注曰以其俱生於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故曰言性而仁義禮知或未著也是以虞夏之書殷商之頌易之卦辭皆無性字然其言曰敬敷五教曰亦行有九德曰祗台德先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曰聖敬日躋曰不競不絿曰不僭不濫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曰光亨曰利居貞曰安貞吉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書之召誥詩之卷阿實始言性宋王厚齋以湯誥爲言性之始然此東晉晚出之湯誥未敢據爲物始召誥曰節性僞孔傳曰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卷阿曰俾爾彌爾性鄭箋以性命釋之夫曰節曰彌未嘗指性爲何物然必能節性而後能彌性其旨遠矣性之本曰命大戴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揚子雲曰察性知命是也性之出爲情白虎通德論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漢

翼奉曰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是也惟其本於命也天道無私性豈有二故孔子曰性相近也惟其出爲情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或疑於性之不善故孟子道性善也惟其性善是以相近不善則安得相近然則孔孟之言一而已矣然自古言性者未嘗指性爲何物蓋生於其心者不待言而可知而求之過深或不免以辭害志使空談性命者得託焉是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本於命子罕言命性統於仁子罕言仁其教人者以文行忠信不言性也其雅言者在詩書執禮不言性也惟易大

傳嘗言性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虞注云乾爲善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惠定宇疏之云天生之而地成之坤成乾性謹按此言性生於天天道陰陽五行而已（言陰陽則五行舉矣）人本天性是以相近繼之者善則性善可知矣（崑山顧氏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虞注曰成性存存謂久於中正而弗失也惠定宇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疏之謹按此言成性而必曰存存者性固相近而存之在人存者節性也存存者彌性也皆因性善而善之也（惠半農易說云存存者性之才也於文才子爲存蓋才子則能

彌能彌則能成能成則能存此又引伸言外之旨足與性善相發明者）孔子言性偶發其端於論語（論語意在愼習而先言性之相近非專爲性言之也）而約舉其義於易大傳蓋其愼也孟子之時人心陷溺諉罪於性故孟子言性綦詳然未嘗沾沾於理氣之後先虛實之離合也其道性善者乃約舉立言宗旨如此固非以善訓性其言赤子入井鴻鵠將至簞食豆羹徐行後長莫非言性莫非道性善莫非發明性之相近也至於莊周告子之流始紛紛言性舍其可知者而言其不可知者其失也鑿且大旨以自然爲宗與孔孟不合而與後來釋氏之說相同朱子所謂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鏄之論又謂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宋景文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見朱子文集釋氏論下）皆信而有徵矣後之人猶欲揚其波以明性不亦誣乎按荀子言塗之人可以爲禹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明矣此卽性善之意也又曰夫人雖有性質美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身日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此卽性相近習相遠之意也其本意未遠

於孔孟獨其以性惡名篇不可以訓且專就血氣心知之不協於則者以言性其說偏而不舉要其指歸實抑性以揚學欲以重學而尊聖人遂顯然與孟子各明一義而不顧其後然視後世陽儒而陰釋者其得失爲何如也漢之董子有曰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亦性相近之意也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此亦性善之意也其言合於孔孟不必爲精微之論而易則易知也是故徵實者不惑課虛者多歧言人人殊則

古訓是式而已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下學今之學者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斯言盡之善乎烝民之詩之言性也孔子稱之孟子述之不見性字而千古言性者範圍而不過焉明乎此可無疑於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之不言性者矣善乎鄭君之言性也其箋詩曰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知信也不必言理氣也不必言虛實也而周漢之言性者如呂覽所云性者萬物之本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及淮南所云夫性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之情皆不能及也蓋其言

合於孔孟未嘗指性爲何物而性之德性之欲已具舉其中此詩書之微指也與故曰言性則仁義禮知信或未著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也

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

儀禮釋宮載於朱子文集雜著卷內說者謂是李如圭之作而編文集者誤收入也按文獻通考廬陵李如圭爲儀禮集釋又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者也夫李氏著書於淳熙而朱子於慶元二年六十七歲始修禮書（據朱子年譜）則在其後即是書爲李氏作亦必經朱子商搉而論定者矣近儒江愼修儀禮釋宮增注一卷號爲精核而其所著禮書綱目卷首及鄉黨圖考第四卷並載釋宮一篇俱以

爲朱子作未嘗據文獻通考中興藝文志之說（餘姚邵氏謂確正義偶引釋宮則稱李如圭曰不復云朱子矣）疑則傳疑蓋其愼也江氏於釋宮既多補正之說而他家亦往往有相發明者略舉其要條列於後

大夫士東房西室　此本賈疏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云云按此條下別引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云云夫既有左房必有右房既有東房必有西房賈氏所謂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天子諸侯皆然豈於大夫士而獨不然乎則東房西室之說不足據明矣又聘禮賓退負右

房則右房明見於經右房卽西房也安得謂大夫士唯有東房乎萬季野羣書疑辨云特牲少牢篇不言西房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江氏曰左房無北墻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無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所以不用西房者神以西爲尊若行事西房疑於壓神所以不用安得謂大夫士無西房哉其辨明矣又按江氏羣經補義云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

脩本堂稿 卷一 十三

戶東曰房戶之間　此條引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云云按羣經補義曰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耳按設尊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鄉黨圖考云設尊於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又曰其云坐賓於西北者賓在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爲東房西室之證乎謹按據此則大夫士確有西房而房戶之間必非東西之正中可知　又此條引斯干詩疏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云云按汪容甫明堂通釋上云太廟路寢辟雝皆南向爲宮室則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夫宮室非一向安得謂其戶正中耶鄉黨圖考云此詩言作燕寢西戶者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故兩言之據此亦不得云其戶正中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此條引爾雅梁上楹謂之梲又云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

脩本堂稿 卷一 十四

之下云云按爾雅釋宮謂之梁者有二其一楣謂之梁謂門上之梁也郭注門戶上橫梁邵氏正義云與下宗廟謂之梁名同而實異是也其一宗廟謂之梁謂堂上之梁也郭注屋大梁是也門上之梁橫者也楣有梁名梁卽楣也一也堂上之梁縱者也東西各一梁上各設侏儒短柱故曰其上楹謂之梲此梁無楣名梁縱而楣橫梁與楣爲二者也安得以堂上之梁訓爲楣乎

序之外謂之夾室　此條引賈疏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是矣下又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其有兩

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云云按邵氏爾雅正義云堂兩旁爲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鄉黨圖考云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萬季野夾室攷云夾室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爲東夾西序之西爲西夾也據此諸說則所謂通爲房中通爲右房者必不然矣易堂問目云夾室在東西房序外之兩旁謂房卽夾室非是

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按此篇雖通言上下宮室之制而意主於大夫士以儀禮所存者多大夫士之禮也是以此條不引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而用李巡正門內兩塾間曰宁之文以提綱是已而其下

又云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云云按江氏宁考云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旣而俟於宁是也謹按此條所謂宁者但當指此一是門屏之間爲宁爾雅釋宮文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

此篇有四隅而無中霤爾雅亦缺江氏以爲當補是也謹按釋名云中央曰中霤月令正義云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江氏曰室之上不開窗猶有中霤之名

又按此篇義取簡明而宮室之制古今異宜釋經者不嫌詳密荆谿任氏宮室考研究鉤貫分目十三不以釋宮爲名實則足資考訂也

問資治通鑑自元豐以後爲注釋音義者共幾家各家優劣何如

宋司馬温公作通鑑凡十九年而成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上於朝神宗賜名資治通鑑親爲製序其書凡二百九十四卷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之不能盡也然則徧觀正文已難其人況欲取全書而爲之注乎是書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其後爲釋文者三家一曰蜀本史炤所作未免訛舛一曰海陵本刻於海陵郡齋者也與史炤本大同小異託名温公之子公休所爲胡身之嘗辨之曰公休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温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官不應乖刺乃爾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乃託之公休以欺世也一曰龍爪本成都費氏版行通鑑於正文下附注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龍爪通鑑其注皆蹈襲史炤間以己意附之而已後此又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有廬陵郭仲山直音有閩本直音胡身之謂直音之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有因土音而

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然則音注之作於是書不尤難乎惟天台胡三省以南宋遺老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例釐爲廣注九十七卷以温公通鑑考異及己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天文朔閏則隨温公通鑑目錄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又著釋文辨誤十二卷謂海陵釋文費氏注雖詆史炤釋文爲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今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辨其非而歸於是至如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錄云按身之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其自序云以乙酉徹編則書成已在宋亡之後隱居不仕故其注中凡稱宋皆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宋舊無此地者然後從當時地名書之自序有云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蓋自信其書之詳核也可謂涑水之功臣矣其注於地理最稱詳確閻百詩稱其注渤海謂自青萊以北幽并以南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斯見解出王伯厚右云云然卷帙既繁亦不無遺義即如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與東漢不

同而注中不能辨漢龔勝本傳首言楚人末言勝居彭城廉里而注云史逸其所居閻氏釋地餘論皆嘗辨之又以膠州之洋河誤爲亘洋水以居庸下口誤爲飛狐口則顧氏日知錄嘗辨之其他或音注之缺或引證之疏或句讀已誤而不知或字句沿訛而莫辨要皆千慮之一失也近世陳景雲撰通鑑胡注舉正凡六十三條其中論地理者居多觀後來補苴者繁益可知當時心力之瘁矣胡氏嘗云注班書者多矣至小顏新注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斯言也

豈非通人之篤論而注家之前車乎又按胡氏著論十篇自周迄五代略敘興亡大致此與温公所撰通鑑釋例皆足爲是書之綱領至如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雖所釋者皆通鑑之地但總括爲類而不以通鑑之文爲次此則別自成書不必與通鑑注釋音義專家較其孰優者也

釋儒

儒字从人謂人而爲儒者也需聲則以聲得義需須也待也儒者席[illegible]强學待問懷忠信待舉力行待取皆需也難進之義也周禮大宰九兩之目五曰儒注曰儒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聯師儒注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按道謂師藝乃謂儒也孔子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是則儒以六藝得名自周以來昭然矣按說文無藝字金壇段氏謂周時六藝字蓋亦作埶儒者之於六藝猶農者之樹藝也故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本風俗通不攷信於六藝不通知古今何謂儒哉雖然唐虞二代之盛孰非以儒爲教但世質人

淳不必別儒之名儒之名著於周故荀況謂周公爲大儒也周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德六行六藝皆儒者事孔門立教其本在孝其重在仁曰四教曰雅言聖訓所著王制所存也當時高弟首推顏曾顏子問仁則語以克己復禮克己者約身也馬氏注約身必以禮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子述古訓以教而顏子能服膺故其稱夫子善誘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則六藝通約禮而後能復禮也然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即需之意與顏子問爲邦語以三代禮樂此博文之大者爲邦者仁之見於

行事而其斟酌百王有損益有法戒豈非需乎曾子能盡孝道故孔子授以孝經論語載曾子三省皆守身之學即孝經之旨亦約禮之義禮記曾子問一篇發明禮意是謂博文大戴禮記曾子十篇義廣辭微阮宮保實尊信而表章之謂當與論語同又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言儒術者有所據依矣閔子以德行稱以孝爲本其辭季氏之召眞難進者有子言孝弟與曾子之學如驂之靳其論百姓之足不足與君爲體不屑急切近利皆需之義也子謂子夏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蓋儒業在六藝則文而不慙

者出焉華而不實者託焉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於六藝所得多所見深然必戒以小人儒者見儒之不恃空言也論語言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中庸言君子慥慥不外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二語又見易文言傳亦聖人所常言也言顧行行顧言然則君子之儒篤實而已子貢問君子答之即言行相顧之意子路問君子答之即約禮之旨論語以君子始終不知不慍斯爲君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非需之義乎君子者儒之實也但謂之君子則通乎治野人之稱謂之儒則專乎爲學者之名禮記儒行孔子對哀公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而鄭君則云儒之言優也柔也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見經典釋文引鄭目錄經傳似異實同蓋需待而不自立則必與世沈浮曲學阿世故皋陶曰柔而立又曰擾而毅史記集解引徐廣注曰擾一作柔皆儒行之意也大戴禮入官篇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是以上下相親而不離此言學古入官實儒者優游之用也墨子有非儒篇蓋墨氏兼愛則不仁儒者之道孝弟爲仁之本仁亦从人學所以明人倫倫亦从人立人之道與墨氏正相反也故鄭君曰儒能安人能服

人或清談廢事或矜己凌人豈所以安人服人哉冉有季路宰我樊遲之倫或仕私家往往見責於聖人而不害爲大賢者施之則行即儒者事功過相除非鄙儒小拘所得議也若曾晳漆雕開不施於事而聖人許之原憲季次空室蓬戶而聖人稱之其優游也皆其特立獨行也彼拘學抱咫尺之義而枯槁寂寞固無足言若取適時會不自愛重者又豈知需之義邪抑又聞儒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也木鄭君儒亦借濡漢衡方碑少以濡術即儒術也濡潤也儒者博文可以潤身然濡則易汙故貴特立子游治武城以弦歌聖人深

美此儒之濡問其得人對以澹臺滅明其曰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室儒之需也說文曰儒術士之稱術道路也術士有道之士也不學則無術矣學術不明而以需爲儒則庸衆駑散中道而廢者有之以區爲儒則窮鄉多異曲學多論者有之以柔爲儒則儒宗而委蛇希世度務者有之以濡爲儒則以詩禮發冢者有之故又曰儒短也儒愚也皆本廣雅儒者文多質少也史記萬石君列傳是皆浮慕其名而不求其實者也

釋名

有實而有名則實在名前無名而無聞則聞在名後名也者實之所著聞也實至而名則有其名實至而不名其名猶有也今夫榎楠豫章天下知其美材而深山窮谷有不必顯于世者明璣璠璵世所謂至寶而洪濤巨浪有不得見于用者然其名不可掩也蕭艾之族碔砆之倫日竊其名于市中然其實不可假也名依于實實者是也事之是者謂之故實實不聚名不著實事求是名在是矣無實則無是無是則無物物者何名也不誠無物不實無名泰伯至德也民無德而稱齊景公衆人也民無德而稱其無能名畧同而相去甚遠者其實爲之耳名從口近取諸身也目上爲名人皆見之何爲以口自名自名者自言也古者以言爲名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以口自名者可言可行者也故曰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實在則名在矣記曰黃帝正名百物自黃帝以前物之無名者多矣唯其實存則黃帝能正之後之人不敢亂名改作也爾雅曰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禹以前山川之無名者多矣禹平水土則主名之亦唯其有實故也是故立名者立其實也名教者教其

實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其言是其實非矣劉熙作釋名釋其實也苟非其實何名之可釋諸侯之客進兵法信陵皆名之有却秦之實故世稱魏公子兵法也無實而有名則不如無名求名而亡欲蓋而彰矣漢人重立名然其言曰辭名而名我隨逃名而名我追夫名何必辭亦何必逃辭其無實者耳逃其無實者耳又曰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夫聞與見何別志於其實者不暇其他耳名者立于身傳于世者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公器也沒世而稱者至公故名從夕夕者冥也沒世之謂也口者立言也夕脩本堂稿 卷一 三五

而以口自名必其可言可行者也黃帝曰聲禁重言不欲虛名過其實也實大而聲宏何禁之有鼓不聲而淵淵之實在也琴不聲而悟悟之實在也世之人非鼓與琴之求而欲得似其聲者以自名且唯恐有鼓有琴而人弗知鼓弗知撫也實之不存名于何有

釋儥

南陽公課士於學海堂課卷多有儥字 公問儥或通覿而經傳覿皆訓見覿旁賣賣从齒周禮之儥訓賣賣从网通叚是否宜有討論也伯桐適司課事謹釋以對

說文人部儥从人賣聲賣在貝部从貝齒聲又有賣字在出部从出从買聲闕案从買則買亦聲賣次以糶糶从出从糴糴亦聲可爲例也貝部有買字从网貝聲闕案貝亦聲也近時金壇段氏古音部分齒聲在弟三部貝聲在弟十五部是賣與買雖同貝部而音隔脩本堂稿 卷一 三六

賣與買雖分出部貝部而音近音近可通音隔不可通也說文小徐本儥見也段注本从之而未言據小徐本大徐本儥賣也玉篇則儥買也以買與賣訓儥失許君本意矣周禮地官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買也下文掌其賣儥之事注同質人凡賣儥者無注鄭意亦訓買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儥賣者先鄭云儥賣也後鄭云使人行賣惡物於市賈師禁貴儥者注貴賣之則皆訓儥爲賣案賈師凡國之賣儥句注故書賣爲買然則周禮今文之賣故書作買是買可通賣聲義皆近也至儥字本非訓買與賣儥旁賣賣衒也即今之鬻亦同粥周禮叚儥賣字衒鬻之義適與買與賣意

近於是先鄭後鄭以買與賣訓儥訓其叚俗之義非訓其本音與本形而世人多見賣罕見賣遂侶賣與買爲儥之正義而儥本訓見之義隱矣攷說文見部無覿玉篇有之曰覿見也則說文之儥卽玉篇之覿可知段氏說文注云蓋禮經古文作儥今文作覿許从古文是也今經傳儥見之儥通作覿而儥字在於周禮司市諸職蓋叚俗行而本義廢久矣或曰廣韻儥在一屋音讀又音育覿則在二十三錫音笛聲形俱別何以爲一曰周禮儥字經典釋文云劉音育（案劉者劉昌宗也）聶氏音笛則儥自有笛音故儥覿一也而汲

古閣十三經注疏本近時重刻者於周禮之儥諸經傳之覿偏旁皆作賣不作賣夫賣从㒸隸變而省其中亦當作四賣从网變隸則省中作四网字截然有采而一誤於顧野王與徐鼎臣改儥見也爲買也賣也又疑於先鄭後鄭以賣與買注周禮之儥至俗刻經傳則重性貤繆不可爬梳遂使賣與賣異部也而爲一儥與覿一物也而爲二不求鯀書之聲將何以正之哉

至山亭銘（併序）（亭在學海堂最高處）

夫涉海必遠到升高欲先登游覽之大凡也然乘與而來或自厓而返豈不欲往足疲者輟塗耳揚子雲所言至於海不至於山有味哉海以善下爲大故可至山以特立爲高故不可至雖然泰山之高而跛牂牧其上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山有不至人無所不至也至泰山者以見海爲至高今此亭中視海乃猶几席何耶近海則然學焉而得其所近當無不可至者山海一也遂爲銘曰

題彼嶙峋莫知其高培塿易安將翔將翺不涉其巔

曷云能豪仰止則遠至之孔邇磈磈磥磥登由施靡拾級連步安知倬詭瞻言岱宗海氣百重居高見遠善下兼容粤秀山亭長與海逢乃知躋攀勿以足艱包山藏書可讀而還海風浪浪山雲斑斑十駕不遑展也至山

受業吳　聘覆校

任說

人各有任任者何職也事也自天子分職諸侯以一國爲任大夫士以一官爲任庶人以一家爲任餘夫亦以一身爲任能其事謂之勝任不能其事謂之不勝任周官任民農圃百工無論閒民無常職卽以轉移執事爲任盡一世之人無問貴賤長幼悉責以事必不使自暇自逸何哉人之於世一物耳所以相生相養有任之者也官長任我之治農夫任我之食織婦任我之衣百工任我之器用僮僕任我之勞辱而後身得安焉一夫不任則一事廢人人不任則無能脩本堂稿 《卷二 一

胥匡以生矣是故任小可佐大任重可馭輕任天下之事則天下賴之任一國之事則一國賴之任一鄉之事則一鄉賴之至於一身一家之事猶不自任則惰民也惰民者天所棄人所賤也有人於此其食粗糲也其衣韋布也其居蓬戶也然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則固天下之士也古有布衣而行誼在三公之上謂此類也又有人於此其食膏粱也其衣文繡也其居華屋也然安坐而食飽食以嬉此愚民也古所謂飯坑酒囊謂此類也世人但見居官有黜陟在公有賞罰以爲其職宜然而忘乎一身一家之中亦有職任惑矣古者國小事簡民之職任官爲督之後世物衆地大官不欲擾民而聽民自爲於是愿者勤其職而惰遊者爲民蠹矣貧者勞其身而豐厚者多習染矣轉相慕效謂是何傷不知世惟有能任之人而後此輩得以恣睢若人人如是則併其縱欲敗度之身無所容矣昔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貴而能任其子弟也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富而能任其家人也天下孰非可任之人乎且任民者非責以所難也居山者任樵居澤者任漁不易其地壯盛任力作老弱任守望不移其時戚施直鎛籧篨蒙瞍脩本堂稿 《卷二 二

瞽修聲聾瞶司火併不以疾廢如作室然竹頭木屑亦待時而用惟以桑梲之材使荷棟梁之任識者知其不勝矣故因地而制宜隨材而器使是善任也擇其可任而任之是父兄之責也雖然爲父兄者尚不知自任安能任其子弟爲家長者且一無所任又安能任其家人世有履屐之間皆得其任者必非愚且惰所能也是故欲任人必先自任

生死說

人之生也偶然耳非有必生者也人之死也偶然耳非有必死者也偶然而生則可以生亦可以不生偶然而死則可以死亦可以不死雖然既生矣雖其生無意我可以無意視之乎既死矣雖其死無意我可以無意視之乎自古及今生人多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生我於此可謂無意乎四海九州之大生人不知凡幾矣不生於東不生於西而適生於此可謂無意乎且夫既以生死爲無意矣吾視吾之生猶古人也古人生而不能不死也三萬六千日之內吾何爲不自愛其生乎吾視吾之生猶四海九州之人也四海九州之人生而不能不死也一身之外吾何爲而速其死乎天地皆氣也萬物者一氣之聚散氣至而生人雖欲不生無如其生何也氣盡而死人雖欲不死無如其死何也氣至矣安知今之生者非卽前之死者乎且安知非卽前之生而復死者乎氣盡矣安知此之死者必爲後之生者乎且安知必爲後之死而復生者乎未生之前欲有所爲而不能既生矣可以有爲矣而虛生乎既死之後欲有所爲而不及幸未死猶有可爲也而虛死乎日日求生未必不死

也不如盡所以生者以待死之愈也日日求不死未必長生也不如盡所以死者而不貪生之愈也有死而復生矣再生之生非卽今之生也何爲而待之有生而至死矣必死之死不能廢今之生也何爲而疑之過墟墓而哀哀其不復生也安知墟墓之中其哀人之虛生也不甚於人之哀其死耶見襁褓而喜喜其去死尚遠也安知襁褓之人其羨長者之樂生也不甚於人之羨其去死遠耶之生而死猶朝出而暮歸也既歸矣回憶道途之所經耳目之所接力可以至而有未盡者安能無憾耶之死而生猶在家久而出爲客也客之來有令人思之不已者有惜其不能留者有一言之失一舉動之非而必取憎者安能自恣耶人之生也不持一物而來也何爲多求耶人之死也不持一物而去也又何爲多求耶生無愧矣雖死可也死而不復生或死而更生皆可也死無愧矣雖生而必死可也或長不死或不遽死皆可也忠臣義士之死生者爲之弔安知死者不自賀耶鄙夫憸人之生自以爲榮人亦榮之安知死之後不以爲大辱耶盤古之人皆不死可也盤古之人不死而吾必不生未可也吾不死可也吾不死而吾之初或不必

生未可也天之高也月則生魄月則死魄月不以生死而有異也地之大也水則有生水則有死水不以生死而有異也東郊迎春青旂青衣受生氣也人皆相賀以一歲之功自此始也蜡之祭也葛帶榛杖喪之殺也人不相弔以一歲之功於是成也月有生死而天不改其明水有生死而地不改其形萬物有生死而歲不改其成故通乎死生之說是三才之會也是人之所以爲人通天地萬物於一體者也

儀禮名義說

儀禮之名非古也漢書河間獻王傳但偁禮藝文志曰禮古經者對今文言猶云禮古文耳鄭注周禮引但曰某禮詩箋引則偁禮記爾雅郭注引亦然皆不言儀東晉元帝時荀崧請立博士儀禮之名始著此與周禮皆周公致太平之書然周禮言設官分職用人行政一王之制宜著代名又古偁周官言官不得不繫以周此書則自君身及朝廷四方唐賈氏所以謂儀禮爲本也專禮之名不必言代且夏造殷因損益自古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不言周可也禮之來也遠矣賈疏但據冠禮醮用酒及燕禮諸公士喪禮商祝夏祝以爲兼異代之制似未確且未備今本即

高堂生所傳本今文也史記儒林傳云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然今十七篇中如覲燕公食聘射少牢皆非士禮且禮本於天非天子不議禮當自天子下達不當自士上推漢志謂禮古經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緐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按后蒼爲曲臺記九篇如淳曰行禮于曲臺后倉爲記漢志譏其不及古經之備非謂儀禮專用士禮推于天子也則以十七篇爲士禮非矣然則史漢儒林傳何以皆偁士禮曰士事也本說文詩傳屢云士事也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士作事鄭君以儀禮爲曲禮故禮器曲禮

三千注云曲猶事也其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也又曰事禮謂今禮也則鄭以此爲事禮事士一耳非謂以士禮上推也至開卷冠昏二禮曷爲以士名篇曰昏禮首云昏禮下達未有士字疏引鄭目錄冠禮于五禮屬嘉禮昏禮于五禮屬嘉禮皆無士字士相見篇引目錄則有士字可知士字皆後人加之耳士相見篇不止士禮而以士名何也曰禮不下庶人此士字猶云搢紳先生兼卿大夫言非對大夫以上言士卽仕禮記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爲仕周禮士田注士讀爲仕皆是也特牲篇實士禮不偁士

者士祭用特牲言特牲則士可知猶之言少牢則大夫可知覲禮篇名不偁侯鄉禮篇名不偁大夫一也士喪士虞兩篇名偁士者因其前有喪服篇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上若喪虞兩禮不偁士則無以示別與冠昏兩禮本不偁士及特牲禮不必偁士者皆不同也諸篇名皆不偁儀大射篇獨偁儀疏謂射禮盛威儀多非也夫祭燕朝聘威儀孰非多者何獨射爲然蓋古但偁大射周禮注後鄭所引掌次射人弓人三注所引皆同是也或偁大射禮先鄭周禮樂師注所引是也儀字蓋後人加之儀禮技勘記云單疏本無儀字陳閩監葛各本俱同既夕有司兩篇釋文本有司下無徹字周禮腊人大祝兩注所引皆同不偁禮者一爲少牢下篇一爲士喪禮下篇古者書用方策文字既繁須分爲二偶舉卷首二字爲名以別之非有意義也或曰張氏淳云後人以其書有儀有禮故合而名之其說非與曰禮可該儀儀不離禮中庸但言禮儀威儀小顏漢志注曰威儀三千蓋儀禮是也未嘗以禮與儀並重後人因周禮之名既立但偁禮則與周禮無別今所用禮記之名漸著又不可偁禮記以其書記儀獨詳故以儀禮爲名說者謂鄭學之徒所加近是至同此一書或以爲曲禮又以爲事禮或以爲威儀又以爲動儀皆約其大義而言非卽以爲書之定名也古但名禮而已

禮意說

有禮文有禮意文者可見也意者可知不可見賤事貴幼事長文也不貴而尊不長而重意也至于以貴敬賤以長敬幼其禮愈厚其意愈隱淺人未必知而勸善之道微矣曰貴則吾事之不必問其賢與佞曰長則吾事之不必問其智與愚張廷尉爲王生結襪長長孫柳公綽其戎容於郵舍候牛僧孺貴貴也人所共見而易知也雁門太守謁則不迎趙壹至則倒屣不貴而可尊矣過陳仲弓不宿而去見黃叔度流連忘歸不長而可敬也此意也猶易知也曹參爲相脩本堂稿 〔卷二 九

國虛其中堂而舍蓋公以貴下賤也賈生年最少論老先生自以爲能不及以長下幼也夫貴賤之勢長幼之序卽智愚賢不肖相去懸絕不可得而移易視其微意而已意微則難知也今有人于此長之甚貴之甚雖其庸庸安得遽輕之又有人于此賤之甚幼之甚雖其奇才異能安得遽重之然其意有輕重不可誣矣意之所在非聲音笑貌也性情存焉精神憑焉其智者見微而知之及其久而著也愚者亦聞而知之自古有所好而爲善有所惡而不爲惡賴有此耳名分者天下之通義也不以一二人之智愚賢不肖而移公道者古今之通義也不以一二日之貴賤長幼而移兩者各有所伸而皆不可屈則其道易窮于是以意通之意之所在不爵而貴不祿而富不言而罰不怒而畏在上者有榮辱意通於上而風俗成焉在下者有趣舍意通於下而風俗移焉然則意也者所以通禮文之窮也公道不可易則卑且幼可以勸矣名分不可易則貴且長愈可以勸矣不明乎此見有偃蹇在上而人不輕之鮮不以爲傎見有獨行在下而人不重之又以爲不平是知禮之文有所阻而未知禮之意有所通也漢高帝素慢無禮田橫倔脩本堂稿 〔卷二 十

强猶能招之使來而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其不能致而不强致也卽其禮意也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淮陰侯以策干之亦不肯用而外黃小兒一說遂赦外黃當阬者當其怒而竟然其言也此禮意也禮文未足而禮意存天下之士就之矣禮意不足而禮文存天下之士去之矣天下之人賤之而一二君子貴之中人之才猶不忍爲惡也天下之人貴之而一二君子賤之有中人之志不敢不勉爲善也不知禮意無以勸天下之士士不知禮意又何以自立哉

禮不下庶人說

禮者聖人所欲得於天下也使天下愚不肖者皆入於禮尤聖人所欲得也然其制禮自士以上而不及庶人何也曰先王之意使君子安於爲君子而小人安於爲小人民之初生上下無等禮制既興其愚者必以是爲束縛我也馳驟我也去之唯恐不速其智者又以爲具文也虛言也陰違其實而陽居其名二者皆聖人之憂也故以士爲禮之始而庶人畧焉夫聖人豈不知庶人之不可不爲禮與士大夫畧同哉然而如是其辨者亦有不得已焉爾且夫一冠昏也

而筮日戒賓多其文辭一相見也而執贄將命多其文辭雖在士大夫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者矣然又以爲此庶人所欲爲而不敢必得者也故勉而爲之有所不辭且夫父子之間而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男女之間而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使以是施於庶人必有不可行者矣唯其不必及之故庶人望君子之行禮以爲不可及故終其身不敢有慢上之心後世士大夫不知以禮自重而在下者僭禮以爲常亦見其惑也阮籍曰禮豈爲我輩設是欲夷君子於小人也蘇威使民皆誦五教是欲等小人於君子也其於禮也不亦戾乎或曰先王不鄙夷其民如子所云是輕棄其民以爲無所事禮也可乎曰子未讀瓠葉之詩乎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說詩者曰君子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先王所欲得於庶人者如此勉而爲士則禮及焉此所以爲勸與或曰古之庶人安於畎畝禮可以辨之後世士庶雜居無等雖有禮何所用子又以爲不然韓宣子晉之世卿也而憂貧則其時士大夫之勞可知矣弦高鄭之商也而能以十二牛犒師則其時庶人之豪可

知矣然終春秋之世不聞庶人有冒上之行而賢士大夫爭以禮相尚豈勉强爲之哉禮達而分定其入於人心者深耳傳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此非苟且爲之而可期其效也則必自士大夫與庶人之辨始矣

食時用禮說

漢之賈子以爲治天下當至纖至悉夫察政不得下和何事纖悉倘謂小民無知雖食用之細必待長民者一一爲謀乎孟子在戰國目擊民困非有餘裕而其言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豈故爲不急之論哉蓋救時先務莫切於是何則一世之財自足養一世之人各得分願無有不足也愚民一切苟且或於一之日偶食二之日之食日甚一日則有一之日而食三之日四之日之食者矣語以蓄積曰我固無餘語以節儉曰我豈得奢然其食固不時矣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造化之神功不能先時而成物也豳風陳王業有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又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假令三月而食鬱薁四月而亨葵菽四月而食瓜五月而斷壺雖鬼神不能供也後漢樊重有法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積以歲月皆得其用此能以時者宋金谿陸氏歲入無幾食指日繁然其家常不匱能以時也此非繁重難爲之事載於史書稱於後世而愚人未能行并未之知然則食之本計在時矣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民間終歲勤動無以發揚其耳目宣洩其血氣則必鬱而不舒故禮也者以定民志亦以順人情至於風俗流失不與奢期而奢至不與僭待而僭生非一日也自漢賈生董子王吉貢禹之徒其發憤指陳奢僭之害更僕未可終然而民不從何也有勸儉之風無恥奢之俗知責僭之論昧循分之方其黠者靡事不爲其愿者不知所爲矣非禮之禮大人弗顧而小民竭力從事者多在是不足則稱貸以益又不足則饑寒之不恤此豈本心哉庸耳俗目奪其外而客氣天良淆於中實非得已不知禮順人情無事爲此紛紛也小雅瓠葉之篇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說者曰

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夫瓠葉亦可以習禮何不足之有漢韓延壽治潁川召郡中長老數十人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儀品百姓遵用其教蓋督責則恐擾誘掖則大和也宋司馬文正公論請客非數日營繕不敢發書士大夫猶以奢僭爲勞則小民可知天下富人少而貧家多好勝其暫而憚煩爲常是則因勢利導在上者加之意而已且夫禮樂至明備亦必詳上而畧下太常因革閭巷無聞自非長民者提其綱薦紳詳其目則皆日用不知而禮

竟爲虛器故隆禮由禮非民所能自爲也夫繁多之文未可以喻衆矯揉之論不免於駭俗若時與禮則易知易從故曰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也四語本孟子僞孫疏且夫習奢則力困習僭則志褻物極則返亦固其所然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必有任其責者矣

爾雅足以辨言說

爾雅小學之書而列於經者蓋六藝之指歸百家之鈐鍵皆在於是不通雅訓則於經義往往私心穿鑿人自爲說本於雅訓則同條共貫即爾雅書中一字兩訓三訓亦不相紊或爾雅所未備而輔翼之書要不離乎宗如小爾雅廣雅之類此雅訓所以重也毛公詩傳畧同爾雅蓋古訓本然不可移易或者見爾雅多同詩傳遂以爲專釋詩陸陽永叔詩本義及高承事物紀原皆有此說然試攷漢魏六朝說經者孰能外於雅訓賈董書中有經訓者輒符雅義史記引尚書以訓詁字闡繹經文亦依雅義其他諸子百家之古者皆與爾雅疏通證明則其書不專釋詩昭然矣夫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蓋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必以近於雅以通古今之言而後無小辨之失楊子雲謂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蓋指此也夫對君之言猶俾雅訓況綴學之士實事求是舍此何由乎孔子又曰通道必簡又曰辨言之樂不下席然則簡而易從至近而可樂者莫如爾雅按小學之書有形有義說文言形者也爾雅言義者也二書實相表裏但說文爾雅訓詁畧同而字體各異蓋說文

言形宜用本字爾雅言義或用假借如說文蕡賜也貢獻也本有分別今釋詁云貢賜也說文有挾字無浹字今釋言云浹徹也皆爾雅用假借也古時字少音近則假借用之用之既久人人習見而字之本義反隱然亦有經典用假借而爾雅用本字者如經典麟字俱用假借惟釋獸麐字是本字之類非謂爾雅字皆假借但較之說文則假借多耳攷爾雅在漢時嘗列學官劉子政謂史佚以爾雅教子王充論衡云爾雅者五經之訓故劉勰云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是則周秦漢京以來經師碩學無不通雅訓者也唐人以爾雅爲小經士子所必誦習其後浸微者浮華日勝則古義日疏耳朱子

謂字畫音韻多不留意爲甚害事語類載朱子曰字畫音韻先儒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即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甚害事也可知通儒之學訓故爲先將欲辨言不僅空談當識文字則爾雅宜亟講矣又攷爾雅有犍爲文學舍人注經疏中多引之其人蓋當漢武帝時夫漢文置爾雅博士不久即廢漢武時爾雅不甚顯犍爲又僻在蜀中而有能注爾雅者全謝山先生論此以爲文翁之化遠矣況當聖朝崇儒右文經學昌明而雅訓尚可緩乎夫通古人之言而後可求其義訓故未明而謂吾能通其大義果足信乎故必如孔子之言爾雅觀古辨言簡而通于道道之不明言之不辨也言之不辨雅訓之不爾也清談空論皆破義破道者也

朱子不廢古訓說

讀書當論其世漢時經立博士學有師法東漢經學之傳尤不雜然爲其學者必博觀載籍證明師承至硜硜然奉一先生之說此末流則然非古古相傳之本意也其間通人大儒如先鄭後鄭服子愼盧子幹之倫雖各有家法要皆旁搜遠紹乃卓然爲學術大宗六朝時北方經學爲盛亦不離其本迨唐時正義書成各經皆有專主其餘諸家之學漸微於是宋劉原父作七經小傳刱爲新說王介甫又從而揚其波古來樸學家法於是盡變朱子生於其後獨能考證

古訓折衷一是不以空言說經可謂不從流俗其大學中庸章句之名實本於漢孟喜京房費直三家易章句其論語孟子集注之名則本於後漢荀爽易九家集注晉范甯穀梁集注皆遠有宗緒生平撰述既多往往前後互異如詩集傳以柏舟爲婦人詩及注孟子貉稽章仍以爲衛之仁人詩集傳以小弁爲宜臼自作及注孟子高子章仍以爲宜臼之傅作皆舍去舊見改從小序此固學隨年進如鄭君先通三家詩後通毛傳故禮記引詩注與詩箋互異卽其例也又有引古而不注出處引時賢則甚詳者案毛傳及說文凡與爾雅同者未常注明而許君博訪通人偶載其說必詳名姓此其例也至若徵引古訓而時出新意不盡同古者此則其時風尚人人如此亦其學正大精醇足以自信之故攷鄭君箋詩於毛傳小異注周禮於大鄭先鄭不盡同蓋學貴心得各明一義非苟且沿襲者所得知亦非駁雜之學所能藉口也其有攷訂精確而後人厚誣之者如學而章集註朋同類也與古訓同門曰朋似異然易兌卦虞仲翔注兌二陽同類爲朋是漢時已有此說而虞注又本於坤文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又子見南子章集註矢誓也實本於爾雅釋言及詩鄘風毛傳原原本本此類甚多而或者恣意掊擊以上兩條皆毛初晴稽求篇所駁論以爲無可攷者不足辨也至其言之精者如論語北辰說者紛紜集註云北極謂之北辰原本雅訓實爲定論蓋聖人立言自當據其本始後來極星東移去極漸遠非立言之意矣又如中庸章句郊祭天社祭地本禮記注而足以正後來南北郊合祭之失此皆講求甚精者至其偶未詳者如中庸華嶽本兩山孟子莊嶽本兩地皆未及注又有小誤者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並非家語鄉黨執圭並非命圭之類要於書之大體無

礙不當索瘢亦不必阿黨者他如引用爾雅說文及羣經古注各條按籍可攷不復覼縷矣夫朱子之書家絃戶誦童而習之後來讀書漸多補其遺訂其誤正後學之責非可以區區捃摭遂舉其書之正大精醇者而土苴視之也若乃束書不觀貌爲尊朱而實以便其不學之陋又或名曰攷古要不外剽竊瑣碎之譏甚者或公然叫號或潛爲移易不特於朱子之書未窺其眞其於漢學篤實之意相去遠矣近時閻百詩四書釋地江愼脩鄉黨圖考皆於朱子拾遺補闕然其援古極詳措詞極愼斯爲立言之體我

朝經學昌明超越唐宋無論元明學者幸逢文獻大備正可因前人之成功博觀約取謹守師法補苴罅漏如射之有志如農之有畔可也近者王西莊氏曰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此似爲學成者言又曰經文艱奧難通若於古傳注憑已意擇取融貫猶未免於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從一師而不敢他徙云云此似爲始學者言讀朱子書者人人知此意則實事求是尊其所聞何事斷斷於漢宋之界限哉王氏此兩言於今日爲豐年之玉矣

士有百行說

學行士之本也行又爲學之本有行無學其行多誤有學無行其學多虛然好學者不易敦行者尤難何哉士之一身百行皆所應有一一有之非剛健篤實之君子不能有所不足則士自知其非而好議論者亦不復爲假借不欲居其名不能勉其實于是舍實而務名虛者飾之少者益之雖有一二內行亦歸于可疑矣鄭君曰士有百行功過相除見詩衞風氓箋斯言有味哉自非上哲之流豈能有功無過人人居功過將誰屬志士不必如是也春秋傳所載士大夫功過互

見者無論自漢以來粹然無疵者代不乏人而瑰瑋卓犖之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或以內行或以惠政或以實學高文伸于此者詘于彼縮于前者贏于後人思其功何嘗不知其過然其功終不以過掩也用其所長樹立卓卓視彼欲益而彰者果孰得孰失哉魏無知之薦陳平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陛下何暇用之乎夫陳平不矜細行雖知己不諱其過然定宗廟稱賢相則功多于過周處少時父老以中山狼南山豹比之及入洛讀書遂爲名儒則過可轉爲功其過本氣質之偏其功皆學問之驗其過在一身一時其功在他人在後世功過相除信不誣矣又況大德不踰閑非一眚所能掩乎向使陳平周處輩徒以有過甘自暴棄則終其身爲過府或自文其過以爲功則過之在人耳目者終不可欺而功在事物者反因以盡失惟其過不自藏而功必自勉雖有苛論者能指其過而不能沒其功此古來豪傑所以不忍自廢亦不敢自懈者也連城之璧不掩其瑕而碔砆無瑕鳳凰之鳴非可常遇而鸚鵡多言然則士之所處可知矣記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謂功不必假託過不必不共見也世之論人者知功過相除必不輕棄人而天下得爲善之利世之立身者知功過相除必不忍自欺而天下多補過之功鄭君此言必有所傳或者七十子之微言大義乎夫士行有百故華士不忍舍其名而甘于作僞百行在士故拘學視士既重而不免求全吾謂功過相除一言可使改過者有所望而積功者有所勸也乃爲之說

友說

人之成否多在朋友友也者友其人也友其志也友其業也友其能也舍是四者則交際與故舊耳此亦友道之推友才之選而非即友也世俗大抵以交際故舊爲友亦無不可士亦如是則誤矣交際故舊人人有之處處有之雖度量相越甚遠或日接膝而不相知然而必不可廢長民者以此繫屬天下之人心儒者則與人爲徒焉然非可恃此以自成也左氏言申公與聲子爲友伍員與申包胥友莊子言子祀子與子犁子來爲友其所謂友寥寥數人耳不得多也

至交際則貴賤各殊老幼不一趣舍異路流品多歧當其相見莫不儼然藹然或禮尚往來或因人成事自一鄉以至四海皆有交際自先世以至此身皆有故舊其類不窮而可取爲友者僅矣古之定交者或心折其人先覩爲快或一言投契可證生平同學者輔仁同僚者聯事不論名位不妨異同又或一藝各勝相得益彰或年輩畧近相視莫逆追德業有成追維疇昔卬須我友終不可諼豈易得乎豈多得乎非此族也可以卑事尊可以少事長可以愚不肖事賢智而未可遽爲友又不妨以尊讓卑以長讓幼以賢智讓不肖與愚而必不輕爲友且有其人非不可親而名位相懸則志士退遜如後漢侯霸之子昱迎拜王丹於車下而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蓋爲友之難如是故朋友也者可以勸善可以規過爵祿可以相先患難可以相恤相見則切劘引掖期於有成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是之謂心交也至於譽望所集聞聲相思氣類所關互爲推轂此皆緇衣風人之義然往往爭名相軋有不必善終者矣況下此乎此義不明而朋友之道苦勸善規過不可得行非細事也且夫論人也觀志也考業也與能也必其身略有之乃能取之必其身略有之乃能知之不然雖有益友何與已事至若彼此相求紛紛擾擾得所欲則唯予與女不得所欲則相怨一方如劉孝穆所譏五交三釁尚未盡之此可謂市道交非所語於朋友也

重農說 讀史作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趨于農則民食足士出于農則民德厚官任于農則民隱達其權在上而不在下在上人之意而不在其時欲農之多必自重農始先王之世四民不相雜居于國中士與工商爲多在野則農也以天下通計之國中人少郊野人多耕之者八九食之者一二耳故曰民食足也古之學者耕且讀出而負耒入而橫經有以自守無求於人其學之成足爲民望故曰民德厚也自田畯以上司農以下其爲農官恆多農之勞苦上所親見故曰民隱達也或

曰是則然矣雖然阡陌開則農無可耕之田文章盛則農無可選之士簿書繁則官無勸農之時子之言毋亦美其名而未適于用乎曰三者之難惟重農可以已之今夫墾荒者不擇地而往也深山窮谷人跡罕至不數年而是穢是蔡無以勸之猶有爲者況上之人實有以勸之乎周之季也周人輕農力工商逐什二然至後世而史稱鄠杜南山土地膏沃謂農無可耕之田者其然乎古所謂躬耕者身先之而已其終畝者侯彊侯以也諸葛文正于南陽陶淵明于柴桑是也漢之盛時力田與孝弟同科故天下名士多出其中謂農無可選之士者其然乎民務農則爭競少爭競少則簿書省簿書省則官與民親昔漢龔遂治渤海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鄭渾治邵陵奪民漁獵之具課其農桑其轉移亦必有道矣謂官無勸農之時者其然乎且夫農者四民之至勞者也終歲勤動所得不及商賈之二三而又居無完室衣無裘帛胼手胝足而在上者不加之意其父兄以農爲愚其子弟以農爲恥日逐于末如水就下其中質樸惟魯無業可徙者不得已而安之耳是故農愈輕則務農者愈少農愈少則莠民愈多莠民多而民生愈困

矣聖人不寶金玉而寶菽粟誠察乎其源思所以勸之也北史載高允之言曰勸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萬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廿二萬斛況天下之廣乎然則農之勸不勸其得失可覩矣夫郊野之民孔多於農較便也上之人能重之下何爲不勸之作重農說

返本說 讀史作

天下之勢本勝則逐於末末勝則反於本逐於末者下自爲之反於本者在上有以勸之何謂末浮文妨要皆是也何謂本惟土物愛皆是也三代盛時農事爲重周之設官治農居多故孔子未嘗言重農農無不重也戰國爭趨於末故孟子告時君言農事特詳齊梁不能用秦尤不能用終秦之世本業無聞人心日薄漢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推擇爲吏賈生論積貯策治安天下稍稍知本務自秦以來舟車交錯利孔日多民競趨末亦相誘使然夫

本勝則民多愚其弊也愚而戇愚而暴然耳目未亂治之易耳末勝則民多詐其弊也詐而妄詐而險耳目既亂心志又滴其治之則難當是時而欲反於本蚩蚩者不能自爲也非上有以勸之其安所止或曰四海一家生齒日繁嗜欲日開不得不趨於末豈勸之未至哉曰一人之身百工斯備待於人爲者雖末亦本也惟用力既多所得甚少則愚者猶不爲其稍黠者又窺見世之所重不在是易業而去耳而彼姦富者偷爲一切方且乘堅齒肥冒上亡等愚者不知或震而驚之黠者既知亟趨而附之如是而本安得

勸後世人主亦嘗下勸農務本之詔矣而民不從者所重不在是也或曰如子之言必將抑末以重本本末得利而末先受病奈何曰重之云者豈奪彼以與此哉風示之而已利所出在彼而上所向在此上之所向其勢積重不待勸而爲之矣且夫無傷於本計無害于人心凡可得食者聽民自爲可也若乃作爲無益貨棄于地沮愿民之心增惰游之氣安得不謀所以轉移之乎夫逐末愈甚則治生愈艱何則農夫百工聽於天者也故雖多而無所害雖勤而不爲偪奇技淫巧龍斷之徒出其心計必將兼人以自肥也

故其爲之愈力則爭之愈多而斯民之心愈囂然而不靜是以本末之計不可不審也易大傳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逐末者多亦將無末可逐其勢宜有所返返之於本亦所以通其變也

天道好還論

天道至近而莫測亦至遠而不差其報近者其效小其報遠者其效大語曰天道好還豈不然哉今夫寄物於人久而一無所失則以爲奇人有善惡天之報施久而不爽而人忽忘焉何哉報于一日至愚者猶知之報于數年不必愚者而後不知矣報于終身非智者不知報于數世雖智者或不知矣天不能使愚者皆知其意但欲智者知之以及于愚而利令智昏竟不及知私智自用知之而不信也匹夫一朝爲惡不旋踵而報者至此易知也其得失在數年之前其

利害在數年之後習而相忘矣又況生不能報待于其死如魏其灌夫之于田蚡者乎又況三世殺伐報在其孫如王翦王賁至王離而敗者乎夫善惡之報必不爽天道也急之不能緩而後可亦天道也然而緩急之間恆使人疑雖然何疑焉朝菌之榮枯可立而待豫章之木七年乃知掘井九仞或未見泉有繼之者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故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又曰積土成山積水成淵自非深思熟慮未必見微而知著矣且夫小惠未徧而人已歌舞之其效小故其報近也昔者劉子政之先好書籍親師儒者數世其父劉德出其家所有以分族黨之人至中壘而後以敦厚博物蔚爲儒宗近時平湖陸氏發粟賑荒者數世而後淸獻公出焉然則天之報善其極大者且不能及其身而必待于其後況以歲月之間善不積而欲成名既不能得遂以爲天道無知曷不于古今善惡之報而深觀之也

受業侯度
李能定覆校

荷經堂文鈔序

觀言可以知其人其言有本也觀言可以證其學其言有物也有本者不言而行以成其信雖不見於文可矣有物者博觀約取折衷一是非由於學不能自古有道之士發揮所學質文各殊期於明道不通古今不辨然否不足以知道不通古今不辨然否亦不足以言文吾　師莪野先生自少至老嗜善如不及家訓薪傳遠有端緒友敎日廣著書滿家文不苟作惟以意達理足爲本至於指事類情斤斤鑿鑿正如布帛菽粟其出無方而皆欲適於用蓋蘊蓄既多有

觸卽發格無一定理有固然也韻語不多而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淸深必有所近生平詩文散見諸家之書未有專集　寅樓世長謹守家學拾遺訂譌展轉搜討以成此篇其餘散軼尙待訪求然卽此足見立言旨趣旁搜遠紹樂善不倦之意洋溢楮墨間視彼務采色誇聲音以爲炳炳烺烺者大有逕庭至其土苴古訓空談性命者又不同日而語也寅樓以伯桐夙承提命宜有所言自惟檮昧何足知此旣不獲命謹就平昔聞於函丈者述其梗概如右至吾　師詩文品藻時賢已詳學行本末省志具在旣有可考卽不復及也

涉需堂文集序

自昔操觚之士各有所尚然必其識超其志潔而後其言立彼剽剝儒墨空談性命皆欲譁世取榮而文豔用寡言清行濁讀未終篇殯爾如委矣交甫先生以第一人舉於鄉髮髮施用乃杜門却埽讀書自娛其意趣甚遠及有所作指事類情獨申胸懷同者非附異者非矯良由塵坌悉屏杼柚自別毀譽取舍舉非所知蘄於立言固宜如是所撰正學續諸書早已行世上下千古附以論辨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至偶然涉筆則多所散佚其族人嗜學者搜羅裒摭信而

有證二三同志謀付剞劂屬伯桐敘錄編次受而誦之大抵卓犖磊落多有用之言至於治體世風士習民俗則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蓋中有灼見故隨舉一篇皆足徵作者所志若必以多爲貴買菜乎求益也後漢徐偉長著中論成一家言而文筆罕見唐元次山著元子譬古鐘磬而篇目尚稀然胥能取重千古者稱心而言氣質自高吉光片羽爛然可珍耳先生爲吾郡中先達堅持雅操省志已詳學術之大則正學續諸書具在即此一編愼擇而存者寫實追虛典裁清拔其深識遠志實有餘於楮墨之外自可信今而傳後固非鄉曲私論也願以質知言之君子

讀詩劄說序

治經者硜硜然奉一先生之說其失也陋蔑棄古義輕騁肊見以軋前人其失也妄二者交譏而蔑古爲甚其有沈浸醲郁於儒先之說觀其會通以引而申觸類而長雖宗尚不齊其爲好學一也袁州家平園先生邃於經學著述等身此讀詩劄說者取自來說詩諸家旁搜遠紹而以意發明有攷有辨有解有說綱領節目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其中如論詩序則謂朱子未嘗偏廢論用韻則主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論笙詩六篇則不信有聲無詞論四始則不取詩

緯皆擇善而從勿存成見蓋詩無達詁庶幾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矣憶二十年前先生邑子袁煦菴廷煥來粤問業於予屢言先生學行心儀久之今崑岡宗兄出詩說見示且屬弁言予學識謭陋何足序先生之書唯重其勤求古義大耋而劬書其於古專門名家學不必同要之博見强志得所折衷以視專己守殘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者相去遠也崑岡將盡梓其祖經說而託始於詩可謂舊德名氏能守其家學者爰綴數語以誌夙昔嚮往之意

李杜韓蘇詩選句分韻序

詩以句積以韻成唐宋以來李之逸杜之精韓之重蘇之變化長篇鉅製廣大高深而膾炙人口者往往在一句一韻何也分別而觀匠心易見儁永有味逾時不忘然則一句一韻亦斯文得失之林也吾友春颿黃君論詩有年以爲泛覽全集或境過易忘偶然會心則漸入佳境爰取唐宋四家選其句分以韻詩列題目卷詳葉數俾開卷者既得見一斑亟欲窺全豹其用意也厚矣其取徑也捷矣昔張氏主客圖選句而不分韻陰氏之羣玉凌氏之韻瑞分韻矣而

不專選句題目篇葉固多闕如斯則人畧我詳似因實創如嗜味者體解節折而至美具如取材者碎金屑玉而至寶昭童觀固可饋貧宿學亦如指掌而春颿抑然自少謂聊備檢閱便取攜耳夫同是一書也陋者之餖飣卽雅者之討論吾鄉邇來風氣日上詩學方昌固可自葉以流根何至還珠而買櫝吾知是書一出問津筏者當以爲首塗親風雅者必以爲勸學也已

題日下偶筆

凡有所撰述其能行於世者多擅專長然非負通貫之識備體要之辭即篇帙裒然而談理義者蹈虛徵故實者鑿空亦時有之若知取此二者之得而戒其失其識已超矧掌故攸存爲後來攷據之資流變具著尤目前善俗之助遠則如風俗通義近則如朝野類要淺深不齊皆世間不可缺之本也至於藝林熟習作者取材畧如困學紀聞或容齋隨筆諸編不獨多奥義偉詞且可稽列代之典章觀四方之風氣得其一體斯足行遠矣雖然升嶽浮海必非朝夕攬環

結珮自有意氣存乎其人未能襲而取也吾友　香石先生著作甚早中歲校書有職久留都門一時朝論與常儀及名公卿之家範耳目既眞又與海內方聞之士往復辨論隨時有記遂成日下偶筆甫脫槀已不脛而走閩中梁撫部撰退巷隨筆屢采其說粵中志乘亦多以是書爲徵人人先覩爲快而君猶謂稍須補苴蓋加意之作非必有所未足也君所爲書既多未盡付梓往時刊行者有虎坊雜識粵嶽子詩話各種此書則槩括淹洽於唐宋人說部法其典則矯其粃雜證鄉今古抽徹名理讀之者可以達心可以砭謬非徒取重當時曷不公之同志也循誦日久書此而歸之

浚儀王氏困學紀聞跋

考證之書南宋爲多然或識其小而不舉其大浚儀王氏困學紀聞由博得約以精見深是可寶也夫訓故有鄭君義理有朱子此經部之宗也而是書不爲苟同如第四卷內論王之服當用十二章取法天數則取漢制從歐陽氏之說而不泥周禮司服之鄭注第七卷內論執禮謂古者持禮書以治人曰執記有執禮者詔之周官有執其禮事則全引石林葉氏之

說而不泥人所執守之朱注他如考六書則多採鄭漁仲解羣經亦不遺王介甫能各取其所長盡埽門戶之見矣至其千慮一失如我先師棘下生一語書贊也而以爲易贊今鄭君易贊具在未見斯言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引作五是來備蓋漢儒讀書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時是也史公蓋約舉經文故後漢書荀爽傳則曰五韙韙者是也李雲傳則曰五氏氏與是古通用也皆連曰時二字約舉其義而概以爲傳習之差未見其差也其引范蜀公語秬黍皆一米楊次公語一稃二米其種異按邵氏爾雅正義一稃二米高粱有之黑黍三四實者誠爲異種二米則不爲異也其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按錢氏養新錄云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若斯之類往往而有要於書之大體無害耳惟說易一卷雖間及鄭學而未有發明爻辰乃鄭學近時元和惠氏嘉定錢氏皆引伸其說而是書竟未論及於王氏弼之注則多所稱引豈輔嗣學行無漢易匪今斯今與抑厚齋先生平日已裒集鄭注爲一卷於此不復詳言與說書一卷有云鄭書注間見疏義亦未嘗備述

也於僞孔傳則無所辨別以仲虺之誥湯誥太甲爲言仁言性言誠之始以周官論道經邦爲論字見經之始此四篇者近時尚書後案辨之甚詳未必可據爲物始也鄭君經注唯易書散失易注微而王注單行書注微而僞孔亂眞以浚儀王氏之學而於此不絕如綫者皆從其略亦何異唐人作正義因易書之鄭注殘缺遂不與詩禮並列也耶考宋史本傳王氏政事風節卓然可稱其學見於施行其言兼夫華實固非詭癡所得同亦豈輒囊所敢望與又考朱子於三十五歲嘗作困學恐聞亦雜記之書王氏是書其

名略同又王氏同時有晉安人嘗知南海縣事吾粵光孝寺有其石刻與厚齋先生爲兩人而姓名俱同因讀是書而附識之

崑山顧氏日知錄跋

崑山顧氏初刻日知錄八卷嘗自序之隨時增改今本較初刻多四之三矣顧氏論學之大旨以經學卽理學舍經以言理則邪說乘之故其論必宗經是書說經僅七卷然全部引伸觸類莫非抉經之心也顧氏謂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用力三十年得其最初之音是書於聲音從略者以音學五書具在也顧氏輿地之學多得於身親是書不多及者以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皆可單行也其學既無所不有故疑義亦多卽以卷一而論謂列國之春秋皆因

魯史得名謹按劉子元史通云春秋始作與尙書同時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瑣語又有晉春秋則春秋之名不因魯史并不自周始矣又陔餘叢考云齊管子楚申叔時晉羊舌肸皆言春秋房元齡注管子謂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則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也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易不言周而春秋獨言魯則列國皆有春秋之名可知矣又謂聖人立言何嘗屑屑於象謹按易者象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卽如此卷內以杞包瓜若不言象何以有杞有瓜虞氏之義下卦與木爲杞

五在中稱包上卦乾國爲瓜也翰音登于天不言象則何謂翰音何謂天虞氏之義上卦與爲雞上九應六三互卦成震則六三有震體震爲音翰高也與又爲高上爲乾爻乾爲天故翰音登于天也實事求是則漢儒之言象其可少乎又謂互體可不論謹按萬季野羣書疑辨云互卦之說具於左傳孔聖人之前已有之後儒安得廢之使其可廢則聖人於八卦之象但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足矣何故又有乾首坤腹諸象又有乾馬坤牛諸象又廣八卦之象凡以備互卦之用也則互體固當論矣又謂用九用六用其

變也亦有用七用八時謹按變分進退張皋文虞氏消息云七上出八當下入故八象分別相背也七上究而九則八亦下究而六故六从八入也按此卽乾鑿度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之說然春秋內外傳有筮得卦之八者從未有筮得卦之七者則用七之說亦未敢據也他如說文參商星也許氏卽承上篆文連讀如艸部諸字但云艸也亦承上爲句但云菜也亦承上讀參商連文以星字總釋之卽爾雅釋詁釋訓之例而乃譏許氏訓參爲商星不合天文奎乃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而以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此兩條錢氏養新錄嘗辨之章昭解國語莊字作嚴此東漢明帝諱昭乃三國吳人何必忌諱非當時疏於檢點則後世刊書者因他書莊作嚴而改韋注耳而乃謂爲忠厚之道劉昫石晉宰相其撰唐書稱唐曰皇朝皇家國家者此必因唐國史原文未及改訂而乃不言其誤此兩條陔餘叢考嘗辨之諸如此類者尙多不特閻氏潛邱劄記補正日知錄有一卷全氏經史問荅辨論顧氏者有數條也然先生是書自謂明學術正人心平生之志與業盡在其中者也昔浚儀王氏論學術於朱陸異同不盡其

詞是書則不少假借朱子晚年定論一條旁引曲證別黑白而定一尊王氏論治道於風俗之失但陳古以諷是書則詳哉其言第十三卷各條大聲疾呼言之不足而長言之矣先生與人書云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別來一載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可想其功力之深矣坊刻有日知錄之餘及五經同異皆是書之糟粕未可同日而語也然則先生自信日知錄爲必傳之書不亦宜乎

嘉定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跋

十駕齋養新錄爲嘉定錢氏晚年之書包羅廣大其義類似有可引伸者一條謂筮用錢始於齊隋唐初謹按朱子語類卜卦之錢始於京房又按胡一桂筮法變說引項平甫云以京房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火珠林即交單重拆也則錢卜實自漢始矣一條謂魏孫叔然始爲翻語謹按惠氏九經古義云不來爲貍并夾爲籥勃鞮爲披後世反切之學本於此又按顧氏音學云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不律謂之筆不律切筆說文鳩鶻鳩也鶻鳩切鳩

釋名韠蔽膝也蔽膝切韠字則翻切之由來久矣一條論紐弄引神珙云夫欲反字先須紐弄謹按顧氏音學引禮部韻略曰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又引九經字樣序曰蓋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爻字下云平表紐代反以紐是則反也翻也切也紐也一而已矣一條論聲類韻集謂宮商角徵羽分配自二書始謹按二書以五音分配今不可得見然鏡煙堂沈氏四聲考云沈休文等所謂五音即是四聲也一條謂四聲始於齊梁謹按三百篇涇以渭濁鐘鼓既設充耳琇實皆具四聲又隋書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則四聲不自齊梁始矣一條論沈尤同族謂閩人避王審知諱以沈去水爲尤謹按朱子年譜朱子生於尤溪尤溪本名沈溪亦因避王審知諱而改也一條論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謹按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此言九星者兼輔弼二星言之也一條論魁星謂奎非文章之府謹按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倉頡效象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然則日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似未可議也至其論之創者謂鄭讀易簡之易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

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信而有徵豈獨可伸鄭即錢氏久以碩學雄視海內其書滿家竊意其博而能一通而近正則是書之可貴固不徒以典核也

讀戰國策書後

或曰戰國策何爲而作也曰紀戰國之事也何以失其名曰作書者隱其名也古之人固不好名與曰非也古之人未嘗不好名一鼎也一敦也則必名之矣一弓也一矢也則亦名之矣何於書而獨不然且古書之紀事者其前則尚書左傳其後則歷代之史無不名也何於此書而不然然則隱其名何也曰恥之也周室東遷而孤忠純孝之士守土訓民之才猶多可稱焉戰國尠矣古之時人皆以節操爲重春秋雖亂世而奇行不絕高爵厚祿有棄之如遺者戰國則

魯仲連而外其節操罕得而言矣古之時人皆以學問爲重春秋雖兵事一則曰先王之命一則曰求諸故府閎覽博物之君子相望於世戰國則荀卿而外其學閎罕得而言矣當重者輕之當輕者重之舉世皆然惟利是務作者恥其事故去其名也然則何必作此書曰一百餘年之事不可不記也具書其事而深藏其名斯勸戒存焉且當時著書者多不名何以言之緯書雖出於漢大抵戰國博聞之士爲之先然其名不可攷也呂不韋大集賓客以著書而賓客之名終不可攷也君子有所聞不忍其隱而不彰又自知其事與其人之可恥故深沒其名矣或者謂古人不好名而故隱之則何以解於其前其後之不隱其名者歟雖然不能不著書而猶有不忍以其名傳之時亦異於後世之好名者矣

書留侯世家後

世多以智士稱留侯非也留侯者才足以定天下而其志必不取一介者也昔漢高帝嘗輕士矣委蛇如叔孫通木彊如周昌皆不免於狎侮卽所稱爲人傑者鄧侯則疑之淮陰則收之獨留侯始終無所嫌隙何哉蓋取重於高帝者有其本也夫蕭何但知筦鑰韓信急欲封王此皆易於駕馭其他奔走富貴者無論矣至如留侯未嘗有田宅之請聲色之好功成名立辟穀輕身視當世高爵厚祿淡漠置之則其言論丰采自有以消侮慢之氣而陰折其心從容談笑足

以成天下之務而有餘觀其自言曰吾爲韓王送沛公曰天以臣授陛下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於開國之大業若不介意此固鄧侯所未知淮陰所未能而高帝耳目中所未有也卽其少時爲韓報仇天下震動固由忠孝性成亦其不愛萬金之資足以致之向使久匿下邳終無所遇安知其不登山蹈海長往不返乎哉夫人必有不屑不潔之志而後能創非常之原范增稱高帝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殆亦有見於此乎然高帝特强忍一時非如留侯志趣既高而學問又有以成之也四皓之事通鑑不錄具載史記他人不言四皓而留侯言之世有貧賤肆志者非留侯固不足知之與或曰高帝多猜忌留侯有託而自全所以爲智士曰醇酒婦女良田美宅高帝所不忌於功臣也曷不聞留侯託於是耶夫屈其志以集事與正其志以濟人其才孰大則以留侯爲智士非猶夫人之智也世人重苟且之功而輕耿介之趣於天下之士不復深探其本亦可慨矣黃石公者物色人於貧賤之中而深避人於富貴之日此高帝所必不能致者姓名無傳猶當興起百世其爲留侯之師不亦宜乎

小學纂注書後

前人著書各有大意所在大意既得其他小有疑似論者斷斷要于書之大體無關也朱子作小學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于尚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埽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于六書

史[illegible]所載類然然則此書乃返之于古文獻通攷載于經部小學類亦猶漢藝文志以弟子職附孝經非不典之稱也至書中稱引或有及于廣大精深者則亦有因蓋將以正言正行先入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者皆大人先生所爲勢不得零星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且書之可傳在其大體若沾沾于一支一節則自古經傳可摘者亦多矣至若蒙養弗端長益浮靡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四語本小學題辭）使早讀小學之書或不如是乎此書尊信者多注者尚少舊有明臨海陳氏注攷核未精往時無錫高紫超先生篤學介節實作纂注最稱善本近金壇段氏精通說文爲小學專家其于是書佩服尤深十三歲背誦小學晚年出宰巫山數千里郵索家藏高氏注本至時時形夢寐又作跋以發明之段氏無書不讀而獨重是書視世之吹毛求疵舉其小而遺其大者爲何如也夫小學者大學之始也有是書以定其志而後泛覽百家不患於善惡無別不亦美乎子既重紫超先生爲人益重其注又美段氏之多聞而不拘拘于俗見爲可法也因敬書于高注後

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辨後

學問之道至廣至大其要歸於篤實而已莊敬日强暉光日新皆非可課虛而求也朱子之學實學也凡所爲讀書窮理居敬持志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大約根柢六經而參稽百氏必欲得義理之至是而行之其於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孟子所謂博學詳說者實相表裏是以

昭代大儒陸清獻公有言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光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闖門戶見集內上湯潛庵先生書斯定論也自金谿陸子脩本堂稿

靜以虛靜爲易簡以學問爲支離避實課虛遂豐其部朱子亦既詳辨之矣然其爲說不待層累漸進而惟冀一旦之獲則欲速者便之不必讀書稽古而侈談靜悟之妙則空疎者便之不事履規蹈矩而高語心性之功則跅弛者便之加以聰明才辯之士厭常喜新更端求勝朱子言居敬而彼則曰主靜朱子言窮理而彼則曰求心朱子言格物而彼則曰致知近理亂眞斷斷如也沿及前明實學頗疎空談相尚大抵宏治以前尊紫陽者尚多正德以後則爲朱陸之學者互相詬病隆慶以後則金谿一派靡然成風矣

蓋自趙東山對江右之策善爲調停程篁墩著道一之編巧於顚倒迨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其顚倒益工其彌縫無迹明史儒林傳序云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徧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敎大行其弊滋甚亦可知朱陸異同未易以猝辨矣東莞陳氏究心十年著學部通辨十二卷申朱子之學證陸王之禪意在實事求是信而有徵其用心亦勤矣其用力亦勞矣全書分爲四編前編辨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兼取證陸氏諸書而爲之辨脩本堂稿

上卷具載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中卷則載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日知錄曰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此特朱子謙己誨人之辭未嘗敎人爲陸氏之學也疑信相半下卷則具載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辨之者尤明此其大略也其辨答何叔京二書謂學專說心與書冊言語無交涉者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答何叔京書凡四此所引二書其一有奉親遣日句其一有賑糴之役句證以年譜實朱子三十九歲之作此外尚有二書亦爲王陽明所引者又皆在此二書之前尚未識象山之時淳熙乙未朱子方識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而篁墩陽明概指爲晚年定論實屬顚倒陸清獻答秦定叟書曰朱子四十以後答薛士

籠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何叔京諸書爲悔此朱子之轉關也若夫答何叔京諸書則正其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又辨論孟集注雖成於四十八歲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學庸章句則成於六十歲行狀所云先生著述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按年譜行狀及蔡仲默所撰夢奠記皆謂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其言明白可按而王陽明詆爲早歲所著之書傳習錄爲中年未定之說定論序皆捕風捉影也此其辨之深切著明者按日知錄云王文成輯朱子晚年定論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曰偶攷得何叔京卒於淳熙乙未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因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云云與此編互相證明又按孫退谷所著考正晚年定論其大旨亦不外此云雖然朱子之學孔孟家法也爲陸王者亦曰吾所學者乃孔孟家法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未嘗發其覆耳故後編取朱子所論陸氏者兼採象山語錄年譜及慈湖遺書以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其言曰何謂辨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又云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云云眞能得其要領上卷載養神所得之體段中卷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載養神之患害藝東原緒言下卷第二條所論老莊釋氏及陸子靜王陽明云云皆不外此編之意又引象山語錄而辨其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爲悖道入禪之甚又曰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至孟子說心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又其所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者孔孟曾有不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矣皆不易之論且夫人之嗜禪學者樂其誕而自小耳故續編取朱子語類文集與程氏遺書又引王陽明之言以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其謂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又引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引葉水心曰佛學至慧能

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云云皆深探其本者蓋自宗杲以改頭換面之說誘張子韶詳見朱子雜學辨至金谿而愈精至姚江而盡顯學者既未深究釋氏之書而溺於所聞未有能求其端訊其末如此編者也蔀障既空指歸始著所謂專明一實以抉三蔀者洵不誣矣故於終編仍取朱子之言以明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其引朱子答吳晦叔書謂雖以格致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直從事於此也而辨陽明以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

忠今攻朱子意正不然云云尤爲切要陸清獻答秦定叟書云未子平日雖說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淳淳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眞無絲毫病痛所以異於姚江者在此云足與此辨互證 蓋晚年定論之作變亂是非欲借朱子之說以攻朱子是書則條理異同卽據朱子之學以申朱子以徵實爲明辨雖有好異者無所容其喙固非以口舌爭一日之長也是以陸清獻屢稱此書謂所以辨學術之得失跋讀書分年日程後爲朱子洗刷其眉目朱子語類後序崑山顧氏謂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爲精詳又謂學蔀之編固中流之砥柱亦可謂公論在人矣按邱文莊有朱子學的霍文敏有象脩本堂稿 卷三 三七

山學辨輔車相依俱資考證而是書兼綜始終若網之在綱射之有鵠有志昭晰者無疑能爲其難也或曰是書之辨誠有功矣雖然朱子生平旁搜遠紹本無暖暖姝姝之見存今之所辨得無沾沾然奉一先生之說乎曰此是非之公非門戶之見也陸清獻有言學術之害其端甚微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是也且是書終編引羅整庵困知記曰大儒言語只是大本大原見得端的所以不免小出入者蓋義理眞是無窮後儒果有所見不妨爲之申明云云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咈則知其所辨者非徒謂人者主之矣或曰不言而行以成其信也如徒以辨而已世固有好爲議論者又有隨聲附和者其可以一辨盡學問之功乎曰不言而行者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修於身施於事雖不見於言可矣若夫學者中未有主而曰一切可以不辨則歧路之中又有歧必將以不狂爲狂是書續編引姚江之言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夫使人人疑朱而且羞鄭則是不學無害可以游談無根任意所便倒規矩而改錯矣其烏能無辨乎亭林文集有云躁競之徒語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以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亦此意也 或曰人如金谿功如姚江何必引繩而批根乎曰取其人者以其一身言之取其功者以其一時言之至學問之事則天下古今之通義非區區一身與一時之事也陸清獻嘗云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學術辨下又曰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答范彪西第二書 其言甚明矣明史於姚江傳贊有云矜其剏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議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足知是編非苛論也或又曰紫陽金谿姚江皆不能使學者無末

流之弊又可勝辨耶曰陸淸獻有云學術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從立教之初起者學者亭不得則流於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則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後流於誕學蔀通辨一書細考其條理可不辨而明矣答臧介子書正謂此也或又曰君子之立言約而達微而臧有餘而不敢盡也是書於贈僧應酬之作則以爲顚倒錯亂之甚於辨釋氏與吾儒不同又以爲訶佛罵祖之機俱後編下卷至若傳法沙門護法善神等語續編下卷毋乃束縛馳驟不留餘地也乎曰此則作者已自言之矣前編之末有曰得無傷於

訐直耶傷於好辨好勝耶若逆知當世必以此相責然變本者既加厲矯枉者必過正有不得已而後言惟欲去其非以歸於是固非盡言以招人過也或又曰是書既出朱子之實學人人共見矣然近時王需人復禮有三子定論吳尊彝鼎又有東莞學案意是書亦有未滿於人心者與曰以所聞王氏之書欲申陸王而不能顯詆朱子但爲調停之說則是公論昭然彼爲書者已自知之固不必辨吳氏學於毛初晴毛之議論常與紫陽相難而往往助姚江張目攷其學所由來則亦不必辨也抑聞之學記之言辨志也先之以離經卽繼之以敬業中庸之言明辨也先之以學問思卽繼之以行蓋必好學深思行著習察而後所辨爲不虛也是書之辨已明讀是書者固宜心知其意當不徒以辨勝也乎

受業張祥鑑
芝覆校

記韓博士

韓君名懋林字淳脩一字竹田番禺古壩鄉人早爲諸生有文譽乾隆己酉舉於鄉甫逾弱冠以敦慤周愼見稱於時遠祖孟郁先生明季官永平通守甲申三月聞明亡號泣數日不食而卒

聖朝賜謚節愍

欽定歷代賦彙嘗錄其所作而著書已散佚詩文稿亦十存一二君奉封翁命剔蠹搜殘近諏遠訪予嘗偕入都所過通都大邑君必走向書肆有可考證先集者購得乃已其平居逢人輒問見書輒考以爲常

及任海康教諭遂請陳觀樓先生作序又取羣籍論及先集者附入刊行今所稱韓節愍公遺稿是也年七十偶檢得諸書品藻之語即時補編讀君自記凡節愍公蹤跡所存罔不跋涉以往討論而歸絫積孜孜不遺餘力矣昔人謂家有名士而不知此言爲子弟之難耳至若積書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父兄已無如何又況以名節遺子孫即文采風流不暇顧念而謂後人有鄭重愛惜在百餘年後左右采獲復成鉅篇此父兄所不敢望於子弟也君之爲此不既勤乎不亦難乎性嗜書披吟無倦時有文詠與寄自然論交悉有終始間入州府問訊故舊惘惘殷勤數十年如一日耳目間如君之不忮不求謹身嗜學未多覯矣君善於事親執喪尤謹世父老儒也無子少從受學沒齒服勤期喪外除三載始從吉蓋天性篤摯非漫然也晚年築別館去家半里而近兩嗣君先後補弟子員諸孫多就傅君偃仰別館嘯歌古懷數日一省其家逍遙滑忘如在物外遂樂以終身是皆可記也

重修鳳水橋碑記

凡地方之利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有其廢之或莫能舉也至于廢而復舉則其事可垂久而無弊吾邑鹿步有鳳水發源昭陵山環於六鄉波流湍激嘉慶甲子鄉人始謀建橋以便往來越五載橋爲風雨所圮六鄉父老謀曰今不早修後且失其跡爰鳩工庀材視舊制而益擴之橋下原有三門併而爲一使水勢無壅以免衝激旣蕆事來請記於予予謂濟人之事莫大於善作尤莫要於善成有善成者而善作者之勞始不虛自斯橋之廢行旅皆苦于涉此一役也

行旅必樂可知由是推之凡有濟于人者無不復其舊觀其制度當變通者無不可斟酌盡善以垂久遠豈獨一橋乎哉周書稱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周語稱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觀于斯橋益可徵信若乃地方形勝具載舊碑重修歲月與有力斯舉者當別有記皆不復述

奉政大夫四會儒學張公墓誌銘

先生諱炳文字虎臣號繡山姓張氏系出唐曲江文獻公弟九皋宋遷蜀明遷浙

國初祖載呂父卜三由浙山陰來粵省治家焉生十日而孤母黃太孺人茹荼集蓼得　旌於

朝陽湖惲敬表其墓傳世君頎皙有儀音響清越端慤力學初補商籍弟子員改歸番禺學爲番禺人客授色養翼翼融融一時有人師之目嘉慶辛酉舉於鄉甲子長男維屏又登賢書人以爲榮君愛日心殷赤赴禮部試迨太孺人歿卜葬地日行數十里葬畢

省祖父兩世歸葬墓於浙丁丑會試後大挑二等借補四會儒學訓導時長男試用知縣壻馮賡颺成進士入翰林君歸抵四會任距省近子孫歲時往省極家庭歡道光壬午維屏登第爲令湖北君作書謂縣令寄民命當求何以無負者累數千言勗之後聞楚闈分校得士最盛黃梅賑災全活尤多始色喜然未嘗就養曰吾欲近守墳墓也與人交不設町畦待親舊尤有恩禮五旬後弟子登甲乙科任館選部曹者日盛長男文學重於四方家聲大振而君抑然以太孺人盡瘁撫孤盡心圖報庭闈之側無能暫離終其

身如一日先是太孺人遘羸疾瀕危君晨禱於城隍
神哭遞母節日中病漸瘳人咸謂孝感云喜鈔書七
十後猶作蠅頭小楷間爲詩著玉燕堂草生於乾隆
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道光六年十月十六日
壽七十有四嘉慶六年中式本省鄉試舉人棟選知
縣
勅授修職郎四會儒學訓導以長男貴贈如其官道
光八年葬於省治正東門外　之原配耿宜人
祔宜人能佐君以承歡教家者先君卒子　人維屏
賜進士出身湖北松滋黃梅廣濟縣知縣署襄陽府

同知江西袁州府同知署南康府知府維翰議敘布
政司理問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嗣君以先生
墓銘見屬予安能銘顧總角交維屏侍于先生在子
姪列鄉薦同年弗敢與齒里居伊邇具悉其生平銘
奚辭銘曰
言采卷施靡易其心言題茲烏靡輟其音永日依依
增虔以養繁祉奕奕明神所相內行劬齊迺及威儀
疇非人子銘晉不諆

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江西候補知縣醴泉吳
君墓誌銘

君諱應昌字其升號醴泉其先由閩縣遷粵世爲番
禺人祖寅谷先生以拔貢起家司鐸仁化省志有傳
父桂洲公生二子君居長弱冠而孤母何太安人本
儒家女喜君學君友教以養年三十一補縣學生員
嘉慶六年鄉試中式上公車歸鍵戶授徒從游者多
得甲乙科以仕而君故無宦情併詩文不求人知惟
教子甚至丙子科二子同舉于鄉侍君入都人以爲
榮君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知縣思親告歸遂不

復出性和易善談笑與衆處望之無涯涘然於俗尚
無所染非習君者不覺也庚辰科次子及壻馮詢同
捷南宮次子以館選
覃恩封贈二代又
貤封君弟時何太安人方健在喜甚君深幸家學之
亨也次子外補直隸高邑大城縣無內顧憂君實爲
之姻黨謂君才可仕即就養官舍亦足見志而君一
意養親樸勤無改勉守祖訓幾如重規以是知君志
先定也夫人生而惠者少惠而遇者益少至若可以
仕而匿曜葆眞後賢斯張其用意蓋遠世多爭旦夕

之效知此者亦尠矣君生於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四日終於道光六年十月十一日壽六十有六配潘安人子二人女一人孫男四人世系仕履詳具他文君生平敎家錄之成帙遺令薄葬亦可謂以學養而不以文滅質者與道光八年八月十有七日諸孤奉柩葬於省治正東門外金梳嶺之原以予於君鄉舉同年里居至近屬銘其墓銘曰

述祖德清芬式傳遺經揚於廷官不仕貽孫子室如春娛慈親勤必樸昭世學宜佳城後光亨

欽州學正樸齋金君墓誌銘

樸齋學正卜葬有日其孤錫齡謂予與君交久請銘其墓君於予同歲入學聚處講習日多錫齡請甚殷不可辭也遂以夙所知者次第之君姓金諱菁華字殿選一字樸齋先世居浙之山陰曾祖宦粵因家焉考和衷公將仕而卒於浙君甫周歲妣沈太孺人守節撫孤敎育勞瘁定居省治爲番禺人君少能自立讀書持論必求其端凡化治嘉隆諸名稿悉手披掌錄閒與人論文陳義甚高斷斷如也弱冠受知學使戴文端公補邑弟子員冠軍益致力於學雖多病未

嘗廢書母有未疾侍養備至因博觀醫家言悉心以療母疾得瘳嘉慶甲子陳荔峯恭甫兩先生典試吾粵得士稱盛遂舉是科副榜旣乃就校職歷署廉州府訓導博羅縣訓導永安縣敎諭欽州學正能勤其官月課必親講貫諸生多所興起豐湖登峯兩書院膏火及賓興公費皆四出勸助人士樂從官博羅時邑宰王公創集文廟灑掃費君喜曰此吾職也襄事尤力平居悃愊任眞寬和自適至所願爲者則必盡心力不少瞻顧聞其於族黨事多任勞而讓善蓋質則能勤厚則不忮無意外飾斯足多矣敎子尤篤自

錫齡幼日保護引掖具有法度果能成君未竟之志且以治經攷古有聞於時人咸謂君有子也生於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七日終於道光十年十月十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章孺人同志宜家後君而壽子三長錫齡道光十五年舉人揀選知縣章孺人出次錫慶次錫德妾呂氏出孫男四人皆錫齡生諸孤將奉君柩葬於省城小北門外馬鞍山之原爰爲銘曰

安閒靜穆能自力出處之間適其職抗言古初空追憶家聲彌隆貪舊德

伯考釣川先生家傳

釣川先生諱天衛字凌一晚號釣川吾祖畊園公長子也先世以醫爲業至畊園公食指漸繁家甚貧而先生獨喜讀書布衣蔬食嘯歌弗輟所居省治正南門外高第坊坊中多士人有戴布衣秀者齒望甚高先生時相從論文比鄰兩麗孝廉一昆振才名藉甚尤喜客琴歌酒讌必邀先生或刻寸燭分僻題限險韻以爲樂先生詩成兩麗輒稱善既而延先生課其子賓主相得甚所爲詩益多先生體素羸讀書常至夜分雖風雨醒輒篝火擁被讀或徹曉然卒無所遇迺

自放山水間白雲蒲澗往來尤多意有所會欣然忘返畊園公屢欲鄉居謂可長子孫世世畊田讀書幸矣先生尤有志而未果故詩中多招隱之篇其稿不自收拾朋友投贈或蘀其間兩麗唱和者尤夥先君子常謹護之乾隆庚戌辛亥偶因積雨遂經蟫蠹今所遺手鈔制義讀本墨跡端謹此外雜鈔一二種僅存先曾祖墓在白雲半山亭旁先生疾亟曰必葬我白雲山北望祖墓俯聽濂泉梅花松濤之中魂魄當時時吟哦也家人遵遺命至今墓地空曠雲氣風聲往來鼓盪先生之志不虛矣生平於宗族親故甚篤

未嘗以貧廢禮尤重節義聞姻黨婦女守節必嘖嘖稱許或有談及非義者面輒發赤辨論斷斷不少假借也生於乾隆　年十一月八日卒於乾隆　年六月十八日娶李孺人生女子子三人嗣子伯椿業儒孫男三曾孫　有讀書者未敢墜先志云

先君子常述先生力學深惜其賫志不遇恐族中無繼起者故于其一書一文一詩護持唯謹而猶不免蟫蠹可慨也寒家淳樸貧至先生而汲汲文學今族人輒以貧廢學未必知先生貧而能學也謹以聞于先人及父兄親戚言有可徵者存之

庶吾族後有考焉　伯椿記

子于親串間聞釣川先生高躅輒爲神往月亭孝廉即先生之小阮一日于其齋中得見此篇與所聞無異惜予生晚不及侍塵談奉鴻誨也然偶登半山亭蒼松有聲白雲如掌寒泉古梅飄飄皆世外意先生遙情勝槩猶可想見云　外孫壻劉廣禮識

世之貧而廢學者多矣鮮有貧而力學者也釣川先生布衣蔬食嘯歌弗輟雖賫志不遇而子弟之多賢也宜哉　愚姪何太青識

歸李氏妹墓誌銘

李君綽然既葬踰月其子於墓旁二里卜地奉吾妹孺人柩窆焉來請墓誌銘予惟黃山谷之銘妹墓曰夫人視予同母兄也故勒銘以寄哀古人有之予安忍辭　孺人姓林氏番禺人吾父桂圃公之女父能醫少暇日而教子女甚謹孺人少隨兄弟讀書畧通大義父母皆愛之年二十有一歸同邑李君綽然李君出爲世父後而所後早卒其　本生父邑博士弟子員也與桂圃公素善孺人仲弟娶於李季弟又聘焉婚媾誼篤尊章遇之甚有恩當于歸時　祖姑氏

在堂孺人進則奉重闈之歡退而治女紅篝燈佐讀如恐不及未幾綽然君游於庠孺人喜曰進取者固男子事也吾家內外皆士族非是亦何以慰舅姑與父母之心乎方是時族姻皆幸其得所適云孺人生長儒素習而安焉凡世俗珠玉之飾樽俎之豪往來徵逐之煩皆無所累於其心古所稱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者庶幾有之孺人於　祖姑及本生姑所生姑之喪皆哀毀如禮迨桂圃公棄諸孤孺人悲甚服甫外除而綽然君捐館舍自是毀容茹苦憔悴弗勝逾年而歿夫得其

所適而不克永其年能無哀乎孺人生於乾隆戊戌九月六日歿於嘉慶己卯　月　日得年五十有二有子男二人長汝芬孺人歿後始娶次汝澡幼學女三長適同邑今江蘇常州府宜興縣令甬亭吳公之長子次季皆未字孫文杰汝芬出以道光四年一有一月四日葬於省城小北門外羊蹄岭原銘曰

夫家世儒外家讀書兒女成行卜此幽居峯巒土厚以昌其後辭無溢稱山石同久

受業金錫齡覆校

凡例

一易者象也古注多言象蓋本於七十子之流傳最爲可據自王輔嗣以淸言注易唐人作正義因其卷帙較備舍古注以從之而易象遂微李氏鼎祚集解捃拾缺遺至三十餘家然不加折衷迨宋王景孟楊敬仲之徒出易象爲弁髦矣經部首易開卷則古義茫然深爲讀者之憾　聖朝振興實學易象諸書次第顯出東吳惠氏世傳易學旁搜遠紹疏通證明後來作者亦多所引伸夫易不離象象各有例其間有脩本堂稿　卷五　一

同條而共貫者亦有類別而門分者將欲觀其會通必先顯其異同每一例爲一卷或者於經部開宗可考見儒先師法

一漢費氏以十翼解經其說甚正費氏易不可見近戴東原謂漢書儒林傳所云者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耳荀慈明卽費氏之傳鄭君易學實本費氏故二家爲易知易從但荀氏易注頗略鄭君易注成於晚年自浚儀王氏所輯以及東吳惠氏所補俱未能多而虞仲翔世傳孟氏易其注最詳故惠氏周易述錄虞注爲多近張皋聞又專明虞氏易然竊意聖人觀象立教必先取之本象本象既明然後及於變象注家言升降言互體皆不離本卦至謂某卦之某卦某卦自某卦來乃反覆推原而亦有此一義耳虞注好語精微變而又變實欲於荀鄭之外獨闢町畦未必易之本義盡在此也是編所錄荀鄭之義居多虞注言變象者先錄之至於變象久變或一象數變者皆另錄於每例之末其有前人辨正者卽附載辨正之說俾閱者知以本象爲主庶不至歧路復歧

一注家各明一義其短長非可臆斷然易函三義簡易居首本鄭君易贊虞注亦有簡易者如萃初六一握爲脩本堂稿　卷五　二

笑注曰艮爲手按萃四之三則下卦成艮初稱一故一握則不必如他家讀握爲屋改握爲渥也豐九三豐其沛注曰日在雲下稱沛按噬嗑上之三而成豐噬嗑互體有坎坎爲雲沛不明也則不必如他家讀沛爲芾改沛爲韋也此其易知易從者也至於履虎尾注曰謙坤爲虎艮爲尾震足蹈艮故履虎尾按履與謙旁通謙三之初則爲復復有坤震則含本卦實象而言旁通又於旁通之中言其變動者也同人于野注彖傳曰師震爲夫巽爲婦按同人與師旁通師二降初則爲復復有震而同人互體因有巽也則含本卦實象而言旁通又於旁通之卦言消息也大壯象傳九二貞吉以中也按九二雖不正

而本象卽是中虞注則曰動體離故以中也按大壯九二變則下卦成離舍本象之中而言變象之中也明夷利艱貞按明夷互體有坎坎爲艱也虞注則曰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舍本卦互體之坎而言變象之坎也豫利建侯行師注曰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象故利行師然本卦坤下震上鄭君曰震爲雷諸侯之象坤爲衆師役之象何待舍本象而言互卦且互卦之約象乎鼎初六鼎顛趾注曰趾足也大壯震爲足按鼎之初從大壯之上來者然本卦巽下鄭君曰巽爲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何待舍本象而別爲

之說凡若此者皆虞氏自成一家之言今既非專申虞義則但錄本象之說爲先也

一唐以前易注各因其家法先錄其言本象者次錄其言變象者或諸說相同亦必兼採以見論有一定至於變象又變之說則另錄於每例之末其有前人駁正之論卽附錄於後若唐以後易注非與古注實象之義相發明者俱不暇錄

一久聞惠氏有易例購之不得後敬讀四庫全書提要始知此亦未成之稿或有錄無書或門目牽混且如欲作抉陽抑陰一例而雜錄於三處欲作易尙中和一例而散見於九處以至史記讀易之文漢書傳易之派皆采摭不遺則其例亦非言象之例也是編專以言象者爲主非敢雷同其名

一惠氏易漢學家法具詳無非實象但舉其大略未易觸類旁通是編於古注分門詳列兼錄易漢學之文惟欲使微學衆陳易於循習

一實象必不可易雖空言說經者有時及之王輔嗣注七日來復不能不言六日七分也既不存門戶之見亦可旁採以相證宋蔡氏淵易象意言以象名書而並非實徵凡若此類皆不錄至如時賢經說文集不以象名而於古義可補所未

備或於實象有所發明者皆低一字附之

一惠氏周易述諸書宗仰有年何敢妄節但李衡刪房審權之書俞琬鈔李心傳之說古來言易已有此例今於惠氏書只錄其精華不能全載

一周易述於古注有取有舍其中有辨正者亦有但錄一兩說而他說之未善不待辨而自見者今既以例分編具存古義其於前賢之折衷私心之從違閱者俱未了然不得不以檮昧之見略爲申明附於每條之後低二字錄之

一易兼辭變象占後之說易者惟辭而已然辭不可

離象變卽在象之中占則本無一定左傳秦伯伐晉遇蠱當用彖辭以斷而其占全不然衛孔成子占立君遇屯之比而史朝以元亨屬之靈公以利居貞屬之孟縶臨時會意非有定例也故此書專以象爲主一易理不可空言故寓之於象數亦所以明象皆相因者也然左傳言物生而後有象則象最在先詩言物有則則法也卽理也漢書武帝紀集註理法也是理在象內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數最在後故言象而理與數具舉之矣

一古人字少同音之字卽多假借各家傳本往往不同今據釋文所列其唯聖人乎王肅本上句作愚人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擊蒙則馬鄭本皆作繫蒙失得勿恤則馬鄭虞王肅本皆作矢得勿恤剝牀以膚京則膚作簠君子以赦過宥罪京則宥作尤官有渝蜀才則官作館君子以明庶政蜀才則明作命明辯晳也之晳王廙作晰爻作哲鄭作遝陸作逝虞作折勿疑朋盍簪之簪古文作貸京及蜀才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哉凡若此者或師說不同或傳寫偶異今旣以例分編只得各從其本但不可無所折衷也每條之中有前人論及時賢辨

正者卽附錄於後

一惠氏好援他書以改舊本文字旣別詁訓卽殊雖證據分明究恐非蓋闕之義且嗜奇愛博或不免過而存之如夕惕若厲力主厲字當補而經義述聞辨正其誤甚明凡若此類皆不敢墨守也

易象雅訓十二卷

凡例

一經部首易欲求故訓宜莫先於是自注家有舍象空言者而古義漸失名是而實非矣三禮有制度三傳有事實雖欲蔑古虛造尙覺其難惟易義廣大最便於空談然說經豈有鑿空者今以爾雅門目取古注而分列之以昭首經之故訓

一爾雅者六藝之指歸非如流俗所云專以釋詩也此篇於易注之采雅訓者先錄之爾雅所未備而古注可據依者次錄之又有古注未詳而他書可證時賢有論者皆備錄之

一讀書當觀其會通鄭君作目錄每云此於厶厶屬厶厶已具分門別類之意蓋經義有似異而同亦有似同而異不彙於一處未易得其條貫經文固不敢移經注何妨移乎是編以貫通爲主不循注經之次

序也

一唐以前注家之說相同或大同小異者皆取其至古者錄之其餘諸說但注云某說同某說畧同以省卷帙諸說互異則擇其與易象比附而可據依者先錄其說似未安者低一字錄之仍以後人辨正之說或私心有所從違者附錄於後

一從來說經者徵實則難立異蹈虛則必多歧此書釋詁釋言釋訓三篇但取古注依例錄之能知實象則此三篇可各自得之或前人各明一義一字可說以千言載之不勝載也至釋親以下皆徵實之訓其

發注意者欲詳其辨正注意者欲確凡古今易說苟有可錄不憚其多

一易道廣大制度文物無一不備昔人論易禮相通宋人易傳燈之說其說近是鄭君注禮詳而注易畧故讀易較難此編凡遇易注有及禮制者則引證務詳以見說易者非可鄉壁虛造也

三禮注疏攷異二十卷

凡例

一經部之中最繁重者莫如三禮鄭學無所不備而禮注尤精其文義簡古往往非疏不明禮家著述汗牛充棟要之以注疏爲本然賈孔兩疏每有參差即鄭君本注亦時形同異固有因文釋義豈無檢照未周非以經傳通較無以知其說之孰優矣

一鄭注大司徒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注大宗伯則曰社稷土穀之神注封人曰稷社之細也注禮記郊特牲又曰稷原隰之神此周禮注之異也鄭注燕禮易觶洗曰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則是更與易分尊卑也注大射儀主人獻公畢更爵洗曰更易也則是更與易無分矣此儀禮注之異也鄭注曲禮五祀則依月令注王制五祀則

依祭法其注周禮大宗伯又曰五祀者五官之神此禮記注之異也疏家例不駁注則其異同之故學禮者所當考定也

一賈孔兩家有文義小異而禮節迥殊者同一爓祭也據周禮小子賈疏則當在饋食時據禮記郊特牲孔疏則當在朝踐時同一合樂也據鄉飲酒禮賈疏則是堂上有歌堂下有笙合奏此詩據鄉飲酒義孔疏則是工歌者關雎之三笙奏者鵲巢之三互有短長未可存而不論也

一賈孔兩家有竟相反者賈疏內饔羊泠毛云謂毛

長也孔疏內則羊冷毛云謂毛本稀冷其說適相反也賈疏鄉飲酒禮執觶興盥洗北面云案鄉射大射禮皆云取觶洗南面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孔疏鄉飲酒義盥洗揚觶云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上文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其說適相反也此亦互有短長固宜討論

一賈氏本疏亦有互異者士冠禮疏云特牲禮前期二日宿尸前無戒而有宿者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按特牲爲士禮則是士有宿有戒矣至其少牢禮疏云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則與前疏相

反矣聘禮卿致館疏云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上文云無禮謂無束帛則是言不館與不致分於束帛之有無也至覲禮天子賜舍疏云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故言賜舍則是言致館與不言致以尊卑分不因束帛之有無矣一人之書而忽形踳駁實由義類之繁故欲顯其異同庶可以求一是

一三禮經文亦有詳畧互見甚至彼此不同者前人論辨已詳謹擇其說之可安者先錄之或時賢之說有足相發明者廣錄之疑者蓋闕

一三禮包羅廣大門目宜詳今以吉凶軍賓嘉五禮分門每門繁簡不同酌分子目有多有少不一概也

一朱子深於禮學每稱五經疏中周禮最好又謂六朝人自有專門禮學今按賈氏兩疏周禮詳明於儀禮六朝禮說皆疏家之精華但此編以同異爲宗非有關於同異不暇多載

一我　朝鴻儒相望黎源江氏禮書綱目詳錄注疏益以古籍有條而不紊但意在述古不較異同秦文恭公五禮通考極詳而極辨但或廣載史志或博引他書不必專於注疏兩書皆禮學之全卷帙重大至於言禮之書有如張稷若吳中林東吳惠氏父子沈

冠雲金輔之任子椿浚次仲諸家又時賢不專以禮名書而爲考禮所宗者阮文達揅經室集以及嘉定錢氏金壇段氏又如通藝錄經義述聞諸書皆禮家之山淵學人之津筏也限於義例惟以辨正同異之說謹錄於篇

一三禮經文即多傳誤注疏各本重性眡繆同異愈多讀阮宮保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精深廣大三禮會通本末具詳折衷一是尊其所聞固治禮者之幸也

春秋左傳風俗二十卷

凡例

一春秋以前載籍簡古且書缺有閒所可考見者一代大事耳百爾君子之言行不暇詳也凡臚陳行誼臧否人物實自左傳始公羊穀梁國語皆附麗左傳者其他傳記如禮記檀弓大戴記等篇諸子稱述行事亦多在春秋之年蓋時代漸近則記載可詳人情事勢亦畧相類後世士大夫風尚左傳皆有濫觴不待陳留耆舊之篇漢末英雄之記也別白而論列之亦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之義

一宋王氏當春秋列國諸臣傳人各爲傳見於書錄解題但考春秋名臣三傳國語及史記諸書本末已詳似亦無庸改作今則事蹟更不贅述但以門目區分總爲論列其閒同異錯綜及與後世事相類者則表而出之

一宋東萊呂氏左氏博議據事發揮旁引曲暢偶論一事卽爲一篇今畧仿其體而約以二十門每門總爲一篇比事以求其義兼仿呂氏類編之例也

一宋程氏公說春秋分紀用史書表志之例內有名譜一種但其書不專於人物也今則每門列人表一篇於分門之中仍依傳文次序其或名字同異有當考訂者卽附注之

一馬宛斯左傳事緯以傳文分編而繫以總論但其論閒採時人評語稍加整頓不盡馬氏之作魏叔子左傳經世鈔多引史書以爲證佐然皆依傳文釋義散附注中蓋兩書固以錄左傳之文爲主者也今則傳文不復錄而於每門之內必統論其指歸庶幾閱者免於拾瀋

一時地不同則風俗迥異然風俗所由成實士大夫好尚爲之也晉書載陳留號稱多士王澄行其經界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詳見蔡謨列傳今之書名竊取於此

一左傳頗多異事狐突遇共世子則當晝而語晉人獲秦之諜則七日而蘇此固搜神之權輿夷堅之祖構也但不可爲典要者子所不語不復分門

一史書往往載報應事所以垂後戒也左傳中如冶厘之辭卿荀偃之禱河猶有鬼神彼亦自知之矣然昔人受春秋左氏至楚商已有喟而廢卷曰所不忍聞者矣見新唐書三宗諸子列傳且經文已有斧鉞之嚴傳文又同鑄鼎之象其惡亦不待論也今不復列此一門

一人物以春秋爲限傳中龍師鳥紀古有其官實沈臺駘昔傳此事但其名雖存傳內其人已在傳前凡

若此類每門人表概不採入

一讀阮文達揅經室一集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謂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又謂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謹案據此而論春秋人物無非與孝經相通者矣左傳中君子勤禮守其宗廟以保其身所在多有皆孝經之旨也凡有可引證者謹於每門申明其義

一呂成公論左氏三病有曰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其說固然但施於事者可共見修

於身者卽難知左氏受經聖門而大聖大賢如乾坤日月繪畫難工未可以是爲病也若夫端木子仲子冉子樊子見於行事者何嘗不極形容然此皆聖門高第今之議論不敢到至如冀缺能敬造次未忘臾駢能忠顛沛不改若斯之流近乎鳴鶴在陰火滅修容之義矣述內行

一管仲事功人人所知列國功業亦詳傳內俱不煩言惟如宋子罕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晉女叔侯論習儀以亟不可謂禮卓見宏議往往而然皆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也述通識

一漢世士大夫議論最重進賢左傳中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任子產無論矣如胥臣請用冀缺祁奚能舉解狐爲國得人嫌疑固避豈止說士甘於肉乎述薦士

一左傳雖干戈日尋而稼穡匪解不獨衛文公之訓農也卽如晉作爰田鄭有封洫或以市恩或以務本要皆知食貨有先事勸課難緩圖矣述劭農

一左傳中敬教勸學惟有衛文不毀鄉校僅聞鄭國誠如浚儀王氏所言但當時如管仲子產固覽博物尙矣卽絳人之言甲子御者之對伯宗皆似有學而

隱者其他衆仲論禮樂北宮文子論威儀以及述虞人之箴誦祈招之詩殫見洽聞實事求是風氣已成其芳臭氣澤自足沾溉後人餉遺來禩者也述學問

一左傳之時此疆爾界而投縞贈紵不復囿於封圻延陵季子珠輝玉暎見重聖人固矣鄭七子賦詩實開贈答之習申包胥勉友可知意氣之投張趯有習鄭子太叔稱之孟獻子有令聞宋向戌述之名不虛附匪標榜之足云述聲氣

一三桓七穆實後來門第之先聲但世祿與不朽攸分傳中已有明訓至如范武范文家事皆治魏舒魏

戊舉不避親保世滋大亦如唐之韓柳也述家聲

一書言五品禮重六行左傳中晉之共世子齊之逢丑父宋之子哀曹之子臧皆足以襟覺倫常羽翩名教者也述人紀

一瑰奇之士往往不近人情又不畏彊禦如介之推之不言祿熊宜僚之承以劍而不動其硜硜落落之概近於後世獨行傳也述峻節

一士有百行功過可以相補傳中如韓宣子辭玉魏獻子辭梗人畏人多言過而能改亦古今得失之林也述寡過

一猶有童心用垂炯戒弱不好弄以爲美名傳中如周有王孫滿楚有薦賈其智足稱其言成理亦所謂夙知者耶述幼慧

一耿介拔俗代有其人非韓穆子之讓位安知田蘇之賢覩楚葉公之靖亂可想管修之望事無他傳人則不朽矣述高蹤

一李士謙有言陰德猶耳鳴人不得知也傳中如宋子罕貸國人之粟不以爲德晉韓厥存趙氏之孤而反其田皆不求人知自行其志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也述隱德

一諫有五義諷諫可從傳中如顏考叔一言而鄭莊公母子如初閻沒女寬一言而魏獻子令聞不墜紉約自牖言之無罪其所全者大也述匡救

一左傳多使乎之選不拜彤弓請觀周樂久矣膾炙人口至如解揚致命韓起觀書或變或常皆不愧歌華而遣也述奉使

惠半農春秋說以禮比類實本於宋張氏大亨五禮例宗蓋春秋雖尚兵而最重者典禮傳中當享當燕各有攸宜尚雁尚羔必稽物始固知思周禮者不止蒹葭之風人矣述講禮

一受爵不讓詩之所譏讓而就下禮之所貴左傳辭尊居卑者晉人爲多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有自來矣至如齊晏子不受邶殿鄭伯張歸邑於公夫惟廉士寡欲易足也述崇讓

一天所助者順神所福者仁傳中如魏顆敗秦忽見老人之結草子產繼絕無復伯有之橫行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述報善

一同能不如一勝小道必有可觀傳中如蘇招父之占卜內史叔服之相人和緩之於醫師曠之於樂思通之神技進乎道也述方技

一賢明婦人史不絕書傳中如僖負羈及陽處父之妻介之推及芮伯萬之母士也不櫛昭我彤管矣述列女

說文經字本義二十卷

凡例

一文字之用有同聲而假借者有轉音而變異者轉音而後變異則其變異雖多而本義猶未晦也若同聲假借則本義漸忘遂以假借爲本義而制字之本幾於日用而不知矣今專以說文之字凡古經所有而本義已晦者依說文部分錄之

一本義之失有許君已言之者如朋神鳥也而以爲朋友之朋韋相背也而以爲皮韋之韋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也而以爲人之稱來周所受瑞麥也而以爲往來之來雖習實爲常然不可不深探其本

一字有本義指實而假爲虛用者如自鼻也而以爲自從自然之自亶多穀也而以爲亶誠亶厚之亶爲母猴也而以爲作爲之爲不揣其本則以實爲虛矣

一字亦有本義蹈虛而假爲實用者余語之舒也而以爲余我之余爾靡麗也而以爲爾汝之爾叔拾也而以爲伯叔之叔不揣其本則又以虛爲實矣

一字之本義有相近而假借者如初裁衣之始也而但以爲始覃長味也而但以爲長列分解也而即以爲行列之列該軍中物也而即以爲該當之該雖大同小異要當不忘其初

一字之本義有假借而甚相遠者如達行不相遇也而訓爲通達闕遇也而訓爲爭闕不求其端何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耶

一字之本義具於字形者易知如自瓌爲厶八厶爲公一耦二爲三分从八刀此雖餘義多所引伸而本義必不忘也至若對之改口从士始於漢文疊之改

晶爲晶由於新莽雖字形小別而本義畧同凡若此類皆不必及

一字之本義亦有難知者如禿必从禾造字之本義不可得家必从犬用字之本意不可知本金壇段氏語又如哥聲也焉鳥黃色也求之經傳罕見斯義凡若此者皆當闕疑

一經典用字往往與說文不同書以敗爲好詩以刄爲姑蓋經典之初皆古文字體屢變漸失其眞若必以規矩作規巨衣裳作衣常巾帨作巾帥肘腋作肘亦則少見多怪下筆輒礙矣今但於經字與說文同

者求其本義其不同者闕之不敢據說文以改經也

古音勸學三十卷

凡例

古未有韻書而初作韻書者實从古人有韻之文鉤稽而出三百篇其山淵也學者从事毛鄭將以抉經之心而不知古韻非頌詩論世之義是以當勸

今韻爲學者所日習恪遵　功令自可詳求至讀古人書必知其時之音則易通其意韻書流傳者惟宋廣韻實本隋陸法言切韻部分今於每詩每句注明某韻皆據廣韻也但陸在當時亦斟酌古今調劑南

北以折衷論定者故與三百篇往往不同考其流變可發思古之情卽以是爲勸也

一章內同用一韻不必注部分矣其有用通韻者章內已兼數韻若但注某韻而不注部分猶茫然也今於某字韻與某字韻同部是爲通韻某字韻與某字韻不同部是爲轉韻一一注明

國朝聲韻之學超越古來崑山顧先生博洽會通補前闕誤啓後徑塗至今愈密愈精皆由顧氏書推闡耳明陳季立毛詩古音攷自是大輅椎輪但常用直音罕具反切且於古韻之部分甚疏然初闢草萊雖沒勞績此外作者互相補苴不能偏廢今所取證不專一家大抵宗顧顧先生行旅時多每出必載十三經二十一史自隨車塵馬足手不停披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此又可證勸學之說也

詩人立言自當有法但古音本天籟作者觸處成韻不必盡在句末此皆一一注明矣至稍轉其聲卽可通韻者究非常法顧氏發其例於漢廣曰木字轉上聲則與女字爲韻然如此則太巧矣今此類一切不注是也且不但此古人雖無方板作法而吐辭爲經必有自然義例此詩首章木字可轉而叶女次章三

章薪字不能轉而叶馬與蕢則此詩首句不入韻固可以後證前凡若此者皆注出而明辨之

時人讀爲轉音而古人實是本音此爲聲音流變確有可攷者必一一注明蓋唐虞夏商之音爲一時周之音爲一時周末秦漢之音爲一時東漢以來古音淆混故汝南著述特標某聲其或與詩小有同異蓋許亦不免斟酌於古今之間要其爲離合尠矣凡古今之議論紛紛者畧以許書某聲爲折衷

古音與今音不同經傳可證者多又時時見於他說今惟取其用古本音適同此字者錄以爲證至所用

字亦在本韻足爲旁證者既不勝載且不暇及
古音宋鄭庠始分爲六部至崑山顧先生分爲十部
婺源江氏分爲十三部休甯戴氏欲分爲十五部而
未有成書金壇段氏分爲十七部曲阜孔氏分陽聲
陰聲共爲十八部高郵王懷祖先生謂當分爲二十
一部最詳核矣而有錄無書歙江晉三亦分二十一
部而與王氏小有異同亦未得見其全書也近時作
者多稱段氏較密微有違議者入聲耳然段氏說文
注具在較之未有成書者易以攷稽今姑以段氏部
分爲定大體既得其偶有異同隨時可疏通證明也

名卿大夫著述流播或通言古韻或專論詩音引證
攸資稱謂宜辨凡已往者稱其謚或稱其字不能忘
也居官者但稱其書不敢褻也至名位未顯者其人
現存亦稱姓字或兼列書名則又表微之義
或曰治經當通大義何必古音是求似也而未盡然
此經以聲音垂教者也詩序曰歌咏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古音未通何由舞蹈乎昔沈隱侯
作郊居賦王筠讀至鴛雌霓之連蜷汎天江之悠水
讀霓爲入聲沈撫掌忻忭曰吾常恐人讀爲平聲夫
霓字可讀入亦可讀平者也即以此賦論讀平亦非
落謂然沈必欲人讀仄而後音調諧暢若讀平則失
作者意矣然則以後世流變之音讀三百篇古人有
知未必忻忭則古音安可不攷即是又可以勸也
或謂既習今韻又攷古韻記誦易訛字畫恐誤將不
勝其繁竊以爲不足慮也試思每日所見之人有姓
有名有字有排行又有別字者有大排行者又有當
以名位稱之者有當以親串稱之者有當以年輩分
誼稱之者以其一人之身已不勝繁賾然未聞憂其
難記何獨以學古而疑慮甚深乎此不足改勸學之
意矣

或曰舉業方殷稽古則分其日力矣此彌近是其實
不謂然何則人生每日之中閒坐者去其一閒談者
去其一偶然之周旋從衆之酬應又不知去其多少
然人多習而安焉罕見有太息於羣居終日追恨於
日月如流以爲分我舉業之力者獨於抗心希古則
必以爲切戒豈敢信爲篤論乎古有名手將作畫圖
先要壯士舞劍試問畫與劍何涉他人舞劍與自已
作畫何涉而昔之畫師明明得力於此然則業精於
勤在心知其意意者欲求舉業之工必先於古訓是
式以矢其音乎此尤足申勸學之說也

謹案月亭先生一代經師士林共仰修本堂遺書已刊者毛詩通攷三十卷毛詩識小三十卷史記蠡測一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諺箋十一卷冠昏喪祭儀攷十二卷公車見聞錄四卷修本堂稿四卷月亭詩鈔二卷未刻者易象釋例十二卷易象雅訓十二卷毛詩傳例二卷春秋左傳風俗二十卷三禮注疏考異二十卷禮記語小二卷說文經字本義二十卷古音勸學三十卷史學蠡測三十卷讀史可興錄十卷兩粵水經注四卷粵風四卷日用通考十四卷性理約言四卷脩本堂文集四卷

修本堂外集四卷修本堂駢體文鈔二卷禺陽山館詩鈔十二卷耕話四卷安宅規模四卷咸豐六年本邑開設志局採訪將書送到局中七年適遭回祿未刻者皆無副本謹將鈔存各書自撰條例分錄於後俾海內治經之士有所取法焉　又案志書藝文類皆載序文而不載凡例月亭先生所著各種皆已亡佚故詳載凡例以見梗概考集韻以韻例爲序是例卽可作序今倣其例謹發其凡於此番禺志藝文略

月亭先生所撰各書條例 論纂修番禺志及廣州府志悉載於藝文略但散見志書不若都爲一卷易於循覽因刊入脩本堂稿并錄藝文略按語倣後俾知各書散失之由雖學者以未讀全書爲憾然條例所存足徵立言宗旨吉光片羽弼足珍貴耳受業金錫齡謹識

受業金錫齡覆校

孟門草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孟門草一卷

賈柳谿先生作

嘉善周爾墉署檢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孟門草序

詩之所忌者俗也俗則格不高韻不遠思不健氣不雄文章江左煙月揚州昔人譏之矣夫同一山也人或取乎天台雁宕爲其奇也同一水也人或取乎牛渚鑑湖爲其清也同一花也人或取乎澹菊寒梅爲其韻也之三者其境不同而其爲不俗則同今之爲詩者亦夥矣捉鼻觸甕非不云勞而窺其用力惟取己之所好者摹擬之剽竊之輒曰吾李杜吾韓白吾王孟也究之如塗塗附毫無生氣其能免於邯鄲學步之譏者幾人哉嗟乎既學步矣欲其不俗也得乎　柳溪先生風雅老蹟輪也其詩劌刻奇峭或謂其探源江西其實陶鎔百家自出意匠天骨倜張騰趣無前格之高韻之遠思之銳氣力之雄健眞能空所依傍卓然言成一家之言者詩至先生始可謂免於俗矣予而者序先生詩殊未足盡先生之深也故更爲序之如右交河後學王化昭造

孟門草題詞

太和 陳韶 西桐

濤聲直撼孟門秋壯我襟懷可破愁何事危吟苦蕭瑟一天新雪上君頭集內有新涼有雪上君頭句

會稽 陳廷球 甸華

偶將車馬駐禪關放眼黃河第幾灣合惹使君吟興發酒酣題徧孟門山

二

汾水悠悠落木秋錦囊佳句及時收歸裝長物知

何有一卷詩輕萬戶侯

仁和 錢枚 允斯

酒入愁腸興不窮好將山水寄詩筒連篇句裏多僧字一載巡鹺古刹中

二

秋雨春風盡是詩苦吟山寺日遲遲歸來賸有題盆壁不識紗籠到幾時

大興 黃矩高 方厓

千小住亦清奇手整輕裝一卷詩夷險歷經雙

[illegible]改升沈判定寸心知盡韜才餞歸文翰好藉風[illegible]重蘭絲從此孟門留勝蹟籠紗爭護召棠枝

二

攻路遊蹤歲月過壯心無那各蹉跎長吟別有深衷在薄宦如斯定力多回首雪鴻皆偶寄抗懷雲鶴未全磨四愁儻擬張平子更共晴窗話縷觀

盧龍 蔣第 問樵

閬仙曾見宰官身今日相逢白髮新治譜口碑原第一更看餘事作詩人

二

[illegible]言小技陋雕蟲不與尋常月露同嶄絕孟門天[illegible]險從來宦路馬牛風

三

[illegible]我當年越太行也因鑿枘謬圓方而今異曲同[illegible]處飽得詩囊勝宦囊

四

天然對字有羊求三徑開時菊正秋此日非詩更[illegible]事飄飄人海兩閒鷗

交河王化昭 癡園

健筆誰能廻萬牛壯懷高壓孟門秋兩峯並峙如坡谷不怕人譏滄海流

二

優孟衣冠一例删獨將面目認廬山證禪合傍禪關任詩在松陰鶴影閒

三

人海何妨吏隱兼公餘寄興一掀髯太行山色黃河浪一卷收來太不廉

貴筑傅 潢 筱泉

萬里長河千仞山一齊爭赴吏身閒荒天役罷無餘事徧采琳琅並載還

二

一心如水耿伽瓔墨灑天花筆放歌編就牟尼呈佛看料應籠入袖還多

三

雲煙著紙尚荒寒宛爲房山作羽翰不管前身僧是否祇看一瘦已驚韓

四

翛然一曲古桐音併作瑤華寄賞心怪底詞壇驚峽倒謂運生太史孟門西望濬源深

五

君家門外水還流我亦攜琴汗漫遊羨絕清才兼厚福名山十笏共傳留曾宰北平

天津沈兆澐 雲巢

偶寄泥痕伴塞鴻栖遲歲月惜忽忽興餘帽影鞭絲外人在河聲嶽色中酒琖客窗連夜雨茶煙禪

院落花風從知行役忘勞勩贏得新詩字字工

二

柴桑老去憶淵明手澤當時重納楹四十年來讀遺作三千里外紀行程傳先長有聲名著壽世偏教感慨生家集校刊殊未備殘編何處覓嬰鳴澐刊先父欣遇齋詩集十六卷 先伯東岩公著有嬰鳴集久佚以未梓行爲憾

孟門草目

孟門道中
孟門廟寓
可歎
遊南山寺寄陳甸華二首
南山寺靈泉答陳刺史西桐二首
卽事
河干小立
銷夏

無事
有感
悶
夜坐
送僧妙悟之石州
不寐
山門小立
哭楊朔州厲德
題俞小山清泛園畫卷二首

早眠
苦夏二首
憶南山寺
憂旱二首
遣悶
曉望
覽鏡
河干
家書二首

不雨
嘲僧卽事
夜
河水
喜雨
林希白夢中得句人在桃花鏡裏行繪圖索題
卽目二首
撥悶

[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氏園池一泛存招遊不赴
夜坐
夜雨二首
感舉目前[illegible]錢也樵茂才招[illegible]二首
寺樓晚眺
醉後復[illegible]樓
觀劇有感
小伶[illegible]場饒別趣詢之妙悟乃初[illegible]

曾誦黃庭戲成一律
遊習氏廢園歸自[illegible]
殘暑夜飲即事
和也樵夏杪半醉憶內
立秋前一夜有懷
立秋
寄陳甸華新詩書卷尾二首
初秋夜閒書
與陳生夜話

蚤起
和也樵新秋晚眺
秋燕三首
重遊南山寺三首
秋夜言懷四首
夜雨有懷德州封老可表兄
丁紫筍因差歸里旋晉因寄二首
即事有感寄邵皆山二首
秋夜懷呂拙齋

漫成二首
聽歌二首
即事六首
晚蟬四首
遣意四首
重啄三首
寄邵代山二首
苦雨五首
俞小山磧口來訪二首

題也樵定湖嬾吟六首
別犬二首
留別意如老僧四首
留題寺壁
差旋次吳城驛
過黃蘆嶺
書孟門草後寄老可表兄短句二十六韻代
啟

坿錄詩目

已巳夏杪運城臥病即事有感四首
福谷泉初度林希白諸人壽以詩閱二年矣
乃索和時谷泉將之任永和予亦有塞外
之役
青冢二首
過韓侯嶺二首
中秋東同學
中秋懷邵環蔭
中秋示姪穉稱
留別段雪亭
雄縣道中
贈蔣問樵司馬二首
新正病中口號
和老可表兄寄懷四首
失題二首

孟門草

故城賈汝愚柳溪著　男臻謹錄

孟門道中

嶺過黃婆促馬蹄中天日影亂峯齊迴看複嶂魂猶慄不趁流泉路即迷漠漠風沙連絕塞寥寥村社聽荒雞半生遊歷無多子驛騎勤勤更向西

孟門廟寓

繩牀八尺近禪窗日聽河流捲怒瀧褫襪客來簾委地琉璃鐙照酒盈缸非關柳肘支離甚一任霜

鐘斷續撞伴我惟餘古槐樹無風也自影幢幢

可歎

濩落生涯醉轉愁青天底竟手搔頭中年以往傷哀樂何日委身任去留鹽轍服來無駿駟棘端雕出有獼猴鳴蛙不解官私問爲爾思量也自羞

遊南山寺寄陳甸華會稽人

南山入望列崢嶸西晉淵叢舊得名寺額西晉翠柏千層迷古刹黃流一折下荒城孟門城址猶存河自是折而南迂迴險磴看人小滴瀝靈泉逼耳清泉出寺內山腰旱禱有應

一名靈泉寺底事唐碑燬於火至今憑弔不勝情

二

至正碑刊廿九年誰云一旅尚偏安元亡於至正二十八年戊申越明年傅友德滅賀宗哲於石州唐基莫怪傳荒澌寺改創於禹貞觀初石猶存語誕謾寺旁一突石傳爲大禹停樏處東歷呂梁山脈互南睎赤嶺劍峯攢高嶽破爾朱兆處泉峯極奇削眺臨爲寄陳無已覓句來登太乙壇

南山寺靈泉答刺史西桐　韶太和人

列彼寒泉浚龕前覆小亭云能驅旱魃終是仗山

靈井食同無幕崖懸若建瓴黃河千萬里鎮日獨淵渟

二

同一源頭水湛然違世情從知守恬淡纔可任還縈淵底風無力林梢月半橫涓涓流不舍輸卻在山清

即事

當年孟門縣今日一村墟猪野多艱食羣黎半穴居山枯教種樹水濁豈無魚習尚崇巫祝憐渠不

讀書

河干小立

薄暮河干立風收野色昏黃流長須洞吾遇自遭
屯比翼棲林鳥三家隔岸村好將天外話歸與老
僧論

銷夏

只因蕭散嬾衣裳處僻偷閒也不妨土銼纔知陶
復穩晨炊試把豆錢嘗任他隨地支茶竈常自呼
童拭筆牀有樹偏愁山雀噪無花那引密蜂忙雨

餘旋看驅牛過煙嫋時聞煮繭香淵合羨魚蔬網
罟舟憑轉粟尠帆檣慢坡加隴宜春麥瘦畝分行
半女桑一鳥翻飛邀日落雙峯直劈夾河長脈連
天漢干尋裏壤接秦關百二强今事耰鋤綏婦子
昔曾金革動星芒人家高下樵通徑巫鼓喧闐夜
作場振策初來驚溜急繙書反好映嵐光涓涓水
亦穿僧舍閃閃燈逾靜佛堂肆卜君平眞淡遠陸
沈方朔近荒唐曉風難解前宵酒殘夢猶縈人別
腸于役定湖消永夏句成拚醉再浮觴

無事

于役一無事空庭坐日長未能拋卷帙藉以醉壺
觴處困愁翻減心慵病亦忘僧雖解人意清磬響
將將

有感

壁劍無聲宿恨消成灰蠟燭爲誰燒雲思返岫參
差見鳥欲依人睍睆饒莫把齊紈裁素扇空拋蜀
淚記紅綃連朝幻夢休猜忌三疊倫歌醉不憀

悶

鎮日風沙捲地來禪扃闃寂不曾開冥冥青鳥歸
何處杳杳黃粱夢幾回難與蜉蝣論旦暮詎攜鷹
隼避塵埃拋書總是無情緒料理新愁醉舊醅

夜坐

別館無人對短檠停雲靄靄故園情蟲行窸窣聲
緣壁茗煮麤篘飲解醒落月山光銜院小廻風樹
影上階清羸童莫笑眠何晚惹起愁思萬斛傾

送僧妙悟之石州

欲去竟何之村醪正熟時此身惟掛袋有漏不名

厄長佩仲文句休攢五柳眉鳳山飛錫過試喚睡希夷

不寐

歲序催人馬絕塵只將羇恨掉頭吟三更短夢渾無賴午夏餘寒且不禁何事魚山摹梵唄也知禽鹿思長林多情最是秦關月來透疎櫺照客衾

山門小立

好傍山門作麥場鞭牛碌碡趁時忙泉穿石隙方纔咽日照河流分外長平望秦山惟去鳥來經晉嶺幾廻腸桔槔休說留機事俯仰隨人亦可傷

哭楊朔州勵德

京華廿載憶同遊我到太原君朔州聞說清癯憂過苦仍前灑脫醉無愁悲深此日金龍渚魂斷當年白帝秋君役蜀甫還流寄咸陽家涿郡棲神何處傍山邱

題俞小山清泛圖畫卷南西門外金氏園

廿載曾遊地披圖豁兩眸孤亭因樹起曲水帶雲流竹壓杉欄徧苔侵石砌幽層城斜照裏公子策驊騅

二

勝地還如昔吾今失故吾鬢從汾水白身逐太原趨往事驚鴻爪新愁逝畫圖何堪小橋畔紅袖又當鑪

早眠

荒城依晉鄙山寺俯秦邊千嶂全虧日一河遠接天巢空思燕去徑斷看雲連怕炬徒成淚傾壺獨早眠

苦夏

牢落小僧寺蒼茫一水愁羇棲常苦夏何日始經秋久旱風偏冷懷人境更幽吾生憐少壯亂嶺暮雲愁

二

逼處山偏互遂令河怒號辭條爲病葉嘶櫪有飢駒雨氣空三伏離愁上二毛低頭驚月影皎皎徹林皋

憶南山寺

最憶南山寺岩嶢接遠岑野花緣磴上廻影落河深山有禹王石柏留唐代陰佇當新雨後緩步再追尋

憂旱

山門來晚眺滚地旱風過病豎依荒竈疲牛喘慢坡土乾生意退日暮旅愁多我更添惆悵無秋可奈何

二

山祇何所事河伯亦無能月暗風成暈雲稀石作

棱非時黃葉墜迅影怪禽騰一飲千杯醉我論酒價增

遣悶

獵獵乾風起近郊炎蒸何日掛雲梢百年身世同朝暮此地涓埃愧斗筲臥聽荒鐘千里外行驚誕溜一心拋揚雄筆墨眞狼藉匏繫無從作解嘲

曉望

河水西來轉石州臥驚澎湃夢還愁戎戎曉市迷沙尾白白晨煙淨陌頭鶚羽有時安飲啄困鱗無日忘浮游嗟予四十年閒事更向何人借箸籌

覽鏡

睡餘閒覽鏡兩鬢一時斑宿酒魂仍醉新愁力亦孱年華隨逝水事業對空山何計教還黑恐驚遊子顏

河干

移檄傍河干經春夏又殘船行知有賈吏散似無官蠟蠟環牀上蠅飢聚食單白鬚休鑷盡留與故人看

家書

誰是羈棲久遂令離恨深家書千里至一夜二毛侵把酒澆歧路無言對遠岑也知徒往復六六不如沈

二

成事因人否郵書已再三紙窮字逾小思苦語尤甘信拙研桑計何來彌勒龕雙九自鼎鼎嗟爾不能堪

不雨

六十日無雨淹旬驚火流去年曾登麥今歲更儉
秋粟轉艱三倍山空無一籌悄悄還病暍箇箇暗
搔頭

嘲僧即事

解脫三聲磬裝嚴一影鐙經函支當枕塵尾任驅
蠅持斧敲羊骨糊窗裂佛繒髯頭防落帽生怕指
爲僧

夜

過隙已如駒無端碎唾壺長河流自遠淡月影尤

癯龕小雛僧謎沙殘老鶴孤朝來頻拭鏡故故認
今吾

河水

活活驚河水如斯逝不還歲眞能再與吾復有何
患無酒邀殘月一燈明半山逢庚金也伏莫笑馬
蹄跲

喜雨

此風眞送雨驀地奮驚雷暑氣崇朝退生機一半
迴河滑侵腐草嶺厂長新苔旅邸喜尤甚呼童添
酒來

林希白夢中得句人在桃花鏡裏行繪圖索
題芬大興人

身世浮名悵等閑夢遊好趁夕陽殷如天上坐誰
知遠似畫中看未即還只是明生虛室裏何妨認
作武陵閒問津原少同心侶花落花開又一灣

雨歇

雨歇又何爲僧房月上時髭鬚催老大心跡遠稽
逆計日勤沽酒拋書小著棋客來相對久不必話

禁期

即目

窄徑逼山家迂迴去不賒無人相問訊有犬吠籬
笆虹淡銜沙紫泉清旋水花雨餘禽鳥樂擇木故
欹斜

二

新雨石防滑小童扶我行雲歸千嶂迴舟去一篙
橫厓厂燈光斂牆腰月影平三盃濃睡興夢裏磬
聲聲

撥悶

編殘齊物論擲卷念蒙莊河大無妨濁山高可任荒坦途車轂穩無霧露華香底事空搔首浮生夢一場

此身

老大光陰莫等閒與僧終歲守禪關沙翻濁浪流同赤日下危峯色不殷毒蠍雌雄鬬敗壁怪鵄愁嘯伴空山豈眞顦顇因詩苦一首詩成兩鬢斑

二

一載空教臥水濱誰云後果了前因睡餘村酒騰騰醉病裏新交旋旋親蚊蚋無情憑擇肉蚍蜉有膽敢窺人夜來星斗荒城望四十三年尙此身

習氏園址一池存招遊不赴

往事傷心恨轉賒年來意緒苦紛拏玲瓏賸有能言石寂寞難尋解語花不信休文終善病空教織女笑浮槎習池從昔饒名勝而我嬉遊未足誇

夜坐

久坐嵐光近行幃一刀銜泉穿聲復咽蝨嚙利於劉客裏當殘夏閨中憶薄衫平安勞雁足書罷未曾緘

夜酌

無酒還愁醉少沽泥殺人雲來烘野月火自暗煙薪瘦影鶴依檻離腸車轉輪從他飲成病醉裏卻逢春

二

風來過激箭月下似張弓殘酒光添碧頹顏色映紅停杯心戚戚對鏡意夢夢輪卻江南遠偏多主

薄蟲

概舉目前與錢也樵茂才招詩 陽曲人

與君敲韻醉瓠觴分別詩腸是酒腸雙鬢都從客裏改此身惟有夢中忙山枯烏下驚人影水濁魚廻觸釣鉛莫道禪宗眞淡泊槐花滿地賽金黃

二

到處無愁便是家睡魔顚倒怨天涯暑侵河氣蒸雲氣風落燈花暗雨花禳罷鬼迷巫鼓裏懺回僧臥酒旗斜眼前多少新詩料取次吮毫籠碧紗

寺樓晚眺

倦鳥巢林接翅還晚炊村竈見斑斑蒲牢已動煙中寺蟠螭遙沈雨後山風斷迴雲屯絕塞沙翹淡月半銜關關干徧凭仍疑望忘在荒城一水間

醉後復登樓

良夜空殘夢亦殘封姨月姊醉中看重來對影西圍減强復登樓屐齒刓衣薄如紙鄉露重身遥自共晚風寒何人漫與醒長嘯驚起餓雕天半盤

觀劇有感

村歌隊裏强爲歡裂管哀絃六月寒酒信隨緣憐我醉詩從不寫少人看前宵夢斷心逾淨此日愁空鄒易安點綴今來古往事漫疑眞箇是夸謾

小伶甫登場饒別趣詢之妙悟乃初爲道士曾誦黃庭戲成一律

山陰撇卻舊鵝羣漫說仙凡百感深紫板輕敲驚幻夢黃庭半卷證塵心鸚哥學語脣還澀翡翠梳翎力不任鮮異儀型君記取前身眞箇是胎禽

遊習氏廢園歸自貽

株守惟餘醉裏歡夢廻日影坐更闌鹽車渥馬愁崖麓雲路天鷄刷羽翰啄絕簾中羅給事句多僧字鄭都官高陽果有名池意傍此荒城亦可歎

殘暑夜飲即事

戢戢羣羊近兌方東膠盃裏夜搜涼留聲彷約飛天火爭引桔槔分地漿雙犬半偎僧入定一蟬低唳月無光何人中酒消花露吸罷還餘齒頰香

和也樵夏杪半醉憶內

杯壺偃蹇慨當慷事往誰教繞客腸佇看金風闌

溽暑還驚玉露滴清商壯心空逐黃河遠半醉偏愁白日長遙憶閨中刀尺罷也應憐我太疎狂

立秋前一夜有懷

漏盡不聞更風聲趁水聲吾家千里遠佛院一燈清最嬾償詩債何來狎酒盟詰朝貙又祭疲客夢魂驚

立秋

秋來歲已半客裏神逾疲望斷三霄廻何由一葉知斗杓翻倒指鷹隼漫如期淒切惠連句擣衣驚

露滋

寄陳甸華新詩書卷尾

蜂腰鶴鄰由來病牛鬼蛇神未足誇遙倩閉門分健筆從頭一一爲梳爬

二

一日爲當千載看數行文字是因緣路歧偏我憐知己寫寄新詩更愴然

初秋夜閒書

換卻輕衫影益癯清商故故夜驚余千秋望帝留

啼鳥三食神仙老蠹魚禪榻支離梦夢斷棋燈慘淡伴窻虛凍醪經伏還成醉四韻牽連信手書

與陳生夜話

夜雨坐更長新秋棗葉香兩人相對話一榻亦生涼胸自空今古思還入杳茫日來祇病暑不必借醫方生工醫

蚤起

酒醒難成夢云誰有所思晨煙河裏沒秋意樹先知風遠堆沙重山高上日遲羇棲老歲月宋玉只徒悲

和也樵新秋晚眺

牢牢列刹落斜門依岸人家自一村晚竈雲來煙慘淡舊畦山障日黃昏歌殘水調揚州月血染枝頭蜀帝魂祇是蠹書防穴蛀粉魚生死總含寃

秋燕

荒村社鼓漫晨撾颯颯秋風歲律賒爲語檐前雙燕子頃聞歸路有三叉

二

落葉廻雲崩自拋道康小字呼來淆一身南北尋常事休倩鄰僧護爾巢

三

一桁簾櫳曉未開呢喃惜別重徘徊長容疋練儂辛苦不怕春分不早來

重遊南山寺

我來爲客久星轉火流西復陟南山頂遙看北斗低泉頭橫畧彴樹裏認招提欲覓前行處迂廻窄徑迷

二

猶是靈泉水天高分外清蜀葵披老葉唐柏動秋聲禪衲迎西照麗經攤北榮可憐元代敕墨跡自縱橫寺有元敕二

三

小憩友雲亭神疲酒未醒狂蜂營穴樹野蔓上依檽葉底還藏蛩根枯不化螢休論時序晚那復弔山靈

秋夜言懷

伴僧聽雁夜緜緜莫把蘭膏買不眠蛩唳蛩鳴還替代淒風苦雨自羈纏泬寥天入函關沒匹帛雲愁赤嶺前我本忘情當此地空勞盃酒共流年

二

無端又見孟門秋觸忤千山一水愁禮法何堪繩阮籍馬蹄還可廢莊周任他歸去從容醉不是官閒次第遊僧慣詼諧來語我新涼有雪上君頭

三

半天秋老定湖城既醉翻愁夢不成千里鄉心隨烏翼一年身事聽河聲裝緜早寄征衣冷墮網空教喜子驚月下誰家弄羌笛依稀入破夜三更

四

何由悲喜亦無瞋鏡裏相逢醉裏春併地淹留蹋世故村童跳躑見天眞霜高併老籬邊菊星暗時來澗底燐中熱一官名利客其能爲此淚沾巾

夜雨有懷德州封老可表兄

三十年前夢而今復未醒髯棲聽夜雨依舊灑窗櫺遮莫新辭幻還憑故紙靈秋聲動何處孤館一

燈青

丁紫笥因差歸里旋晉因寄

也應憐我寄河濱要路如君不問津家法久來珍味日壽觴偕進綵衣春聯牀夜雨添佳句入室濤風是故人三晉秋高輕馬足雙丁自古絕埃塵

二

舊冬擕袂帳燕雲此日重來去住分行帳香餘聽雁夜郵亭酒送帶蟬曛還推犬子追司馬今挽鹿車歸少君爲哲似畢姻恨不論心同一醉秦關暮杵下

紛紛

即事有感寄邵茂山 登書大與人

草地毗連三百里羣峯硉矹一河低人還瑣瑣天生就語總訝訝我更迷宮舍久墟斜日影山城有址夜烏啼守株禪榻禪逾病醉裏行來只杖藜

二

同效執經曾紀時追傷往事鬢絲絲多方鑄錯難成字鎮日書空欲寄誰帝子腸廻斑瘦竹騷人淚逆長新蘿我從秋老關山月一樣乖違兩絆羈

秋夜懷呂拙齋

山僧不語夜歸來雨自浸淫風自催落葉當筵村酒老殘蛩破夢壯心回袁宏漫與鬱牛渚靈運空想戲馬臺重稚情親三十載此心原未等閒灰

淺成

霜泊恨茫茫官程只自傷亂山行裏憊逝水聽來忙草徑風霜白天高蛺蝶黃那堪桑落酒爲醉菊

籠客頻望遠邊雲落日遮踟躕豈中酒棖觸是判花歸雁呼羣急巢烏顧影斜僧房卻燈火月上對窗紗

聽歌

小扇泥金掩含顰欲放歌恨深絃總促怨借曲傳多久坐添惆悵無情脫白窠秋風搖落裏我意更云何

二

秋老野花叢關山入望中長歌邀落月短髮任吹風山自看童禿鳥翻名白翁醉來詩漫與不願碧紗籠

即事

思婦擣寒砧聲聲碎客心衣輕覺霜重寺僻易秋深有酒歌盈缶無朋笠盍簪庭楹眞倚徧何敢放長吟

二

聽雨懷人夜燈花落裏秋茶能澆渴病酒不醉鄉愁從脫孟嘉帽慚輸江總頭寒英餐並盡枉與鶴

三

寺門無向背日下大河西更併蝦蟆斷絲牽喜子
遂殘聲寒砌蛩野哭遠鄰雞醉裏渾詩律倩誰來
考稽

四

寺中饒瓦礫寺外徧榛荆入戶三星小疎林獨鳥
驚嶺排遙列笏煙縷直如絣爆竹連駢逝僧雛趁
獻牲

五

小龕僧並榻無賴亦無憀酒不同人醉詩還信口
謠驚風翻水底驟雨打牆腰更想三聲磬羈懷悵
沈潦

六

偶與僧閒話愁襟亦暫開烘簷連夜燒揭甕市新
醅直遂三秋老從無一客來何時鞭瘦馬吟斷水
雲隈

晩蟬

年來怕聽晩秋蟬咽罷聲聲劇可憐任爾忘身寒
葉底一痕溼霧一痕煙

二

非是無端喚奈何板橋流水夕陽過金貂薄鬢生
來慣爲伴階蛩恨轉多

三

倩誰護爾逐螳螂爽月晨風枉斷腸不是騷人也
多夢聲聲送我到瀟湘

四

蕭疏喬木胥游絲露冷驚心欲飽時薄倖齊王妾
何怨此身仍在最高枝

遣意

刀尺聲中恨簡書河上愁花房餘怨臉雁字寫殘
秋祖逖鞭何遠江淹筆莫留我今徒落寞不賦異
鄉樓

二

飄泊知鳩拙遲回盼鴿奴我來緣一水人泣是鼓
途株守嗤于宋機張省若虞空驚好時序此地任

三

亦久成枯寂何爲屢惜松荒墳哭新鬼蟄鼓接霜鐘酒至今朝醉魂從到日慵誰憐洴澼客秋夜亦如冬

四

耳目還聾瞶方言更齟齬衣穿偕衲補髮垢倩人梳駢拇應無用懸疣尚未除星鋩今已正秋老動征車

重咏

經秋地尤僻寄跡似幽棲山趁龍門陡河過積石低長年空作客終日醉如泥關扃今寒甚行廚搗韭齋

二

晴光擁月上照我髮毵毵雲過秦歌裏竿標阮巷中乖童不掃地落葉任廻風睠彼東籬菊離披是舊叢

三

寒衾夢入未薄幌風來偏一火明殘夜無聲駛野船柱膠誰鼓瑟魚得可忘筌愼莫思前事生憎擾醉眠

寄邵代山

仄徑何來簿笨車煎茶捧釣憶樵漁誰知雨散離星後多是風清朗月餘絡緯聲殘疲客夢茱萸酒老故人書黃蘆嶺上鞭歸騎料理消寒盡日醵

二

何當廓落漫悲秋桃梗漂漂不自由橋柱有霜人

跡斷屋梁無月旅魂愁嬾吟王粲懷歸賦爛醉陳倉賣酒樓行色蕭條君莫笑漫天濁浪塞雲稠

苦雨

節序過霜降東籬帶雨愁穿方膏漫滑船刻劍空求野燒還餘火蟲聲已謝秋那堪山谷裏撮蚤顧鴟鴞

二

瓜代何須計亡羊任補牢腰憐爲米折頭是問天搔鬭人地忘僻雨低山失高攜瓶夜換酒滑磴心

忉忉

三

蹋躅茅檐下闌山夜雨闌相將村酒暖獨對塞雲寒沙亂迷樵徑流廻下磧灘抽心卷施草千里寄誰看

四

苦雨頻呼酒酒殘雨打扉擁衾思入夢屏息自忘機窻隙燈吹滅幃偏屋漏稀寒毛生徧體不是畏霜威

五

奉檄來斯地通宵睫不交嵐光明復暗簷溜斷還拋支榻敬殘礫添薪析落巢邊風隨雨至晨起罌池膠

俞小山磧口來訪

如病日高臥絡羈空遠懷草枯馬更瘦秋晚童逾乖萬感銷磨盡一身醒醉偕行廚只蕭索雞黍任安排

二

眼慵今日開歡喜逐方纔莫漫言身事相將盡一盃金風輕驥足錦水動鱗頤只赤炎涼隔無嫌肯再來

題也樵定湖嬾吟

嬾吟詩册我還題一載牢牢傍水棲爲客何心工賦物任他河到孟門低集有河到孟門低句

二

佛院燈光暗復明書懷五十韻初成唾壺從碎緣何事好下村醪接宿酲

三

搴幃倩影認離魂彷彿從前笑語溫疊得無題十四韻侍郎輸卻是空言集有用韓渥無題詩韻

四

廿首竹枝詞更妍定湖風物信堪憐也應生怕詩人筆美刺都從象外傳

五

詩情賸有老僧知月冷洪河日上遲蕭條滿眼風沙裏正是離腸琢句時

六

短詞書罷我何堪年紀蹉跎四十三目霧鬢霜無一就苦君偕寄遠公龕

別犬

狗子曾聞佛性多恍通經唄近三摩吠聲吠影晨昏裏一載依依伴嘯歌

二

堪恨半生心事違河濱潦倒故人稀癡情獨甚惟騂犬搖尾還如悵客歸

留別意如老僧

謝公心亂又何曾一載殷勤仗老僧白馬馱來經幾卷那堪關外處摩騰

二

空聞刮眼有金篦八垢消鎔物自齊猛虎愁猿思解縛要從歡喜證菩提

三

廣嚴亭屋慢逡巡樹裏鳴鴉亦滅塵爲問白衣鳩杖老年來嚼蠟是橫陳

四

逃禪四大便爲牀春去冬來特地長團坐煖爐誰沃酒可憐今日別僧房小雪差竣

留題寺壁

客久別人情轉賒倦依僧舍似山家離情已冷冬三月旅況何堪雪六花赤嶺風陰聞鬼哭黃蘆磴險任鞭加長年飽聽洪河水畫角一聲天一涯

差旋次吳城驛

蕭颯吳城暮嶺陬可憐荒刹置官郵圍爐返仗村

醪暖歸路不忘羈客愁燈暗煙煤侵佛座宵殘鬳粟動籬頭淩晨直上黃蘆頂振策東望豁兩眸

過黃蘆嶺

早度黃蘆雪帶霜骨寒肌粟望茫茫依稀虎跡攔官道遇虎喜少猿啼斷客腸山衆從知看峭崖馬疲空任策勖勤來時記得春風裏花放杜鵑離恨長

書孟門草後寄老可表兄短句二十六韻代啟

移檄水濱守株占刹恨不讀書漫事筆札怪已咄

咄難乎戛戛人快擊鉢我愧祭獺心寸寸灰目日日眈吁嗟行役職事糾察虎挫牙爪籠病鵰鶻狗苟蠅營狼貪兔猾甘同聾瞶忍積垢圻時幾將矣羈絆兀鼬候蟲時鳥翼鼓頸嘎槁項黃馘輸粟納秸茲徒撼頓誰克振拔無朋贈紵有客投轄尋山屐折飲河羽鑠妄仙爐鼎黜佛慧黠僧伴梵貝鵝效啁哳蠕蠕夏蟲唳唳小蛩管窺柏梁井觀蒼頡豈乏豆丁尤多瘢疵如椽點竄如癢掃刷如莽斯抽如斧斯刮敷之粉白施之膏滑勿嘆車虛止笑

苗握敢以詩來否則愁殺翹首跂足只赤窮瞎

己亥遊城臥病即事有感

偷閒好何妨不任行夜來新雨足一朵晚榴開笑爲官累愁嫌逼債生致身眞我拙無薄是慈施

二

鑄錯非無鐵一官秪自僇七旬慈母健四歲女兒驚何計承歡笑憑他破寂寥此生幾半百念絕利名饒

三

妻病已年餘淒涼一紙書故園歸未得六載事全虛不敢隨人後生憎失我初一貧應至此生計本來疎

四

言爲清白吏恩深力更堅菀枯原不計心跡兩無偏一語留今日羣疑釋往年欲言徒戚戚那復淚潸然

福谷泉初度林希白諸人壽以詩閱二年矣

乃索和時谷泉將之任永和亭亦有塞外之役

谷泉初度日嘉會費追尋君自留泥爪我來證素心服官重嶺外惜別暮雲侵馬首瞻還北離愁此日深

青冢

于役大青山下過心驚此地葬王嬙漢宮佳麗今何在一冢巋然驛路長

掩卷無須喚奈何含愁北去罷兵戈終全地道兼妻道遺轍還明大黑河

過韓侯嶺

一嶺崔巍枕太行行來驛騎任劬勤傳聞差勝衣冠墓侯首此墓此旅店偏依古冢傍

二

列傳分明在滿壁珠璣杠費辭我說立言皆

韓侯嶺過題詩

看月又中秋清光滿欲流騷人當此夜羈客動離愁浸闕梯雲術誰能泛渚遊諸君聊小住乘興亦登樓

中秋懷邵環蔭自異大興人時客故城

看月又中秋倩誰盈手收知爲異鄉客不作旅人愁戔戔占三字纖纖帳兩頭思君在咫尺獨立小庭隅

中秋示姪

不月又中秋年華不我留光牽坤軸動身到廣寒遊有隙隨駒過憑誰借箸籌吾徒悲老大當境莫夷猶

留別段雪亭

彈指聲中歲月過自傷哀樂近年多永嘉影響曾爲贊文子邪軒漫作歌敢向雷門誇布鼓空聞墨衆起經疴路歧同調關情甚馬首還瞻奈我何

雄縣道中

淩晨發雄縣垂老不禁風月下林梢白燭懸車底紅勞人又南北易水自西東往事重回首笑他處

且聾

贈蔣問樵司馬第盧龍人

長安留古路矩步更無前早解名繮縛何來世網牽親朋能結契文字有因緣遣興勞盃酒知君是謫仙

二

憐我迂疎甚生來不自由病餘思寡過醉裏卻忘愁身世看流水心交半白頭得逢君對話新月一庭幽

新正病中口號

新春過花甲病裏不知愁賀客辛勤問遣兒先後酬睡餘呼藥餌食晚戀乾餱婦稱應憐我勞筋可小休

和老可表兄寄懷四首

勤勤握別六年餘瞥眼誰知歲欲除前事未諧頭已白此生眞箇願全虛病殘文字因緣斷老去情懷淡泊如一醉渾忘地天闊長安市上倒騎驢

二

忽得君詩有所思珠璣滿紙別無奇惟將筆下參差意能使心頭輾轉疑稍解追尋憐弱女秪貪朗誦笑癡兒情親骨肉今餘幾問字遑云是我師

三

可憐秋夜炬成灰四十年前舊夢回異地相思還老病拋書一樣試新醅眼花撩亂餘煙繞雁字橫斜暮景催何事不眠勞悵望六張五角破雲來

四

欲和新詞望眼穿拈來一字亦情牽西山月碧當今日北牖燈紅憶往年世事模糊酒盃裏生涯濩落墨池邊花開陌上應歸去玉雨書堂問謫仙

失題

七寶裝嚴盡三摩說法湮秋來多怨鬼何處證明神秪樹園中座屠刀隊裏人可憐空佞佛根柢在天倫

二

顛倒參禪理短鬚只自拈神仙如不孝盜蹠亦君廉機械生心苦膏粱盡日厭酒醒香夢了梵語迷

無嫌

孟門草一卷完

孫男敦惺恭校

先太夫四五歲時賦春雪詩有不見柳條青之句 先王父典籍公亟賞之歎爲穎異弱冠舉于鄉九上春官不第乃弃帖括業益肆力於古師興化任紫田餘姚邵二雲兩先生友曲阜桂未谷大興史蘭生偃師武虛谷諸老輩孳究經史旁及金石篆隸生平譔述詩古文辭不下數千首顧成輒棄去不復存藁臻少長請裒錄付梓 先大夫命之曰吾之文未也小子但存吾之心不必存吾之文臻不敢請而退今距 先

大夫捐館舍忽忽二十四年矣既承先訓不敢乞人爲誌若銘久思作爲家傳以傳於後臻生也晚又惛蒙無知識于 先大夫涖官行事十不獲聞一二而遺稿蕪落罕有存者故屢欲編錄而屢止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茲孟門草一卷爲 先大夫宦山右時于役孟門積一歲之所作舊有鈔本然有近體無古體亦恐非完帙蓋以十餘年來展轉蒐輯者得若干篇坿錄於 [illegible] 之裒梨其古文辭別爲一卷此不足以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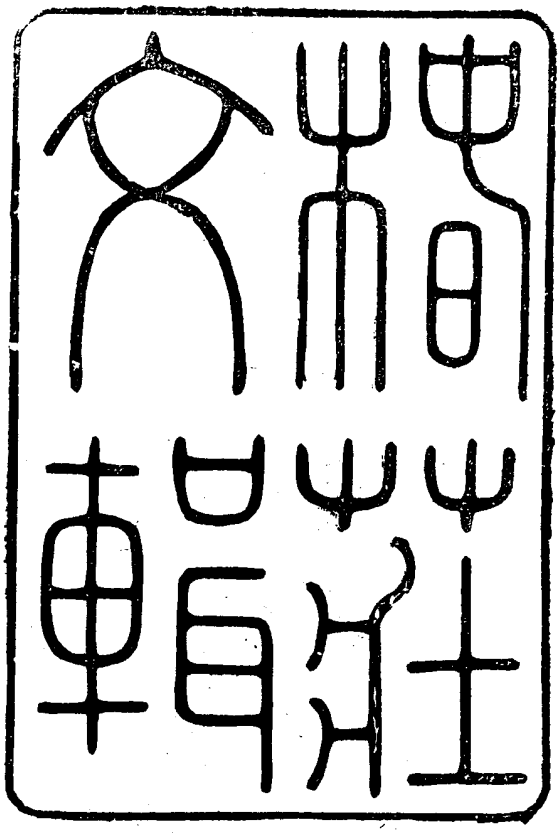
先大夫之文也而讀其文如見其心亦懍懍乎期不負　先大夫之教爾道光庚戌十二月繕淨本竟男臻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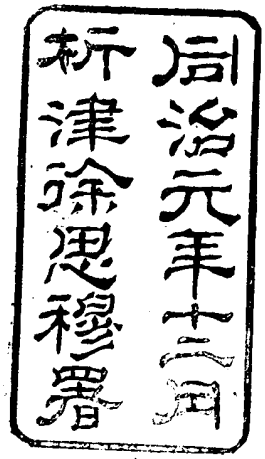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椿莊文輯目

書史童子篆書後
書陸裕公逸事
書張棣思事
封耐圃先生行略
閻伊蒿先生墓碣 并辭
張孝婦李紀事
董蘭塘易字念橋說
張烈婦河濱婦人合傳

賈氏叢書 目 一 躬自厚齋

壽邵益之四十初度敘
馮石渠公家傳
雙節堂銘
王君變亭小傳
秘德藺公家傳
書張沙溪公事
祭馮鶴菴先生文
德州封氏支譜序
德州封氏姑婦 雙節傳

金定湖知縣河間郭公紀略并辭
谷園印存序
家祭文

故城賈汝愚省足著　　男臻謹錄

書史童子篆書後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六月既望訪友人宛平史君蘭生不值其長子致駿出欵客見其雅飭可喜與語慧甚旋出一紙於袖間長揖贈余啟視之則篆書也其文爲畢舉萬物形力入七分木十字其運筆如環姿趣橫逸且有力心嘉之蓋以汝愚嗜漢隸且好綴古文辭故題以贈也余愧甚又告

余曰首句第一字義取假借不能工也余益駭南人謂筆爲畢聲近義通以十三歲童子知考字義異日漢唐注疏中能核訂者正多也余因曰其還以贈子可乎六書中象形居其半凡在天地人物山川井邑與夫草木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莫不輾轉詰屈以畢肖其物今去古雖遠敦鬲匜卣石鼓嶧山碑以降諸刻詞尚有存可按也而今之攻小學者株守成說不識字趣間見蹄本輒援說文以譏之以爲不經以書名者又往往於金石中不經見之字妄爲進退其點畫以意贏縮之補苴成章而造字之本若罔聞知究其故則以臨橅碑刻不皆深於說文知求說文者或未能旁參於金石遺文以博其趣也是識字與書篆離而二之也子之書篆信有得矣其無雜即萬物之形而畢象之而畢舉之余於子實有厚望焉明日蘭生過余世秀書篆爲述之相與一笑書其後

書陸裕公逸事

陸君諱光曾字裕公家定興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一卒於家宛平史蘭卿兆蘭銘其墓碣七月望後蘭卿過余出所銘裕公墓碣示余且曰裕公有逸事前爲銘時未之知蘭卿曰裕公少時某歲冬月自市中易米數斗負而歸路聞哭聲甚哀視其門洶落淒惻不可識徐察之恍然曰此吾戚屬趙某之門也家素稱小康何艱廹若此入慰之門內闃無人卽所畜牲畜亦不可見入

其室蕩然無所存哭聲自室後出疾趨入則見置巨鼎地上中貯粥火燃鼎沸粥蒸蒸然而趙某家人環泣訝而詰之衆哭極哀聲哽氣逆不能輟亦不能對中有十四五歲兒趙某之孫也裕公攜至室內問以哭狀兒始嗚咽而言曰吾邑中數年荒僅公所知也負租累累無以償而旦暮追索甚急易所畜牲畜償之不足盡易吾室中衣鈒器用之物以償之猶不足勢廹計窮忍而爲此裕公曰誠知若言徒哭奚裨且設鼎粥何爲兒大泣曰公視爲粥耶粥中已置毒矣今者窮冬無衣無食無以活決計食粥毒死庶負租之苦可免也然吾祖父母不忍吾父吾母及吾之食粥而死而泣吾父吾母不忍吾祖父母之食粥而死而泣吾亦不忍吾父吾母吾祖父母之食粥而死而泣又不能不食而不死故屢欲食而屢止不自知其哭之哀也裕公聞之愴然心絕復叫然怒奔至鼎前悉覆粥棄地上衆猶爭護其粥裕公手格衆人足蹴地上土掩之且蹴且厲聲責之衆泣向裕公曰公覆我粥

我不死不死何以活裕公曰我既覆若粥卽有以活若取所易米擲於地曰若等且食此勉以活詰朝且來吾家中謀之衆泣少輟裕公竟返明日趙某果至裕公家爲轉貸於有粟者裕公素行孚於鄉有粟者固樂貸之趙某已貸粟租無負裕公復徐徐給之食俾趙某家卒歲無饑寒苦明年大熟趙某卽償所貸粟並輦粟一車報裕公裕公辭不受泣請至再不得已裕公僅使償粟如所食粟數厥後趙某家益豐偕其孫聰慧知讀書爲士人皆

裕公力也汝愚聞之躍然起曰此古之慷慨急難仁人君子之所爲也不可逸也亟書之時乾隆辛亥云

書張棣思事

儀封張君字水心棣思其別號也乾隆某年以教習期滿議敘當選知縣歸籍未就銓五十六年四月其弟官兵部職方郎中病劇家人以病狀白棣思時棣思之妻病亦劇棣思持書泣曰殆不復相活耶夫夫婦視兄弟何如者況婦居故上縱不起不乏人視含殮萬一吾弟疾篤妻弱子孱京邸將疇依乃決計行其妻亦促之治裝遂於某月日北行行甫三日妻沒於家君聞之則忍悼不復顧抵京職方病益不可爲棣思猶得與職方握手訣越數日乃沒人皆以棣思克友也六月八日棣思送弟柩泊家屬旋里舟暮抵張家灣風雨倏作至夜益甚水驟漲舟爲風雨所簸弄纜筰皆斷棣思急遽扶柩大泣舟旋覆棣思與舟俱沒舟中人無得免者方風雨時棣思與戚屬周某對飲酒盡周欲自沽止之不可竟冒雨往一舟子尋至酒肆見周方兀坐若有所失者返至水次則舟不可見天大晦冥疾風捲河流怒號澎湃如瞿塘下峽急電中

舟之斷纜在焉舟子及罟哲疾呼雨亦旋止求集拯救先得棣思匆遽中幸其未僵裸體置岸上復遡拯其家人既而俱得活獨棣思死首亡其半獨之狀若野獸噬者然指猶握挽柩數斷綆不散越七日職方柩亦得人以爲棣思之靈若有相之者顧棣思能始終不忘其弟而之死之生究不能自全其謂之何也嗚呼可哀也已初職方之柩將出國門也忽重不可起衆大驚棣思默祝之倍以人力始行行未里許如之及舟次又如之傳有所謂

柩有聲如牛者將毋類是覆舟之禍亡者似預知之而仍不免棣思以喪身之禍其數之無能逃與棣思與汝愚爲乾隆丙午同年其生平行事落落寡交游知之不甚悉然即此一事亦可類推述也或曰棣思無闕行其沒於水蓋祖塋之形兆爲之

封耐圃先生行略

內午冬十月德州封耐圃先生北遊京師假寓日南坊潘家河沿之晉陽禪林與汝愚寓相鄰比朝夕過從先生與豪邁善飲酒劇談至夜分自道生平縷縷年幾六旬猶不敢自信且望人規不逮也明年四月始卜築新居果子巷口內廼令其三子相繼來侍左右樂之不作歸計風日清美便衣冠閒行市中遇人無賢否語竟日不休客至必盡歡飲酒戲諧閒作務使酣暢平居垂簾默坐行其庭

猶闃若無人者辛亥遘疾卒卒十有九日其子扶柩歸殯於家汝愚與執紼至普濟堂左哭奠柩前先生子三人與汝愚握手涕泣再拜以別封氏之先世爲景州人先生曾祖諱紹隆候選州同知始遷居德州占籍焉祖諱瑞附貢生候選州同知考諱元豫歲貢生贈承德郎妣贈太安人繼妣封太安人皆張氏先生恪守家法持身恭謹無失言失色於人贈公年七十喪明先意應所求俾忘所疾苦比歿營喪葬中禮法繼母有弟屢空子弱先生

仰承繼母意厚遇之禮有加教其子成立姊適張老而寡且失明迎養歸於家兩叔歿妻寡孤幼且家遭多故先生獨力爲籌畫三十年以養以教孤克有立親同姓從子行有少時共學者早卒嫠婦攜幼女六惸惸無以活先生月有廩給以時葺其牆屋使蔽風雨他如宗族戚黨中貧者或以日計以月計周之自奉粗衣糲食取給而已人有逆難事就先生轇轕立解好直言有所不可必據理而爭嘗急某之急代假千百緡某後竟負約且造言

誣先生先生不與較家居不喜入公府當事之賢者多或其廬知州石之珂重修文廟曹糧道錫寶創育嬰堂皆任先生董其事甲午秋壽張奸民亂德州聞警知州知先生有應變才屬倡紳士設寄備團鄉勇先生晝馳驅往返於鄉城中夜佐知州經理防禦事二十餘日無刻暇亦無遺事及大兵至芻茭糧糧皆倚辦鄉人樂官之不擾而先生之德與才益重於一州矣讀書務觀大意年十七應童子試爲學使雲南李因培所賞以第一人入州學後屢躓乃援河工例候選主事以親老未就銓配賈汝愚姑母也仁明孝慈爲婦爲母罔弗法式工書精算法親戚奴婢無一退言先生相敬如賓先生九年卒子大夏附監生大受已酉選拔廩膳生庚戌進士候選知縣大呂增生孫男三錫祺佺祺芸祺孫女四先生生於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四未卒前一夕氣漸微自知不能起召其子前命之曰吾尠知能時懼貽父母羞辱今克安全以

歸造化從先人地下卽死愼無以命服加我以狀誣我語畢而瞑既含矣復蘇能轉側索水飲惟言不得詳乃卽其子手中以指屢書甚得意字意致洒然如常時絕無愁苦呻吟狀汝愚時以問疾在先生側猶含笑執手爲別者三書謝於汝愚掌中者再嗚呼先生於死生之際其脫然無累與先生諱希孔字在文號韋軒別號耐園居士旣送先生柩而返念汝愚幼時至先生家歲戊戌就先生家讀書九閱月至丙午先生來京師六年前後二十

年間先生之行事汝愚雖不甚悉亦大略可睹也
惟卽所知者序次之庶他日有所依據

閻伊蒿先生墓碣 并辭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姓閻氏伊蒿其別號也先世居山西太原明洪武中有諱均大者遷山東爲昌樂人曾祖諱世繩康熙壬子舉人丙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祖諱愉領康熙丙子鄉解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浙江長興知縣行取主事考諱廷倩廩貢生先生既貴贈如先生官母吳贈安人先生天姿穎慧至性過人將身持官率以有宋諸儒爲標準當爲兒時遲重不好

嬉戲讀書歲餘卽通三經知爲文章莫不奇之贈公歿先生方七歲能蹣跚雞斯就哭位如成人母憐先生幼弱欲寢之別室先生婉辭爲移臥榻於柩室先生仍夜臥苫塊過毀成疾累年不能强飯先生恐爲母憂每飯必匿其餘陽爲已食者閱六月喪母毀如前既葬踰年知墓地故滂下水潦所止遇霖雨先生輒號泣繞墓走達旦時先生年僅十四五也後乃決計改葬墓土屢潰於水結塊堅硬先生泣曰愼毋用銷鏵恐驚吾父母也乃徐徐

自啟之負裡憔悴行路感動焉比柩見先生忽色喜率子學夏跪柩前呼父呼母如生時若進其子於祖父母膝下者且呼且大痛勺水不入口者數日也一慟幾絕卒改從吉兆如禮有姊適趙而貧先生事之無不至其夫卒給之殮而葬之撫其子女如所生婚嫁無失時伯父仲父先後卒於官先生竭蹷迎喪歸禮葬之念從兄貧招之同居且潛爲之畫生計一日從兄自外挾貲歸先生陽爲匿於用急假之既而謂從兄曰前所假不能償也弟

有田數畝其歸諸兄田之值可數萬緡而所假從兄緡纔數千先生欲予從兄田固虞從兄之不我受也且不欲以予田之名自居也與人交坦易乎生無疾言遽色篤於故舊不以貧賤易心有故僕楊以窶質其子方冬時先生即解裘一襲爲贖歸遇一乞者於門先生稔之曰此前官吾邑中某弁之子也狼狽至此乎延至家厚遇之銘其座側曰風雨蕭蕭有客到門倒屣以迎樽酒寒溫僕則禮之馬則飼之無諂貴人無慢貧士其他行事多類此又嘗戒其子曰有德於人而望報錙銖較量其極必流爲刻薄之歸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吾固終身以之汝曹其識之先生年十七補縣學生即以是年辛酉舉於鄉乾隆三十一年以第九人成進士官吏部考功主事考功事劇先生處之裕如事無鉅細不爲苟同遇有所不可即據理爭之甚且以去留爭之辰入酉出以爲常上官甚重先生吏或舞文先生察之使不行然亦不遽責之也取桂林陳文恭所刻在官法戒錄教諸

吏暇則爲講究其義嘗曰吾不以不肖待其人存其廉恥俾知法戒安見吏不可教也吏畏先生之明懷先生之德咸欽服斂手不敢爲非官考功三年以疾請假歸故事春秋頒祿有定期先生歸時前期僅三日或以少留請先生諾之退謂其家人曰吾爲祿留非初心也竟歸初先生之未擢第也讀書程符山中殫心經術尤喜爲詩從遊之士不遠數百里來先生以窮理爲教敦行爲要治古文以古作者爲師不逐時好濰韓夢周吳汪揩見先

生文大奇之曰油然出於中而暢其志溫然卽於人心又曰卽其文知其人斬然自守油油乎其自得者也所著有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私記西澗草堂古文集詩集行於世名人小傳見聞隨筆藏於家先生生於雍正二年四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五塟營邱黎村之北原配姜繼郭子四學夏已酉選拔貢生學高學泌學游俱縣學生孫男四先生未卒之前一夕猶索紙筆乃端坐書諸先哲格

言及宋五子之言可爲植德之基者累數千言未署其字及年月日付其子字體莊嚴無一語及他事非先生之氣靜神淸讀書有得烏得至疾革猶克安閒如是也先生之生平其於有宋諸儒無愧與先生歿於今二十四年其德與文實應銘法汪爲之傳韓志其墓石納諸幽室潛德有定論矣乾隆辛亥秋九月先生子學夏以選拔肄業成均與汝思比隣居誠篤有古人風因訂交徐出所記先生言行大略屬撰墓碣三辭不獲命敬序次之用志景仰之意云辭曰蓼蒿永懷爰號伊蒿蒿性勿邪愼其所操夙夜無忝內行攸備辨於文章克昌厥志程符山下稽古翼經經言禔躬詔迺後生考功三載濯手絕蠹復不吐茹猗與古處有經滿篋貽厥孫子斲石墓側百禩永峙

張孝婦李紀事

故內閣侍讀學士宣與湯先甲之婢李年二十餘適張居日南坊之潘家河沿嬉老貧無以養姑欲令其夫外出謀生計其夫計未決李察知其夫念母老故請於夫曰姑老甘滑不給子之罪也且既命君游倘得餘貲歸養母誠大善君其行乎妾在姑側敢不使如君在母側其夫泣謝之遂去十年滯他所不得歸音問亦耗李鬻手以養其姑念子則謾爲傳語慰解之茹貧食苦備至事姑不少懈既而姑病李炷香跪禱不驗又無合藥資姑幾不起李仰天而嗷吾夫之出也姑命之吾實强之夫罔以有吾在可無內顧憂也今乃使吾姑不得子以視含殮者吾也使吾夫抱終天之恨者亦吾也吾卽身殉罪亦莫逭聞語有刲股療疾者吾其試之不效而從死未晚急利其刃復忖曰股下體不如肱爲便且潔乃避人刲其左肱一臠長三寸餘寬寸餘見骨血流不止以繩與敝繒自縛之返切爲膾和以醯醬跪進姑時姑已食不克咽爲置湯

口中作咯咯聲又久之甫能食食及半開目而視能言李大喜曰語不吾欺也卽以其餘畢進姑病頓瘥及問以所食者何李曰脂也一時鄰里共訝之咸曰脂之克起沈疾也如是耶姑自是康强倍常越二年夫歸祖臂示之相持痛哭姑亦大慟曰若膾若肉食吾吾疾已吾不知若亦不言若固不欲吾知也若其終若身吾知若無疾病苦吾固自異吾向者吾疾之瘥之何過速也明年姑無疾而卒李與夫竭蹷藏葬事時乾隆四十四年已亥也

李今年五十餘時至汝愚家視其肱刲痕宛然且曰初刲時不懼亦不知痛苦惟左臂上若重有數鈞者三日後迺泛腫不任作苦十餘日卽復嗚呼李誠過於孝矣其刲而身不殆食而疾獲已一皆誠心所格云

董蘭塘易字念橋說

青浦董君名家麟字蘭塘以書畫遊京師與汝愚交久葢恂恂雅飭士也過予曰吾易字念橋矣子其爲我說之乃言曰家麟世居縣治東十二里之嶽澤村迤西三里許有石橋府人潘氏所建謂之便民橋橋不甚高遇夏秋霖雨水驟漲洞口僅容數尺船不得過潘氏即傭道旁人登踏其船俾船脣貼水攀援而出橋下歲久習爲常乾隆二十有六年歲辛巳春三月先君子在京師吾母攜家麟

來府城外家不數月母病歿逾月始諏日治舟載柩返將發雨甚少霽即行抵便民橋舟高不克過傭人登踏如常法過及半船中央撑拄橋洞間即停柩處也家麟時跪柩旁聞舟子嘑呶喧沸人足亂踏艦板如急雨怪之旋有聲震耳甚厲身已不知所在少頃自視則水底矣急爲游泳狀得上浮值舟敗板攀之復沈者再或援以篙乃自橋西登岸柩已順流出橋之東拽置岸上匍匐就視之幸無壞僕夫及舟子皆中傷先後出其一死夫以歲久積損之梁重舟挾急水上湧梁裂石下擊船船之毀也無足怪柩實在舟中家麟又在柩側柩湧而前家麟乃逆沈於橋西久之亦不死顧家麟即死亦何憾惟念吾母柩何以湍激出沒於裂石碎板中而無少損耶且橋圮時有二童子立橋上其一隨橋墮橋上者且不免身在橋下反得無恙耶其亦別有故耶吾母生平事繼姑極孝仁明慈順聞於戚黨而生不得年歿遭此厄是家麟不肖當碎身濡首而累及吾母也反以吾母之靈而得溺

而不死也是吾母恩勤憫育於生前且默默保持於身後也爾時家麟年十有二迄今三十餘年矣每一念及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昊天罔極而吾生多負用是耿耿於此橋之不能忘也竊字以自儆焉語畢神銷氣咽泣下余聞之而悚然遂即其言以爲之說且以志君之永慕於不匱云

張烈婦河濵婦人合傳

張烈婦者海洋馬氏女歸同府十人張某伉儷甚歡未逾年夫死馬哭泣盡哀此葬如禮法無過情者當是時其舅篤老姑病弱叔未免懷家故有田十餘畝餬口懼不給馬毀飾勤操作以事舅姑紡績聲恒達旦不已然獲紡績貲惟私蓄之久不變隣里咸訝之詰以蓄貲故不答疑者嘖有煩言馬亦不與辨不二數年舅歿姑方徬徨無殯殮資馬泣請於姑曰無虞也遂出所蓄以禮姑旋卒亦

如之馬哀毀甚攜弱叔服勤茹苦以養以教及服除叔已少克自立焉乃櫛髮總髻出縞衣素綦以自束召其夫之戚屬至再拜而言曰妾夫死妾已無生志舅老姑病叔弱妾夫子職未盡賫恨遽歿妾不忍以舅姑與叔故重傷吾夫之心於死後也妾竊誓於夫柩前自任而代焉故忍死以迄今日今不幸舅姑繼逝柩獲入土已三年田故在叔成立可棄也倘不棄茲藐孤撫育之舅姑雖死亦無憾妾今日始得脫然獲吾初心矣八室堅閉其戶竟自經死其死之歲月不詳乾隆間人也同時復有河濵婦人一事河濵婦人者不詳其里居姓氏以其死於河故系以河濵　隆四十三年戊戌河南決考城當其衝居民漂沒無算明日官募夫駕小舟往來水渟泊處拯溺名救生船顧水至當夜半居人咸寢水猝至不及覺無能　力亦罕得生以故裸體溺水死者相枕藉也一舟子逢見古原上樹聳立有人緣其上舟急至樹下視之乃二婦人浸水中露首面相向涕泣攀條爲浮沈狀蓋隨

洪流上下遇樹不死召之入舟其一先入伏艙中再召其一不應水聲洶湧湍悍衝激樹爲急溜撼動條且墮且濡其首舟子促先入者共召之乃大呼曰吾良家婦願死不願無衣無裳入舟中與人雜處也語畢惟見所攀條遠揚其人已不可見沒巨浪中矣二事蓋聞之宛平史君兆蘭云論曰死生之際難言矣張烈婦不惜遲數年之死而卒就死河濵婦人不忍緩須臾之死而旋得死其就義一也兩人所遭之遇異而志趣則同故合而傳之

年月里居姓氏俟續訪云

壽邵益之四十初度敘

汝愚之表姊之夫大興邵益之延曾以四十初度爲五言古詩一章以見志同志諸君子胥贈以詩先期索詩於汝愚汝愚皇然曰素不能詩君所知也不能以所無者應君命君歛容者久之乃言曰雖然吾知之然吾年四十與子聚且十有八年於茲矣相知如吾兩人蓋罕子卽不能詩其能無言無已其爲吾序之汝愚滋愧無以辭絀於文而餘於情爲卽十八年中見於君者言之歲丙申夏五

月沈氏表姑母自甘肅攜女就聘來京師來假館詢其婿則君也蓋先時猶未識君也逾月君來行親迎禮汝愚時年十有四尠知識跳擲嬉戲無已時於樂聲人聲喧雜中覩君容玉色山立神澄氣潔目灼然儀止疏數中節有頃汝愚心亦止息亦適手足官骸亦且少止而安焉君之容有以奪之也時君年二十有三厥後時至君家君飲之食之有所言譬導之行進退之匡其過失益以知能日以寖久情益浹視汝愚猶弟汝愚以兄事君君自

未儉每指引古今人華奢流極爲言慄然自以爲戒衣一袍敝勸改作君愀然作色以右衽視之曰此區區者與吾舟車南北共難苦幾二十年安忍棄之計且什襲以鑒將來君生平無惰容不可干以不義接人無驕容亦無矜容癸卯舉於鄉益謙以下其容退然若無能者然於義勇爲遇事立辦爲人謀忠以信又善誨人從之遊者率掇巍科以去戊申冬讀書於知默山房三閱月已酉庚戌避人讀書於拜斗殿傍及法源僧舍汝愚偕往君於學勤矣今年試禮部報罷君奮然起曰已矣吾幾悅繼自今其擇一術有濟人物者從事乎其惟醫乎取漢張仲景諸書勤勤讀不倦汝愚戲謂曰君於醫抑又勤矣其出一術聊一嘗試矣君曰噫嘻子誠不知醫言何易吾期諸十年後也汝愚肅然欽其篤誠輯容謝復滋愧汝愚今年三十有一無一長回憶十八年中負負者正多也君行篤於門內孚於戚黨協於友朋不待序言卽有德於汝愚者亦非言之所能殫也荀子曰士君子其容良儼然莊然祺然葦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父兄之容其容愨儉然怡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子弟之容嘗讀書至此掩卷而思自歲丙申覩君容迄於今兼體有之時出之君其無愧此數言也因併錄之爲君壽且質諸君子時乾隆癸丑云

馮石渠公家傳

公諱元邁字石渠姓馮氏江蘇吳縣人雍正十三年舉順天鄉試乾隆十二年以例分發山東試用授泗水調魚臺十八年丁本生母憂二十一年起補知祁縣尋遷知忻州先後在官十有七年公世爲吳門士族本生考諱昇考諱汝軾翰林院編修篤行能文章學者稱稼東先生者也公少好從里中兒遊不嗜學編修雖立爲後心弗喜也未逾年編修病乃檢生平所著述者累數千萬言置病榻側召公前力疾責之曰爾不學不能承吾志苟留此爾必持以遍謁吾諸知交及嘗遊吾門者爲爾口腹資且藉以廣交結吾卽死深不願子孫爲此也語畢聲猶恨恨取所著述悉拉雜燒之且曰爾其志之異日得於吾家祠中識吾木主亦所甘心也時公年十有八讀毛詩未及半編修故云不數日編修卒公拮据營喪葬畢謂婦陸曰吾不學吾父不目瞑吾何能家居終喪吾將行第子歸浹旬吾遭大故子亦良苦今與子訣吾行不得一科名

獲一官卽生還者如日有如大川家徒壁立子其勉之陸泣不成聲公墨絰襆被出門復遥謂之曰子勿泣他日得與子偕拜吾家祠中再相聚未晚竟去終以不顧公徒行至京師暇輒讀書攻苦倍儕輩長洲彭尚書啟豐聞公力學延至家課其兩子且教且讀公冬擁敗絮一火熒熒出聲如鐘讀禮說顯揚所以崇孝輒大叫人不如是不可爲人人子不如是不可爲子哽咽結嗌恒至五夜不輟如是八年試卷爲諸城劉文正嘆賞比見與語益器重之遂居文正第文正退食與商榷古今公議論有卓識每引公至臥室與語情相浹如家人一時遠近咸知公名諸大吏虛幕府左席召致公公隨而安爲殫厥心公之知泗水也會

上東幸曲阜公奉檄分治頓遞民不擾賑災黎擘畫精勤戶無漏籍民困以蘇魚臺積有逋賦公身蒞諸鄉爲開諭不旁諉胥吏不署一牒不笞一人民咸自輸恐後曩時胥吏中飽者亦皆涕泣訴公前納如數大吏薦之

朝
上深嘉奬
賜蟒衣一襲異數也祁有善會村孀婦被殺無主名公陽爲禱於神集其村老稚令環觀有楊某者衣新衣視流色沮且私哂公稔視之曰神吾告矣殺孀婦者汝也楊股慄莫能仰視索其家得一敝衣漬血斑然遂定讞公治獄多類此听故稱難治公處之裕如上官相倚如左右手二十二年引疾歸時年五十有八子惇寬早卒從孫其繩爲之嗣

其繩方弱齡督之嚴曰無俾其如吾幼時也亦時時與戚黨中諸少年語卽舉往事爲勸戒不自諱歲丁未冬十月得嗽疾其繩跪進藥餌卻之曰吾一生未嘗飲此乃起服命服拜謁家祠中遍召家人欲與語適彭學士紹觀來問疾彭卽公所授課者公倚庭柱攜其手語之曰吾病矣猶憶京邸一鐙相對時子幼吾未冠迄今六十年矣吾初心不至此吾不嗜學吾父不目瞑歷諸艱辛得一官假旋里而吾父吾母俱早世不及見偕吾亡室陸哭拜木主前哀憤不能成禮淚欲盡繼之以血幾死者屢今得歿於牖下幸矣吾初心不至此然今且竟止於此已矣吾無言矣長與子辭遍視其家人聲慷慨泣下明日遽卒年七十八女二長適富陽董尚書誥一適永平府屬典史鹽城薛景崧其繩終公喪來京師條繫公行事再拜屬汝愚爲家傳汝愚謝不敏請益堅久未報命而其繩遽以疾歿矣歲壬子之夏也其繩字木堂能守公訓雅飭不苟言笑顧不樂與人同善隸法工篆刻又精治硯

歿年二十有二未婚無子嗚呼公其終無後乎公與汝愚本生祖母爲從弟行未及見公追理其繩之言摭拾大略爲公傳時乾隆癸丑云論曰其繩爲汝愚言公病篤其繩恍惚見有衣綵衣黑者數十人持金色簡云自江西迓新官方前欲視其簡而寤聞公榻前有封語聲亟趨前家人亦畢至惟聞公曰其卽日行其卽日行仰屋梁大嘯而瞑汝愚未敢信然其繩非妄語人也聞公生平無避人語無難濟事不務文法不苛細目與人交不合卽

離合終不變嗛公者或目爲粗豪不大醇於理嗚呼此不必爲公諱傳曰神聰明而正直其公之謂耶其信然耶

雙節堂銘

汝愚生而闇弱且以疾終年廢學見聞狹陋今年冬始得讀雙節堂贈言時患項痛自腰脈達頸筋張如絃掘不能低揚傾側手擎書仰臥讀之閱十有二日始卒讀喟然曰淇縣公官廉能行卓厲如是夫兩節母明大義矢苦行固如是夫龍莊先生哀慕肫肫勤勤乞言致孝不衰又如是夫乃踉蹌行臥室中且行且嘆有頃疾頓釋有是夫卓行苦節觸人心作人志鼓人氣且如是夫不然何余疾

之若亡也又有頃心竊戚戚不能自已遂忘其陋爲之銘私書集錄簡尾時乾隆癸丑十有一月二十四日也銘曰人之有死聖狂僉然死而不死廼完其天卓淇縣公路委蘭蕙猗與兩母翼子昌世子呼父母昊天怏怏怏怏乞言以答泉壤煩煩炳哉墨煜筆旌四五十年鉅儒名卿淇縣公仁兩節母義絕古空今曰於此備玉山長玭珠海夜韡瞻麓望洋銘之冊尾卓淇縣公九京有知猗與兩母兩母時熹昔者客死陰霾晦恚而今渝矣河星耿

概兩節毋言鬼斯不餒
天語褒詞松楸煥彩曰育子閔育子之劬劬兮閔
兮其育曰愉相我三人泉下情話相我三人不嘆
而喟人稱有子曰我與汝曰我與汝熹且涕淸余
欽孝子先生龍莊述行者三讀已泣行詞實酸楚
哽咽其氣不沒其行不勞辭費語卽絮絮情以摯
也擲筆思親非爲文者先生有子淇縣公孫嶽轟
川長毛裏懷恩孫名繼坊鄉舉同歲蕭山汪氏其
德世濟祝厥子孫孫孫子子乞言集斯緣矣敬只

王君夔亭小傳

棗强王君諱光陛字夔亭乾隆四十八年以貲補
東城兵馬司副指揮課最遷永州通判未抵任卒
裕州年五十有幾君頎而長面色頳凖隆起兩目
突出光炯然任才使氣醉輒謾坐客遇事不拘繩
墨以意搦擢多得當與人交無背面尤不憚以身
許人然不曲徇人東城民某索負苦負者幾死君
廉察之某大恐度不可以苞苴謁君乃多方賂貴
官致意君貴官與君語未竟君咥然笑復叫然怒

不與禮焉貴官聲塞氣嗌恨恨去當是時也同官
者咸爲君懼偕來謂君曰吾輩其得入循吏傳耶
君何自危若是愛君者亦偕來謂君曰君之爲此
官其以風憲自爲也否何梗强若是君卒執法不
爲變論曰汝愚於君爲親姪然家居時君行事多
不悉然一事可傳卽不朽又何爲勞勞多贅也顧
當是時君之不危亦幸也與君同官者愛君者絮
絮非無謂然而君倜乎遠矣

秘德蘭公家傳

公諱丕筱字仲負姓秘氏德蘭其號也先世爲通州人永樂初遷故城讀書世其家在明郎爲望族考諱延瑞順治二年知枝江枝江累遭兵火居民逃亡殆盡城郭不完他方莠民且大集逞不法乃移治江心之百里洲多方招撫居民稍稍來復導之耕畜民安業能爲士者課教之報最薦牘有曰乘破敗而撑持履凋殘而振刷惟材惟智以仁以廉一時中外咸允之後以公官贈通議大夫公幼

仡嶷嗜學動止異羣兒倉遽避兵手不釋卷少長工書能文章尤殫心有宋諸儒書時故城歲取二人入縣學公年十有六與兄丕籙偕與選康熙二年癸卯舉於鄉又十年登韓文懿榜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文懿方負盛名獨心器公嘗以奏對燕閒言公之賢

聖祖方廣攬人才

召至

便殿

賜之坐

賜食異數也歷官內閣典籍主客司主事儀制司員外郎都水司郎中咸以能官著

聖祖知公廉敏

特命榷蕪湖亦異數也比任滿商民咸爲之謠曰不名錢理肅然惟其然秘青天旋以病乞歸先是公未第母袁恭人歿貧無以葬兄丕籙早卒嫂劉已殉公與婦刁撫棺嗷愴楚慟路人同縣桂陽知州李亨爲具椁禮葬之至是公以祿入置義塚俾

貧者得葬且泣曰曩吾母不得葬吾幾死今爲此以廣吾母仁置義塾親課教撫輯諸儒先粹說爲四子書鈔以教人從遊者嘗數百人至今里中人士知書嗜古公遺教也起補原官同官某欲徇一事自便公堅不可某恚甚後某官陝西公適任陝西學政某益思中傷之公以古學課士明敏慎勤試卷必親閱不一假人某不得嘗乃授意所屬訐公然卒格公議不得行未幾某罷公以積勞卒於三原年六十七時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也

陝人士爲詩文輓公者數千人協辭上請祀名宦祠事行詳載陝志柩歸陝人士絜酒炙雞匍匐奠公墓屬於道子一世貞太學生公歿遺命太學曰汝祖年三十有六歿於官事艱苦吾未能申其事祖母茹貧撫孤十三年吾未能昌其志飲恨終天又曰吾鄉儒學中東西廡圮尊經閣廢書册散佚朽蠹明副都御史馬公中錫祠中絕可哀汝志之善承吾志太學跪泣受命塋公之明年太學次第竭蹷蔵事如公命復新馬公祠卜縣治西南七集

築室數十楹俾後馬公者聚族居人咸曰公有子矣孫五人王正康熙丁酉舉人王憑廩貢生王伊祁州儒學訓導王驌王憲俱歲貢生能世公學曾孫象震雍正甲辰進士官給事中象山己卯舉人天津府學訓導象賢庚寅舉人大有己酉選拔貢生元孫鍾璠辛卯舉人廣宗儒學教諭廷儀戊申舉人餘皆有聲學宮公之世澤於此長矣論曰汝愚高祖參政公受學於公世爲婚姻汝愚秘所自出公歿縣人思慕公爲請祀鄉賢贈公官枝江三年振奮任事不避讐怨爲同官者搆陷死槐不得歸時官荆南道華陰薦君民乎雅知贈公且傷其死厚恤之公感其德遂號德薦時公年始十有三也洎視學陝薦之子孫無自立者公召至署告以前事賜其家教之就學復爲士人公之力也公之志也公在官舉其官在家克於家讀書誨人有範不厭取義如不及克昌其學以達

主知一經傳家不累後人長宜子孫嗚呼卓哉

書張沙溪公事

景州張公弗圍汝愚祖母弟也皙而長儀止疎閒無急遽態饒於資不屑事會計好飲酒嗜書能詩讀書必以酒讀窮日夜飲亦窮日夜醉輒放吟朗嘯胸懷磊磊不羈一託之於詩俄頃可得數十篇古近體閒出字痕橫斜餘古致尤好讀史與人飲條舉史事以類相稱量必精當年月人地名無爽者閒以雅謔聽者忘疲及公不言則醉矣詩亦成矣嘗南遊醉登焦山攀援磴壁俯大江卽山石爲

硯束松枝濡墨書七言古詩六十韻於峙石上一時遊客競傳寫之族弟某覬公資瞰公醉飽食置毒焉公方舉箸而頓悟棄其食曰弟計誠拙何出此別具酒召族弟與之飲泯其迹旣而曰吾之幾陷族弟於不義者惟吾資也思所以散去者乃招致篤學嗜古之士以及工書畫篆刻者數十人於家厚其幣恣其所欲爲俾各精其業公日夜與此數十人者飲酒論古較能賦詩以爲樂人之以資官京師尋知麗江府醉忤上官代公者至公猶不

鄉方與人飲且奕代者欲鉤稽文籍公曰吾無人恩此汝無恩吾奕代者慚而止舟過鄱陽醉墮水家人拯出之睡正酣翼日以告公恍然曰無惑乎吾昨睡異常時自覺氣淨心寂沁骨徹髓如汗行午日中數十里遇涼颸急雨於茂林叢篁閒耳有聲如早夜聞歸雁嘹嚦朔風前自遠而近則水底之樂也吾固未知此樂紀以詩歸里後檢行篋合曩時詩訂爲沙溪漁父草自敘之閱數年詩益多又序之比卒也且四序之公殁於今三年病伏枕

猶呼酒飲數觴索紙筆擬古樂府五章其六章未及半而瞑公諱恩世弗圍其字一字扶蓬汝愚當徐考其生平行事及歷官始末別爲之傳

祭馮鶴菴先生文

於惟我公系出畢公代有聞人厥氏曰馮望重雁門第甲晉省作吏清白公文彪炳越公行事疇得髣髴公竟已矣遽遐造物方公弱冠即舉科名摛麗組藻排奡縱橫旋遊虎闈名題鼇榜墨客爭傳允矣非奬卓卓我公無自矜色與人益謙視躬益力從來裕德建必家邦詎韜其才負厥寒窗才非百里胸襟連抱聿瞻臥治驥足就道廼莅山左其風清越猜疑兩忘令無廹猝暨官粵東力悉情忠

治劇理煩有古人風獨力不回慈良尤美遺愛在人口碑盈耳公思林下非圖暇逸不務厚實不陋蓬蓽淡泊是甘誼洽門閭庇本葛藟君子之居爰貽孫某克家有子說禮敦詩克燕克喜既捐城府既脫羈馬書畫怡情乃其所託公有仲兄慶篤雁行怡怡韡韡既壽而康常棣競華聯床夜雨公年最少名妙第五一門之內猶子曰姪以飲以食懇懇奬率凡我姻婭且仰且欽身無擇行側聆德音人歎循良我覘孝友克昌厥志克昌厥後嗟嗟孟冬日在廿七遽啟手足曰无妄疾公竟已矣公其奚恫福惟百順是爲令終公雖已矣公行固在積之者厚留以有待惟公逢吉非公弗克一行一言奕禩之則於惟馮氏我公篤生生前有耀泉下有聲九原莫起人孰無死死而不死泣亦熹矣彷彿撰述敢陳其略公不我棄公其我諾

賈氏叢書 椿莊文輯 罕弟自厚齋

德州封氏支譜序

嘉慶七年夏五月汝愚自都歸里過德信宿封氏伯勤表兄西齋而封賡言先生來揖汝愚而言曰續輯支譜成將付剞劂吾子其序之且曰吾子所居去吾家三十五里又世爲婚媾知我家世爲較詳吾子其無辭考封氏出自姜姓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其地汴州封邱有封父亭卽封父所都也至周失國子孫爲齊大夫居渤海蓨縣蓨今景州嘗讀屈成霖景州志見所載封氏之顯者自晉東夸校尉釋以下凡五十有八人而譜不之及昔宋眉之蘇皆宗唐益州長史味道老泉作譜不及焉曰親盡先生之意始如是非特此也狄武襄不宗梁公文信國不宗潞公譜牒散失古今同慨無徵不信不事攀援卓卓者類如此也而郭崇韜哭拜汾陽於墓下果奚爲耶歲戊戌讀書西齋十閱月知先生幼孤奉母以居落落寡交遊閉戶課子讀書迄今年垂六十猶手自鈔書點畫無或苟固知先生之學有素也譜成簡而明質而不俚合古法則先生之學爲有用又讀末卷所編志傳銘知先生家多豪俊長者異日封氏之盛或與景志所載五十有八人後先競爽未可知也先生其以語子姓世其學無怠其志

德州封氏姑婦　旌節傳

德州封氏有姑婦祀節孝祠者曰李曰任李封運隆繼室年二十九而寡逾年前室子璣卒璣繼室任年二十五姑婦相依二十八年乾隆二年有司爲上請得旌初李之寡也悲號淚盡赤不飲食者數日洎璣卒李察任毀甚告之曰吾不天尚未除此斬然者而又見若之寡也若有二子今雖孱弱封氏之血食繫焉吾所生遺腹女纔週年若毀如是其以諸

孤益我累乎任泣受命任訓二子不假以辭色李謂少愛憐之任泣請曰寡而有不肖子不如無子李泣諸孤亦泣李秉家政內外井井不紊或淩諸孤攫其歲入之資李與任相對泣且以之戒諸孤俾順受弗與較而歲時祭祀必誠處妯娌以和馭僕婢有恩親串慶弔戒諸孤往無違禮卽毋家有冠婚事亦不身與曰未亡人固如是也李歿於今七十四年任歿八十三年諸孤元解元巽元解生二子之旭之昭元巽生二子之晫之昶嶸嶵岳峒四璉崐崘岳岱任曾孫李元孫也今元孫復有孫節母貽澤於茲長矣嘉慶七年夏五月爲序封氏支譜復掇拾舊聞作姑婦旌節傳

金定湖知縣河間郭公紀略 并辭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甲午春河間郭公震字伯起來知定湖縣今即永甯州治西百二十里孟門鎮濱大河兩岸崇山黃流出其中渡積石三十里至是折而南考國策吳起曰左有孟門又按呂氏春秋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後周始置定湖郡隋改置孟門關唐乾元中改定湖縣隸幽州迄元縣廢志載公河間人戚以馭吏仁以及民爲立生祠良吏也既治定湖之四年丁酉秋九月

中鄉民白廣南鄉民王詔田內產嘉禾驚爲上瑞羣歸美於公爲圖刊石以紀瑞應復請於徵事郎行石州定湖縣主簿濟南姜國器爲之記勒諸豐碑明年秩滿去邑人德之祀名宦祠無已立德政碑羣奔走乞辭於奉訓大夫前太原府陽曲縣令飛騎尉賜緋魚袋楊庭筠實大定十八年冬十月也碑文大都贊美空言不足以資考証無可採庭筠亦不自書其里籍其圖之書公銜也稱文林郎守石州定湖縣令武騎尉借金魚袋而記稱與公爲同歲生則公與國器俱科目出身惜其詳不可知矣生祠雍正元年浸於河三碑移來鎮之三官廟癸亥冬息李退齋景韓于役孟門慨然謀所以興復之求其故址不可得未果姑書木主侍享關廟越明年汝愚以查蒙鹽之役寓廟中緬公往迹撮記大略貯之行篋以備異時參訂且以附桑梓敬恭之遺意云嘉慶十年乙丑夏五月五日識辭

曰郭公昔知定湖縣大定甲午春光斫一朝雙舄驚鶴化遺跡三碣今猶傳一碣上繪嘉禾形同產

白廣王詔田一穗旆旆餘二尺兩穗四隴相接連一碣彪炳紀瑞應黽池五瑞誰後先記放主簿姜國器螭虬盤屈深雕鐫明年報最君即去感君德政涕泣漣又勒一碣紀遺愛庭筠文筆如湧泉何堪黃流水漲溢生祠頹圮無一磚殘碣卻賴鬼神守蠶致三官廟西偏息縣李子書木主配食漢亭侯筵君之靈爽可少慰君之三碣不可捐彈指聲中閱人代六百二十有七年我朝爲來孟門鎮登山臨水思昔賢一鵞溪毛念桑梓招魂欲賦歸

來篇

谷圍印存序

嘉慶癸酉秋九月以事如德州宿封伯子表兄西齋見案陳十二篋襲以古錦熏以艾納心竊異之而平原朱子探宿前數日至乃指以告余曰此如皋許默公所作石印吾好友高唐華君經遠秘之帳中有年矣今將拓以麥光出公同好屬覔能賞此者一言以弁首吾子工篆隸善鑒其無辭余漫應曰與子別幾半載幸解后於斯當風月清夜呼酒徵歌詼諧嘲弄無不可者何乃爲此冷落生活探宿醒而狂不以爲忤也翼日晨興發篋觀之石皆青田產其側題歲月名若字奇字難識者釋之文有鐘鼎大小篆之分體有龍書鳥跡懸針倒薤之別刀法有平正衝留雙入單入搶上勒下之不同體緣文殊腕隨格變盡十二篋余且目眩神奪舌撟而不能下回視探宿猶酣眠鼾聲徹戶牖亟起之曰子亦知默公之印之所由工乎人爲一藝必有詩書以培其本良師友以佽其成歷名山大川以發其興壹其志要諸久乃能窮極要眇名成

一時默公工詩善書康熙間客京師久及與合肥龔尚書朱秀水陳宜興兩檢討游處其聞見者廣所撰著有篆體原始正宗奇賞三編詩韻篆海數十卷寄微官閩海解饟渡黃河大風覆舟身瀕死吏議奪職自是無復宦情日事游覽所遇吉金貞石摩抄偏旁玩其闕缺疏通而證明之所學益進會山陰胡循齋觀察督糧山東往依之爲作印最夥觀察爲訂韞光樓谷園兩譜華君所存才四之一然默公歿且百數十年雖一片石猶足寶貴乃

纍纍然若是之富華君亦不廉哉探宿言君事親孝友厥弟有蘇牀姜被之風予六察其材質延師教之而自糾其勤隋居恒粗衣芒屨遊行阡陌閒見俗士囁嚅齷齪掉臂去不顧遇知己披露肝胆不設畦町毀譽不足亂其心威力不能奪其志蓋古之豪士也余不識君偉君茲舉而知探宿之言不謬嗟乎古今遙矣天壤大矣文人學士幾難僂指其擢肝招腎成一家言或不幸而無傳其傳者經兵燹飽鼠蝨久且不能舉其姓名者何限顧安得一一掇諸煨燼登之棗梨爲大地才人吐奇氣乎吾知華君遇之必思有以傳之如其傳默公之印無疑也是行也獲於探宿尋良覿又得玩默公寸鐵之奇橫而尤幸聞華君之爲人其嗜好殊俗有如此者喜書數行以正於朱子幸爲我語華君故城有賈生非獧非狂願訂石交焉君其許之

家祭文

維嘉慶十有九年歲次甲戌春三月癸巳朔越祭日乙卯不孝孤哀子汝愚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

誥封宜人顯妣秘太君之靈曰嗚呼吾母棄不孝孤忽忽五十日恨不先驅螻蟻地下念吾母生不孝汝愚汝愈汝愈十四歲而殤不孝子然一身窀穸之事弗蔵則不孝之罪滋重已又痛念吾母生平宜爲天所祐神之所福今而後知德爲福基福由德致之說有不盡然也吾母乃外祖占存公第二女年十七歸吾父爲繼室時我曾王父王父母本生王父母皆在堂生事葬祭相吾父咸衷於禮適周氏姑朱氏姑封氏姑相與周旋恩誼始終無間吾叔父尊爲邱嫂吾叔母得所取法尤禮焉吾父好軒岐術據一几置本草諸書精研恒至夜分吾母挑燈相對無倦洎吾父染翰鳳池校書秘閣或瀹茶湯以候早朝潔豆觴以待退食無或違不孝生而羸及授室生一子殤吾母命置妾丙寅生

二女己巳生子臻所以撫之者如撫不孝吾妹代州馮治平治平宦於黔而死妹挈子女依母家吾母撫之亦如撫不孝猶精女紅繡譜鍼管無時[illegible]手而櫛無綺縞衣必再澣食無兼味小女奴以[illegible]覈進亦甘之如飴至親串饋遺必厚以周吾父[illegible]京師二十餘年歲庚戌遇

[illegible]恩封宜人諸與不孝同舉者升堂拜母吾母處[illegible]之無態色性沈默寡言笑輦下右族車如流水馬如[illegible]其閨中或靚服袨粧相誇耀吾母夷然不屑家居二姑六婆不使入門嘗曰搬弄是非此輩爲甚吾門庭蕭寂豈遂任其往來嗚呼母之懿行孚於戚黨來哭者皆失聲而竟不得於天壽僅七十又五耶吾父棄養時不孝羈京國未歸視藥物制絞衾皆吾母銜悲料量不孝靦然人面視息人間十有七年以有母在願啜菽飲水土佐含飴之樂也乃陡遭大故不孝雖親視藥物制絞衾而吾母實捐帨於逆旅是人子之至痛莫汝愚若不孝之罪亦莫汝愚若乃[illegible]用形家言卜葬吾父於隱里

三段地阡吾母泣言汝父幽穸去村居裁里許吾朝夕望如見汝父意良慰異日得無疾而死汝奉吾歸藏於斯負土亦良便薄田足給饘鬻做廬足蔽牀席舊書足教子孫汝愼守焉勿令人譏葬師之言不信也數日來四方賓客之不鄙不孝而辱與遊者爭製爲哀誄之詞以不朽吾母且喻不孝以無滅性不知不孝之痛固觸而益生而不孝之身卽危亦何足惜也吾母素康彊尠疾病去年秋九月十五聞林清之亂吾母恐奉母如德州假姚

氏房以居母安之十二月而疾作延段子雪亭朱子探宿來診皆言脈弱是高年本色子無憂二子者精於醫豈智不足以知疾不可爲耶豈知之而不我告耶豈天定者人弗勝葹苓固無效耶今柩歸非生還也詰朝申時不孝敢吾父吾前母之壙奉吾母合窆荒雞再號靈旂旣設蕙肴蘭藉桂醑飶香吾母豈果不哀不孝之血誠而來格來嘗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椿莊文輯一卷完　　孫男敦恪恭校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磨甎齋文存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磨甎齋文存

磨甎齋者張磬泉先生自署其集之名也先生[illegible]其子小泉尚幼所著遺書文集多散佚府志所載儀禮古今文考經史筆記增校尸子增校四民月令諸書亦僅有其目及小泉既長即先生平日所讀書手記於簡端者鈔集爲卷又首尾不完惟遺文十餘篇皆精博可傳之作小泉懇懇屬刊入學海堂叢刻中今刻甫成而小泉逝矣悲夫先生才足用世終不遇時學能著述復不傳後生有賢子中道隕折天之阨之何至斯極耶

光緒十年三月陳璞謹序

張杓號磬泉先世浙江錢塘人府志及會釗撰家傳作紹興人此從陳澧所撰父遊幕廣州杓遂入番禺縣爲生員性至孝父病刲股和藥以進父得瘳其母任氏嘗刲股療母至是嫻黨稱之曰孝女復生孝子矣陳澧撰傳少聰穎異常兒雙目炯炯坐黑室中往往露其光如兩炬射人讀書過目成誦人稱爲神童同里鄧天麟奇之招至其家讀書以女妻之弱冠爲古今詩駢文輒勝其儕偶同邑陳曇十餘歲以詩名不可一世惟畏服杓不敢睥睨視然杓不自滿假四十歲後折節治經學攻隸書凡說文隸釋隸續金

石文字之書考證十三經注疏之說研硃蠅頭小字錄於簡端晝夜不輟會釗撰家傳嘉慶十三年中舉人掌教香山欖山書院南雄道南書院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衆書院不能容多於書院外賃屋居焉販夫牧豎過院門咸駐足觀之稱爲講書老師三赴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揭陽教諭後以例得國子監學錄職銜陳澧撰傳道光二年儀徵阮元督兩粵開學海堂課士以杓爲首選後復延之課子會釗撰家傳督責嚴厲元愈敬之陳澧撰傳日夜點勘晷漏逾旦不寐目力過用眚乃大作後主講南雄時勤課如故及歸而雙目瞽矣府縣志會釗所撰家傳道光二十一年英詰黎犯廣州楊芳爲參贊大臣杓上書楊芳言香山淇澳新安大澳其人能潛伏海中請招募使攻夷船又言番禺慕德里司村民聚衆數千將爲亂宜乘其未發招爲鄉勇珠江羣盜快蟹船亦宜招撫使擊夷人此以賊殺賊之法及夷事稍定上書言善後事宜請團練沿海鄉勇乾隆間臺灣林爽文之亂福郡王檄調淇澳人從征而臺灣平嘉慶間海賊張保犯省城總督百齡命十八鄉團練與賊戰敗之而保降皆其明效請於沿海村落照甘肅貴州例各堡設鄉學訓導以堡中舉貢生員充之爲鄉人說君國大義其武舉武生令赴

督撫轅効力不願者爲鄉中保正偕訓導團練壯丁教以水戰火攻之法有事則令轅門効力持一紙書至其鄉集壯勇可立至豈不勝於調兵異地乎又上書總督祁塡言官軍失利後反多蒙賞之人近者紛紛呈報團練輒言數百人實爲烏有更有無賴聲稱奉憲團練嚇詐商民皆由軍令太寬有賞無罰其團練之法與鄙見大相刺謬凡省城東西各要津守禦寥寥用兵之策不外攻守兩端不能攻而徒議守非策也守不於遠而於近亦非策也今有賊欲犯吾廬不於里門禦之亦於家門禦之豈有聚百十人於室中守臥榻者乎凡用人以

品爲先至有事又以才爲要復有平夷四策曰嚴禁接濟以斷其資糧招撫漢奸以去其羽翼團練鄉勇以助兵力清理沙田以裕軍餉杓雖廢苟有所知不敢不極力陳之凡四上楊芳書六上祁墳書皆口授滔滔不絕繕寫者筆爲之倦當事雖不盡用無不敬重其人（陳澧撰傳）其所陳戰守之策皆鑿然可行也（據府志）爲人剛直負氣能與朋友同禍患新會富商祀鄉賢一案嘗與劉華東諸人同對簿訟庭不爲勢屈（府志）性豪雖貧得潤筆錢輒散諸朋友之窮者代寒士謀如切諸已不滿意不休教學徒尤循循不倦故成就甚衆梁國珍韓榮光陳其錕

曾猷霈其著也感外舅之知妻歿矢不再娶後從友人勒始置妾生子（曾釗撰墓志）目瞽後家益貧友人劇金交鹺務公所權子息以供薪水後鹺務頓壞子錢不歸益困甚年七十一卒（據曾釗弔張磬泉文）所著遺書文集多散佚南海桂文燦爲采訪輯之編爲儀禮古今文考一卷經史筆記二卷增校尸子三卷增校四民月令一卷張學錄遺集一卷（據府志藝文志）餘散見於學海堂集及經義叢鈔內其讀書手記於簡端者甚多子祖望鈔集爲一書（陳澧撰傳）

張杓磬泉著

尚書之訓解

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二十八篇之書其篇目無所謂訓也自東晉古文因書序之目撰伊訓一篇立典謨訓誥誓命六名唐孔穎達等作正義又增征貢歌範四者合爲十例至元熊朋來復據陸德明正攝之說取正義所增者併入六體以伊訓高宗之訓兩篇爲正訓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十四篇爲攝訓於是訓之名遂

爲書之一體嘗因而考之典寶明居徂后沃丁四篇惟沃丁序言訓然曰訓伊尹事者訓之言順謂順承伊尹之事爲命爲誥未可知也典寶明居則并無訓字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朕馬注明居曰咎單湯司空明居者明居民之灋則爲誥爲誓又未可知也至徂后與伊訓肆命連文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鄭注肆命者敷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灋度也漢書律厤志引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太甲除喪朝諸侯于明堂祀方明以成湯配

伊尹因偁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合之鄭君所言則三篇當同一例熊氏既以高宗肜日與高宗之訓序連文而目爲訓肆命亦與伊訓徂后連文顧獨別之爲命豈其然乎無逸爲周公陳戒成王則與咎繇益稷之謨同也呂刑曰度作刑以誥四方鄭注周禮大司寇職曰誥謹也引此經爲證注布憲職曰誥謹也使四方謹行之伏生大傳曰甫刑可以觀誡是其義也則與多方多士之誥同也其餘若五子之歌曰有窮后羿左氏襄四年傳魏絳引作夏訓唐孔氏謂書有歌體固未善然曰夏訓正不知果屬何書未見卽爲五子之歌也太甲曰惟

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禮記緇衣竝引作尹告康成注尹告伊尹之誥也則又誥之明驗也然熊氏篤信晚出之書又惑於六體之說皆別出爲訓其果可信乎或曰如子言是書無所謂訓體也曰然然則伊訓高宗之訓果何備乎曰訓猶誥耳說文誥告也漢書揚雄傳顏師古集注訓告也是其證也康成注顧命大訓曰大訓者謂禮樂先王德教夫曰先王則統二帝三王言之而典謨亦訓矣故王肅以大訓爲虞書典謨又其證也然則東晉以前言書者無六體之說也故曰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

春秋之傳解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謂穀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爲儉通經爲長此而例之訓詁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植王氏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據高氏祐賀氏循則并目之爲史

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世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解始割傳附經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駁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邪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宋王晳謂左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疎畧明何異孫謂左氏疎於義理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以啟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注行而左傳隱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注

謹案李善注文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釋義或引後以明前茲用其例凡稱引之書斷自梁代其諸家文集與昭明同時者必其人詩文入選方始采用若事出前人而書成後代如隋志荀勖四部之類當時必有所據故依用之至徵引各書詳標篇目其原書不存轉引他書亦注明某書所引

文選序

鄭康成樂記注曰文篇辭也許叔重說文解字疋部曰選一曰擇也

梁昭明太子撰

此當爲李善作注時所題也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生而聰叡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引納才學之士討論篇籍商榷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周書謚法解曰聖聞周達曰昭照臨四方曰明張揖廣疋釋詁曰撰具也漢書藝文志作譔顏師古曰譔與撰同

式觀元始

繹史開闢元始引五運厤年記曰元氣濛鴻萌芽滋始遂分天地啟陰感陽

眇覿乎風

王逸楚詞哀郢注曰眇遠也廣疋釋詁三曰乎道也管子心術上篇曰以無爲之謂道然則乎風無爲之風也

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

禮記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毛詩大雅緜鄭康成箋曰鑿地曰穴王肅家語問禮篇注曰在樹曰巢爾雅釋言曰茹食也高誘呂覽誣徒篇注曰世時也

世質民淳斯文未作

玉篇貝部曰質樸也張平子思乎賦舊注曰不澆曰淳斯文見論語

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東晉古文尚書序文也從此以下至難可詳悉序文字肇興源流寖廣之意案說文解字自敘曰神農氏結繩而治黃帝之史倉頡觀鳥獸蹄迒之迹初造書契虞翻易注曰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繫辭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易以書契是書契不作於伏羲此蓋仍書傳序文不及是正也說文解字文部曰文錯畫也自敘曰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竹部曰籍簿書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卦彖傳文也集解引虞翻曰日月星辰爲天文厤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干寶曰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文之時義遠矣哉

易曰豫之時義大矣哉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甯有椎輪之質

說文車部曰輅車鈴前橫木也非車名輅字當作路

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

廣雅釋詁四曰增重也楚辭招魂曰增冰峩峩雪千里些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又曰冰水爲之而寒於水高誘淮南子修務篇注曰曾則也毛詩式微傳曰微無也說文仌部曰凜寒也凜當作瘨

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王逸楚辭離騷經注曰踵繼也

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詞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曹植七啟曰千品萬類不可詳悉爾雅釋詁曰悉盡也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詩序子夏作文載選中從此至不可勝載序賦之源流賦爲六義之一故引詩序文發端也鄭康成注周禮太師職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

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

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

荀荀況宋宋玉賈賈誼馬司馬相如也漢書藝文志曰孫卿賦十篇宋玉賦十六篇賈誼賦七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屈平宋玉導清流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此言荀不言屈者昭明以屈子之騷當別爲一類荀卿有禮智諸賦故舉之也楊倞荀子儒效篇注曰表標也孔鮒小爾疋廣言曰末終也

自茲以降源流實繁

後漢書逸民傳論曰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爾雅釋詁曰茲此也蔡邕班固典引注曰水本曰源李善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宋注曰流猶枝也

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

毛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曰說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班固西都賦曰名都對郭邑居相承張衡西京賦曰有憑虛公子者薛綜注曰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以子虛虛言齊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借此三人爲辭以風諫子虛上林二賦昭明列畋獵類而序云述邑居者以上篇述雲夢下篇述上林皆言苑囿也

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

李善畋獵題注引馬融禮記王制注曰取獸曰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畋游之嬉

田畋佃三字古皆通楊子雲長楊賦序曰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上長楊賦以風羽獵賦序曰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故因校獵賦以風之趙岐孟子梁惠王上注曰制作也

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

從此至自茲而作序騷之源流史記屈原列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王逸離騷經序曰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高誘淮南子原道篇注曰含懷也毛詩大雅生民傳曰履踐也

君臣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

左氏昭十三年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下善齊肅史記留侯世家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賈誼

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王逸楚辭九歌序曰昔楚南鄙之邑沅湘之間屈原遂放竄伏其域穀梁宣元年傳曰放猶屏也

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憩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楚辭漁父篇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

從此至又亦若此序詩之源流兼言詩頌之同異詩序曰詩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曰關雎麟趾王者之風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

禮記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康成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

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

荀子非相篇曰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楊倞注粲然明白之貌

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

退傳謂韋孟降將謂李陵也漢書韋賢傳曰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在鄒詩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

監善騎射武帝拜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連戰兵敗遂降陵與蘇武詩三首有云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故曰河梁篇也

四言五言區以別矣

任昉文章緣始曰四言詩漢楚王傅韋孟諫楚王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論語子張篇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與分鑣並驅

邱遲侍中尚書何府君誄曰分鑣先達並驅見詩

齊風

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漢書英布傳曹邱生揖布曰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詩大雅烝民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鄭箋穆和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作穆若清風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

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廣雅釋詁曰舒展也布列也薛綜東京賦注曰總猶括也鄭康成儀禮既夕注曰成猶併也此言展布其事爲詩總括其事爲頌體又不同

次則箴與於補闕

從此至蓋云備矣序各體文之源流各體既繁作者不一故祇釋其義或舉其名不復言始自何人與序詩賦異也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以箴王闕韋昭國語晉語注曰箴救也文心雕龍曰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詩烝民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溫潤

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鄭康成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文賦曰銘博約而溫潤

美終則誄發

文章流別論曰嘉美終而誄集說文言部曰誄謚也釋名釋典藝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圖像則讚興

釋名釋典藝曰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漢書趙充國傳成帝時追美充國召黃

門侍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又詔誥教令之流

蔡邕獨斷曰詔猶誥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又曰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尙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爾雅釋詁曰誥告也蔡邕班固典引注曰本事曰誥釋名釋言語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獨斷曰諸侯言曰教釋名釋典藝曰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賈誼新書等齊篇曰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

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獨斷曰奉而行之名曰令

表奏牋記之列

釋名釋書契曰下言於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奏鄒也鄒狹小之言也獨斷曰凡羣臣上書謝恩謝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臣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尙書通者也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息囊盛

書誓待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

北堂書鈔引邱季彬禮統曰弔死曰弔說苑權謀篇曰祭之爲言索也廣雅釋詁曰悲傷也痛也哀痛也

答客指事之制

答客謂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也

三言八字之文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

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因見之客趨曰海大魚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邯鄲淳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三言八字皆指隱語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

篇辭引序

論衡書說篇曰著文爲篇趙岐孟子萬章注曰辭詩人所以歌詠之辭劉逵吳都賦注曰宮商角徵羽各有引序已見前

碑碣誌狀

釋名釋典曰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誌墓誌狀行狀也衆經音義十六引字詁曰誌記也高誘淮南子修務篇注曰狀貌也然則誌者紀叙其生平狀者形容其德業也

衆制鋒起源流間出

荀子王制篇曰嘗試之說鋒起楊倞注曰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源流已見上文書益稷笙鏞以閒傳曰閒迭也

璧陶匏異器並爲八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陶卽八音之土土亦得言瓦國語曰伶州鳩曰瓦絲尙宮匏竹尙議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是也然則陶壎也鄭康成周禮太師職注曰匏笙也成公綏嘯賦曰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說文女部曰娛樂也玉部曰玩弄也玩通作翫廣雅釋詁三曰備具也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

從此至大半難矣序所以選文之意左氏閔二年傳里克曰太子軍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張華勵志詩曰田般于游居多暇日李善王粲登樓賦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暇閒也

歷觀文囿汎覽詞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薛綜東京賦注曰歷經也揚雄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陸倕感知已賦曰學窮書府文究詞林魏太祖祭橋元文曰幽靈潛兮心存目想西京賦

曰白日未及移其晷說文曰部曰晷日景也

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

棗據雜詩曰千里旣悠邈爾雅釋詁曰悠遐也廣雅釋詁曰邈走也小爾雅廣詁曰更易也七代周秦漢魏晉宋齊也史記楚世家注引賈逵左傳注曰祀年也

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

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詞人才子辨圃學林莫不含豪咀思爭高競敏隋書經籍志魏祕書監荀勖分爲四部總括羣書盛以縹囊書用緗素

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曰縹青白色詩爲公劉毛
傳曰小曰槖大曰囊東都賦猋猋炎炎楊光飛文
潘岳秋興賦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釋名釋采帛
曰緗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說文巾部帙書衣
也
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
何休公羊哀五年傳注曰略猶殺也楊惲報孫會
宗書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王逸楚辭招魂注不
治曰蕪多草曰穢廣雅釋詁三曰集聚也後漢書
邊讓傳蔡邕以讓宜處高位薦於何進曰伏惟幕

府初開博選清英崔瑗草書勢曰兼功并用漢書
高帝紀陳平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
分有二爲大半有一爲小半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
之准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
此序所以不選六經之意法言寡見篇曰昔在姬
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程曉與傅弁書
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揚雄
答劉歆書曰張伯松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
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
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廣雅釋詁曰奧藏也易曰大
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詩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鮑昭論國制啟曰君舉必書動成
准式世說賞譽下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
爲記室參軍敕世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師表汝
其師之左氏隱六年傳曰芟夷薀崇之杜預注芟
刈也夷殺也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
之所選又亦畧諸
此序不選諸子之意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老子鄒

氏經傳四篇莊子五十二篇管子八十五篇儒家
孟子十一篇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
從此至亦所不取序不選戰國策及兩漢奏疏之
意曹植辨道論曰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漢書
鄒陽傳贊曰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
撓矣毛詩小雅曰謀夫孔多韓詩外傳曰避文士
之鋒端武士之鋒端辨士之舌端
冰釋泉湧金相玉振
老子顯德章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王

逸離騷經序曰金相玉振百世無匹毛詩棫樸傳曰相質也趙岐孟子注曰振揚也

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

李善注曹植與楊德祖書引魯連子曰齊之辨者曰田巴辨於狙邱而議於稷下毀五帝辠三王一旦而服千人史記魯仲連傳曰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破趙長平軍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謂趙王尊秦昭王爲帝仲連適游趙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連見新垣

衍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史記酈食其傳曰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高帝紀曰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餔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張良傳曰封良爲留侯陳平傳更封平爲曲逆侯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苦斯之流又亦繁傳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史記伯夷傳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索隱曰概畧也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曰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杜豫春秋左氏傳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竹部曰簡牒也片部曰牘者版也西都賦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

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此序所以不選之意杜預左氏傳序曰記事者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又曰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鮑昭擬古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此因集內有史傳讚論序述諸文故申明其入選之意也易繫上傳曰錯綜其數集解引虞翻曰綜理也沈約與劉查書曰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讚辭采言富事義畢舉左思魏都賦曰蓋比物以錯辭

述淸都之閒麗賈子新書道述篇曰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後漢書班彪傳論曰敷文華以緯國典張衡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爾雅釋詁曰迄至也聖代昭明自謂本朝也陸雲夏府君誄曰熙光聖代邁勲九區廣雅釋訓曰都凡也高誘淮南兵畧篇注曰卷束也古者以竹帛寫書酌其多寡最爲一束故曰卷古亦謂篇也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陳氏仲卿鄺齋襍記序

鄺齋襍記八卷番禺陳曇仲卿撰鄺齋仲卿所居室也仲卿之生與湛若同物隮地不啼襁褓中不躁人乳皆與湛若同稍長爲詩詩筆復肖湛若人皆曰湛若復生因以鄺名其齋仲卿既負異禀又富于學師友咸目以著作才顧久困諸生近始以歲貢納粟作校官生平好遊覽常歷衡湘過吳會登嵩岱入幽并而講學于潞黨所至輒與其賢豪長者交故練達朝章而所得所聞亦夥暇日因纂輯而成是書仲卿之言曰古者小說流出稗官巷議街談有資考鏡故黃車使者采而錄之自齊

諧志怪干寶搜神未學啜醨侈言狐鬼而此風滋矣其或好談名理借託嬰譏非烏有先生即馮虛公子莊周寓言亦豈足爲典要乎余爲是書壹徵諸實蓋其存交游之聲欬識平昔之見聞而已敢與容齋之筆夢溪之談相頡頏哉余曰君之書斯可傳矣漢志諸子十家小說居其一後之爲目錄學者咸遵之然志謂十家之中可觀者九意似抑小說一流實則胡可抑也說部之精者其綜覈六藝可以翼經其紀錄時事可以裨史翼經則論衡之嫡裨史則新序之支雖分別部居實同條貫唯謬悠之說曼衍之辭斯無當耳是書攷古者十之三

記事者十之七皆述所聞抒所見無剿說無覆言信可傳矣仲卿所爲詩名曰海騷與湛若嶠雅配是書視赤雅體裁雖別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殆亦所謂義正于揚雄事實于相如者乎道光九年青龍在赤奮若孝月

黃氏厚菴周易述翼序

余嘗謂周易一書若非孔子所述後儒各以私肊測之不獨六十四卦之義紛然即六十四卦之名亦迄無一定三連者何止爲乾六斷者何止爲坤是故言易者必遵十翼猶言詩書者之遵序言三傳者之遵春秋夫人而知之矣顧人知之而不能爲之者則是無故好事新奇信古不篤故也吾友黃厚菴孝廉覃思經術博覽羣書尤邃於易著述翼一編貫穿經史上下古今而壹以孔子之言爲主所謂以經解經者也其論四德謂非元不亨無貞不利而亨貞利皆統於元其論用九用六謂

凡三百八十四爻遇陽爻變者皆以見羣龍之義推之遇陰爻變者皆以利永貞之義推之不專爲乾坤二卦言此皆獨攄心得而不悖於儒先者至謂立象見意意在象中象本自然非由附會持論尤爲精卓彼舍象而言易者固非穿鑿而言象者亦非由是說而精覈之因以通夫馬鄭荀虞之義亦合其庶幾乎道光二十有二年歲在元黓攝提格涂月

重脩新甯縣學記

新甯之立學也自前明宏治始厥後廓而張之改而更之役凡十焉縣誌詳之矣今

上御極之廿二年歲在元黓攝提格邑人士以棟宇之或飾也垣墉之或薜也復鳩工而重葺焉蓋閱半載而後事畢邑孝廉余君廷濬屬其同歲生番禺張杓爲文以識之杓因諗于衆曰學校之興諸君子僉以爲脩文教矣而抑知所以成武功乎禮曰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泮水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夫學校者文

德之地也征伐者武功之事也先王以武功之事行之於文德之地豈不曰用武以文成功以德哉是故功德一致而文武同源也學記曰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知慮通達强立而不反此學之所由成人材之所由盛也兎罝之詩美賢才之衆多也一章曰公侯干城二章曰公侯好仇三章曰公侯腹心嘗比而論之能親師取友然後可以爲好仇能知慮通達然後可以爲腹心能强立不反然後可以爲干城然則赳赳之夫即彬彬之儒爲之也是從學校中來者也抑又聞之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重莫先于孝孝者非徒守身而已將以建功而揚名也曾子之論孝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然則奮臂從戎非違親也捐軀爲國非虧體也烈烈之征夫即恂恂之孝子爲之也是從學校中來者也

國家養士二百年士之枕葄於文學者久矣新甯風俗醇古士皆敦本篤行其脩明夫孝弟者又益衆矣而杓則尤欲諸君子因文植德以立功奮勇成忠以廣孝諸君子不覽邑中之山川乎展旂之峯磨斧之石金門之島銅鼓之津皆赫然有威武象焉是故地靈所鍾代生豪傑伍建隆挺率民捍衛之節蕭艮輔樹毀家饟士之

勳李越則保障一城之人陳照且剿撫五縣之賊此非所稱文弱書生哉而乃處爲義士出爲忠臣上以報朝廷下足庇桑梓功業炫乎當世聲稱浹乎來兹蓋非特賦稟之殊亦其成于學問者素也諸君子涵濡

聖化模範先民詩書以定其心義理以充其氣平日不爲利動不爲威怵廉直競正鄉鄰憚而服之然後出其緒餘爲之講論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使牧豎販夫咸知大義遇有倉卒則忠信爲甲冑仁義爲干櫓仗一往無前之氣父率其子兄率其弟聲響相應衆志成城于以同讎于以敵愾禮所謂無事則用之于禮義有事則用

之于戰勝者也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允文允武之材非諸君子其誰屬哉夫如是然後不負吾君不負吾君然後不負吾親不負吾親然後不愧夫儒紳此之謂成身此之謂全人若徒以誦讀爲功吟咏爲能視勇敢爲岐趨等家國于異路地方有急非畏葸即矜張甚且假公濟私釣名而射利是豈學中人乎衆皆曰然爰敘次之以復余君並質諸徐君子遠以爲何如也

上楊侯陳善後事宜書

英夷覬覦大嶼山自前明已然其詳志久矣幸藉君侯威望不失一地不費一錢安坐而息兵戎弭邊釁誠所謂折衝樽俎者也惟夷情叵測商弊叢生善後事宜當倍求周密謹奏管見所及條列於左備採擇焉

一攻守器具宜造堅銳者

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武備所需視爲虛器礮臺火藥固屬薄劣礮子尤輕弱論者至比諸鬆餻非制勝之道也揆厥所由大都承辦不力兼有浸漁即如大嶼山議建礮臺估價十萬錢及工匠具領時止給二萬有餘姓匠人親歷其事與杓閒談及之由此而推他物類是安望其能堅銳乎今請各役皆選廉潔耐事之員經理礮臺則以石灰和鐵沙築之不必用石亦不可用蠔殼灰築臺之法度臺之廣狹掘地爲坎約二尺深熬糯米漿代水以調灰沙於坎中起築每二三分厚塗以鏘膠或洒黑醋務令更番輪築杵聲相接晝夜不停火藥則以杉炭雜米灰製之收受硝磺者不循私管理火藥者不憚勞自無鍛煉不純偷換混沙之患杓所經將南雄始興縣石灰最佳四山皆杉木礮子請仿覽核式旁加芒刺務重且堅鑄礮時礮口宜寬寬則砲子可大礮身架以車輪便於轉動鑄礮當用純鐵勿收買破銅及舊鐵器彼皆半雜泥沙者革弁黃廷彪所鑄十萬八九實坐此礮臺上於簷際多施鐵鉤令可懸網左右設牛皮屏風俾軍士得以擋礮中間空洞處於臺

面爲池尺許深以待注水用兵日臺外築土城護以皮幃四周圍之夷礮雖强當無所施其力矣

一守汛兵丁宜募近地者乾隆以前廣東止設提督一員統轄水陸嘉慶間因防洋匪兼備夷人始添設水師提督以專責成然自是以來更歷數員皆同其位尊見欲併水於陸不特復

祖宗舊製且所裁廉俸可廣募兵丁於法良善惟丁非土著恐室家念切防守功疏應請戍臺兵役即於臺旁附近鄉堡家選狎水善鬥者一人以充之教練數月後扳其尤授以把總外委職使領其隊又恐歲久無事習

成窳惰查海濱多曠土請遣幹員分往各路相度土宜令其開墾無力者官給以貲地不宜禾則教之種植或果木或瓜菜日有操作筋骨自强場圃所收併資糧食三五年後可望豐饒人情當富足之餘必思保護該兵役羣萃州處往還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一旦有急呼朋嘯侶頓成十萬貔貅各爲報効

朝廷實則自防門戶鞏身心兩地者相去何啻莛蒹趙營平之議屯田殆即此意歟

一沿海宜團練鄉勇以備不虞此次用兵徵調者遠則黔蜀近則豫章桂林客兵既苦於馳驅地主亦勞於供頓且曠日持久不能收旦夕之功非計也番禺屬之十八鄉香山之淇澳新安之大澳其土人皆工水戰乾隆間臺灣林爽文蠢動福郡王檄調淇澳人會剿而臺灣遂平嘉慶間洋匪張保將犯省門總督百公札飭十八鄉紳耆團練鄉勇堵禦而張保投首皆其明效也傳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彼能取辦於臨時我當預籌於平日請查此三處暨沿海邨落有無舉貢生員　奏請照甘肅貴州省例各堡設鄉學訓導一員即以堡中舉貢生員品學較優者補之使教訓鄉人咸知　君國大義其武舉武生則令其赴督撫轅門効力不願投効者擇

端方鯁直有勇畧之人爲鄉保正或一正兩副或兩正四副偕訓導團練丁壯鄉約五千教以水戰之方火攻之法五百人爲一隊武生領之十隊爲師訓導保正督之編姓名年貌册由縣詳府轉達院司每歲夏秋間訓導保正率丁壯赴省總督將軍於水師營會同操演能者賞之不能者罷之或恃强陵弱居鄉不軌則責訓導保正以篤教不嚴之咎該管地方官仍隨時察看出具考語以憑黜陟鄉中耆老年七十以上者有司於歲中給布帛酒肉以勞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恤之如是則訓練有方箝制有術文武聯屬老幼一心縱有倉猝在轅投効者持一

紙書朝呼夕至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奮鷹揚於隴畝寄奴宜以干城費用少而功効速不勝於借才異地勞師遠涉萬萬哉

一洋行宜改定章程以絶羣弊夷人之驕由洋商之諂洋商之諂在各營其私查洋行向例惟呢羽疋頭某商承受若干定有股分此外凡洋花洋藤鐘表毡毯等物皆覘夷人之向背而予奪之即內地之大黃茶葉湖絲桂皮亦覘夷人之愛憎而取舍之賤丈夫欲求壟斷既竭其能而資本不充者復存賒欠之心無不曲意迎逢冀夷人之私我於是有挾妓而與遊者有買妾而持贈

者甚至有以妻妾行酒而博其歡笑者可謂有靦面目全無心肝矣今欲挽回風氣惟有照鹽埠合柜之法改立章程令衆商酌舉一人爲公堂總管另派司事各值私堂夷船到日司事隨同總管覈定股分疋頭仍照舊章某行應得若干股某股該銀若干圓預日兌付值堂轉交總管其餘一切雜貨或買或賣皆分股定價各商自揣其力能受若干亦即將銀交付司事存貯公堂屆期諸物畢具總管知會商夷齊集會館公同交易貨有定額不容增減價則現給無事拖延奸商復何所圖而甘爲畢鄙耶然此言一發必有多方阻撓者是實拔本塞源之善策全仗制軍權使威權獨斷令出惟行矣又查近日夷船將到不肖商竟有遠至零丁洋外迎接者此風務宜禁止請著令嗣後夷船入港該商等止許差人公同往接不得親行使者亦不得獨往且不得過黃埔以上違者以漢奸論燕會雖非所禁亦止許聯名公請設席洋行會館不得行於私宅更不得叙於妓樓夷人酬酢亦如之違者以漢奸論洋商不得私見夷人即夷人欲見洋商亦由通事傳知於會館公見有私謁者以漢奸論夷人交易後飭伍商諭令回國伍商與夷人最親押言無不從不得在省壓冬亦不得在澳門度歲違者罪在伍商

亦以漢奸論皆殺無赦除札各商遵照外出示曉諭如有竊犯者許其出首即以行中貨物全數賞之縱敢攻訐之風亦不遑恤非苛也刑亂國用重典也朋比爲奸釀成今日之亂商之罪也繩以周公之法其誰曰不宜至於稽察沙文向日沙文多四十以上者今則皆少年甘作龍陽而不恥海關每歲行查伊等賄囑差人蒙混稟復遂成故事清釐洋貨店洋貨店向止八間即會館前開張者近則太平門外所在有之與夷人漏稅走私無弊不作不可不除防範官親幕友長隨書辦勿與洋商往來約束駐省提堂及齋摺差官勿受洋商賄賂私拆文書透漏消息此數者又在地方官眞心查辦實力奉行語云有治人無治法杓不禁拊膺而長歎矣

以上各條就平昔之見聞從父老而商榷僉以爲可故縷陳之憤時嫉俗不無過激之詞幸勿爲罪

上邢官保書

拘頓首謹言近日冠蓋場中嘖嘖相傳謂團練已行可恃無恐拘詢諸鄉友則云委員會到矣紳士會來矣鄉中主事者亦曾集衿耆會議矣然所謂團練之人皆自固吾圉問其爲公家出力者究不知誰何氏豈上以實求而下以虛應歟抑上之所以求之者未盡其道歟竊謂團練之法當先分別流品以激揚士氣此次用兵敗壞決裂至不忍言而貪功蒙賞之徒白頂藍翎相望于路有識者恥之而無恥者乃從而效之紛紛呈報團練多者六七百少者三五百指名某鄉某堡確鑿無疑實

皆烏有先生憑虛公子委員赴鄉查驗則僱人應卯人給青錢三十所費不過十餘千以足所屯之數委員去後盡化烟雲此一類也更有無賴鄉紳陽托報効之名陰作自營之計率烏合之衆聲稱奉憲團練恐嚇愚民在陸則騷擾村庄强梁不法在水則盤詰商旅訛詐多端但求囊橐之充不惜聲名之敗此又一類也一則以無爲有是謂之欺一則假公濟私是謂之鄙欺與鄙皆有血性者所不爲而彼恬然爲之賊平且奮臂以爭功不平則潛身而免戮蓋有賞無罰軍令大寬致宵小得行其僥倖也端人正士羞與爲伍因之匿而不出者有

之行而不決者亦有之我宮保開誠心布公道不以苛
妨應物不以逆億待人彼以慕義而來方且以爲手足
以爲心腹謂予有禦侮可以扞城吾民豈知海藻江萍
全無根蒂苞根桀莠徒害嘉禾若不將此類盡數芟除
恐正氣不伸羣邪用事受其蒙蔽坐擁虛名敵愾無人
何以制勝竊爲宮保憂也是故欲行團練必須專責鄉
望而欲用鄉望必須妥議章程非鄉望則團練不精無
章程則鄉望之言不信凡賞罰撫卹各欵請詳細開列
刊版刷印遣人持赴鄉中齊集鄉民人給一紙家諭戶
曉咸使聞知大率賞罰宜均而卹更重于賞人情貪生

畏死大都爲妻孥計耳貧民竭肩背之力僅給饔飧縱
享壽百年無銖黍之積遺于妻子誠能使陣亡者得二
伯金卹其家屬是生而困者死而亨將有樂死惡生捐
軀恐後者東山詩序曰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
所以悅也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
死其是之謂乎至若軍務所需火藥爲重石子頭以上
各村距省路程遠者百里近亦四五十里往返動需時
日石鼓營有火藥局爲請撥精良者廣儲之三數日間
從而接續之俾鄉民便於取携不致臨時告匱併請擇
端正廉潔具有天良者或官或士坐鎮於該鄉社學中

凡陣亡受傷者尅敵告捷者察其眞僞覈其多寡支領
火藥及犒卹銀兩稽其出入之數則下無浮冒之弊上
無剝餉之虞賞罰嚴明防範周密士尚有不用命者歟
吾不信也幸虛懷而採納之抑杓更有請者邊釁之開
造端吾粵繼乃株連於浙今復波及於閩深
九重宵旰之憂貽百姓流離之苦心切痛焉縱謂兵革
不能往救亦當設法以解其圍今請宮保俯照前書所
言即日備辦船隻領發口糧銃礮火藥器械傳諭諸鄉
限三日內各成壁壘部署整嚴一面號召虎門內外各
鄉集敢死士萬餘坐駕石船堵截於沙角外鄉民于沙

角內脩築礮台逆夷聞之當回帆指粵我兵激於忠義
一鼓作氣必奏虜功且彼勢既分即可紓厦門之急地
方官得從容克復不致嫁禍於鄰封杓淺人也心有所
見口輒宣之宮保以爲賈山之至言耶杜牧之罪言耶
臨書慄惶不勝戰慄

與曾勉士書

手示祗悉尊意主於守鄙意主於攻守與攻皆以得人爲貴擁兵十餘萬任夷人登陸焚燒刼掠而莫敢呵義民一舉卽戮其梟帥斬級百餘若非首府乞憐逆夷將聚而殲旃不止獻義律之馘此攻貴得人之證也塡河之役盧敏恪倡之林督琦督踵而行之功益密矣琶洲赤崗一帶且有兵衛然木樁石礎夷人舉之若舉莛焉無撓之者三山水口不勞關鎖夷人三次攻擊皆不能入此守貴得人之證也今日之局將帥不足倚兵士不足憑攻守無人自當團練鄉民爲要唯府縣官平日與士民楚越一旦有急而欲號召民民若罔聞矣卽誣士士亦謝不敏矣猶幸竹軒宮保暨悅亭中丞素有禮士恤民之意人心愛戴事尙可爲然必懸重賞以招之民始樂爲我用蓋無所爲而急公學士且難況於毗庶若恡惜小費徒託空言恐百告條民無應者卽不惜費而委諸有司不由紳士彼先以鹵莽施之民必以鹵莽報之官山隘口守以疲兵前車覆後車續耳監工者不徒勞哉掷枸又有慮者連日晴熱日昨癸亥甫降霖霖今晨甲子遂爾滂沱農家書曰夏雨甲子乘船入市廛州瀕年水患民有昏墊之嗟灑沈澹災猶恐不贍西澇方盛而河道作梗倘兵燹之後繼以橫流民其尙有噍類乎願足下工程無過堅緻也杓白

後儀王氏困學紀聞跋

困學紀聞二十卷王伯厚先生所著也先生博洽多聞爲宋代諸儒之冠玉海一書宇內奉爲珍笈此篇乃其札記考證之文雖碎金片玉而援據奧博議論謹嚴袁清容謂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亦可知其爲精詣之作矣書中如論易闢王輔嗣忘象之非論書兩采孔安國論語注隱然見書傳之僞論詩不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之說論禮則據劉原父春秋意林斷魯之郊禘非賜於成王皆具有卓識足定千古是非者不特辨正論孟集注數條爲紫陽諍友

已也然愚謂先生之書所以見重藝林者又不在此先生晚遇鼎革後閉門不出者二十年今讀其書於舊君之念故國之思時溢於言表而於人心風俗尤拳拳三致意焉此閻潛邱全謝山諸君子咸相與表章而不遺餘力也然則學者欲著書立說以傳於後氣節惡可不尚哉

昆山顧氏日知錄跋

亭林先生宋之深甯叟也其學同其行同其遭遇亦同至其挾經世之才懷匡時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爲已任則非深甯所可及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於廿一史外博採天下圖經及有明一代實錄下至公移邸報凡有關民生利害者悉粹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說誠古今一大著作也視深甯之區區搜緝漢制不可同年語矣此書凡卅二卷餘錄四卷乃先生讀書有得隨筆記錄之文尤生平精詣所在自經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典籍疏通其源流而攷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蓋先生目擊明季之政故不覺言之深痛如此雖其中攷經之失如幽并營三州不在禹貢九州之內攷史之失如宣房既築導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之類皆不免疎舛又譏說文穿鑿至謂武后制字荊公作書皆濫觴於許氏立言亦過當閻百詩錢辛楣先後糾正之均足爲先生諍友要之先生之才體用兼備固不屑屑以攷訂見長而亦不徒以經生自命也即以經學論書中所錄及世所傳五經同異類皆折中衆說不名一家者是

先生學期心得不尙苟同而亦非立異正不必於馬鄭程朱之間爲先生强分主奴也論者不察乃據音學五書謂古音復萌自先生始遂推先生爲漢學或又以下學指南一書謂先生尊信朱子力辨上蔡橫浦象山諸人之非因目先生爲宋儒議論嘵嘵自以爲推崇先生者至矣而惡足當先生意哉

嘉定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跋

辛楣先生博古通今於學無不綜貫而所尤精者曰厤算曰六書曰音韻此書所載如據春秋十二公紀年考歲星超辰之限以析浚儀王氏之疑據鴻烈天文訓辨太陰不同太歲以糾班椽漢志之失謂古人訓詁麗於聲音字各有義以詆陸德明一字兼收兩音之濫謂古人音隨義轉一字或數音以破顧甯人一字祇有一音之拘皆攷訂精覈持論名通確然不可易者德明釋詩創爲古人韻緩之說後世奉爲圭臬顧甯人著音論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編皆遵之先生則謂三百篇用韻明白諧暢竝未嘗緩顧氏詩本音於周南之于嗟麟兮謂章末嗟歎之辭可不入韻召南之于嗟乎騶虞秦風之于嗟乎不承權輿皆以後章與前章爲韻鄘風之送我乎淇之上矣三上字與首句唐字爲韻小雅之決拾既佽弓矢既調調字非韻大雅之肆成人有德四句無韻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商字不入韻先生則謂詩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尾句麟趾首尾兩麟字相應爲韻騶虞之虞權輿之輿與本句乎字自爲韻桑中上字與桑字爲韻文王曰咨二句王與商文與殷爲韻咨咨亦韻又謂雙聲亦可爲韻調同造次皆雙聲車攻調字與下句同

字爲韻思齊造字與士字爲韻周頌矯矯王之造則與晦介嗣爲韻此又獨濬心靈有功於詩學者也至於審定文字則據經傳以訂說文如衣部褫讀若池據康成易注訂池當爲拕豆部登讀若鐙據詩尔疋訂鐙當爲登之類又據說文以訂經傳如詩株林乘我乘駒駒當爲驕而讀若駒韓奕其蔌維何蔌當爲餗而訓果實之類一一是正務期諦當而止即平日服膺之康成亦無所用其回護如洪範思曰容鄭破容爲睿禮緇衣引呂刑苗民匪用命鄭訓命爲政令之類而其善之善者則據堯典南譌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作南爲古書爲與僞通按采芩人之爲言正義云人之詐僞之言亦爲與僞字通之證辨正荀子性惡善僞僞當讀爲使蘭陵莫白之寃一言而剖攷訂至此抉聖賢之

心動鬼神之泣矣豈復尋常著作乎哉蓋先生之學宏通博達而又實事求是故每樹一義下一籤輒能通古人之窮而定千秋之是如此

劉三山墓誌銘

出城東里許有墳隆然聳於金龍岡之原曰前舉人劉君之墓君諱華東字子旭號三山先世閩人也父樂海由甯化之粵爲人筦鹽筴贅於周氏生子三君居長幼依外家失怙後奉母析居自立門戶率兩弟攻苦讀書不屑流俗負才仗氣遇事敢言未冠應童子試占籍番禺爲同輩所憚顧其文縱橫奇譎不受繩削肖其爲人以故久抑於有司年二十八補博士弟子員明年辛酉舉於鄉魁其房闈墨出見者驚其奇目爲文怪五上公車皆報罷及鄉賢事起而君被黜矣盧觀恒者新會之

富商也嘗與從兄熙錫爭田拔其髮觀恒死子文錦僞稱觀恒置義學義田有功桑梓知縣吉安邑紳何朝彥等附會其說署布政使趙公宜喜信之詳請咨部從祀鄉賢入祠日於明倫堂大會賓客張樂設飲鼓吹喧闐邑人士非之而莫如何君試禮部歸審知顛末奮然曰此何地而令牙儈則其間吾輩所讀何書豈容緘默遂上書總督襄平蔣公力陳不可總督以公事不當私謁還其書令具牒君述於同里陳文學曇曇以君好大言謂爲誑曰能刊示人否君即以其書付梓梓成題曰草茅坐論一時遠近傳誦雖婦孺無不知君者於是閩郡

紳士奔走絡繹爭來見君不期而會者二百餘人君乃爲祭文持燭帛偕往郡學謁陳白沙先生栗主讀而焚之伏地痛哭聲震於甍退而錄觀恒拔兄髮案乙亥夏四月聯名呈於大府巡撫董公護前欲寢其事署督糧道陳知廣州府楊潮州府萬韶州府金升任山西蒲州府福先後爲承審官皆迎意多方詰難怵以利害君不爲動文錦疊遣人啖君重金亦不動大吏知君之不可回也值雷州府經歷李棠訐總督十事控於部

朝廷命大學士錢塘章公侍郎長白熙公按之因請以鄉賢案付使者考問章相固趙藩之姻親也意存左袒

既黜觀恒祀仍以法撻君研鞫月餘終不能屈廷撫君草茅坐論革舉人時丙子春正月也自始事迄訟平凡十月君羈守南海署者五月對簿於公庭者十數番艱險備嘗旁觀股栗而君無沮色無愞詞卒使祀典章明庠序無玷扶持名教厥功甚偉案結同人謀與君捐復君堅辭曰士爲名教用苟有濟死且不惜區區科目何足介意耶衆乃止然君遂頹然自放不復如前之嶽嶽矣君情力遏人自言如常閒平三日不御女肌膚欲裂自是益縱情欲飲醺近婦習以爲常口口口口口口然君性孝友事母周太孺人甚謹教養兩弟俱有成立舅氏沒家替幼女鬻人爲婢君傾資不足貸於友朋贖而歸擇良家子嫁之曰此吾母之姪女也其篤行如此憶辛酉秋君赴鹿鳴宴歸拜母設父虛坐君泣太孺人亦泣母子嗚咽感動旁人其哀慕如此是豈患邪淫者歟蓋壹鬱無聊有激而然也然亦不善處窮矣余嘗謂以君膽識兼其才氣誠得一官一邑假以便宜縱不能追古之循吏要於國計民生必有建白即緣事被廢使由其所學經師人師必有一當顧念不到此以有用之身跌宕於紅裙綠酒間而卒以是死余既惜君不善保案名而又傷君之因公受累以至於窮且媿余貧不

能爲君捐復致君放蕩若此故表君之墓不覺悲憤交填也雖然君之心可原而功不可沒如君者豈非豪傑士哉君生於乾隆癸巳年月日卒於道光丙申年月日年六十有四遺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工書法尤精八分骨力遒緊直逼漢人君文學柳子厚書學柳誠縣皆得其神髓自謂玩世不恭學柳下惠署別號曰三柳居士云元配陶氏側室曹氏吳氏皆先卒男子二曰澤長陶孺人所出曰永成曹孺人所養爲撫標營額外外委女子四陶出者二一適順德李大令仕倌次子潤超監生一適同里朱文學元長子伊諸生餘曹氏所養

君沒後君之弟華杲爲許宇士族君既葬三月澤長具
君行迹來丐余銘君所交多知名士而澤長獨以屬余
蓋以余不能文言無藻飾且知君之深也故畧君餘事
揭其有關風教者推論心迹列於碑而系以銘曰
白珪之玷不失爲良明珠有類不掩其光士貴適用斯
弛何傷一節可傳千葉流芳赫赫劉君名教之防聖門
輿侮季路升堂功既不朽名亦無疆廉頑立懦厥風孔
長蝦蟆之陵金龍之岡兩地相望斯人不亡

段紉秋墓表

嗚呼此吾友段君紉秋之墓也君抱經世之畧而不遇於時有治生之才而未竟其用齎志以歿同儕惜之然君有可傳者二可法者一爲側室子操心慮患三十餘年卒能不格于姦孝友稱於族黨其可傳者一也父榮達公素豐於財析產時君所得僅中人貲弗校也既乃罄其藏以四千金築雲泉山館于蒲澗側日與朋輩吟咏其間布衣蔬食弗恤也其可傳者二也以諸生遨遊公卿間制府而下咸折節與交君不激不隨無唯阿無徼訐和而介廉而不劌殆庶幾焉此則其可爲法者也

嗚呼君局量恢宏公輔器也而止青一衿形神靜穆壽者相也而不滿六袠稟質何厚賦命何薄彼蒼者天曷其舛錯痛哉痛哉君諱佩蘭字蘘芳號紉秋番禺縣學增廣生員生于乾隆丁未年十月十一日卒于道光乙巳年八月廿四日享年五十有九配黃孺人子世棠世棻君精青烏之術爲人擇地多吉塊是穴坐坤向艮兼未丑亦君所審定云

遂初齋文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慎初堂
藏版

遂初齋文集序一

儒有過人之行斯有經世之文文與行固相輔也者之所宜弗肖乎心之所出縱欲力追古人膚立毛附終無以登著作之林而昭示於來學觀於崇川劉石臣先生之文即生平之行所由見苟非根柢性情沈酣典籍式人倫而該物理何令人景仰欣慕稱道弗衰若是哉嘗見世之矜尚考據者非不宏博也徒事涉獵漫無折衷者有之抑或好爲新奇之論逞己臆見弗顧義理之安者亦有之而先生之文一洗時流之弊本之經術以植其基參之左國史漢以盡其變凡政事之得失民情

之利病風俗之盛衰以及闡揚幽隱發揮事業斟歸體要無不施之而咸宜古之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非先生孰能當之先生賦性淳篤績學淹通年及艾始成進士出宰朗陵循聲卓著繼因親老乞養以歸其孺慕之誠終身有如一日以遂初名齋而文集因之所以表其志也余承乏雉皐相距僅百里心儀者有年矣往來崇川彼此相左常以不得一見爲憾去歲夏先生已歸道山令嗣覲森出遺集問序於余竊以爲先生有過人之行斯有經世之文讀其文如見其人後之君子其尚知所取法哉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春二月滇南愚弟范仕義拜序
於雉皇宮署之思補堂

序二

姊夫劉退谷先生棄世已越數載矣喆嗣覲森乃手輯其遂初齋文集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葢其治皖時所作者什之三歸田後所作者什之七其言藹如有關風教大抵皆爲表章文獻經理事宜而作其曰遂初齋者慕孫興公之爲人而名之也夫士人跧伏數十年幸得掇科第以去往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脂韋干進惟恐不得當以至黜免而先生年及艾始得通籍服官政不數年政成上游方倚重交章卓薦乃回顧堂上之老黃髮皤皤遂以潔白之養角巾而歸其所得者手訂宛陵

三家詩及南陵紀事文數首而已餘悉寄之計也效歸敝門讀書丹黃不去手尤以詩古文辭自厲余忝在肺附獲與先生爲忘年交居止又接近每相過從輒論文竟夕縱譚經史事偶一義轇轕不憚秉燭發篋出其書以相證年開七十未嘗少有勸容里中有大興革洞見利病隨事裁決事竣率爲文以紀其顛末遇有前輩詩文集手自甄錄序而垂之來葉一如治皖時余方謂先生雖懷興公高尚之志它日有庾征西王右軍殷荆州其人者爲之勸駕出而積階顯要當亦有匪躬之節而不徒以文雅終也惜乎堂上之老相繼而逝先生哭之

慟飲食日減迨服甫除而殑殑遂至不起矣回憶曩日過從之雅竟夕論文之樂不可復得卽有奇文疑義晨星落落又將誰與晤語哉今覯森幸能掇拾叢殘不忘其手澤得若干首循誦數四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其概亟從恩付梓以之問世則身雖殁其言立而先生亦可以不死矣余故樂得而爲之序

道光已亥三月旣望眷教弟李琪頓首拜撰

遂初齋文集目錄

卷之一
西叛草堂詩鈔序
池上草堂詩鈔序
梅花溪詩鈔序
雙薇園詩鈔序
述古堂詩集序
孫蔚原先生詩序
傳經堂詩集序
丁六石無聞集序
保鳳池詩序
卷之二
李氏詩乘序
錢氏一家言序
續東皐詩存序
南陵水利志序
重訂海門縣志序
咫聞錄序
咫聞錄列女表序
丁氏族譜序

南莊朱氏支譜序
印考序
所得古齋新編序
錢蘄圃摘翠集序
卷之三
崇川鄉會闈墨三集序
徐樹人齊魯課士錄序
姚宋兩先生合稿序
王逸卿遺文序
吳訥軒八十壽序

王閬風先生傳
錢南溟先生傳
族伯父澹竺道人傳
獨孤居士傳
江干草堂賸稿書後
王閬風先生九十讌集紀事
書包氏貞節事畧
卷之四
南陵泰豐圩堤埂告成碑記
周介堂先生去郡圖記
武畧記
東吳顧氏印石記
乃粒菴八上人影後記
誥贈奉直大夫徐公祠堂記
先世遺像記
文林公遺訓記
閘壩議

通州劉邦鼎石臣

西阪草堂詩鈔序

嘉慶丙辰吾師宣城涵齋夫子主吾通書院講席歷十有餘年鼎嘗以制科之學請業門下及鼎通籍後以辛巳秋來治朗陵去宣城不及百里而吾師於己巳去通之後不四五年已歸道山梁木之感每往來郡中經其故里輒悵惘者久之又踰歲獲見惺齋先生相與上下議論研究古今詩文得失古人有云典型見難弟其先生之謂乎去年夏先生示以太老夫子西阪公遺集自

乾隆庚申訖於甲戌先後十有五年之作得詩二十卷鼎受而卒業焉竊以詩之爲道原本性情祖述風雅合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作家采擷菁華各不相掩自明季鍾袁倡爲異說纖詭僻澀好奇者從而和之而詩道入於旁雜　國初諸巨公力返正始於是鄙俚之詞淫哇之響掃除殆盡蓋風雅之總持一代之冠冕也近時才人薄視前哲漸尚新異余請得而折衷其說鍾記室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古今勝語皆由直尋是以今時儁才截斷衆流期以自然英旨感蕩心靈獨標勝概然記室嘗云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言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然則必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然後可謂粲溢今古卓爾不羣使僅託香山誠齋放翁之旨好同惡異激揚頹波亦無取焉公詩不主一家察其風格蓋源諸唐之實應大歷以後爲多而宦游嶺海爲昌黎眉山遷謫之地其波瀾意趣上溢旁出率以韓蘇爲宗亦可云自抒胷臆而不僅拘於格律者矣其庚申以前及甲戌後十數年之作遺稿不可悉見此二十卷中分耳鳴辛辛諸集

爲王西莊先生所點定聞同時沈歸愚宋伯鈞有論文之本亦未得見惜藏之一家未及付梓今年春鼎將去朗陵從惺齋先生鈔出二卷而以王西莊先生原序并舊附誌銘及詩存之卷內用以見公詩之崖畧而言其出入唐宋而神明變化者有如此至欲取生平撰著彙而輯之成爲一集以饜愛古者之心思則原帙具在應以竢之方來非茲編所得備也道光丙戌正月序

池上草堂詩序

鈔西阪公詩集成復取惺齋先生所自爲詩錄之得二卷方先生少壯時迢稽博覽下筆千言不能休遠遊楚粵覽洞庭桂林之勝發爲詩歌嘉慶丙辰以孝廉方正科徵至　京師撰達孝通經論又仿石經文體隸書孝經一冊進呈

乙覽獲邀

褒美入　盛京觀秘典所至名公卿爭倒屣迎之與爲唱和南歸以後以詩古文辭走謁王西莊袁簡齋諸前輩皆深相引重而先生布衣疏食鍵戶誦書坦夷沖適

無幾微轗軻不遇淩厲傲兀之習蓋其德性然也所爲詩清眞灑脫意與所至絡繹奔赴麗不葩芬苦不棘癯要以自然爲主至如水鄉即事諸作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足以上嗣淵明下抗東野尤衆作之有滋味者也自西阪公以詩名當世涵齋夫子起而繼之宗法昌黎讀之者驚其渾渾無涯先生則不矜聲色眞率自喜轉近樂天一門之內不相沿襲然涵齋夫子晚年居蘇詩文各集求之宣城不可得見先生之詩多如束筍晚年目力衰竭未有成編茲就鄙意所及甄錄其軼與歲月先後無可編次但以古今體別之亦足以見其大致矣昔眉山父子號稱三蘇而老泉之詩僅寥寥數章東坡子由氣體迥異乃周益公問作詩之法放翁答以先讀子由夫亦各有取爾也

梅花谿詩鈔序

甲申夏宣城文學梅君如山以其先世花谿先生集分余友胡撝之屬爲論次余讀而善之花谿者都官之後人東渚先生之文孫也都官以閎遠古澹之詩爲北宋稱首歐陽公顧稱其窮而後工余謂詩執如都官尚未得爲窮也都官雖久淹卑位不得奮其事業猶且大臣薦之館閣爲直講參預史局遠近以梅夫子稱之東渚先生遭遇亂離殷憂多疾晚年僅以谿澗之勝小築數椽養痾山中如東渚者可謂窮矣然東渚猶得偕其族人淵公耦長與王施諸公如驂之靳東南作者未之或遂

先其東游百軒諸集既有專刻鄧會太漢儀家私憑山淵公東渚之詩刊爲一集號宛陵三家至花谿則沙而工文數奇不偶乾隆丙辰集已亡佚矣乃得與沈歸愚王礪齋諸先生並以江南名宿徵應鶴薄報罷而歸其後沈王諸公咸由科目以文章事業著聲當時而花谿則屏跡里閈讀書以老花谿之窮較東渚猶將過之何敢與都官頡頏耶袁簡齋先生嘗有詩云我與梅花谿結交在長安又云君歸往茂陵遺稿訪凋殘乃花谿既偃蹇終老詩文各集未及梓以問世同里宛雅之刻搜羅最廣而採摭未及其族人續輯梅氏詩畧又輒置之嗟乎花谿之窮不特窮於當時且復窮於後世即就梅氏一家而論其工詩而窮孰有甚於花谿者哉雖然余與如山未有一日之雅而惓惓抱其先世遺集輾轉相屬則花谿幸有賢子孫如此必不令其終散佚而不傳也花谿之詩起康熙甲子終乾隆戊辰凡二十卷文集二十卷余粗爲釐定而歸之未錄副本僅手鈔其詩十四首藏之篋笥今取而先付諸梓以慰如山之意且以此告諸撝之曰花谿詩文可傳者多余未及多錄故所存止此然劉胥虛盛唐名家歷世所傳僅十四首或者全集千餘首不爲多十四首亦不爲少也撝之其以吾

言爲然乎否耶

雙薇園詩鈔序

吾通百餘年前以詩名當時號稱耆宿者必曰个老人今年春頌良盡出其高曾以上詩文各集見示而予乃得公所著雙薇園集并與秋江稜等集讀之頌良者於公爲元孫而吾姻友丁六石之喆嗣也公生平銳意爲詩窮力盡氣務爲巉深刻峭不經人道之語見者頗以竟陵派目之非知公者也公蚤歲承尊甫左山公家學從事科目既不獲售左山公宦於秦中由燕入秦已而歸里結廬象山寄懷高隱孤介之志出於性生殆如孔子之所謂狂獧其爲詩肖其性情雖宗仰杜陵而寘思

獨造覩人世雕飾藻繢便美流逸之習唾棄不屑一顧故能自闢塗徑非第如鍾譚之務趨纖仄者比也四方游士聞聲傾慕而彭湘南謂其具堅剛於寒瘦寓博大於清奇一時以爲知言而公亦自引越女論劍術之旨謂無受於人而忽自致之逮其沒也袁簡齋先生嘆曰个老亡江北無名士矣其引重也如此雙薇園者宅有薇一本相傳本前朝物康熙丁酉爲雷所震越五年而復活移之園中其後更別增一本山左劉蘇村閣學造廬題額且爲作記而公因以自名其集與秋集專輯五言律詩得三百首公有句云避人秋可與又曰俯仰秋吾與爲命名之大旨與江稜集所收往往多散見於雙薇園集中聞尚有雙薇園續集惜未得見茲就頌良所藏錄如干首以見公詩之大畧云

述古堂詩集序

鼎昔讀鄉先正陳梧岡少司寇顧益卿司馬白爾亨行人詩集以及湯慈明朱右文諸先生之所著沉吟往復竟日忘倦悵然有時代曠遠之嗟蓋明至中葉詩才甚盛足以繼跡三唐海內名家比肩林立即吾通區區一隅居維揚之東境而近接吳會南江北海五山爲之鈐束以故偉人鉅公文章事業卓卓當代而風流輝映猶將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非陋儒好丹非素之見所得輕相訾議也　國朝二百年來人才輩出不乏專集而近數十年宏才碩學抗心希古足與陳顧諸公後先濟美

者則錢南滇先生其人焉先生以乾隆乙未成進士戊戌始與　廷試需次里居又復十載補官畿輔近地僅及三年引退歸里時年已五十矣未幾復出經歷諸艱實有疲累之區所不能堪者閱三年而罷斥其後至以官逋逮繫晚年迺獲放歸杜門著述較之前賢身都貴顯勳名垂於後世者固已萬萬不侔又不獲如慈明右文諸人窮老一經抗迹塵網之外故遠近之士識與不識語及先生恒爲欷歔太息然先生之學貫穿今古凡諸經之指授列史之異同盛衰治亂之故忠正邪佞之分日蘊蓄於胷中而其詩得之性生且又備覽漢魏謠

仁窮其源流正變以下迄元明其於嵇阮陶謝少陵眉山尤所宗仰故能盡有古人之意匠法度計六十餘年之詩幾八千首釐爲七十餘卷嗚呼可謂富矣其中涉歷燕齊周覽往蹟以及詠史懷古之作最爲專長而感慨身世則太白之沉鬱東野之悲涼罔不畢具第其流品蓋范致能高青邱之亞也鼎與先生諸子游習聞緒論今先生已歿從長君薪圃假歸全集錄其尤者依年編次得一千二百餘首藏之於家異日將出而公諸當世使後之讀者知一生本末具在自足千古而遭遇坎坷則從古詩人多有之當不必爲先生憾云

孫蔚原先生詩序

古之立言者必其道德蓄積於中而又以數十年之心力覃思旁訊窮極閫奧敷其發爲文辭必能上下古今研究正變之歸而自成一家垂之久遠蓋其菁華所溢不可掩也惟詩亦然詩之懷文抱質意與深長令人久於其中而不可厭者其人必學問淵醇性情敦厚以此求之百不失一是以前代詩人往往有不求工於詞藻而理趣流露後世重其詩且重其人視彼浮華無根者得失不可以道里計如吾蔚原先生今殆其人矣先生言爲士則行爲世範而和平樂易未嘗有一毫矜厲之

氣家多藏書嗜學不倦其於經史百家沈酣枕藉若寒衣饑食之不可一日離少工舉子業爲名流所激賞連不得志於省試因遂棄去事親家居聲譽日起而閉門卻軌恥爲干謁家世儒素乏中人之產終日一卷屢空晏如其爲詩直抒性體不斤斤規橅前人亦不過爲高論分別門戶而波瀾意度按之古人無一不合攬其大旨蓋如前人之論陳後山者法嚴而力勁學贍而用變二語差足盡之晚年舊友日稀意趣漸減而虛懷討論譚藝不衰猶憶前二十年間吾族伯澹[illegible]公長先生十歲俱已爲年七八十人猶與一二同志及後進之士共爲詩社分曹角[illegible]至酒闌燭跋而後止[illegible]先生雖[illegible]聞尤善陳述往事間有[illegible]發援引史[illegible]烈委曲詳盡以故從先生游者時得聞[illegible]發嗚呼歲月不居風[illegible]而先生繼沒今迴[illegible]光巋然安可得哉[illegible]於其卒也郡人私謚之[illegible]先生之父文靖公有詩[illegible]刻公集一十三卷成又哀先生各[illegible]幸不及見先生者得以盡讀其遺詩[illegible]

乎稱絕盛也已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傳經堂詩集序

族伯父鄉謚文懿公弱冠能詩年四十而詩學益邃六十歸自粵中家居二十餘載卒於嘉慶癸亥生平詩凡數千首蚤年所作曰槐雲閣集在楚曰湘北吟由楚入粵曰禺山詩草嘗合刻於粵中曰楚粵吟集松滋麗月溪洵漢陽劉質夫喻義鶴山門下士温中理正千序而行之歸途所作曰東歸雜詠既歸以後統名之曰素園詩集蓋所居小園有亭有樓樓曰望海樓園曰素園傳自先代凡二百餘年其中有松有槐又有桂數十株曰香雲書屋及公之身而松與桂幾無復存矣然樓與園

尚存環以短籬公嘗聚同里詩人觴咏其中遂因以名集年踰八十又取唱酬諸詩名曰九華集自公在日辛丑以訖丙午六年之詩已經亡失集中有詩記其事及公之歿而九華集旋即散失又失去壬子癸丑二年詩蓋是時公年屆耄耋里中攻詩者率其後輩咸奉公爲祭酒而公最善書索書者恒屨滿戶外即詩一脫稿輒亦爲人持去今之所存殆十不四五矣亟就現存各本甄而錄之得古近體詩約五百首合爲一編曰傳經堂詩集公疏通簡易不以豐嗇窮達介意翛然之致獨出塵表詩亦似其爲人以故每出一語性體流露風謠之美同人歛手嘆服謂莫能及粵中諸咏最稱傑作雄秀挺拔與嶺南山水爭奇晚年結社多用近體唱和具兼香山劍南之長而五言古體情味澹永七言歷落嶔崎姿態逸出竊謂以此質諸當世洵亦不名一家矣編既竣得公之伯兄肖巖公逸詩四首錄存於後并錄公子次山詩附諸集末

丁六石無聞集序

予友六石不常爲詩而知詩莫如六石間有所作輒又焚棄其稿嘉慶甲子乙丑間與錢南溟先生晨夕共處時南溟先生年過六十著述不休亟索六石詩六石歸檢篋中所存得數十首自題曰無聞集時有叩以名集之意者六石笑而不答夫六石承先世名宦公之後道德文章淵源有自且又少有異稟甫踰弱冠恥爲俗學將遂討論經史上窺聖賢蘊奧以與前代諸鉅公後先頡頏若遂得志於時其於經世體用未知何如而充其才識所至詩文雜著成一家言吾知必能有所成就行

之當代垂於後世而不愧乃年僅三十遘黃疸之疾幾將就困因隨事抑制筆墨都廢數年以來以太孺人春秋日高絕意科舉侍養之餘強勉讀書於古今文史各集下至百家衆說無不潛究則夫無聞云者蓋將黯然自傷而寄意爲甚遠也僕才力不及六石嘗憶十餘年前讀顧亭林先生詩文愛其所造深邃自念年屆始衰學業未成無可藉以表見爲唏噓者累日六石志行未遂生平善自韜晦此其慨然自命豈後於僕而又豈他人所能測識哉六石事親孝待族黨朋友厚立身行已講求實踐其德性純粹最爲同時流輩所罕及集中諸詩蓋已足闚其大畧而予與六石誼最切印之爲最深且婚媾也故讀其遺詩而以已意序之如此

保鳳池詩序

予友保君鳳池以善詩名會予嘗從事樸學未遑與遠近攻詩之士討論源流追隨壇坫洎通籍以後埋首簿書與里中朋舊踪跡闊絕幾將十年以故心識鳳池之詩而未獲一讀今年夏鳳池盡出其詩集相示命爲之序而予乃得備覽其古近各體且因而論次焉夫古今詩人發抒情性哀然成集者衆矣要以生平所歷不一各隨其身世得失之故發而爲悲喜之詞於是有朝廷之詩有讌集之詩有游覽之詩有田園之詩有行旅之詩有邊塞之詩其甚者有亂離奔走愴懷君國之詩又

或遠涉瘴鄉有憂讒畏譏之詩記所謂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詩之爲道亦大約此數言盡之矣有唐作者號稱極盛如沈宋之徒多出入禁闈扈從應制之作然亦嘗斥逐遠方抒其哀怨至如少陵太白退之子厚夢得諸人沉鬱悽愴志合騷雅而孟郊賈島輩又多敘其窮困至如東坡之謫惠州山谷之居宜州放翁之崎嶇劍外以及遺山鐵崖諸人寄託遙深情詞慷慨遺集具在可覆而按也若鳳池一生周旋里閈與親戚交游往還過從其足跡不出數百里內海宇清晏見聞無所感觸一園圃之勝風景之奇藉以流連物色陶寫性情則鳳池之詩宜與古人有未可同日語者然古人常不幸值悲愁阨塞之境用以激發其志意鳳池優游無事嘯歌自得則鳳池之自樂其樂乃前代詩人所求之而不得也此眞所謂治世之音也昔白樂天自編其集屬元微之爲之序有諷諭閑適感傷各如干首今以鳳池之詩例之則閑適之詩也微之詩格近於樂天故能以序述其美予雖銳意學詩而未得窾要恒苦其難近且經月不成一字鳳池搆思甚易集中所存已二千餘首每有屬筆佇興而就此其

工拙不同相去宜何如者雖然予固不足以知鳳池之詩而取其全集觀之涵演蓬美信乎其爲安樂之音又非獨爲鳳池之身世幸也是爲序

男 覲森校字

李氏詩乘序

通州劉邦鼎石臣

吾郡自北宋以來代有偉人柔士爲當世所引重有明中葉陳司懿梧岡顧司馬益卿諸公爲最著　本朝則但山李公陳臯閩中其事業文章足以士之　國史而後人羣然仰慕者百餘年如一日也公之歿也距今四五傳其於科目或遇或不遇而才傑之氣鍾於詩文往往雄奇磊落足自成家未嘗不歎天以富貴厚庸人而以文學予奇士李氏顧獨得天之所靳惜以追踪往哲

而時命之通塞固可以不論也少山承漁衫先生之後蓋才士之尤獨異者彙其近代十世三十餘人之作爲李氏詩乘而已詩亦附焉予取而觀之竊歎其用意甚深遠矣古今名賢私居撰述遠近想慕而後嗣子孫未克付梓遂以散軼者所在多有況欲推之族姓廣搜博採不使闕遺乎　國朝新城尚書王公於先世文獻最爲屬意而太僕而下暨方伯侍御諸集思欲撮其簡要終以不果即欲於海右六郡前輩中存伯石季木遺詩亦未克就他可知矣少山刊漁衫先生詩文各集先後告成遂以餘力成爲此集其足法者一也一家之作如西江蕭氏或僅僅五種或秪三種大名成氏四世五人皆採摭未廣惟宣州梅氏以瞿山先生詩畧前集更爲續徵得近十一世內能詩者二百人可謂盛矣而都官後葉不乏詩人顧以支派分析概從闕如予每以爲憾少山此集比蕭氏成氏則已侈不及梅氏之富而要未嘗輕有所去取其足法者二也詩家小傳例存官閥而言行多所未備此畧仿泰和奕世文集之例附及誌銘傳贊之屬令覽者誦其詩即得其人興觀之旨取類益備其足法者三也譜系以明世次編集以載詩文近人多以詩文附入家乘之末未免蕪雜此既另輯詩乘與

各別集相輔而行即更歷十世以及二十世皆可由此增益無虞失墜其足法者四也卷內篇什多寡不侔如晴江公梅花樓詩及紅橋漁衫兩先生遺集擷其膏腴羣然膾炙其餘長篇短製旁及閨閣無不足資諷詠信乎清才萃於一門而他日遺會乘時復以文章事業施諸當代炳燿鏗鍧予將以此爲少山望且爲李氏後人望非獨以翰墨藏之家塾已也辛卯仲秋朔日序

錢氏一家言序

昔孔子論詩備興觀羣怨之旨三百篇中上述祖考下及于孫以暨諸父兄弟昏姻朋友之屬莫不通情愫申契闊其飲食宴好也則衎然以樂其離別曠隔也則悄然以悲至頌弁卒章則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每諷誦數過未嘗不爲欷歔流涕也蓋古人之詩專主情性故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非如後世詞人雕鎪物色摹仿聲調但自誇其篇什之工已也魏晉以來文士代興其一門羣彥如潘張顧陸連鑣接軫王

氏七葉人人有集謝氏蘭玉集自太傅而下十有六人唐宋迄明竇氏聯珠韋氏花萼以及清江三孔內鄉六李長洲四皇甫 國朝新城諸王並皆祖孫相承弟兄競美其尤盛者宛陵梅氏禹金季豹子馬勉叔諸君子振響於前淵公杓司耦長定九素五之徒嗣音於後所輯詩畧前後二百餘人古今殆罕有其匹然菁英薈萃率不過披華振秀風流標舉輝映當時耳其於先王立教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未知其果有合也吾鄉士族家世能詩者固不一姓而近數十年通儒宿學莫如錢南滇先生先生覃思博採著述不倦其苗嗣薪圃諸昆弟咸與子爲文字交子愛而重之常自以爲不及也今薪圃又推本南滇先生遺意纂爲家集起自吳越武肅王迄於今日上下九百餘年取其存亡聚散哀樂相因之故有關於倫理戚屬歌思繾綣直抒情性或怡然曠然或陶陶遂遂或仰而悟或俯而憂或感時觸事慷慨悲擲嗚咽而不能自已者都爲一編薪圃曰此吾一家之身世閱歷慰勉思念之言耳非欲以此矜爲詩集也然而去古日遠詩教寖熄非必才不古若而與觀羣怨之旨不備也今三復是集切於人事關於出處一篇一詠皆與風雅相出入則薪圃雖欲不以之名詩而詩教所

因以不廢乃在此而不在彼也昔曹澹齋先生輯生平詩歌文辭并其三子之作爲曹氏一家言施愚山序而存之以今視昔其用意之同不同必有能辨之者古近各體卷首先以外間投贈題咏諸作薪圃曰吾家人而外朋友故舊有與吾家相繫屬者誼得附見因並採焉而子所以爲薪圃樂道者爲其與三百篇之旨有合而丈尋聲逐貌之詩也薪圃其庶幾以子爲知言乎

續東皐詩存序

由廣陵而東三百里爲吾郡之皐邑代有聞人其以善詩鳴者不可一一紀也　國朝初年有東皐詩匯之刻而未得一見乾隆間蟫山汪璞莊先生輯有東皐詩存上自北宋下迄近代得四十八卷凡三百餘人詩七千餘首嗚呼盛矣璞莊先生編輯以後距今六十餘年友人黃君楚橋復踵其後得近人之詩若干首名之曰續東皐詩存而問序於予予觀前人所述如甬上耆舊檇李詩繫號稱賅備而姚江逸詩黃梨洲輯之於前近代倪復野續之於後及予任朗陵與宣州接壤得所謂宛

雅者始自明萬歷間梅禹金創爲斯編　本朝施愚山蔡大美繼之爲續宛雅愚山文集言取大美所輯芟其十之七八入者十之一或且以爲續編全出蔡手乾隆己巳張公芸墅及愚山之孫蘖齋有宛雅三編近張惺齋先生復有四編而惺齋先生今且老矣反覆增定矜愼過甚未肯出以示人家貧子方幼弱未知是書果獲傳於世也然則楚橋之業已成書可不爲深幸哉雖然余竊有說焉昔新城司寇取生平師友之作上自　國初遺老下及四海知交甄綜各家存歿兼載都爲一集而竹垞先生爲之序乃援及芳草鬬雞酒缸之屬以爲凡物之舊有者足貴而新者不足尚也夫司寇承累葉文獻之餘以一代宗工倡率宇內自賢士大夫以及山澤韋布爭趨壇坫如衆山之仰岱萬流之赴海更事既久感存歿之多故念今昔之殊情追維古懽如親几席此賢哲之用心亦當時詩人之總萃也而竹垞喻非其倫安足以盡司寇此書之大旨哉又況生同一邑蹤跡與共學問源流相習已久此楚橋之續尤爲亟亟而即用司寇舊例備採同時英彥而以哲兄瘦石終焉瘦石者即曩時與汪璞莊同輯詩存者也葢東皐之詩尤藉黃氏而大著云

南陵水利志序

水利之興始自虞夏著於周官周官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二者不可以偏廢司馬公作史記剏爲河渠書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渠則用以溉浸百姓饗其利漢初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孝武而後用事者爭言水利穿渠溉田甚哉水之爲用大也利病以之班固承襲遷史改而爲溝洫志然所載仍不出河渠之制元鼎間詔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其言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細民未知其利爲通溝瀆畜陂澤以備旱是知漢治近古務農重穀

惟民間之水利爲兢兢焉南陵一邑本古丹陽郡之陵陽境內有漳淮諸水足資灌溉外瀕青弋匯宣州本郡及旁郡諸邑之水迤北入江盛夏雨集山水乘之則青弋之水驟起數丈東北有衍溢之患數爲民害或歲大旱水泉涸竭農人不得收陂澤之利則西南告病蓋西南境皆山岡壟相屬蓄水恒艱東北則稻人之所謂下地原隰沮洳易有水患故一邑之間形勢相反非兼取周官止水畜水之意以行之卑者苦汛濫高者苦旱暵邑終不得而治余任南數載值東北水患者二亟以時集夫役具畚築修堤防竭遠近數萬人之力僅復其故西南之民嘗語以棄地爲塘堰用資畜水民亦未能深信而樂從之也今年夏增輯邑志奎湖秦生示余以前令襄平宋公舊志得水利一卷喟然嘆曰此誠南邑生民利病之源也東北隄防悉出於前明沈公歷二百餘年屢有變易而遺規必不可沒西南陂堰大半堙廢然泉源脈絡紀載釐然循而修之則鄭白之饒可致近年邑志以此散入輿地門既違體例且亂其序難以檢閱若使後之人更加竄易則遺意盡泯其關於一邑之得失非淺鮮也爰取此卷告之邑人重付剞劂名之以南陵水利志欲冀家有其書俟後之留心治道者與邑之

賢人君子尋考故蹟以次修復則四境之民皆可以保其田疇而無水旱不時之虞也其庶有豸乎道光乙酉十月序

重訂海門縣志序

周顯德戊午之歲於州之東境分立海門縣爲吾通屬邑歷宋元明不改至　國朝康熙壬子凡七百十有五年廢縣爲鄉至是又百六十年邑人丁苹埜取所存舊志增之損之重加是正謀授諸梓或者謂古今地志不下數百家率皆就郡邑爲紀載獨苹埜勤勤於縣廢已久之後其所爲殆近於迂闊不知此正賢人喆士之用心非常臆所能窺測也夫學者探古載籍見數百代上一事一物有足動人慨慕者則爲之咨嗟流連不能去手至於山川制度人物沿革所經尤未敢恝置焉其大者如東京夢華岳陽風土諸書皆追念往時詳爲掇拾若洛陽伽藍記僅僅寺宇之廢興猶將述其遺蹟而後人且亟稱之其餘游覽所至訪古輯聞累世多有又況生爲此邑之人安能聽其時代即遙而遺踪浩渺日就湮沒乎哉溯丁氏之先來自中州蓋在前明嘉隆之際其時海門舊址已三四遷邑於通境東洲禮安皆釣游所不及故中明以前縣志人物不載丁氏然隸籍以來亦既十世代有傳人故苹埜得援桑梓敬恭之義以自附於吳師道陳應芳諸人後也莊生有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

見見聞聞者也苹埜取李氏舊志參以省志府郡各志旁涉傳記文集逐加精審而併州以後有可紀者亦續附於末統爲四卷吾知縣雖久廢不復有其不廢者存安知後人讀之不與前代紀載諸書同其愛惜也哉當不獨體例精嚴與對山武功志足稱繼美也余特嘉苹埜之用意故樂爲之序道光辛卯孟冬

咫聞錄序

鄭漁仲有言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太史公纂上古以來相傳之籍兼及百家勒成一書顧猶譏其博雅不足欲求繼起之士爲之彌縫蓋漁仲平日嘗爲高論歷詆前人往往若此抉天下載籍極博何能盡識就使異才間出彼以繼日必且目有所未覩耳有所未聞且使勞精敝神而從事於無用之地則雖盡見天下之書亦無益也然則善讀書者獻欲留心著述但求爲有用之文而已何者爲有用之文上而珥筆承明備一代之掌故下而屏居一室就所聞見筆之簡策使方邑之內遠或百年近或數十年人物風土隨事紀載凡徵文考獻者皆得有所依據則雖不矜博奧而其有當於著述之林無疑也予友徐君鸞坡楊君述臣皆有志稽古者也顧居恒深自挹損不欲以博聞強識自命已而以郡中志書久未修輯恐遺文軼事日就湮沒刺取各書下逮公私文籍區類分纂若前代桂勝桂故吳興掌故吳興備志之類名之曰咫聞錄善哉其爲書也昔司馬溫公欲修通鑑先作長編然仲引江淹之言謂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今一郡之志所繫雖淺

且大端已備於前志此第掇拾殘賸續爲補苴其稱名也尤小然而掌故所在無鉅細一也則郡志之有稿本比於史家之有長編其爲有用之言豈非後此削簡牘者所必不可廢哉或謂志書多出於衆手且校刊難精譌舛必不能免茲雖撮舉數端而藉以增損所得已復不少誠令作志者因此而博求之往復折衷使全體皆有所是正其所啟發又豈止於是而已哉予既喜此書之成尤嘆其命以咫聞於義有合而益知漁仲所言未可遽信爲篤論也

咫聞錄列女表序

劉子政撰列女傳爲目凡七而貞愼節義居其三范史列女傳如桓鴦高行及南陽荀采皆著於篇所謂區明風烈昭我管彤者皦皦乎足以風勸來世焉失士有百行女唯一德義烈之行不難捐軀命豁自期其貞純固矢志不移者食蘗茹荼終其身加以日幸而有賢孝孫力爲表章俾學士大夫敘其志行作爲詩歌問之者至爲欷歔流涕不然而處於僻壤之族黨之稱述其子若孫又多貧困無由自達遂至湮沒不彰若是者蓋尤足悲也吾通於乾隆乙亥纂修郡乘自通海以及泰如

三邑具有成編迄今七十餘年郡乘未改續修而後先舉報獲邀旌典者無歲無之懼其久而就佚也友人徐君鸞坡楊君述臣與王同志取各已纂旌者纂爲一帙付之匠氏爲他年修志之藉此其用意良厚史家傳表並存惟志亦然改傳從表冀歸簡約且取其易覽尋覽事迹較著者錄存數語海門鄉廣縣以後內附通覽由州報部之文無別署鄉籍者故前志皆未遑分析今亦姑仍其舊其有得自同人散見案籍未及編爲者訂者不忍遽棄別作附採連綴於後其君之言曰吾之所舉第爲將來修志者私儲副本其由此加詳加愼使幽隱不遺而言皆有據則異日良有司及遠近同志諸賢之責非一人一時所能爲力也然予竊見志乘之例有節孝有烈婦有貞節有貞烈夫貞與烈之命名判然不同而吾郡前志合貞烈爲一義固未允且志館多人州與鄉無難考詢而得而彼此雜糅與前後各卷不同亦覺義例未一予特有感於二君此舉述其大旨以俟後之君子

丁氏族譜序

族之創爲譜也其起於後代乎周官之制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宗以族得民是以終周之世有大宗有小宗而姓氏之源流本末不特其子姓族纂曉然其喻即列邦賢士大夫無不能言其派別其時無所謂譜也後世宗法久廢渙然無所統攝而子孫之離替不未或或散處他方歲時不通問遺遂至有一姓之人而終身不相識者其影響依附之徒反從而以僞亂眞故譜法不興則情誼乖隔禮教無所維持且至於疏其所親親其所疏而是非難以復別則甚矣譜之不可不亟講也丁氏遂初齋文集 卷二 十五

先世源出中州自子方公而上紀載失傳故以子方公爲在通始祖其世至左山公左山公傳子个堂公纂有宗譜葉本又數傳至吾友六石復加修輯令嗣頌良謀諸族人遂以付梓於是前此之曠越十世無從考信者今遂裒然成帙使後世踵而增之世澤賴以不墜余以知頌良之篤念本支善承先志而譜之成爲不易也失去古即遠人心漸漓其最難依據者且莫如譜援引上古附會名字史傳聞人不問其支派之異同時代之先後聯綴摭拾自誇其閥閱之遠今所輯之譜可知者存之不可知者闕之其意主於敬宗收族而不忍自誣其先世可謂得仁人孝子之用心矣且時俗矜尚唯取官閥而丁氏如左山公德行文學蔚爲儒宗由甲科起家出宰秦中

詔祀名宦晚年歸老南山懿行足以垂範百世个堂公詩文老宿名流引重六石學問淵醇篤志孝養終身孺慕以此較之高門巨族祇足炫赫一時者其相去不可道里計又況頌良砥礪學行所志者遠羣從昆季咸能恪守前訓其昌熾未可量也近代族譜多宗歐陽氏蘇氏六石則取法 國朝四明萬氏畧爲變通歸諸簡易其說具載譜中無俟復贅予與六石爲姻戚交最久特遂初齋文集 卷二 十六

因頌良之請而序之如此

南莊朱氏支譜序

前明萬歷間吾通有賢而且文者曰朱端毅先生其裔孫香南輩續修支譜既成而問序於予予取其前後譜反復觀之嘆朱氏之累世多賢而香南諸人用意爲不可及也朱之先世相傳出自大梁然觀所載始祖仲盟爲元末淮東路長官總運至汴遇疾卒其夫人攜其二子扶櫬至揚尋復至通使果汴人也不當云總運至汴且既已卒於汴矣何以不即葬於汴依其先世家墓而乃輾轉他徙以是知非大梁產也考端毅先生有曰始祖洪洲籍於至正甲午至汴京卒其夫人率其二子之

揚州又曰上世自大梁徙通不知其初又曰先代之故遐哉其邈矣予小子何以知焉然而侍先大人與諸長老嘗聞其畧也先是同里崔宗伯以嘉靖壬寅爲北莊誌墓謂朱故鳳陽右族則端毅所謂洪洲者宜隸鳳陽而大梁乃仲盟疾歿之地非系出大梁明矣仲盟傳五世曰恭號學稼曰愷號留耕曰光號恥齋學稼居北莊恥齋居東莊而留耕居南莊支分爲三留耕傳三世至端毅先生天性至孝通古今能文章方明神宗時國事日壞宦官四出兵耗於外民困於內端毅以一窮老諸生不能有所建白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發爲詩歌以抒其忠直之氣又不得已輒寄之於酒里之人以其不納奔女不取遺金介然不可干以私於其歿也謚之曰端毅而先生之志趣初不盡於此也端毅先生始輯族譜未著年月其序論今存譜中予孝廉摩詰山人繼之即所作南莊頌畧者也入 國朝至康熙戊寅北莊有允吉者及其子德麟承端毅先生之舊復加校刊北莊至十四世志元志奎止南莊至十一世繹綬止東莊亦十一世至之彥止然皆彙輯本宗無所闕遺非如今之分修也今距康熙戊寅之歲已歷百三十年東莊亡絕無嗣而北莊南莊日益蕃衍北莊修其支譜廣搜博採不

無泛濫於是南莊朱氏喟然嘆曰吾之譜不可以不亟修矣凡吾之譜必信必慎其前此所有者吾續而增之前此所未有者吾不敢知也吾南莊之譜既修而北莊東莊所謂十四世及十一世者并以戊寅全譜附著其後使不失前人之舊而後世子孫亦得有所參考焉嗚呼用意若此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予既仰端毅先生之賢而香南春溥慮深思遠予嘉其意因樂爲推究而序述之如此

印考序

皐邑黃楚橋先生以東南名宿精篆刻之學遠近學士大夫具深識工鑒別者得其一印輒狂喜累日比年來余獲交先生先生爲余作數印受而藏之因得縱觀先生印譜嘆觀止焉今年先生復以所輯東皐十三家印考東皐寓公十五家印考各一冊見示先生曰子皐邑代有聞人以子所見輯之姑止於此又由皐邑及於先後寓皐者輯之止此子其爲我序之余觀摹印始於秦之繆篆漢時官私印皆用秦法李唐以來此事不講久矣宋元王俅晁克一輩始稍稍著爲譜錄吾邱衍論其

體例尤詳至明之文壽承何長卿遂以名家蓋古學必溯源於秦漢治印必取法於文何此定論也後世或左袒壽承或專取長卿以至學文者失其古意而流爲妍媚學何者失其蒼勁而流爲粗厲踵起之士欲矯其失而自出新意流弊愈深論者比於明詩之屢變愈衰今先生印考中無是也又好古之家貴耳賤目趙松雪從程儀父得古印文模三百四十枚以存漢魏而下典刑質樸之意近世毘陵莊氏收漢印二千餘方甚者多至三千方甘泉程氏亦尚八百餘方致篆籀鐘鼎強相配合不由古法或古無其字而謬爲增易識者笑之今先生所收近在一邑而一二百年名流手澤宛然如新共得四百餘枚又爲敘次源流表其風概如與諸君子朝夕相接商證古學親見其用心運腕之妙以視時代久遠渺不相屬眞贋雜揉者其命意之得失相去爲何如耶余既獲見先生所自爲印譜又得覽先生印考如黃濟叔因當爲海內傳人吳叔子則先生印學所自出而邵潛夫丁个堂老人朱竹里皆吾郡黎獻竹里後葉不振至莫能舉其姓字是又余所亟欲存之者也因先生此冊爲慨嘆者久之

所得古齋新編序

金石之學至宋而特盛原其派別厥有二端其一則金石文字如碑銘之屬可以攷證事蹟訂舊史之闕訛釐正字體辨六書之得失而翰墨之精妙殆猶其次一則前代彝器如鐘卣之屬兵燹剝蝕山谷沉埋而光采以時煥發後人訪求得之傳爲重寶二者不同而彝器易於散失且多眞贋雜揉非如文字可載之書籍垂之久遠故尤爲難覯莆田鄭氏尤宋儒之淹雅博辯者也其自敘金石畧曰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以茲稽

古庶不失眞漁仲此論可謂善於言古矣然通志所收刀幣鼎彝凡二百六十餘事雖列其名未傳其制卽採摭碑刻亦未能如歐陽公之集古錄曾南豐之金石跋尾多所辨証葢有宋一代惟藍田呂氏之考古圖黃伯思等之宣和博古圖趙明誠薛尙功之金石錄鐘鼎款識能從數千年後備取數千年上之古器摹以圖繪而從古遺文亦得以附見其內其可寶孰甚焉　國朝惟秀水朱氏最爲博洽凡所題跋具見文集同時白願亭林先生外未有能過之者今吾友黃君楚橋刻意好古舉生平所見古物自商周秦漢而下一一摹其形狀且爲釋其文義述其源流每一展卷如陳鼎彝法物及籀篆眞蹟列於几席惟中外泉式印文研銘旁及近代鉅細不遺摹拓之工窮神盡變是不特楚橋蒐訪所及率人世所罕得卽吾人得與楚橋據案橫几共手此編亦足以慰思古之深情而爲之稱快累日也夫楚橋研究六書生平精力從事金石文字者爲最多泉志印考俱別有成書而是編網羅掇拾則漁仲所云款識猶存其舊者楚橋其珍而藏之傳諸其人用垂不朽毋徒若弁陽老人引坡公曠達之言而比諸雲烟之過眼也

錢蘄圃摘翠集序

經史宏深彌綸世宙雜說散見亦自古所不廢前漢藝文志諸子之屬總以九家善乎孟堅之言曰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又曰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明長可以通萬方之畧今四庫所收固已汗牛充棟其餘漫羨而無當者葢又不知凡幾矣吾友錢君蘄圃承尊甫南溟先生之家學研精詩文間又剌取諸書擇其可資博覽者瑣聞軼事咸錄而存之名之曰摘翠集其大者足補史書之罅漏其細者辯論諧謔下駁謠俗抑亦筆

記之類也余又聞之南海之羽出疆始珍有山翠水翠之族而周成王時翠羽獻於蒼梧緯書亦言神靈滋液則翠羽曜是翠之儲用者方大而景純所稱羽不洪用非篤論也蘄圃是書毋亦稱名雖小而取類非止一端乎是爲序

男 覲森 校字

通州劉邦鼎石臣

崇川鄉會闈墨三集序

人才之興不盡由科目而科目其總萃也三歲計偕合天下之才俊而校其文之得失而其人學問之醇疵識力之高下見聞之廣狹造詣之淺深皆可以得其大概試於鄉者亦然故經義取士之法行之五百年而不替虞廷之敷奏以言此其遺意也工文之士其窮極閫奧之作不必在於場屋而場屋以內不戾乎古不違乎今舉其平時之蓄積而盡發之於言讀之者則亦從而賞

識之愛慕之甚且驚歎以爲不可及故進身之途必由科目而闈墨其羔鴈也康莊四達之衢前者往焉後者相繼而至循途曲赴其出一軌而其地之文章盛衰士習升降以及源流派別異同之故智者類能察之不得謂此事無與於精微而概置爲不足重也吾通向有闈墨初集二集皆乾隆嘉慶兩朝科舉之文比年以來更歷數科斯文日振又已裒然成帙同人踵而續之梓爲三集而前後

殿試策及雍正以前之文別爲集首問序於余余不知再數十年後其倍廣於昔者凡幾百首此亦吾郡近代科名之畧錄也雖然竊更有進焉諸君子之未達也儲之於家焉耳今既已登賢書捷南宮將遂出入 承明羽儀當代次亦膺方牧守令之寄用以上報

國家下慰衆望令四方之人覩其名而識之曰某某之道德若何某某之功業若何則而傚之又不獨科目之增重已也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蓋所爲體用具備而傳世久遠者固大有在諸君子得不以此共勉乎哉

徐樹人齊魯課士錄序

國家以郡邑寄之牧令豈徒簿書期會使之奉行文法治猥瑣繁賾之事哉蓋以一方之士民屬之將使厲其政教其愚者務本業守法令安於質樸而不敢爲非其賢者修德行明義理講求古人身心性命之學而推之文藝亦皆卓卓有材器可觀故興賢育能亘有司職也周官以德行道藝掌之州長黨正而此外別無教民之官自後世吏治日卑膺斯任者不知以生平得力之故措諸當世而世亦遂以造就人材之責非守土者所得專也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吾友樹人刺史承其尊

甫松門先生指授蚤年通籍出爲茂宰游歷武城曲阜泰安諸邑所至舉孝秀弭盜賊蒐訪金石增葺先賢祠宇所以牖斯人之耳目心思者無一非淑身淑世之具而講院莅課棘闈分校以及遠近假館問字之徒各以舉義爲贄則又爲研究書理示以程式使爲宗經法古之文得邀科目以備　朝廷器使之用比年大僚表其治行移刺高唐迺裒其先後採擇之文爲齊魯課士錄而以趙仁圃相國書院學規松門先生論題題策冠於其首此其用意深遠識見超然非斤斤循分供職者所得唯也嗟乎諸生生長齊魯之鄉與聞

先聖教澤去古雖遠爭自樹立爲盛世有用之材如仁圃相國所謂以講學爲本以舉業爲輔期其處爲眞儒出爲名世者以無負刺史化導之微旨則迂闊之失苟且之弊二者胥可以無譏覽是錄者當必識其意於文字講習之外也夫

姚宋兩先生合稿序

嘉慶戊辰

朝廷愼選儒臣典試各省梅州宋芷灣先生吳興姚鏡塘先生同被

簡命至黔黔陽趙直夫先生以是科舉於鄉游兩先生之門今年春直夫先生奉檄來攝吾通政成之餘手一編見示曰此吾師所爲制科文也子受而讀之夫制科一道才與學二者而已學不深不能以洞悉天人根極理要才不壯不足以超越凡近上下古今牢籠萬物之情態而傳之久遠故善論文者折衷以六經四子之理

史漢韓歐之法一篇之成按之古人不失尺寸非是者不足貴也兩先生之文才與學兼而芷灣先生以才勝鏡塘先生以學勝故讀鏡塘先生之文包舉一切吐納宏深而韜鋒斂鍔若不欲以能事自見芷灣先生之文憑虛御風騰天躍地大含細入動人心魄二者不同而於題之精微曲折究極微茫無不相入揆諸前明以來數百年作者相傳之法度如執左契則兩先生之工於此事其道一也予嘗慨俗學變遷流弊日甚士人束髮受書語以儒先語錄若墮雲霧而材識庸陋俯仰隨人日趨於空疎浮滑求其開闢變化言所欲言能得古人不傳之秘者百無一二無怪乎文體日卑而頹靡之積習不可遽挽也如兩先生之文可不謂指筏登岸卓然自成一家者哉顧兩先生詩文大集予未得見而茲冊所錄多寡不侔一則晚居京師供職鄉署偶遇一題間出己意爲學人示之法程一則家居教授及出守遠郡之日用課生徒皆非生平極意經營之作然飲水知味固不必其在多也直夫先生從侍兩先生久各就所見存之謀以付梓其於師弟子之間有古人風焉故承命而樂爲之序

王逸卿遺文序

土子逸卿以高識遠韻之文超出儕輩不幸年未四十遽以疾歿余悲逸卿之工於文嗇於遇而并奪其年也索其近年遺稿甄而錄之得文凡九十首嗟乎使逸卿得厚積其力以大昌其辭俾盡涉古人之堂奧其所造必不止此乃竟以此終豈非命哉昔有唐李翺以文鳴於元和間卒年二十有九李習之遺書張僕射陸歙州深致痛惜昌黎韓公至銘其墓曰生而不淑孰爲之壽死而不朽孰爲之夭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竟何爲哉逸卿之年僅多於元賓十歲文

章行誼亦未克如昌黎所云然篤志好學有名諸生間行己脩潔爲文研精理趣動合矩度其取法者正矣其漸漬者深矣以是追踪前輩而游於作者之林其亦可以無愧矣成孝廉璞齋從逸卿游最久逸卿歿爲經紀其身後之事又哀其遺文付梓以傳於世是亦足尚也論次既畢病中索紙筆書之乙未除夕前三日

吳訥軒八十壽序

自古世家巨閥天欲昌大其家必錫之以溫恭慈惠之德黃髮鮐耇之壽簪裾舄奕子孫才俊將以絣禧輯祜流聲譽於無窮此蓋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強勉而得也又況忠孝大德彪炳天壤爲 朝廷所褒予海內所景慕則其累葉蕃衍襪翔嘏洽隆隆日起尤非尋常行誼之美所得語其積累者乎若江右吳訥軒先生殆足以當之矣先生爲豫章甲族高曾而下代有聞人而賢父則署四川松茂道贈太僕卿仰亭公也公以乾隆乙丑進士出守重慶洊升觀察辛卯之歲值索諾本肆

其凶狡僭格桑與爲勾結大學士定邊將軍溫公奉命督師公時隨往給應糧餉賴以不匱則鄭侯之在關中也及二酋負固曠歲未下溫公出功爲奇並取道來入駐節木果木軍營索諾木潛出後路襲大軍潰陷溫以力戰及文武官屬殉職者數十人公亦與焉其忠義激發臨難捐軀則顏杲卿之在常山也事 聞褒恤有加垂 恩罔替中外之習知公者咸謂以公之才略公之節固知其名不虛立而澤之所及者遠也 有令子七人先生居第五自幼博覽善文詞弱冠成名登庠序乾隆庚子

純皇帝巡幸江浙迎　鑾獻賦其後膺聘主永豐之恩江書院又以藩署參軍攝江蘇之新陽丞多著政績而其施顧未竟也夫績學之士蒐討古今望之者如九苞威鳳含文耀采蔚爲盛瑞掇巍科享大名其分內事也仕宦通顯位列卿貳使勳業被乎生民德澤傳於後世亦士君子之素志也而先生屈於場屋屢試不遇及登仕版僅亦浮湛下僚不得一抒其抱負論者或以此爲先生惜然而賦性恬退早謝榮祿唯以詩文著述娛意林皐今年屆八袠動履不異昔時蓋其沖和任道純固葆眞以視世之懷銀黃垂三組者其所得爲更多也且

木果木之役以余所聞如吾吳趙璞函先生其後嗣名賢踵起望重寓內而先生羣從競爽子若孫皆天資卓犖文章政事欲思有以自見曾孫序立以侍怡怡如也則天所以報仰亭公者方未有艾而異日之富貴壽考將於先生一門期之余故與聞其盛而樂述之且爲當世之能蓄德者勸焉

王閬風先生傳

閬風先生名元崑先世爲海門縣王氏明萬歷季年籍通州累葉通儒知名於時先生祖宏紳歲貢生學行而於鄉里父禮號蘭圃蚤卒先生生於雍正戊申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乾隆辛卯省試中副車爲西江彭文勤公所得士是科吾郡雋者四人先生與史先生彭齡尤文勤公所激賞以故文勤公視學江左嘗延史先生於幕中而先生數往來江上郵筒不絕顧恬淡不樂仕進終身里閈嘉慶庚辰年九十有三卒鼎嘗念吾郡多先達名人聞流風餘韻爲士君子所稱述者心竊嚮往未

獲親與晉接其得以操几杖侍游讌者不過數人惟先生尤好接引後進然行誼卓卓其風概實有大過人者非獨以年齒輩行爲郡士所推重已也郡境瀕江新漲之土爲外籍佔踞久且侵及學額乾隆初郡既撥棄二名子之矣甲午以後復奉部牒由各大僚入覆人情皇遽賴先生與王先生嘉琳王先生原岐輩勇於任事庠序之士翕然從之胡宗伯時爲諸生亦相與竭蹷奔走殫十餘年之力始仍其舊而極意調護號稱首庸者則先生也嘉慶庚午復謀更張先生年已八十餘矣猶與同志左右其事其後卒賴宗伯胡公學額迄以大定先

生既早喪父奉母馮太孺人孝養備至文勤公視學之日屢命隨之各郡任文字之役先生以太孺人故辭弗往命游京師爲祿養計亦弗忍遠離也文勤公深嗟異之手書志士勵行孝子愛日二語以贈焉太孺人臻上壽年九十餘然後棄養先生已皤然老矣哀思感慕沒身不衰先生與人言多切直人有不善面譙讓之數以此獲尤弗顧也然問閭一善未嘗不藉藉稱道不置以故人終樂附之厚於親故老年積素之交皓首過從歡若疇昔至通家子弟無問少壯悉與往還友朋相對率夜漏三下他人倦怠弗勝先生猶危坐高議無老人欠

伸之態詩文之緣根於積習一韻之勝一藝之美必爲揄揚蓋前輩風流足以令人欽挹如此自先生歿而十數年來遂不可得見矣先生子式韓早卒婦李氏以孝勤著孫■人曾孫■人咸以孝友守其家法

論曰聞庚辰之歲先生嘗爲人言吾向由日者推算壽止九十三其年歲杪先生猶康健如常疑其不驗果嬰疾五日至二十九日而卒豈推測精其符驗若操左券耶余從先生游處最久及留皖數載而前徽遂渺每與交游論及輒爲悼嘆故述其行誼之大者以諗後之人云

錢南溟先生傳

先生諱兆鵬字雲門號南溟本吳越之後元至正間武肅王十一世孫仲鼎自常熟來通遂家焉先生爲武肅王二十九世孫高曾王父皆郡庠生大父之端父孝孺以先生宰饒陽贈如其官先生少警敏讀書過目輒成誦自爲諸生時下筆千言立就咸能出入經史縱橫浩博其文采如鳳皇芝草見者皆以爲瑞非同時流輩所能及也乾隆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越十餘年選授直隸饒陽縣在饒陽三年調天津府青縣尋引疾去又數年復起補授安肅縣期年調清豐縣已而回安肅任

前後在安肅凡三年丁內艱解任先生登年矣枯及得官欲迎黃太孺人至署時太孺人以年老多疾辭舟車之勞使者數往返卒不之任引疾歸侍養三年又以太孺人命入 都雖內外倥偬心力交瘁南望欷歔輒徬徨累日至是聞太孺人卒日夜號泣慟絕而蘇先生之夾獄也兩造無遁情然務以至誠勤人吏民咸服饒陽民王大文殺人其父以幼子三文就抵先生廉得其實謂大文曰若殺人迺以若弟抵大辟若心安乎因諭以古人兄弟爭就獄事大文感泣自陳某僧豪於財犯後狀有代爲求脫者請納千金先生斥之按治如法凡其

廉明公允大率類此直省水旱不時且多大差乾隆己
酉饒邑大水躬詣各村勘報按戶給賑又捐廉更給饘
粥數月次年復大水捐廉給粥三月前後用穀七千石
邑無飢民甲寅安肅水災舉行荒政如前在饒陽時次
年旱蝗捐廉二千餘兩募夫掘溝驅捕蝗不爲災其所
設施類若此直省諸役庚戌八月檄派容雲縣九松山
大差先生以饒邑比年饑饉民力拮据自捐廉俸未嘗
累民乙卯湖南苗匪煽亂安邑羽書不絕香山苦林索
倫兵先後過境嘉慶丙辰湖北教匪蔓延大名防守長
垣兵過境又委辦昌平沙堌堆道差又檄派清豐車馬

護福郡王喪過境又接辦軍需車輛及遞解日馬次于
匹次年春吉林索倫兵過境自是餉車五日一過境皆
親爲部署軍民帖然夏秋之交大雨連旬山水暴發浮
橋隨修隨壞或并日一食或終夜輟寢積困者幾數月
而太孺人哀音適至先生以一循良之吏數任將邑水
旱兵役幾無虛日以致饒陽清豐負累萬金又代認饒
邑前任短交銀數千兩罷官之後奉文咨追田宅衣物
盡以入官至逮繫江寧累年始釋回里先生生平學問
深邃服官之暇未嘗一日廢書晚年專意著述雖祁寒
盛暑患難流離嗔寫晨鈔手自編輯邦鼎於先生爲後
輩又與其諸子游每過從請質談數百年以前之事本
末貫穿亹亹忘倦山川姓氏如指諸掌或經月未見詩
文雜著遂已成帙陳篋出示不自知其遇之嗇年之頹
也丁丑之冬邦鼎辭先生於望山樓下越三年而先生
卒年七十有八能無嘆哲人之萎哉所著有周史二百
八十卷續後漢書七十八卷述古堂詩古文全集一百
六卷諸子若孫皆能以詩文承其家

族伯父濬竺道人傳

族伯父文懿公諱伊號牧臯一號素園晚年復自號濬竺道人少而穎悟大父容川公叔父芸閣公咸器異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乾隆甲子科舉廉壬申登進士第一廷對三甲一朝考二等十名歸班需銓癸未選授湖北黃安縣至楚署鍾祥縣次年改授松滋縣丙申冬兼署江陵縣次年署隨州尋返松滋調任黃陂其在松滋也以廉明見稱於訟獄尤爲得當乙酉奉聘入關寓省之鐵佛寺而松邑鹽梟事發捕獲三十餘人渠首未獲代事之員茫然失措大吏亟諭公歸公選擇幹從擒

其渠首鞫之得應坐者十餘人而已餘悉良民廉使并研富公至郡親讞一如公指獄遂以定釋其無罪者云十餘人同聲感泣廉使益以信公之賢亟檄爲荆郡屬邑先是郡守蘇公與江陵宰不相得而習知公之明允旁邑之事悉以屬公以故公常在郡其冬遂以本職兼攝江陵尋署隨州隨有積案未理者凡數百公至畫夜一月辦理巨案二十有七其餘不可勝計獄有繫盜嚴鞫累月幾將斃於刑矣公至於另案獲眞盜驗其贓物不爽而取前所繫者釋之泥首號泣而去在隨七閱月士民刊碑鐫德播之歌頌及將受代館於行署而相約求質者塡塞道路咸曰願公毋亟去任爲反覆慰諭而後止大吏亦以新至者乃初任札留數日欲令蕭規曹隨因移寓摛珠書院暇并藉以課士會松邑罪人越獄廉使乃趣公返星馳抵松五日而獲九月題調黃陂陂邑爲有宋二程夫子桑梓之地聽政偶暇即偕諸生至前川書院不時講貫以誌嚮往戊子秋入省會闈未與分校武闈派入內簾本房中式者九人鄰邑孝感縣旱災歲杪委往協辦賑務而孝感百姓與邑長不相親愛羣情洶洶得公爲之撫乂始獲安戢災民歡呼事竣回黃陂有以夥盜訴者逮訊皆孝感飢民且無重罪僅以

爲首者置法餘從輕典是年值大計藩臬以下咸擬卓異而制府某公以他事見銜弗之許旋且以驛馬疲瘦被議辛卯冬奉

旨起用次年選授廣東瓊州府之定安縣引見改肇慶府鶴山縣十一月抵任次年春赴省大吏倚重如前在湖北時遠近案牘塡委待公讞決且議遷調大邑復遭排擠有代檢恩平縣命案爲大吏所深許誣以檢驗不實久之大吏悔悟而公已落職矣粵中人士留公問字者數十百人越五年而歸以長子布政司理問耀祖晉封儒林郎自是家居二十餘年卒於嘉慶癸

亥年八十三性和平樂易與物無忤如陽春盎盎無愚智皆樂親之其卒也鄉謚文懿先生公方十餘歲盡通諸經及漢唐宋諸大家之文習舉子業父小山公授以前明作者架法芸閣公復加是正弱冠即以能文名生平工書法似米南宮縱橫適逸非他人所能髣髴也詩尤得之性生里中前輩黃岐亭先生見其少作輒嗟賞之服官以前著有槐雲閣詩集去粵之日鶴山門人温中理刻其宦游詩數百首爲楚粵吟集歸里與一二老友及後起之彥時相倡和復合游覽酬應題詠諸作爲九華集槐雲閣集散佚不可得見九華集未及付梓各

凡數百首

獨孤居士傳

族兄次山工書能文章文懿公之長子也幼隨任之楚粵歸里後應郡中試及省試不遇捐職布政司理問性孤介不與人同文懿公晚年詩酒之會款門者日凡數輩次山晨起肅衣冠危坐一室不一見客遇素識者亦疾趨而進弗與談娶於李前知廣東儋州李公簡亭女李河南人也新安呂公仲篤守通爲李公中表昆弟初至太宜人使人招之僅往一謁其後十餘年終不再往強之亦弗從也文懿公歿家徒壁立次山日不再食有子慶昇蚤慧文懿公鍾愛之甫踰成童竟以飢餒病尫

而卒其後李亦卒因自號獨孤居士杜門自守終不屑有求於人余待之頗善得以時爲調護他人雖餽之亦不肯受也年七十一以老病卒未卒前數年以鶴隱山房集二卷示余曰子不多作詩亦不示人子其爲我藏之余觀其詩多可傳爲錄存如干首

論曰古所稱獧介之士往往谿刻不與人近若兄之杜門槁餓歷數十年近世不多有也其古之人與其古之人與

江干草堂賸稿書後

江干草堂賸稿者外王父武畧公所存之遺詩也公李姓諱湘號澤叟其先世有昭武將軍字景亨失其名明洪武間由泰郵遷通傳九世至公之王父旺字山名爲郡中知名士山名公生三子其次旭字旭盈郡庠生即公父也事親孝嘗以割股聞再次昺字禹歷旭盈公生四子公次居二而叔父禹歷公無子故以公嗣禹歷公爲子家素貧旭盈公卒貧益甚時公纔十餘齡耳隨嗣父禹歷公僑居泰州及長長身偉貌慷慨有大志遂習戎事屢往來泰通之間迫得官任通之掘港汛授武信

騎尉久之移安徽之六安營公才本過人雖幼年廢學弱冠後輒喜讀書能古文論序多可觀書法遒逸尤工於詩所至與名流相酬和羣嘆服以爲不可及在六州訓練之餘詩筒贈答幾無虛日都人士有績學知名者公待之有加禮六人既推服公詩尤喜公疎通簡易能敬且和交口譽公公薄宦蕭條至有願割產以居者州守戚公振鷺浙之德清人雍正庚戌進士夙工詩得公輒大喜時時詣公或延公至署吟咏不輟在六數年授武畧騎尉有與公不協者摭及細故譖之上官境似好酒吟詩被論而六人顧大喜謂公既罷官無職守得專事吟咏將終留之勸以移籍六色然非公意也公落拓無所遇不得有爲於世常念宗族墳墓皆在故里而諸舅齒亦漸長出而就試稽留六載決意東歸而公年已踰六十矣公天性敦篤待兄弟朋友尤極肫摯方其在六州也同生兄武德公恒卒於眞州任所公聞訃大慟遣人迎其匱至六位於官署內外人諫止之不聽養其眷屬十餘人幾將十載同生弟匯及汲三汲三前歿於眞州匯任安徽之廣德遂家焉歸里後復覆踽踽惟有一姊相距凡四五里暇輒往視歿則號哭而往悲哽累月聞人劉名芳號南廬旅寓通州與公初不相識修寶

華山志及通之五山志採入公詩公歸而與之訂交事之如兄既歿爲葬於狼山之麓立石其旁酒闌燈炮念及南廬則流涕不止次日必往哭其墓久而不輟耄年貧困無以自給處之晏如諸子或夜分讀書將倦召而語之曰若輩依父母兄弟家居受業不自知其樂也吾少時寄食旁郡以求官返里栖息僧寺嘗有詩云故國又投蕭寺宿不知何處是吾家兄弟曠隔久不相聚聚則復離因念羊叔子與羊秀書爲作詩曰角巾便欲追羊祜林壑同乘下澤車今老矣昔時伶仃之苦猶存胸臆若輩勿以目前之境爲易得而不思努力也邦鼎幼

時猶及見公逮公卒於乾隆癸巳年八十一邦鼎方九歲未解聲律及長從舅氏得公遺詩一帙又從故篋中得雜紙數十番皆詩古文詞擇而錄之蓋公全集詩千餘首爲人持去索之不得所存不過十之一二昨歲邦鼎謁自皖中欲爲編輯而前時所得又頗有散失深爲悵惘 以而念前代詩人流傳後世多或數百首少或數十首均不害爲名家惟其詩之超軼絕塵足以自永於天壤間耳因就所存錄得古今體詩僅及百首名之曰江上草堂賸稿汀于草堂公堂名也曰賸稿者紀其實也乃詩境累變不名一家才氣豪邁鋒發韻流感遇攄

懷一多慷慨其將歿前數月作詩題壁猶有老驥伏櫪之志王於摩挲匣劍自點膏燈沉鬱蒼涼歎惋欲絕讀者可因詩以見志也已 道光丁亥三月

王閬風先生九十謙集紀事

鼎讀司馬溫國公文集元豐中文潞公集洛中士大夫老而賢者於富韓公里第用唐會昌中白樂天事約齒不尚官時人謂之洛社者英會富公年七十九文公年七十七自兩公而下唐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已楚建中王謹言張問張燾年皆七十以上惟司馬公年六十四未及七十亦預於會凡十二人年八百八十有四司馬公爲之序備載官爵年齒其時王拱辰以留守北都不得與亦年躋七十請於文潞公欲寓名其間共十三人焉因復進考樂天詩七人五百八十四或作七

人五百七十歲以胡杲爲最長年八十九吉旼或作吉旼誤鄭據劉眞盧眞或俱作貞張渾年齒多寡舊本紀載不一樂天年七十四合計或五百六十三或五百八十三與樂天詩句皆不合註釋者第據所見本任其參差不復核計又有狄兼謨與河南尹盧貞年未七十雖與於會而不及列當時美之統稱九老而後人別撰樂天九老圖句謂有洛中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僧如滿年九十五數月後亦來預於會按此詩不載於樂天集中今本則又補入反議宋祁唐書爲疎舛矣謙集之舉樂天創之洛中數數效之而富文司馬之事尤稱極盛此歷代之

美談爲傳記中所不多見者也嘉慶三十二年丁丑秋九月王聞風先生九十初度邀里中戚友讌於其家斷自八十以上賓主亦十有三人自先生外爲馮丈晴川年九十二楊丈允亭世綸年九十一龔丈曉亭會儔年八十八張丈桐洲宗彝年八十六王丈德泉原藏年八十五馮丈北園洛年八十三徐丈鑑堂智馮丈東泉浚年皆八十二王丈稼軒依曾年八十一孫公積軒慶餘年八十先府君年亦八十三先生族弟余師曉江先生方烈年八十五雖名位不及古人然有聞於鄉有列於朝仕宦膺封爵多至顯秩焉且生長同里有翼弟婚姻

之樂與白富諸公以四方致仕名賢終違鄉里擇居東洛者不同而年齒較會昌諸老且猶過之視元豐之十三人人數不異多至百五十餘歲其時猶有孫公月喬桂山年七十七錢丈南溟兆鵬包丈竹軒傑年七十五孫公選峯士俊宋丈六兩霖年皆七十四孫丈秋蒲飛熊年七十二均與於會以年未八十不在十三人之列洵乎極一時之盛矣是年鼎方竊一第將捧檄之皖先生命以詩文爲侑及道光丙戌歸里而先生歿諸前哲亦歿其讌集者遂已無人唯先府君在焉至己丑之春府君又歿而遺耆都盡惜富文諸公圖形妙覺僧舍會昌九老時人繪之爲圖而茲獨未暇及此殊爲闕事且其後龔丈曉亭張丈桐洲王丈德泉皆年踰九十先生卒年九十三府君及馮丈晴川年至九十四楊丈允亭年至九十六曉江先生及徐丈鑑堂年近九十吾却更數十年後有追述耆獻者必欣羨慨慕謂未及躬相與酬酢其際也鼎故備識之且以寓今昔存歿之感焉聞風先生名元崑乾隆辛卯科副薦有行誼鼎嘗爲之傳

書包氏貞節事畧

粵東長寧典史包君世德字體成吾通呂四場人初娶劉生子福慶劉卒復娶於彭無出有側室曰范范嘗事劉繼事彭性婉順寡言笑得其歡心因勸君納之君之赴長寧也盡室以往官軍勦海賊君捐貲効力范脫簪珥以助海賊平錄君功加一級嘉慶九年君年三十七卒於官當是時彭視范較長范年二十五室無餘財內外倉皇失措距家五千餘里水陸舟車備極艱阻賴上官資助卒能提挈幼弱奉喪歸里則范之力居多歸未幾封君虞門卒越二年彭卒家益落日僅一餐事無大

小悉集於范殯葬如禮撫福慶如己出迄於成立不衰貞女游幼字福慶游故徽之休寧人先世留居如皐由如至通父文銘字石閭福慶返自粵中迭遭大父及繼母喪其後貧益甚議娶未果且體素羸嘉慶二十三年福慶年二十六以疾卒而女年二十入矣既葬始聞凶耗大慟遂欲往家人止之後有諷以包氏窮苦勸使改字者女怒曰吾所以不即死者以包氏門祚衰落欲立後以延一綫耳亟往奔喪展墓墓由積雨崩壞迺修治之以及包氏先塋皆爲完築素工刺繡依范以居矢無他志苦節之貞萃於包氏一門焉

劉邦鼎曰余所聞賢媛柏舟之操衆矣或終邀令典或遂泯沒不彰數十年來歲月漸遠父老至無從稱述者不可一一記也如范氏佐其正室間關數千里舁匱返葬游更數喪窮餓自守殆尤其卓卓者游女以孱子一身依其庶姑爲完葺先代數世之墓齋粥度日尤可悲矣聞游女在室事大父母及父母孝大父常教以列女傳及女儀諸書通曉大義其矢志蓋有自來也余故樂爲誌之以備遺忘且異日闡揚之典或有藉於是云

男 覲森 校字

通州劉邦鼎石臣

南陵泰豐圩隄埂告成碑記

余治陵之三年歲值癸未淫潦爲災暮四月管背灘堤埂告潰田淤於水五月葉村灣堤埂復圮而縣境東北遂無完土高原下陬盡爲江湖民人蕩析離居靡所底定蓋百餘年來所未嘗有也又兼以江港漲溢疏洩無由自夏及冬經歷三時水始歸壑余亟召邑之士民諭以修治堤埂爲最亟衆皆曰諾量功命日遠近之民畚挶並舉次年正月功未及半淫雨經旬新築之埂爲水

所壞三月又爲所壞吾民父老子弟不懈益虔互相董勸余又取城鄉所得捐輸各銀撥五千兩以濟之再閱月而葉村灣管背灘以次報竣邑人喜而言曰往者雍正癸丑水決梭墩修治之役至年始竣康熙戊寅水由金家閘大鳩宣縣倍七載始成今此工費之大較疇昔且數倍焉不數月而大功以集衆謂以奠其室家治其疆畝皆侯之賜也余曰不然方水始退余親爲營度非萬金之費程足以集事賴諸君子爲之倡計田出夫日凡數千人登登馮馮邪許之聲不絕於耳余第以時往來周歷巡視而已其何力之有雖然抑有說焉圩田半下中明以前無所謂隄埂也水勢建瓴而下歲且爲患彌望沮洳秋稼不登萬歷間嘉禾沈公來莅斯邑朔築圩堤而後數十里之澇田漸成沃壤今志乘所載圩埂高廣之數皆其遺教也諸君子備知之乎衆曰唯唯不敢忘余曰今日之務在吾民之思其難而預圖其終也青弋之水來自徽郡沿洄數百里始出蕪界以達於江盛夏雨集山水暴漲飛濤湧雪奔騰滙注去江道遠難以遽洩堤不崇水輒夾踞其上不厚且堅水即蕩而去之爲害最烈比年以來屢有水患皆是故也諸君子盍以前事爲鑒令吾民歲益增修毋棄成勞而得免墊

隘之苦乎衆曰能如是是吾民後嗣無疆之利也其敢不敬識之葉村灣之潰決也計長五百餘丈管背灘潰決一百丈以至林都各圩無非巨浸蕩繁且交受其敝新築之埂高二尋有奇廣又倍之經始自癸未季冬訖甲申四月而工畢晝夜董率皆各圩士民其駐憩工所爲之勸相者則學博王君也圩號上下散募圩今易其名曰泰豐民新出於水期其自否而泰自歉而豐也是歲也邑中堤埂衝決者大小以百計均各修葺如故常茲特其最鉅且要者因述其緣起及往復告諭之詞而爲之記

周介堂先生去郡圖記

祥符介堂周公來攝吾通未兩朞而代者至公以我守二月將由郡之蘇學士大夫偕郡之耆髦延兩學博餞公於明倫之堂公再三讓郡人請益力卒以成禮觀禮者凡數百人其行也士民走送至郊外觀禮者又數百人皆嘖嘖頌公之賢買舟而往者且後先相望也或曰吾郡在大江版北風氣敦樸無浮薄傾巧之習故化導也易其戴德也深然前此都人餞送之榮或皆久於其任公莅事日淺何以樂道者羣無間言且皆出於是非之公而非阿其私好哉夫士大夫受

命於 朝寄以專城固將以民與事責之非欲其日朘月削竭民之膏以長其子孫也自官方日壞以郡邑爲利藪其材智能者出其心計以巧爲搆陷於是告訐日繁羅織日密利孔一開而小民不得安於井里矣又其甚者失業之徒與吏胥因緣爲奸無所不至因而號爲四民之首者亦且隨風而靡而不復以敦廉讓講名節爲事則風俗偷而人才喪其所失非淺鮮也公以服闋需次之員出守是邦遠近皆謂公得善地而公雅好淡泊一切牟利病民之事必不肯爲此數十年來未有如公之一無漸染出乎自然者也公治郡之事市濠於濬且將積而爲疾病公捐廉疏通之城南之水閘塞幾七十年公與工濬治頓復其舊州西距城十五里有閘水旱用資蓄洩其關乎一郡之利病爲尤切公屢爲躬親思勤修葺以垂諸久遠育嬰堂建設已久積弊最深公不時親往察視俾其多所全活丙戌之秋上游水溢淮揚之民流離失所散之各省公奉大吏之命於城南設立四廠城東一廠擇寺觀中隙地廠皆高闊門戶炊竈無不經畫備至竹木之屬悉以市價未嘗累民又於城內設專局士民之好義者赴局捐輸銀穀留養至五千人每日至廠給發令其自易柴米老疾有醫産婦有所

其資送也有舟車有數口之費城南濬河使往就工卩糧之外增以工值以故外民在境歷四五月不知有流移之苦四境之民亦不見有災民就食之患也夫貴倨之吏深居簡出其於分內之事猶將泄泄視之若無關緩急而公之此舉廠中無日不至城內專局無日不至經理告竣從士民之請以捐輸餘銀留備郡中將來荒賑公又自捐銀五百禪益其內儲留公所夫是以同聲感悅惜公之去而欲傳其事以致與人無窮之思也爰繪爲圖俾同人各系以詩而邦鼎爲之記邦鼎於公之善政如造士愛民固多可稱然皆未及備述而撮舉其

大端如此其庶幾無溢美也哉

武畧記

國家制科之設文武兼資而建牙吹角專司閫外者亦皆膺長子之寄吾通介居江表五山巍峙蔚爲鉅觀以故偉人傑士生於斯土者踵相接也然州志武畧表附於武科之後自宋及今纔數十人豈山川所鍾止於是與抑前之人未嘗屬意焉故時代即遠而無從考据也今自修志之後甫七十餘年詢諸鄉先生其登顯仕者蓋已指不勝屈知前之泯沒無傳者多也錄之爲記以備遺忘焉官總兵者龔宣任福建金門金蟾桂亦任福建金門二人皆進士金由侍衛丁兆熊任廣東南韶陸

廷柱任廣東瓊州孟兆熊李景曾皆任浙江溫州李由舉人陳鎮邦任廣東碣石張兆麟任廣東瓊州由舉人凡八人官副總兵者易崑任浙江台州由進士劉士宏任湖南寶慶吾族祖也由進士馬淮任廣東羅定由進士侍衛劉尚義任浙江瑞安李大綸任廣東春江李大綱任廣東順德陳兆奎任廣東肇慶肇慶即春江改置孟光任廣東順德成杰任廣東香山由舉人李心德亦任廣東順德凡十人易崑成杰海門鄉籍官參將者許定國任廣東崖州錢邦彥亦任崖州時值海氛未靖錢死於其職題祀昭忠祠子廕董綱任江南川沙陳松林

田松林皆任江南吳淞凡五人官遊擊者李遂任江南鹽城顧大鵬任浙江温州趙藩任江南靖江余金門任廣東石翼周兆鰲任湖北襄陽二人皆由進士侍衛陳正邦任江南崇明張奎任江南京口潘名達任廣東石翼湯陞任江南崇明尹定國任江南福山王宏任江南鹽城湯麟玉任江南崇明余元超亦任崇明由舉人崇海疆也以巡海死於其職祀昭忠祠子廕徐成達任江南上海周正祺任江南劉河保長泰任京口凡十六人綜計自遊擊以上凡三十九人都守而下益衆亦有祀昭忠祠如湖北宜昌都司陳德奎廣東碣石都司嚴高

者以多遺忘未能悉記也又此皆各從其本任如總兵攝提督副總兵攝總兵更踐不一亦不備載有遺脫者俟補著焉服官歲月則在後之從事志乘者以次寄定與屬邑之武畧合書之以列於表後道光戊子八月記

東吳顧氏印石記

石高二寸許方七分石質瑩潔篆曰未嫁守義敬師其姜其上方有分書云爲廣平貞女篆旁署蔣潤名四周皆分書凡九十四字蓋東吳顧亭林先生家物也其文拔引傳說謂經籍所記完貞始於其姜亭林母夫人王太君以貞孝聞於朝篆以識之如此余以亭林先生遺書考之良是蓋亭林先生同應子也嗣同吉後同吉早卒聘太君太君守義終其身崇禎九年旌焉故亭林先生廬墓詩曰憶昔曾蒙至尊詔其姜名字懸三吳驗之譜系一一具合然文集又載其斷指療姑明亡之日太

君年六十絕粒殉國謂身雖婦人獲受國恩義不可辱遺命有讀書毋求仕進之言備見與史館諸君及葉訒菴書中惜蔣君未及記也亭林先生爲當時東南第一學人此石乃道光戊子里人得之蘇州肆中歸以贈余余受而藏之曰廣平貞女者疑太君廣平人惜未得張元長先生所爲傳爲其家世一證明之也

乃粒菴大上人影後記

古之爲釋氏者往往因傳法世數敘其源流錄其宗旨集爲一編如惠洪僧寶普濟五登會元之類自青原南嶽以下有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臨濟宗溈仰宗世系瞭然如指諸掌此禪林古德所以爲後代考證之藉也城西乃粒菴號稱古刹前此七十餘年上人靜遠圖其師洽公上溯離塵凡七八傳丐浦江張楓嶺先生爲之記今由靜公而下又七八傳習觀上人復彙爲圖而屬予記其事予觀上人此圖如入名山所有水石竹木及諸僧之或證佛法或展卷沉思或侍坐或起立如與七佛五宗相晤對如與唐之四僧宋之九僧相酬唱也然按諸楓嶺之記則前後圖大畧相似意者殆仿而爲之而凡楓嶺之纖悉具載者皆子之不妨從畧者也楓嶺稱靜公作出世法使人自遠作入世法人人樂與之游又言浮屠氏善幻以無爲爲有爲高山大川咫尺倏忽皆微詞相規諷且或疑佛氏之教其視大地山川古今人物漠然無覩則今之幽巖邃壑巃嵸而奇秀者以彼法觀之與塵俗何異而取必於雲霞之所出沒崖谷之所吞吐無乃與本旨相違戾乎雖然由吾儒之說山林城市不無同異由佛氏之說不必有同異而前代高僧

牽居名勝則是不能堅守彼法而欲與人世同其嗜好是圖推之知一切世法固不能外而由世法以衷諸吾儒之大道其必有說矣習觀上人者若非之高足弟子也由若非而上爲肇宗由肇宗而上爲慧元由慧元而上爲普航由普航而上爲仁瑛爲從衡由仁瑛從衡而上則爲靜遠世數相承其次序皆可按圖而知云

誥贈奉直大夫徐公祠堂記

古者祠墓並稱而敬宗收族厥有宗祠族系繁多子孫各溯所自出得立支祠此皆別乎墓而言之也墓也者先世遺體所託周禮冢人有祭墓之文其餘散見各經若舍奠展墓之說不一而足而後儒率以墓祭爲非古豈知揆之人心而安即求之禮意而協不忘其本古有明訓墓旁爲祠又從祭墓之文而復致愼重皆出於人心之必不容已者所謂使民歸厚若今之設立饗堂亦其一端也吾郡徐氏固有宗祠歲時各率其子若孫合祭祠內今鸞坡又於尊甫贈公墓旁卜立饗堂奉爲專

祠適大吏以鸞坡義賑之舉歸本贈公遂以贈公生平行誼入告

闕廷

命建坊以垂之永久

國恩爲弈逮及身後是烏可以不記按贈公幼而淵粹承葯齋先生之教讀書淹通經史旁涉百家以增廣生貢入成均所與遊皆里中名宿其學力已過人矣而至性腕篤如葯齋先生寢疾日夕常侍左右至刲股和藥以進居喪哀毀骨立弟病輒入城步禱往返十數里葢贈公之務敦孝友也如此通郡處江海之會乾隆丁酉海潮漲溢淹死數千人捐金瘞埋俾免暴露歲饑疾疫間作儲藥餌以濟貧者農人貸以穀種戚黨中未葬者助之葬無家者爲之家孀婦貧兒周恤尤至宿逋有不能償者悉焚其券葢贈公之恤人困乏也如此屋後近通溪港旁村中貧無行者父子運一小舟啟扉而入爲家人所執呼而謂之曰若非欲求借貸者耶胡日中不來而夜分至此予之金使治生業其人感泣而去葢贈公之惜人名節也如此衰齡以後益躭著述詩文皆有成集勗子姓以勤苦務學毋墜先緒臨歿數日猶語鸞坡兄弟以爲善必果是以近數十年每值郡中水旱籌

議舉賑及收養流民相與佽助銀穀率爲一郡之冠甲午春賑鸞坡慨然曰分災恤患此吾父素志也復與從孫曾堂以贈公遺資請於官分賑城鄉爲贈公請坊得遂所請而饗堂適成將謀伐石礱表樹於專祠之前屬邦鼎爲記贈公諱琳號崑圃增貢生贈奉直大夫配白太宜人崔太宜人合葬城西十里坊河東錢家板橋祠堂經始於甲午冬訖工於乙未四月奉祠之田六十四畝有奇義賑之舉上其事者州牧今任山左曹州府浙西王公以義行申請者方伯連城楊公入告者宮保制軍安化陶公中丞侯官林公也鸞坡名縉稟貢

生嘗舉孝廉方正未就以知縣候選道光壬辰議敘紀錄二次贈公仲子也曾堂名繹如贈公曾孫候選府同知皆捐資呈請刱立專祠者也其贈公長子諱淮孫鯤郎曾堂祖父皆已卒別有家傳茲不備載惟書其建祠歲月及奉

諭建坊本末俾承其後者仰而瞻俯而思爲善益力以誌

特恩於勿替耳

先世遺像記

嗚呼人子事親之日有盡而思慕之心無窮其歿也必肖像以祀之葢每一展覲而如周旋於寢闥之側也往歲丁亥先府君年九十有二矣海陵顧君介石來通聞其能寫像也延至寫府君像頗肖惟目眥微露耳葢大耋以後與前此固較異也是時卽言諸先母太孺人太孺人不可屢請弗許已丑府君棄養至壬辰春太孺人年九十顧君又來復請於太孺人曰太孺人壽秋高顧君乃兒子儕輩也且兒輩亦將令顧君爲照何不可之有太孺人乃許亦十得其八惟淡墨微漬其內且不見生平歡笑之色耳是年秋太孺人棄養嗚呼此先父母遺像也王父母去世久遠今已六七十載其遺像皆府君從伯父處展轉摹寫不能肖王父贈公有一像係生前倩善手所作向藏伯父家前歲癸巳先從兄出以授予曰吾已老病子其善藏之乃敬奉以歸葢兩世遺像能肖其生時者三而止耳謹備書之且使後之人知慎守焉

文杯公遺訓記

曰爲善曰守正曰勤儉曰讀書

此先府君遺訓也府君常以此教誨諸子兼及族黨後輩齒踰九十每有接見尤諄切未嘗去口且曰惡者善之反邪者正之反惰與奢者勤儉之反愚無識者讀書之反汝曹立身得失視此數言不可忽也邦鼎謹按朱柏廬先生教人孝弟勤儉讀書積德桂林陳文恭公備錄其說謂先生勸言僅四則耳而義理該括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爲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爲人矣府君之言與前哲若合符契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敢不敬識之哉是爲記

後記

邦鼎又按府君言爲善柏廬先生言積德其義一也仁義之實在於孝弟則柏廬先生之言要矣然古今君子小人之分無過邪正兩途自性情心術以至日用動靜應事接物無一不出於正則可以取法聖賢府君蓋合一生之內外始終言之念念皆正以之立身身無不修以之處家家無不和以之待人人無不順即孝亦爲眞孝弟亦爲眞弟一失其正遂將無所不爲矣其於孝弟何有哉府君又曰唯正字最爲緊要此可與柏廬先生互相發明者也記述之餘復附其說如此

閘壩議

郡邑所最宜亟講者無過水利余在皖中八九載思欲有所興舉或以任事日淺未及經理或以去江路遠旁涉他邑無可措手最後在朗陵涇潦爲災民苦墊隘於其田疇稍復徧修圩壩民始得有其室家又取雍正三年前宰襄平宋翰臣舊志水利一門重授之梓謂之南邑水利志使得家有其書歸田以後私念通郡之患在城濠淤淺易涸易盈旱潦皆足以爲病然濠面廣闊議欲挑濬工鉅費繁且夏秋二次可興功必待大旱之歲窮冬河渠盡涸始可從事設逢雨雪又將中止故議費猶

非所難難於積水之無可施功而官河之不可令其斷絕此利與病之必當熟權者也惟西南一帶多有江港遠者距江二三十里近者一二十里江港通利緩急足恃己丑夏秋旱乾河流阻塞薪米之自外來者無由而至余言之郡守設法於各港多備水車汲引江潮甫十日而河通巨舟得揚帆而至壬辰夏秋復旱仍舉前議民賴以濟此皆已行之明效也顧兩年車引江潮余皆周歷巡視因悉州治水道其最要者莫如唐家閘其次則鹽倉壩唐家閘距城十五里去江最近旱年資以灌引澇年資以宣洩此陳梧岡司寇所謂治之則利十不治之則害十至要至要者也近數年水旱不時皆得其力然閘底廢壞木植盡爛兼之閘身稍高八月潮盛之時江水猶低閘一尺不能盡從正閘灌入修理工費及板木鐵石之屬必須爲久遠計期其堅固則籌費不能稍從簡省鹽倉壩近在西壕往時建有滚水壩有耳閘滚水壩主於澇年外洩前輩孫漁曹先生所謂其蓄當可其去紆徐者也耳閘主於旱年江潮內灌所謂潮流瀰滿徑達西河者余嘗親見其狀奔騰洶湧功用甚鉅自乾隆丙午斥廢石壩改用木版謂可便於蓄洩而郡人遂視耳閘爲贅疣日漸塡塞致成道路良可嘆恨余

意正閘宜修耳閘宜復正閘板固底平不使潛逸耳閘建橋甃石悉復舊規且於入河之處安放涵洞以利啟閉不致岸土冲裂難於堵築而各處內港間有泥淤即先期使人挑濬城濠雖淺得江港以補翼之其裨益實非淺鮮嗚呼他省之欲興水利而地勢不便不能收濬防之效者多矣如吾通之附近大江可蓄可洩而人事未盡常以水旱爲患此亦生斯土者之責也夫故僭爲此議以附司寇河書之後俾有志從事者知所盡心焉

道光癸巳五月書

城西牐壩有關閘郡水利歲久廢壞先君子建議修

復經始於甲午冬迨次秋工竣先君子遽棄不起手
蹟猶[illegible]藏篋笥覆檢斯議曷禁怳然丙申九月男
覲森謹識

男 覲森枝字
姪 [illegible]
[illegible] 金枝
[illegible]

止齋文鈔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止齋文鈔

陳璞題

同年馬君止齋由翰林改官四川犍爲令不一載以憂去再起知閩之順昌漳浦有循績嘗赦劇盜而用之得其力以密捕巨盜人稱神君後以事忤福州守反其議君力爭之當事以聞得

旨來京引見即發江蘇隨大臣辦理海疆事務居無何膺特恩陞安徽六安州牧未抵任復以憂去比再至安徽而君歿矣今年夏其嗣柔之以止齋古文數卷請序余讀其文學博而純氣疏以達蓋深入八家之堂奧者而其生平志事卓然上友古人蓋欲繼其鄉先賢如曲江瓊山相業氣節坐而言即起而行非徒以文自憙者惜天不永年所

施未著夫經濟文章二者難兼使君得展其所爲功業彪炳固無用以文見而今所傳者惟文耳嗟乎古來懷奇抱異之士困於遇阨於年不得盡抒其蘊蓄者亦多矣豈獨君也哉

道光二十九年仲夏刑部左侍郎廣東督學使者年愚弟全慶序

止齋前輩與余爲忘年交恪守程朱之學尤好讀高安朱文端公所輯名臣名儒循吏三傳性純篤待人不問賢愚貴賤皆推誠相與無絲毫虛憍之氣復喜施捨在蜀所得宦囊因鄉里偶饑賑濟殆盡後至貧乏不能自存然仍不稍芥蔕也其赴安徽州牧任時余傾橐助之始能成行觀此亦足以知其志願所在矣君散館後於道光丙申癸卯丙午等年皆以服闋復三至京師余均昕夕隨之談論始得博究夫格物之要居官之宜自愧譾劣無能素餐滋誚不足副君所期望然言猶在耳何可一日去諸懷歟君年未及耆遽爾殂謝於皖省中大吏咸爲蒼生惜之其時哲嗣綽然孝廉僅數齡故平素著作每多散失茲所存文鈔詩集及明代名臣列傳後論共四卷皆綜然累年搜訪所得以存什一於千百者也因文見道非有功於世教則不肯輒形筆墨尤難在身體力行實自攄胸懷之蘊蓄充實而不可以已其體格雖本宋儒之質而陳言盡去華實兼茂取諸心而注諸手汩汩然來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更覺優游彬蔚方駕唐人吉光片羽豈不當爲後賢楷模也哉

同治七年歲在戊辰夏四月既望館侍生羅惇衍謹識於津門行館

安徽六安州知州馬君家傳

馬君名福安字聖敬又字止齋順德縣人少聰穎讀書數行下嘗夜讀文選班孟堅兩都賦鼓再下背誦不違一字然好先儒語錄立志與古賢豪相頡頏不屑屑以記誦自域年廿二充博士弟子員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道光九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四川犍爲縣知縣人咸惜之而君獨自以爲幸曰知縣親民之官可以行吾志矣既上事卽議裁陋規將次第行之丁內艱服闋捡發福建署順昌縣知縣順昌當閩省南北衝故多盜長汀兵餉過境被搶君捕之不得要領先是縣有劉三妹者大猾也

與胥役勾通前政歷緝之不能獲君廉知其居並默識所從入之路故事知縣初上事軍徒人廷參君呼而語曰君能從我捕盜乎皆曰可詰所之不答夜三鼓下將至劉所居劉跳去君追而獲之置之獄至是出而問焉對曰久在獄中雖有聞亦不能悉君遽脫其郎當而與之酒肉曰若必知盜蹤勉爲我一行劉諾去不隨一役餘五十日獲十一人以歸果巨魁君大喜解諸省大吏才之題沙縣知縣委署詔安縣君赴詔安忌者惎諸盜翻供詞坐失入罪落職詔安民誤謂君爲虧空也置十櫃通衢投之錢一日得五千貫君不取强之乃舉以益育嬰堂孤老院書院諸經費當是時民皆不平君獨泊然置度外至省寓候部議延建邵兵備道徐公繼畬聞之憤然曰馬令所獲十一人有經某親訊無異詞者今若此某不敢庇護屬員亦豈能視屬員之受屈而不爲之昭雪乃謁督撫白其事鍾公祥時總督閩浙令堂訊諸盜日當午坐堂上布政按察兩司及徐公夾坐皆南向忌者西向坐諸盜北向跪徐公問曰昔者若云何盜熟視轉目忌者曰不教不翻也鍾公悟曰案定矣吾固疑之幾失吾良吏乃奏請開復君爲吏廉吳中丞文鎔初至卽知之及開復滋欲委善地爲調劑計而君請漳浦吳公曰漳浦罷敝不可重累君君謝曰公爲地擇

人不爲人擇地且漳浦民陷水火久某不敢避難坐視遂署漳浦縣知縣漳浦善械鬬南路尤甚命案積數百蓋歷十餘年矣君至執巨盜四人斃杖下威既行則減騶從獨身至其鄉爲文諭其首領洪拔山邱峙梁諸人皆匿不出君日至洪書塾與蒙師言久之蒙師感其誠入言之洪拔山乃與各紳耆皆出見君勸諭愷切皆感動願洗舊習繳械於官不復鬬至邱亦如之凡五閱月而二姓始和好如初爲捐廉設鄉約命兩姓公舉族正分治之且命設壇矢於神自後世世永不背約立大石碑記其事當是時觀者如堵兩姓父老子弟交拜壇上歡聲雷動咸謂自康熙陳

汝咸後無此好父母云由是東西北三路聞風聽命凶暴之俗頓革已而吳公

陛見

上問福建循良吏吳公以君對越數日有

旨命各省督撫保舉道府州縣實心愛民治行卓著確有實跡可據者以聞吳公保薦三人徐公繼畬劉公燿椿州縣則君一人而已奉

硃筆圈出調取引

見會海口有夷警以君得詔安漳浦民心奏留團練防堵事竣引

見諸大臣皆指爲閩省循吏爭相認識越二日

召見稱

旨發江南補用丁外艱歸遷六安直隸州知州服闋引

見奉

旨仍發安徽到省邸病卒年五十八君好讀書手不釋卷自經史諸子以至唐宋大家詩古文詞無不能上口尤熟於西北輿地險要口講指畫聽者如親至其地性孝友愛其庶弟過於所生父母有不豫色即長跪請在鄉黨恂恂然而事上官則抗直不肯少屈居嘗儉約十年不易一衣每當貧乏無聊輒誦孟子動心忍性饑者易爲食二語以自廣而好施與又若自忘其貧者其自犍爲歸也西潦大至田廬淹沒民嗸嗸君搜囊出千金倡賑凡六月所活不下萬人服闋將北上行裝蕭然猶分贈諸友之貧者及卒幾無以殮著有鑑古經世編十六卷明代名臣傳贊十二卷止齋文鈔二卷貞冬詩存一卷藏於家

贊曰余與君爲秀才時同治古文詞所宗各異議論不相入而相知益深君居嘗以宋范司馬

國朝陳清端自勵聞者竊笑之余獨信其不謬也向令仕福建時不爲忌者所抑蹉跎歲月勳績必大有所成就然向無徐公爲之申雪又安得漳浦以發其蘊蓄哉然則君

亦未可謂不幸也太史公贊晏子曰爲之執鞭所欣慕余於君之遇徐公亦云　　南海曾　釗撰

止齋文鈔目錄

原人
原性
原情
原教
原儒
原學
崇檢論
正俗論
弭盜論

大人論上
大人論下
宋義論
淮陰侯論
樊噲論
霍光論
魏徵論
狄梁公論
李鄴侯論
友說

雜說七則
高朗篤實說
爲善延生說二則
昏問
服問
楊文貞公文鈔序
王文成公文鈔序
虞道園先生文鈔序
揭曼碩先生文鈔序
歸震川先生文鈔序

郭氏族譜序

下卷

送錢給諫入都序
送汪益齋比部入都序
送吳秋航令蒙陰序
送陳樸菴作令序
送陳樸菴歸廣甯序
贈節夏嚴序
五賢贊序
諸葛忠武侯贊

陸宣公贊
范文正公贊
韓忠獻王贊
司馬文正公贊
四箴序
養心箴
修容箴
謹言箴
勤學箴
立品箴

讀書箴
養身箴
擇友箴
學則四
面城樓記
止齋記
九日游都甯山記
上歷主吳淪齋先生書
與曾勉士論古文書
與汪貞甫比部書
寄曾勉士書
再寄曾勉士書
寄甘晉康書
與陶立齋書
與徐鐵孫書
明興業令鄧公傳
胡總兵傳
崔暢泉贈君傳
崔心齋孝廉傳
東籬居士傳

甯津令黃公墓誌銘
羅雲皋哀辭
先大母勞太安人行述
先妣黃太孺人行述

順德馬福安撰

原人

生兩間者人爲貴與之耳目手足官骸之用仁義禮智性情之德大而五倫細而百行皆使備於人之身固而生五穀以養之桑麻以衣之草木蟲魚禽畜以供其滋味設之君長刑政禮樂教化以約束其身心禁防其衰慝民俗衰敗又代生賢聖以振起警發之嗚呼天之貴斯人而愛之也可謂至矣乃昧昧然生者既莫知天之所以貴之而自棄其身以失乎天地生人之意而奸貪險詐之士復逞其

私意蕩檢踰閑而大悖乎人道焉則其違禽獸不遠彼蚩蚩之氓吾無責焉士四民之首也官長教化之原也儒生坐橫舍讀聖賢書朝誦羲文晚稽周孔正心誠意不離於口道德仁義罔存於心論高唐虞行卑狗彘官長擁高牙大纛作民君師民不正者以我正之民不善者我治而教之而其行有卑隸輿僕所不忍爲者嗚呼吾未暇以古賢且聖者責之也未暇以古帝臣王佐期之也而自視如此何以列四民之首而不怍耶何以臨士民之上而無愧耶不甯惟是是大負乎天之所貴者而併無以成其爲人也夫人性皆善而彼顧若此者何哉既昏於氣復牽於欲遂成於習則無學力以變化之故也善爲人者則不然懲忿窒欲以誠其意何思何慮以正其心遷善改過以脩其身得志與民由之而不自私也不得志獨善其身以教於家而無所慕也家庭敦孝弟之修鄉黨崇禮讓之行校序存聖賢之志仕宦懷濟物之心守己以清白行己以正直處人以平恕由是而性情無所漓官骸無所放敦大倫以凝道矜細行以考旋然後可以食五穀衣麻絲受禽魚獸畜之供養爲兩間完人而無負天之所以貴斯人而愛之之意也嗚呼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來者也凡物莫不各有與生俱來之性故蠶生而螫犬生而吠牛馬生而負重致遠麒麟生而不殺豺虎生而暴戾噬嚙是非作而致之也其氣稟之生初性即隨之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斷斷乎其不可以易者人性亦然人之生稟氣受形得陰陽五行之粹故其性萬物皆備而其知獨異於羣生性之理隨氣質之生而有者也知則因性而著者也無氣質之生何以有性無性何以有知故離氣質而言性者是不知其與生俱來者也然則人之生氣質固有惡矣孟子言性善何也曰人之生雖得陰陽五行之粹然其奸惡亂逆天所生以敗世之人亦必

戾氣獨鍾故商臣蜚目豺聲子西知其忍越椒狼聲虎狀子文知其滅宗此性之隨氣質而惡者也然商紂至虐聽文王而除炮烙未嘗無仁心用文王爲西伯未嘗非親賢太史書崔杼弒君杼卽殺之是其心未嘗不知君之不可弒也晉惠童騃曰稽侍中血勿浣是其心未嘗不知忠臣之可念也以此見本性之善雖至愚極暴之人未嘗泯絕其獨鍾戾氣而爲惡者究未嘗無一二淸氣之存故善性雖亡而未亡其知亦若沒而未沒也夫人有性而後有知覺有知覺而後有情有情而後運而爲才能盡其才然後可以成其德業復其本性故欲不失其性必先勿昧其知

知善之當爲則情樂於爲善情樂於爲善則其才不得不竭竭其才於爲善則性復而天德隆焉王道茂焉作聖之功畢矣然性之理實稟于生初之氣告子曰生之謂性其說非盡不是也但其以生之氣謂性而不知其理之粹然至善稟於生初之氣者乃謂性耳非卽可以氣爲性也以氣爲性則人欲橫而可以滅理以理爲性則天理尊而可以制欲且知性之理原稟於生初之氣而不由外假則人何可以我所固有者而棄之如遺自滅其生理也

原情

人道之所以相交接者情也內以順性命之理外以聯萬物之歡是故父子無情慈孝缺君臣無情仁敬缺夫婦無情家室咽兄弟無情骨肉折朋友無情交信絕大哉情乎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皆出於此乎自古聖賢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未有遺情者也是故聖人平情賢人善治情中士任情下愚縱情情一縱而行敗名僇家破身辱天地反覆萬物不育故矯其弊者又激而爲太上之忘情嗚呼情烏可忘也彼聖人之心普萬物情順萬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所謂平也若賢人之治情則不然心不能不動於欲而必制之不使出也心不能不牽於物而必閑之不使入也敬以養靜虛之原精以察危微之判一

以嚴克治之功是故情不當用而不見其有餘也當用而不見其不足也動不踰時發必當物學者欲希賢以幾於聖亦惟善治情以至於平情而聖賢之能事畢矣或曰縱情之害若是甚與其縱也甯忘曰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情相接也無情則木石耳曰彼自爲木石固於人無害也曰彼自爲木石而身非木石也父生之君長之師教之兄弟以聯之夫婦以合之締之以戚屬輔之以朋友推之於天地民物 亦曰不以情相接也忘情而其害可勝數哉昔何晏王弼以老莊虛無之說惑亂天下浮辭游說波蕩後生禮教陵夷風俗頹敝中更變亂且數百年桀紂之

禍祇足播惡一時爲千古炯鑒耳安能動賢士大夫之惑而貽害於無窮哉故范甯謂王何罪深桀紂非激論也余既深惡乎縱情之害而又懼忘情者之失其所以爲情而貽患遠作原情

原教

三代以上聖人作民君師其學校之制詩書禮樂之具三物五教之典所以導民於善者詳矣後世治民之術惟恃政刑其學校師儒禮樂之設徒以爲具文而未嘗眞有教化之實然上既以此垂爲國典而且選舉出於是利祿由於是則天下士亦爭自奮勵窮經學古以應上之求而一

時之通儒碩士又以其學行之顯懿者提倡而鼓舞之是以萬流仰鏡趨風競響是教之施於上者其名而教之行於下者亦其名也漢武帝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者也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是教化者不僅恃區區之法制惟在賢公卿守令敦尚正學躬行化導倡率其秀良啟發其沈錮一時風聲所覆必有奮興趨赴而不能自已者我既以學而得朋所得之朋又將傳其學以振起於無窮教思之長庸有極乎且有位者民之師而士者四民之表也庠序有端士退而修善於鄉則相與崇禮讓恥訟爭講嫻睦敦任恤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而已比戶可封矣由是觀之善雖人心所同而非教不興許魯齋曰苟在上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故兩漢師弟以經術相傳宋明諸儒以理學立教皆能振起人才美風俗而成世運視功令甲科射策誘以明經拾紫開其利祿之路其相去何如也

原儒

晉庾爰之問范宣曰君博通經籍何以太儒一若以儒爲顓顓守咫尺之義而乏通方之識者故拘滯不達謂之儒迂選懊畏葸謂之儒懦優柔弛廢謂之儒緩引古緣飾謂之儒文此皆得儒之近似以混其眞而世俗因之以爲詬

病然而儒之術終貴於天下所以陶世範俗非儒莫由選賢任能非儒莫進者誠以儒自有其眞也儒之名見於論語戴記而辨在於君子小人文懦迂緩諸病皆小人得儒之近似以混其眞者也故宋襄學文王不禽二毛成安君自以儒者不用詐謀奇計此儒而迂匡衡阿附石顯張禹不敢言王氏此儒而懦竇武謀誅宦官不卽收殺王晞戎馬塡閭遨遊嘯咏此儒而緩揚雄王通依倣論語此儒而文皆不得爲眞儒眞儒云何君子而已君子據經守正而非迂戒愼恐懼而非懦和平溫雅而非緩服式古訓而非文故經術通於吏事體用咸宜也大膽出於小心仁者必

勇也寬嚴得中政教平也華實相資文質稱也於以禔躬範世參三才而立人極矣曰不然是故董子正誼明道諸葛澹泊明志非迂也陸宣公直擊延齡范文正自任西事非懦也司馬文正力改新法王文成急討宸濠非緩也程伊川布帛菽粟陸子靜八字著腳非文也故由君子而得儒之眞則闇修篤實下學上達而爲醇博究羣言淹貫六藝而爲通中和位育贊化參天而爲大皆起於一念之爲君子故隨所造就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而皆可以馴至若甘心小人之歸則雖聞見賅洽言行修飾人視之儼然儒者也而所爲已不堪問矣文懦迂緩之誚雖世以爲儒者

詬然亦儒者不能盡其道有以致之嗚呼儒而不盡其道儒而非儒也儒而非儒無惑乎天下之以儒爲詬也且天下待治於儒教化風俗人心出於儒儒而不儒則天下之治忽與所謂教化風俗人心者皆可知也且世既以儒爲詬更恐人恥爲儒而以詐力勢利相傾區區名教防檢愈不足維持天下而世變將不知所終故舉世之詬於儒者皆非儒之眞而不足以爲儒病然後曉然於儒之道固可禔躬範世參三才而立人極者也而相與羣趨於儒而得其眞庶於世教人心或有裨乎作原儒

原學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窮典籍研簡册非僅以爲記誦資夸多闘靡也蓋以內治身心而外通天下國家之故使行之有要措之有方體究夫古先賢聖遺言而求其今日可適諸用故非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也乃世之爲學者吾惑焉持記誦訓詁詞章之說則曰學不博何約詢以三代制度幽冥而莫知其原陋孰甚焉然不體驗經書義蘊以實究諸躬行則名物象數亦學之支流末節耳爲理學之說則曰學貴知要朱子小學近思錄論孟四書卽可爲聖人五經幾同束閣然語古今而牆面談經史而閉口慶封原伯魯之倫抗顏於士大夫之列吾知其不稱也漢河間獻王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而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其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以禮匡正班史稱河間大雅卓爾不羣董子統壹後學爲羣儒首漢儒若二子者可以無負於學矣

崇檢論

昔聖人建天地之中而爲之禮所以軌範人倫整齊殊俗使人得以束身寡過而無悖夫五常之性者也自魏晉之世老莊盛行以放曠爲高妙以禮法爲俗人一時風流相尚賢者不免阮籍居喪飲酒食肉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

幼輿任達折齒畢卓甕間醉卧當時以爲名士而豔稱之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故王衍將死歎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桓温北伐至洛陽登平乘樓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西都時王愷石崇尤爲豪侈能守禮崇讓克全貞素惟劉實兄弟而已或問江左人士於顏含含推周仲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然伯仁以酒失貽譏猶染中朝餘習惟望之持論侃侃當官幹實欲軌正當世不肯苟同時好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望之以爲背禮傷教欲奏推之斯眞篤禮守法王

臣蹇蹇者矣夫天下非氓庶犯法罹罪之足憂而士大夫棄禮蔑義罔識廉恥之可畏誠以士大夫者教化之紀綱風俗之原本而人心以爲轉移者也故朝廷崇禮百僚奉法士大夫以名教相尚節行相高而風俗人心未有不歸於端厚者也朝廷棄禮百僚壞法士大夫以浮虛相祖放縱相師而風俗人心未有不歸於邪薄者也然則天下之要道可知已欲民知義莫如尚廉隅欲民知禮莫如敦矩獲欲民貴信必不可以巧詐欺之欲民興仁必不敢以刻薄行之立身以清白奉公爲賢當官以勤事盡職爲恪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敬行事以秉禮尚義爲宗一時士大夫流風篤厚凡爲驕逸淫縱自放於禮法之事皆兢兢焉防其萌杜其漸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鄉閭禮義興於家衖而無奇衺不軌之民以汙我大化者由上之人不以防檢爲迂而力崇之之效也嘗觀東漢風俗之美其時郭有道陳仲弓王彥方管幼安之徒皆以匹夫爲善於家而鄉里化之爭訟者望閭而反盜竊者咸畏其知況示以上之風旨而士大夫又皆身爲表率吾見禮教之興不必俟讀瀍縣書而後浹於民心也是在有風俗人心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正俗論

今天下有最爲風俗之害而大夫士庶多溺其中而不悟以辱身破家敗名喪德者比比也而顧爲之不止幾於舉世皆然可不謂大哀乎是何也則今日賭博洋烟優伶之事也人各有職公卿士庶隨其分位之大小各有當修之職即當早作夜思以圖厥功未有可荒於嬉者士庶賭博則廢業當官賭博則廢職縱倖逃刑憲而於已職業之修廢何如也至以此攘利則尤不可凡財從農工商賈而得者皆生之有道而人我得其利故可以久賭博則我得其利彼受其害稍有人心者不宜出此也況斯須之頃可盡千金祖父銖積而成子孫倒篋以出毋乃傷儉而速破家

乎其行不齒於人又無論也洋烟之始來自遠夷吸之能令人精髓涸竭狀貌枯槁黧黑飲食減少既欲罷不能已之則病而死且吸之徹夜白晝昏睡精神疲短萬事嬾廢或遇大庭廣坐不能私吸則涕淚交頤飲食卽吐苦態萬狀觀者憫歎官人至爲下挾制到處驚恐一有綻露官敗身辱且既已體虧神損雖得美職高官不能任荷平日才具弛張呼嗡萬變圖官入手棄同雞肋余以謂天下嗜好之事有所損必微有所益有所害亦必有所利故賭博而贏挾優而飲猶覬娛色貪利獨至此事則祇有損害而無利益且害至切身不止耗費而已何當世鴟隼之子多憒

憒也至優伶伎樂爲燕會慶喜之需鼓吹昇平原所不禁而士大夫顧喜挾之飲酒與爲狎媟忘等威之辨圖頃刻之娛斥去朱提慷慨不惜以致容囊既罄負債纍纍而優並未嘗以爲惠也夫富人擁貲周親石友莫肯損其半菽而以施優則爭多爲勝何輕重倒置若此彼富人子不足怪吾獨異夫士大夫之爲之也噫天下之不當爲而陷溺人心者亦多矣此三者尤爲淺近易見而犯者亦最多故吾不暇悉舉他端而先以三者示戒好修自愛之士見不善若探湯事之稍涉非義方且避之若浼奚煩余喋喋也不則溺而不反顧反以余爲迂余滋懼矣然余猶望天下之溺於此者之終不棄於余言也

弭盜論

國之有盜猶衣褌之有蟣蝨山林之有虎豹菹澤之有龍蛇雖太平之世不能令其必無也所恃爲民上者杜其爲盜之原嚴其防盜之法善其捕盜之方巧於散盜之黨四術得而盜乃可治杜盜之原不外富教而勸農禁惰薄賦輕徭分貧賑窮息訟保富渠堰以興水利常平以時糶糴社倉以通緩急凶歲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此富之之道也廣義塾立鄉約旌孝弟表節義崇禮讓和爭訟通有無助力役奇衺有禁左道有誅擇士之秀良躬親勵之於學禮

敬其耆老賢能任以訓率子弟之責改行自新者賞凶頑不悛者罰皆所以爲教也此杜盜之原也防盜之法奈何因地勢而爲鄉鄉有正合同姓而爲族族有正族統於鄉擇其公正任事者授以稽查奸匪之責保良攻匪之事設鄉壯以資巡緝調遣鄉正能任職者崇其禮敬厚其恩意不則易而罰之此周禮鄉官之遺意縣令能親至其地會衆而精擇之宜可得其用也他如置樓擊鼓之法則盜無所脫窩盜寄贓之誅則盜無所隱捕快縱盜之治則盜無所恃而且水陸巡警兼使民自爲守此防盜之法也捕盜之方則如虞詡爲朝歌以三科求壯士張敞爲京兆選召

諸偷長把持其宿負責以捕盜之效可使羣盜一時肅清又明設購賞盜黨能縛盜自首者免其罪兵役平人能獲盜者厚其賜則爭盡力捕盜盜無所逃矣至於賊勢衆盛不可以盡誅則貴有解散之法龔遂治渤海盜知其迫於饑寒則令百姓持鋤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故盜皆賣刀劍而買牛犢光武因河北盜起下令盜黨能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其前捕盜畏葸退縮者皆不以爲負但以獲盜爲效故爭盡力討捕盜黨解散要在示以威信誅其渠帥赦其誘脅明設購賞使內自相疑此解散盜黨之法也噫爲上者平時誠能教養其民則民何至於爲盜

及有盜而能善是三者以禦之則盜猶可不至於甚而不可弭也爲守令者其加之意哉

大人論上

今世稱官至顯秩者曰大人求仕者莫不貴之居是位者恆膺其稱而難以副其實徒知享用快意而朝廷所以用我士民所以望我者未克稍酬其萬一也後日規模皆匡居素定然則士人閉門誦讀忽攖情富貴豫擬吾後日當如何享用快意者異日得志不幾如上所云以爲蒼生禍耶予居長安亦求仕者也恐有類於是故爲之戒以自勵其志焉

大人論下

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不以爵而以德不以名而以實有其德之實而名位稱之固足以敷宣皇猷彌亮帝業道濟天下流徽千載即窮居野處闇然不見於世而言爲世師行爲世法固不因其蜷居蠖屈而有所加損也故有大人之體有大人之用體惡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蓋赤子純誠無僞大人亦純誠無僞凡其治心持身獲上感下無不如天地元氣貫徹周流故自庸行庸言之信謹以至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爲龍德正中者而歸本於閑邪存誠此乾九二之大人也用惡在孟子曰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其秉德剛健中正而純粹精故道義修身功德被世聖作物覩而羣生各正其性命以歸於保合之太和此乾九五之大人也故純誠者其心博厚者其德明通者其識公溥者其量剛直以著其節正大以見其情清端以厲其守和易以使人可親嚴毅以使人不可犯其志非一身一家之私計而懷天下之圖其事非苟且目前之爲而有百年萬世之慮夫如是乃爲並三才立人極之大人而非一鄉一國之士並非服黼黻被袞冕徒竊高位以震耀世俗者所得同類而並譏之也噫大人之實之不見於天下久矣三代下非諸葛武侯范文正司馬君實諸君子

吾誰與歸

宋義論

天下有明於人而暗於己者有智於始而愚於終者有言之似可聽而其實無濟於用者聖王之用人也不以立談取人不以言之偶中而舉士必知其人之可用而試之以功既有功效矣然後加之大任而不疑書曰詢事考言又曰明試以功蓋言慎也異哉楚懷王之用宋義也因齊使一言召與語遂加以上將軍之位寵以卿子冠軍之號使世爲楚將素以勇著之項羽竟處其下懷王自以爲用宋義之晚矣而義卒以狠愎驕虐爲項羽所殺而王身亦不

保馬子曰嗚乎此懷王不知人之禍也王之不知人以言擇將之過也夫宋義者徒能言耳其與王計事必有深當王心者今觀其對項羽之言强詞奪理卽論武信君之敗亦言之偶中而王遽以此信其賢過矣故趙王以能言兵而用趙括漢文以利口而說嗇夫德宗以口辯而用盧杞神宗以博辯而用王安石皆以言舉人者也豈不謬哉宋義之言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飲酒高會可謂驕矣四十六日不進可謂惰矣不聽羽諫而令士卒凍饑則狠愎與虐兼之矣爲義者當與士卒同甘苦疾引兵渡河救趙今乃曰先鬬秦趙是不識時勢之論也而義顯貿貿出此非所謂明於人而暗於己者乎非智於始而愚於終者乎豈非言之若可聽而無濟於用者乎懷王之遣沛公入關也以諸老將言用之卒成亡秦之功其用宋義也以高陵君顯一言任之遂致傾覆之禍聽言用人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乎然沛公寬大長者屢經軍事懷王固有以試之矣而宋義則未嘗有以試之也驟以上將任之其僨事豈不宜哉是故用人者不可以言而舉人爲人用者不可大言而罔上

淮陰侯論

古名將之能建大勳者其人必有非常之才過人之智方

其戰勝攻取摧强偃勁亦何向不濟而猶殷殷然師俘虜問籌策此大豪傑者之所爲固非小夫沾沾自喜廢羣策雄獨智者所能比方萬一也余觀淮陰侯破陳餘二十萬衆於井陘生致李左車北面師之問下燕齊之策且曰趙用君計信等爲禽矣不覺再拜驚服曰嗟乎信之器量乃能如是哉今夫人怒目盛氣劍拔弩張號呼跳踉奮迅而不止者非能勇也有大勇者養其深沈之氣卑讓以下之待其衰而乘其弊一舉可禽也惟智亦然小智者暴而張之恃而逞之惟恐天下有加乎已而妄行自用卒喪其軀而不知大智者不以戰勝驕不以已長恃集衆善以爲善

而筑乃靡有所遺舜禹周公聖人之事不具論如信陵執轡夷門以成救趙之功趙奢聽許歷以致關與之勝周亞夫聽趙涉鄧都尉以定破吳楚之謀岳忠武用兵必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其人皆千古名將虛心服善用能摧敵制變爲當世建殊勳爲戎臣師淮陰之器量與此數子同其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夫何足異乎不然使信如屈瑕趙括輩足已自用吾恐一蹶不振信雖智有時而窮也余嘗以信有不可及者二出少年胯下師李左車皆謙忍有量類學道者而卒以鞅鞅矜伐殺其身何朋於前而闇於後耶將富貴念重信固有不能遣諸懷者耶噫

此太史公所以惜其未學道也若鐘室之誅則誣也

樊噲論

天下非常豪傑之士往往出於椎埋屠狗觀其粗厲猛鷙疎忽小節世恆以武人目之有時事涉嫌疑至舉大不韙以相加而不疑其論之過刻不知椎埋屠狗之夫其器識節慨有遠出章句腐儒之上者論世者恆以武人輕之亦過矣余觀漢舞陽侯樊噲其始固起於屠狗然要其深明大義有過人之識不避死之忠犯顏敢諫之節雖明理大夫士未之或先宋蘇洵乃以椎埋屠狗輕之謂其不死必黨呂氏此實過激之言非定論也嘗考沛公初入關欲留居秦宮室賴噲諫還軍灞上當是時秦民初離秦暴屬望諸侯劉項兵勢方强民心未有專屬沛公不以除殘爲念而多取帷帳婦女以自娛是亡秦之續大事去矣賴噲言而沛公聽之民心悅服漢業之興不待垓下而決也且夫鴻門之會至危地也項羽之勇至難敵也項莊舞劍殺機急也噲乃擁盾直入與之同命瞋目視項羽譙讓以大義而救沛公於刀俎之間其忠烈有過人者及高帝病枕宦者卧羣臣不得見樊噲排闥入諫告以不與羣臣議大事而卧兒女子手中其言沉痛剴切雖蕭曹有所不敢言所謂深明大義有過人之識不畏死之忠犯顏敢諫之節者

非耶以噲之器識節概而進之以學問雖古大臣無愧今乃因其屠狗而疑其從呂氏爲逆譬猶騶虞而疑其噬人孝已而疑其畔親多見其蔽於理而闇於識也夫蘇氏之疑噲黨呂氏者謂彼見親戚爲天子而從之耳夫高帝非噲親戚耶位上將爵通侯貴極富溢年亦衰邁矣況噲與帝素有骨肉手足之分一旦帝死乃舍親戚之見爲天子者不事而助呂氏哉六十老翁何所求乃叛逆暮年希冀非分噲雖武人斷不爲此也漢史言噲高后時倚呂氏勢頗驕此則其未嘗學問疎忽小節之過而謂其助呂氏爲逆噲稍有人心明利害者不出此況噲之器識節概卓然

有古大臣風烈而猥與黨亂之賊同類而並譏噲之心其何白於後世耶其何望於千百載後知人論世之士耶蘇氏以高帝先知呂氏之禍故周內噲以實其言余不可以不辨

霍光論

漢書言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余竊謂不然光之失始在不能歸政繼則陰妻邪謀當是時帝初即位光以累世宰衡秉大權又新廢立帝嚴憚之無足怪又光爲人進止有常度入殿門不失

尺寸其容貌必有甚矜嚴者帝之嚴憚乃敬光畏光而非有疑於光也使光即能歸政罷退子弟諸壻約束夫人顯家奴馮子都等帝雖謙讓不受見光至誠固辭必許則光罔以寵利居成功子弟不因失勢而爲逆夫人顯不謀弒后家奴不至躪大夫門矣豈不與伊周爭烈哉且宣帝立時年十八矣非孝昭八歲時比也光即不能歸政亦宜每事奏請上裁不敢專決上必嘉光有讓衆庶必服光知禮夫人顯子弟諸壻輩亦不敢憑勢而爲姦顧不知出此貪戀權勢至諸事皆先關白光而後奏御爲人臣子當專擅如是耶且夫悖逆大故臣子所當同疾光受武皇帝顧命擁昭立宣忠貞爲天下冠而大逆之謀起自妻顯光宜即執顯以正刑誅席藁待罪帝未必不嘉光能識大義而愛信之保全之也即光以顯罪死千載下猶將服光大義滅親不愧周公顧溺逆妻之私愛忘臣子之同仇律以趙盾不討賊之義光無所逃罪矣李懷光子不敢以父故而諱逆謀霍光乃以妻故而陰其弒后溺愛不忠一何至此厥後禹山雲之謀逆宣帝之誅夷皆光此時不自發舉貽之禍耳考光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及爲大將軍輔政逆意者死得幸者侯家奴尊於丞相子弟親黨根據於朝廷其大惡至陰妻邪謀納女爲后其生平

所謂小心謹慎者安在也故曰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光之小心謹慎猶如此豈不足戒哉論者不察霍氏禍敗之由徒執萌於驂乘之說以爲光此時必有跋扈之狀爲帝所疑者則光雖不學無術何至與梁冀比也景帝目周亞夫曰鞅鞅者非少主臣時帝與光兩無嫌也而顧疑其鞅鞅歟

魏徵論

大臣不惟其才而惟其節不惟其節而惟其識慮周乎宗社存亡之大善處乎家庭骨肉之間義嚴乎君臣上下之

辨皆其識爲之也余觀魏鄭公世所謂賢臣然其勸建成除秦王事則大可異焉夫徵自謂忠其主耳不知高祖尚在建成猶存乎臣是徵委摯高祖非委摯建成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是徵止宜知有高祖不宜知有建成徵爲東宮官屬建成失德當盡力諫諫不聽白之上不宜私於建成以負宗社重寄也且當時唐家統業創自秦王文武聖明神器有屬建成以失德居其上又傾陷之徵果爲宗社存亡計宜勸上廢建成而立秦王否則勸建成避位乃不顧宗社大謀而私於所事使秦王果除唐之天下可復保哉且徵果忠於所事正宜勸建成改過修身克敦友愛上以

凝基命下以答萬民內彌縫兄弟之隙不當勸其兄弟相圖效齊桓子糾事也且夫高祖君也建成臣也徵勸建成此舉是教建成爲逆臣不獨傷兄弟之倫且乖君臣之義使不幸建成從其言而致蹈商臣之惡則徵異於潘崇幾何哉嗟乎古之賢臣思深慮遠不以太子已立而忘其憂是故衛瓘撫牀而惜王執拂鬚而歎彼其人皆憂建樹非人而天下亂亡故也徵於唐可謂社稷臣其志識豈不素定胡不知建成之不足重寄而輕勸其除秦王歟里克告申生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徵學古明道賢於里克萬萬而其教太子反不如克何也且自古兄弟相爭未有不亂者也譚尚爭而袁氏敗勇廣爭而隋業亡秦王事建成未嘗失禮何忍無故殺之豈有無故骨肉相殘而能君天下者乎建成友愛既乖或勸之和睦猶可弭乃教之相圖則後日元武門之變徵亦不得辭其過也太宗將殺建成召李靖李勣皆辭不往徵犯顏諫諍遠過英衛輩而勸建成爲此何耶豈非自以爲忠於所事之過耶吾故表而出之以見其不善處人骨肉之間併昧君臣之義而不爲宗社之慮雖才猷風節可觀而識不足稱也若後之事太宗吾固曰徵委摯高祖非委摯建成高祖傳位太宗徵不事太宗何爲固不得以反君事讐例焉

狄梁公論

人臣當國家危疑之際其自處有三有慷慨殺身以成仁有潔身高蹈以全義有苦心調劑以濟國事三者皆君子之致而苦心調劑以濟國事者爲尤難蓋以其身冒天下之不韙於萬難措置中而委曲調停以冀國祚危而復安吾君廢而復反非忠誠懇切而又有堅忍之力無方之智不足以濟以視徒然一去一死者心更苦而力倍艱矣此臣道之變而得其正而不可以爲常者也余觀唐狄梁公當武氏廢中宗而自立改唐爲周梁公委蛇其間不能殺

身以諫又不能奉身而退氣節之士多非之不知梁公固乃心夫唐者也心夫唐則必以唐家血食爲念使徒悻悻然以一死博忠諫之名或見事不可爲斂身而退於已得矣如宗廟社稷何彼武氏雖婦人猶知敬重梁公而惟其言是聽此梁公之所以不死不去而徐以求其有濟者也且夫武氏女主也與男子異男子則身有天下傳歸於子而唐之天下屬諸武宗祀絕矣武氏作配高宗親妊廬陵動以母子之情開其姑姪之蔽斯武氏意可回廬陵可返唐家宗廟可復正也返儲君而徐薦張柬之等以輔翼之厥後廬陵復位梁公雖不及見而反正之功已成矣其在

周易坎之四曰納約自牖其家傳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梁公有焉且人情當橫恣之時而驟折之其勢必不勝而卒至於兩傷惟徐乘其悔心之萌而通其所蔽則必聽如轉圜武氏久竊天位年迫桑榆見人心思唐其心未必無動使無梁公以維持之武三思承嗣輩又從而煽惑天下事未可知也梁公因鸚鵡翼折之言而對以起二子則兩翼振婦人尤信夢兆故其說得行也人臣不幸當變革之朝自度其身能爲梁公則可委蛇觀變以圖有濟若不揣事勢何如而徒然失身異姓後雖悔而致死亦不足以贖矣非謂梁公之不可爲實梁公之未易爲也世之輕事二姓而不能去不能死者愼無以梁公藉口焉

李鄴侯論

唐自安祿山據范陽以畔安氏滅史氏繼之河北諸鎭各擁兵擅地貢賦不入喜則臣怒則寇自視如異域雖有英君哲相僅能羈縻不絕而終不能得其土子其民綿綿延延禍亂相繼以迄於唐亡論之者曰由代宗專事姑息將士殺主帥則以其人代之也主帥死則以子弟爲留後也其推本之論者則曰由用僕固懷恩爲制帥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薛嵩帥相衛田承嗣帥魏博李懷僊帥盧龍李寶臣帥成德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也余以爲未盡嘗讀

唐史觀李泌說肅宗取范陽而計不用則未嘗不歎泌之善謀而河北再亂終唐世不能復者實肅宗不能用泌之謀以致之也當是時祿山已死慶緒據東西京史思明據范陽使誠用泌之策引安西西域之衆先搗范陽傾其巢穴思明就醢則慶緒在東京如狴牢中圈豚耳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不數月而天下平矣乃肅宗急近憂而無遠慮泌謀不用致使慶緒得走河北思明復據范陽禍結兵連無有窮已河朔之人習見畔逆後遂恬然安之不以爲怪嗚呼使肅宗先取范陽以郭李鎭之何至復亂如是哉余嘗上下千古有一言而關天下之治亂家國之存

亡數百年之得失而恆歎當時人主不能審其幾而信用之如賈誼論封建江統請徙戎張九齡請斬祿山劉蕡對策言宦官皆關天下之治亂者也王章劾王鳳王猛勸無伐晉褚遂良諫立武后宗澤請還汴京皆係國家之存亡者也劉知遠諫無以土地與契丹寇準欲邀契丹稱臣曹瑋請擒趙德明皆係數百年之得失者也而時君或蔽於私見或中於畏葸或阻於權倖或阨於讒臣卒使賢人君子謀臣碩士終日計畫思所以裨補國家於萬一者竟不能一有所濟以底於亂亡嗚呼豈不可慨耶考泌在肅德二宗朝所言畧施行矣和父子保功臣絕吐蕃平回紇泌

之功亦偉矣而取范陽之策獨不見從遂使河北之亂與唐終始豈天厭唐德不欲其復貞觀開元之盛耶抑以河北之民首亂故使其與兵革相終始耶三代下賢臣良士之得君如泌者罕矣而其言之不盡用猶如此則君子之抱負其所施亦豈易竟哉而或因其言不施遂疑其策之不可用縱知其可用亦不知其言之所關者如是之大也而遂以論古人豈不悲乎

友說

友道於人大矣前人論之已詳余不復爲之說竊嘗譬於藥之治病元氣衰弱輔以參苓熱火沸騰涼以知柏然後病去身安而壽命可保也乃今之病者吾惑焉匿其疾以爲安而忌療之縱恣口腹不顧體之所宜而日服之於是乎虛者愈虛而熱遂至於灼肌焚膚而不可救甚矣其惑也夫良藥苦口利於病疾美其毒滋多美疢日進苦口莫投而疾因以不起矣悲夫吾觀世之交友者多類是尚其有監于茲

雜說七則

鳥自得於茂林魚自樂於深淵虎豹遨遊於山鷄犬飛鳴於舍各適其適難以相喻必欲執不同者而强之使同則將決裂馳驟而必至於傷生人性亦然正者邪者剛者柔

者慷慨者吝嗇者濶大者狹小者高明而秀傑者卑闇而庸陋者各挾其稟賦嗜好而不能相喻若必强喻之使同則必招怨生嫉而不可同居於世矣故君子處世嚴於律己而恕以待人成人之美而無强易乎人之不美

貪利不止者喪其資好色無度者亡其軀好進不休者退無居爭勝不讓者智反愚名忌崇高勢忌盛滿享用太過災咎迺生熙春麗日之懷萬物之所不能病也狂風暴雨之勢造物之所不能久也故君子知幾以無悔小人迷復以致凶

西漢風俗最重長者懷王諸將曰不如遣長者扶義而西

王陵母曰漢王長者必得天下漢文稱張相如周勃皆曰長者蓋長者忠厚名也忠者勿欺厚者勿薄其誠實肫篤寬和端重之概自足以保長遠而享福祥則知詐偽刻薄必足以召災殃而膺短折帝王之所以爲治所以用人與人之存心處事而欲決所從違者夫亦可以鑒矣

有謂余曰以相法論子當富貴而壽余初以爲喜既而應曰有位者任國家之重民生之寄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其榮我也正其辱我也富者不能濟人而惟錙銖是較以致多藏厚亡之禍反不如併日而食之無愧壽享期頤而爲深山之木石不則爲原壤之敗俗爲孔光胡廣褚淵馮道之失節爲何曾之日飫萬錢曾不如殤子之早夭子奚以是諛我爲客曰子既知三者之可憂即知三者之何以克稱子言果由中則子雖無相三者猶將並集於子皮相不足道也吾子勉之矣余曰唯唯

大寒而萬物凋零大熱而流金爍石淫雨而爛旱而焦人情太冷無親勢焰炙手恩過甚爲焚澤不施爲涸仰觀天道俯察人事蓋未有舍中和而能運量宇宙調劑萬類者在已權度無失謂之中應物適如其分謂之和故帝王不妄施其威惠君子必自正其性情

君子於山得其靜重不遷焉得其蓄孕雄厚焉得其氣勢磅礴焉得其骨神聳峻焉於以立廟堂任公輔碩德偉望大節宏才朝野推爲鉅人丰采傳於敵國持危定變不難不驚斯可謂大臣故五岳視三公以其能與雲雨鎮天壤也若器局渺小無所操持太平則持祿養安有故則戰懼失措斯人也何異土偶被衮冕享牲牢而祠者家之禍福成敗漠不知也耶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吾粵會城大火燬民廛幾萬豪商巨賈蓄貨居奇珍綺繡錯咸付一炬有朝擁厚貲而暮赤手者雖天意不可知然吾竊悲夫燬者之家類多纖嗇自利憑恃其有何意祝融噓焰竟盡室而空之也嗟乎嗟乎天意於人何有成局或徒隸而實負販而致千金或赫赫高門轉盼頓易富貴慎勿曰易保而妄思繼長增高多行不義以速禍也然則處貧富之道宜奈何曰富者積德以培慶貧者力善以回天

高朗篤實說

余同年友黃子毅甫與余相知有素一日語余曰子可謂高朗篤實矣余遜謝既而思曰毅甫可謂得余之心而未知余功力之不逮也余自弱冠讀書即喜觀前賢言行凡其心術之正大器量之宏深規模事業之卓卓有立未嘗不流連往復以爲人苟自勉則無不可爲故存諸中與發

諸言行者類能洒濯俗見不受闇汶夙夜憤厲惟求無愧於心有益於世此余區區微尚可與毅甫相質者然吾自思理乍明而忽蔽則高朗者卑惑矣志向正而忽歧則篤實者浮虛矣余蓋未能免此益愧己之學無所成而良朋之以是譽我者乃期我之必至於是而非以我足當之無愧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既醉言備五福而尤以昭明高朗爲善於其終是高朗卽攸好德爲五福之本而高朗以善於終所謂緝熙光明百年一日學必如是而後得其歸宿也篤實之道何以過此記言極高明道中庸以爲君子修德凝道之大要余自今可不自勵以無負聖賢之明訓良友之期許也然吾又思焉大有之彖傳曰其德剛健而文明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是篤實爲高朗之本而剛健又爲篤實之本也夫故孔子歎吾未見剛而天行之健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爲善延生說二則

昔漢東平王蒼云居家爲善最樂余嘗心服其言用自循省惟恨力有不及不能滿善之量然苟利物爲心隨地措注期以罄吾心力而止則善固無涯而樂亦無涯也嘗慨士大夫義利不明錢刀是溺有圖入己而不顧禍人者有畏出己而坐視人之禍不一引手者人謂其善治生也而不知所以戕生謂其善保家也而不知所以覆家里巷之間其稍能溫飽數世者皆其長老忠厚積累以貽於後而子孫復能以善承之者也不則門庭赫奕不轉瞬而敗焉而世徒知擁厚貲自娛樂及勸以行善利人則反若有所大苦者彼其心豈不知善之爲美哉顧以爲善者虛名利者實益損實益而獲虛名故沮止其善心而莫之遂而不知顧也豈知此善心也卽仁心也卽天地生物之心也吾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爲心之生理卽爲身之生氣并爲家之生機人而遏絕其善心者是遏絕其生以貽害於身與家者也而乃欲長享其有保世亢宗得乎故天生人尤必生善人以佐其生之不及人力於善天尤必延其生以廣其生物之功非私於善人也謂其與己同德也其與己同德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

吾家伏波將軍述其弟少游之言曰人生一世但當乘下澤車御欵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旨哉言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天地無心以人爲心人心不善則作事不善作事不善則人爲凶人而上失天心其極至感動陰陽害及天下而其身其子孫必不克享有福祉以永延於世此理之常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此之謂也

昏問

道光十一年山東兩縣令約爲昏姻已爲前後政爭官穀壻父戕女父死焉女不忍事仇自繆死或謂女不死當離昏余曰此人倫之變女處之使無憾於心雖聖人無以易者也夫父母之讐不可與通昏姻固已然變鉅痛深父已橫罹禍酷己僅離昏塞責君子不謂其事之非義而先議其心之未仁女痛父仇不戴天我生之不辰離而重昏是再辱也忍而偷生是含垢也故毅然一決以死謝父其以死謝父何也己之父戕於己未適之翁女之心以爲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故非死則無以謝也然則女不死可

乎曰女不死不嫁銜哀茹痛以終其身夷齊箕子之義也奚不可然女必出於死者以爲生而忍垢不如死而脫然無累於其心是女之見義明而制義斷也鄭雍姬處雍糾祭仲之事與女所遭相類雍姬亦惟有死以謝父而已矣不死而較量其孰親豈不悖哉隋煬帝女南陽公主適宇文士及士及兄化及弒逆公主爲尼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許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訶令速去其事亦相類公主則不死不嫁銜哀茹痛以終其身者也二者各行其是亦猶微箕比干之同爲仁爾然而女之死較烈矣悲夫

服問

浙人有生數月失父母爲他姓子長爲縣學生乃復姓然其居猶所撫育之家也迎養父母終事焉已而所撫育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爲之服服宜何服余曰儀禮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又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若是則繼父之道同居則服齊衰期浙人出懷數月受養他姓爲之子後雖復姓猶居所養家迎養父母終事非繼父同居之義乎宜以恩服齊衰期或曰慈母如母浙人所撫育之母亦養母類與曰不然

浙人父母存迎養終事則非如妾子之無母既已復姓迎養將致三年於所生何得復貳三年於所養然則浙人不知其父母存沒或已沒可以爲所撫養三年乎曰使浙人不自知其姓或未復姓則專爲所養子安得不報以父母服如已知其姓而復姓則吾自有父母卽無問存沒均不得致三年於所養也然則服期而心喪三年可乎案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疏云父在爲母杖期心喪三年以母喪本三年厭於父而情不得伸也今爲所撫養服期情已伸矣不心喪可也然則祭之乎曰築宮而世祭之報其德也且不忍所養之無主後也然浙人生僅數月卽受撫養

復爲迎養父母於其家恩義甚重服已盡而情無窮則爲之心喪亦賢者之所宜自盡也

楊文貞公文鈔序

易繫辭傳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叔孫子論三不朽以立功先於立言蓋學以致用士君子得時居公輔位不能致君堯舜使百官各任其職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而徒訒訒然自號爲文人亦足羞也然或負濟時才而文章多不見於世求其兼者往往難之不獨蕭曹以刀筆顯霍子孟之以不學稱也西漢宰相以經術著者張禹孔光平當馬宮之屬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卒成莽賊

之篡卽經術通明又何爲也唯東漢之楊震李固事業與經術並傳而著述亦不顯若唐之燕許宣公宋之韓范司馬則文章事業二者兼之矣燕許諸公不具論然吾獨怪司馬公之淸修正學德業並隆而又以西漢醇茂之文風示海內宜文愈以人重矣而今之談宋文者無及焉豈文章以德業掩歟不然以公文置北宋間甯遽出歐曾下也吾觀明之楊文貞公其亦以德業掩文章者歟明代相業首稱三楊惟文貞數諫諍引大體仁宣之世君臣一德海宇淸晏百官得職萬民樂業蓋文貞之力多焉其文入歐之室言簡理精從容博大中具端凝之氣猶可想其風度也明宰相以文章領袖搢紳者稱公與李西涯皆賢相然西涯與劉謝齊名而節遜文貞以三楊並稱而學識正直俱過於二人則文貞尤賢矣又西崖長於詩而文則遜文貞甚夫文貞之賢如此雖文次猶將表而彰之況其卓然足爲一代冠哉而今之談明文章大家者尠及焉則何也余仰慕公而思讀其文久今乃得之又喜其文之足以副余望而使後世讀公之文者咸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非徒沾沾號爲文人遂可以立言不朽自任也於是鈔而錄取之而爲之序

王文成公文鈔序

聖人之道若帝都然千萬世學者皆期於至之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有從入之途猶適帝都者隨其境之相接而各有從入之路也後學入主出奴黨同伐異奉一巨儒之說遂與前賢爲難且自訒衛道之功比於孟子韓愈而不知其所闢者之不同於楊墨佛老也如明之陽明王先生以良知學倡天下其所以激發天良使人不失其本心者固有功於聖人之道矣而爲程朱學者爭嘵嘵然排之曰是異端也是禪學也嗚呼良知之說出於孟子孟子之說固本之中庸尊德性之說也惟其有德性是以有良知欲尊之不違必致之不昧是子思孟子相傳之心法也今也詆

之禪學則子思孟子之學皆禪學也歟天之大壞莫如人昧天良遂至於極惡窮兇而罔所憚使有以天良之說動之曰爾固有良知也而何忍爲此也則愚者悔於心頑者動於色矣由是不昧其良知而推致之遇父子而致吾親遇君臣而致吾義遇長幼夫婦朋友而致吾序別信事事由良知而悉致其極則至於聖人不難矣朱子論學之言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斯言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而陽明氏之說則尤明白淺易中材以下皆可以窺尋而致力焉其言足以感發人心於俄頃而立回遷善之機則其說雖不及朱子之完備而其爲

功於聖道較朱子言尤速也論者又謂良知之學專言心故其徒多廢學且有不事檢束者又以明季人心風俗之壞歸咎陽明噫是何言之過歟陽明致良知之說蓋以是爲本非主廢學使喪厥天良而徒侈然矜記誦卽記誦亦何爲乎其徒不事檢束蓋不善學其師之過非陽明之學本然也且今之朝習孔孟暮誦程朱者其行檢有大不可問者矣是豈孔孟程朱之過耶其聞陽明學而興起者前明羅念菴劉戢山　本朝孫夏峯湯文正其人皆有卓絕之操與聖賢爲輩又安得以人心風俗之壞歸咎陽明也南宋之衰也附韓侂胄賈似道者若而人又豈程朱之過乎余觀世之爲程朱學者多以陽明爲口實是何異由吳越適京師者而誚秦晉之不與已同耶夫亦期於至而已矣安必其步趨之悉合乎哉故因錄先生文而備論之若其功業之赫文章之可傳有莫得而掩者矣庸俟余之贅論乎

虞道園先生文鈔序

嗚呼有元一代之文不振極矣自世祖主中國選用名儒一時許衡姚樞竇默之流蔚然傑出道學之統直紹洛閩然其文因之襲南宋之風而不復溯漢唐之盛軌嗚呼豈非天實爲之也哉其卓然爲一代之首推者則牧菴姚氏

伯生虞氏其人也牧菴文隨園老人極稱之謂學韓而能入其堂奧周其淵匽虞伯生挺起大德延祐之間以寬博宏偉之人倡導海內其大致近歐而多一唱三歎之韻舉所爲噍殺粗厲者一無有焉惜其頗平易嘽緩與韓柳之雄麗奇恣者固自懸殊卽坡公之豪宕縱橫荊公之謹嚴峭潔者亦未易一見也嗚呼以元代首推之人而其文尚不克與唐宋諸公相角逐況其下焉者乎此元文所以謂之衰也又有元一代之文文氣雖未復於古而其理則不醨者寡焉蓋元代程朱之學盛行金華四先生既賡衍而繼續之魯齋草廬又從而表章發明之一時師友淵源所

漸流風遠矣故其文類皆不悖於道而亦不能不謂之衰云余錄虞文取其簡潔而有韻味者其冗長平衍者汰之因爲序如左

揭曼碩先生文鈔序

曼碩先生詩文在元中葉與虞道園先生齊名而稍次之道園自負其詩爲漢廷老吏今曼碩之詩不具論文則比道園爲較勝焉曼碩文長於記序嚴整勁健有北宋風非元代孱懦平冗之文所能比似也嗚呼文之所以不朽於天下者生氣而已彼夫賈馬豪奇韓蘇雄肆固足爲鉅觀不則謹嚴簡潔清而腴淡而旨其爲體雖殊而其爲生氣

一也其足以不朽於後亦一也談於講學家以錄爲文而文俚矣考据家以繁博爲文而文碎矣詞賦家以駢儷爲文而文雜矣平易者患其弛而不嚴也敷衍者患其冗而不遒也根柢淺則波瀾不富才力薄則光燄不長總歸於無生氣而已矣今觀曼碩之文以視賈馬韓蘇雖有間然其氣不可謂不雄也力不可謂不健也詞不可謂不謹嚴而簡潔也其元文之傑出者乎學者由元以適唐宋於曼碩之文問津焉可也余故爲錄而序之

歸震川先生文鈔序

震川先生與李于鱗王弇州蓋同時云當是時二人以詩古文詞雄天下聲望高官爵顯趨附徧海內而震川以一老書生伏處荒江寂寞之濱硜硜講古文義法其勢不相敵久矣而弇州晚年反自悔而盛推先生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其故何也蓋王李之所學者史漢也而模擬剽竊如刻木偶如剪綵花形色非不具也而生氣亡矣又如優孟孫叔虎賁中郎貌非不似也而神氣殊矣莊子曰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也王李徒規規焉效其迹而趨之將終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故弇州晚而悔焉而震川學史遷得其神氣又按以歐公之法度故詞不繁而氣味具足視王之冗長而神味轉薄者不侔矣其晚而心折

而盛推之有以也嗚呼以弇州之讀盡天下書交徧海內士其篤好秦漢而模擬之又甚至乃晚而卒悔焉則學古文者其可不以弇州爲鑒而蹈其晚年之所悔耶余故錄震川文因推其意而序之

郭氏族譜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者氏族之所自來也其始由一父而生四三人焉由四三人而生十數人焉由十數人而生百數十人焉曼衍昌熾而族以盛及其盛也源遠而末益分人各私其親則有視族人如陌上人者有忘其支派者併有不知其名字生卒者原其始共一祖也而疏異若

此何以聯之使合歟此族譜之所由作也譜其始見合族皆一本所生譜其繼見分支皆一本所出譜死者知彼祖父與吾祖父親也譜生者知彼與吾親也彼子孫與吾子孫亦親也而親親之情益篤敦睦之誼益固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之道胥於是託始焉爾然吾有異焉世士大夫稍諳文墨者類皆整比族譜其說曰吾念祖宗故也不然則宗支紛亂莫考矣其說誠善意誠美然吾獨惜其有念祖之名而無念祖之實也夫念祖者豈僅此虛文云爾必將追念吾祖生此數人遂蕃至數百人數百人中雖於吾有親疎而自吾祖視之則均子孫也均子孫則均愛有饑寒

困乏不能自存者吾祖必爲之慘然不樂也吾爲人子孫而致祖宗有慘然不樂非賢子孫也於是設義田贍宗族鰥寡孤獨窮困者皆得以養而以教而又廟祀以報本吉凶慶弔歲時問遺伏臘飲酒勸善禁奸一體乎吾祖所以愛子孫之意焉而後爲眞能念祖者也而後始不負夫譜族之意也番禺大山鄉郭氏始□□祖於元世自南雄來家族姓蕃衍至數百人今其若干世孫□□好學而文且念族譜廢闕雖欲展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而不得也爰力舉其事而問序於余余亦有志斯事而力未暇聞郭子之請余滋愧矣然郭子之志似非僅循念祖虛文者則余所謂念祖之實不可不爲郭子一告之也請即以爲郭氏之族告可也併即以爲天下後世之有族者告可也

止齋文鈔卷上終

順德馬福安撰

送錢給諫入都序

昔韓魏公爲司諫以面折廷諍非難而知體得宜爲難王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嗚呼斯言誠足盡諫臣之體要者矣余嘗慨近日言事官多毛掇細故以塞責或更張法令或增設科條而法立弊生反不如其故其號稱敢言者或將天下督撫大吏叫囂泛詆或於權貴要人隱約及之而卒無一人明目張膽指陳某忠某詐某直某曲以佐聖天子用人之明以伸士大夫公論之氣爲國家治安計者

如是則雖數進封事號似敢言其與選煖蹴蹐者相去奚遠哉由其心非發於至誠而不以理勝故也嘉興給諫心壺錢公爲文端公後措其家學由翰林改御史遷掌科給人端潔鯁亮經術深通居言職嘗侃侃有所建白以公過去官來游嶺表大吏重其學行延主學海堂課士多士受公教咸以爲歸今歲九月公入都一時人士與公游者咸惜其去爭爲詩文贈行而安人詞館于公爲後輩在都時未得見公及自蜀艱歸公在廣州又未即趨謁去歲八月始得晤公不鄙安爲無似辱誨勤勤每侍坐隅聆謦欬如飫以甘露醍醐令人肺腑俱潤也於公行安烏能無言方今聖天子求言如不及從諫如轉圜公出而圖君尤當爲當宁別白是非褒誅忠佞出於篤棐之誠揆於事理之當則魏公勳業行將自此基之昔魏蔚州司寇正色立朝一疏薦舉廉吏十人劾黜貪縱數人皆侃侃無所顧忌至伏青蒲劾明珠索額圖二勢家天下憚其直公嘗編本朝名臣故事其宗仰必有在矣安又何能爲公言

送汪益齋比部入都序

天之所以命乎人與人之所以承乎天其事相須爲重而後名臣盛德大業炳耀天壤間不可磨滅故不得乎天者雖奮德行存匡濟而白首牖下老死末僚終不能躋通顯

樹偉績不盡乎人者雖登巍科膺膴仕或貪虐敗官或脂韋取進即幸而至大僚君國兩負反不如伏處衡茅者之克保令名也故人之得乎天者尤貴以人承之吾友汪君益齋早歲捷南宮登詞館改刑部主事年未及壯丁外艱家居嘉慶二十四年春起復入都人皆以早科第爲益齋榮而益齋恒歉然不自滿方日夜講求性理經濟書以儲大用凡仕途之奔競貪吏之封殖夷然不屑也嗚呼此其志事何如非得乎天而善承之者孰克臻此蓋今世官以序進非科第早不能陟顯仕然非天之有意其人有終身而不獲一第者矣益齋勉乎哉官無小位無卑顧所以居

之者何如耳一命之士存心愛物必有所濟況益齋居六品官職司刑讞操萬民之命以弼教化者乎吾知益齋必不苟居此爲也余與益齋少同學中間契闊近以道義相知余嘗慨吾粵代多賢而入本朝不概見蓋自陳清端公瓊後幾無繼武者此士夫之恥也今益齋志識卓卓其將紹清端而興起乎張文獻梁文康之相業海忠介之風節至今未泯也則舉數公以爲益齋勗可也今年已三十潦倒塵埃倏談古大臣德業謬矣然不敢薄益齋以爲不足以當此也且以益齋得天之厚而善承之古大臣之始基亦若是耳使益齋愈厲其志業則張陳諸公豈遠人乎

詩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又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士君子以豈弟及物正直立朝固無慮神明之不默相也益齋勉乎哉余望益齋者深故既以詩贈行復爲序以盡其意知不河漢余言而嗤其誕妄也

書後

益齋比部起復入都卓卓負遠大志余以爲展平生之學報　君父之恩爲鄉黨之光垂竹帛之業在此行也故不敢以泛常之語贈行而舉粵中先賢志事以相勗此益齋志也亦余之志也雖然余以是望益齋益齋行將繼武先賢以副余之望而余自顧蹇劣雖益齋亦以是望余而余恐終無以副其望也于書是序循覽再三不禁愧汗交并云

送吳秋航令蒙陰序

吾身之大病有四利欲不能淡委靡不能立刻薄而寡恩虛僞而不恥有一於此皆足以累身而作令爲甚吾身之大善亦有四爲義若嗜欲守正如金石仁厚以逮下眞誠以宅心有一於此皆足以淑身而作令爲甚令也者上之所責而任下之所仰而化也無以事上非阿諛以爲容即簡抗以召禍不能厚下非椎剝以取利即苟且以爲安如是而擁縣符宰百里徒獲戾於上下以隕辱其身而貽禍於子孫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作令而不得其道吾未見令

之可爲也吾邑吳秋航先生以名解元出令蒙陰其爲人通經術能自刻苦不隨世俗嗜好實心以澤民爲事而議者顧病其不適時噫今之所謂適時者吾知之矣厚取以自奉賂遺以結納軟媚以承迎民之疾苦膜然無所動於中也不能利之而反困之徒飾虛文而無實焉若是者舉世以爲有用之才可躐取高資崇階而不虞其獲咎者也先生之見譏於世不亦宜乎然吾嘗見俗吏貪墨肥家者官乍起而忽蹶勢乍隆而忽替家乍豐而忽匱向之所恃以爲豪貴者斷然滅沒而曾不可控揣而清白吏之不逐時好者或膺大府之知躋顯要之列即終處下僚遭挫抑

而聲名載於輿路事業著於簡冊慶流子孫孰得孰失何去何從當不待智者而決之矣先生志操厲於平日者久一旦身膺事任率其素履以往而不爲時俗之所爲尊四善而屏四獘吾見惠政浹洽衢歌巷舞信下獲上可日計也非先生之賢其誰能信之安素欽先生之學行喜蒙人之將承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陳樸菴作令序

天下之難爲者莫若縣令實政之易以及民者亦莫如縣令惟其難故安逸自足者不肯身任其勞而夷然有所不屑及民者易故有志當世者慨然以爲己任而卽以推其

萬物一體之心吾人束髮讀書使僅以文學詞章畢終身事業亦儒者之恥也夫縣令之難爲者何也位卑而壓於上由縣而府而監司而督撫層累控制將有弛張不能盡如吾意也饋問承應一有不周而卽以生患也簿書錢穀獄訟命盜之易以罣誤也幕友司閽胥役之易以爲姦也令以一人握其樞精神識力有所不到而害卽叢焉故以令爲樂者非眞能爲令者也雖然民之疾苦亦嘗目擊而心傷之矣非令則無由拯其困也龔黃之政亦嘗懷古而慨慕之矣非令則無以匹其治也課農積穀民有廩倉興教勸學士勉秀良獄訟明決民安其居追呼無擾犬不吠閭盜賊水旱弭之於先淫風敝俗盡改其絃民欣欣然戴令爲父令肫肫然視民如子功在當時德施後世非吾人兼善之快願乎吾友陳君樸菴以孝廉需次縣令樸菴慈祥豈弟靜重不苟無縣令之難而行其易以及民之政其在斯乎夫知其難而敬慎以將之樂其易而悉心力以爲之鮮不濟矣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言君子受天之祿非別有營求之術也惟常保其豈弟之心勿失而已矣樸菴能保其豈弟而勿失豈徒足令一邑已哉雖宰天下可也

送陳樸菴歸廣甯序

昔顏淵子路之相贈與處也遂爲千古友朋贈別之始要皆本忠愛之情不忘切磋之意而或以爲應酬或誇聲氣風斯下矣文亦卑焉若我樸菴之歸廣甯則余有不能已於言者何也方樸菴之與黃子荷溪同館於廣州六榕禪院也余與樸菴素未謀面已乃傾蓋如故促膝談心余所期於樸菴者非尋常世俗之情樸菴所期於余者亦非僅區區富貴利達之想也惟願各自樹立奮發有爲躋身於名儒名臣循吏之間使聲名流千萬歲卽三者不可得猶思掉鞅文壇名山著集夫豈沾沾科第爲足溷吾輩哉雖然其積之也不厚則發之也不宏古人閉戶十年潛心大

業其積於身者淳矣故其平居堅苦自持則操守歷艱難而不變講求世務則經濟當大任而裕如彼諸葛公一出而蜀漢業成范文正立朝而素稱諳練且澹泊之操不逾初志妻子衣食僅免饑寒二公德業之隆古今同仰孰知其所自來者已定於草廬高卧南都學舍之日哉余與樸菴方當未仕之時則庸言庸行之信謹與閑邪存誠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者皆當備體於此日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吾人之所以尚其志也不然則吾與樸菴方將偕試於有司幸而竊科第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以不學之人而任君國之寄或以喪節敗名或與草木同腐天壤間

亦安賴有是人哉故樸菴別余而歸也則余既失將伯之助矣而亦樸菴與余所宜共勉之日也歲聿云莫雨雪載塗後會非遙帑力自愛

贈簡夢巖序

天地之英華寄諸文文雖末技然非天之所授使其胸中靈氣往來絕去世間塵垢必不能工詞命章驅濤湧雲鄉塾者儒老宿以遠搢紳爲仕能飾智驚愚以眩惑一世而不能操寸管以與古作者爭雄長無他志卑識陋雖其盡於人者未至實其得於天者薄也余成童後讀書見古人立言之意即知爲詩古文辭後得交南海會勉士學益篤鄉薦後得交齊年友廖羽皋及夢巖羽皋志意卓犖論議慷慨下筆伉健無懦氣夢巖余同邑治詩古文有聲行已無町畦二君充其才皆可謂天下士余嘗慨制舉學誤人學士有未易自拔者本既不知文亦幾陋夢巖既有以異於俗學之爲願夢巖之卒其志而成之也夢巖前曾出其詩相示近復出古文質余皆脫去恆谿然余尤願夢巖之專志於文而緩從事於詩也詩以言情狀物類多淫放綺靡之詞而文則必衷之於理理不足不可以爲文行不逮則言爲可恥故立言之士必先博觀經史以蓄其理而行必副其言乃可以信今而垂後昌黎所謂因文見道是也

夢巖誠專志於文豈徒夢巖之文籍是以日工哉夢巖之人且愈以不可及矣然則夢巖無棄其得天之厚而可哉夢巖故善羽皋其以余言質之應必有味於余言

五賢贊序

士君子學爲名儒出爲良弼彼沾沾服儒衣冠傳先生語不能行所學以濟時或勳猷彪炳而考其事功所自蓋不從學術出二者皆非所屑意也三代下著稱儒林宰輔傳者纍纍矣然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陸宣公宋范文正公韓忠獻王司馬文正公爲粹然儒者之學而事不經濟不愧王佐信乎其爲天民大人之亞而三代下不可數數覯者

也學者誠不自鄙薄尚友古人舍數公其何師法焉余是以讀諸賢之傳輒爲往復流連幸得覩其遺徽往烈以爲當唏噓慨慕追而從之不可自甘汚庸而迷於其鄉爰撮其生平大畧各爲之贊俾得自循省焉若周程張朱數子厲志聖賢卓然負內聖外王之學又非以不得爲相而有所加損也

諸葛忠武侯贊

南陽布衣隆中抱膝魚水君臣三顧乃出始開王業旋受託孤不負先帝盡瘁馳驅謹慎可以寄大事澹泊乃不愧大儒廩無餘粟桑有百株信寵利之不居匹伊周而爲徒如斯人與此之謂大丈夫

陸宣公贊

嗚呼宣公王佐之才身屯道塞唐室之衰前阨於盧杞而不盡其用後困於延齡而竟爲所摧然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奏議切諍於朝廷謀猷密參乎帷幄德宗之得以中興亦賴公之時其寐而呼之覺

范文正公贊

余嘗慨士之卑瑣委靡與世浮沉惟聖賢豪傑別具胷襟以天下爲已任而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信後樂而先憂遂經綸而開濟拯塗炭之邊民弼雍熙之盛世振興一代之士節獎成不世之賢才義田敦篤乎恩誼麥舟不吝乎解推外極規模之濶大內而百行之兼賅宜朱子論人物於北宋而特稱公爲第一流也

韓忠獻王贊

命世名臣挺生間氣定策兩朝始終一致不矯激以沽名獨厚重而成器當爲司諫論事悉本於至誠及秉大政決大疑則雖禍福死生而有所不避人共嘆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不知其調護兩宮忠誠懇惻曰惟恐負仁宗之寄將相之任既奮武而揆文經綸之才復入粗而入細德量之寬洪膽識之兼備信韓范之齊名而千古莫能軒輊也

司馬文正公贊

德功與言曰三不朽公能兼之爲羣儒首孝友正直一本於誠青天白日可見生平新法既行公辭歸洛一十五年編摩著作名在天下譽徧兒童百姓望活惟我相公赫赫宣仁扶公再起疲民獲蘇皇路順軌心長日短星隕中台家家畫像巷哭衢哀全德無疵忠勤翼翼儒者之模名臣之式

四箴序

余少有志身心之學而氣質偏駁錮習難除復自惴念身

得讀賢聖書知識尚未泯沒乃身心交愧問學日荒反己自思其何以無負彼庸庸而昧於理者無怪也吾輩自命爲士而所蹈一無以異之顏之厚矣故倣昌黎五箴之意作四箴以自儆云

養心箴

人之一心飛揚萬變有主於中凝然不亂方寸莫覩凛若神明纖瑕畢濯萬念俱澄清明象天廣大象地靜若山凝流如川至孔顏至樂千載追尋居敬持潔克己齋心心有天游能除六鑿霽月光風胷中灑落伊余小子有志前修心馳神惑叢垢增尤不染一塵心如明鏡止水無波天君自定

修容箴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惰慢邪僻愧厥肌膚火滅修容致嚴牀笫反身威如大易垂軌科頭跣足放達貽譏衣冠整肅步履舒遲戲動戲言蕩情敗德勿曰胡傷檢之必力一室獨處亦有監臨誤然危坐終日欽欽禮法從容詩書氣象不愧儒生羣流瞻仰

謹言箴

人之於言何容率易一發莫收難追弃駟告上有體敎下有辭寘朋燕笑中理咸宜奈何無知任情輕薄嘻笑怒罵惟狂罔藥今日告汝出言有章辭須安定語貴審詳惟簡惟明勿鄙勿倍堪作典型意存敎誨喜必莊語怒無溢辭樞機克謹仁義藹如

勤學箴

人生百年不殊旦暮沒世無名君子所惡惡之維何維學是勤孳孳夙夜考究典墳功德邁倫文章冠世炳著千秋苦心孤詣嗟余陋質妄擬古人玩時愒日罔改因循大業難成大名難致飽食以嬉胡自暴棄可逸勿逸雖休勿休終日乾乾君子進修

立品箴 又四箴

人受天地之中誦聖賢之訓宜克己以自修勿敗名而致吝奈何學子罔顧廉隅防檢不立禮義徒虛惟惕志於履冰實守身其如玉希古哲以抗心匪炫奇以邁俗千古豪傑之所以入聖而超凡惟在於庸行庸言之極其惓惓而敎篤

讀書箴

我生千載之後得知千載以前嘉言懿行厥在遺編翁子負薪王充人肆剔我安居而甘暴棄以恬養知以學愈愚研精探道敢懈三餘故曰毋恃爾聰萬卷羅胷毋恃力富百年且暮深嗜篤好口誦心維服膺其義匪尚其辭證遙

遙於千載貴自得於吾師

養身箴

經緯三才厥賴曰人奈何縱旦暮之慾以危不貲之身曰食萬錢曾無下箸奈何極口腹之娛而忘澹泊之志女不可近士不可耽心清欲寡萬理淵涵上古不才乃號饕餮飲食是貪德隨身滅

擇友箴

人生成敗厥由於友德業磨礱患難奔走匪藉其勢惟取其賢里巷徵逐執袂拍肩既訂漆膠旋擠陷穽白沙在泥黑乖本性敬告學子勿濫交遊今日爲比明日爲仇宜事賢而友仁冀勗勵以成德蓬托生於麻中信不扶而自直

學則

學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而志學又曰志於道志於仁皆志學之實功也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尚志宜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今人怠惰自安庸愚不愧者直無志耳匹夫不可奪志特患不能立此志既定爲聖賢爲豪傑何事不成若今日已立此志而他日忽爲事物搖奪者是謂不能立是謂悠悠呂東萊曰悠悠最害道故必立志以端其本胡文定公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此立志之實也

人心之靈飛揚百變精神昏怠外物紛乘而志忽更矣故必居敬以持之私褻幽獨無敢自懈寢興食息凜若神明弟子職曰志毋虛邪行必正直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士君子欲較然不欺其志非敬其曷能之眞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而敬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而敬其隄防也敬所以求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不敬則無以爲誠也丹書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管敬仲曰宴安酖毒齊姜曰懷安敗名願吾人三復斯言屏除昏怠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知發於心而理寓於物不研究物理而謂吾知無不足是夢言也王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教人勿欺其本心之明此知之體湛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教人曲究夫事理之歸此知之用夫義理無窮讀書講求臨事體察皆窮理之實也讀經史儒先有用之書而體驗於身心倫物之際是所望於有志者

古人爲學祇重躬行榮華其言而不足以美其身非君子之學也故躬不能踐所學皆虛孔子曰行已有恥又曰據於德依於仁孫鍾元徵君曰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此躬行之實也中庸言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非躬行君子何能日用動靜悉

慊於心而有天理之樂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漢東平王曰爲善最樂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矣敢不勉旃

面城樓記

面城樓者吾友曾子勉士志築之爲藏書之所也昔李謐嘗云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故曾子取其義以名焉且曰斯樓未成成卽以是名子爲我豫記之且以誌吾之志在蓄書而未有已也余嘗謂天下之最可寶者莫書若聚千百世之聖賢豪傑古今理亂得失之故其議論謀畫可以發心胷長識見其規模行事可以爲鑒戒作準繩人苟悅心研慮於其中久則與古爲徒而與之化比之法書名

畫尊卣彝鼎之屬供珍玩者其益過之不可以數計也然世人多積金錢不以爲裘馬聲色之娛卽侈宮室器用飲食又上之好蓄聚古今法書名畫尊卣彝鼎之屬莫有以聚書爲事者然其人或豪商大賈不足論吾每見文士自命者費百金於無用不甚惜及有以書售反出之若甚有吝也嗚呼所謂文士固如是耶曾子雅好讀書每入市見古本輒不忍釋卽力所不及亦必强營購之故曾子家非羸餘而藏書多幾與好古有力者等嗟乎天下有力之人而慕好古名者亦有矣其祕本奇函類皆束之高閣終世不寓目徒爲蠹魚之所蝕蛀蟲鼠之所齧噬又不能以教其子不轉瞬而屬之他人是雖與聚聲色裘馬金石玩器有間亦非可謂眞能好書者也夫眞好書者必讀書曾子既手植書數千卷則日寢食其中含其英而咀其華溉其根而食其實浩浩乎有以自樂不知富貴之在彼而貧賤之在我也由是發爲志業見之文章無不與古爲徒而與之化信曾子之於書有深情也余非善讀書者而好書頗與曾子同其志意與謐之言亦同然購既乏力讀又善忘覩曾子之蓄而能多多而能讀余滋愧矣何日俟斯樓成與曾子同居其上將平生所未見者盡飽納胸臆間一實余之枵腹也乎樓既未成故凡樓之制度與樓中景色之美皆不得而記云

九日遊都甯山記

道光四年甲申春余館于桂浦梁氏都甯山橫其前巒岫青翠潑眼明鮮以隔一江未能登陟常用爲憾且聞其下有宋三忠廟祀文陸張三公尤欲敬謁之重九日及門梁子鐵生邀同周君岐山梁君紫筠及門郭子星階作龍山故事遂泛棹往登岸十數武到廟廟後石壁劃立峭削崩岁雜樹叢生陰崖蔽虧入廟瞻謁遺像凜然想三公不幸丁數窮而大節炳著視留夔炎輩猶糞土也出廟而北仄徑上樹夾道旋出山脊一望平曠如凌虛然已就山坡而

休松陰下布席烹茗開樽小飲清談娓娓東望平疇萬頃稻熟如黃雲人家村舍掩映斜陽外西北望大江波流浩浩境與神融趣與天洽飄然有天際眞人想也遂引觴徐酌因念人生行樂而困於境者常不快余雖困於境不滯於心卽局促齋居未覺窘隘而況登高邱觀萬象其識百倍尋常者亦人情也周君梁君志趣冲遠鐵生星階好學勵行有足多者逮歲暮余歸里諸君各聚散又不可知矣昔王嘉叟語王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吾與諸君亦云區區富貴科名卽高若泰山之巔不足道也如是乃可以瞻文陸諸公無愧因爲之記俾青山白水實開斯言

止齋記

天下之未得其止者不可以安也水行而舟陸行而車方其未止洪波湧沸危徑嶮巇怵然戒懼心恒惴惴及維舟息轍然後嘆未止之難不如得止之樂也莊子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夫居山與水者獸魚之得其所止也離山與水者獸魚之失其所止也止之得失見於物猶如此而況人乎哉余思天下之事莫不各有所止失其所止則君而失其所以爲君臣而失其所以爲臣父而失其所以爲父子而失其所以爲子萬事萬物莫不乖其正而戾其宜譬以輕舟遇風敝車過險方且行而不止幾何其不傾且覆也故凡所以制天下之事定天下之理者莫止若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未至乎其所則不敢以止也旣至乎其所不敢以不止也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而人心之不能止其所者有故焉貨色利名之念蟠結於中有我之私紛乘迭起何能洗心退藏復其廓然大公之本體乎又或紛擾於事機震懾於危疑或因以徇人或因而逐物亦非物來順應之道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自私也行其庭不見其人除物誘也是故未來者不以入其心焉當境

者不使虧其分焉過去者不稍留其迹焉喜怒哀樂而中節是喜怒哀樂之止也視聽言動而合禮是視聽言動之止也子臣弟友而盡分是子臣弟友之止也禹戒帝舜曰安汝止詩美文王曰緝熙敬止豈謾劣如余所敢望乎然果能心體常明無復昏昧則自然莊敬和樂而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義非僻之心無自生矣是敬所以爲安止之實而緝熙又所以能敬而安止之原也舜則安而自止者也余則求止而庶以自安其心者也夫必得其止而後可以安不得其止而自以爲安是何異於離山之獸失水之魚而自以爲無患哉余故顏燕居之室曰止

齋而因以爲號蓋將使顧名思義欲身心得其所止不動搖於事物而後可以爲常安之術也若夫躁進之危不如知止之安此固山林之士所守以自娛者余性鈍拙又將於是有取焉

上座主吳淪齋先生書

安自束髮受書粗知祈嚮每古今史傳儒先諸集見古大臣懿範及名儒循吏可法可師者未嘗不慨慕有所感發故所學雖不比古人之萬一而自處不敢後於恒人弱冠後爲詩古文辭思言爲心聲不可以僞易曰修辭立誠韓子曰吾於古非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古其辭而不古

其道是猶服三代衣冠而傳其聲音笑貌以供人悅玩也豈有志者所爲乎爰用益自砥礪但氣質勝而習染深心體未明力量無據始念甚勇旋即懈弛所以志期爭勝於古人而自問不能遠過於流俗者此耳安食貧十年幸出門下上念　國家求士之意中念吾師拔擢之心且欲以生平所志見諸施行而又資升斗以奉吾親甘旨故去年極力營貸以爲此行雖未知時命何如計此年定必宿留京邸不作歸鄉想矣得讀太老夫子行狀想見道範端嚴淵源有自而狀中所載薛文清呂新吾孫夏峯湯文正諸公爲太老夫子生平所宗仰者安亦嘗服習其書深嗜篤好文清恪守程朱新吾踐履篤實夏峯文正著功慎獨皆一代眞儒非徒竊講學之名以爭長競短爲能者新吾文正爲吾師鄉先哲而夏峯講學蘇門流風餘韻亦吾師之鄉爲多吾師上承家學以繼軌前賢使澤被當時聲流萬歲後之編中州人物者以吾師爲首稱則吾師藉以報國厚恩而安等獲出大賢君子之門亦與有榮施矣安至愚極陋惴惴焉攀玷門牆知愛之深希賜教督凡立身爲學之道居官之法經史先儒之書所當必讀吾師生平所得力及所宗法者不靳見示則安庶得以步趨不致迷於祈嚮以負大君子栽培之盛心端有賴於是希憐而盡教之

與汪益齋比部書

安白益齋仁兄足下安不日南還復理書生故業所與足下相期者安可期於足下足下不能期於安也然而志尚未已甯遂一蹶不振乎不有得於大必有得於小況他日之得吾志失吾志尚未可知安亦惟順以俟之勉其所未至而已安近見科名仕宦中人如足下之植躬端品實心任職者絕不多覯以足下今日所處雖不能驟都顯位然循序而進固不患無階也況足下才守卓然異日大僚之薦達　聖主之知遇其遭際有迥非恒情意想所及者足

下但盡心供職孳孳不敢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不以祿位之崇卑郎署之淹留介意將來業崇望顯繼軌鄉先哲陳淸端諸公固非異人任也足下勉之而已安今年三十有二即下科成進士已三十五歲矣足下年纔三十五已入詞館任京職者數年足下而嘆淹滯則安輩之奔走公車而遭黜落者更如何也要之人生爵位俱有定命或驟起於前而蹶於後或暫屈於始而大振於終有非尋常意計所能測者足下宜自勉以俟命之自至不可自揣其難而有退心也即時命無可如何而足下官刑部職繁要書曰惟良折獄董仲舒有春秋斷獄漢史言張

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足下本漢儒之經術運慈良之心以斷之則能業其官方將與張于二公竝美何顯位之足云乎安落第南還猶擬再上春官以隨足下之後念此別又計三年不易面聆請誨故致區區之誠於足下望足下更有以敎之也安再拜

與曾勉士論古文書

古文之道世不講久矣蓋此道非多讀古書不能而古之道又不利於時故士之苟且目前者爭挾兎園冊獵科第而已自非抱卓異之志識而翹然於流俗者鮮不以是爲怪且迂也余弱冠讀古人書即慨然有志於是而才力薄劣重以怠廢併恨同儕中竟無有志於斯道者相與爲淬厲故私常自嘆以爲人才難得而又以嘆俗學之困人竟如是其深且錮也豈不悲哉去年余授徒郡城西僧舍君過余相與道古今上下其議論然後知君實有志於古而憂然自異於流俗余時不覺自斂抑私心竊愛重君以爲可與淬厲以成吾學也可與共進斯道而無憂乎德之孤也既內自喜亦以說於人人足下爲文好求奇古頗有明七子主張秦漢餘習空同弇洲固嘗藉甚一時矣而至今以爲僞體謂其描摹面貌而眞氣眞理不存故也遵巖荆川亦嘗與七子言秦漢久而悟摹擬形似之非乃反從事

於八家昌黎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又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此眞立言之軌範也余非謂古文可順時也但意必淸眞法必嚴密詞必古雅如八家集中皆爲不朽盛業不必定如昌黎曹成王碑等作然後爲絕世奇文也夫皇甫湜孫樵皆學韓而得其奇崛者也然終不得與韓柳竝豈謂其奇崛不若韓柳哉亦謂雄厲恣肆之氣深醞博大之風非二子所及耳余深愛足下有學古之志而恐與明七子同類而竝譏故敢以此說規足下余所以深服望溪推爲南宋後一人者亦以其脫盡町畦理精詞潔不必求異於人而人自不可及耳余學識疎陋於

此道未有知復何能向足下嘵嘵然論說哉惟深慕足下之學行而又慮足下知我之失而不敢攻也故敢獻其區區亦望足下之更有以教之也

寄曾勉士書

安白勉士曾君足下安時藝本不及人甘心擯黜但往返半年餘學問科名毫無增益反羨足下坐嘯萬卷不虛度此歲月耳安平生常設兩念以爲幸得遭際卽當卓卓有所建立繼武於鄉先賢張文獻陳淸端諸公不則修身砥行多讀萬卷書脫然無求於世今年已踰壯尙不能取甲科則所云繼武於鄉先賢者恐非安所能任也惟修其在

已者爲可恃耳然安亦非謂一舉不第遂作憤激之談忘仕進之念然卽此見命之有定無論異日爲卿爲相爲督撫守令爲師儒爲隱士皆天早位置於其間而無容勉强者也安亦惟修身力學順以俟之而已如天果不終置吾身於無用之地卽一命爲吏亦思有濟然此究非安所能自必也目今歸故鄉得與足下輩相從問學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傳諸人傳諸子升沉榮辱之念一無所繫於懷其樂較宦海奔忙者爲遠勝也足下以爲然否駒隙光陰百年旦暮少壯不力老大徒悲覩足下之著書等身未嘗不令我愧且懼也瞻望不及臨楮神馳安再拜

寄曾勉士書

南海吾越領袖足下褎然爲舉首私心驚喜不覺狂抃非獨親暱之私實喜此舉得人且遂足下壯遊之志明年行旌北指僕得結伴同行江河南北吳越燕齊之形勝其人士美秀而文雄豪而磊落者足下一出盡攬其全於以擴心胸增識見儲當世用必有異於今日者徒以遠遊追媲史遷而增長其文不足道也僕齷齪無狀近頗欲從事心性以爲人平居必有定志定力以堅持於方寸然後能應事變膺大任確乎不失其守而足以有爲若以區區小物動其心則與不學者何異異日馳驅仕路其可喜可樂可

憂懼之故日陳於前而能無撓與僕才非經世者然竊不敢自棄足下負公望隆行將赫然爲世用願益自愛裕經濟大猷以副見慕者之心使當世知吾輩之研摩於文字問者果非無所用而足以雪虛聲之恥足下以爲何如望有以教之

與陶立齋書

屢接手書知吾兄爲弟拳拳諸子弟甚勞訓誨感何可言安客處京華了無一事惟讀書有味卽雜念間作時將諸大儒言行灑濯其心甚覺浩然自得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安雖不能遽及古人然正不敢不自勉也安思古者

學成而仕誠以學之未至而身都通顯必不能忘情富貴而爲所溺爲所溺必不能盡心國事以無負乎民社故程子以少年登科爲不幸安雖落拓無成然得潛心義理以益求其所未至不至隨俗浮沈庶幾古賢之萬一則我之退未始不爲進也安弱不好弄長復有聞但以立志不堅遂蹉跎自棄今而後安猶因循怠玩無以異於曩日者非夫也呂新吾先生曰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讀書人爲惡天下無教化之人吾輩應舉求官將以整齊一世奈何吾有一心一身而先自棄之乎亦太倒置矣安見人有天資純靜者雖無多古人於胸中然遇事安分止足不生幻想

未嘗不欣然慕之自顧志識不後於人而猶以卑汚瑣屑自玷靈臺希覬非分眞下愚之不若矣足下素以道義相資故敢述所懷以當自訟并求惠賜藥石助去沉疴則何幸如之相隔遥遥千萬珍重自愛

明興業令鄧公傳

鄧之楨字應桂順德人登崇正丙子賢書生平慷慨負大節知明社將亡常奮然懷殉國意　大清順治三年明桂王由榔立於肇慶時粵西地猶未入　本朝之楨以四年二月任興業令邑賊譚榮亂攻城四月城破賊以刃脅之楨之楨瞋目罵曰世豈有畏死忠臣也耶何得以是懼我且若輩皆王民當國家大變不思恢復雪恥乃反自爲賊行見若肉餧狗鼠鴟鴉而嫌其穢也賊何敢爾賊何敢爾賊畏惡其言不忍聞叢刃刺之遂卒僕鄒萃恒亦同罵賊死

論曰明北都淪陷桂王因亂推戴傾覆流離不可爲國之楨甫膺一命亦非素承恩寵也且其時逃死者未必誅立節者未必表而之楨能致命遂志如此其無所爲而爲而不以末秩自輕者耶不以國勢搶攘而忽君臣之義者耶顧有身事聖君居顯位遇變革間偷活罔顧憲典者視之楨奚啻霄壤也

胡總兵傳

胡大猷字振五順德人乾隆二年武進士選侍衛尋擢陝西平涼遊擊洊陞薊州三屯營副將方觀承總督直隸以勝專閫薦三十年擢湖南鎮草總兵奉調在沅督辦征緬軍務當事嘉其能假提督篆尋調雲南普洱總兵時總督明瑞以將軍征緬奏調大猷駐木邦同時進勦大猷慨然曰　主上不以猷怯懦俾得効力戎行雖肝腦塗地無所恨也及抵木邦明瑞先鼓行入緬遂佐參贊珠魯訥守木邦爲後應明瑞以深入糧盡爲賊所圍賊復以大衆犯木邦珠魯訥遣大猷率七百士援錫泊橋未至橋已失退守

葫蘆口旋望緬賊分兩路從小徑襲木邦卽回軍固守賊斷我軍歸路又絕運道大猷日夜苦戰受鎗傷膝猶馳馬爭先冒矢石一日戰罷回營慷慨語千總楊洪曰人臣以身許　國恨不得死所今日得爲　國死死固分也但恨軍事不濟耳越日持雙刀棄馬步戰竟歿於陳時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也方大猷退保木邦被議革職死事聞旨復原官大猷少有大志然持躬端謹在軍得士心去鎭筸日弁兵多有棄官糧鄉井從者其待人藹如春煦同年羅嘗病都下一切藥餌飲食親爲調適卒則棺殮之歸其櫬尤持廉節任紫荊關參將時關故有榷稅屬征收不染

一塵及奉調征緬志欲立功報　國竟以衆寡不敵殞身知大猷者皆痛惜之

論曰大猷以一武人位總兵得捐軀報國雖不能爲　天子平逆亂樹偉勳然不可謂不幸也太平良帥訓士卒肅行伍亦守官之常大猷不致命於軍則泯泯無聞已耳烏能發志士之悲而興其慨慕哉考緬甸之役明將軍瑞暨參贊珠魯訥並以身殉而明將軍之死尤光大猷與之同死大猷爲不死矣

崔暢泉贈君傳

崔公彤光字亡章號暢泉南海人系出博陵公少學賈未嘗精究儒業而行事則老師鉅儒橋舌驚嘆自愧不及也公少知孝友繼父母早卒事本生父母先意承顏克供子職昆弟五六人合家衣食皆公手創與諸弟經營生業各成鉅萬嗣以二弟榮光五弟熊光才堪世用各助納貲爲郎俾得供職戶工二曹無內顧憂公仁心爲質樂善不倦鄉族義舉厚捐以倡創育才義倉兩局咸斥去數百金以惠族人尤念族內貧乏者衆已幸充饒若不大爲拯卹何以入家廟見宗祖由是捐數千金爲本生息鰥寡孤獨每月酌給白金三錢終歲綿衣一領貧喪者予喪費二金公行之終身以逮公身後數十年如一日嗚呼可謂難矣嘉

慶十四年洋匪張保突入內河焚劫村落公捐千金設鄉壯籌防禦十八年水災又捐千金以賑其鄉另賑其族是冬又捨綿衣藥貼等物數百金以畢生勤儉銖積所成人以之謀良田營華屋美服御爲子孫計者而公淡然無與蓋志在彼而不在此也公自恨失學最喜讀書中年後手不釋卷以先哲格言自勗見儒生卽愛敬有加勤督子姪以向學厲行天性剛嚴子弟不敢爲不義事而與人恩意肫摯昔人所謂正直忠厚蓋兼而有之長子瑤次端良樹良倩良皆明理樂善能世其家樹良道光元年舉人

贊曰余與公鄉毗鄰素聞公厚德其善事榮傭市儈皆能

道之及與諸嗣君游益得其詳方樹艮舉孝廉人皆以爲公陰德之報余謂公之餘慶豈僅僅一孝廉而已方將日起未艾爲公子若孫者尚其勗哉

崔孝廉心齋傳

南海崔孝廉心齋者名樹艮余生平執友也余與君隔河而居年三十未識面余舉孝廉先君二年及君舉於鄉聞余名遂與余計偕余時空乏舟車不給資費半出於君遂與余同三試禮部不遇逮余成進士君未與試後君重試入都相見長安意態猶昔孰意報罷出都與君竟成永訣矣君系出博陵父贈公好行其德鄉族歸仁君少而敏慧

文筆斐然性疎財敦友誼相見無論寒門素士必縞紵交歡親友告貸未嘗以乏辭必副其欲而君固非甚寬然有餘也故士之與君交者如飲醇醪莫不心醉卒之日歎息悲泣會喪者數百人嗚呼可謂難矣君鄉舉後愈好讀書蓄書數千卷詩古文辭雅得古人之意因之理益明心益序族黨家庭間難處之事君委曲調劑咸有賴焉鄉試二座師喪君皆賻之數百金道光九年鄉中被水君載錢米散給族人十三年復被水君時已病猶命賑給不輟蓋其心之厚於仁如此余與龐大令霖素爲君所厚龐待次京師君周其家余屢告乏君通財無勸色嗚呼余幸交君遂使余十年坎坷困蹇卒賴以濟如不得君則未知茫茫四海誰爲我鮑叔者也太史公曰士窮困而得委命此非所謂賢豪間者耶嗚呼豈不然哉前年冬余赴犍爲任接君手書云近無意浮名將讀書教子以畢此生足矣余方喜君方寸泰然不以得失自累期數年後歸里與君重接茵席把卮酒道往昔爲歡乃余未幾以內艱歸而君先已怛化竟不及握手一訣瞪目一視此恨有終極耶君病中聞余將歸屢問余何尚不到蓋猶欲一見余而訣也而今已矣君嗜酒豪宕自喜每遇知舊過從必飛觥拇戰酣嬉淋漓或遇不得意一縱於酒以發舒其抑塞磊落之氣故君

年未四十軀幹偉然狂興不減而精華已暗耗矣論者咸謂君宅心之厚法宜得壽而竟止三十七歲病噎以殞其生豈非病耶余念君生平心跡每愴恨不能去懷因揮涕屑筆傳之覽者可以得君之爲人矣

論曰友道以責善輔仁爲大通財其末節也然世降俗偷利心難克則有儼然士夫明知義所當與而不肯拔一毛者士當窮阨得良友以振之其力與二天等所繫詎不重耶宜心齋之沒痛惜徧於人人不獨余之私衷爲之哽咽而不能自已也

東籬居士傳

東籬居士何人也居士少讀陶淵明採菊東籬句有會於心遂取爲號焉居士非生淵明時非隱遯者而獨寄意東籬明趣尚也居士弄髫知學弱冠有聞恥爲章句雖習制舉業非其好居恒閉戶不妄與人交獨好上下古今窮覽經史百氏見賢人哲士一言一行未嘗不慨慕嚮往之尤好宋儒書手錄先儒粹語及經史嘉言盈尺用自循省苦氣習偏重未能盡變也常用以爲愧焉居士居不擇地體不擇衣無他嗜好中歲貧甚親篤老家待食於居士者幾二十人居士盡所入門生脩贄恒不足然不以貧故取非義財愛居士者恒代居士危而居士恬如也居士家無半

畝而有廣厦萬間之志爲義若嗜欲見人貧困已無以濟之即蹙然不怡嘗遇小饑首捐十金以倡賑族人人竊笑之其他事多類此不能舉也居士弱冠補弟子員壯登賢書三試禮部被擯無意世心常欲出其所學致之用嘗慨吾粵自陳清端公瓚後無能繼者以爲吾粵之恥其議論行事常若迂闊然益以自信居士貌豐腴白皙鬚眉清朗豁達簡易不爲容儀尚寬厚恥爭競不以惡聲加人義所在不可回奪待妻子頗嚴厲其事親常自咎薄於孝而厚於慈也而親顧安之居士上奉二親有弟三丈夫子五有妻有妾多道義交雖未仕宦亦逮籍吏部於五倫內無歉焉所憾者獨未能盡其道耳以此嘗自嘆得天厚不敢萌不足心居士雖志在用世而顧安於遇愛間靜嘗云老屋三間竹籬茅壁雜植花草小盆池畜魚數十尾擁書千卷坐卧其間胷中無一事天下之樂亦何以過此居士詩喜東坡放翁文愛韓柳大蘇以文爲行之餘雖非所專意然鏗鏘陶冶亦時見古人情狀讀其文可以知其人居士時年三十有六後事容續書之時道光四年甲申歲也

贊曰居士寄號東籬雖意取淵明閒適然老圃秋容黃花晚節居士之意其亦有取於此邪武侯曰澹泊明志司空表聖曰人澹如菊抑居士志甘澹泊故借東籬之菊以自

況邪吾不知之矣

甯津令黃公墓誌銘

道光三年余客京師嫻戚譚孝廉瑀爲余言其同里師黃孚初明府壽躋九袠鄉人士合謀稱觴余素與公孫亨友善熟知公以醇德著於官重於鄉宦成歸里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洪範五福公實兼之今茲之舉惟其稱又三年公以壽終葬有日其孫亨以譚孝廉之狀來請銘謹按公諱虞字冲漢一字孚初世爲南海沙頭鄉人幼貧贈公見背十歲始入塾旋棄而學賈不忍捨文字業卒課徒自給刻苦厲學遂補弟子員領乾隆庚寅鄉薦以大挑一等分

發直隸歷署曲陽肅甯香河縣事授甯津縣肅甯地窮僻公日疏食分毫不妄取於民常誦汪信民之言曰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香河故多陋規公一切不取市買諸物悉從民價召賈人申諭之署事五月而訟獄平吏役不擾民懷其惠涖甯津六年實心供職不通苞苴因報雨失上官意解任邑中皇皇訛傳公以虧空罷士民爭捐金錢助公至三千餘兩公不能拒則盡以其金助修省垣由是公官聲頗聞於上旋得復職時已離任四月餘矣還署時合邑老幼歡呼不絕及謝事歸百姓焚香夾道送之公爲政約已愛民訓俗以禮凡斷獄必再三審勘流汗終日至忘寢

食赴訴者徑得至前視百姓如家人婦子察小獄必以情胥役催科無敢叫囂驅突者嗚呼公之所以得民心豈偶然哉公平素嗜易尤三復卑以自牧藉用白茅之義故持躬謙謹不以貴驕不以賢恃居貧食力自甘當官盡職無怠作本色人行本色事樸茂端醇公無愧焉公卒於道光六年某月日距生於雍正十二年某月日年九十三歲祖父皆以公貴贈如公官配崔孺人有淑德先公卒子幾人某某孫幾人某某亨辛卯舉人曾孫某某年月日孫亨等將葬公柩合葬崔孺人墓在西樵山學堂岡銘曰騶虞之仁生物不殺也良吏之寬淵魚不察也謙恭守道焉事巧黠也福壽令終毛羽不鍛也此古君子之風足以警世之貪猾也

羅雲皐哀辭

羅雲皐名肇進雲皐其號也余年弱冠即聞其以文鳴粵秀書院嘉慶十六年同受知程鶴樵學使補邑弟子員明年與甘君錫蕃及余讀書浮邱寺談每至夜分不休然無一詞悖理者甘君嚴毅端慤而所見者大余亦慷慨自命思追古人而從之以爲人苟自勉則無不可爲當是時三人促膝相對或論古事說世故吐胸臆偶不可意即侃侃正論不少屈雲皐說頗近平易然聞甘君與余之說未嘗

不欣然受之及不可於意亦未嘗稍狥也余自成童後即知求友以文字契者不乏人然自得君與甘君始覺友誼之重而君亦自以得甘君與余生平之好幾無過於是也十八年甘君家以鹺務餉乏雲皐爲轉貸二百金及甘君家中落雲皐拮据代償無悔色余時適丁內艱絀於用雲皐嘗憂之而雲皐家計亦漸不如前時然其敬愛甘君與余益厚嘗語余曰余自信不如信甘君之專自憂不如憂止齋之切也嗚呼世有相愛之深如雲皐者乎雲皐兄弟四人行居次獨能得老父心處骨肉洽以和友朋歡以義二十一年同讀書訶林雲皐方有志古學三人朝夕相勗

自謂可與有成而雲皐竟以五月遘疾不數日死矣嗚呼痛哉雲皐貌厚氣和法宜壽而有後乃老父在世年僅三十有五無子以諸生終所謂天道不可知耶雲皐之恨有終極耶其始卒也余擬作小傳以傳之未果然一念及輒耿耿不能去懷今作哀辭以舒余哀以解甘君之哀併慰雲皐於地下云

負意氣兮敦問學重結交兮聲譽卓蘭既薰兮何先摧玉縝則折兮命難回古寺蕭條兮深談竟夕上下千古兮時聞太息遠大期兮中道殂相知惆悵兮我心孤業未成兮親未養含悲泉壤兮中懷悽愴天實爲之兮非子之愆今既全歸兮夫復何言想音容兮如昨思夫君兮九原不作語覶縷兮述生平庶不泯兮身後名魂有知兮殁其甯

先大母太安人行述

先大母姓勞氏　勅贈儒林郎先大父卓文府君之配也父天聰公邑庠生治家嚴整訓子女有法太安人生二十歲而歸我大父嫺於婦道與大父甚相敬也大父客卒於蘇州安人時方二十七歲姙吾父數月矣矢節守貞大父四月卒而九月生吾父勵志撫孤暗壁淒燈孑然在抱上悲夫子下念孤兒安人此時肝腸寸斷矣而保抱攜持恒不假手僕婢劬勞克盡俾至於成人是時先大父既卒曾大父持家儉約安人淡泊自甘以未亡人未嘗一日華飾紡績至夜分未嘗一日廢業能忍善承翁姑意娣姒之間無間言待子婦嚴而和未嘗聞詬誶聲也比老常以先世忠厚勤儉之事語子孫嬾嬾可聽聞者咸感動吾父悲大母之早寡也諸能悅母志而安人見其奉養必豐則常戒以母過費其素性如此猶記其嘗述曾大父語以訓安曰人讀書當知禮義不則烏用讀書爲安時少未有知及今思之然後嘆吾大母之所以克貞大節慈孝兼隆者蓋不獨天性過人其明於禮義者素也安愧愚昧不克承安人遺教負疚何言然至今幸不爲非類以忝辱先人者則以安人之教常惕於中故也後吾父援　例　勅授儒林郎布政使司經歷　勅封大母六品安人人咸謂天之所以報安人者此其先兆正未有艾云安人生於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年七十三子男一女一女適鄧氏孫男四人福安福成福謙福隆曾孫男三人剛憲廉大母卒十三年而安舉於鄉吾父流涕謂安曰惜吾母不及見矣然是豈汝之能哉皆天之所以報吾母而流慶於汝也汝其勉之且汝大母生平行事苦節自勵皆可垂爲家法汝其有以誌之俾後人知先世之德不敢自棄於不肖亦教孝之一助也安承命謹誌之自

顧無似念昔先人彌增悲愴矣孫福安謹述

先妣黃太孺人行述

嗚呼福安不孝遠官蜀中先慈黃太孺人竟棄不孝而長逝耶太孺人前六七年卽患足痛頗劇艱步履減眠食安心恒惕惴後漸輕減安遂得赴禮部試成進士選庶常請假歸省爲堂上二老人壽太孺人顏貌有加雖足恙如故方謂高年貞疾藉以延齡旋入京供職俟散館後不論內外用俱可得升斗養親及改授知縣選得揵爲雖知太孺人年高難於就養私心竊幸以俸入之餘佐白華之膳兒孫繞膝二老婆娑色笑如覩復自揣念三數年後當請終

養假歸承二老人歡何期事不從心慘遭大故太孺人竟溘然而棄養也耶嗚呼痛哉安苦塊餘生神魂失次追念太孺人徽音懿行歷歷在目不稍縷述遏美不章負罪滋重謹泣陳梗概求大人君子垂鑒焉太孺人姓黃氏　勅授儒林郎布政使司經歷吾父杏亭公之遴室也年十八而歸吾父時先大父早世曾大父與先大母勞太安人在堂吾嫡母黎安人委家事於太孺人太孺人躬操井臼甘旨滫瀡澣濯縫紝必躬必親曾大父與先大母咸謂能婦太孺人育男女五人而長成者惟伯姊與安吾父少孤又無兄弟故年僅逾四十太孺人卽勸吾父再蓄妾以廣嗣

逮庶母李入室連舉三男子太孺人撫視如一雖庶母或時以家事相詬誶太孺人不校也後庶母病垂危手治藥餌飲食以進庶母顧太孺人而泣曰吾愧阿姐復何言及庶母李歿自以年出六十吾父左右無人復勸購婢侍巾櫛故吾父年七十而更舉子適安入翰林之歲人皆詫爲家慶皆太孺人賢明不妬有以致之也太孺人性慈好善茹素戒殺子女奴婢不輕笞箠見人飢寒困苦或姻親族鄰緩急常施斗升米或百十錢給之歲時節物祭胙頒賚必分遺親鄰貧寡或邀至家同飯親鄰前或以富陵侮太孺人者及太孺人貴後其家中落接之恩意綢繆曾無倦

色安家本中人產二十五歲後家罄盡安授徒供養太孺人甘旨未嘗充也常勤紡績助給安每勸以少休太孺人曰吾婦人不事事何爲吾性樂此不爲疲也衣服數十年如新飯菜日止數錢粒米寸薪無所暴棄每以循分惜福爲誡嘗曰敬衣得衣敬食得食敬老人得福力又嘗諭子婦曰孝順人生孝順子忤逆人生忤逆兒汝輩宜志之安方愧不克身率家人以孝夙夜疚心或譙責妾婦而太孺人曲察微誠輒慰諭曰兒之心母知之兒愼毋焦急暴怒爲也子婦偶或觸忤逾時卽忘有簪珥衣物飲食時時取以分給曰吾老無需此又曰吾獨食不肥也嗚呼此其慈

愛子婦爲何如而安當貧時不能備一日之養登第歸里僅半年餘而卽入京官京年餘而外用外任未兩月而太孺人卒病不視湯藥沒不親飯含太孺人竟不沾安升斗之祿以享一日之豐腆也嗚呼痛哉太孺人聰慧善記每兒孫子婦環侍常稱述古語或街談巷說率皆成文中理聽者忘倦而今已矣永不可復聞矣安竟以一官致與太孺人生死不相見安之恨有終極耶竊惟太孺人年邁古稀與吾父白首相莊兒孫林立及見孫婦外會孫而安由詞館起家分符百里人生遭際似可爲太孺人無憾而安所抱恨終天滄海不能自已者則以太孺人備歷安家窘

迫之境初得祿養而竟爾不待也嗚呼痛哉太孺人生於乾隆壬午年十一月十二日終於道光壬辰年十二月十一日壽七十有一歲不孝兄弟五人嫡妣黎安人無出不孝福安太孺人出不孝福成福謙福隆庶母李出不孝福慶庶母羅出女兄弟三人太孺人與庶母李庶母羅各一孫男五人剛憲廉直暉孫女四皆安出不孝福安殘喘苟延語無倫次惟不敢溢美以誣吾太孺人庶幾大人君子采擇萬一不孝福安泣血謹述

止齋文鈔卷下終

壓雲軒賸稿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壁雲軒賸稿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序壁雲軒賸稿

壁雲軒賸稿者余同歲生賈運生太守之叔母貞婦盧孺人之所著也孺人爲德州文肅公女字故城賈舍人鈍夫之子汝愈未昏而汝愈殞孺人年纔十二聞之泣不食願事親終老道光十有三年太歲在癸巳孺人年五十矣時運生已授館職迎歸謁廟爲賈氏婦得受　貤封邀　旌典初族人議以貞婦不可無後立舍人之冢孫秬奉汝愈祀秬又中殤而昭穆無當立者運生復以次子敦恮爲秬嗣以慰孺人之志重貞孝也孺人幼工吟詠顧不輕示人歲丁酉孺人遘疾幾殆少閒自取所作詩摧燒之今夏六月孺人殂敦恮檢匣中得遺稿若干首不忍湮沒編次付梓余得受而讀之見其中高者取法漢魏次亦不失爲王孟清雅無閨閣綺羅之習洵巾幗中未易才也共姜以柏舟一詩遂足千古嗣後斷臂割鼻諸名媛以節著不皆以文傳孺人兼之矣是尤足以揚彤管之芳徽標德門之盛事也敦恮受經于余英敏能文行將拾

青紫以遂顯揚之願芒節之食報當未有艾序孺人詩益以重余之期望也咸豐元年孟冬之月年家子上元金鎮謹譔

壁雲軒賸稿目

夏日次韻二首
雪後見月次韻
九日
夜雨
冬夜六言
雪後晚霽
雨止
夜坐

新月
試茗
雨後見落花
種竹
玩月
聞蟬
聽雨
雨止二首
即景

雁字
雨餘漫興
冬夜與靜儀三妹話別二首
仲夏月夜卽景與蓉洲妹聯句二十韻
寄蕚樓二妹二首
秋夜作
深秋夜坐二首
聞秋風作
秋夜病中作

晚窗卽事
春夜憶泉之弟婦
月夜憶親
暮春雨中懷靜儀三妹不至
春雨初霽次韻
春望
春雨
玩月
送春二首

夏日
新柳
消夏四咏松棚 湘簾 紗窗 挑笙
雨霽
初秋偶成
落葉
憶竹和六叔父元韻二首
秋宵雨霽
題張夫人熊丸集

春日
喜晴二首
芭蕉
卽景
社日
題畫四首
清明次蓉洲妹韻
雨晴
春望

殘月如新月
對雪用聚星堂韻
憶萼樓二妹四首
卽景
白菊
竹
西子浣紗圖
梅花
杏花

夏日偶成
卽景六言
暮春
落花
秋夜
立秋日微雨初晴
咏雪用東坡尖叉韻二首
夜坐
歸燕二首

春日
春夜
題畫
暮春曉起
竹
瓶菊
喜雪
王烈婦
春夜次蓉洲妹韻

銅雀臺
春詞次蓉洲妹韻四首
送春
海棠二首
落花

壁雲軒賸稿目完

璧雲軒賸稿

碧鈎女史著　孫男賈敦恮謹編

夏日次韻

極目風光意豁然娟娟竹影倚簾前千行麥隴連山角十里花香入畫船小閣夢迴聞燕語午樓風細嫋茶煙芭蕉數尺侵窗綠欲寫新詩墨色鮮

其二

連朝梅雨溼蒼苔向晚欣看霽色開花綻銀塘添逸賞詩成銅鉢漫相催琴彈松韻隨風度簾捲湘波放月來一局楸枰消永夏綠槐陰裏鳥飛回

雪後見月次韻

寒光一片上雕欒酌酒裁詩興未闌梅影鎖窗留月照瑤華滿逕逼人寒笙簧遙向雲中聽樓閣疑從鏡裏看爲惜清輝猶未寢風敲簷鐸夜將殘

九日

蕭蕭落木晚秋天此日登臨菊正妍濟水音書何日到燕山景物尚依然岧嶤城郭蒼煙裏遠近樓臺夕照邊怕向雲中聽雁語驚心節序最堪憐

夜雨

四壁蟲聲玉漏沈羅衣料峭晚涼侵小窗一夜瀟瀟雨展得芭蕉數尺陰

冬夜六言

照壁蘭釭耿耿敲窗落葉蕭蕭小閣裁詩未寢漏聲莫促寒宵

雪後晚霽

凍雲開晚霽暝色入回廊翠竹橫斜影歸鴉噪夕陽爐溫留宿火簾鎖燼餘香塵簟蕭然寂疎鐘起上方

雨止

芊芊綠草傍堦生嘗見山光豁眼明浮水池魚吹細浪報晴簷雀作新聲春長晝永閒方覺風煖花香韻已清薄暮一番微雨過月移竹影上軒楹

夜坐

夕霽庭宇靜輕風吹我襟人閒清夜永花疎影半林春晚綠陰密雨餘芳草深清談忘坐久玉漏聽沈沈

新月

皓魄初生時纖纖未盈璧映水潛魚驚入戶佳人惜清光雖未滿不礙疎簾隔試問春幾許三見蛾眉月

試茗

小啜龍團味閒來花下酌玉碗散馨香輕煙飛漠漠清神消夜眠坐久松花落覓句詩思捷免嗤才力薄

雨後見落花

昨日看花花初開今日看花花已落天晴雲淨雨初收賸有殘陽明屋角殘陽淡淡映花紅落花縹緲舞春風莫教零落埋香土隨風飛入碧雲中

種竹

豈可居無竹何妨一兩竿亭亭玉闌畔日日報平安

玩月

惟愛團團月清光上畫闌不嫌風露冷倚檻幾回看

聞蟬

何處鳴蜩急濃陰幾萬家數聲聽未了窗外夕陽斜

聽雨

涼意透窗紗宵深人語寂臥聞疎雨聲偏向芭蕉滴

雨止

碧漢雨初歇簷滴斷還續竹聲兼泉聲淅瀝隨風度

其二

幽鳥林閒鳴茶鐺松下煮愛此霽景清廣庭久延佇

即景

燕子巢成柳退棉煖雲如粉水如煙吳棉欲卸寒猶滯婪尾春深三月天

雁字

橫空萬點亂浮雲書破湘江白練裙瑟瑟西風吹影落水中眞草勢難分

雨餘漫興

風雨連宵暗短檠乍驚霽色透窗明泉聲時聽潺
湲響簷滴猶聞斷續聲古寺鳴鐘想月上閒庭修
竹引風清花香入戶添吟興覓句閒將玉茗烹

冬夜與靜儀三妹話別

坐擁紅爐話夜分殘冬風急不堪聞月明偏愛隨
人影寒重難消借酒醺舊日敲冰同試茗何時翦
燭重論文定知別後還相憶鄭重音書託雁羣

其二

節序悤悤歲又殘香消寶篆夜漫漫欲期後會關
心問不盡離愁寄筆端蠟炬有情隨殘淚鄰雞無
賴促征鞍添衣加飯殷勤語雪霽途中增暮寒

仲夏月夜即景與蓉洲妹聯句二十韻

今夕團圞月蓉洲何辭徹夜看天空諸品靜碧筠
人定廣庭寒古寺鐘初動蓉洲深閨篆未殘烹茶
翻蟹眼碧筠垂釣弄漁竿竹逕苔痕滑蓉洲蕉窗
月色寬簾垂銀蒜押碧筠燈結蕊珠攢雪藕傾瓊
液蓉洲朱櫻薦玉盤訓冰消暑氣碧筠點筆倚池
欄水淺魚兒出蓉洲巢成燕子安寶釵簪茉莉碧
筠香榻設琅玕草際蛩聲咽蓉洲花閒蝶夢闌清
風吹葛袖碧筠遠樹鎖雲巒斷續流螢度蓉洲丁
東玉漏珊吟詩懷舊侶去冬靜儀三妹赴保陽官舍碧筠聯韻憶
金蘭聚散驚時換蓉洲迢遥悵路漫音書雖有達
碧筠離緒總無端強說相逢易蓉洲何愁晤面難
銀河光耿耿碧筠蓮葉露團團催曉鄰雞唱蓉洲
穿林宿鳥讙明星看已沒碧筠聊盡一宵歡蓉洲

寄萼樓二妹

悤悤節序又殘冬寫到離情意轉慵樹杪啼烏催
曉月愁心怕聽五更鐘

其二

小方壺外雪初晴香篆茶煙縷縷輕記得紅閨風
雪夜與君翦燭話寒更

秋夜作

沈沈宵漏永雲影澹秋河露重驚寒早窗虛受月
多愁聞砧杵急遥聽雁鴻過一片梧桐影參差映
綠波

深秋夜坐

今夕是何夕開簾月倍明涼飈動木杪落葉墜中庭不聞人語響止聞鐘磬聲夜靜除燈坐淡然心境清

其二

銀河橫戶牖陰蟲鳴四壁碧天微雨收螢火穿窗隙玉笛花外響清露竹間滴松下對楸枰何妨坐永夕

聞秋風作

乍驚涼意透書帷蟋蟀聲中靜掩扉一夕西風催落木明朝愁見綠陰稀

秋夜病中作

濃雲薄霧護紗櫳怕聽蕭蕭落木風深院沈沈聞促織寥天嘒嘒叫征鴻籬邊露冷三秋菊枕上風傳子夜鐘病裏偏驚秋色早愁看殘月挂疎桐

晚窗即事

乳燕鳴鳩隔院聞三春景色已平分畏寒不許珠簾捲花影移窗日又曛

春夜憶泉之弟婦

玉漏沈沈夜未闌吳棉欲卻怯春寒深閨今夕團圞月好景空教兩地看

月夜憶親 庚午三月十五日

中庭皓魄影團團銀漢無波玉漏殘蜀道崎嶇山萬疊惟從雲外覩平安

暮春雨中懷靜儀三妹不至

已訂歸期卻未歸桃花落盡梨花飛那堪芳草添離恨密雨聲中晝掩扉

春雨初霽次韻

吹雨東風急輕寒漠漠添碧波盈曲沼新月挂虛簷綠樹春煙鎖紅窗雪絮霑彈碁忘坐久飛燕入風簾

春望

雨添新水碧於天過眼韶光絕可憐春到園林花半放午晴庭院柳初眠檻前蛺蝶迷芳草陌上兒童戲紙鳶已是踏青時節近短垣處處見秋千

春雨

雨聲淅瀝隔窗聞不覺輕寒薄袂侵三徑苔生雙屐滑小樓人靜一燈深學飛乳燕低穿幙拂羽鳴鴉倦出林添得濃陰如畫裏籠煙遠樹望沈沈

玩月

涼宵過雨滌煩襟碧落溶溶一鏡臨閱盡興亡多少事虛明不改到而今

送春

風送飛花入畫樓韶光過眼觸人愁樹頭百囀流鶯語爲惜春光肯暫休

其二

鎮日窗前雨未休連天芳草動離愁今年似覺春寒重楊柳風多怕上樓

夏日

鳴蜩樹杪噪斜陽喚醒深閨午夢長花影移窗捕畫本簾紋映水似瀟湘閒書小草消清晝乍試輕羅怯晚涼乍煖還寒微雨過半天濃綠覆莓墻

新柳

二月春風柳漸蘇柔條浥露韻清殊閨中曉起欹初罷新畫雙眉得似無

消夏四咏

松棚

小齋長夏暑難禁庭外松棚一院陰屋影三分藏樹裏綠陰深處試眠琴

湘簾

綠筠委地靜無塵雲影山光看未眞爲有花香遮不住清芬時近讀書人

紗窗

半宜月色半宜花花影參差月影斜何處新蟬鳴底急一聲聲透綠窗紗

桃笙

開來眞合到羲皇翠閣風生冰簟涼月白燈清人定後夜深有夢到瀟湘

雨霽

雨過新涼葛袂輕綠槐陰裏一蟬鳴斜陽屋角翻鴉影殘滴簷牙瀉竹聲散步最憐三徑靜攤書許借半窗明片雲不掩今宵月似解閨人望晚晴是

日七夕

初秋偶成

清風瑟瑟露團團簾捲冰輪入坐寒進上紅燈明綺閣頻教翠袖倚雕欄吟窗促織涼先覺穿樹嘂烏睡未安立久忽驚羅袂冷沈沈玉漏夜將殘

落葉

深黃殘綠下遥空極目蕭條碧霭中五夜風清聞淅瀝三更月冷逗玲瓏傳來塞雁聲多怨聽到哀蟬曲最工莫爲悲秋添別恨疎篁猶有去年叢

憶竹和六叔父元韻

琅玕十畝舊時栽插棘編籬手自培曾記虛窗幽夢醒清風掠地絕塵埃

其二

風過南軒暑氣無籠煙和月韻清殊連宵密雨因相憶綠到紅窗第幾株

秋宵雨霽

雨過簷牙夕霽收碧天如水夜悠悠寒蛩唧唧嘂殘月節序悤悤感暮秋隔坐寒花香遠近敲窗落葉影沈浮烏絲莫誤閒題句戶外鄰鷄又唱籌

題張夫人熊丸集

風清月白伴幽居畫荻含丸課子書今日堂前增一笑辛勤不負廿年餘

春日

乍煖還寒二月天飛飛乳燕畫簷前雨侵芳草添新綠風剪垂楊破嫩煙香燼猶餘煙漠漠簾開喜見月娟娟碧紗窗下渾無事閒汲清泉手自煎

喜晴

雨餘屋角斷霞明樹杪鳴蟬報晚晴閒向碧梧窗下坐雨聲聽罷聽泉聲

其二

湘簾半捲月舒波雨後輕寒透碧羅雲影依依籠樹杪如珠新露點秋荷

芭蕉

一番疎雨又新晴庭外芭蕉綠易成作紙偏宜濃墨染下簾低拂碧雲輕竹梢滴露音難辨梧葉吟風韻倍清莫向輞川尋畫手綠窗紅日最分明

即景

明月透虛簷涼風吹庭樹何處玉笛聲斷續隨風度銀漢淡無波花梢清有露愛此秋景清閒向前軒步遥聽數雁鳴遠入雲中去

社日

九十春將半閒庭草漸肥一番風信至數點雨聲微秀麥青千隴遥山碧四圍殷勤惟乳燕還認舊巢歸

題畫

蒼煙漠漠柳條條山外青山望轉遥畫出西湖新霽後白鷗飛過夕陽橋

其二

湖光十里連天碧畫閣簾開面面風借問漁歌何處起一聲唱徹月明中

其三

門對溪山永晝閒寒雲繞戶水潺湲紙屏石枕松陰裏定有詩人在此閒

其四

遠山如黛翠煙浮楊柳陰中一葉舟行到蘆花最深處雁聲遥過白蘋洲

清明次蓉洲妹韻

風雨瀟瀟候園林綠漸勻竹光偏映水柳色最宜人烹茗清泉潔裁詩錦字新韶華休負卻把酒醉芳辰

雨晴

黃昏初霽後晴色捲簾看楊柳含煙翠海棠帶雨殘疎鐘傳遠寺新月上林端閒向前軒步苔痕尚未乾

春望

春色無邊際登樓一望中雨添新水綠燕蹴落花紅夕照銜林杪山光接碧空柴門天欲晚暝色入簾櫳

殘月如新月

缺月如弓勢娟娟畫不成誰言光漸斂恰似魄初生玉兔依然顧池魚見亦驚一鉤千里共那更辨虧盈

對雪用聚星堂韻

昨夜北風響林葉曉起開門見飛雪四野天低望轉迷幽人對此兩清絕林外吹煙飛不起堦下疎篁壓欲折凍雀無聲集樹杪萬徑泥滑行蹤滅恍如凌空戰玉龍水甲雲衣隨風掣園中老梅初著花繁英未落猶留纈虛堂寂靜塵事少打窗淅瀝聽蕭屑瑤房琳宇縱奇觀松瓦魚鱗飛瞥瞥鼎火烹茶添韻事驢背尋詩競傳說擁爐小坐不知寒颯颯回飆碎簷鐵

憶萼樓二妹

京華分手已三年又聽西風落木天碧漢無聲秋夜靜憶君同看月初圓

其二

池塘過雨藕花香靜院桐陰坐晚涼記得窗前挑繡後棲鴉數點噪斜陽

其三

故園回首夢遲遲每憶相逢未有期記送香車三月暮春陰如墨雨如絲

其四

深院沈沈月色斜輕寒漠漠透窗紗爲憐雁影離羣久翻羨庭前姊妹花

即景

殘星尚在天落月銜林杪心清妙悟生幽居塵事少蘭釭影幢幢寶鴨煙嫋嫋銀漢靜無聲疎桐涼意早曙色透窗紗高樹聞啼鳥攤書猶未眠疎鐘報清曉

白菊

不鬥芳春豔天然冰雪姿最憐瓊作蕊應是玉爲肌清曉霜三徑黃昏月一籬廣寒如可種終古伴瑤姬

竹

曲檻涼飈起蕭森綠玉竿烹茶添韻事覓句倚雕欄嫋嫋清風裏娟娟翠影寒玲瓏和月色最喜隔窗看

西子浣紗圖

浣紗石畔水潺潺一去吳宮未見還惟有多情江

上月猶如眉樣對青山

梅花

閒庭雪後靜無塵乍見南枝放早春香逼重帷縈曉夢月明深谷認前身不同丹杏爭凡豔只共蒼松作比鄰索笑巡簷添逸興亭亭林下伴幽人

杏花

朱朱白白幾枝新隔巷鳴鳩聽未眞午夢回時雙燕語餳簫吹煖萬家春煙籠薄霧花初綻色映朝霞粉未勻最是踏青時節近天街紅雨潤芳塵

夏日偶成

深院無人到簾垂晝漏遲碧蟬窗外語繡閣夢回時

卽景六言

數聲玉笛何處呢喃語燕簾前閒倚欄干小立松梢月影娟娟

暮春

薄雲籠遠岫暝色入書帷香絮隨風舞殘花逐蝶飛門前溪水綠窗外雨聲微惟怯春寒重閒庭晝掩扉

落花

若煙若雨總霏霏惆悵閒庭花事稀辭樹多情還繾綣隨風無處不芳菲飄零未肯隨流水宛轉時送夕暉春盡年年渾似夢園林回首綠陰肥

秋夜

風輕雲淡漏沈沈燕尾香消午夜深寂寂寒花晚徑翻翻落葉響空林疏寮村月窺殘帙靜院濤入古琴萬籟無聲人定後涼宵何處起霜砧

立秋日微雨初晴

井梧一葉墜初秋簾捲西風到畫樓羅袂涼生龍霽後銀塘波靜暮煙浮草根蛩語迎涼早樹裏蟬聲報暑收向晚誰家吹玉笛碧天如水月如鉤

咏雪用東坡尖叉韻

乘雲靄靄雨纖纖萬點飄空勢更嚴枯木翻成瓊玉樹瑤堦堆滿水晶鹽有時和月明虛幌幾度因風舞畫簷竹翠松青堪共賞哦詩不怯暮寒尖

其二

瓊樹枝頭集凍鴉天街積玉礪行車裝成靜院玲瓏玉翦出仙宮頃刻花煖室烹茶添韻事閒庭啄絮定誰家園林一望瑤華滿行去難分路幾叉

夜坐

坐聽寒聲滴空庭霽雪明香消金鴨冷朔吹凍鴉驚梅影橫窗瘦鐘聲隔院鳴宵深人未寢玉漏已三更

歸燕

似曾相識尚依依簾捲秋風燕子飛憐汝殷勤頻寄語明年好認舊巢歸

其二

涼天夕照入簾櫳社燕呢喃怨晚風記否畫堂春晝靜梁間時聽語悤悤

春日

春晝長春花芳雨過苔痕碧風輕柳線揚繡閣沈沈簾窣地鑪煙嫋嫋爇名香

春夜

夜邑清夜月明魚沈春水靜風送落花輕蓮漏滴殘人未寢桐陰踏碎玉階行

題畫

門巷愔愔永晝閒澄江曲曲抱晴灣綠陰四面雲藏屋花影千重霧隱山天靜遙連春水碧燕歸猶帶夕陽殷翩翻鷗鷺清溪裏煙景迷離一棹還

暮春曉起

碧紗窗外雨初晴漠漠輕寒斗帳生鳥意也知春欲盡綠楊枝上一聲聲

竹

幽閣紙窗鎮日閒數竿疎竹對潺湲庭前昨夜秋聲起翠影風翻月一彎

瓶菊

亭亭几案靜無塵酌酒裁詩每共親鎮日垂簾鉤不上寒香留得伴幽人

喜雪

靜夜風嚴著意吹打窗淅瀝夢回時曉來未待開門賞隔牖先看竹外枝

王烈婦

宋末干戈起搶攘吳越間臨海王氏妹能將大義全賊先及其夫執婦過山巔山高鳥聲哀水清盤石堅行至清風嶺清風透骨寒舉頭向空語今日謝塵寰花落香仍在月缺不復圓夫面無日見相見期黃泉題詩明妾志舉身赴深淵至今盤石上字跡尚依然丹心貫日月風雨泣山川芳名表青史長留後人看

春夜次蓉洲妹韻

靜夜天無雲氷輪鑑薄幕樹杪數禽鳴誤觸殘紅

落月影上梨花采之不盈掬春盡花將盡何如蕭蕭竹

銅雀臺

城頭落日鳥聲哀漳水無情滚滚來昔日繁華成幻夢至今詞賦想清才空餘片瓦埋秋草無復歌聲弔夜臺遺塚紛紛竟何用荒陵寒雨長蒿萊

春詞次蓉洲妹韻

春陰漠漠柳吹棉薄煖輕寒三月天小婢忽從窗外語風箏吹落畫簷前

其二

輕風吹皺水紋斜竹影依依護碧紗香徑人歸天似水一鉤新月上梨花

其三

侵堦綠草已成茵李白桃紅色色勻草色花香隨處好春光偏逗倚欄人

其四

斷虹明向夕陽西碧靄溟濛入望迷春雨初晴庭宇靜畫梁新燕蹴芹泥

送春

春從何處來春去歸何處空餘落花飛紛紛若香霧繁華爭一瞬彈指春已暮窗外雨瀟瀟似欲催春去楊柳千萬條不綰春光住

海棠

香霏閣畔晝遲遲綽約娉婷逗一枝最是黃昏新雨過臨風旖旎見丰姿

其二

簇綃濯錦鬬新妝金谷誰藏馥郁香靜夜不須燒

燭照愛他明月入回廊

落花

小窗昨夜聞風雨曉起殘紅滿綠苔蛺蝶不知春已去翩翩飛過短牆來

壁雲軒賸稿一卷咸豐元年十二月立春日刻完

原書即無葉二十三、二十四

盧貞女事畧　　會稽　宗稷辰　笛樓

故致仕體仁閣大學士德州盧文肅公之長女名字碧筠自幼許字故城內閣典籍舍人賈鈍夫先生季子曰汝愈字倩齡未昏而殤女甫十二歲聞之潛屏容飾父母問其志則曰兒知不二字而已願長事吾親文肅公戚然許之自此竭力事文肅與母袁夫人數十年母卒文肅賴以助理家事內外秩秩迨文肅既衰而退患風痺甚久晝夜

侍湯藥候痛痾至於病革未嘗少怠其勞瘁艱苦有非人所能勝者當文肅在時賈舍人之孫臻入翰林倩齡君兄子也以貞女年已五十守貞之年三十有九列狀禮部咨行所司察舉復請於文肅將奉叔母歸文肅顧女欷歔曰汝之志行成矣既以不二爲賈氏守禮宜終歸賈氏乃以父命謁賈氏之廟執婦禮奉遷奠竿哭盡哀是年以臻遇恩貤封倩齡君爲編修貞女爲孺人先是賈舍人有遺命爲立後臻有兄當立而夭至是宗老議立臻子敦恮爲嗣孫而撫之克盡母道春秋薦享修季女之敬族人皆稱其賢道光十四年冬十二月禮臣以貞孝　聞得　旨予旌建坊題名如例文肅既沒始常居其家與臻母相處極和誨臻以安義命燕閒與從子婦輩講說古賢孝事娓娓不倦浣衣練裳望之如見古女師也越十年貞女齒六十矣臻率其嗣孫爲之稱觴致慶而屬江東宗稷辰爲記其懿行稷辰嘗主文肅家四三年知文肅家法嚴整袁夫人日以內訓教諸女貞女之賢臧

獲多嘆頌之有僕婦黎氏者亦州人也早寡貧不能守自聞貞女之教感而矢志執役依貞女終其身其爲人所心服深矣盧氏閨閣多能書畫貞女獨不屑屑爲謂非女職所當務云夫世之所傳節烈大抵激於義發於情若貞女以幼年厲行處大家遭順境而凜凜自立如此豈非根於至性者耶謹先列其畧以備他日彤管之采焉

賈門盧貞婦讚有序　附何氏說　晉江　陳慶鏞　頌南

盧氏貞女也其曰貞婦何在盧稱貞女在賈稱貞

婦何言爾盧母家也賈夫家也貞女從母辭也貞婦從夫辭也文爲賈氏著故曰貞婦也然則成婚矣乎曰未成婚也未成婚則曷爲謂之貞婦曰已歸謁賈氏之廟矣其歸謁賈氏之廟奈何德州故相國盧文肅蔭溥有舊於故城內閣舍人賈鈍夫鈍以女字鈍夫之子曰汝愈汝愈歿盧氏年十二聞之呼天矢靡它則維曰我儀焉爾矣矢靡慝則維曰我特焉爾矣既長問其志曰願長事吾親也又曰願長事吾親也父母知不可奪憐而許之

佐理母家政勤而有禮事母終喪如一文肅之晚而退也痿痺爲祟侍湯藥色憂亦憂色喜亦喜於是年五十矣汝愈之兄子臻通籍翰林請於文肅迎氏歸乃執豆籩歸謁賈氏廟既迎歸則爲賈氏婦矣壻沒而婦迎歸於禮有乎曰廟見如壻存用吉禮畢反喪服擗成踊用奔喪禮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其年以臻官遇 恩貤贈汝愈爲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氏爲孺人從賈請也先是臻有兄曰秬其父汝愚奉舍人命命爲汝愈後五歲而殤至是臻復以次子敦恮立爲嗣於秬子行也於汝愈孫行也爲汝愈也孫者則爲秬也子凡殤不立後秬五歲爲無服之殤何以得立後爲盧氏立也曷爲爲盧氏立汝愈卒十四歲亦中殤不得立後有盧氏則當立無盧氏則不當立何言乎有盧氏則當立盧氏歸成婦禮則汝愈亦責成人禮矣責成人禮有人父之道故得立也汝愈得爲孫則秬得爲子宗法上治祖禰下治子孫無無子而有孫亦無無禰而有祖秬既立爲後矣是已承之也今

來爲後者亦當爲其後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是秬亦有父道乎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殤無爲人父之道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但依本服服此殤則是實與而文不與也曷爲實與而文不與實者宗治之大者也文者禮法之隆者也與其爲殤者子恩掩義也不與殤者之爲父義斷恩也然則有嗣孫無嗣子無乃不可乎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凡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爲後不得立兄弟爲後無子立孫仍當懸其位而旁敘以

己所自出所謂與其廢而絕之毋若繼而存之爲夫猶愈於已也子公羊子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仲嬰齊爲兄後孫以王父字爲氏譏其亂昭穆也然則無子立孫猶可立兄弟則不可也盧氏歸使賈氏支祀二殤得以復存君子於是焉嘉矣道光十四年冬以貞孝狀上得　旨予旌建坊題名如例揚盛典也書曰貞婦尊賈族也

讚曰柏舟詩序共伯蚤死共姜守義此貞婦之權輿與夫子列諸鄘風之首而繼之以牆有茨然則

敦勵人倫維持風化端賴此貞節之操南史紀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欲嫁之誓而不許題曰衛婦貞義之門魏書紀盧元禮妻李氏至孝聞乎州里標李盧二門號曰貞孝女宗盧氏知禮守義一醮不移於母家爲孝女於夫家爲貞婦宜當標賈盧二門以爲風俗勸其邀　褒封而受旌典也君子曰可以風矣

門人光澤何氏秋濤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明文也然則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而除之禮如而已盧氏守志不奪老歸於壻氏奠菜於廟立嗣子撫之若是者女也而執婦道非禮與曰禮之權也賢者之過也聖人嘗許之矣孔子刪詩於邶錄柏舟劉向以爲衛寡夫人者今本列女傳作宣夫人說太平御覽作寡人今以王氏補注改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斯言也則未知其魯詩之說與中壘之祖元王受魯詩故毛抑韓詩之說與中壘所引詩多與韓詩說同故王伯中先生及馬氏皆疑中壘嘗治韓詩疑此爲韓詩說要以紀貞婦自此始而首列於經故曰聖人嘗許之矣聖人既已許之而又奚議曰非議貞婦也乃疑於立後而議爾其疑於立後柰何曰貞婦之夫中殤也其舅爲之立子矣既齔而又殤今將爲貞婦立子則諸子中無其人

也將爲立孫焉則未知無[illegible]之殤之得立後不也曰斯事也禮與律異禮無爲殤立後之制也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曰爲殤後者爲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注云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爲子則不應爲後今言爲後者據已承其處爲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云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以上皆疏文案曾子問云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是殤不立後之碻證故小記之爲殤後鄭注不以爲人後解之此禮也由禮之說非特無服之殤不得立後即貞婦之夫之中殤亦不得立子此爲凡爲殤者言之也非爲貞婦之夫言也制禮者紀其常不紀其異據其經不據其權故不爲貞婦立之制也律則詳之矣於例既聘未娶息能以女身守制應爲其子立後是貞婦之夫雖未婚待立子非他未婚而夭亡者比蓋有貞婦則夫婦

之禮具夫婦之禮具則成人也非殤也喪服篇有爲夫之姊之長殤之文夫之姊有長殤則夫之齒固未冠也既娶矣得不以成人禮治之乎律若曰爲貞婦之夫者不當以殤待之此立子之說見於律者也至於貞婦所立之子復殤則例所謂尋常未婚夭亡者不得概爲立後也於此亦有說以通其變乎曰有之例又曰獨子夭亡而族中實無昭穆相當可爲其父立繼者亦準爲未婚之子立繼曰獨子夭亡非專爲貞婦所立之子言而貞婦之子亦在其中曰準爲立繼雖不明言爲若干歲之殤而凡上中下殤及無服之殤皆可立繼之義亦在其中故貞婦之夫之立子以成人禮治之也經也貞婦之子之立繼不以成人禮治之也重宗也戒紊昭穆也權也經權雖殊其本於律則一也夫詩以明風化之原禮以立彝教之則律則經世之大法皆不可背者也聖人之有取乎貞婦也於詩既詳於禮奚畧蓋以未配守貞非恆情所及立爲定

制則恐因死以傷生削其微言則愚緣情以害義故詳箸其事於詩而深沒其文於禮使知未昏而夫死者不必一定守志其有能守志固亦聖人之所許後聖有作可援禮以義起之說以昭成憲則亦不患禮之未備也厥恉精矣愚故以爲貞婦之立後宜一依律文立子律也有殤子而立孫焉亦於律不背也國家繼絕之典與旌善之義同條共貫恪守之可也昔夫子作春秋所紀節女惟紀叔姬宋伯姬二人紀叔姬以待年之媵而始終卒葬詳書於策蓋深嘉之乃將於紀侯去國之後載叔姬之歸酅而先於紀侯去國之前箸紀季以酅入齊之文蓋叔姬心乎紀者也不志紀季之以酅則紀爲齊滅疑叔姬之無歸矣故書紀季以酅存紀也幸叔姬之有所歸也伯姬守節不見傅母不下堂逮火而死春秋書納幣詳錄其禮以殊之今盧氏心乎夫家而其嗣不立將無所歸故爲立孫以繼之亦春秋之志也奚疑焉

貞孝詩

南海 吳榮光 荷屋

捧出 褒綸綽楔旌相門蔡節有榮名玳梁春滿風偏肅玉宇秋高月倍清卅載柏舟知義重五旬穀室戴 恩迎治安策後多才子待紀君家利女貞

江陰 季芝昌 仙九

亭亭貞榦挺秀增城奕葉蘭馥浚源泉清於鑠貞女相國之子仁淑誕資光昭百祀粤在齠歲履順含昭鏤翠咏絮吟紅銘椒爰爲相攸長沙擇賈金鑑未圓玉棺遽下峩峩貞女霜筠表操抗心孤鵠貞性同牢迺理蒿簪屏此文綺婉娩庭闈孅趨盤匜翼翼者鸞未營厥巢翩翩之燕哀彼孤條冰志摩天霜機梭月垂四十年乃如一日族鄰歸高士行翹節請之於 朝以旌貞潔猗猗貞女矢志靡它高烈孔播如山如河管彤有煒史氏所司敢傳清芬用式女師

山陽 潘德輿 四豐

婉婉孤鸞厥音孔悲粲粲華采霜霰攸摧阿閣重樓簫遠風凄莊莊弱齡獨處無歸天命覯閔禮從亨懷夐絕千載維茲令儀 一章

婉婉孤鸞茹荼弗嗟女子事親色音彌和肅肅公輔素絲縷紽溫溫孝女白髮鬖鬆我痛翦髮我親則那夙興櫛笄言歌白華 二章

婉婉孤鸞亦返其宅是謂于歸路人咸泣稚秉一心逮老靡戒維古哲人貞此懿德 天子嘉之其門曷奕穆哉相君庭誥無斁 三章

南海 黃釗 香鐵

詠絮庭閒別墅棊入門太傅益深慈紗廚珍簟橫瑤瑟五十年中寡女絲

老夫嬰兒別北宮還如阿母遣青童檢開黃竹箱教看千葉芸攢一線紅

貴筑 傅璜 篠泉

黑海怪風起鴛鴦忽異路窈窕坐深閨白日胡難暮身已許何所歸言已出誰能追拋簪棄珥百不賴徑著齊服往門弔吁嗟乎此是何人家容吾今日亦戾止又是何人未婚死只須一弔遂可已他日鳳凰別地飛終是良珠一顆遠自長沙遺在此誓將一壁從此終身雖不接精神通伯兄仲弟一切晨昏未了事轉覺得此閒身分任無餘功嗚呼鸞遠遷鵠冥墮如此一知不負有幾箇盧家案畔賈家門我又送一傳人過

巴陵 汪佳士 芝房

那堪長思淚沈瀾孤影空吟女几鸞四十年來慈竹勁青蔥不覺雪霜寒

咏絮才名屬謝家鏘然佩玉刻苕華月明華表歸來鶴試看庭前旌節花

新建 夏廷楨 幹園

品是蓮華不染塵獨留貞操邁松筠天教十二髫齡女管領冰壺四十春

棨戟聲華駿譽馳女公子是女中師力端風化資賢相更有青閨替主持

謝傅平生弱女憐素心長侍白華筵盈庭玉樹春如海祇覺冬青分外妍

心如古井靜無波願屏鉛華謝綺羅不爲慰情緣
義起凜然盟誓重山河
有司章奏許　褒旌綽楔傳觀梓里榮可識孤鸞
飛去杳待銜　丹詔下瑤京
告廟迎歸禮數隆卜賢咸慶衍斯螽卽今煦嫗蘭
階茂萱室長噓巽女風

湯湖　洪符孫　幼懷

客從鬲津來爲我述盧女女年幼齔字賈家身雖
未歸心已許韋平右族生貞姝詩禮十載閨庭隅

謝氏爭傳雪窗句鮑宗豔說雷岸書松柏欣逢蔦
蘿附系出長沙擅丰度方擬相依比翼禽誰知水
作孤飛鶩蜀江風勁摧童烏陡然折我連理株妾
顏如荼荼自苦妾心如石石不渝是時芳齡甫十
二天授凌凌堅白志大節邱山不可移瓊膏金粉
同時棄年華五十久飲氷庭闈留養陔蘭馨嚴君
在堂慈君故杯棬永慕盤匜承撤環從容矢皦日
勝絕盧江殺身烈女貞一樹青接天縱不同牢願
同穴夫家有姪今通籍年少翩然玉堂客陳情入
告　帝曰咨　詔許旌閭表奇節乃襄繡轂迎
之歸告於家廟書珉辭妾夫勿殤躋陽厭此例可
比童汪錡展拜尊嫜已白首青錡勁骨凌寒久盛
名傳徧積善家遂擇宗人爲厥後嗚呼貞母之嗣
世必昌儒林傳中播古香君不見亭林顧氏子碩
學英英炳青史顧亭林先生之叔母守節自誓以先生爲後

惜抱軒文集

惜抱軒全集

文集卷一　論議

桐城姚鼐姬傳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爲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辭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己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心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郤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所委乘馹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

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尙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狹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殺之。其意蓋亦忍矣。夫俟頻之水。鵝鵠不游。離麗之草。虎豹不居。且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輕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攜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眞雖爲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軸腐之任。雖擯棄而不忍

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愎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毅。毅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戚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爾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貴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酹其貴之重。將不幾世讓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讓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屢

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鄉枚善敍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酹。連筴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藏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道。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

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曾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蹙頞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

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弘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觀鼂錯之所非。斥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人于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嚴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虞烈風而進霍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

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弘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後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眞僞。與書之眞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未滅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邶殿則記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

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儒者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筴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藝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倦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日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

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居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敝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鬬而已居則晏桀而與人若不同顏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蹈躍以從我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挺以與怯夫爲鬬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猲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雜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文集卷二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治中原侯甸畿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期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與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鄙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畿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鄣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大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既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賽勃而疑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廣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既皆以謀反

國除淮南爲九江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是始始者劉賈王鄣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吳故會稽也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鄣會稽障郡（今史記作障韓策補寫誤）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爲江都國頃予以江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祿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陽郡其東合吳傳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屆嶺爲豫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間乎及平帝元始間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竭雉南薛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創其邾自是郡無邾也

漢郡二國一共縣三十一　今州縣二十七

舒　（舒縣今舒城縣在廬江北及廬江西北有桐柏山又廬江南有舒城縣在江）　舒城　（舒城縣今屬廬州府舒城縣舒城縣北合肥南界之地）

居巢　蓋得今巢縣東北境舒城之北兵燹冶鄉地宋齊舒縣城東南即今巢縣因之改巢縣南名巢縣故城在今巢縣西以社在今舒城縣內之舒城界內開元改置舒城縣

龍舒　蓋得今廬江縣東境舒城之北兵燹冶鄉地宋齊舒縣城東南即今巢縣因之改巢縣南名巢縣故城在今巢縣西以社在今舒城縣內之舒城界內開元改置舒城縣

臨湖　蓋得今廬江縣東境舒城之北兵燹冶鄉地宋齊舒縣城東南即今巢縣因之改巢縣南名巢縣故城在今巢縣西以社在今舒城縣內之舒城界內開元改置舒城縣

雩婁　蓋得今壽縣西南地漢水出淮東漢侯國晉屬淮南郡宋以縣志安豐郡水經酈注引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宋以國

襄安　蓋得今無為州西南地

樅陽　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東漢縣屬左馮翊北齊

廬江　廬江州府蓋得廬江縣舒縣東南舒縣之地

無為州　無為州府蓋得無為縣巢縣東南之地

桐城　蓋得今桐城縣北齊縣屬南陽郡自隋屬同安郡唐屬舒州

潛山　潛山縣蓋得今潛山縣東南地

霍山　霍山縣蓋得今霍山縣東南地

廣濟　廣濟縣蓋得今廣濟縣東南地

黃梅　黃梅縣蓋得今黃梅縣東南地

太湖　太湖縣蓋得今太湖縣北地

望江　望江縣蓋得今望江縣北地

懷寧　懷寧縣蓋得今懷寧縣北地

宿松　宿松縣蓋得今宿松縣北地

英山　英山縣蓋得今英山縣北地

羅田　羅田縣蓋得今羅田縣北地

六安州　六安州蓋得今六安州北地

霍邱　霍邱縣蓋得今霍邱縣北地

鳳臺　鳳臺縣蓋得今鳳臺縣北地

壽州　壽州蓋得今壽州北地

巢　巢縣蓋得今巢縣北地

鳳陽　鳳陽縣蓋得今鳳陽縣北地

合肥　合肥縣蓋得今合肥縣北地

懷遠　懷遠縣蓋得今懷遠縣北地

紅埔　紅埔縣蓋得今紅埔縣北地

和州　和州蓋得今和州北地

定遠　定遠縣蓋得今定遠縣北地

建陽 宋書所在或謂得今饒州之永安縣地

全椒 蓋得今饒州地樅置鄱邱及北鄱鄱北鄱縣於此所改清流縣屬江都郡唐置鄱州蓋得今全椒西南含山北地太平寰宇記阜陵故城在全椒西南八十里隋於此縣地置唐末初以全椒縣鎮江都唐以屬滁州以上十五縣屬九江郡

阜陵

滁州 直隸州約得古全椒地

全椒 約得鎮阜陵東地

含山 約得漢阜陵西地按漢阜陵與歷陽鄰孫權王陵常從合肥來攻阜陵而後度江又孫權欲歸取之以此度之阜陵固在今含山境矣在歷陽移守阜陵而後度江又孫權欲歸取之以此度之阜陵固在今含山境矣

楚辭招魂曰。路貫廬江令左長薄。廬江之在江南古矣。漢景帝時。廬江王賜以通越。徙王江北爲衡山王。而廬江改爲漢郡。夫賜既以過徙。漢蓋不盡予以衡王王勃之故地。勃之故地。蓋頗分數縣附廬江郡。廬江一郡。途跨江南北矣。故武帝建元中。東甌廣武侯望率衆來降。使處廬江郡。在江淮間也。其後賜以罪國除爲衡山郡。又其後置六安國以封膠東王子慶。蓋其時王國地益小。漢郡地益多。於是廬江郡江南之地。別分爲豫章郡。而江北十二縣。乃獨有廬江郡之名。然而此始分十二縣之年。不可考矣。廬江西漢十二縣。東漢省其三。故李憲據廬江。其傳曰。據九城。所省者。樅陽湖陵松茲也。晉陶侃爲樅陽令。是晉復置樅陽。而晉書地志遺之。其後歷宋齊至陳。蓋復有樅陽縣。故陳本紀大建十年。廬江蠻寇樅陽。隋書同安縣舊曰樅陽。因陳縣也。

漢之廬江治舒。及孫策破舒之後。蓋不堪復立郡治。故劉勳朱光。皆以太守居皖。皖又破於吳。於是魏廬江太守蓋居六安。故吳嘉禾六年。全琮襲六安。而朱桓傳云。桓與全琮迎廬江主簿呂習引還。廬江太守呂廣不敢出。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此皆魏廬江治六安之證。晉蓋因之。故郭璞銅林。敍其度淮之時。先至陽泉。後至廬江。所云廬江。亦六安也。

晉本於并州置新興郡。惠帝改曰晉昌。南渡僑置晉昌於廬江之南部。至安帝時。避孝武諱。改晉熙。故宋書地志云。安帝立晉熙郡。宋齊皆因其名。今之安慶也。

隋書地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又廬江縣。梁置湘州。按此於梁書內皆不見其事。蓋非蕭氏所置。特侯景置耳。北齊書辛術傳。術爲淮南經略。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二十餘州。蓋即此晉州湘州之類也。齊文宣紀。保大六年。詔云。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虛張郡目。誠有然矣。梁敬帝紀。有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此譙州。即今滁州地。秦州即今大合地。在梁武帝時。皆一郡耳。蓋侯景置州。而梁之末造。亦因以名州。此雖於梁書紀傳無明文。而推尋事理。形勢固有可意會耳。廬江郡在東漢時。有安豐松茲縣。乃郡之極西北境。約在今霍邱英山間矣。魏於彼置安豐郡。統松茲縣。其境固不能越山而南際江也。至東晉來江左。於時山北之民。南遷雜寇。乃僑置安豐郡於臨江之地。併僑置松滋之縣。雖在漢時。竝是廬江郡地。然有南北部之分矣。及隋於此置縣。遂因僑置之松滋。而立宿松之名。然本西漢湖陵邑之地。非松茲地也。近志多以宿松爲漢之松茲。則誤矣。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間。更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爲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有地志。梁陳無志。其作志者。於沿革亦略。逮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尚少。城邑疏闊。是以漢縣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讀者稽在京師。與休憩藏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苦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地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貫他沿革於其中。纔不能無失。猶差知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途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既喪。無以聞之。設有如孺此例。盡考漢之郡國。勒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細川薛東海東陽鄣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瞻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德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援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予越。南予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大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鄣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封劉交以沛薛剡三郡爲楚王。吳即會稽也。鄣即東海也。沛即細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制縣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爲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陽郡二郡。今以王恢爲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爲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爲魯王。復空爲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時。尚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漢自武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灌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從追項籍軍至陳。破之。故垓下陳地也。而在汝縣。至漢地志。乃載汝縣於沛郡。賈誼欲割淮陽北縣益梁之東郡。度誼所欲割者。後或入沛。或入陳留。則淮陽與東郡無鄰地焉。

文集卷三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甯儉甯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

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說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者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註國語。以爲即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君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焉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乎。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姒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段注唐固帝紀序複注史記曰老子者姓李氏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屬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末及後引然則改此文疑玄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註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註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

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註。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左傳補註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

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遽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邱鄙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說。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爲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途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註。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劄

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低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据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諜寖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邱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譏。由是言之。譜諜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本之支。如舉其室之殷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驚定。而譜牒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懶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橫列而註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尚門地。而譜諜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蜂興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與於明之中葉。至國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翊。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翊既沒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使。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汝杏。皆敦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

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君子也。余與右書汝杏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汝杏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汝杏已如余論作譜。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反未及成。右書汝杏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爲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之閎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胄。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謚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衰。賢亂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興。五代之末。天下俗敝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孝肅公。亦于其間。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

者少。士圃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詣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疑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夭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大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

文集卷四　序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己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幸。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途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草者是也。鼐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以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雨人攜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雨維經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其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邁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鼐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俾人抄爲十數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鼐因爲之序。

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窈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顯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竭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蒙。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執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鼉須。下北江。過鳴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蔚。中流有微風。聲於旅上。其聲浪浪。磯碕薄徧。大魚皆喜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恒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峩。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丁出戶。輒有難色。尚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閒執

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滁。其間皆山邑也。淮水繞其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逮江南省。其實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間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儁才。而亦常頹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遍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占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鑾。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山。其人溫藏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鄒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既又識陽君緩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翔鸞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鹿飯之。如其兄。時

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圃仲。其後圃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乘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尚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山緩叔皆已死。圃仲方授學於晉鋒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知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折水高侍郎遷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餘年。侍郎之玄孫來。爲余鄰邑蒙城知縣。大安知州時。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大安已遷去。爲鄭南常德府知府。獨蒙城大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既沒。余適識其子孫。因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顧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時。侍郎當天下阽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慷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愜。而欲自適於山澤間者。何耶。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能盡。事有旁觀見爲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爲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已也。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衝。搜挾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爲之序。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憤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尙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厚而徐婉。溫厚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即之而光升焉。謝之而聲閎焉。領之而不可一世之

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歷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即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胷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猶有未盡發而身低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奮擢江南校刻其集。鄉與王禹卿先生同鑒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閭閻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敦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並論也。天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與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覬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

毅而發也寡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愼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嵬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因麗譎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雖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胷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抽而儘諸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甯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蹟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輟於餘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胷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

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贛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入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倏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二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愛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稅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稾俾余論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爲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很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雞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愼擇而葬尙恐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愼擇之之爲善也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鑲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亡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矣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而已余嘗邀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誼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續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擊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厥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餘之士也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

固將率其聰明才餘者爲之而乃遺其厥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餘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即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蓰十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皐蘭王誠亭先生固奉中之聰明才餘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既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甯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既欲前輩之究心經義者導後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盡其心力以揚先人之美是亦可紀也作停雲堂續文序

謝蘊山詩集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嘗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雖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尙少而文彩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遂東朱子潁轉運淮南邀雞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森興不可阻遏非特如雞輩者望而自卻雖才雄如子潁亦未嘗不以爲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

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歟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精備有閎閎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鄒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靈貽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後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予頗自去淮南奄然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予頗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甯鄒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覩文章之豪儁日月逾邁感慨如故而兩君之集將竝大傳於時與名其間其爲可感歎而愧恧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鄒接者十餘人鄒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溪宗伯婁泰司業南堂崑谿諸先生其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悉知生同里閈者固亦若是也庄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鄒接之年也而鄒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眞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

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士勸焉

曉香堂集序

鄒世父董塢先生乾隆九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爲甯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鄒爲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子小尹同知吾公領禮部授侍爲因見尚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甯府鄒適在江甯時與共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爲才也獨於臥岡先生先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鄒適他出惟世父語鄒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既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爲詩曰曉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聲音和而諷雅情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間亦屢有懷思董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欷歔小尹之士也始亦自甯遠州徙官而來甯遠之民愛慕小尹樂從其令以謝甚似昔使君眞使君之子董先生遺愛在民若此先生固之世家自尚書以往竝奮迹戎馬之間立功疆埸之外入爲卿士邇光廊廟而先生官止一州蓋未竟其志業況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鄉黨文揮雅序

婺源江愼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啟滯霧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世所見苟相附會應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餘篇夫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說而反爲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輔助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爲選錄文字者猶塵埃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氏說者乃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石渠將盡刻江氏遺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榮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蕩汰寥如人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壒不可得而侵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也鄒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方侍廬先生館於鄒家每日暮則筆

泉先生步來與先君方先生談說鄒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喉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是數年鄒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鄒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鄒後成進士從世父自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翻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鄒孤而方先生遺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鄒遊於泉上鄒歸爲作記先生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雖文士而才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官舍不樂居先生即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帙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如一日間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序云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蒙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擧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亡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幸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大階之文與今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

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國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己有亦刻爲稿世之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哉進士而爲知爲是文者乃終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悲夫余爲敘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之而嘅息也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蓉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愼求而能斷修撰所敢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鄭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

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後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泰賞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攻證之過者至繁碎纖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宜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攻駁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亶不至於窮盡此辭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騁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駁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雖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雄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蓋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大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愼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儘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低

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人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撰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祈祈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之術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

干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忌而已。吾鄉章惟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惟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與世違遠。以覬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嚮。則不必可。譬如相人者。於傳類萬衆之中。求堯顙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瞼頂。隱口於臆。支離跛躄。而猶爲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外足應時。士所當爲。如是而已。休甯陳生仰韓。見余於江甯。惟余言之聽。其爲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違於時乎。亦不然也。夫草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尚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文集卷五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

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此夫喪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敢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儀。此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古孔氏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見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冠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幸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僞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舉。輒引詩書文以證之。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記。先王易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間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三卷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徵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玄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間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間。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

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註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即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註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尚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屬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隋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眞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不能自媒蘖。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入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擣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蓄。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宇。鞭笞宾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覘牧長寡婦之貲。家巫夫巫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嗫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事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帑誘虢鄶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辭。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爲鄭語。宜載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司馬叔游引惡眞醜。正實蕃有徒。然則鄭固有語。輯國語者。卒未得耶。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爲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草書四者而已。明八分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正。眞所謂取便徒隸者也。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尚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爲其三。其間貌別形殊。眞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間。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既爲隸體。孰不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爲漢八分。顏魯公書即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恒天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爲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爲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編八分耶。歐陽公集古錄。凡

漢碑字率呼爲漢隸。蓋伯喈惟書石經當爲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纖有能爲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爲誤。若俗體漢隸。苟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眞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眞書爲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爲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爲八分。何者爲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即謂此碑是八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爲不耳。至若鄭僑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攷工記圖後

休甯戴東原作攷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俴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古者之尺小。輦之戰。蔡毋張寫乘。韓厥附之。使立於後。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軫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車踵之四瑑爲軫。

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三面有立木者。謂之軌。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軌也。版之前於前軌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軌。軌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轅下附軸。其既駕也。轅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軌及衡。不及軌七寸而揉始焉。故記曰。軌中有蠲。今圖謂軌爲陰。而揉轅自軌始。抑誤矣。與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爲三橫。居前曰式。其餘與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又其餘細木爲欞。旁者曰軓。前者曰軾。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註家謂之輪。士輇車。其崇者輪而已。大夫以上飾車衆甸重較輪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爲蟉龍。荀子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輪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說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間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五月。東原時始屬稿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及見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爲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漠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爲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二月。相王罷爲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既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爲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爲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册斯誤及字誤爲反。榮光幕。何幕字誤爲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既非舊。加又刓敝。至今執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遺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爲纂言。孔鑾淶爲鉤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鍔。王彥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模稜爾。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如何也。曩時陳紫瀾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畧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彌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聞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爲美。若栢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

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孺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寶應劉綠江先生作誄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曆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綠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遼邪。方欲見綠江先生。而先生已沒。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遇邪。不勝其悲。私誄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綠江先生之大世孫台拱。攜來江甯。出以示孺。讀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已。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綠江兩先生皆萬曆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並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

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共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甯書院。時蘊山既外授遷河庫道。去江甯三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甯。日夕相從。出其會試殊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亢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於諸賢聚居言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尚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亡。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葵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撝約輩。今率已殞喪。況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升祔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叅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瑞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爲詠歌。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爲之序。叅政公既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眞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間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海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清介。舉世間勢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困而不改。毫而不倦。眞所謂君子儒也。宜城梅文穆公第三子鈔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己。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甯。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甯。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忽忽別去。又後十餘年。鼐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甯人每爲鼐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亡。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鼐取其尤善者。別錄以付其家。鼐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雖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書。及文集行於海內。鼐具論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既無立齋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鼐苟非後至江甯。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精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即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貴。況其身所由始仕。而陳辭慷慨。切實忠藎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爲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猶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三字。失爲法之本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鼐謹跋。

文集卷六　書

答翁學士書

鼐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鼐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鼐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詘右。其釋矢也。身如楨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人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鼐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鼐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鼐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鼐尚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叱貽臆相教。而鼐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謨甚荷。以僕蹇澀。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儻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魏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

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建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於淵而鮒鯉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摩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沉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館天子啓祕書之官大臣稱其牺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遺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遺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窮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

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顧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願遺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稺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趦趄北望樞斗而徘徊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鄒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昵首帖耳哆口傳沓迺逸迺諺聞者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鄒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退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媮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矻矻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鄒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鄒固不能爲益於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所狥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狥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每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鄒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鄒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鄒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眞猶有取余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鄒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鄒自撰經義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幸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屨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鄒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鄒頓首汪君足下鄒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味於文則志以晦鄒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鄒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既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鄒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自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況鄒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繼約論禘祭文

鄒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狃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賢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狥

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爲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尚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邱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嚳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展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遺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鄭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監。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撝約以爲然乎。鄭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鄭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鄭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鄭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眞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鄭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論如濛。如珠王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則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鄭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即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欠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霽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鄭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

至於斯世。雖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鄭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胷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盆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鄭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鄭同一輩行。而過於謙。甚精當。然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幸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恒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攷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三月。鄭來江寧。攜入行笥。重繹執卷。敬歎累日。士牽於俗學。略能留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況精思若此者乎。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耆宿。進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出尙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更有示教者。不至於審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嘗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己說。以當七廟爲句。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牙。必欲束於一是。故難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二者。幸更酌之。原本附還。千萬自愛不具。

答袁簡齋書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書。檢萃傳記。以攷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或無。未敢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爲要。主非所必不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侯廟乃立主。其說頗爲今學者所駁。而攷之於古則實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

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夫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其人神之相續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徵者也。惟左氏載孔悝有取祏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非禮之正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爲宜。卿大夫之祭。於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奉之主。且古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中。固必有主矣。然主不書說。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几以依神。則謂后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婦人有主之事。至漢而甚明矣。不知自周秦以來所傳禮固然。漢乃因之耶。抑第漢時人自爲之禮耶。此不可以臆決者也。若今世士大夫。不以尸祭。廟中惟主爲重。主則書先人之爵與字。不可以云與妣共之。其必當立妣主明矣。荀子食魚狙之之義。鄭意謂食魚易傷人者鱠也。狙之恐是鮒之醢醬之類。以爲鱠耳。與讀如燠。與之則以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奉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狙供饌。故位也。然別無攷證。不敢信以爲是也。不逆薪而饗者。言持薪必順其本末。此小事尙不肯逆。況爲暴乎。此解易了。但不知所出耳。宋書云。見南齊劉瓛傳。瓛疑此說乃見宋書。其餘數條。鄭皆不能解。古事固難通。而傳書亦或有誤字也。瓛就所見者。上陳待教。少涼走候不具。

再復簡齋書

士喪禮有重無主。若虞主用栗。練主用栗。乃是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文。非言士禮也。何休引士虞記云。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則安得有禘祫也。鄭前書所云不書謚。蓋誤以漢禮爲古禮。據是篇則古主有謚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元凱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觀何杜之注。皆與康成同意。則知康成言之不可易矣。穀梁疏載糜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此亦言婦人於廟中有主。然不知次仲所言。古禮耶。抑第漢事耶。是猶不能明也。謹再復。

再復簡齋書

兩札下問。焉敢不能具答。略以所明者上陳。古人以玄爲服采之盛。禮所云冕服皆玄也。衣正色。裳間色。謂之貳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袀服。宿衞之士。當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周制。軍禮韎韋之服。韎之爲色。在赤黑之間。不知趙左飾所云黑衣者。卽是周之韎耶。或玄衣玄裳耶。要之黑非賤服也。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要其大體。皆上玄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尚黑舉矯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紫緋爲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尙玄之禮矣。夫聖人制禮。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禮俗。祭之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爲禮。此亦仁孝之極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虞羲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虞羲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敎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譾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辭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竅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閉閉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奉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鄭蕙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足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恧然媿赧。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鄭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趣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鄭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與焉。盡收其美。能袪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鄭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鄭文刻板。鄭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絕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鄭自鐫。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既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雒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間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社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宣。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三日。姚鼐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所論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遠。而又探臺文章之奧祕。雖於鼐有見許大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雨不相妨也。世之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並。而當於千百年中。數古人期也。鼐以生平用心所驅。與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俏然相望於曠邈汭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敬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爲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魯翼非文略。如來論。翼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尚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已併入大集內矣。鼐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間可與言者。僅毛俟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爲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尚不能盡然。況如鼐耶。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文集卷七　贈序

送右庶子畢公爲羣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皇

帝即位。方內艾寧。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既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疇畫顧及萬里之外。然則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命右庶子畢公爲羣秦階道。公材高而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上衛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氏。故居帶挾羌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謂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也。其來京師。每爲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

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徼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僧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徵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錄。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睟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儒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間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仲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撝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蓋爲古人。而不窮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撝約之

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磯岸崩根拔而絕。士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撝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偶偶怒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衛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尋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

隙攻離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纖而去其根。細之萬而遺其鉅。夫情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庖湢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敎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皙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即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瀕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耶。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

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矰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乃以爲敎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眞。其言雖不中。救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迄魏晉。世崇尙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眞僞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眞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敎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辦。不爲能吏。嗟乎。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文集卷八　壽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蒨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居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鬱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者。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衞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倣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樸樕。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焉。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紱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

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禁垣。以勳績外著徼塞。而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聖人臨馭宇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治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寶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庥。嘉哉。夫亦我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葆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親詣河維以防秋水之至。諸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以閭巷之間。歎美者盈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鼐聞之。幽風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鼐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予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余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爲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爲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鄒歸江南新城魯君絜非示予所爲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爲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爲守太平閩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予來江甯遇約堂於江甯既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予學爲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約堂長子以爲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孫既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殷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耇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得如詩之頌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雖諸少年之興凝齋先生與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未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爲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爲親壽余以世俗之爲壽者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爲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爲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爲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爲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述焉或以爲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溯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鄒嘗思之當文武成康爲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爲教諫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友間誼兼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爲歡愉矣若夫爲歡愉之詞魚麗蓼蕭菁莪魚藻之篇寥寥數言不足以發爲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窮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歸陽陳東浦先生少爲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秉節方面則嗣周室之旬宣固兼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爲詩人之達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吏民蒙德者無不爲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國事愍念民瘼未嘗少自暇逸歡愉之說靡得進焉鄒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證之周召吉甫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爲抑戒而召公矢音卷阿年逾百歲爲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此鄒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爲先生道矣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南於故事當覲於朝會黔中有疆場事吾兄當助籌糧運以應軍興將待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七十初度以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祺方留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鄒爲之辭鄒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繂纚維之此言諸侯佐天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檝之勞也既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既勤勞之後則道治治成優游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宜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國之情彌篤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繂纚維之者乎所治事甯將趨闕下優游是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唯盡力於勤勞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鼓舞於萬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謨者又皆蓄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家積德累數世一二三百年矣而舉族壽登耆耋者極少吾兄少居貧以孝名天下備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焉且其始仕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越所處每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爲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屢禽大憝惠布遠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鉞爲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殆天所篤祜以助承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子之閎休下成吾一家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之人能無慶乎若夫蓼蕭有黃耇之褒桑扈有受祜之命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其禮瞻於禁陛固當紀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比詩人之頌者云

桑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先祖之盛德率獲爲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而惟耆壽最爲難至蓋有年屆七十已爲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桑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竝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爲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毳而依平弟宦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石南兩弟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竝奮蒲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偕琴瑟以大壽之年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強娛樂不知世有缺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不逮也而況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鄒故爲之詞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爲不然使其言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爲眩曜迂欺雖男子爲之可乎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

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爲天下善於男子宜也於女子亦宜也太姒之所志莊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誓許穆夫人之所閔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有爲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侯官林君母氏鄭大孺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縣罷官旋沒廉吏家無儲蹟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爲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詣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六十乞一言以歸爲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耶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

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飭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也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間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簟茀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間曰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罹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宜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族戚上則朝廷旌表其門閭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頌其美子孫才儁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閱壽八十設帨之辰親交咸詣舉觴爲慶而俾某首爲之辭某讓不獲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既俾其人爲賢必又與以耆耇之壽然後後之人得承事聞見其嘉言懿行而倣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幸乎某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履嘗侍宜人之父張少司空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爲幸而今又見宜人之八十宜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樸而所以助鄉里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史公早世獨撫三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宜人之壽豈獨孫氏之福夫嘗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問某子同鄉張少司空子以爲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朝有丰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詳嘗以爲恨夫少司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尚有不及盡知者況懿美之蘊於閨闥者乎宜人之德雖著然或尚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以爲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甯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計者皆託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強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其家二子既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

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亡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餘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聞之愛然曰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勤苦立義至矣今者使國恩獨加於吾而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光瑜既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歎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名雖閨門之內亦務爲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國制以揚幽德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並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爲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

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氏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爲不必而況身尚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匝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眞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爲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江甯主鍾山書院高淳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甯就余爲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爲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甯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

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爲君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爲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面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亡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應於高淳公事修學宮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遜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冠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爲當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爲之辭使維彥以歸爲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爲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爲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

文集卷九　策問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朔東土爲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純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遊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既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攷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尚可聞乎荀子嘗爲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之說爲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歟漢初若魯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與於高密爲海內鉅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愧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竝論之否方今皇上聖學日躋幾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尚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覘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間稱其體爲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歟自是之後爲編年之史者

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槩可略聞歟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搜摘幽隱計較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矢豔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議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序尚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註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奇愛奇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我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幸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攄所見者盍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泝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荷宇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

會通河以至大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淳水也。南所行者泗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歟。明永樂中。尚書宋禮用白英策築灞東平之戴村。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南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寫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豫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豬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汶上東平濟甯沛縣並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填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陂。以爲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相。其道何道。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之策。前人謀之詳矣。其在今日。尚有可議者歟。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務也。是以皇上既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時。必上軫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者事也。其各陳所見。以爲當宇獻。

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爲親民之吏。使親民之吏。舉得其人。則天下何患不治。使親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則一方受其病。朝廷雖有良法善政。皆爲虛文而已。恭惟我皇上愛養黎庶。軫念如傷。重司牧之

官。慎察吏之政。是以綱維建立於上。羣生祗福於下。治化之澤行。而貪暴之風寡矣。雖然。海內至大。人情萬殊。賢者固各舉其職。而間有不肖。或亦偷容其間。今將使郡縣之吏。盡稱其職。其道以何者爲要。夫人難求備。德性多偏。吏之嚴明者。或鮮慈惠。仁愛者或過於寬柔。所謂嚴而不殘。愛民如子。見惡如農夫之去草者。甚難其人。今將聽長民者意之所自趨乎。抑國家法令。有可以持其偏而扶其弊者歟。至其甚者。則又或放縱無忌。蠹冒侵牧。是以今者稽察之令。責成上官。而執法除邪。明示懲創。然猶恐上官以姑息而吏巧於避法。何以禁之。且國風羔羊之詩。美節儉正直之德。夫節儉則無侈費。正直則無營求。無侈費無營求。則取用於庠俸。寬然有餘資矣。而曷至甘爲墨吏哉。然則奢蕩營謀者。吏治之所由敗也。今欲羔羊之美。徧于郡邑。而無簠簋不飭之譏。將焉所立法而後可。昔者。司馬子長始傳循吏。而所載公儀子固晉人也。諸生亦嘗讀史而慕其風歟。漢書循吏六人。後漢書循吏十二人。其所爲之迹。有於今可倣而用之者。亦有不可施於今者。尚分別論之。至其餘如趙張三王之流。雖不入於循吏之傳。然其治道。實有足爲世法者。採其長而施之於今。奚不可也。諸生其援古以合諸當世之要。書所謂學古入官者。蓋將有取於此。

問民俗美惡。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風俗同。言治化無弗徧也。雖然。當周盛時。分封魯衛及晉。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之異。然則所云風俗同者。舉其槩而已。其水土風氣性情習尚之偏。聖人不能強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親親。太公舉賢而上功。二者殊而齊魯皆治。及其衰。則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臨淄至以多刼人爲大國之風。於是乎曹參以勿擾獄市容姦爲治矣。若是者。豈風俗一變不可復反乎。將其時上所以導之者失其理乎。恭惟國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列聖教養之澤。加以我皇上建極錫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東境內秀民。則詩書絃誦。愚民則重農桑務本業。有淳古之風。豈非以其質性敦樸。處地近而感化尤速乎。雖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齒繁而游惰起。文學固可貴。而恐其質行之衰。織作冰紈冠帶衣履。天下之舊不必復。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厥道奚從。且欲保風俗之美者。莫要於去姦民。昔管子治齊。參其國而伍其鄙。使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管仲雖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國。實與周禮比伍族閭聯相保相愛者同意。諸生能舉其法之詳。而識其要歟。今山東東瀕巨海。廣斥之野。南岨蒙羽。西連湖澤。盜賊匪人。或託迹焉。夫列郡舉行保甲之法。豈非周公管子之遺。去姦宜得其要矣。姦民猶有竄匿。何耶。將山澤曠遠。有散處幽阻。難以比次歟。抑市廛雜遝。流冗來去無常。難以踪跡歟。不然。則吏奉行者不盡實歟。諸生生長其間。見聞熟矣。欲登進其風俗之美。而彰善癉惡。以敦治道。諸生乱所議論者。謂何。其悉論陳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禮樂爲則。未嘗輕言性命。而性命之理。實無不明。

其後學者歧分。異說競起。於是言性理者紛紛焉。蓋孔子之傳。惟孟子得其宗。至若莊周荀卿之屬。推其原未嘗不出於孔氏之徒。而卒不勝其剌謬者。何也。夫言性惡者。其悖不待論矣。董仲舒對策陳性命之情。韓愈作原性。李翱作復性書。皆依於儒先之旨。而時有純駁。將何所去取歟。昔箕子言五事。周禮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言四端。及宋周子又舉仁義中正。夫道一而已。聖賢所舉之目。何其參差也。將有同條共貫者存。而不嫌於言之異乎。自漢以來。天下賢人君子。不可勝數。然言道學。孟子之後。遂紹以周張程朱。其實何以定之。且周子言無極太極。頗近於太始無始。主靜則近於寂滅之旨。主一則近於常德不離之教。正學異端。懸於霄壤。而判於微茫。奚以析焉。方今聖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廣大而極精微。接羲軒之統。探孔顏之蘊。垂則士林。嚮風興起。朔南爲周子故鄉。餘風未泯。尤宜有推闡服習其微言者。諸生其毋謂誦習宋儒。第爲科舉之學也。試悉攄所自得焉。

問史家之體多矣。而紀傳之敍載爲詳。爲紀傳者亦多矣。而司馬遷班固爲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漢而已。夫史記之紀五帝三王。援據尚書及帝繫篇。不敢多人異說。蓋其愼也。然揚子雲猶云。子長愛奇。乃後人補述。或反益於子長之外。何耶。漢書本紀止於十二張。衡謂宜增元后紀。豈誠班氏之疏乎。表所以敍列事時。使人易曉。共和以前之年。不可知也。司馬遷表燕昭齊宣時事。亦與孟子諸書不合者爲何。漢有功臣表。與外戚恩澤侯

表景帝以後侯國以降將得者皆進於功臣丞相封侯雖以魏相丙吉之賢皆列於恩澤其升降義當然乎抑有所失耶後世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漢不著其目并分見於他篇其義安取孔子或謂不當入世家屈賈魯鄒或謂不當同傳進游俠退處士前人并以是譏彈能斷其功過歟史記西域之事何以附於博望漢書宗廟之議何以附於韋賢又霍去病之於子孟賈生之於君房雖爲一家而列傳釐分各以事彙當矣至劉向以附元王而不與藉傳同傳張湯杜周不入酷吏其於本書體例能無參差乎恭惟皇上萬幾之暇披閱前史鈌千古之匿情剖儒生之疑說特著論辨啓牖羣蒙士得奉折衷之論以盡探石室之藏將博學精思足備異日珥筆之選者必有其人焉故詢史漢數端以覘其槩云

問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賈生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聖王之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益民無菜色則積貯莫善於此其後李悝治魏視年豐殺以爲糴出之節是雖富強之術其計畫亦足爲王政資漢五風年間始設常平倉其法悝之遺法也然當時止用於邊郡一傳及元帝而罷之豈其道有不便於民乎抑吏爲之不善也隋時有義倉之名宋儒定社倉之制言積貯者大抵因此三術其建置本末利害得失之相較可悉聞歟今州縣各設常平倉又令鄉邑自爲社倉國家籌爲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火耕水耨民食魚稻蚌蠃蝓生而無積聚者然則議積貯於茲地尤其急也夫土壤卑溼

官存倉穀久貯則有紅朽之虞歲糴則有強派抑買之弊是將何以杜之社倉積穀雖民所自爲然將一聽於民而官不爲之經理歟將使吏與於其間而毋乃又爲閭里擾歟必使吏員而令行民賴其利將何術與夫審民生纖悉以達於謀國大體儒者有用之學也願聞陳義之詳密焉

問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習既端則國多卿大夫之材而民安於從化古之時免置之士皆可爲干城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一有罷士不得容於其間也周秦之交士習始漓而縱橫狙詐之說以起自漢以來士風又屢變矣方今多士涵濡於列聖重熙累洽之餘又仰被皇上聲律身度之教嚮仁慕義俊民聿興詩云藹藹王多吉士固茲時也若乃九州萬國地廣俗殊椎魯者無文華巧者失實南北異尚何以齊其短長又其閭閻有居庠序而侵吏事舍樸厚而樂輕俠有士之名而實爲士之蠹地有師儒而未必盡從其教歲舉優劣而未必盡得其實將使化導得行而激勸各當其道曷由諸士夙聞洛之言所以自正其身者即國家所以整齊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風試爲悉陳其要

問詩以言志虞廷設教蓋首用之唐時以律詩試士其後或沿或否聖上以科舉表判之法文具無實乃詔試士增用詩題所以觀學者性情才力畢陳而不可掩也今試以古今體制之殊俾諸生縱論之五言詩始于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爲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說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謝太傅者已盡其理能闡發其意與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一體派別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黃而下氣體實自殊別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爲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我朝文治百有餘年風雅之林炳焉極盛皇上睿藻昭回闡古今而羅萬象學者少窺萬一以旁衡千古詩人之作如登高臨谷如持鑑察形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舉而詳說矣

文集卷十　傳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其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在文襄大忤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匡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卬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貞祖諱茂禎考諱廷瑞

皆贈左都御史。廷瑞三子。長若雅。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愼。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麕居其間。君以嚴能治辦。姦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即自首某案。己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鬬。鬬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異。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歛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髯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塾局。以養貧者。親姻皆喪無難。每賴其庇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方晞原傳

方根矩。歙人。晞原其字也。爲歙諸生。工爲文。其文用意高遠。非今世之所謂時文者也。而昔人所以取四子書爲義之初旨。則晞原得之爲深。其學宗婺源江愼修。其文宗桐城劉海峯也。所居在歙西靈金山中。有林泉之勝。晞原覩貲好學。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唯恐其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石君侍郎主江南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又四年。晞原卒。其卒年六十一矣。晞原父曰□□。候補布政司理問。常客於瀛上。而使晞原家居爲學。及爲其曾祖祖父母營卜葬地。數年。晞原學益深。而登涉川原。盡得兩世葬地。其父乃以爲慰。其於交遊。死生如一。能任其急難。意氣和易。寡怨怒。雖終身諸生。世爲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爲感歎也。子二。曰起泰。起謙。

姚鼐曰。余始聞方晞原之名。自戴東原東原爲言新安士三。曰鄭用牧。金纂中及晞原也。纂中在京師。與相接最久。用牧晞原之文。嘗得讀之。而不識其人。及晞原歿之前一年。余主紫陽書院。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得見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歸。不及造其靈金山居也。其後余不復至歙。而晞原用牧相繼喪矣。人存歿數十年間耳。遇不遇曷足論。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纂中書來。使作晞原傳。余以所知者述於篇。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媚葬父洛陽。即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韙。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劾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即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大。年十五而彌大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玄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即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毫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邱松亭家傳

邱君諱憲曾。字昭服。寶山縣人也。祖曰諱瑞。考曰克仁。克仁無子。其弟廣

西太平府知府。光任生君。以君爲之後。中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分發廣東爲翁源知縣。以能吏稱。其後內擢補吏部稽勳司員外郎。三擢至吏科給事中。京察一等。乾隆四十六年。命爲浙江寧紹台兵備道。其在寧紹凡八年。嘗修海寧石塘有功。榷海關盡去苛征。商民喜之。寧紹歲造戰船。以樟木爲材。君采購嚴禁吏蠹。毋擾於民。而公事修辦。大計列一等。當擢。而君疾引歸。數月而卒。年七十一。君爲人孝弟慈仁。其在京師。遭本生父母喪。哀甚。見者不能與言也。平居和易愛人。人樂親之。交友鄉里至都。居君寓舍。常滿。有求索者必應。事有就君謀者。必盡其慮。及君外任。則求君者益廣。君意常若有歉於人者。然故求者雖頻數。不以自沮。其處內外職。屢治刑獄。而意一出於慈仁矜全。多賴以生者。孺與君及泰州侍庶常朝。皆以鄉試同年相知。侍君負氣疾惡。同年生多遭譴責。然獨重君。嘗謂孺。卬君眞長者也。其後庶常歿於京師。君視其棺殮。尤備。君生平寡欲。獨好鼓琴。晚而自號松亭云。子三曰。鏞。經。鏞。鎬。鏞。緯。君居官爲政之詳。錢辛楣少詹事。已爲誌墓具之。孺更以所知者爲傳。以授其子焉。

節孝陳夫人傳

陳夫人雍正甲辰科進士臨海知縣諱鳳鎬之女。瑯江知縣左諱文高子世揚妻也。年十七而嫁。嫁十年夫死。一子行遜。二歲。左氏雖宦。後至夫人寡居。甚貧乏。上事姑謹。下撫孤子。及以叔姊女爲女。訓之必以禮。始臨海公生五女。夫人最長。季則姚孺母也。臨海嘗夜教女讀書。每太息言。吾女

何率勝兒。夫人後亦自授行遜書。左氏所居。猶其先明忠毅公之故宅。分至夫人及子。二室才盈丈。撫子愛甚。孺時至其室。亦愛甚。嘗使子與孺於室中談經義。夫人自治食啜之。聞其言於牖外。即喜。入曰。汝等與人言。宜若是。夫人年五十八。乾隆十五年冬。甚疾。孺之母視疾。執手而訣。行遜後終於諸生。其子其章。最有行誼。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以其章應舉。而其章之子。前一年登江南鄉試榜。人謂天祐節孝之遺也。然去夫人卒。四十五年。去行遜亡。二十餘年矣。今惟夫人所撫叔姊女爲女。適張氏者尚存。亦爲嫠。年七十餘矣。當乾隆間。夫人已爲吏奏旌表其節孝。孺更愴思而述從母傳云。

鍾孝女傳

孝女錢塘鍾曉齋女。三歲。母徐氏沒。父繼娶陸氏。又三年。喪父。及女年十四。陸氏得危疾。人謂必死。女禱天求活其母。刲股和藥飲之。未愈。乃再刲。陸氏竟起。女後適邵志鏡。志鏡疾病。女亦割臂以愈之。年二十四。卒。夫割股。非孝之正也。然至情所至。無擇而爲之。君子所許也。且天道人事。捷於呼響。惟誠則達。於鍾氏女何疑焉。志鏡字儒珍。性好爲善。浙中凡有濟民之事。必儒珍董之。以此聞四方。其言孝女事。舅姑接家人。皆多可稱。雖復娶矣。嘗悲思鍾氏。余哀其意。作鍾孝女傳。

節孝張孺人傳

張孺人。桐城太學生張若楷之女。適孫良□。良□高祖臨。明末以監揚龍友軍殉難。仙霞嶺。國朝諡之節愍者也。考爲候選知州循緯。早沒。孺張宜人。工部侍郎廷瑛女也。里中稱賢。明先以貞節被旌。孺人爲冢婦。事之能承其志。蠡亭先娶姚氏。無子。卒。孺人爲繼。生一子起嶸。起嶸生。蠡亭以疾卒。起嶸幼而多疾。孺人撫視之尤瘁。嘗累日夜不能眠。然子五歲則使就學。督之嚴甚。卒以成其才。孫氏家故豐。而張宜人施於宗族。戚黨者厚。故漸貧。蠡亭兩弟。仲亦先喪。其後季弟將援例就官。或勸孺人。於是時當議析爨以食。毋與俱盡也。孺人曰。吾寧合而貧。不欲析而富也。其後家遂大乏。起嶸出授徒於外以爲養。時有不給。孺人頗困。然朝夕怡然。如處其家故富時。未嘗以爲怨。乾隆四十八年。吏部奏孺人節孝。奉旨旌表。起嶸中乾隆己酉科順天鄉試及嘉慶辛酉科。其子世昌。亦舉順天鄉試。而孺人於是年遂卒。年七十七。爲嫠五十年矣。次年。世昌成進士。改庶吉士。而起嶸先以大挑二等。當得學官。獨哀母氏多歷艱苦。不與祿養。請姚孺爲述其傳。孺亦夙聞孺人賢。知起嶸之狀不誣也。故爲書其槩云。

何季甄家傳

何季甄者。名思鈞。霍州靈石人。考諱世基。生三子。思鈞爲季。故字曰季甄。季甄早孤。依於其兄思溫。友敬甚。至勤力於學。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纂修四庫全書。善於其職。四十三年。散館改部屬矣。旋以校書之善。仍留庶常館。次年。授檢討。自是常在書局。及全書成。與賜宴文淵閣下。而旋以疾請告。屏居訓子。元煩。道生兩子。一年成進士。其後皆以才顯。有名

內外。其居靈石北鄉有雙溪。嘗自號雙溪。天下稱何氏爲盛門。以何雙溪爲宿德矣。嘉慶六年。季甄卒。年六十六。始吾二十八歲。居京師。而季甄之兄令季甄從吾學。其齒幼於吾六年耳。而事吾恭甚。使背誦諸經。植立不移尺寸。其後學日進。而與吾或別。或聚。吾在禮部時。季甄得山西鄉舉而來。相對甚喜。後三年。而吾以病將歸。季甄適攜家居於都。吾入其室。見其子之幼儒。歎曰。何氏其必興乎。然是年別。不復得相見。次年。聞其成進士。又後十二年。聞其兩子成進士。又後十三年。聞季甄喪矣。季甄存時。常以書問吾甚摯。自京師來者。爲吾言季甄之家法整飭。老而所養益邃。容肅而氣沖。士流有前輩典型之望。其所以訓子者。眞古人之道也。數十年未嘗須臾晝而居內。敏其子皆然。吾老而德不加修。吾愧於季甄。季甄不吾媿也。季甄於交遊鄉黨。多惠愛。每好濟人。出又嘗設義學於其閭。始季甄娶王氏無子。繼娶梁氏。生二子。元煩。以庶吉士改部。今爲戶部郎中。道生以工部郎擢山東道御史。出爲九江知府。又繼娶張氏。生四子。立三。維四。愼五。徵六。徵六爲孤。才三歲。吾痛季甄之喪。既爲文哭之。又次其行爲傳。以寄諸其家云。

陳謹齋家傳

陳謹齋。諱志鉉。字純侯。休寧有陳村。在縣治西南山谷之間。俗尙淳朴。陳氏世居之。謹齋之曾祖仁琦。以孝悌稱。爲鄉飲賓。其子燿然。孫世增。皆敦厚不欺。爲長者。世增又爲鄉飲賓。僅一子志鉉。守其家法。尤謹。故自號曰

謹齋也。謹齋以行賈往來江上。或居吳。或居六合江浦。所居貨嘗大利矣。而輒舍去之。既去而守其貨者。果失利。其明智絕人如此。而內事親孝。養寡姒甚厚。姒亡。盡力上請獲旌其節。在里則歲以米平糶。建陳氏宗祠。置祀田。設爲條制甚備。倡修邑鄉賢祠。其村南有巨溪。越溪道達婺源。而溪漲輒阻。爲人患。謹齋爲造舟設渡。置田以供其費。在六合江浦。遇公事所能爲者。必以身先。如其在休甯焉。其自奉甚簡陋。而濟人則無所惜。人或欺忤之。夷然未嘗較也。人或頻以事求索之。輒應。未嘗厭也。暇則以忠謹之道。訓其家人。而未嘗言人之過。少時。遇一術者爲言。君某歲當少裕。某歲大裕。及他事成毀。後皆奇驗。又言君當五十三歲死矣。故謹齋至五十。即歸臥陳村不出。以待終。然壽七十八乃沒。人謂其修善延也。既沒。而其家不失長者風。謹齋之教也。謹齋子四人。有灝文龍有泓。皆篤謹爲善人。皆先之卒。惟幼子有涵。送其終。時年五十矣。而以盡禮致毀有稱。有涵之子兆麒。從姚鼐學爲文。嘗爲鼐述謹齋之行。

姚鼐曰。謹齋生平皆庸行。無奇詭足駭人者。然至今人多稱之者。以其誠也。夫使鄉里常多善人。則天下之治。無可憂矣。如謹齋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方染露傳

方君染露。名賜豪。爲人清介嚴冷。不可近。以不義。少以能文稱。爲諸生。乾隆三十年中江南鄉試。屢不第。以謄錄方略館。年滿議敘。得四川清溪知

縣。既至官。視其僚輩洪泐之狀。曰。是豈士人所爲耶。吾奈何與若輩共處。且吾母老。不宜遠宦。即以病謁告。其莅官甫四十日而去。歸里。歸則授徒以供養。日依母側。執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終不往。如是十年。母以壽終。君悲傷得疾。次年卒。年五十有九。乾隆五十九年也。君尤工書。里中少年多效其法。君夫人張氏。亦賢智有學。余居里中。寡交遊。惟君嘗樂與相對。一日。在余家共閱王氏萬歲通天帖。疑草書數字不能釋。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爲釋之矣。舉其字。果當也。然張夫人竟無子。側室□氏。生子元之。元之四歲而孤。君既喪。余益老。里中舊相知皆盡。君弟儁自京師書來。請爲君傳。余謂君行可紀。而亦以識吾悲。故書之如此。

程養齋暨子心之家傳

程養齋。諱文鑾。字乘素。養齋其自號也。先世居歙黃墩。唐末徙新建。至宋淳祐中。徙婺源。居婺源十六世。爲贈資政大夫宇生。贈資政大夫應鵬。兩世皆有厚德於鄉。黨養齋乃應鵬之第三子也。年十九。而父婺風疾。兩兄適客遊。君侍疾左右。及經理家事。稱爲賢孝。及既孤。上事母兄。下撫三庶弟。人無閒言。程氏自兩贈資政相繼建立祖祠。而增修飭之。至養齋爲立祭法。規久遠。益虔且密。恤宗族。厚鄉里。能嗣其家風。爲人循謹。踐履質實。著無忝誌經目誌禮考若干卷。又輯先代遺訓。師友格言。自端楷細書爲卷。日取以自警惕。平居嚴衣冠。慎動作。見者肅然。又明于處事。婺源嘗值歲饑。君率衆出粟平糶。設立規條。事舉而爲利溥。總理婺源縣志書成。人以爲善云。年五十七。卒于家。以例得都察院都事職。卒後。以子尚義。由知府加五級。得贈資政大夫。娶董氏。子二。尚志。尚義。

尚志。字心之。其爲人年少而沈靜寡言笑。嚴毅如宿德。十八歲。補邑弟子員。力學不懈。于十三經皆成誦。而不牖于時文之卑陋。嘗讀古史書。分類而纂記之。求經濟之用。自厲氣節。嘗曰。士入世立腳不堅。任事不巨。則庸人耳。兼通算法。能推三角八線。以闡宣城梅氏之義。居家孝悌。最爲養齋所喜。赴試金陵。卒于途。年二十二。養齋哭之。有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于朋友閨閫。于兄弟怡怡。茲足著其人矣。以子學金爲戶部主事。加二級。得贈奉政大夫。妻王氏。以節孝獲旌。子二。學金。南金。

姚鼐曰。婺源爲大賢朱子之鄉。士大夫猶以敦禮講義爲貴。君子之遺風遠矣。如程養齋者。誠無愧一鄉之善也。與養齋于修縣志時。婺源士皆惜心之之死。欲載之誌內。養齋不可。今學金乃請余傳之。其父子用意顯晦皆是也。如心之之賢。後。矯出于俗。使天假之年。所成立可量哉。

文集卷十一　碑文墓表

宋雙忠祠碑文 并序

東海朱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

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御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陊壞。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臣。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列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繼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

廉潔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憤懣離騷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羹。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庶。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甕。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狥名。德衰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徐讀此銘。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并序

明崇禎十一年冬。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夷蹂。蔑能防阻。放兵南下。山東遂撫以濟南兵守德州。濟南遽卒不及二千。而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拒十晝夜。力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於一家。忠烈光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朝神武。奄有天下。於前代之臣。忠於所事。雖相抗拒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衰盛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況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既沒。濟南及桐城。皆爲祠祀公。鄉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於祠下。悅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家居。值里中修飭公祠。衆請爲文以記。吾鄉當明萬曆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而皆死於忠藎。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爲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爲忠。士有遭值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於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爲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復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

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殉。道則無虧。公治閩粵。民頌曰哲。遷屏東藩。以困奮節。婉嬣夫人。援攜娣妾。甘臥潭淵。高義矗立。靈車神輦。風雨之辰。偕徐故居。撫其闕人。倚彼城垣。高堂以軒。既飭敬祀。以萬斯年。

鄭大純墓表

閩縣鄭君。諱際熙。字大純。爲人介節而敦誼。勤學而遠志。年三十六。終於舉人。而士知其生平者。靡弗思焉。君初爲諸生。家甚貧。僅得人地才丈許。編茅以居。日奔走營米以奉父母。而妻子食薯蕷。君意顧充然。鄰有吳生者。亦介士。死。至不能殮。君重其節。獨往手殯之。將去。顧見吳生母老。襤衣破。即解衣與母。母知君無餘衣。弗忍受也。君置衣室中。趨出。君既中鄉試。將試京師。行過蘇州。或告之曰。有閩某舉人至此。發狂疾。忽詈大吏。吏繫之。稱不測矣。君矍然曰。吾友也。即謝同行者。步就其繫所。爲供醫藥飯糞。至便溺。皆君掖之。適君有所識貴人至蘇州。求爲之解。某始得釋。君即護之南行。至乍浦。乃遇其家人。君與別去。於是君往來蘇州。月餘。失會試期。不得與。君文章高厲越俗。其鄉舉爲乾隆丙子科。同考知龍谿縣陽湖吳某。得君文。大喜。以冠所得士。及君見吳君。吳君曰。吾不必見生。見生文。知生必奇士也。然已矣。生文品太峻。終不可與庸懸爭福。君自是三值會試。一以友。故不及赴。再絀於有司。君意不自得。遂不試。往主漳州雲陽書院。歸謁吳君。於龍谿。遂於龍谿卒。君有弟。字曰大章。少與君同學同執。家苦長而同有名。君歿八年。大章登進士。爲編修。去年。余與大章同纂修四庫全書。大章日見余。每如欲有言而止。今秋。余疾請假。大章乃悽然曰。世好文者多矣。莫若吾兄。吾兄鄙夷凡近人。而追慕古人。則忘寢食。棄人事以求其文之用意。惜乎不見君文。吾兄必愛之也。今吾兄沒十四年矣。君又將去。安得君文傳之。余爲惻焉。昔吾鄉方望溪宗伯。與兄百川先生至友。愛百川死。而宗伯貴。吾鄉前輩皆告余。宗伯與人言。一及百川。未嘗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異是。大純學行皆卓然。雖生不遇。表其墓宜可以勸後人。余固不傳爲辭。而大章之志。則亦益可悲矣。君無子。其詩文曰倍皮集。

大章爲編行之。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刑部郎中桐城姚鼐撰。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於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教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亡。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既而長子夢龍又亡。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責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討請歸奉養。太孺人遺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怵不慆。年七十三乃沒。將沒。戒子異日入朝。毋徇勢利而棄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洣水。泝湘則逾衡永。西南屆嶺。泝洣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洣源雖近。而清徹侔於湘。故其旁多奇士。攸縣居茶陵下流。洣至是納攸水。受其遍稱。其西逾近湘攸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之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徙業。至檢討再與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大世墓地曰叢壩。又在其西南。距攸水十里。據谿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祔。於是故太孺人始厝城北。今葬叢壩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值國覃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表其墓前之隧。

荆條河朱氏先墓表

朱氏先居山東歷城。明初有以功得世襲三品指揮使者數世。諱失其名。其始以指揮使屯遼陽左衛。名永安。名乃可紀。永安生澄。澄生國輔。皆襲指揮使於遼東。國輔之子諱應奎。襲職。會太祖高皇帝定遼東。改爲正紅旗漢軍。參領。管火器營。嘗以修理遼東戶口。籍成。賜爵阿達哈番。既而失爵。以參領終。長子襲參領。諱登科。世祖章皇帝入關。從有功。又改爲鎮守山海關城守尉。兼參將事。章皇帝賜之塋地。於甯遠州荆條河上。今墓所

也。城守尉遷父柩於遼東來葬之。城守尉沒。亦葬之。其子諱廷籍。襲城守尉二十餘年。於職無廢事。康熙二十年。增山海關守兵。設豁屯。大裁去城守尉。改朱公爲副都統。副都統未任而卒。卒從父葬。故荆條河多從葬之墓。而參領城守尉副都統三世最先焉。朱氏城守尉世職也。及改官副都統。吏議之不詳而遂亡之。自是副都統子孫或居山海關。或遷京師。雖失世職。而自以才進顯者益多。副都統有孫曰倫灝。曾孫曰孝純。繼以文章治行顯。倫灝仕至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孝純今爲雨淮轉運使。嘗使人出關修墓植木。既以圖來告余曰。孝純家京師。出官四方。先人墓地。越在山海關外。不獲時謁。自吾父謀立石表隧。以昭國恩。崇紀前烈。石既具矣。未得文以刻。孝純懼久遠或湮滅。敢請爲之辭。余曰。叅領以來三世。皆爲功開國。時以受賜地爲墓。誼固宜表。天下族姓興衰多矣。尊貴或一二世。或數世輒盡。先氏自明迄今十餘世矣。而人才之興未替。豈非其先人遺澤遠哉。此天下所樂稱者。而況其子孫乎。若夫右控北平巖壑之雄深。左臨渤海之波。而瞰中外之界。山川偉異。足以發其子孫英傑奇秀之氣。則是被先朝賜地之恩厚於無窮也。朱氏其勉焉而已。乾隆四十二年某月。

刑部廣東司郎中桐城姚鼐表。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

王氏世丹徒人。今在告雲南臨安府知府文治之祖。諱元盛。字祥甫。里居爲誠樸長者。不幸早世。有子諱士國。字漢徵。漢徵生五歲而孤。母吳孺人尚少。家貧乏。無族黨內外之助。撫三尺之孤。默默自守於窮巷之中。卒教養子至成立。漢徵有兩弟皆殤。漢徵長而至孝。母子相依。無須臾之離。其事親衣服飲食之具。貧不能致美。而能使母衣食之而樂也。母八十餘而終。漢徵年逾六十矣。喪殯不能華飾。而能極其哀慕之誠也。乾隆初。鎮江修府志。丹徒殤令君詠主其事。漢徵謁令君。涕泣而述母節。詠爲感動。載之志內。里人皆以爲不誣也。祥甫亡時。不能葬。漢徵長。乃營葬父於丹徒東南秀山枝之原。及吳孺人亡。祔焉。漢徵兩孺人。皆從葬於秀山墓右。後無子。側室秦孺人生文治文源文明。漢徵兩孺人。皆從葬於秀山墓右。後文治以一甲第三人登第。爲翰林院編修。遇國恩。贈兩世皆如其官階。皆文林郎。就皆爲孺人。又其後。文治以侍讀出爲知府。歸守先塋。桐城姚鼐。其友也。嘗訪文治於丹徒。拜於塋下。文治請爲表。未及成。又其後。文源與江南己亥科鄉試爲舉人。文明爲湖北龍坪鎮巡檢。文治視其弟於湖北。過皖就鼐。復徵前語。乃以所知者。書俾揭諸其阡。夫王氏內外節孝。誠可稱矣。然皆生窮困於其身。卒乃光顯於其後。爲善之報。有不可必。而爲己之無憾者可必也。誠無憾矣。無聞於時亦可也。而必盡力表章以著於世者。賢子孫之心。不能已也。傳曰。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非是謂邪。斯亦可爲爲人後者勸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表。

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

魯氏世居江西新城中田邨。康熙乙丑科進士。諱瑗。田。翰林檢討。仕至右通政。通政之子諱京。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廣西平南知縣。實生孟縣君。君諱嫌。字遠懷。乾隆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榮澤孟縣知縣。君少讀書。慕古人行蹟。思效於實用。其在職。重鄉約。長必愼擇清謹畏法者。而稍禮貌之。又重獎其尤善者。告上誡下。一以忠信。故事舉而民不擾。下情達而上官樂從。沈邱與江南阜陽界鄰。盜互匿焉。故難捕。君推誠與阜陽約。兩縣合捕。如一邑。於是宿盜皆獲。沈邱有買硝之累。君力請去之。而爲孟縣禁無韌。號爲水官擾民者。其時上官亦多知君賢。然十年居河南。終不見拔。君亦厭吏事。遂援例入貲。當得府同知。因離任遽返。返則誘進後進。稱善如不及。著四禮通俗以率鄉人。其於古文。受法於建甯朱梅崖。所爲凡百餘首。持論有根柢。而多當於情。君之族子九皐。始從君爲科舉之學。君高其才。勸使學古。九皐卒成進士。以古文名。君於余爲進士同年。然往來疏甚。曉與九皐相知。乃聞君之爲人。君在里。又將使其二子繪瀕渡江從余學。雖不能至。余甚愧其意。乾隆五十四年冬。君卒。卒逾年。九皐與繪瀕以書乞爲文。揭諸墓上。蓋魯氏多才。而君所以啓後人者。爲有道矣。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日。桐城姚鼐表。

疏生墓碣

疏生名枚。父曰長清。兄曰枝春。皆桐城諸生。生幼從其兄讀書。頴悟過人。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安徽學政。愛其才。取入學。次年。補廩膳生。才十三歲。乾隆五十一年。朱石君侍郎典江南試。填榜得疏枚名。大喜曰。此吾兄生平所重士也。然生終於舉人。年三十二。乾隆五十七年夏卒。生爲學精甚。寒暑晝夜。疾病不輟。世之士能文章者。略於考證。講經疏者。拙於爲文。生能兼攻之。不懼於箋註文辭之事。皆求得塗轍矣。用力憊而夭及之。悲夫。生居去吾家七十里。顧不常見。其慕余絕甚。得余文輒誦之。不忘。余在江甯。生疾亟。謂其兄曰。吾不復見姚先生矣。爲乞數言。識我足矣。其秋。枝春來語余。余傷而書之。使歸鐫其墓上。姚鼐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恥。翰林院編修。鈐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謁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謄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眞盜。果如君言。值水潦。君行視救溺者。中溺。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僧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沒。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甯。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稱。沒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藏

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贈光祿大夫諱士雒之曾孫。贈光祿大夫諱秉彝之孫。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年。恩詔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太保文和公。已爲戶部尚書。充會試考官矣。公以舉人例。避不與試。值特命官別試廷舉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左贊善。歷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今上即位。以公爲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編遺尤贅。不稱史體。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爲然。爲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二年。遂告歸。公爲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士日。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間之。公曰。取士國重典也。敢忘共乎。其爲侍郎。謹奉法度而絕阿私。既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於古。足爲法式。其自奉甚隨。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惜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數百金爲壽。公曰。吾僅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以人獲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烏用護。少爲宰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間。而終無世故態。遇人無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長者。公諱廷璩。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詹事廷瓊。仕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璐。太保禮部侍郎。與公皆仕憲皇帝。及今上最久。公之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授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璩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於乾隆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夫人吳氏。子二。長若丞。舉人。次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夫人於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

德模以居。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爲人夸。士誰能然。惟公之行。總成於學。始乘於性。再世卿相。家胡不興。厚植根苞。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世識之。以固無墜。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朔。熹宗時。嘗疏劾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體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御試第一。居父喪。毀。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寅。仕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頡。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邨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嚴副使公。彪文縝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謇謇。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按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吏。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御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飭律令。意授威柄。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佐賊蔽正。情稱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畀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德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敝几故書。怨嫉之徒。嫗感嗟吁。詔荷公校。以重軍圖。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邨。高墳磊砢。我銘直諒。以厲辭廷。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 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聖人之殊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葬於里。疏聞。上軫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賢良祠。謚之曰文端。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請余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中贈太常卿徵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陞。祖諱瑞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就皆一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即曰錢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今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當事持大體。守成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析。得情。甚稱職。然上尤愛公詩文之美。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之歸也。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上南巡。賜在家食俸。後三年。皇太后慈壽七十。公入都慶祝。命加尚書銜。與九老之會。圖形禁中。後又兩值南巡。加命以刑部尚書致仕。晉太子太傅。至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上見公。益喜。賜騎馬紫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覲。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禁闥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賜詩以餞其行。公嘗一爲會試總裁。三典鄉試。再提督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編詩章。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

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夜忘疲是時長洲沈文慤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爲齊名雖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慤既歿後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九重下洎朝士以及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懿汝隨汝豐汝弼公以汝弼嗣弟界後幼子汝器上南巡爲公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

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執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郭鴛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樂太平爲羣士師上與天子廣和其辭衆望裒然既老不衰我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怡國有上瑞匪鴛匪芝進覲公貌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道深字會源山西靈石縣人以武進士侍衛乾清門出爲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尚書明瑞總督雲貴進討緬甸集諸道兵君初不與調明公聞君訓練營卒勇健有節度可用特檄以其衆至永昌至則果整練異他軍明公善之秋三路出師以軍隨幕府從取木邦破錫箔踰天生橋大戰蠻結先登奪棚殲醜紀功一等又從入至窮窄去賊巢阿瓦城益近賊斷木壘石守隘我師糧少火藥鉛丸盡師旋賊抄其後君爲殿遇山谷險阨君必奮戰俾師得度至猛墩未至猛墩前二日君中鳥鎗夜息有軍校曰君傷重矣賊至日衆道險難與敵盡稱病且逸歸乎君

曰賊衆乃將卒致力時也吐之退明日戰益力初明公將中軍趨錫箔別將分左右軍異路進約會師及至猛墩雨軍不如約前阻大山賊盡塞隘隘環圍數重軍殺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丁卯明公令夜拔營起平明賊來邀君立高岡與相拒他軍士從其旁得去君朝戰至日中被數創仆君亡次日明公亦亡事聞上以中軍多戰功其沒以無援賜卹特厚左右兩軍死事者殺其制不與之等於是君得贈武義大夫祀於昭忠祠祭葬卹蔭如制君祖龍麟父思義皆贈中憲大夫夫人梁氏先沒繼配武氏君之赴永昌也武夫人方孕君沒猛墩雨月子膺綬始生君撫士嚴而有恩其聞檄令二日即行而顧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沒後軍皆悲涕以其帶髮返次年賜葬本邑銘曰

頎與何君眉目清美揖讓溫溫以與余友佩韘橫戈徂險而蹶急難舍生義執與多分流之恤君起厥邑往不生歸銘窆無極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倫爾先世世襲指揮使於明屯戍遼陽左衛因家焉三世歸我太祖皇帝爲正紅旗漢軍世襲參領其子以從世祖入關功爲鎮守山海關世襲城守尉是爲公之曾祖諱登科祖諱廷鎬襲職後改副都統因亡世襲自是以白衣仕進副都統有弟爲湖廣道參議諱廷棨無子副都統使己子爲之後是爲公考諱天爵爲建甯府知府有吏能清節公少而孤貧負軼才奇氣而好學文武藝皆能盡其巧通知當時事變利病慨然懷濟人之志中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選三等侍衛聖祖偉其才使兼直武英殿心殿數年故用爲刑部郎中持法堅不可奪時刑曹或破律放意以入人罪公疏論其非上善之飭吏如公指雍正中出爲甯波偏州知府浙江糧儲道布政副使衛民爲癒堂合衆鬻佛書公曉以非道盡解其黨及大吏聞欲以邪教論衆已散去遂皆免運丁有積欠久不能償者且十萬金公計糧道所入歲償之竟除其逋今上初召入爲御史出莅湖廣驛鹽道復爲御史給事中掌吏戶科巡南城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在朝屢以事陳抉絕萌蘖民賴其惠公爲人和易好交遊而持身介直仕宦恥爲家計晚歲益貧或至乏食其意益恬時爲文自娛以至於歿年八十一有集十二卷公在浙江時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吾天台山道士也來就陛下乞所居地帝籍異之使問於浙江吏言天台故有桐柏觀今爲人侵廢且爲墓矣詔還爲觀俾公董其事公成觀而民無疾焉往來山中爲詩一編曰天台遊草其辭甚奇儁士多韜之自聖祖愛公畫世傳寶朱公指畫及書然公修己立朝卓然於衆不詭隨蓋有古人之風豈以文士論哉子五人長孝先次孝升舉人□縣知縣先公卒次孝全次孝純次孝揚乾隆二十五年葬公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之側夫人合祔銘曰

言以法審剖吏瑕行以義墳不爲他苟利於國家則羸偉哉中藏巒以多抑揚文武誰不宜遭貶涕洒百士嗟作銘幽室埋其阿此召可勸名不磨

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廷璇字清紹桐城張氏始以仕顯者曰明廣西布政司參政淳史錄藩循吏參政之孫秉者順治時以能文名爲舉人舉人生都水員外郎芑都水四子其季爲君君少修謹寡子弟之過長以薦舉試職於禮部出爲東臺鹽課大使擢鹽運通判分司通州廉慎於法所職無不舉通州符生以文爲君知嘗侍從容以吏事干君君曰書生乃可言及此耶既而曰汝毋乃貧乎曷不語我而俾人以利誘汝遂厚予之生感而奮爲善士海濱以竈戶煮鹽舊給之田竈戶輒賣之民且百年田價增八九倍而田數易主矣有議奪田與竈戶使竈戶第償故直君曰是非平法也且竈戶貧不能買田必蠹民誘使爲名而陰據之是平民失業而蠹民利也以告上官不聽君曰厲民爲媚可乎投劾遺去君與太保文和公皆參政玄孫也君績學工詩善楷書言行有蘊藉太保尤器之然仕於內外皆不竟其志年四十餘即歸歸而飲酒賦詩接鄉里歡然無閒其居衆中望其狀凝如也娶左氏生子若兆教其子少毋與人接鄉年十九時君一日見之歸使若兆獨與之友君沒於乾隆三十三年年六十七始厝他所逾□年若兆定葬君某所左安人祔鄉爲之銘曰

羣言以禮士容凡凡維邦之祉蔡言詭隨士容昌被邑以敝墮嗚呼予尚見古之人以恪以循既奄以墳以徵予文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并序

君諱會敞字豈倜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

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訕嘲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遂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皆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曉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識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其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弦。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生子元靈。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

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糴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遠。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摯之詞。益其所志遺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既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鵕鸃邪。而孰噣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斷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污。既駕而蔫。而顯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雖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并序

君諱朝。字鳴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會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大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嗜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部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其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即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既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讀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鄭知君最久。故爲銘。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陋也。龍鼎大阿。銳則折也。嗟子恍恍。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躓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坊今。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亡弟君俞權厝銘 并序

先贈大夫三子。長貔。次訐。次鼎。訐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歎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徒四方以爲養。既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者十年。或四五年。弟兄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閒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真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懌。值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申歲夏。大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旦遂歿。嗚呼。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達而窮。閱萬卅人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彼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左衆郭權厝銘 并序

衆郭。諱世經。考曰贈文林郎諱徵。母曰張孺人。祖曰贈文林郎諱之延。祖妣曰姚孺人。孺人爲孺曾祖姑。於親黨。君爲余丈人行。然而年相若。少而志相善也。君娶舅女。其妻之弟應宿。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少者十餘歲。長者二十餘。里居無他交。獨四人相遇不厭。而君於其間。尤沈靜寡言笑。勤學喜爲詩。詩成。視余。輒以意指瑕纇。君不爲忤。輒芟易之。一青與余常出遊。君偕應宿。營視余家甚備。其後一青丞湖北縣。以獲盜功升爲令。入京師。過余旅舍。篝鐙夜對。太息憶君與應宿。雖爲諸生。而方蓺花竹爲圃。遨遊歌詠山水。邈然不可逮也。一青爲令六年。罷去。後二年。余亦病歸。然後四人者。復聚於里中。時乾隆乙未夏也。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劇。九月竟卒。夫人倉卒遽慟。從而絕。逾年。一青病。至冬。亦亡。夫交友久離。及其遇而遽亡之。雖常人猶可悲。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君卒年四十七。一子七歲。曰虎。應宿撫之。厝君暨夫人柩縣北古塘。而余爲銘。待虎長而葬君。銘曰。

嗚呼。衆郭之柩也。志學而將究也。身隱而年弗壽也。繼者昆而猶亡者歸也。厥天爲之。夫焉咎也。雖余之與舊也。銘以詔孤之幼也。

文集卷十三　墓誌銘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步瀛。字麟州。陳氏先世居歙。公曾祖諱時寅。遷江甯。遂爲江甯人。祖諱應陞。考諱士鋐。家故殖財。至公考爲文學。好施予。盡亡其貲。生四子。而公爲季。公長益貧。精厲爲學。閎傑於文詞。中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榜第一。選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再擢至武選司郎中。公考至是年八十餘乃卒。公爲養與喪。皆當人意。及後爲安徽布政使。則自曾祖至考。皆獲贈通奉大夫如公官。妣皆贈太夫人。公在兵部。職事修辦。吏不能爲奸。服闋。其尚書奏請補車駕司郎中。逾二年。授河南陳州府知府。再擢至甘肅按察使。瀛獄平。值平涼府鹽茶廳回民爲亂。黨連數郡。人心皆聳。爲逆者聚於通渭石峯堡。而總督李侍堯乃託以追逸賊。西往靖遠。獨留公扼隴上。爲守禦。公亦憤發。不避險難。盡拘爲逆者之家。又擒其分處他縣爲間應者。官軍初戰失利。公度賊乘勝必東犯陝西。以隆德平涼當下隴之要。而守衛單弱。即撥回原兵分守而後奏聞。其後賊果東犯不得過。公奏之達。上以爲知兵。命大臣督軍至。且詔事與陳某議之。公迎說形勢。事理無不究。又籌糧饋。入嶮岨皆給。逾月賊平。公雖身未履戰陳而功足以埒。上乃擢爲布政使。而旋調任於安徽。賜之花翎以奬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饑。米升至錢五六十。暴民脅衆爲攘。公偏至所部。頒布上恩。督吏賑卹。防

捕盜賊。全護疲困。自夏迄秋末。安徽得甯。而公勞瘁成疾。其後擢貴州巡撫。抵治所。舊疾大作。遂薨。爲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公爲人坦白和易。雖於屬吏無矜容厲氣。然審察能否。進退必當其才。安徽布政司書吏。皆江甯人。公臨之有恩誼。而不以奸公法。公自奉儉嗇。其在陳州。嘗舉家食稷。於族戚故舊。助恤常厚。歲時餽問無間。所在官舍。來居者常滿。少工文章。喜誦書。老而不倦。承學弟子多材。而奏中丞承恩。與公進士同榜。又同一年爲巡撫。人以爲美談。雖嘗僧公官兵部。公來安徽。雖方主安慶書院。於公習且久。公子舉人廷碩。國學生廷頎。以乾隆五十六年□月某日。葬公江甯城北□□山之麓。請雖爲銘。銘曰。

公以文與。多士誦稱。不究其能。司武是膺。秉節西疆。布迺有方。力不挽強。戎隳翦襄。天子命將。謀以公壯。以戰以饋。其阻有蕩。陟登大吏。而親勞事。爲國之志。爲身之饋。養其疲羸。拊其寒飢。誅其虛欺。斥其不治。協維帝心。開府西南。不以歲深。雲而弗霖。金陵之里。雨中丞起。公壽先已。貽休弟子。鍾山東北。卜維公宅。植保松柏。載詞藏石。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鄭居墓誌銘 并序

君諱士俊。字灼三。歙諸生。以子貴。贈承德郎刑部奉天司主事。鄭氏。歙舊族也。自君考諱廷証。以上皆居歙之巖鎮。歙人營賈淮上。或僑居揚州。君少孤貧。從妻父李氏。宦居南昌。後依族人居揚州。儀眞縣。君爲族人謀事。盡其智能。而無欺。嘗值歲饑。爲粥以賑揚之餓者。及歙鄭氏廟敝壞。營而

葺之。君皆任其事。勤苦數倍於人。曰。吾藉人財以爲善。吾力不容惜也。君既定居儀眞。乃迎其兄弟之孤。及從父兄之節婦洪氏。皆來居而養焉。乾隆四十二三年間。余主揚州書院。歲一二歸。歸必過儀眞。然未嘗識君。識君子文明。君婿呂彩從余學時。言其勇誠篤長者也。其後十餘年。文明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呂彩亦與鄉舉矣。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三日。君卒。逾年。余在江甯。文明來求爲君銘。因言未得葬地。余姑應之曰。吾嘗行儀眞西三十里。山川體勢。如可葬者。又逾年。文明又至。曰。果得地於西三十里張家坳。已葬君矣。將補納石。求卒銘之。余不意言之幸中。自念老矣。當不復至揚州。於其山水人物。有足興舊思者。而文明又求銘甚勤。安得弗銘也。君二子。文明文盛。一女四孫。銘曰。

愼所履。載謙飭。子升朝。父遺德。生江南。亡葬北。爽升原。茂翳植。大厥族。歲千億。

嚴冬友墓誌銘 并序

冬友。江甯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召試賜舉人內閣中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苦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舉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已之。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敏往督師。欲

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奈何違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揭鼓入闈。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鎏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即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以分賠屬員虧銀不完。將死。去限期十日。君具牘入請。文正奏寬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入。間遊。奉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定奏辭。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於情。嘗爲平定準噶爾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辯經史書算文藝金石文字者。凡二十餘部。百餘卷。祖諱馨。父諱自新。俱以奉直大夫內閣侍讀爲贈封官。夫人南昌者。士葉用章之女。生男女各二。男曰觀晉。余在都時。君時與相從。見君朝趨省禁。暮入文酒之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君謀。必得其當。君嘗語人曰。異日先去官者。必桃君也。後數年。余請告歸。過江甯。君見迎。笑曰。吾固料君之來也。余居皖中。君一來會。後余再至江甯。而君喪矣。乾隆□□年□月□日。葬君及葉夫人於某所。君之子請銘。銘曰。

倍猶冬友。當時羣士。智孰與酬。既筦事樞。振物之首。才非不見知。而其仕

之登不究得年非夭而亦不爲壽天命若是夫孰可多有伐石鑱詞瘞貽弗朽

孔信夫墓誌銘 并序

信夫諱繼濂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儁衍聪公爲聘華亭張尚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尚書以書名天下君得其筆法書蓋得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名家書鑴刻論辨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爲之皆工善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居及君兄戶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殞君之少也值上釋奠闕里嘗充講書官及爲舉人累會試不第納貲爲中書舍人未就職又值上東巡於中水行宮召使作書及進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曲阜初衍聖公夫人口氏生冢子繼濂繼夫人徐氏生戶部及君冢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戶部皆及之其遇曲阜公事以祖父體自任也其氣皆剛直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戶部不樂家居客遊杭州以沒檢討哀痛遽殞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檢討之生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著天下余一旦遇之二三十年間見其死亡至盡雖其文采風旨不可磨滅而志意加鬱乃更有甚於常人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遊有始終之誼鄉里值歲饑出千金賑之者三焉乾隆五十六年余在鍾山書院君夏來江甯視余再宿而別君遂以是年十二月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部少

子廣廉嗣將死貽書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子聖人之世也廉其知也蔚其藝也名上聞於朝而下載於四裔也完則毀而剛則折也有疾而不可乂也銘託余哀以待後君子之達其志也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宵遷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爲任氏之十三世爲歲貢生鑑其子曾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微州府學教授是爲君祖生庠生葆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贈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於學爲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爲故自少至老終於貧窶乾隆庚辰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詔開四庫全書館大臣有知君才舉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雒興君與焉君既博於聞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爲有功其後雒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既而雒遇君淮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銜之八人者其六盡改爲翰林矣大臣又與雒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雒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侵亦必有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讀所成官書外其自著者曰經典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刊板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奧而於爲詩則尚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宜人無子沒後三年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雒昔者與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退而偶有肇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死亡殆盡而雒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

嗚呼幼植之瘞不居文章之官而既爲其事矣不至耆耇之壽而著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宇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沖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甯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雒之陋君嘗渡江至懷甯見雒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

於子弟及鄉之儁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雒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遂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雒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使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雒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不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雒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晤雅卒寘德在夏而士與其廷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

葬也於是野。

汪玉飛墓誌銘 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册。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遠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脰療生。不愈。終爲嫠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粤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緡哉。夏有畎。崇有階。連勸志。胡弗幾。抗發塗。歟駿才。芒天乎。理則乖。痛無妹。伐石埋。翳姚鄧。綴此辭。

鮑君墓誌銘 并序

鮑氏世爲歙人。明末有諸生。遭革命不復出者。曰登明。爲君高祖。其居在

巖鎮。生子元頴。賈於吳。致富。其子蕃。賈於杭州。入其籍。蕃生善基。爲杭州府學生。善爲文。而家業貧落。生四子。其第三者君也。君繼父學而益勤。少自杭就學於歙。已而歸杭。終父喪。遂復至巖鎮。復先人居。入歙學。其文名日起。巖鎮有吳先生瞻泰者。試之紅豆歌。使次韻。君詩即成。且工。先生喜。以孫女妻之。吳先生贈嫁有書數千卷。而無他財。君爲人。敦行義。重然諾。作詩歌古文辭。皆有法。能見其才。當時儒者文士。皆樂與之交。學使者舉爲優貢生。然困於鄉試。不見知。年四十餘。遂絕不就試。以文業授徒。其徒乃多發科成名。其尤著者。金修撰榜也。君諱倚雲。字薇省。嘗爲族譜數十卷。以凝蘇明允族譜。故復號蘇亭。子二。長嘉鬯。亦歙學生。能文。乾隆四十二年。嘉鬯疾殞。君以憂得疾。次年秋九月二十一日。君遂卒于巖鎮。年七十一。次子嘉命。君使後其仲兄倚樓嘉鬯。有子早亡。嘉命有四子。以其次子金復嗣嘉鬯。爲君宗焉。嘉命及其長子。壬子科順天舉人。桂星。皆嘗問學於鄒。今將葬君某所。乞鄒爲銘。銘曰。

五世三徙卒居歙。貧富迭更返故業。師友援推表鄉邑。有文炳與身挹擲。卜其終。登在繼葉。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贈朝議大夫諱大炳之女。適同邑陳氏。舅曰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魯太夫人。夫曰乾隆戊辰科進士。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行置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詒。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

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睿。女三。壻曰舉人內閣中書楊尚銑。監生涂志紜。魯勳。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玄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謂之凝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爲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踰。以靡正勗其子者。見則數言。遠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己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方謀爲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鄉。以濟農者。凝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凝齋三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沒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興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清有道。天予鉅祥。帝見玄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茁會玄。國庶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大夫之墓。山周水回。宜祔永固。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有序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冢婦。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佑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者也。太恭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賙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也。其後攀桂仕爲湄源知縣。擢知鎮江江甯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餽遺族黨。濟人乏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恭人適在里。睹大哀之。盡分藏廩於族戚故舊。以書速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饑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塡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橘。甫。維極。維桓。維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蟠子湖之北原。命曰。異日勿啓祔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峯之麓。登其巔。以翳蟠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侈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欲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首於西北。翳東南。德人居之。固且安。載詞堅石。永不刊。

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一級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汝霖。字芸墅。宣城張氏。大父諱宿。父諱中聖。皆爲縣學生。皆贈中憲大夫。君自縣學生。雍正十三年爲拔貢生。人以人才保典。乾隆元年引見。命爲知縣。分發大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知縣。其至香山者再。而攝署之二。又三四焉。君初在香山。丁母汪太恭人喪。憂居。新任令未至。蠹民賴姓乘隙爲亂。君即起捕倡亂者寘之法。而杖校其和從者。逮新令至而邑已靜。其後至香山。免荒埔報升之稅。修城南羅婆陂成。灌溉之利。而禁豪家爲隄堰之厲民者。海南徐聞縣。民情窳。布種後。不知糞耨。犂車之事。而婚姻尤無禮式。君攝其令。乃教之。如內民。時廣東有開鑛採銅者七縣。地力盡而役未止。君攝英德縣。知其病。請於巡撫。奏停焉。澳門者。香山南境。斗入海。西洋夷民居之。以與中國爲市。時設同知官。甫二年。上吏以君賢。俾攝其職。君尤能得夷民情。而柔調之。故卒授君爲澳門同知。值事吏議降一級。上官惜君去。奏請留粵。而部議不許。君遂返宣城。不復出矣。君博學多聞。尤工駢體文及詩。嘗爲澳門記略。輯宛雅若干卷。詩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三十卷。政牘五十卷。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八日卒於家。年六十一。配袁恭人。生君長子燾。乾隆癸未科進士。爲翰林院侍讀。得贈君如其官。一女適附監生梅學。側室梁安人生二子。廣西布政使經歷俊。太學生炯。二女。一適諸生劉辛。未嫁死。孫男十一。孫女七。乾隆□□年□月□□日葬

君於甯國縣花塢山村之原。桐城姚鼐與燾爲進士同年。又與炯相知。於君葬後爲君補爲墓銘。銘曰。

懿維君。吏海濱。安內民。外夷馴。爲國勤。著有勳。未上聞。乘歸輪。聚典墳。閟厥文。子鑑振。蔚以彬。瘞泯泯。昭億春。吾銘云。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鈞。考諱瓚。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遍東南。山水佳處。皆寓其瑰奇幽邃。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爽麗。至欄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補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巖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遺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通。孫二。曰初日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一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

粵有書廬。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譽加其仲。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郭君墓誌銘 并序

吳江郭君諱元灝。字清源。其祖諱如龍。考諱鬻。君少工爲文。爲吳江學生。而陸中丞燿之弟子也。中丞最稱賢之。君居家授徒。值以供養父母而已。其室時至匱乏。而不以爲憾。中丞貴。亦絕不往干。第與書往來論學。乾隆五十一年。君年五十三卒。獵人迮氏無子。側室翁氏生子唐鳳。唐嘗從余學爲文。君亡。其考猶在。而家益貧。唐出遊求養。既而君考亡。又數年。唐乃

克葬祖若父。於是葬君於嘉善縣澄湖港之阡。時嘉慶二年也。次年。遇余於杭州。乞補爲君誌。余宦知吳江陸中丞。天下君子。其所許。必君子無疑也。而又哀唐志。乃爲銘曰。

篤爲學。文可稱。守有介。行中繩。進而與之君子朋。吳越兩縣間。一塵回見。故國喬木升。於焉卜兆曰永甯。

江蘇布政使總化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奉茲。字時若。其先陳宜都王叔明十世孫。崇。唐末爲江州長史。聚族爲孝義。僖宗旌之。其後五世。自南唐及宋。皆旌爲江州義門。後乃遷居南昌。明季又自南昌遷德化。居德化三世。爲九江府學生。俶。俶生範。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安義縣教諭。生鈞。爲德化縣學生。是爲公考。自曾祖至考三世。俱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就皆贈夫人。公生二十二歲中乾隆丁卯科鄉試第一。庚辰科成進士。授四川知縣。凡知蓬山閬中。擢知茂州。皆有善政。當金川爲逆。大將率兵討之。在公主轉局。及修飭兵與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顛危勞瘁甚著。有三雜土司。地當進攻金川之路。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聞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校諱言三雜畔矣。宜先攻。公告將軍。三雜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一告諭。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聞。且率軍過甚。謹其後。詔加其封。諭曰。賢順卓爾碼。以謝惟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也。公旋晉嘉定府知府。及建昌道。其居官日常寡。出入邊塞。仁恩素著。多所鎮定。中外皆稱之。上

乃授公四川按察使。乾隆五十二年。調河南按察使。居二年。調江蘇。旋擢江甯布政使。居四年。調安徽。未半歲。又調江蘇。公始在蜀最久。凡二十七年。其後居江南亦九年。歷四任。熟習民情。洞其利弊。能以簡靖漸祛其患。未嘗厲威爲聲名。吏民愛戴。以謂得大臣之體。好士樂善。獎拔如不及。公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云。其天才高厲。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朴厚之氣。殆足媲之。平生經歷多異境。舉見所爲詩。凡千首。曰敦拙堂集。古文則所爲不過十餘篇。然實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無能逾也。公年七十四。嘉慶四年正月壬午。薨於蘇州。夫人桂氏。同縣縣學生某女。有賢智。從公居建昌時。卒。生蔭生候選員外郎大來。候選州同知方來。又生二女。側室蔣氏。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斯來。戊午科舉人具來。側室張氏。生候選司務備來。公嘗喜桐城姚鼐之文。薨前一歲。在江寧監臨武鄉試。見鼐語曰。我死。必得君志吾墓。鼐曰。公方健。何言是也。然心諾公。及公子於口年口月口口日。葬公某所。卒爲銘。鼐也。銘曰。

才爲國勞。險阻載遭。靖彼紛囂。平甯安處。來宣江嶽。從谷風雅。民曰吾宜。列士懷儀。未究其施。有政可頌。有文可誦。名存身要。匡廬前麓。故居爰復。永安幽谷。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有序

方先生。桐城人。諱澤。字苧川。侍廬其自號也。祖某。父某。先生少有異才。高

識。遊江甯。與諸名士遊。一時才儁之士。言行多險怪。先生默默。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先生弗與。然頗經紀其喪。有終始之誼。退爲諸生。久屈場屋。長白觀尚書保。以學士督學安徽。最知先生賢。乃舉優貢入都。時先生年五十矣。再入北闈。不售。爲八旗生教習。歲滿。詔以知縣用。先生不樂就。歷遊湖南河南山西。學政暮內。徧觀山水之勝。作爲詩歌以自娛。最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歸未幾卒。年七十一。先生與鼐伯父編修府君少爲交友。編修府君仕京師時。先生館於鼐家。鼐兄弟皆受業先生。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闈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先生爲文。高言潔韻。遠出塵壒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然先生弟子。以其說獲儁於鄉會試者。十餘人矣。得失要自有數。不繫乎其文士自從所好耳。如先生乃眞信道篤而知所守者也。編修府君嘗謂先生文似明羅文正。詩似宋楊祕監云。子二口口今皆亡。有孫績。曾孫東樹。能世其家學。先生弟子。今僅存三人。皆年七十矣。與績謀葬先生。而鼐豫爲之誌曰。

其守頎頎。以古爲則。不爲俗惑。英英高雲。以壯其文。絕於穢氛。生名弗耀。沒遲藏兆。弟子所悼。營是幽宮。龜言既從。以安厥終。

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仁和陳氏女也。父琛。母程氏。通文字。以課子女。故孺人自少讀書。能爲詩文。而其志曠。慕古女子賢哲有節行者。不欲以才藝自居也。故其爲詩。質直慷慨。蓋嘗近古。不若世女子流連風景。爲媚好悅人之詞。孺人適江甯胡君。名培。胡君居貧甚。孺人時以文字慰其意。既而胡君病沒。遺三子二女。皆未婚娶。孺人執女紅爲衣食。暇則教子女。與之論古今爲學。又性解醫術。里中婦女有疾。往往請爲之方。孺人以富者贍所求。於貧者或濟之藥。雖自處乏困。不恤也。其子女卒皆成立婚娶。幼子鎮。從姚鼐學。鼐見孺人詩曰。合觴樓稿。歎謂今女子作詩者之冠。雖流俗淺人論詩者。未必知也。而後世必有知之者已。孺人嫠居三十四年。嘉慶三年十月卒。年六十八。鎮與其兄鎮鑑權厝夫人於江甯城北。鼐爲之銘。銘曰。

居庳里。志高矢。藏無有。而學富。其身可亡。名不毀。吾爲命之女君子。

奉政大夫江南候補府同知軍功加二級仁和嚴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守田。字敷圃。杭州仁和嚴氏。祖諱士奇。贈奉政大夫。考諱立功。爲虞城主簿。封奉政大夫。君少遊濟南。寄籍運學。爲諸生。途中。乾隆辛卯科山東鄉試舉人。乾隆四十六年。挑發廣東知縣。初任陽江縣。未至境。有迎吏來與君語。少習。見君囊橐貧甚。誘君以利。君問何以取利。吏曰。邑有賣鹽者毆人死。而多引富室。繫數十人矣。君至。咸脅以罪。千金立致也。君曰。諾。至縣日。即坐堂上。出所寃繫囚。盡縱之去。獨留一囚訊之。囚即服罪。賣鹽者也。迎吏捧牘在側。捽下痛杖。鞫之。是時方傾市來觀。上新令。見君治此吏。讙呼動地。君名聲一日大起。調仁化。與巡撫孫公士毅爭獄。君辭屬孫公。變色。既而卒從君議。更以重君。遂調之番禺。凡獄事多委君。以毋憂去

官。服闋。再赴廣東。補順德知縣。治海盜有績。屢辨雜獄。又調南海番禺。南海皆大府治所。君雨莅之。人見其意思如暇然。而政無不盡。是時孫公擢爲總督。率兵出關。討安南之亂。公故奇君才。檄之從軍。及市球江之捷。敍功入奏。賜孔雀翎五品頂帶。君才蓋見端緒矣。既而與孫公偕返。孫公內召。嘉勇公福康安代其任。福公亦重君才。君議論其前必盡。福公常聽其說。於事多便。乃保題君引見。命記名知府。而發江南。以同知用。在江南三年。屢委署。未及直授。而遭父憂歸。其署淮安知府時。值旗丁以各縣助之費少爲詞。數百人大噪。淮上漕使之門。君往召衆前。使訴其意。君徐曰。助費在州縣。今爲爾白漕使。飭下道。道下州縣。取費至。則汝候久矣。不亦病乎。衆曰。然。君曰。是誠非吾職。然吾當爲公。濟汝以私財。汝等張飄。疾行可矣。於是命之次第發。而稍資給之。竟無事。江淮人咸稱頌君有定亂才。君既歸。數年。竟不復仕。於嘉慶四年四月十日卒於里。年五十有二。君文章無不能。而奏牘尤善。通曉兵事。便騎射。爲舉人時。偕人遊塞上。與侍衛武人共讌飲角射。君最後發三矢中的。如一。武人大愕。沮屈。君從容就坐。題詩便面而去。其在孫公軍中。誠欲盡其謀。以共立功於域外。不幸值阮氏之變。軍潰功不就。然古人始敗而卒建大功。如孟明之類。史冊多有。其後孫公猶被眷遇。卒收庸蜀桑榆之效。而君竟不復試於軍旅矣。世孰由知其才之異也。君在江南時。嘗一來訪余。與言果明決異士。其後余在杭州又遇君。而君無意用世。亦旋歿矣。娶莊宜人。君在江南時。宜人卒。生病及

雨女。側室范氏生嫩。亦雨女。胡氏生兼。吳氏生煦。某年月日。葬君於杭州天馬山祖塋之傍。莊宜人祔。銘曰。

既多文。又秉武。臨溟海。江淮衛。鋤黠猾。柔強禦。意趣遠。爲國撫。萬里駕。中乘阻。夢餘能。紀可睹。勒堅石。慰終古。

歙胡孝廉墓誌銘 并序

胡君諱口口。字受藏。其先鄭人。康熙中有武進士璋。遷歙。生行人司行人廷鳳。廷鳳生歲貢生銘恭。銘恭生廩膳生輿修一統志。凝鼎。凝鼎生君。君少孤。受學於淳安方先生棨如。工文章。中乾隆己卯科鄉試。名著於遺闈矣。而屢顛會闈。迄母喪。終君。遂絕志求進。吏部符取爲知縣。亦不就。惟日與諸生講論文藝。以爲樂。歙城南越溪陬。山有古寺十。雖多頹毀。而空靜幽邃。多古松柏。君攜徒稍葺治。讀書寺中。其意蕭然。余昔主紫陽書院。去寺不十里。嘗與往來。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厓。林逕寒窣。至今絕可念也。君論文尤能起人意。又多藏書。喜借人閱。歙士多師之。用君說。取科第仕朝者數矣。君竟老山中。年七十四以卒。嘉慶三年十二月九日也。余去紫陽。亦十年矣。君性仁厚。與物無畦畛。其沒也。非其徒亦皆思之。娶方。繼人。先三年卒。生府學生員。會。會將葬君某所。以書乞余銘。銘曰。

行伊修。其文彪。繕寡求。懋學優。授羣髦。日月逾。藏陰幽。後德秋。於吾鄉。

高淳邢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復誠。字艮生。高淳邢氏。祖諱之麟。考諱本岐。祖考皆娶陳氏。君爲人

樸誠慈和。與人無爭。而好施予。乾隆三十四五年間。高淳大水。壞民廬舍。既而大疫。君多所賑施。以濟民困。又爲設醫藥葬埋。至五十年大旱。民病尤亟。君盡出藏穀千餘石以食衆。又假貸數百金以佐施。自其大母陳孺人。建石橋於邨溪之上。久而圮。君復建焉。又買石治塗。以便行者。君考曾欲爲邢氏設義倉。未就。君與弟復吾卒就之。實義田五百畝。君祖於宗祠。既實祀田矣。至君益之。又數十畝。故鄉族無不愛戴君者。然君遇之諱甚。未嘗敢自德也。君年八十二。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嘗以急公議敘。授職直隸州同知。娶劉氏。生增廣生國秀。繼娶楊氏。生九機。側室費氏。生國學生晉。國學生國勛。晉從余學於江甯。余在江甯見高淳人。多言君長者。晉之來。君沒。既葬於先隴之次矣。而晉求銘爲君誌。余因書所聞而銘之曰。

斯民憊矣。其生危。執職撫。是類則持。邑有魁。艾教愛慈。積而能散。衆所飴。盡休逮。後理不昧。刻石藏。幽視來茲。

龔室張宜人權厝銘 并序

宜人十七歲而歸余。三十一歲而沒。上事姑。中接妯娌。下撫諸子婢僕。無以異。今時女子。而婢傲苟賤。暴虐之事。所必無也。治家不能。極於儉嗇。而矜奢靡佚之事。所必不爲也。尤喜稱人之善。聞人不善。聽於余前。亦絕不言。余迂謬。違俗。壯不進。而家不贏。宜人不怨。顧以爲宜。然以余所遇不偶。獨幸得宜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乾隆四十三年。雨。維。運。使朱子

頴請余主梅花書院。又勸以家往。宜人之疾。以多產氣虛。猝無良醫。或反以藥疎其氣。故以閏六月朔殞於揚州。宜人高祖爲張太傅文端公。曾祖爲少詹事諱廷瓚。祖爲贈奉政大夫諱若霖。而今四川屏山令君。爲宜人之父。其母又孺姑也。皆在屏山。隔數千里。不知其亡也。余先娶亦張氏。同出文端之父。僅一女。宜人視之。殆無以加其善。既沒。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長女之適不可聞。八月柩還厝之縣南五里。而銘其室曰。

德階庭。立軒榱。窈若存。夏超遠。風幽幽。翻哉返。稚子嬉。潛來盼。盼以須。精霧散。渺無窮。物之本。罔荒忽。嘯靡戀。生奚欣。死奚怨。厝委形。於此館。

江蘇布政使方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昂。字叔駒。其先由歙遷於義烏。自公祖諱紹倫以上。居義烏二十三世。至公考諱起英。乃遷歷城。祖考皆贈江蘇布政使。公十二歲而孤。貧甚。爲歷城諸生。親執薪汲以養母。而其意怡然。乾隆壬午科舉山東鄉試。辛卯恩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居刑部十餘年。再擢至郎中。其執法平。用心仁恕。屢以此與上官爭。至忤而公不變。所守。乾隆五十四年。授饒州府知府。饒州人甚愛之。纂歲。命擢爲江蘇道。交印將發矣。而營弁以捕私鹽。擾民。公德。民大驚。恐皆欲奔亡。公曰。吾不可辭此責。馳往。民見公。即定。公旋請削武弁職。而寘民之犯官閑衆者於法。然後至江蘇。待缺以委。審積案三百餘。勞甚。致疾。遂解。病痊。引見。復發江蘇。署松太道事。值海上盜近寶山。總督率兵至寶山防之。公籌軍需甚備。盜旋去。公乃建入策。大府頗

用之。以弭後患。次年。補江甯鹽巡道。公以爲吏治不善。與民俗之惡。二者每相因而益甚。故其與諸生庶民語。皆諄諄教之。如子弟。知其貧乏者。時濟以資。至急治喪。則極嚴峻。嘗早暮聽訟不懈。民益趨公所。而訟人或謂此非觀察之體也。公曰。然使舉吾職。視不肖令長盡仇之。吾坐受成。豈不善。然其勢不得。非如此。何以盡吾心哉。自公臨江甯凡五年。吏民風習之尤惡者。大抵皆革。而士皆親公矣。旋擢貴州按察使。行日。民餞泣送之。連綿數十里。公亦爲泣顧而不忍去。今上夙聞公治名矣。及臨大政。即擢公爲江蘇布政使。公至江蘇。甚欲有所建。而已被疾。百日而卒。嘉慶五年閏四月二十八日也。年六十有一。公爲人孝友仁厚。雖家老義烏。而修祠墓。厚宗族。皆盡其禮意。作詩文不多。而自然頭拔。讀者知其爲奇人也。夫人歷城楊氏。生子世平。女二。婿張鳳峯。周賢。繼娶海鹽趙氏。生子世德。又繼娶上元吳氏。生子世敏。女一。未字。世平。奉公葬歷城之口山。桐城姚鼐居江甯時。親見民之感公甚也。爲之銘曰。

卓犖其才。勤撫衆黎。用意慈慈。天子既知。作屏海淮。任稍當時。宜壽以祺。而早謝之。家貧子贏。舊民感思。作是銘詩。以告萬期。

文集卷十四　記

餘鄉堂記

大藩自周時。僧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

有記。儒者頗夏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屍其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耑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圖治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歐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鑑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寶扇樓後記

朱子潁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廠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徑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歎。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詘伸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潁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茲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瓌瑋懷袁。蓋自邈然不可及已。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潁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倘召居閣廷近職。以休休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懼然不知涕泣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者。爲淇縣尉。淇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偏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述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抵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闥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尚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抵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毫末哉。

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

江甯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貧甚。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子長。爲買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卹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二十而嫠。其苦有逾於二十而嫠者。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欲爲之紀。文采沒。子際春從鼐學。以告。鼐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褒。而文采之卹其窮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錄云。

快雨堂記

心則徧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迕。無度而有度。天機圓圓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

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搨。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間。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獸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勤。其天與之耶。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嘉墉回。蔚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淙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楓楓槐栗櫟。時有鳴籟。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俗起。振鬣宛首而顧其傍。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岄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壑谿內。左丈學仲。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樓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董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爲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曰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溪水，余所不至也。反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望曉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蜂蠆欲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玄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玄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遺古刻盡漫失，僅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壘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澄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巖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騖而詭趣，雌張而軍行，巖屈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壞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潁約來靈巖，值子潁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鄉光僧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山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潁，子潁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晴雪樓記

遼東朱孝純子潁，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既治無事，作樓於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潁登其上，思昔子潁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迤，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今年賊起泰安鄰郡，子潁最先造大府幕，爲出方略，觀戰臨清城下，巨炮越頭上，手射斃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孽。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履鋒鏑之所交，忠謀勇氣，誼不顧己，固不知復有燕遊之樂，及事定時，夷口不言功，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爲，此所挾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駑怯無狀，又方以疾退，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沈憂，與子潁仰瞻巨嶽，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汶源，西流放乎河濟之間，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處其中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暉騰映，是樓之名，若獨爲余今日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作樓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鼐記。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璋一青、張若兆應宿，同入北山，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邀而疾作不果來。一青又先返，余與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谿漲，留之累日。蓋龍谿水西北來，將入雨崖之口，又受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隄內繞碧巖外交，勢若重環，處於環中，以四望煙雨之所合散，樹石之所擁露，其狀萬變，夜共一鐙，憑几默聽，衆響皆入，人意蕭然。當文端遭遇仁皇帝，豈爲輔相，一旦退老，御書雙谿以賜歸，懸之於此榱，優游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天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於巖穴，從古人於風雨之夕，遠思文端之風，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間者，其尚有同乎耶，其無有同乎耶。

觀披雪瀑記

雙谿歸後十日，僧一青、仲孚、應宿觀披雪之瀑水。瀑出乎西山，東流雨石壁之隘，隘中陷爲石潭，大腹弇口若甕，瀑墜甕中，奮而再起，飛沫散霧，蛇折雷奔，乃至平地，其地南距縣治七八里，西北距雙谿亦七八里。中間一嶺，而山林之幽邃，水石之崢嶸，若故爲詭譎以相變焉者。是吾邑之奇也。石潭壁上有刻文曰：敷陽王孚信道建，安陳信臣，榮陽張曉子厚合，洀皇甫升，紹聖丙子正月甲寅。凡三十六字，信臣皇甫甲寅之下，各有二字損焉。以茲瀑之近依縣治，而余昔嘗來遊，未及至而返，後二十餘年，及今乃履其地，人前後觀茲瀑者多矣，未有言見北宋人題名者。至余輩乃發出之，人事得失之難期，而物顯晦之無常也，往往若此。余是以慨然而復記之。

隨園雅集圖後記

曩者鄒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語在江寧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靚，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鄒伯父董塢先生故交友，而鄒未見，獨聞魚門語，識不能忘。其後鄒以疾歸，闔居於皖，簡齋先生遊黃山過皖，鄒因得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鄒至金

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甯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爲沈尚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鄒者作圖之年與魚門語鄒時相次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先生外惟文學尚存仕爲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卿賢士題識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耇宿德邈焉已往即與鄒平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鄒亦幸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焉先生俾鄒書其末夫人與園囿有時變而圖可久存闕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顧鄒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詠魚門獨無名字其間鄒識其辭亦以補其闕云

西園記

黟自漢爲縣而其後境屢析分爲佗邑今其縣所據者蓋漢縣之北隅而已微州處萬山中而黟又在徽州羣山之陰略無平處民居其間尤敦樸多古風魯語云瘠土之民莫不好義誠不虛也其南二十里曰葉邨邨有曰西園者葉君冠山之所爲也冠山篤行君子而好文學老於諸生於其宅西爲屋數間背山臨谿爲課子讀書之所其子有和從余學爲文卓然有志於古昔人稱洛陽多名園極鉅麗園囿之觀惟司馬溫公獨樂園至狹陋不足競其勝然人尤重其園者以溫公故也今西園亦數畝地耳然

以賢者創於前佳子弟承於後安知異日世不絕重此園以謂逾於鉅麗園囿者耶余年二十二嘗一至黟未與葉君相識其時君之子尚未生園尚未作也後幾四十年乃至歙去黟不遠亦未及識君而歸獨君之子見告家有是園而已今君歿逾年君子書來述君臨歿欲得余文爲園記余老矣殆不復入萬山之陰以見所謂西園者又念能增重此園者君予也豈在余文乎哉顧重君之賢傷君愛余之意姑爲文述之以勗君之子至於初作園之日月及谿山登眺之勝足以娛人耳目者皆不足論也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言欲使工爲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常居京口余懷思雨君寄以詩云三客竝知非一世雨山迴首有餘踪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厓來爲江甯糧道余適在江甯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重泝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厓獨昔工所謂三人同遊之圖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鄒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既亡鄒與夢樓餘年處世更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當孰爲眞幻因題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鄒記

袁香亭畫册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固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凡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達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日閉戶邀之蹔出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顧獨好畫窮日夕執筆爲之不倦蓋林麓煙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接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茲册香亭摹董思白山水凡十二幅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閱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

畫家白描之法世謂始於李伯時伯時龍眠山莊在吾邑境嘗入龍眠求其故址卒不可知悵然而返而伯時之畫生平亦未之見往者袁春圃方伯爲言會於常州僧寺見伯時畫一應眞其衣摺引筆屈曲上下可二丈許止作一筆此殆爲眞蹟無疑余聞而想見之不能忘少尹張君以高才來治敝邑多藝能以日治伯時舊里追希妙蹟於簿書之暇作應眞長卷持以見示俾書其尾余既未睹李氏絕藝之眞者不敢定君與伯時之畫相去幾何又思伯時山莊西園諸圖有蘇米爲之記畫泯記存使人讀而髣髴焉而余又無是文也徒歎美少尹之逸情高韻欲塞其請漫書而歸之

江上攀轅圖記

仁和孫公總督江南歲未及期綱紀上張惠澤下布吏愼而法良稅平而事簡人方樂其治而上召公入爲協辦大學士夏四月旌旆首途蚩艾壯稚扶攜追送慕懷而不欲其發於是袁君樹爲之圖又有袁簡齋浦柳愚兩君作詩以詠其事持以視鄒鄒謂公負閎偉之才仰佐聖治俯安黎甿外襄異域勳業播四海靡不聞矣至其遇平生故舊無貴賤辭色愉愉執禮謙卑之甚如布衣交此惟與公接者知焉孔子曰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會無舊言吾鄙之若公者不亦賢乎抑聞之古王者勗諸侯詩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夫君子承天王德意以屏萬邦惕惕焉惟恐不盡其任處位雖尊未嘗見爲此爲我觀貴賓也故驕傲之氣泯而屏翊之道至詩言賢侯之行二端而理通於一君子觀人一節而知其備焉然則見公之處交遊者如此而亦可以推明公爲大臣之度矣袁浦兩君皆公鄉里故舊而鄒則江南萬民之一又故人也故述斯義於茲圖以爲敬愛公者公誼私情若是交至而公德益宏矣

吳塘別墅記

無錫汪君銘常作別墅於吳塘之側又自定壽終之藏於是地丹徒王夢樓先生爲之銘及作吳塘八韻詩寄余觀之且使爲記昔莊生述子祀子與子犂子來謂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今汪君之志與此

四人者。其奚異乎。子來又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吾聞汪君能以厚德成其內行。又擇山林潤阪之佳勝。將以遺世事而樂其生。此非所云善其生者乎。夫夢樓了通釋氏無生之法。殆無愧於子祀所云足與友者。若余俯仰人間。慕道而未見苟遇子祀。當爲所攬。夫烏足記汪君之墅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渡江至丹徒。止於夢樓之堂。自是以東。皆足迹未至。今讀夢樓之詩。景物奇勝。足繫夢想。尚思以異日東遊。造錫山而窺吳塘之域。接汪君之容。而探其曠遠達觀之旨。斯誠平生之至願矣。昔蘇子瞻不識吳德仁。因陳季常寄詩。有寓物而不留物之羨。因以揑手一笑相期。余願亦以此覘之汪君。其尚可得歟。是爲記。

陳氏藏書樓記

上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唯鄞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國家修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中祕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近合浿聞合浿龔芝麓尚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專以一樓厥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借讀入出。必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籍與田宅奴僕資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翦割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恨。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異也。新城陳凝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專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即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堂太守。又慮歲久而後人或有變也。乃摹凝齋

先生之像於石。而奉之於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愴然思。惕然悚。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乃以拓本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儁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既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爲天下所愛。後世爲詩者。每誦法之。以謂宋詩人之傑。然考公生平。立朝出使。卓有節行。臨民布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世傳公爲中書舍人時。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說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宜爾也。范致能與吾故交。胡爲亦攻吾。世以此或疑公。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君子之行不必同。大趣歸於義而已。拒小人甚嚴。君子之介也。於人何所不容。故舊往來。有不能絕者。君子之和也。至於當國家大政。進退賢不肖。則不敢忘守官之節。以平居暱好之私。奪朝廷是非之正。此非賢者而能之乎。易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范公於張說。殆若是矣。吾益以見公賢。夫何以疑公哉。公吳人也。吳西南石湖公詠遊之地。故有祠。歲久且頹。嘉慶二年春。觀察歷城方公。大興查公。府同知歙汪君。同泛舟石湖。思范公之賢。至公祠而傷其敝。始議更修之。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州太守任君。皆樂成其事。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及凡守牧江蘇者。競出財而濟其功。以其年某月竣事。方公至金陵語余。請爲之記。余謂范公之賢。誼當祠於吳不朽。而諸公之競勸於此。亦有性情嗜好不必同。而同樂爲義者乎。是固可紀也。余生平未嘗至吳。而慕其山川之勝。異日或從諸侯瞻遊湖濱。造於祠下。見公像而一酹焉。其謂是知我者哉。

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督劉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探入失援。身役沙漠。其忠烈之跡。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弟諱繼達。始同以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出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裹血力戰。竟陷陳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密州益都。及克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事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爲長將。歷至通侯矣。而不幸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愼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之弟後也。今兗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甯城中。買地建爲祀。所以奉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祔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

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啓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間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已。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飾。今祠宇又以久敝矣。江甯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頹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

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常熟歸氏宗祠碑記

吳中歸氏皆出於唐翰林學士兵部尚書餘姚宣公之後宣公之孫五世其名可考五世之下更宋及元其世次名爵皆佚焉明太僕丞震川先生作歸氏世譜論之詳矣常熟之族震川世譜所云在常熟者居白茆是也始自吳遷白茆者曰榮四公榮四七世孫曰椿震川所爲作歸府君墓誌銘者也其子有雷霆電三人霆於白茆建祖祠焉後其子孫自白茆遷常熟城內而白茆祠久圮壞乃更建祠城北爲堂三間中祀宣公旁祀始遷祖榮四公以下凡三十五人堂後爲樓凡居白茆時所藏石刻遺像皆遷藏於是時康熙六十年也迄嘉慶二年今歸君文學寅亮拱等以堂久黯敝加丹雘而新之又於堂前增建門廡凡八間而祠之規制乃益嚴以靖常熟歸氏自明中葉至國朝二百年中以名德尤稱鄉賢者曰刑部主政裔興公少詹惺崖公贈工部尚書監茲公又有孝子松期公孝子故於宗祠堂側有專祠今圮乃於其地重立之其三鄉賢則買地各建專祠於宗祠之後逾年工悉竣乃至江甯請記於余余謂歸氏在明著稱以崑山今世則以常熟至大司空監茲公以才德勃興列位正卿眞古公侯族矣今歸君爲大司空之孫繼承祖德而尤盡心於宗祀其道不已善乎且崇先者一家私情也尚賢者天下公誼也茲之立制蓋兼盡之昔震川每惜古

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而立宗祠者收宗復古之先務吾聞震川無後嗣其墓在常熟宗人爲修祭焉夫常熟之宗能厚於其別宗者猶如此而況於其本宗哉由是推之其將弗憾於宗法之敝也歟是足記也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記

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既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途比於羊公峴山亭歟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嘉慶三年四月桐城姚鼐記

文集卷十五　賦

聖駕南巡賦 并序

臣聞王者兼覆九州內撫畿甸外察方岳其爲道蓋至廣遠易傳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八方之氣不同而風行因土以生物者天地之至德也九州之俗不同而天子省民因方以成治者聖人之至教也古揚州之域厥民輕心火耕水耨昔者曾蒙仁皇帝大莅之恩及世宗十三年休養生息之福皇帝承基至仁究物念東南之幽阻懼民隱之不聞十六年二十二年時巡再莅於江淮察吏問俗民勸於化夫恩篤者道崇志深者念遠海內承平百年矣天子仁沛而義凝南緩而北撫教友民而征不庭懷異俗而廣徼塞風雨雷霆之所施地里億萬以計受萬國之攸同輯祥嘏而來備歸福慈寧乾坤愷豫重光之歲仲冬維皇太后七旬萬壽之慶聖孝攸崇推恩庶類北戶而北窮髮之南靡弗欣懌既履逸樂不忘憂勤維茲江瀕之間實聖心所尤切二十七年春玉輅復臨濟閭疾苦禁惰翫於民萌昭震疊之宏業昔三代王者繼有神聖臣嘗攷之詩歌必先述其小心勤惕治內治外罔弗安恬又使萬物得其理覽草野之鄙事然後民樂其德揚懌和之聲保世茲大集庶福於無窮也以東南之區古稱難治而屬車三歷俗變風移豐美之化成謠詠之聲作雖其言不出於閭閻鄙俚而足以上占國家隆治之昌景福之遠臣愚無似竊作賦一篇不敢自附於古詩之流亦欲以道鄉里之民情述親見之所及以揚盛世輝光之萬一云爾其辭曰

於皇時清維祖宗濬恭緝熙佑民勤恤乃篤生皇帝之文武睿哲匹天運而日行紹丕業而無逸穹覆庶生萬方如一方內人和乃治遠夷既定邛僰之外疆招西域而懷來乃有狼顧豕竄鳥距魚鬢跳踉矜恃巖幽曲渚之中而以仰抗夫天威萬士勃怒是命將帥收準狴之雨蠢翕萬部而失氣定功葱嶺之北關疆玉關之外蓋爲地二萬有餘里合古三十六國而歸於郡縣之吏靡不被德施而恩流威褻而傍沛治胙蠻產徉蝦雲日輝和風雨歸善於聖母錫福於下土重光元英日行牽牛臨於河渚皇太后履萬壽而當七旬仰覩聖孝魏崇邁於前古莫不踴躍歡欣忭手歌舞曰是宜康豫無爲輝明黼黻而鏗鳴鐘鼓皇帝曰嘻余敢自康自逸雖茲江淮東瀕於海昔聖祖恩加乎大巡及朕亦再爲臨閱而式加優恤顧猶恐化澤有未究疾苦有未聞宜噢咻以三復豈朕躬而憚勤乃命百吏稽禮文循前典加鴻仁水衡頒錢司農調均散委積於京倉蠲租稅而拯貧申誡使者汝餉治河鞏成金隄洪流逶迤然後禮官奉儀太史練日首春晨暄大駕將發總虎賁之禁旅陳鹵簿之有秩奉慈甯之安輿乃迺出於殿闕條振執鞭而訓夾軌華芝道旁秋秋翫翫俏艾騰濃扶翰翼駪順和氣之萌茁春郊之青旋帟裳景從雜遝重委日動而雲飛邪拂乎海岱光熛燭乎旌旂當鸞與之未行也先明詔乎有衆曰杏吏以屆民維儉德之是奉假靡費以飭恭實朕心之攸痛快視聽於須臾懼百室之瘝痾所臨馳道宮館所供式攸循禮毋以麗用萬乘所至廛市無動度財大農毋敢

私貢是以吏無供帳之煩而民無威臨之恐酒以南沮乃覩大河天雲繒而飛揚長風柔而蕩波龍伯其戢之而從蜿蜒乎蛟鼉仰萬乘之戾止召百靈而委蛇分渠痕蕩淮口是過各官奉職金隄巍巍刻玉禮神永戢以和超渾流而南踰徵萬民之咸喜儀雲日之輝光吾宿瞻乎天子茲念我之弗釋又再莅乎我里誠慰我之慕思呼萬歲而拜稽連襟接袂錯頂累趾扶掖龐眉亦攜稚齒有垂伊絲楊柳依依有龍飛矣天子之旂布廣澤與崇山敷春卉之披離茲風景之未改夙昔憬乎帝思宛來莅於茲土計杓運之數移既長我之嬰稚又增壽乎耋耆敦風俗之懋和閔多愈而阜熙固皇心之載嘉粤集休之孔宜迺御龍舟黃頭摯檝吳歈越吟涉江激讴灌鳧鴈之鳴飛燭紫蘭之茁冒晴日麗乎平皐流帆揚而照耀俯龍虎之盤蟠招奔趨而繚繞越江漢而超五湖東以介乎海嶠迺御離宮周以清籙鍾山之麓衛江之滸倚郭控郊或帶田圃梅林揚葩春禽初語修竹菁菁谿流有滑翻自昔今幸臨言於斯而晏處不侈增乎前觀有依罔今庭廡儉德昭乎軒檻睿藻宣於蠲鐫爾乃莅南土覽稼穡儲湖陂利辨洫地旱燠而後寒稅再熟而餘食美風雨之既和見萬類之滋植桑榮柔而衣履豐麥青黃而倉廩實有亦歸之餉饋懿茲農之樸力爰補助之攸行復胡憂於乏亟若夫左江右湖指次吳會天地鬱阻東被海介皇甄治之有巖吏愼防乎封界戰鳥夷之肆心安商舶之失戒迺閱舟師繇壓戴旆縱鳥逝而龍驤芻荒畝而四逮火燄發其煌流煜星奔而雷蹙蛟龍竄伏

而屏氣山島陬落而失隘瞰武節之式昭宣威棱乎域外於是帝乃頒賚守職長吏農工商販既編以備暢和氣之休嘉鬱充塞乎天地廼朝羣辟展皇儀張廣筵式燕私翻翻蹌蹌蒔鐘論詩飫於隆恩載飽德施上皇太后萬壽有祺合海隅之羣歡以上奉於一巵惟惟帝德厥殿治教祛所惡悪謹所好樂杜治術之陂邪薄愚惷之失道嗟我友民世服忠孝服冕攸興敬爲民導作嘉頌而揚休聲亦既各宣其舞蹈弦誦闡闡之所歌謠江海之潤爰進試其秀才升時髦而允抽或辰宅於菰蘆而夕進於宮鄰夫惟江瀕之俗亦勞亦多地下以阻包數千里富以盜禮爲華秀以文辭爲靡列厥士之最下惟民力以營之澤草所生芒種雖宜梏棒挈首往高引卑作力獨深於海內寡儲亦易以怨咨苟非蒙聖主之武臨何以永載於雍熙昔歲載陽既賁帝趾雲日其輝於江海俟民仰識乎隆準習玉輅之和音何念復於此而弗忘誠被德之滋深上竭其思下寫爾忱人荒既已阜安猶顧瞻而有餘心造至化以敷德將集祉萬億載以有壬

文集卷十六　祭文

祭林編修澍蕃文

嗚呼寥廓明而曖陰兮風四起而蕭瑟草未霜而先萎兮華始春而零落時不可以中淹兮地不可以久宅路遠荒忽兮天茫茫去海隅兮超河漳窈悽悽兮悅遠望上有毋兮下有兄食不甘兮寢不寧隱思子兮涕零年翦而非壯兮貌皆而不顏邀不得徐歸兮瞻忽以終生鬱紛綸之多才兮爲近臣而婉孌出奉使而不欺兮入在廷而款款世競諂以容進兮蹇何君之徒倚挾寶珥之照乘兮投淤泥而塊恥歌獨立其不懼兮孰余怒兮孰喜水何坎而不逝兮民何生而不死失與得之須臾兮吾至今而知君之不悔臭若蕙兮玉有輝朝吾室兮暮予帷君愛予兮不忍歸青春鼂出劃兮憎與子違殷結友兮知者稀建旗兮飄飄風回回兮舷進難出瀧汭兮循邗望出涕兮江之干雖其善兮何特既寡妻兮無子骨將朽兮逆不毀千齡兮萬祀遊無生兮反無始尚饗

祭張少詹會徽友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鄒生遠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驩鶩鄒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龜坼其膚褰闢雌軌笑我擁袖幡歸稚婁省試罷歸獨君登第俟我西攄援衣出涕君爲禁臣彪胷爛手裁觚朝脫暮誦士口鄒走南北五躓一升來則授楊行爲檢廉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嘵罵酒悲沽膺人或駁厭君恬不愉鄒不能飲居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奬善抹過或喜或瓶嗚呼君往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雨試翰林辭成拔儁遂至膺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搬疵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心聚怯於賄賞交讒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儀去邀念君魁梧面丹有瘢終接檐蔓晨宵商榷鄒始告歸君在

大梁靳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巨手執君書情密辭黝天道祐善劫不可論既篋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鄒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率其繞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尚饗

祭侍銘川文

昔歲庚午鄒始鄉舉張徐汪君及君余伍初入京師寓居佛寺君暨三君謂余同志余病而與不勝跪拜數子時來色腴神快張徐先仕汪以繼登或中或外官爲世稱操衡貴人研鑿以聽五貢有司于僧余斥君第之歲我猶窮羈忘君之喜爲我嗟咨又後四年余第南還幽幽子室館我其間重五泛舟萬夫呼譟風起水盜升龍以權淮南冠蓋君飲之酒罐論諧辭聲掌觸首網魚於江烹鱗瓘瓘有唱四酬怒出如蕾始隕汪君追求莫及四子人聞數於分合張君禁臣屢以才達直立巖巖羣手交撥君丞太學鄒屬尚書相僕失侶把手歎歟接文四庫與子偕命晝几宵鏡目窮心競鄒以疾還君留闕下換秩翰林賁殿身寡張君既替茲春疾喪遺書報君俾君悽愴開緘讀復凶問隨來天乎人乎奄受之災昔其相知握顏始冠末三十年凋零過半有才絕人引鏡自寇擺性潛神終於不敕君既亡子長女喪夫有稚攜抱隱痛何如君之期余勉余爲義靡以益君俯仰懷規尚饗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道。道存乎文。孔徒之餘。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末流岐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緡緡。豈無才士。識闇其本。苟爲僨強。卒蹶而隕。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隨於曖。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戀絕軌。甘筮胸臆。嘗遺腴旨。賅萬逾俗。去古則思。先生再興。益殫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掇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斑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並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右是應。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任道期。屢屢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君耄。雖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帷妻妾。要我牀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上法。執承遺書。竟委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尚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辭。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猝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眯。吃口嚅囁。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

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尚饗。

惜抱軒文後集

文後集卷一　說序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惟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親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偏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頻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既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行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雅釋山。既載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

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註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宇。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不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陽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者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始有統宗。而啟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婺源爲朱子故里。而胡玉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啟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啟蒙之旨。及其子雙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啟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爲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爲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爲食者也。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顧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

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取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愼毋舍此而他鶩也。遂爲序之。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眞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即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所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愼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謂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犂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眞有識矣。邵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書見示。愚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歟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禮終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蔑於義而咎於中者。不可勝

道也。而喪禮爲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終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先王之世既遠。民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呼。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辭言喪禮爲不宜。夫人子質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儒者致知之事。古聖賢皆爲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況又有遭事有疑。而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纖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具。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抵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國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斷論其得失。凡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於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鼐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鼐。而卒就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以書來。令爲之序。鼐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愧。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好學古能游覽者各考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迺索其書讀之其考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旒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水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瞰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齊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於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爲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爲之不能善也昔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爲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即仕爲縣長令而首爲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以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上車不落之才而其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最晚古事闕軼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

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爲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實此史氏一書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甯後屢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士殷殷出於至誠眞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滇繫示余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爲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爲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粹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特命守廬州敷政三年吏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章勤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覽其舛失漏略且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採補綴修削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郡之規撫益彰而文獻之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與之徒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間作孔雀東南之詩遂爲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爲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聖朝統治百餘年吏謹而民樂俗朴而道文夫文學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剛風氣登長才傑於爲政之事似賒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勤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揭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乃眞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夫水苟不能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鄙既讀終其編因書爲序

方氏文忠房支譜序

方氏與姚氏自元來居桐城略相先後其相交好爲婚嫁二三百年方氏明時多達人君子自文忠以上名著海內人知之矣逮入國朝英賢繼踵及鄙生晚不得與相值也獨與平羅令君褚堂先生相接對在里則常同文酒之會適遠則共舟輿同旅舍見其翰墨文章風采談笑至今不能忘

也先生沒後其仲子汝葵與鄙爲僚壻不幸早喪繼又知其季子今休甯學博冶青及冶青之子象三爲羣紀之交又三世矣冶青錄其先世生卒事蹟而尤詳載文忠以下譜之支譜持以示鄙而命之序以累世之知交見人才之輩出觀覽是譜固欽且欣之又念昔明英宗時先大參公與廷獻公交善爲名其堂曰翕樂贈以詩文及平羅公詩集成鐫之先伯父薑塢先生實冠以序今鄙又及冶青書成獲執筆以嗣先人之末也是不可以不文辭矣是爲序

句容裴氏族譜序

河東聞喜裴氏與秦同祖至唐而極盛歐陽公作宰相世系表以裴氏爲第一其分五房曰西眷裴洗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而唐之前聞喜之裴有從晉元帝渡江者其後有松之胤至梁裴子野皆以史學著名累世重於江南矣及隋後江南之裴蔑聞惟五房之裴最盛當宋高宗建炎時有從河東南遷者不知於五房中爲何房也其名曰武德上書高宗不見納乃卜居句容之青干村歷十四世曰景山當明成宏之年遷塘頭村世謂之老裴村又歷七世則當國朝康熙時矣景山之孫分爲前中後三支而中支人最繁衍有思達思達思遴思迴五人皆武德廿一世孫而景山七世孫也以循謹忠厚稱而思達思遴思迴自老裴村遷緣野村始造爲宗譜今思迴之玄孫玠字□□五世孫鈞字□□錡字□□念譜之未修又閱百年矣人愈繁才俊奮起乃另補輯新譜請序於余余謂晉宋

之南濠同也。武德公之從宋高猶松之祖之從晉元也。今裴氏之居緣野者。敦行好禮。多爲於文學。已有舉孝廉者矣。而才傑鵲起。其將有繼松翹子野之盛表於史傳者乎。而□□等蒐輯放失。考論離牒。其勤忘勞。亦孝友之事也。爰樂爲之序云。

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

昔明高皇帝定天下。使燕寇寧三藩。擁兵居北邊。捍禦外侮。以強中國之勢。豈非爲子孫謀慮遠哉。然而篡弒之禍由此起。事變無常。非人智所可料也。當其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績溪程長史貞白先生通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藩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心者。卒又言垂旒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此乃足括後世之變。眞可謂通人名論矣。然則當燕師之起。其所上封事。必有可觀。惜其文逸不傳也。長史以矢忠建言。遭成祖之戮。文字禁絕。至嘉靖時。其從孫長等。搜集僅得十一。凡詩文二百餘篇。而備燕封事。雖有目而無文。又載封建策。乃有二篇。昔董生對策。因漢武帝重問。故有三篇。明高皇試士。豈亦有重問之事乎。抑次篇他人所對。而長等誤收之乎。明初事遠。而遺稿之家。紀述無從。事難審定。自其理也。夫靖難之禍。千古傷心。後人讀史至方正學諸賢之傳。唏噓流涕。長史之意。與正學諸賢同。其著撰逸而僅存者。安得不爲世重。況其文章。又自有踰人者乎。嘉靖雕本。今已刓敝。今其族孫等又重雕之。余讀而論之。以爲之序。

朱二亭詩集序

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途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閱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亡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於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胷臆所蓄。履行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僞飾。故讀其詩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胷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蹤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乎。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爲轉運使。俯仰冠蓋。蹟賈之間。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即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爲論訂。於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亭集。則當反是。今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尙多。今收之未備。故姑爲序其首。俾其子貞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爲一代布衣詩人之絕出矣。

吳禮部詩集序

昭文吳竹橋禮部。以英異之才。沈酣古籍。發爲詩歌。不爲亢厲矯激之詞。而自然超軼。有遠俗之逸韻。誠一時詩人之傑也。君與鄒始未相知。乾隆之末。鄒至江寧。適君以事嘗至江寧。遂相見。論文意甚快。嘉慶三年。鄒東遊泛舟洞庭。觀錢唐西湖。君期鄒且遊虞山。至其家一晤也。而鄒自杭入蘇州。遽思返。不及往。君聞之。悵然不樂。逾五年而君歿。余乃亦自恨昔歸之速。不一至君家而遂不見君也。君兄弟並起昭文。君弟既爲封疆重臣。著功業於當世。而君識歸山。抗志追古。爲文章。遨遊吳越。賞會翰墨。極風流文采之盛。士方歸之。而君年甫六十而歿。君詩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君自序以爲論古人之詩宜嚴。論今人之詩宜寬。吾詩所存多者。姑以今人論也。然吾終當以古人之得失自衡。天假吾年。將自芟削定爲一集。然則今誦君詩。所共歎爲僞詞麗句。不可及者。或又君所不欲存。而惜乎君不自爲訂而遽喪也。今君子以集抄本見示。鄒老耄昏瞀。但見其僞麗。動心眩目。未敢爲刪訂。然則寬存之。以待後世論詩者之別擇可也。乃書此爲之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桐城姚鄒序。

夏南芷編年詩序

昔夏醴谷先生當雍正乾隆之交。以文學奮起高郵。舉詞科。入館閣。卒以文章教訓後學。其所爲牛舫齋詩。追步白蘇。爲世傳誦久矣。而其長子南芷令君。以文闡其家學。所爲詩。蓋具有牛舫之法度意韻。南芷自少至老。中歷仕宦。曉依子舍。爲詩不輟。其性情趣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南芷鄉舉。在乾隆庚午。與鄒爲同年生。至乾隆四十年。自茲陽引歸

奉養。亦與鄒之歸休同時也。然鄒與君。僅在京師一再見。其後隔不相遇。君歸四年。遽喪有子味堂。繼以文名收錄君詩千餘首。請長洲王惕甫選存十四卷。七百餘首。君孫齊林工楷書。以付工爲鐫本甚善。嗟乎。事有相待而彰。世有力學工文之君子。不幸歿。無賢子爲繼。或雖有繼。而衰錄先集之功或鮮。其遺文卒廢墜。而君之家世所遭。何其盛也。君存有詩見懷。未及致。今君子持詩集來視余。乃得讀。悵然思故友之不作。日月逾往。計與君同舉。幾六十年矣。又世如君。有嗣先啓後之美者。復有幾家。余老且憊。乃僅獲見之。歎息以爲幸。因泚筆述爲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序。

石鼓硯齋文鈔序

歙曹官保文敏公。以德器才識。見知於高宗純皇帝。授位正卿。秉持國計。暮晝得失。爲四海生民之所仰賴。非徒文士而已。公之歸也。某嘗至歙。於其雄村宅中見之。其言次。頗舉川陝黃河雨事。爲國家慮。今十年之外。其言皆驗矣。信乎其先識之過人也。公五十歸養。太夫人猶在堂。而公不幸先歿。不獲爲朝之壽俊以卒。盡其所能爲。則今惟其文章遺編具存。學者讀之。以想見公之生平而已。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爲貴。夫詩書所載之文。大抵朝廟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蕪。優柔而有餘。嘗曰。辭尙體要。公可謂得朝廷之體者與。某蕭陋無狀。而公獨愛其文。以爲善。公歿後。公子瘖事。抄集其文十一卷。以公遺意寄鄒。俾爲之序。因具論其意如此。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甯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國朝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邈。如輕霞薄雲。俊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吾郡名工詩者。錢田間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間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明詩者。裒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即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使不得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識梅湖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册置笥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有知梅湖者。則銳齋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三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序。

方恪敏公詩後集序

吾鄉方宮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聖治。膏澤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闡增家學。作爲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而兼詩人之盛者也。公自少即以詩名。北窮徼塞。南涉江湖。其詞多沈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而工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有所宜。豈必盡出於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已刻行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

雍正以前之作。至乾隆以後。官位轉登。厚意鴻文。上答天藻。政事之暇。亦間自操吟咏。而已刻者。蠶詞一小集而已。自丙辰以至戊子之作。別爲薇香燕香兩集。凡五卷。藏於家。今公子南耦尚書。適將赴閩越。督軍過江甯。出以示鼐。鼐竊論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既壽恩遇。敍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詩前後分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直達得懷。自能兼包古詩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他山侍直。頻年不出禁闥。公則督領畿輔。遠使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籌竭師以助聖武。忠悃感奮之志。憂愍鑄至之忱。舉見詞間。存諸後集。非第如他山紀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當以匹唐燕公曲江之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也。鼐家與方氏世有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相知尤密。於鼐爲丈人行。而鼐昔里居。公居江甯。鼐仕京師時。公又在保定。竟不獲瞻階砌。今南耦尚書。將以後集付工雕板。俾述爲序。鼐不辭固陋而輒爲之。蓋以攄平生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內論詩者之意也。嘉慶己巳九月。同里後學姚鼐謹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草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司。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謫戍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遂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途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鼐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計鼐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甯。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甯。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鼐在江甯。去始至江甯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

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十卷。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訂。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歲而憬然增悟者矣。然則□□其復鐫刻。付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之理。鼐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將以待後之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鼐序。

程綿莊文集序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鞏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

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餘。則更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愛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餘。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蔣澄川詩集序

余同年友陽湖蔣君熊昌。字澄川。以才儁仕爲戶部郎。直軍機處。出守潁州府。凡八年。有政績。以事被議。歸里不出。又二十餘年卒。余初於京師。後君出守。及君居潁之季年。余歸安徽。主敬敷書院。乃與君再遇。得數聚矣。而君未嘗以詩見示。第聞在潁州。開東坡西湖。儲以利民。因招文士飲讌。賦詩其間。潁人以爲美談。誦歎而已。及君於乾隆庚戌。再至安慶。余已去安慶。君以三詩見懷。寄至江甯。余始見君詩。歎美其意。以至於今。君少子純儆。以君集來請序。則君亡已九年。而去余與君別時。三十年矣。君爲人和雅溫厚。其詩即似其人。而自潁州歸後。出辭冲淡幽遠。無不平之氣。此尤爲可貴。所以爲鑿士長者之風也。純儆言君生平詩可萬首。今抄得未

及半。然已二三千矣。余八十之年。昏耄畏讀文字。以詩文字稍多者。即不能盡讀。涉獵而已。故姑書此以序君詩。若詩之美。尚有逾吾所論外者。則以待世之君子。能得君詩而盡讀者。

陶山四書義序

論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體。昔東漢人始作碑誌之文。唐人始爲贈送之序。其爲體。皆卑俗也。而韓退之爲之。遂卓然爲古文之盛。古之爲詩者。長短以盡意。非有定也。而唐人爲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體使昔未有而創於今世。豈非甚可嗤笑者哉。而杜子美爲之。乃鋪乎風雅。爲詩人冠者。其才高也。明時定以經義取士。而爲八股之體。今之學古之士。謂其體卑而不足爲吾則。以謂此其才卑而見之謬也。使爲經義者。能如唐應德歸熙甫之才。則其文即古文。足以必傳於後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輕視經義之文。嘗欲率天下爲之。夫爲之者多。而後眞能以經義爲古文之才。出其間而名後世。使人率視爲科舉體。而無復爲古文之志。則雖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故貴有其才。又貴必有其識也。長沙唐陶山先生固嘗以文取科第矣。而其志乃欲以經義爲著書之事。不以科第論也。作四書義一編。寄以示余。余乃知君之才與識。皆高出當世。而將上比於唐歸之流者也。余之鄙陋。持守孤論。雖欲率天下而不能。得君之倡爲高文。將世必有應者。一代文章之興。安知不出於是。余耄老矣。而重望於君。故欣然爲書其編首云。

高淳港口李氏族譜序

高淳之水。自禹時引江東南流。過溧陽。入太湖。禹貢所謂東爲中江者也。後世壅其流爲東壩。而高淳自受山谿。其流乃西北入江。纔之不速。緒爲數湖。其民居多近湖陂取稻田魚鳧之利。而風俗樸厚。遠於市井。故雖爲江甯府屬縣。而其俗異於金陵之浮夸也。縣治東南有固城湖。湖水西流。乃過港口。李氏本出於隴西。其後自北南來。屢遷移。明時有清三公者。自芝山遷居港口。爲港口李氏云。今數百年矣。其子孫最爲繁衆。而家法尤善。有勸學堂以養鍼其才。後故士多奮於學。而耕者亦務於本。而鮮爲犯義之士。當明時。港口李氏。故有舊譜。及國朝康熙中復修之。今又將百年。支派益蕃。其宗長□□。及其族中□□□□等。同疏議再修之。凡朞年成書。爲若干卷。持來請序於余。余以爲隴西李氏。皆本於將軍廣。太史公爲李將軍傳論之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謂賢者。爲世所欣慕。雖衛霍之勳。不足比也。今港口李氏。方急於學問之事。其必有賢哲起焉。而爲天下所欣慕者。余是以序之。而願以是義益勗其族人。葆其舊俗之美。而益其新學之富。其可也。

疑年錄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壽數。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詹事亡後。秀水吳君思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爲續錄四卷。夫人之生死。其大者或係乎天下之治亂盛衰。

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章字畫之工。以年之長少。爲藝之進退。亦考論好事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爲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板以行。雖余固亦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從之情未厭。而暌離之後。繼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猥以皆耄僅存。孑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悽愴。其亦何能已也。嘉慶十八年。姚鼐年八十三。元旦雪中。爲疑年錄序。

新修宿遷縣志序

郡縣有志。本史體也。夫史之爲道。莫貴乎信。君子於疑事不敢賓。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世史氏所宗。惟春秋爲正。夫宿遷之地。在古臨乎洳上。當楚頃襄王時。楚人以弋說王。有曰洳上十二諸侯。而其舉有名者。鄒費邳郯四國而已。其人無聞焉。今所可知者。宿遷境介郯邳之間。其獨爲國乎。抑包於二國內乎。不可知也。唐人乃以宿遷爲宿國之地。於古無徵。爲志者。苟執是以爲說。是首爲不信也。縣志自康熙年後。久廢不修。今縣之士君子。合謀爲之。而某君等主其事。成書示余。縣居南北之交。負山臨大河。於天下形勢爲要地。而豪傑才儁。自古有聞。今士輩出。其風土質厚。士多慷慨振立之氣。惟志紀之甚備。而余尤喜其首不取故宿國之論。以爲史家傳信之道宜如是。然則是書所取之事。必存乎信實而已。其爲道不亦善乎。嘉慶十八年正月。桐城姚鼐序。

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爾。吾鄉汪穀門尚書。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爲二事。上承天子之命。有撫安衆庶之績。下立身行己。有清慎之修。其所孜孜而爲者。君子之事也。律律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詩與文。無聲韻組繡之華。而有經理性情之實。士守其言則爲端士。歷官者遇事。取其所記。一一行之。如繩墨之可守。此豈可以文士論哉。漢時校書有六藝諸子詞賦之略。本無集名。魏晉以後。集乃甚著。而繁蕪益多。若尚書之集。其文則諸子略之儒家言也。其詩則通乎古三百之誼者。此當爲劉向班固之徒之所取已。今春二月。尚書將入覲。與鄉遇於江之南。以其文七卷。詩十卷視余。余歸卒讀。而竊歎以爲古今所貴乎有文章者。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尚書得之矣。乃以題諸其首。嘉慶二十年三月望。同里姚鼐序。

文後集卷二　跋尾題辭

跋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所由起也。其國病篇。

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太常三輔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長史二人。蓋即此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二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既奏天子。乃與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之辭。不得過多。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漢書載其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既皆取列大夫。按漢士始拜登朝。大抵爲郎而已。如嚴助朱買臣。對策進說爲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爲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即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議鹽鐵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寬臆造也。其載大夫曰。獲錄受賜。六十餘年。漢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六十年。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則獲祿。必無六十餘年。宏羊以武帝後元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時才七年。而文學謂其自搜粟都尉至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此何說也。寬之書。文義膚闊。無西漢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頗不實。殆苟於成書者與。

跋列子

莊子列子。皆非盡本書。有後人所附益。然附益莊子者。周秦人所爲。若今世列子書。蓋有漢魏後人所加。其文句固有異於古者。且三代駕車以駟馬。自天子至卿大夫一也。六馬爲天子大駕。蓋出於秦漢君之侈。周曷有是哉。白虎通附會爲說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此謬言也。列子周穆王篇。王駕八駿。分於二車。皆雨服雨驂。此子文之真也。至湯問篇。言泰豆教造父御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此非周人語也。且既二十四蹄矣。轡在手者。安止六乎。僞爲古文尚書者。取說苑廣索御奔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馬。皆由班氏誤之耳。古書注荀子有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諸此言在臨秣馬有六闕音抽抹仰聽與馬車時不相涉自晉南渡。古書多亡缺。或輒以意附益。列子出於張湛。安知非湛有矯入者乎。吾謂劉向所校列子八篇。非盡如今之八篇也。

跋許氏說文

許氏是書。誠於小學之義。爲精且博矣。吾以謂此非一人一時所成之書也。漢經師各成一家之學。其經文亦異。故說文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若於易既引以往吝矣。又引以往遴。既引重門擊櫜矣。又引重門擊柝。於書既引宅堺夷矣。引暘谷矣。又引嶋鐵暘谷。既引鳥獸蹙毛矣。又引鳥獸犨髦。既引旁逑辱功矣。又引方鳩僝功。既引濬〻〻矣。又引睿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皀櫬矣。又引若顛木之有皀柟。古文言由柟。既引西伯戡黎矣。又引西伯戡耋。於詩既引江之永矣矣。又引江之羕矣。

既引是褻衽也矣。又引是緆衽也。既引衣錦褧衣矣。又引衣錦褻衣。既引赤舄掔掔矣。又引赤舄几几。既引不敢越矣。又引不敢不蹐。既引四牡騤騤矣。又引四牡騤騤。於論語。既引色孛如也矣。又引色艴如也。內惟由柟明言古文。而其餘率不著爲何家之經。蓋始注是者。自承專門之學。以所見爲定。及異人注之。又以所學者爲定。是以不可孚也。若以一人能兼通數家之傳經。則必能注明某氏之傳。必不第云易曰書曰矣。然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

說文所引董仲舒淮南王司馬相如揚雄劉歆杜林譚長徐巡甯嚴尹彤周書王育官婧衞宏淳安賈侍中。凡十餘家之說。又有不出前人名而說出前人。如耐字注是杜林說。以應劭漢書注而知之。吾以謂是書之精當。大抵本於杜林賈逵。叔重尤親受之逵。故舉其官而不名也。竊疑分部之法。自逵啓之。逵附會讖文。與左氏春秋。而隋志言讖緯賈逵之徒獨非之。近閻百詩謂隋志不考逵傳。誤讀張衡傳逵摘讖誤異事。逵實未嘗非讖。吾謂不然。隋志之言。誠有所據。非因張衡傳也。逵之附讖。假術數以助孤學。亦其不修小節之類耳。豈誠尚之哉。其傳教後學。固有正論。讖書附會俚言俗字以爲說。通人盡識其鄙陋。逵豈不能辨耶。以時主方崇之。不敢頌言。考文正書。崇古明教。即非讖之道也。許氏序是書末。言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隱。以定哀微辭之義。斥讖緯之非。蓋賈氏之傳如此。然則隋志之言。詎爲過哉。說文引左傳則知云傳者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賈爲左氏學者故內外之詞如此

古燕齊境邊之海。謂之北海。後乃轉爲敦海。加水而爲渤字。戰國策史記屢言渤海。及漢高祖立渤海郡。意加邑爲郭字。宜在立郡之前後時也。而說文有郭無渤。如謂从古。則古當但有勃。如謂從後俗。則渤郭同而渤當差前於郭。徐鉉曾許氏書云郭爲正而渤爲俗字。豈通論哉。

說文鼎部之鼒。蓋本是鼏字。其下註云。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又於金部鉉字註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此蓋許氏以前舊師之註。其說未嘗不詳也。鼏字不便於隸書。故禮經師假借用扃字矣。又古覆冪之字。蓋但作冂。而冂字亦不便於隸書。經師假借爲密字。十喪禮。冂用疏布。覆屈冂。用葦蓆覆車。陳一鼎。設扃冂三處。鄭皆註云。古文作密。其後乃始作爲冪鼏字。以代密。然則冪鼏皆漢時俗字。而鼏形近鼏。說文遂變鼏爲鼏。其字與音。與其舊註。乃不相合。此叔重之失也。詩之駜勉。爾雅作鼏勿。鼏字在篆。蓋本作鼏。从虫鼏聲。鼏勉之聲。亦相近也。鼏字不便於隸。故爾雅本變作鼏。而劉向疏用密勿字。俗或誤從鼏。而叔重鼏部。遂以鼏密爲一字。殆亦非也。

跋吳天發神讖刻文

吳天璽元年刻石文。世傳皇象書。象爲吳大帝初人。與趙達同薦。計其年。恐未能至天璽也。其書本就山刻石。其石圓長。環而刻之。非碑也。而俗呼天發神讖碑。吳志載孫皓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二十。又陽羨山有石文之瑞。蓋皓以無道好佞。羣下妖妄。競作此神讖。亦天璽元年出。史

偶遺耳。當時詭託事多。不可勝載也。其前書神讖五十七字。繼記其始見及識其字者之事。最後列臣下銜名。蓋爲是記者。其官蘭臺東觀令按皓東觀令華覈。天册元年免。次年天璽。此繼覈爲東觀令。而其姓名皆缺。飽詔子爲欺。名不著於後世。其幸也。自是五年。晉滅吳。後不知何時。石斷而爲三。棄於野。宋人取而置諸漕使之署。明時置江甯縣學尊經閣下。嘉慶十年。余來江甯。其秋。閣燬於火。石爲燼矣。此本猶未燬時所拓。茲後拓本。不易有矣。

跋顏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

魯公與郭英乂書。所論兩事。一論魚朝恩坐位之僭。由英乂之諂。書內所敍自明。一謂英乂不當令左右丞勿當尚書。蓋六朝以來。及唐舊制。尚書令僕。及六尚書。謂之入座。此尚書省正官也。其屬乃有丞郎。故左右丞坐應當六尚書之下。梁書賀琛爲左丞。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南坐無貂。貂自琛始。按丞乃南坐。則八坐皆北坐也。英乂使丞勿當尚書。意欲抑尚書於南坐。使與丞郎同爲令僕之屬而已。此魯公所以爭也。宋元豐官制。以左右丞爲長官。在尚書上。唐時則尚書三品。丞四品。以職事言。乃其屬耳。烏得爲等列哉。魯公是書。當作在代宗廣德二年。郭晞敗叶番於邠西之後。次年。爲永泰元年。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爲韓澄所殺矣。

跋王子敬辭令帖

此帖舊題辭中書令非是。乃辭尚書令也。晉時尚書令。任重於中令。故子敬爲中令不辭。而尚書令則辭。尚書乃建立政治之本。中書主陳奏發詔而已。比今制尚書。略如軍機處。中書略如奏事處也。然此亦在人君委任若因奏事而與評論得失。權衡進退。則中書更親於尚書。此荀勗自中令遷尚書令。悵爲奪鳳皇池也。若孝武時中令。自不甚任事權。故子敬乞假表。有不同並急之語。豈若尚書令之執要哉。子敬辭尚書。必更有表。此乃書也。按晉書孝武太元二年。尚書令王彪之卒。意使子敬爲令。即在此時。時王蘊爲徐州刺史。此書自稱州民。必是與蘊。蘊乃后父。乞蘊言於帝。使遂其辭也。孝武紀。自彪之卒後。至太元八年。以謝石爲尚書令。中五六年。未有令。疑子敬固辭。遲延歷歲。故此帖引蔡謨辭司徒之事自比。而其時謝安以中書監錄尚書事。晉時錄尚書或六條七條。非必盡總諸曹任。蓋不如令。而其時既不置令。殆謝公總諸曹乎。故謝公出。然後以石爲令也。是帖未見古摹。此乃明嘉靖中吳章條摹本。多姿媚而少古韻。乃有唐李北海等筆法。竊疑非子敬蹟也。

跋聖教序

劉軻作大雄覺玄奘塔銘云。貞觀二十年秋七月。進新譯經論。請製序。二十二年。高宗居春宮。撰述聖記。永徽三年。中宗產後。玄奘請號之曰佛光王。乃進金字般若心經。又按褚中令。於永徽年書聖教序刻石。其時雖有心經。當如釋氏諸經之體。其文繁冗。迨于志甯等五人潤色之後。詞乃簡要。爲今本心經。度其潤色之事。必在顯慶之年。褚令既逐後也。逮咸亨三

年刻此碑。乃以于志甯等所潤色之經附之。序記之後。計其時。惟許敬宗當尚存。其餘四人。亦皆死矣。吾推原此碑之刻。當由武后探怒褚令。併其書碑。亦思廢之。自虞歐久喪。登善之書。獨超一世。非遽假逸少。誰能壓之哉。沙門懷仁。所見古蹟幾何。而集字如是之多。非宮闈之助。曷以能爾。本以斃后忮心。而後世得傳晉賢之髣髴。乃反賴之。而褚碑之聲價。不能不爲退讓矣。但褚書碑首題大唐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其稱甚當。此想有意異之。以大唐字加三藏字上。於文理殊爲不順。吾意懷仁者。直是一陋僧也。

唐時右軍書雖多。然集書安得無闕乏。假借湊改。勢必不免。正曠皆右軍家諱。此碑內二字無增損筆。此爲湊改之迹甚明。若思翁之以集書爲習書。則是妄說之極可噱者耳。

跋褚書聖教序

褚河南此碑。於用筆極細瘦中。見起伏轉變之妙。非此舊拓鋒穎纖毫具存者。無以見之。誠可寶愛。唐中書令韋於晉之中書令。王獻之不書太極殿傍。而登善不免書碑。觀此。令人有世道升降之感矣。

跋顏魯公送劉太冲序

送劉太冲序類帖。多係從搨帖轉摹失眞。此宋慶元中溧陽令戴援。從顏公眞蹟摹入石者。故筆勢具存。魯公書多取篆籀法入眞行。而此帖尤可見也。

跋褚書陰符經

此書故不劣。然實非登善蹟也。唐時書學最盛。虞褚之體。習者尤多。二氏之徒。往往僞作假名臣以自重其書。案褚公在永徽。其責任最重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也。今若以非本官不入銜。則監修國史。亦必不入銜矣。唐封爵以古國爲名。如褒鄂燕許。則但稱某國公。非古國。則曰某郡縣開國某爵。故褚公之爵爲河南郡開國公。僞書者以褚之族望。世於河南。遂於郡下。直接其名。不知臣於君前。列銜無舍爵稱郡望之理。此猶僧徒僞虞書破邪論。列其銜曰太子中書舍人。不知世無此官。僧道謬妄無知。夫亦何怪。而自宋至今。書家無一人悟其詐。斯則異矣。

跋李北海麓山寺碑

李北海書嶽麓寺碑。自稱前陳州刺史。是其貶遵化尉時矣。北海死於天寶初年。年七十。碑立於開元十八年。其時殆逾五十。中有云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僧虔。右軍之孫也。按僧虔未嘗爲湘州刺史。雖爲尚書令。而非元徽之年。又非右軍孫。乃右軍從祖兄弟中領軍洽之曾孫耳。是皆用僧徒妄說以入文。故致茲失。此本婺源胡君黃海所藏。較今時本尚爲舊拓。然已經俗手刓字。其寶后依於佛光。當是瓚后又因者也。今誤作同。此似皆刓改之失。非必其本然也。後見宋拓因字鑽完而瓚作寶則元本固誤耳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論制準夷事。當乾隆年。準噶爾國生內亂。書

稱變相尋。我高宗純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闢萬里之疆。此固由於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佑福我國家。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未可云非一勍敵矣。宗伯此書。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乘之虜。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未知兩相書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憂國之忠。交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書朱子語略後

朱子語略。楊與立所編二十卷。與立乃楊文公大年之裔。其族有楊道夫楊驤。及道夫之子若海。皆從於朱子之門。此即見於語錄中者。而其行事。皆不可考矣。與立此書名。見郡齋讀書志。呂氏刻朱子語錄。所從校書。本無此書。四庫書目。亦無此書。今僅見此本而已。惜殘失其序。不知編集年月。其中載朱子有易簀前之語。知必成於朱子身後也。

跋史閣部書後

鼐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賫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節。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賡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鼐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張花農詩題辭

吾家春木。持其同里張君花農遺詩兩卷見示。余最愛其谿行無雜樹。人聲出叢竹十字。及白下人初去。寒食清明連上巳兩章。爲有超遠之韻。其餘亦多有清思。誠近來詩人一好手也。而其人終身困厄。不見知於世。至於將死。傳語春木。必爲流傳其所作。夫人之爲詩。聊以發一時寄興而已。其流傳後世或否。亦何足論。而天下士率不能忘情於此。余傷花農之惓惓垂沒。其志可悲。又重春木於故人之意。因爲之記。至於余之庸愚。且衰老昏荒。言不足重。不能有增益於花農者。固亦非所計也。

左蘭城詩題辭

蘭城爲夢樓同邑弟子。因夢樓識余。三人嘗同住攝山殷若臺。論文字累日夜。其爲人孤清遠俗。眞詩人性情也。所爲詩。法夢樓。得其風韻。余嘗語夢樓。以蘭城之年。而才志若此。積功至吾輩之年。安知不跨越吾輩乎。夢樓曰然。今夢樓往矣。遠思北固金焦。烟景冥茫。但增悽愴。惟尙有蘭城。吟詠其間耳。近閱蘭城集。因題集卷。顧蘭城終如吾言。亦足慰夢樓於地下矣。

吳孝婦傳題後

長洲人錢少詹大昕君傳

余往年作揚州蕭孝子碑記。以劉己救其親者。非有悖於義。既爲其論矣。今吳孝婦乃割臂以救其姑。其事爲尤難。嗟乎。彼賢者行出乎至誠。而奮

發於不能自已。惡知有所爲難易哉。思其倉卒之情。可痛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題。

文後集卷三　書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甯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爲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慙其疎惰也。冬寒惟與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資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質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眞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徑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嚼之餘。別有餘蘊。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聞之以爲有當否。鼐今

歲在江甯過臘歸期尚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常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復劉明東書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慎韜晦爲要。自與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隨處盜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李玉溪白太傅及朱竹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豈敢便以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填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孫宏與陵。於鄙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矣。前所論在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切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虛。故可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故可必而不能速。如近時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故事。御精切之至。渠是學問人。故能於此見口口口口口俱能功到。方是卓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亦可謂佳。但非其至。二無一得。便是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東陷入其中。故

須爲許言之耳。吾於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明東歲末亦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衛寒珍重千萬。

復欽君善書

欽君足下。辱賜書。並示所爲文一篇。足下畸士也。其文亦畸文也。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籍以達道。其後文至而漸與道遠。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而況以下者乎。足下之文。不通於俗。而亦不盡合於古。不求工於技。而亦不盡當於道。自適己意。以得其性情所安。故曰畸文也。齊桓公見甕甖大癭。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足下。謂不欲以人首加己身。其意善矣。而欲僕繩削其文。僕不能偶俗。略有類足下耳。豈能以區區文法爲足下繩削。第如齊桓之視甕甖大癭視之而已。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鼐今世一庸才。足下乃以宋元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遊之緣。不遠千里。貽書求益。謙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鼐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牖於聞見。及所嗜好者。每患其偏。平心廣采。則病其不精。愚見嘗欲持平。固視偏窮者差異矣。然嘗自恐不稱。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爲記載之編。此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志。及後身爲史官。乃反不敢仞其事。可謂惑矣。然鼐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聲所由得之所託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廢。足下姑亦爲之。以聽天意可耳。鼐舊作九經說。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沉。述庵先生想尚健。其文傳成書未耶。先伯董陶先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鼐欲爲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難輯。故不能就。私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敍入鼐九經說而已。至敝鄉密之先生撰述。飲光海峯南堂崑翁詩文集。皆有刻本。而此間卒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歙也。鼐頃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能作大字。所命爲櫺對字。又犯鼐家諱。故不可爲也。胡雒君所欲爲書。皆未成。而於去年已病喪矣。甚可傷。敝邑如此子者。亦未易多得也。茲因便上復。安得一見面言。希時通消息不具。

復吳仲倫書

姚鼐頓首仲倫先生足下。鼐才陋識闇。無得於古人之學。而士大夫徒以故舊之好與之。遂橫竊虛譽。甚可愧恥。今先生又過聽而推及之。至比之歐陽永叔。是重益其愧。而使之不知所爲答也。伏讀賜示文集。理當而格峻。氣清而辭雅。今之世。固未有其比。先生所希者。退之也。以學退之者。較之。蓋與習之持正。並不待言矣。僕嘗謂古之論文事者多矣。惟退之與人言。必盡其底蘊。若與李翊劉正夫尉遲等書。本末始終。精粗之義。盡甘苦之情。達隱顯之理。備。他人不能若是也。然習之持正。親見韓公。宜悉聞其

言矣。而文不能盡韓公之旨。以先生之才而力希韓公。曰取韓公之言而蹈其軌。意者其必追配韓公乎。夫天下文士。皆慕乎古。操筆向紙。氣盛志厲。而以爲陵出古人之上。而及其成文。以較古人。則不如遠甚。何也。古今才力有厚薄。而眞爲學者。其志必不自欺也。雖然。以一端之長短言之。則後人固亦有賢於古者。引其長以益其短。苟有所就。其亦可矣。今先生之文。果足並退之與否。抑間有能勝之者否。先生眞爲學。必自能決之。如鼐之淺。未足爲先生定此矣。暑熱。惟佳勝。安得一日面談。不宣。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喜慰無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追古人。不可到之境。於空蒙縹渺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惻愴。不能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眞與古作者並驅。以存名家正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克復中原。然必不與石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課之屬。雖悉刪可也。鼐以硃筆閱識。頗嚴。是閱古文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兄生得聞之。不愈於後世揚子雲乎。

復汪孟慈書

七月朔。姚鼐頓首孟慈孝廉足下。惠書。知舊痾新愈。欣喜欣喜。云欲就受業。聞之愧悚不寧。謝陋何足師。況以加高明卓絕如足下者哉。遇事激昂。欲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爲勗。則足下所自處者善矣。鼐安能加一言耶。承示文册。展誦攬見該博。非恒士所有。而昏耄畏久尋文字。探翫究論。則力所不逮矣。謹繳納。夫天下爲學之事。不可勝言也。有睿哲之姿。有強果之力。包括古今。探索幽渺。經歷數十年之勤苦。然遂謂於學盡得而無一失焉。此殆必無之事也。是故學不可不擇所用心。擇而得其大者要者。而終弗自多焉。斯善學矣。今世天下相率爲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矜高自滿之氣。愚鄙竊不以爲安。自顧行能無可稱。年過學落。不能導率英少。第有相望之意。不敢不忠。嘗以是語人。今故亦舉爲足下告也。或蒙採納否。

文後集卷四　壽序

陶慕庭八十壽序

皇帝即位之三年。海內太和。後傑輩生。江南於天下分地。據省最大。人才尤多。是秋。江甯陶慕庭先生。以偉才醇學。舉江南試榜第一。天下聞而慕之。其後五十二年。皇帝聖壽八旬矣。撫臨勤治如一日。羣彙歡欣。里閭歌舞。而先生亦於是年壽屆八十。可謂盛世之閎材。景運之嘉瑞也。先生嘗兩宰劇邑。權司馬。爲賢有司。其子又繼爲令。爲刺史。皆有循聲。諸孫年之

少者。皆以文章著稱矣。自古治世。嘉士每聚於一家。若神明有意爲之者。故觀先生之處一室。而治世之庶。徵於國矣。某之少也。嘗聞先生名。意以邈焉。如古人不可見。豈意數十年之後。竟得接杖屨而共笑言乎。先生初度之辰。在歲十二月。某於十月抄。將自江甯歸里。不及與稱觴。未賓之位。姑留文爲壽。以紀斯世之懿美。又以勸諸客之來庭者。抃手而歌之。

陳約堂七十壽序

陳約堂先生當其六十之時。作守姑孰。余既爲文以壽之矣。又十年。君自宛邱解組。過余里而歸老新城。時君之次子。得爲刺史於甯州。而三子新捷於京兆。君則貌充而神益健。年至是七十矣。昔周公留召公以仕而未終。以明我後民。在讓後人於不時。蓋君子老之。不能不終退者理也。而冀後民之興。以助國家丕時之盛者。人臣無已之心也。後之士大夫。雖不敢上比周召。而願助國家之盛。求後民而讓之。夫亦何嘗不同是情哉。夫誠得後民之可讓矣。雖四海九州。素不相知之人。吾猶將樂之。而況出於吾之子姓也哉。今約堂一家羣從。列官清要。效才內外。爲國器者既衆矣。而約堂甫途歸田之志。即兩子奮翼之初。是一家後民之興。蔚焉勃焉。未有極也。此天下相知。所以咸爲約堂慶。而約堂亦不能不熙然以喜者已。顧吾又思之。周公作君奭之年。召公老矣。而卒不得退。至於康王之世。年蓋逾百。而作卷阿之歌。其言吉士吉人。亦猶之周公讓後民之旨。然而周公欲明農而不能。召公欲退至逾百歲而猶不能。然則後人讓後民之心。可竊附周召之心。而歸田之樂。則有周召之所欲而不得者矣。余以無狀。早放田野。今年亦七十矣。夫約堂家五六百里。約堂懸弧之日。不能遽往登堂。然或異日扁舟來訪。與君徜徉山水之間。共話數十年之離合。脩然矢音。亦差爲交遊之盛事。今先屬此一觴。以爲後約。不亦可乎。

許春池學博五十壽序

春池學博儁行君子。而沈思好學。爲文華美英辨。而切於理。既成進士。授職長丹徒學。丹徒諸生無不樂其人而親其教也。余往主揚州書院。多有丹徒生在列。知其地多異才矣。又往來江上。過北固金焦山。每與客登眺。愛其山川雄秀而曠深。蓋所以能蓄清英而生佳士者。其後又主安慶敬敷書院。春池以同鄉生來著錄焉。余論說學問。必崇古法。蓋世人所謂迂謬者。春池時獨能信吾說而不疑。余固賢之。知其異矣。今以春池之賢。而教丹徒之秀傑。諸生之信春池。殆猶春池之信吾。固宜其有合也。昔與春池聚時。春池固猶少壯。今忽忽越二十餘年。不見春池。而春池壽五十矣。既樂其聲名之有聞。而亦感余益老且憊。丹徒江山之麗。才傑之多。與春池風義之舊。皆邈然不可復見。而其生徒。以春池初度舉觴爲慶。乞余爲之辭。余欣然書之。亦所以識余感也。

馬儀顓夫婦雙壽序

嘉慶丙寅八月。爲吾四妹七十初度。越及半歲。妹夫儀顓。亦七十矣。族戚咸造其室。舉觴爲慶。吾隔在鍾山之麓。未能遽返。乃以所欲言者。書而寄

之。夫一鄉之衆。七十者鮮矣。夫婦具而七十者尤鮮。儀顓之孫獻生。前一年登第入翰林。告歸而稱家慶。夫婦一堂。俯見兩曾孫。挾笑而就家塾。此族戚所爲喜也。儀顓坦中樂易。與人而爲怨惡。鄉黨謂之長者。而吾妹亦頗以賢見稱。當乾隆甲戌乙亥間。吾家貧最甚。日不能具兩飯。晡輒食粥。吾妹嫁則夫家始猶裕。而繼亦貧。其前後處貧困。皆能怡養性情。無纖毫尤怨。至承事舅姑。有常人所難任者。而吾妹能盡其理。此所以備經艱苦之餘。晚見榮慶。而人亦不以爲鬼神之妄施。而謂其宜也。然吾始者弟兄三人。兩妹。今吾與四妹僅存。儀顓有才子。吾甥魯陳。甫登第而隕。賴有孫繼起速耳。今之稱慶者。衆人之情也。若吾與吾妹夫吾妹。固有追懷而默愴者矣。夫欣戚之境無常。而善否之理不易。吾妹夫暨吾妹精神方健。不似老人。而吾亦幸未遽皆曠之甚。今往事姑置之矣。所願更以此身相勵以謹。相策以道。毫釐不衰。庶足以終對先人而教子孫者。若夫積善餘慶。雖有是理。而不敢以覬覦焉。吾所爲言者盡於此。而吾妹夫吾妹。必能受吾言而盡一觴矣。

方母吳太夫人壽序

嘉慶十有六年。方葆巖尚書。方自總督浙閩告歸。奉母吳太夫人。養疴於江甯之里。夏四月。有詔召入爲軍機大臣。於是妻以臣之母。不能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耄年病軀之母。疲曳就道。懇辭新命。上聞憫而俞可。乃輟召而加賜珍物。以助孝養之忱焉。是年。太夫人八十有三歲矣。七月下浣。

值設帨之辰。江甯之士大夫。及桐城之縉黨。咸來庭爲太夫人稱祝舉觴。而以孺之年最長。俾首爲之辭。乃言曰。夫古之臣子。忠孝之情。不獲兩達者多矣。尚書章稚而違養。先恪敏公。太夫人教之成立。獲嗣先公懿德碩學。起任國家遠鉅之事。內治郡邑。殄除凶醜。外則西踰崑崙。經萬里冰雪無人之墟。南涉波濤者再。爲圖弭患。奮不顧身。豈暇念家哉。而卒蒙仁主矜其母子相依之情。俾得優游奉養於里巷。此古所未易有也。蓋非天子盛德孝治之極。必不能途尚書之私情。而非太夫人積德修誼。善教令子。早著成功。亦必不能致國家如是之隆恩也。斯其足慶至矣。衆皆曰然。乃進述以爲太夫人壽。而退記其辭。以告天下將載之惇史云。

沈母王太恭人七十壽序

乾隆三十一二年間。余在兵部。與沈光祿華莘先生。陳勤齋中丞同署。相友善。入則共官事。出則同文酒之歡。其時光祿初補主事。迎其家入都。而贈大夫於道被疾。途中難於得醫。賴光祿有賢婦。今王太恭人。善於承事。多方以起老人之病。竟得安復。以就光祿之養。光祿驚愛之餘。乃復自慶。余於是時知太恭人之賢矣。其後余移官去兵部。又繼而歸里。而光祿受主知。擢諫垣。又晉秩爲卿。終於京師。與余遂隔不得見。其間勤齋中丞。嘗來任方伯於安徽。余適主皖中講席。獨與相對語。及光祿而思之。而光祿適有子。今直夫令君。始來安徽試用。才器偉然。勤齋與孺皆甚喜。謂光祿及夫人之賢。宜其有繼起也。其後又十餘年。吾令君之才益著。大府以下

靡不賢之。以謂宜擢居大邑。遂授以桐城。令君奉太恭人以來養於官舍。太恭人自獨居之後。摒當家事。又奉先姑之終。艱難辛苦。事舉禮備。而迄今神明茂清。起居如壯年。詢問官政。以助成令君之嘉績。有儁母平反之風。於是吾鄉靡不尊仰令君之德。而亦稱歎太恭人之美。今歲十二月望。值太恭人七十初度。邑人同懷慶忭。將進而舉觴於堂下。以孺之知太恭人之最先也。使首爲之辭。孺回思三十餘年。日月遷流。境象屢變。獨太恭人德福彌隆。殆詩所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者與。是時勤齋中丞沒。而其子亦既成進士。授官國博矣。余於是又喜兩公名德。成於身而俱有賢子嗣於後。信哉。君子之必有報與。令君慈祥明哲。優於其職。將擢晉尊顯。必非久於茲土。而太恭人稱壽嘉辰。乃適在此邑。而某以三十餘年之故交。列於部民。奉觴稱壽。此皆未易遭之事也。余是以述之。以見吾令君之光承先業者非偶然。而太恭人亦可以欣然慰意矣。

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

乾隆辛巳壬午之歲。余館於馬長清令君之家。而馬君宣和。誨令君弟中翰之子。朝夕常相見也。宣和爲人介直好學。而家貧。身多疾。內有賢婦左孺人。雖窮居執苦而無懟。故君亦以是自適。余後入都。則聞宣和沒矣。遺子僅六歲。孺人守身持家。教子之誼。勤謹如禮。鄉黨以爲賢也。又數十年。余歸里居。孺人昔者六歲之子。成立有稱。字曰伯萊。年四五十矣。能養其親。遷居與吾家爲鄰。而吾乃益得知孺人之家政。果有以異於常人者也。今則伯萊之子。已以文章稱。爲丁卯科副榜。又復有子矣。而孺人壽至八十。伯萊以歲三月。爲孺人設帨之辰。請余一言爲之壽。余因追思昔與宣和聚居笑談之狀。猶如在目。而人事之變。倏忽萬端。曩者故人多亡。雖余與宣和所授之徒。亦皆亡矣。余獨幸存。而孺人康強如昔。睹其子孫之賢。家祚方興。豈非天欲報其食苦立節之勞。而祐之於暮歲哉。國家之法。女子既三十歲而守節者。則不旌。或欲使孺人稍損年以就旌法。孺人以爲此欺謾。不可。余以爲如孺人者。天所貴也。豈係乎旌與否哉。因書此以爲壽序。

伍母馬孺人六十壽序

乾隆甲寅之春。余爲伍孚尹之母陳孺人作六十壽序。今十八年矣。馬孺人者。陳孺人之長婦也。孚尹之兄口口早喪。馬孺人守節三十年。今亦壽六十。其子思樹等。來請於余曰。昔吾祖母秉節守義。謙不肯請旌於有司。惟見諸先生之文。今吾母節義。實同於祖母。鬻子勤劬。教訓成立。至於今。母老而勞不懈。又諭三子。以祖母昔者不欲受旌之誼。吾雖於例當旌。而不敢逾焉。惟歲正月。當吾母六十初度。亦欲以其事見諸先生之文。此亦吾母之志也。余問而歎焉。念昔陳孺人讓善之誼甚厚。今馬孺人同其節行。而又同其謙讓。非詩所謂能嗣徽音者乎。余始來江寧。見富盛之族。絢赫一時者多矣。至今才二十年。而盛族衰替。十有六七。獨孚尹一族多賢子。遊吾門者。冠履相接。其家風之美。傳數十年而日起日增。斯母教之助。

爲可貴也。庸鄙迂謬如余。桓譚所云。祿位容貌不異人者。而孺人乃盛欲得吾言焉。其用意固有異於常人者已。又思余本江北儒生。獨以耄年久處於茲。獲聞見伍氏一家數十年之事。斯若有天數焉。然則述孺人之美。繼陳孺人之後。誠爲此郡之美談。余於茲安得不一言也。

文後集卷五　傳贊

黃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女。爲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於洛陽。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祈彪佳女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於太平。其母鄭太妃。爲馬士英挾之以至淛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祈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陽。迎鄭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鄭太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飾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嘗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

姚鼐曰。徵君之玄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既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禮恭親王家傳

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太宗。有大功於社稷。子惠順王諱祐塞。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椿泰。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湯藥於前。未嘗離。日禱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爲貝勒。而讀書騎射。爲學日益精厲。作詩古文皆有法。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櫜鞬。從射獵。而考論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上以王忠敏質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爲不善者。時相屬吏傳會以爲王故知。將興獄。累及王。上察其非是。乃得解。第奪王俸。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駕出入。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靖共也。暇則必筆墨爲娛。其論文以義法爲要。詩以清遠澹約爲宗。其往來議論者。諦皆人劉大櫆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遇人甚厚。而己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爲鄙。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賜半俸。召至欒京。賜宴較射。上曰。三十年不見卿射矣。精采猶如昔也。王頓首謝。嘉慶元年。預千叟宴。九年冬。預宗室宴。初乾隆十一年。宴宗室於惇敘殿。更五十九年。重與宴者。惟王及貝子永碩二人而已。次年二月十九日薨。年七十九。上聞輟朝。賜謚曰恭。襚恤如典。王燕居。動靜嚴整。好禮。自護衛得過後。稀論朝事。偶言所料成敗輒中。然未嘗以自喜。至於人才興亡進退之間。每有見聞。其憂樂之情必深至。所思長遠。非恒人見所逮也。所著誠正堂集若干卷。律呂元音四卷。妃吳札庫氏。先喪。繼妃舒穆祿氏。生一子某。嗣禮親王爵。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櫆。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州。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口口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薑陶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而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甯查侍郎。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秘。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鼐欲削刪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吳殿麟傳

吳殿麟。歙縣人也。其名定。字殿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朞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非如世人之苟且也。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屢鄉試不售。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賜六品服。時謂是科舉者。惟殿麟差不愧其名云。劉海峯先生之官於徽州也。殿麟從學爲詩文。海峯歸樅陽。又從之樅陽。雨淮運使朱孝純。亦海峯弟子也。請姚鼐主揚州書院。會殿麟有事揚州。附鼐舟。於是相從最久。其爲人忠信質直。論詩文。最嚴於法。鼐或爲文辭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盡言之。鼐輒竄易。或數四。猶以爲不必得當。乃止。殿麟暮年歸歙。不復出。專力經學。希爲詩文矣。歙中學者。言經自戴東原江慎修輩。大抵所論主考證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乃鋭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蓋殿麟於文及學。其立志皆甚高遠。出今世。雖其才或未必盡副其志。然可謂異士矣。卒年六十六。有子四人。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嘉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寧。桐城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待詔觀永。歲往來塞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沒。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賞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即妻爲書記。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督。籌軍餉。半年即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奇必當。及公沒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安。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興。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皆儲備精密。馳張得宜。卒未嘗少舛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皆見地勢。相時決機之

或革或因或歲或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純皇帝每歎其善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斬敘罪十人餘皆釋上嘉公寬厲廷寄嚴責者數公執不易詔令九卿軍機訊鞫乃知公所定之當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鎖嫌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廳公事之暇即執書讀之嘗僧秦文恭公輯五體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三卷詩集十三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堯家無餘財而有書數十笈於桐城及江寧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遭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歿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賜祭葬及諡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册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既孤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恩科進士今復爲尚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抄錄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書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國史方宮保傳爲之憮然今尚書將修族譜請敘格敏公事途次其傳公功在天下還女事小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斯亦有助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即庚寶傳

即庚寶名鵬緯庚寶其字也其考爲寧紹台兵備道憲曾世居寶山有四子分季子居吳縣故庚寶終於吳庚寶在家能順親志事兄撫諸子無失理外接賓友有信義鄉黨稱其賢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庚寶應選蒙以爲當也當寧紹府君時天台有僧曰寶林寧紹賢之常與接對庚寶在旁亦喜聞其說而歸心焉嗣是庚寶於進退得失之事視之怡如然於義利必辨於非道必不爲非借釋氏以掩其爲邪者也嘗再至江寧與鼐相見其氣淵靜近道樂山水偏覽僧舍頗喜爲詩詩思清潔然無意求工以自適而已嘉慶十三年卒年五十四子康祚駿祚後二年康祚至江寧請鼐爲之傳庚寶考鼐同年友也昔嘗傳之矣今又喪庚寶人事無常思之黯然嗟乎庚寶固知其然而決然遺世者與

吳石鋤家傳

吳君諱山南字石鋤婺源人也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矣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爲浮誕講論經義精覈實踐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而出乎旒俗者焉近世若江愼修永其尤也愼修死而石鋤獨好其學凡愼修著書抄輯寶貴而時誦之蓋多有世所未見者君居於江寧西郊臨江上乾隆之末鼐來江寧君時就論學因得借觀君識愼修所著未刻者數種其後君以愼修所錄鄉黨篇文刻之又欲盡刻其餘書未及爲而君沒矣君爲人事親孝接人以誠信好施恤衆而近賢藏書甚富讀之時論得其大意少補婺源諸生讀書於鍾山書院考授得布政司理問職年四十四而卒其才其志尚可以有見而惜其未竟也祖口父口娶孫氏繼娶江氏子二曰坤培培亦鍾山書院生嘉慶十年余再至江寧君已喪聊紀其行付其子以爲君家傳云

鄉母包太夫人家傳

姚鼐曰今世女子守節必其年未逾三十夫喪者乃予之旌表此朝制也然世固有才逾三十守節而行義尤可稱者皆君子所樂道也若丹徒包太夫人三十二歲守節至年八十二以五世同堂之慶蒙天書降匾於其家自封太恭人晉三品又加贈至二品夫人雖其始未及旌而終乃有逾於常旌之榮者豈非天之所以褒行義哉予嘉其事因次述爲傳夫人爲丹徒包氏布政司經歷諱口之女適同邑贈朝議大夫太學生鄉諱口贈朝議以喪父哀毀成疾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遂卒有三子長文琮年十五次文奕年五歲文琳僅八月耳家貧甚夫人盡褻簪珥供殮於喪事中節合禮自是上奉姑下鞠孤子勞瘁艱憊其後文琮漸長乃能經理爲生計夫人教之恭儉稍裕命以廣施鄉人多賴其惠其後文琳仕爲山西甯武府知府乃告歸時渡江治鹽運事於揚州往來歸侍夫人鄉氏子姓蕃衍自其舅以下有服親屬七十餘人夫人皆撫慰訓誨之而命文琳治公賑貸之事尤宜盡其力嘉慶九年夫人年屆八十會孫錫蕃生子增貴有司以高玄一堂上聞御賜昇平人瑞之匾加大殺二疋天下以爲盛事後二年乃卒卒後以逢嘉慶十四年萬壽恩加贈二品夫人嗚呼觀天之所以祐其家如此則夫人存心制行之善所以隱格於神明者蓋有人所不能盡見者哉

程樸亭家傳

婺源程樸亭尚友者字硯北其考爲贈中憲大夫諱文達余前所傳程饔齋之兄也母曰張太恭人君幼太恭人課之學最嚴人稱爲賢母君亦自策厲好學爲縣學生而不喜科舉之文一朝棄去取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於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嘗著近思錄輯要六卷其論學必本之躬行以謂尋求章句何足以爲學也事父母孝張太恭人晚歲患風疾口不能言指畫色授君侍疾三年視聽於微眇獨得其意其兄曜濤以母喪哀毀卒遺孤七歲君撫之恩誼周至卒使成立而俾之裕於鄉黨宗族有匱乏必濟遇凶災必賑接人和愉而不旒人多服焉其自號曰樸亭故人以爲稱年四十九卒卒後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子組乾隆壬子科舉人今爲內閣中書舍人綬錫光皆隨大使錫敘翰林院待詔夫天下學者爲於文章博聞之事而內行或不足焉如樸亭處旒俗之中而慨然有慕宋五子之爲人欲求其髣髴斯可謂有志之士歟組見姚鼐於江寧述其父生平如此故爲次其家傳

周梅圃君家傳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舉人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寧朔其爲人明曉事理敢任煩劇耐勤苦寧朔屬寧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於河故旱澇皆賴焉唐延渠暗洞壞寧夏縣吏欲塡暗洞而引唐渠水盡入漢渠以利寧夏民而寧朔病矣君力督工復修舊制兩縣皆利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三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寧夏多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闡周公橋云累擢至江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恒矣君素聞疾之至浙身自看不取纖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撫臣姑應曰善而厥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妻譬君才優儲糧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治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亶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清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鼐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爲循吏傳史臣之職其法當嚴不居史職爲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余嘉梅圃之治爲之傳取事簡以爲後有良吏取吾文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股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會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雖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眞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膚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宴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寧化三賢像贊三賢者故閩都御史曾鉅擇庭故光祿卿伊朝機望林故徵賢生陳禾方御史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僞或眞閩三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窀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輔日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名谷望閩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隱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賕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惟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攄是贊詠

文後集卷六　碑文墓表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傳諱廷昭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濬仲敏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之爲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詔服闋赴職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爲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頗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純皇帝知公最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必不能具識而至其入陳禁陛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入都謝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醊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于門下士相愛甚

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堉時監生將時武選員外郎堉時廩膳時孫九子公葬於韓城北原生既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名釋功匪惟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歛而不擇天子知之降予載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尙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纖毫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澹泊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

隙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蓋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今上亦絕重之而公遽歿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諸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姪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惜惜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弗怨歷蹟及蹝隴坻海頓攘扶蠢蠢耋孺鼓樂嘵爲待從公望在衆祖未及登刊石載頌

中憲大夫保正清河道朱公墓表

公諱瀾字問源其先吳人顧氏也明天啓時有以義憤擊魏閹所使緹騎逮周順昌者避匿江寧自是爲江寧朱氏國朝始爲江寧學生者曰應昌生贈編修圻贈編修生康熙己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元英編修生江寧學貢生贈通議大夫松年嘗舉孝廉方正不就早卒公之考也公生八歲而孤家貧身弱就舒太夫人苦節撫而教之稍長即遊幕於外以供養蜀楚閩徽無不至於民情美惡政教利病無不曉卒在直隸通永道幕爲總督方恪敏公所知保舉以從九品職引見發河工補楊邨主簿值漕船起撥運丁有多奪小船以病衆者公往數語諭之即服公名自是起歷縣丞知獻縣河間縣務關同知務關治河官也公治運河有績而上官惡之以報水遲解其職會有大臣出勘河患乃保留公公始以水漲患民田廬請上官修治爲斥拒至是陳於使者功畢徵輔民獲寧焉逾年授天津府同知卓異擢正定府知府再擢清河道公在道職凡五年而五署按察使方公之爲知縣所臨案無留牘屢以平反寃獄稱明允於直隸矣及攝臬司尤以獄爲重每屬吏所不能決公親研鞫或晝夜據案披訊經月不輟所定必當罪全無辜者甚衆又爲獄囚疾設隔別之法令無傳染籌得歲千餘金爲獄中薪炭醫藥之費至今爲利歲饑總理賑救勤察無遺流值高宗純皇帝至趙北口召公見於行幄時以水災請蠲魚葦課上問魚葦宜水者而亦蠲何耶公曰水小則魚聚葦生大則魚盜出而葦沒爛上大稱善又詢數事皆稱旨將大用之矣而以審案稽遲去職公之四攝臬司也爲日淺甚有盜案在保定府未定上其後盜發他省供首盜在保定而未究出上怒自總督以下皆得過方以法繩下雖知公在職暫不特宥也久之乃賜復原銜既又令總督遇相當缺出題補然公久勞於官致憊自以老疾乞歸不能仕矣時乾隆五十六年也上發猶數問其疾愈否公竟於嘉慶元年九月十九日卒於江寧里中年七十三公生平嚴持清節而施人則甚厚仕歸資業蕭然嘗著才識論謂處事以識爲主而才副之不可偏廢不得已而去寧無才不可無識故其立身治民必求其大者要者云所著待潮書屋存稿四卷又詩三卷待潮雜識二卷歷官紀要二卷夫人陳氏誥封恭人生子三紹曾安徽布政使賢能早卒續曾靈州知州側室于氏生子三頤曾候選縣丞述曾承曾俱候選從九孫七桂棟候選同知桂楨己未進士文選司主事桂馨桂森桂柱桂樞桂檀女十一人孫女十人公與夫人合葬於江寧口口口桐城姚鼐爲之阡表云

修職郎碭山縣教諭瞿君墓表

君諱嘉宇徵川嘉定人有文學爲王光祿鳴盛門人光祿稱之以商籍爲錢塘學生由歲貢得教諭嘗署浙之嘉定寧波淳安學官矣卒改歸本籍乃爲碭山教諭奉上官檄察邳州水災君不避勞苦所察得實既又值旱災君察之亦然民被災多賴以存者父艱歸服終署昭文元和金壇學官所至皆爲諸生所親樂然君厭塵事遂謝病不復出託居蘇州閶門之北君爲人篤謹和易未嘗有疾言厲色於鄉里遭喪以毀得疾數年遂習爲尊引通道家之說夜長不寐年六十嘉慶九年坐而逝妻諸孺人賢恭稱君配生子中浩中溶先君九年卒嘉慶十年合葬長洲之天森山側室周氏生子中淦中濟中溶娶錢少詹事大昕之女嘗見葬於江寧今葬君以王侍郎昶之銘寄示余於懷寧余掇其要以表其墓

姚休那先生墓表

休那先生之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白苓里是爲白苓姚氏居九世曰一鑒爲諸生而早卒妻吳氏爲節婦子士晉士晉後改名康而字休那焉爲明諸生有儁才高識而屈於場屋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爲吳江周忠

愍宗建墓誌爲世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爲傳出先生手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邀先生同行先生知世不可爲嘗題臥獲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反先生後入史相國幕中故史公檄文多爲世稱然先生蹇歸里得免揚州之難改革之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爲人作與自爲者相半凡十餘卷藏於家惟評貨殖傳黃巢傳刻傳於世順治十年卒年七十大先生存時史相國爲豫題墓曰明讀書人姚康之墓卒後百五十年同里姚鼐述其生平表於碣云

石屏羅君墓表

石屏羅君諱會恩字際叔宗人府丞諱鳳彩之孫隴西知縣諱元琦之子有文學數不第退居修行於家其事父母盡孝養之誠父歿使婦侍母寢數年母終免喪而後歸復君乾隆戊子科舉人也吏部選爲安徽州學正君不忍離母竟不就官其兩執喪皆能如禮有兩兄兩弟以事以撫能恭以愛其遇族里誠且直責人言或至切而人感其意不爲怨也里中事宜謀於公所君卓然建議躬任其勞必蒙利而後已其身終於鄉而人信其才足以任世事也嗚呼士溺於俗久矣讀古人之書聞古人之行事意未嘗不是之而及其行事顧憚不能效也如羅君可謂勇於爲而不負其學者已君嘉慶九年卒葬於懷寧之口口江檣源銘之逾一年桐城姚鼐爲書其生平之概俾其弟觀恩揭諸墓上云

婺源洪氏節母江孺人墓表

江孺人婺源江某之女。爲洪永禧之妻。永禧家貧甚。勤耕薄田。未明而興。逾昏而息。孺人歡然共其勞。有子三。子一歲殤。其二永禧痛之甚。亦亡。孺人獨撫六歲仲子立登於田間。殆無以爲生矣。於是晝督傭客。夜執針黹。茹苦積瘁。以至子立登之長。出賈。乃稍有贏。孺人顧好恥。有負其財者。念其貧憊。棄券而復資之。而自奉則儉。不欲逾田家時。有孫鈞。自幼餐宿。皆依其側。長則督之學。立登後居於江寧。鈞亦來江寧從余學。爲余言孺人所以訓之者。率如古賢母言。而孺人目不知書。其貞哲天性然也。孺人亡年七十有五。其喪夫時逾三十。於例不應旌表。余嘗論女子失亡守志。有未三十而守猶易。有逾三十而守倍難者。例有定而人所遺不可定也。孺人之執節。可謂難矣。因書其實。俾鈞刻諸墓上云。嘉慶十一年秋七月。

桐城姚鼐表

臧和貴墓表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瘧。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禱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卺。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爲之也。苟足悅其親。雖違衆不顧也。和貴與兄庸。皆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讐校。爲四方賢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鼐嘗督庸。聞和貴之學行。未見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爲表其墓云。

姚氏長嶺阡表

姚氏自餘姚遷桐城。始遷曰勝三公。勝三公後四世。以農田爲業。五世爲明雲南布政司右參政諱旭。有政績而貧。參政卒。子孫復修農田。三世皆有隱德。參政四世孫諱自虞。爲諸生。其子諱之蘭。爲汀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所歷海澄縣杭州汀州二府。民皆爲祠以祀。參政副使仕績。明史皆載入循吏傳。副使之子諱孫棐。仕爲職方主事。職方之子文然。仕國朝康熙時。以刑部尚書終。謚曰端恪。至世宗時。追論先朝名臣。思其賢。詔特祠春秋祀焉。祠今在城東門內。端恪公之第四子諱士基。以舉人爲羅田縣知縣。羅田民以奉入名宦祠。羅田府君之次子。是爲贈編修公鼐之祖也。年二十六而卒。配任太恭人。賢孝秉節。上事姑。下教二子。長子爲翰林院編修諱範。次子爲贈禮部員外郎諱淑。鼐之考也。贈編修公承累世賢哲之遺風。敦行勤學。而不幸無年。編修府君既孤。憤發策勵。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長爲詩古文辭。故同里則劉才甫。山陰則胡稚威。常熟則邵叔向。皆編修所尤厚也。而編修自沈究遺經。綜括先儒。茹精晰微。萃成已得。然仕爲翰林數歲。不究其用而歸。歸著書。亦未及竟而卒。此天下士所共爲歎惜者也。當端恪公薨。羅田府君買得墓地。居長嶺之巔。去城七十里。將葬端恪。而羣從子以爲遠僻不用。乃別葬。後羅田府君卒。亦別葬羅田長子中書公。與贈編修公相繼沒矣。而故買長嶺之山。其契藏族君子來安訓導文默之笥。吾家不知也。有謀葬地。就來安求售。來安不許。然後吾家得聞。任太恭人乃命編修兄弟。奉中書及贈編修公。合葬於此山。雍正之六年也。又其後。編修公沒。未葬。任太恭人及鼐父贈禮部公。皆別葬矣。鼐與伯兄昭宇。乃奉編修及伯母張太宜人合葬。贈編修墓下之右。其時鼐繼妻張宜人亦未葬。又葬於編修張太宜人冢右。時乾隆五十二年也。故姚氏之阡。爲冢三。而有五柩焉。自是後又二十年。贈編修公諸孫盡喪。獨鼐存。懼舊德遺事泯不聞。乃謹書以列諸陰左。中書公諱孔鐸。字振修。康熙三十九年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四十九年卒。年四十一。娶廣德州學正方曾祐女。生二子。興涘興燾。二孫。璉支幹。贈編修公諱孔鍈。字瓊修。縣學生。康熙三十七年卒。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累贈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娶懷甯任氏大理寺少卿諱奕鑾女。生二子。有八孫。編修子曰縣學附貢生昭宇。南甯府同知。戴輪。舉人。登監生。勸隆縣學增生。斟元。贈禮部。子曰刑部廣東司郎中鼐。候選州吏目訏。副榜貢生鼎。編修府君始名興祿。今贈編修墓所列。其舊名也。後改名。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乾隆甲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禮館纂修官。乾隆十五年歸里。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娶縣學生贈內閣侍讀張若霖女。乾隆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今合祔焉。生子五。諱始娶張宜人卒。繼娶張宜人。乃前婦其五世祖妹也。爲屏山縣知縣張諱會敏女。其始權厝。鼐有銘矣。茲不具。

贈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孟公墓表

國家定制。一品官封贈三代。得及曾祖父母。而有特命官。未至一品而願以己及身及妻應得封典。特乞跪加及曾祖父母者。呈請部臣奏聞而詔命焉。蓋所以伸人子孫追遠事亡之至情。又以示士有積善者。或遠或近。期必蒙報於後世。此又聖朝錫福之廣。所以勸天下之爲善也。乾隆五十三年。覃恩封贈諸臣之家。而太谷孟御史生蕙。請以所應受之封跪及曾祖已故候選府經歷奉旨允給。於是遂贈公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夫人趙氏贈太恭人。公諱鳴品。字飛陸。其立身有行義。事親尤孝謹。愉色婉容。能曲成親心。其考邑庠優生珺。亦君子也。母武孺人。皆樂公之能養志。公外接人無城府。獎正疾邪而能有容。其教子孫。必爲正士。謂士品立則可富貴。亦可貧賤。士品一隳。富貴則驕盈。貧賤則卑汚。均爲可恥。公生於康熙十五年。卒於雍正十一年。年五十七。後六年。葬孟家莊東南原。又後四十年。而得贈官焉。趙夫人年九十。乾隆二十九年卒。祔公墓。子三人。長熙。邑庠生。贈朝議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次照。次烈。恩賜從九品鄉飲耆賓。孫八人。啓周。贈中憲大夫工科給事中。啓疆。歲貢生。分陽縣教諭。啟封奉政大夫順天府西路同知。啓堂。國學生。贈文林郎。清河縣知縣。啓林。啓城。啓堃。啓墉。啓基。曾孫十八人。生蕡。贈中憲大夫生慈。乾隆癸未科進士。歷官至通政司參議文蔚府經歷。生葦。乾隆戊戌科進士。順天府西路同知。生蘭。生菖。庠生。生藻。生英。從九品。生萬。生芮。生

茂生芬生菘生荃生康生蘖生夔生度玄孫以下人材蔚起人謂公德之貽甚遠不享於其身而光於後嗣未有艾也鼐與公曾孫生蕙爲同年友生蕙遺書令爲阡表鼐愧不文顧以通家曉列仰望懿美國恩家慶皆可贊述因書所聞見以謂可爲賢者慰矣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訶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示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倬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贈中憲大夫武陵趙君墓表

君諱宗海字匯川其先世居歙之巖鎮宋之宗室也有朝散郎不俊之裔孫字世容者自歙遷於湖南爲武陵人君之祖也君考曰商山早世君三歲而孤繼又喪母乳媼哀而育之於家稍長出入里閈恭慎勤敏異於常人時武陵有王西崖妻劉安人寡居而賢知能鑑人生一子一女女聰慧通知古今書史劉安人奇之欲得良婿見趙君愛之曰此孤兒後必大乃以女女焉是爲王太恭人也君遂爲王氏贅壻治生爲賈然能敦信而輕利遠近服其爲人所交多四方長者當趙氏來武陵猶有貲君考之亡族人皆侵取之君既立家顧厚於族人尤甚微弱者皆依以成立先世柩在歙未葬者君皆安葬之人有事就謀者必忠告而爲盡力焉以積勞卒卒年四十時王太恭人年三十八君未沒時綢繆趙王兩姓皆立門戶子皆能讀書矣太恭人兄春埜爲名諸生太恭人以子屬教之今觀察也及君喪太恭人督教子益嚴嘗杖子而杖折太恭人識歲月於折杖而藏之初君所受託以財賄者有數千金及君沒頗乏償貲或謀以孤寡辭而弗與太恭人曰吾夫信義故人託之今弗償是爲夫取惡名也乃破產鬻室中衣物以盡償負其周恤族黨親故之事甚衆人謂君固賢而成君賢者亦內助也君與太恭人以子貴屢被國恩封贈而今觀察爲編修時以己及妻應得之封贈外祖及劉安人云君之子二曰愼畛嘉慶丙辰科進士今爲廣東惠潮道愼畛君與王太恭人合葬於口口嘉慶十八年冬桐城姚鼐爲之表

方母吳太夫人墓表

吳太夫人者吳縣人事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爲側室而今尚書浙閩總督維甸之母也尚書生十一歲而孤歸居江寧或見其孤弱侵侮之太夫人置不與論而自刻勵勤苦彌甚教子極嚴不使稍有子弟之過嘗鑄鎧治女紅而課子誦讀于側每至夜分及尚書長成進士登朝則日勉以道義忠敬之事而治家以勤以樸不改于初尚書或被使命出戀侍膝前雖行萬里礦外太夫人必正色責其速行急國事不得少佇速既出門而爲涕泣焉當恪敏公存時兩從子孤幼撫之身側太夫人愛誨之與己子無少異故今侍郎河南巡撫受疇嘗述於上前上聞爲太息及太夫人亡而令持一月之服也其天性尤好聞人爲善及有慶樂事則欣喜若在己苟力所及則必助之其有不善或憂苦則戚然不安者移時於舊怨則忘之而令子更以厚待既以子貴國恩得封太夫人而上稔知其賢屢加賜問嘉慶十八年卒于江寧里第年八十五上聞特使江寧將軍至宅祭之命歸加祭非常典以旌德也是歲十月甲子朔葬于句容北葆山恪敏公之西藏惟太夫人徽懿徹於九重惠澤洽於閭巷朝廷賴鑱成之器室家奉先立之型核厥嘉休宜垂後世墓成之日桐城姚鼐述爲之表

文後集卷七　墓誌銘

安徽巡撫荆公墓誌銘 并序

荆公諱道乾字健中蒲州府臨晉人也以縣學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山西鄉試三十一年挑發湖南爲知縣所莅麻陽龍山東安永順皆有賢蹟而在東安御鹽商歲饑千金則俗吏以爲恒事固當受者也於是上官舉公卓異矣適丁太夫人憂服闋乃引見仍發湖南候陞復補龍山調善化前後在湖南十二年擢甯夏同知又擢寧異擢池州府知府公清介端謹與人甚和易而臨公事無纖毫內顧之私故尤爲當世賢者所貴諸城今劉相國墉撫湖南時以謂第一良吏也大興朱尚書珪撫安徽亦謂公第一自池州調鳳陽安慶又擢卓異擢登萊青道歷山東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嘉慶四年秋授安徽巡撫距其去安慶時未五年也公既習于安徽又繼朱尚書後其治相似以安民便俗爲要其有所陳奏雖其事有爲天下督撫所不欲言者公皆直達於上上亦知公之至誠也公任巡撫兩年病作請解任上令公養疾待少愈入都將處以內職然公竟以嘉慶七年三月癸酉卒于安慶年七十二卒後人哭者視其輟被如寒士喪行吏民送者莫不涕泣上聞有詔愍惜賜祭令山西巡撫俟喪終擇其子若孫送引見焉公曾祖諱爾極祖諱鐵光考諱德志皆贈如公官有三兄其二先卒公夫人姚氏亦先卒其第三兄學乾常與公居官舍晝同器食夜同室寢依

依如幼稚以至於終。子二。澤桓澤情。歸葬公口口。請鄒爲銘。鄒目睹公清修令德。以謂當世達人才傑蓋多矣。若夫眞樸淳至。表裏如一。則無以逾公。故舉公行如此。其吏事之常。雖有善能。猶於公爲不足道也。銘曰。

以德爲寶。以義自好。其行臨臨。帝曰賢哉。宜臨江淮。載離載來。治以道靖。

煦良宥眚。悲哀法穽。德人之祥。衆戴曰臧。歿而不忘。歸葬河汾。有慕故民。

銘其幽壙。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啓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殿試。以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甯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即明決于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續稱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瞀。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莅不數年。無造怨于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灘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

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致疾。上聞甚悼惜。賜金治喪。又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聞強識。尤善爲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攷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韻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恩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坰。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水文。布政司歷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游。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必使鼐爲墓銘。嘉慶年月日。學崇葬公口口。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旬分洮。南及嶺嶠。沒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賦詩。異於俗吏。帝褒良績。天祐厥家。

妥奉棺居。銘幽詔遐。

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祖京。字依之。德清許氏。曾祖諱煌甲。祖翰林院編修南昌府知府諱

鎮。考舉人西安教諭諱家駒。三世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公少勤學工文辭。乾隆戊子科中浙江鄉試第一人。己丑科成進士。授官內閣中書。貧甚。徒步懷餅入直。甚而出。歷七年內閣侍讀缺。公次當擢。金壇相國于文襄公欲別擬人矣。聞公論。謂許舍人不得擢爲不平。乃卒擢公在內閣。兩邀京察皆一等。丁酉科。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復命奏對稱旨。旋命爲雲南驛鹽道。逾三年。擢雲南按察使。屢辦疑獄。悉精當得情。姚州有刼盜以刀背傷事主。司擬死罪。上部駁謂刀背雖金非刃。不當死。承審官知州誤擬應降職。公言州本擬如部所論。臣飭改之。咎乃在臣。奏上。純皇帝愈以此重君。擢廣東布政使。公在雲南時。值總督李侍堯怙勢求賄。其後事發得罪。屬吏多爲所累。降絀。公初不迎附。卒亦不與其咎。及在廣東。仁和相國孫文靖公爲總督。值林爽文亂臺灣。文靖馳至潮州。調兵餉甚衆。公抗言臺灣亂當即平。不可無故先用粵民。文靖得牘怒甚。欲奏公沮軍。會臺灣平乃止。及殺勇貝勒相國福文襄公爲總督。勢益重。而公守意自如。文襄之譏安南阮惠入朝。公定郡邑供帳有限數。阮惠行出廣東。緣道官乃務極華侈。傳單至達行在所。純皇帝以讓文襄。文襄乃歎公初所定豐約之當也。廣東濱海。民雜易擾。公治之凡十年。於事惠多所消弭。民有欲請於瓊州開鑛者。公駁不許。又有欲於省設船步網利者。公亦不許。民以晏然。乾隆五十九年。以請養歸。逾一年。丁母蔡太夫人之憂。既而病。居杭州就醫。嘉慶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卒於杭州。年七十四。公強識過人。少所見文字。

至老未嘗忘治官事。勤甚。累日夜廢寢食不疲。其在雲南。不置幕客。文案皆親定之。又以餘力訓子爲學。其在內閣。修官書一統志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勝朝殉節臣錄。皆獨當其勞。平生自著書。則有書經述八卷。詩四卷。許氏說二卷。藏於家。夫人同縣進士祁縣知縣胡官龍女。賢明有禮。先公卒四年。子二。翼宗國學生。早卒。宗彥。嘉慶己未科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女一。適山陰王思鈞。胡夫人先葬武康春岡嶺上。青浦王侍郎祀銘之矣。嘉慶口年口月口口日。啓穴以公夫人合葬焉。桐城姚鼐爲之銘。銘曰。

公以儒興。操筆文雄。秉節吏能。愍愚察病。勇爲衆靖。優哉從政。其道蹇蹇。

建謨伊善。植柄靡忍。禁闥著庸。山徼海邦。身去慕從。天靳民澤。錢塘之郭。

公臥不作。有配允賢。魯祔茲阡。厥嗣昌延。

中議大夫通政司副使婺源王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友亮。字景南。王氏。自宋祕書少監炎居婺源。其子孫皆家焉。國初。居婺源之淳溪者曰承裕。生贈中憲大夫啓仁。啓仁生候選縣丞贈中憲大夫士鏡。士鏡生平陽府同知贈中憲大夫文德。平陽之子三。長順德。知府廷言。次工部虞衡員外郎廷亨。次郎君。君十歲能詩。稍長。文名大著。以貢生中乾隆三十年順天鄉試舉人。三十四年。會試取爲中書舍人。四十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轉禮科兵科給事中。嘉慶初。累擢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君少以孝弟稱於家。及在官。恪敬吏事。在中書。嘗值軍

機處在刑部總辦秋審皆躬任勞苦不急求人知所建議皆當理及居斗道奏議多可稱奉命巡視南城屢監鄉會試於事皆辦其暮年承命巡視南漕尤有績善撫卹運丁寬嚴有體於是漕船之行倍速於往年純皇帝甚嘉之故君未及復命而再遷卿職將遂更大用之也而君入京師居通政甫半年卒天下是以惜其才之不盡也君於乾隆丁未科會試癸丑科武會試皆爲同考官號爲得士其生平邃於文章之事中年自號蓍亭所著古文曰蓍亭集六卷議論正大敘事有法近時爲古文之善者推歙編修程魚門而君頗似之當乾隆之季京師士大夫奉廣惠寺僧爲師君愚之作一篇曰正師其後僧與奉之者皆得罪而君之名益彰其詩爲雙佩齋集六卷又金陵雜詠百餘首新豐有韻皆可誦也余在京師時君官中書將與相知未及而君以事歸江南使程魚門致意於余余爲題其觀雲圖及君入而余已歸余之江甯書院至君家而君仕京師以至沒不得見見君文筆謦欬而已夫人潘氏生子三太學生行恕貢生蘇生候選府通判鳳生女六側室李氏生女一始君考平陽公自婺源僑居江甯生君故君少爲上元學生以是入仕既仕乃復請改歸籍婺源及喪歸以婺源山水峻遠難以還柩君子乃葬君於江寧之口口而請鄒爲之銘銘曰

君度委蛇而正妄邪著緒有嘉年逝才多未竟厥爲卷有遺文悠哉雅馴卓出俗羣貌不識君藹焉如親山水清善秣陵之坂故鄉雖遠子孫式衍式居式展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并序

婺源之黃邨有孝子曰黃君奬字書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痹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爲養踰年父終無資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圩及沒君途葬之於巴成塚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嘗於峨眉重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麥餅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歙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而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頗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朞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頗孺人亦賢女與同居敝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輝以拔貢生入都廷試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覃恩封君及頗孺人輝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頗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況人乎君子輝以口口口年口月口日葬君口口姚鄒爲之銘銘曰

陟山泝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圮茹荼苦釐卒以有子升爲命士述之可晞揚之無既

光祿少卿沈君墓誌銘 并序

秀水沈君諱琳其字潤輝而交遊皆稱其號曰沈華坪乾隆三十一年鄒試職兵部其時君與上元陳中丞步瀛先在兵部三人相得甚歡入治公事出復談讌或抵夜而後散君爲人通明于事善談謔與人言無不盡聽者欣喜然所存厚有行誼惟習於君者知之余在兵部年餘移禮部後七年以疾歸而陳中丞出爲知府後仕至貴州巡撫惟君居京師久仕至光祿少卿卒卒時陳中丞適爲安徽布政使告余喪君而泣君也又後十餘年君子方大爲余邑令其時君已葬矣請補爲銘嗚呼余老疾幸未即死而海內故人零落至盡追思多可悲者往在江寧既爲陳中丞墓銘矣然則君雖先葬而其平生行事宜見於余文亦其理也君祖諱光裕考諱雍嘉皆贈光祿少卿君成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進士歷官武庫司主事武選司員外郎郎中江南道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光祿少卿皆有聲其使任嘗監督兵部馬館丁酉科監順天試辛丑科監會試巡視乾隆四十八年南漕皆辦於所職公私情理皆協事父母孝謹篤於親黨交遊先世嘗富矣至君貧而供養施助之事猶豐也有文學兼通醫見病者雖臧獲必盡心爲處方卒年五十八乾隆之五十一年也葬于口口夫人王氏子一女四銘曰

有才卓犖久居臺省儇寬細猛其蹟載炳秀州東境桑苑覆頃光祿之井吾銘炯炯以鞏幽靖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觸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翛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蟲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

壻曰溧陽狄口。丹徒陳口。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口口。爾爲之銘以代送窆。爾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茫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先世自建州浦城。數遷而居桐城。十餘世至君祖諱紹七。考諱天祐。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歷仕甘肅渭源知縣。武威知縣。江南鎮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蘇松督糧道。松太兵備道。其在甘肅。年甫三十。強果任事。獲久逋巨盜。總督特奏其功。引見。純皇帝甚器之。命擢同知。總督未及擢。上已特命知鎮江府。旋以才優。調首府。君博知天下利病。所莅官。興廢多得宜。而尤明於地形勢。純皇帝屢南巡狩。始皆自鎮江陸行至江寧。詔改通水道。大吏使君相視。衆初謂昔吳陳勳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六朝因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君往來察之。以爲句容茅山岡。石巨勢高。鑿之極難。縱成瀆。非閘不可儲水。其勞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金烏珠刀鎗河故道以達丹徒。工力省而後修易。可永爲利。大吏如君議上奏。令君監修。君鑿瀆百里。既成。謂之新河。御舟行甚安。而數十年至今。商民率避大江之險行新河。君之力也。純皇帝嘉其能。故君方以糧道被吏議。而上巡至。即以松太授君。君好士。獎善樂施。予自於世。知不行。年四十四去官。自號曰園公。處場圃。觀山水。作文章自娛。尤工爲詩。標舉性情。引擇幽渺。斷雕藏耀。人初視若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愴愴。不能自已。乾隆五十五年冬。君訪友於安慶。爾與遇於江津舟中。各出其詩相示。分持而去。自是十五年不見。嘉慶十年正月。吾卒於里。次年八月口日。葬於常熟西山父墓之側。君于來告。請爾爲銘之。君曾祖翔鳳。康熙壬戌科進士。沂水知縣。祖佑。昌平州同知。贈興化府知府。考直。贈內閣中書。君於乾隆己卯科中順天鄉試。辛巳恩科。取爲內閣中書。考得贈官。癸未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刑部廣西司主事。發貴州爲直隸知州。署都勻府八寨同知。以逸獄囚罷官。次年引見。以原官起用。君請疾。遂不復仕。其狀小身短視訥言。然胷中通貫今古。於事理無不曉。敢爲介直辭。在刑部屢爭疑獄。當安南黎氏爲阮氏逼篡。仁和孫相國文靖公士毅爲兩廣總督。將討之。君於文靖姻也。與之書曰。虛聲不可以聲強捍。鄉鄰有鬬。雖閉戶可也。取之是爲貪兵。發難有端。將爲吾患。不可不念。文靖迂其說。然竟以喪師。身幾不免。乃悔棄君語。大臣間亦知君才者。而君不樂與俗伍。間應其招。嘗爲山西河南書院山長。旋歸以老。年七十有八而終。有詩集六卷。制義律賦二卷。已雕板。古文數十首。藏於家。夫人錢氏。處士周和女。前卒。生三子。汝詔。監生。載漳。浦縣丞。采廉。膳生。一女。適大理寺評事孫輿。文靖子也。側室魏氏。生女尚幼。有孫十一人。銘曰。

嗚呼園公。有道植躬。仕而不見。遍有文園。崇視於世。而不見工。吾銘其幽宮邪。以待後世之無窮邪。有知而如見其中邪。

鎮江江寧及至松江興理書院。撫恤饑困。人多賴之。乾隆五十年。安徽大旨。桐城尤甚。君時在松太聞之。出萬金以救飢者。又以糧穀以賑。必驟長市價。乃先於他處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運至。所全活無數。既而又爲疫死者葬埋。君平生惠閭里族黨之事甚多。而茲其最巨。其時君妣黃太恭人里居。哀訊者多所救恤。君迎養。不肯往。途請告歸。太恭人時健甚。然逾年途卒。人謂早去官而獲送終。亦其孝也。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爾主鍾山書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與君皆有聲伎。三君每召聚賓客遊讌。爾亦與焉。然君及禹卿。皆內耽禪悅。事佛甚精。子才時譏之。二君不以易也。六七年間。子才先亡。爾歸俄聞禹卿喪。今又失君矣。余悵然寂處。追思昔遊。一往眞如夢幻。然則二君之歸。心釋氏。庸爲過乎。君卒於金陵。豫剋期辭交好。以嘉慶八年十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嘉慶十年六月口日。葬於懷寧西馬鞍山之北麓。夫人先後皆吳氏。子維極。候補知府。維桓。乾隆己亥科舉人。兵部武選員外郎。女二。孫四。子才禹卿之卒。爾皆銘其葬矣。今君子請銘。莊不可辭。銘曰。

趨世工而建有功。植財豐而能濟窮。生也憂樂與世同。超然一往遊虛空。書其可稱以飾終。寥乎趣嚮誰能窮。

蘇獻之墓誌銘 并序

常熟蘇君去疾。字獻之。桐城姚鼐同年友也。孤清峻立。以古人道持身衡

君諱絕。先。字正木。黃氏鄞人也。唐末有江夏侯晟。以禦盜功爲明州刺史。其後屢有聞人於鄞。閱二十九世爲君。祖曰振齡。考曰起忠。皆贈文林郎。君以鄞學生。中乾隆十七年恩科鄉試。成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發爲江西知縣。任樂平。浮梁兩縣。勤事致疾。告歸數月。以乾隆三十年九月九日卒於鄞。年四十七。葬於東湖陳墅壙父墓左。君在江西九年。天性仁明。強力於政事。未明起閱文書。定晨。召吏。即發。有訟者至。當鞫。或當往驗視。皆不越旬日。坐堂上決事。日或十餘案。即作判詞。自讀與訟者聽之。暮友書吏。無從留閣以取市。與囚言。廢屏刑器。嘗以至情動之。而囚自服。有鄞城民余上文之弟。爲浮梁人毆死。藏其屍。訟二十年不決。上文乃走候大駕出陳告。事下。大吏欲第論上文驚蹕罪。君銳意治其寃。自往履毆所。於民宅後試掘。即得其弟屍。獄遂定。嘗謂事紊亂者。非必難察。由吏不盡心。惰翫致也。故君所斷。本治及上官委治他縣事百數。無不曲當。而積勞亦深。痼不可痊矣。其所去縣民。必涕淚送之數十里。浮梁爲之立碑。其後浮梁民有爲後令屈抑者。走浙江。將訴於君。至則君已喪。乃悲痛而去。夫人張氏。生子五。定宇。定文。定衡。定樞。定杓。定文今爲揚州府同知。與桐城姚鼐遇於金陵。請補爲君誌。時嘉慶十一年。距君亡四十年矣。銘曰。

萬姓委命。君則眞令。煩祛亂靖。人安已病。嗚呼。天不與以齡。其貽以後慶。

贈光祿寺少卿寧化伊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爲臯。字景陵。汀州府寧化伊氏。以孫廷楨貴。得贈朝議大夫光祿寺少卿。君生而勤志力學。欲有聞於當世。然於時衡才者無所遇。伏處寧化城中。以奮以鬱。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九日卒。年五十三矣。卒後八年。而廷楨始生。長而讀其書。經君點勘。丹鉛之蹟。縱橫斑駁行間者。千餘卷也。撰著文字。手書精樸。黍粟積成巨册者。尺餘也。其家傳至今。悲之。君考順昌縣訓導。鄉飲大賓。諱應聚。長者也。君又長者也。其家始稍裕而卒。大貧。有姻族欲假人千金。求君爲說之。既得。遂不償。君大觀。鬻產以償債者。故困。君娶黃氏。生子經邦。爲諸生。生二子。長廷棟。乾隆己丑科進士。光祿寺卿。生二子。長秉綬。乾隆己酉科進士。今揚州府知府。光祿在石州。以君葬昔闕志。俾秉綬求追爲之。嘉慶十二年太歲丁卯正月。銘曰。

守信不衰。利則棄。篤學不怠。名則翳。卒有褒聞。生則覽。日月逾往。將百歲。述德簡辭。足知義。桐城姚鼐作。

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金壇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世纘。字萃得。金壇段氏。祖諱武。父諱文。及君三世。皆爲金壇縣學生。金壇自明以來。爲海內制義名家之藪。至君考及君。皆善其事。君尤爲學使者所賞貴。而皆不遇於舉場。終身以訓生徒爲事。其訓必使以讀經爲根本。與講授熟復之。唯恐有弗達也。朝夕課之。多方以誘之。唯恐己力之餘而弗致也。其後學徒多成立。而君子玉裁。遂以經學名天下者。君之教

也。君三十二而孤。至八十九歲矣。思至則悲哭。博陵尹學使會一。嘗召諸生與言志。君曰。生無能。惟願不忘父母而已。君以恩貢入太學。以玉裁爲巫山知縣。得封職。年七十而玉裁歸養。自金壇移居吳閶門之外。于是又二十餘年。君嘗步遊郊野。或至十里之遠。而獨未嘗入蘇州城。其遇人無貴賤長幼。率怡如也。年九十而見玄孫。嘉慶五年。吏上於朝。賜匾曰七葉衍祥。又賜銀幣。嘉慶八年六月十四日。年九十四而終。君娶史孺人。生玉裁。乾隆庚辰科舉人。巫山縣知縣。玉成。丙午科舉人。桐城訓導。玉章貢生。玉立副榜貢生。女一。適江都杜士彬。孺人亡。繼娶錢孺人。無出。亦先君喪。孫七。曾孫十二。玄孫二。君之卒。自吳已返葬金壇治西大壩頭。銘未具。嘉慶十二年。姚鼐追爲之銘曰。

篤於慕親。宜有後也。忠於訓人。宜繼道也。和於治身。宜康以壽也。歸葬故鄉。藏斯實也。銘之以信。用貽遠宙也。

中議大夫太僕寺卿戴公墓誌銘 并序

嘉慶十一年五月甲午。故太僕寺卿揚州梅花書院山長長興戴公卒於書院。喪歸湖州。次年。其子以公行狀。求桐城姚鼐爲公墓銘。鼐與公。皆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進士也。是年成進士。爲京朝官者。蓋六十人。而浙江最勝。逾二十人。長興戴公在工部時。浙江有二戴。以公年少。羣呼曰小戴。公每同年聚會。鼐見公溫溫寡言說。而謙謹讓人。知爲長者也。其後十年。仕京朝者。或出或死亡。鼐以病歸。留者十餘人而已。鼐既歸三十餘年。又加少。其末歲在朝者三。皆浙江人也。錢塘龔相國淳。富陽董相國誥。及公是已。既而聞公去。又聞其亡。迄今同年生合計內外朝野。不過五六人。而鼐最爲篤老焉。昔鄭康成以比滕弁名者爲宰相。而已樂論贊之功。有日西方暮之嘆。余之無聞。安敢比於康成。而草澤之中。大馬之齒未盡。獨見同年之摧喪。則感又有逾於鄭公者。是可悲也。公諱鵬。字敏夫。曾祖諱容。贈通議大夫。祖諱承椿。雍正癸卯科進士。江蘇按察使。考諱文燈。乾隆丁丑科進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公所歷官。自工部都水司主事。再擢至郎中。遷湖廣道御史。禮科吏科給事中。鴻臚光祿太常三寺少卿。通政副使。太僕寺卿。嘗爲乾隆甲午科廣西鄉試考官。充文淵閣詳校官。其爲人謹飭。奉職。不求苟表異。爲聲名。以資平進。至三品而家常窶。之諸子遊幕。乃得爲生。終不爲取贏計。故年六十有八而客歿於揚州。茲其可述者矣。夫人沈氏。子錫衡。崧申。鼎恒。鼎恒。嘉慶戊午科舉人。女四。孫三。銘曰。

德有常。進有方。至九卿。無辱行。承世祥。能文章。貽後生。遠不亡。歸葬瘟。於此藏。

新城陳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吉冠。字嘉甫。新城陳凝齋先生。道之第十三孫。而薊莊孝廉守譽之長子也。才儁好學。少而篤慎。未嘗有子弟之過。爲文英異出嘯類。中乾隆五十四年。江西鄉試。後遭母吳夫人喪。哀毀甚。旋感疾。卒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朔日。年二十七。妻楊氏。二十七。爲嫠。三子。曰效會。敬會。敬會。凝

齋先生之門。多賢之門也。余於凝齋先生及其子孫。大抵識之。獨未見薊莊父子。以書通而已。而於嘉甫甫知其才。旋聞其喪。茲可悲也。嘉甫工書法。尤善八分。余得見其所書文字數種。勁厚有韻。非常人所能逮。薊莊既痛子亡。乃盡取其書刻於石。厝於一室。陳其生平所好几硯書策於室內。薊莊每往徘徊。及暮。慟而返。如是者數年。嗟乎。觀薊莊所以思其子。不能忘者如此。其子賢可知也。今薊莊葬口口於口所。余哀而爲之銘曰。

家有則。承以克。維俊特。天才奮。學有炳。奪厥年。藏之厚。銘之壽。宜昌後。

中憲大夫陳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并序

君陳氏。諱守詔。字仲牧。世爲江西建昌府新城人。君祖以研。以富而好施。稱於江西。自是累世皆然。其居中田邨。故天下稱中田陳氏。君考諱道。乾隆戊辰科進士。不仕而篤學。植行於家。世稱凝齋先生。君爲凝齋第二子。其人勇于爲善。嘗首出財。建立義倉於所近邨落。春借秋收。至今民賴其賜。在京師買宅。立爲新城會館。乾隆五十二年。甘肅官以冒賑事。多被戮。其家屬不得返。君出金。使人至甘肅爲贖罪。且勖使返。至於朋友急難之誼。尤厚。嘗分宅以居鉛山蔣編修士銓。君少據先世遺財。屢賑。至暮年。遂竭盡矣。遇事有所欲施。而力不供。輒咨嗟不樂。蓋急於濟人者。固承其家風使然。而亦君天性也。君仕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安徽太平府知府。河南陳州府知府。其在官。與人誠信慈惠。猶鄉里然。凝齋凡五子。余識其二。其一君兄金衢嚴道。其一君也。金衢明亮疏達。而君恂謹。皆

君子人也。君守太平時。鄒居安慶書院。君來訪。自是相知。及君自陳州告歸。余尚在安慶。送君江上。別九年而君以嘉慶十四年十一月甲子卒於里。年七十八。昔金衢最早喪。而其後今多貴顯。君生亦未及盡君志。天固昌其後世。使大成君志歟。君夫人魯氏。封恭人。前卒。生子二。舉人光祿寺署正煦。嘉慶辛酉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用光。側室胡氏生甯州知州繼光。方氏生瑨光。楊氏生瑾光。君歿時。有孫十人。某年月日。君子葬君於口口。以書來請爲銘。銘曰。

仁人之族。固靡暴也。愉懿有士。其可好也。親賢樂義。鞠無告也。不擁其貲。施以好也。衆欲其存。者未耄也。鬱其餘慶。篋久報也。

文後集卷八　墓誌銘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姚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令儀。字心嘉。別字一如。先世自浙江麗婁縣。曾祖諱天麟。祖諱士英。考諱宗侃。三世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公少爲松江府學生。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次年朝考一等引見。以知縣用。發往雲南。至則攝祿豐縣事。值易門缺官。上官令並攝事。皆辦改署。尋甸州總督誠嘉毅勇公福康安。見公所爲。賢之。時四川有亂民。爲之福公移督四川。乃奏以公從幕府。其後繼福公爲督者。李公世傑。孫公士毅。皆知公賢。俾令犍爲仁壽晉石砫同知。又從將軍鄂輝。進討西藏。廓爾喀。兵行人迹不至之

地。亙寒巖谷之中。爲儲峙供頓皆辦。鄂公木四川總督也。以罪降。而孫公士毅復爲總督。福公大將軍。同征西藏而異路。皆以書招公。公以既許鄂公。從之不去。而任事彌力。上聞。亦義公。乃賜花翎。旋擢雅州府知府。及功竣。又調成都府知府。其後川東湖廣苗民爲亂。福大將軍又往征。檄公至軍。初福公以公於西藏之行不就。其招爲慍也。既而意解。及征苗。軍中事率與公謀。公言無不盡。屢有功矣。會大將軍與人毆都司徐某於營門。裂其衣。公叱止之。不聽。公乃擿杖之。一夕死。大將軍頗憾。抑其勞不進官。其時大將軍從人暴橫甚。軍中皆倚公爲重。公旋以勞疾請假。而大將軍亦薨於軍。其後四川達州白蓮教復爲亂。及威勤侯勒保爲總督。又檄公入幕。當嘉慶二年三年。與賊連戰。公皆與謀畫。以戰捷所獲俘囚。公承鞫其無罪獲釋者。不可勝數。威勤公旋被逮。其時公晉官四川鹽茶道矣。而未之任。乃護送威勤公入都。旋釋罪。又與偕返。而威勤復權總督事。其時數大帥相峙。公皆與相知。于間勸以和一。言甚忠盡。諸帥多聽。功成寇殄。四川以寧。嘉慶六年。公乃涖鹽茶道任。逾四年。擢四川按察使。次年。擢布政使。公生平在軍中時爲多。臨民時雖淺。輒有績。當爲縣令。善平獄訟。方孫公士毅爲督禁民間小錢。法峻。幾廢市。公乃急發倉穀。令以小錢若干。易米若干。錢收而民靖。孫公大善之。令各屬以爲法。其知成都府。歲祲。請發倉粟。大吏持不可。公身任請。必償。卒以濟民。每冬月。設粥廠以食餓者。及春。逮爲監司。令各郡行其法。至今四川賴其賜。其爲按察使也。數月清釐積案六百餘事。然亦積勞。自居軍中。已常失血。暮年途亟。嘉慶十四年十一月癸未。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夫人許氏。生子二。椿楗。皆諸生。公持身廉而厚。施於族黨故舊。少能文。工爲書。至老不倦於學。嘗謂鄒知爲文。以書交。使其子論學就鄒。然未及見公而聞公喪矣。其子扶柩歸葬。嘉慶十六年十一月甲申。窆於青浦縣三十八保一區二十八圖罔字圩。鄒爲之銘曰。

愉愉有文。侃侃其武。不辭險艱。不憚彊禦。內靖外裏。不以功詡。柔撫勞民。作藩西圉。不竟厥緒。銘告來許。

資政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寧化伊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朝棟。字用侯。汀州府寧化伊氏也。當雍正乾隆之間。甯化有雷副都御史鉉陰先生承方。以朱子之學講於里中。勸教學者。公少以二人爲師友。故其生平言語動作不苟。而於取舍進退。常有以自守也。以拔貢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鄉試。己丑科成進士。其間嘗處極困。將會試而無資。邑令方重公。有富子被逮。請公一言解之。而酬百金。公執必不可。既成進士。分試刑部。補安徽司主事。諸城劉文正公最賢。公。欲薦舉而文正歿。其後歷員外郎郎中。皆計俸須次而僅得之。公治曹事甚勤。恪不求人知。轍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說或不。而公不爲易。故自分發刑部二十年。乃擢浙江道御史。爲御史一年。轉戶科給事中。嘗奏對。純皇帝知其賢。於是五轉至光祿寺卿。且將重用之。而公遽病偏枯。以乾隆五十

七年去職。年六十有五矣。是時公長子秉綬。以進士爲刑部主事。於是予告養疴於京師。又逾三年。爲嘉慶元年。扶柩以與公卿千叟之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公從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蠻民。歸善博羅。屢有爲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謀。大吏特諱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兵靖亂。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公以謂子之庇。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爲侍臣。不敢隱。草疏將奏之。會後總督倭什布至。聞吏民所論。皆同公言。乃頗奏陳其當得罪者。而秉綬因以得釋。後爲揚州知府。公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六日卒於揚州官舍。年七十九。公事親孝。居喪盡其哀。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自少好讀書。既病去官。作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四卷。夫人羅氏。二子。秉綬秉徵。始公爲刑部主事。鄒爲刑部郎。直四庫館。與公未及相知。後乃知公子秉綬。公喪將歸葬。乃先爲墓誌以授其子。公家世俱許鄒所爲。公祖贈光祿誌中矣。故不復出云。銘曰。

居約有恥。既貴靡肆。葆茲常度。淵乎君子。其道有承。其學有闢。其歿無憾。安宅桑梓。

禮部員外郎懷甯汪君墓誌銘 并序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次年。其孤湳奉柩歸葬於懷甯。先以書請余爲之銘。嗚呼。學之敝甚矣。世俗說經者。不務講

明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己之私名搜取聽僻爲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爲博而不必其當好惡黨讎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而以博聞強識滋其非者也君少稟承宋儒之言行己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未嘗一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衞而信且好焉因推明其旨將以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爲學矣余始未識君居懷寧敬敷書院時君來偶見余說詩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說謂爲后妃求賢作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說耳君因探懷出所著說則意正同余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師中乾隆五十三年順天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其後君改官禮部主事擢員外郎以公事被議旋復待缺遂卒君所讀經皆有札記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五十餘所欲爲者非第如今人卷也君探識天下事利病遇義慷慨敢爲使當行一方施於政事亦當有可觀者惜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沒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諱周煜父諱文墀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三時絢時鏞時泰孫口銘曰

篤行好學義之徒志遺事蹟失士模後百千歲敬厥墟沐椁中壑非俗儒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瀘溪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芳字仲麓先世撫州臨川楊氏自臨川遷金谿居鵝塘里累世皆以學行爲儀而卒終於諸生會祖諱遴祖諱曰瑞考諱鐵琪君生幼而三世

皆喪惟曾祖差晚撫教君至十歲而已君於危孑孤處之中矯能自立一日發父遺書慨然涕泣思究學乃窮日夜治諸經悉通其義遂爲諸生雍正乙卯科乾隆癸酉科再以五經爲鄉試副榜貢生君生平手鈔五經至四五通而寡著述曰士貴於經所云行與剛耳若傳註則前儒備矣故其處家盡孝弟之誠雖貧不較於財雖勞不表於衆其持身能極儉約故能介然無求而室家安之於交朋友誨弟子必以誠信士羣推其文行矣而終屈於有司乃選瀘溪縣教諭君在瀘溪以身訓士尤以敦倫紀惜廉恥勤職業爲亟非公事未嘗謁令亦不輕受人謁士有見枉則告於令直之其人來謝卒不見文廟敝君勸修於瀘溪瀘溪人素重君聞君言皆應值積雨竈無薪治廟材者或束木柿以遺君君拒不許至今瀘溪人言官于彼者曰如楊學官乃君子已君之瀘溪年七十矣數年遂歸歸五年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卒於里年八十未沒時以子護貴封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卒後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三級夫人同縣李氏生庠生韶繼配同縣聶氏生乾隆甲辰科進士江甯布政使護乾隆辛卯科舉人讞皆贈太恭人李太恭人先君卒已別葬聶太恭人君卒後三年卒年口十口其爲人慈仁恭儉甘貧善承君志愛韶甚於己出之子嘉慶口年口月口日葬君於口口口聶太恭人祔焉銘曰

秉義嚴飭謹經行則內行靡忒善羣而貞不忮而清君子之能德充仕狹闈無著業光闡闡葉有配仁厚偕厥老壽同藏茲阜

舉人議敘知縣長洲彭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希韓字玉擎長洲彭氏自順治丁亥科進士長甯知縣瓘生翰林院侍講定求侍講生鄉飲大賓正乾大賓生兵部尚書啓豐侍講於康熙丙辰科尚書於雍正丁未科皆以會試殿試頻第一名授修撰故天下稱盛族必曰彭氏自大賓以上四世皆贈如尚書官尚書長子爲舉人曹州府桃源同知紹謙而君又桃源之長子也昔侍講撰儒門法語以教子弟爲修士而君幼尤端謹明惠能讀先人之書尚書以爲喜乾隆乙酉科中江南鄉試舉人時君考已仕山東爲令君往來官舍奉侍之暇偶言商政事必當理君考旋以卓薦升曹州府桃源同知未之任省親乞歸歸六年卒其時尚書里居尚健也君治喪事既閒則奉大父惟謹其後值乾隆四十五年純皇帝南巡蘇州紳士建迎鑾亭館三處君以尚書命任其事甚修備其年尚書入都祝釐及返君皆侍焉四十九年又值南巡蘇州當有修計建費頗廣於前衆欲以畝派君曰蘇賦固重矣紳士迎鑾紀恩而費及小民不可吾曹捐之愼用無靡可也衆曰善初君嘗爲四庫館謄錄既竣功議敘當得分發知縣矣以尚書春秋高不欲離故未就是年夏尚書遂捐館君以家孫視疾及喪皆如禮然君傷甚自是亦病遂里居不復出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四日年六十三君爲人誠厚端凝而明敏於事有就謀者語之必盡其道任之必盡其力輯宋以來儒者之說時取自省曰退齋日錄君叔父紹升以開敏堅卓之資融合儒釋爲義世所稱二林先生

也君自幼與同塾讀書中歲講論皆資受其益而君持論終守家法不渝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與君工文善楷書暮年既病終日危坐讀書如常時以迄於卒娶顧孺人生澧州石門知縣蘊琨繼娶吳孺人生女一再繼娶孔孺人生候補縣丞蘊琳庠生蘊燦女二以嘉慶十口年口月口日葬君吳縣太平鄉梅灣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植行篤養志卓才可遺服施一紹葆厥澹邈靡不足繼前修蹈遺後福藏君茲竇羣且陳

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王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廷言字顧亭婺源王氏平陽府同知諱文德之子候選縣丞諱士鏡之孫兩世皆贈中憲大夫君才通曉世事而性清遠喜文章耽禪悅嘗仕爲河曲州知州矣又晉順德府知府矣兩地皆有政聲名跡而在順德值歲饑君於公帑振救之外又自出財以施貸所全者甚衆上官尤稱之以爲賢將更薦舉而君以目疾不痊遂請告去官君始家婺源之漳溪遷居饒州既乃定居於江甯之西南郊故於江甯婺源事有當爲利民者君皆以鄉里之誼任焉立積倉興文社今入婺源塗中有溪橋數處皆君建也君兩弟工部員外郎廷亨通政副使友亮皆先卒而君獨壽嘉慶元年入都與皇極殿千叟之宴賜綺鳩杖自是歸不復出矯來江甯與君知十餘年其家有樓臨江上賈積卷每禳秋氣霽要余登之眺臨空曠爲說無生之義其平居禪誦之餘吟咏而已尤喜余詩多能舉其辭而余或自忘也

所著有自娛草若干卷。嘉慶十二年正月四日卒。年八十三。娶江恭人。無出。繼娶戴恭人。生子二。長候選主事汝成。先君卒。次候選中書舍人芝祥。女五。君夙愛饒州口口口之山。命必葬是。以嘉慶十口年口月口日葬。彌爲銘曰。

婺源重巖。蟠歙之南。王氏徂居。自宋祕監。數十其世。衣冠肅繼。君才卓異。北遷江裔。秉持待竹。布惠紓獨。養志懸車。邈焉高躅。里懷其厚。曰俊以壽。藏棺茲阜。銘貽無朽。

朝議大夫臨安府知府江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福源。字岷甫。懷寧江氏。曾祖諱汝湛。考諱嘉椿。祖考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以縣學生中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四十三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晉員外郎。又晉稽勳司郎中。兼考功事。君在考功十餘年。貸貽不敢及門。吏不敢爲姦弊。乾隆五十八年。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臨安邊遠。民寡知義。君一以道理諭之。訟者至。君呼至案與言。如鄉里。至不可教。乃威以法。有兄弟以財訟者。君爲言骨肉之誼。其辭痛甚。言未終。訟者泣。弟求罷訟。復於好。後訟者益稀。臨安所屬夷。民。土司十。掌塞十五。舊土官謁知府。其儀嚴甚。知府坐堂上。如神。階下跪拜。惶迫。不聞一言而出。君獨接以和易。賜坐與問。夷情具悉。土官感恩。奉命愈謹。而事大治。居寡燕樂。廚舍蕭然。優人跡不至其郡。而境內小大續無不舉。縣皆立義學。爲立法甚密。任內公私修橋梁至五六十。君自爲文以記。臨安民以爲榮。嘉

慶二年。貴州興義苗爲亂。蹂近雲南。君調士練防禦。賊不得入境。後二年。君護迤南道。值大兵勦猛猛土司。君駐威遠。督理防勦。有功。以卓異薦入都。既引見。反臨安待缺。君以年七十請致仕。歸後五年。爲嘉慶十三年九月辛巳。卒於家。君少工文章。爲諸生時。嘗事劉海峯先生。聞古文法。著介亭內外集十二卷。介亭筆記十卷。其在臨安。禮社江六篷。渡有螞蝗之孽。時覆人舟。君爲文祭神。其夜大風雷鳴。暮有物隕墮。果竟滅。人以配昌黎之告鱷云。在威遠時。作邊防四篇。其言守邊利病。尤具在考功時。爲己酉科陝西鄉試正考官。取士稱當焉。娶胡恭人。同里太學生熾女。事寡姑趙太恭人最孝。趙太恭人謂孫女作婦者宜教之。又能以勤儉助夫爲廉。嘉慶四年口月。卒於臨安官舍。年口十。生七子。甲寅科舉人彥和。己酉科舉人景綸。附監生郁才。監生景綬。候選縣丞甸。附學生景敏。廩生爾維。君喪時。有孫十六。曾孫六。嘉慶十五年口月。葬君於縣西北四十里辜家沖山麓。胡恭人祔。桐城姚彌爲之銘。銘曰。

講仁導義。德被邊圉。以及夷裔。樹績佳吏。內原儒藝。有助賢媛。稱其翟茀。爰安同瘞。

吉州知州喻君墓誌銘 并序

喻君諱賓忠。字元甫。祖曰懋達。考曰世岸。皆以君仕知縣。贈文林郎。先世爲建昌府新城縣人。君考遷居南城矣。子孫猶貫新城籍。君自新城學生中乾隆二十四年江西鄉試。三十一年成進士。君先以大挑一等得知縣。成進士後。乃分發廣東。所歷河源陵水石城翁源四縣。署南澳同知。化州知州事。嶺外命案。好爲詐僞。吏每爲所罔。君察傷徑。獄能盡其聰明。究其情曲。又婉喻理義。使之心服焉。在石城。值大旱災。君首捐財市米。且勸富民出賑。設粥廠七。每鄉民所出米。即賑其鄉。不足。則取於縣。又爲平糶。施醫藥棺槥之法甚詳。民賴以濟。是時君積勞數月而鬚白。以卓異擢山西吉州知州。未一年。途告歸。時君年六十矣。君少工文章。在廣東四爲同考鄉試。多得士。及退歸。衆推之主盱江書院。成益多才。君之歸也。居於南城。嘉慶十一年。卒於南城。年八十二。配鄭宜人。前卒。生子三。宗衡。縣增生。宗緒。國子監生。皆卒。榮勳。乾隆乙亥科舉人。爲安仁縣訓導。側室陳氏。生子三。宗嵩。以縣學生舉優貢。候選知縣。宗嶼。江蘇從九品。宗嶧。女九。君卒時。有孫十一。曾孫二口口年口月口日。葬君於口口口口。銘曰。

奉職能持己。清文可稱。壽既登。子若孫。殿當興。書藏壙。後必徵。

朝議大夫戶部四川司員外郎加二級吳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元念。字在宮。桐城吳氏。曾祖諱子雲。順治乙未進士。河南提學按察司副使。祖諱祖佑。浙江安吉州知州。父諱文炳。候選州同知。母馬太恭人。生六子。而君爲長。年二十餘而孤。君撫諸弟成室。治家有法。不貪而殖。君始仕。得雲南建水州知州。有善政。有士官亡。有子。而其弟欲奪其襲位。搆訟。弟以金置酒甕饋君。君召雨造升堂。開甕出金。罰使修橋。而斷以子襲。鄰州有盜越境至。爲君獲。君以與其州官。而不居其功。數年。擢戶部四川

司員外郎。二年告歸。里居凡三十三年。嘉慶八年正月乙未卒。年八十。君爲人長者。吶言而和易。里人多慶君。其生平無妾媵。居京師時。以妻子侍母於里。與姚彌同賃一宅而分居之。朝夕談。無間。彌後君四年乃歸。彌自歸里。多居書院。不復與君長聚。然時念君。及君喪。而彌故人盡矣。夫人左氏。懷來知縣世壽女。能佐君以成其志。生子二。候選訓導金榮。監生承霈。女三。孫九。夫人卒於乾隆五十三年口月口日。嘉慶九年三月口日。合葬於縣治東南十里方莊之原。彌爲銘曰。

賓素寡競。以簡居政。民樂以幸。懸車既定。優游多慶。年耄身竟。其族方盛。繩繩子姓。有配維稱。永偕幽竟。

順天府南路同知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會份。字安履。桐城張氏。祖諱廷口。南川縣知縣。考諱桐。萊州府知府。君本諸生。能文章。而爲吏。勤明有斷。所至民以便安。始仕爲寧晉知縣。遷南皮。皆有能績。遷大興。畿輔多貴人勢家。君秉法。請託不得行。尤著強幹名。擢順天府南路同知。其績益起。京師達官知其才。將大起之。而君以淀水腹。親往護文安隄。自夏迄秋。晝夜勞憊。隄得固。而君得疾。次年疾進。以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五。始君就姚恭人。姚彌從曾祖姑也。君娶姚宜人。彌從曾祖妹也。當乾隆二十八九年。彌在京師。君需次吏部。與少詹事會敏三人同居一巷。日夕相對。意密甚。彌遂以女許君幼子。君後出仕爲縣。復入爲大興。其年。少詹事罷官去。君擢南路。距都城

三十里。鄒與君相見猶數。夫遠宦數千里而婚姻得相依近。此人生不易遇。可幸者也。然鄒以乾隆四十年去京師。次年即聞君喪。又次年而詹事亡。君有三子。長元輅。爲廣西巡檢。病歸。次元輔。以嗣君兄會口。次元輯。鄒女婿也。君歿後九年而喪吾女。又無子。悲夫。人生幸得可快之事何其少。而不幸可痛之事何其多也。君始葬於縣治北山。以有水泉之害。嘉慶十年口月口日。改葬君於口口之原。姚宜人祔。鄒念君才優年紬。不獲大展於生前。而歿後又多可悲者。因銘以寄吾傷焉。銘曰。

殷哉微軀。雖治自古。矯矯強武。卓不可侮。蹇蹇長擁。而中折沮。天道何主。執昌執廢。執抑執阻。擇是安土。著祐厥後。銘是魯祔。其信其庶。

知縣銜管石碑場鹽課大使事師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閬忠。字恕先。師氏本居山西洪洞。明初從爵隸王定雲南。以功得世襲指揮使者曰鑑秀。始居於滇。其後乃有定居大理府曰口者。至君凡七世。君之祖諱可植。考諱行甫。爲縣學生。君十四歲而孤。子立無伯叔昆弟。貧以耕食。欲奮於學而姿魯。讀書不得入。君愈發憤。且求禱於神。一夕寐。若有人以刀剖胷。取其心。纏之。寤。猶若痛。然自是聰悟。文冠其儕。旋入縣學。乾隆六年。中雲南鄉試第二名。試於禮部。數不利。丙戌科試後。挑晉甯州訓導。四歲。吏部取入都。旋授爲長蘆樂亭縣石碑場鹽課大使。於是居樂亭二十年。乃歸。歸居八年而卒。年八十有五。君有文學才識。屈居下職。然不以爲忤。意遇人甚和易。至非義則堅不可犯。樂亭令以竈戶地瘠爲荒地。招蒸民而市之。竈戶訴於朝。人知令之不直也。而多爲之地者。君以實報上官。且持之甚力。上官謂之強項。場官。然終以君議正。不可奪也。卒以地歸竈戶。其持身儉甚。衣履敝不易。曰。苟欲華侈。一至不給。則敗所守矣。娶金孺人。生子翼。先君歿。鑑娶任孺人。生子範。君以文章教弟子。多成名者。而範亦中甲午科雲南鄉試第二名。今爲安慶府望江知縣。有聲矣。天蓋報君於其子也。範已葬君。使鄒補爲銘。銘曰。

其學天啓。其行人難。官僅不起。暗植弗毀。昌後其篋。既安幽里。銘貽萬祀。

中憲大夫開歸陳許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彭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如幹。字天培。惠州陸豐彭氏也。其考諱名史。雍正壬子科舉人。登乾隆乙丑科明通榜。爲江川縣知縣。以公貴。授中憲大夫。生七子。公第四。兄弟從雲南官舍爲學。稍甚。乾隆己卯科。僧次兄如槐登廣東省鄉試榜。公於丙戌科成進士。而以榜前大挑二等。得高州府教授。遭憂服闋。乃以甲次得汝甯府汝陽知縣。公驟爲政。即明達多惠利。以緝獲江南阜陽盜首引見。詔以同知題補。還治。未及擢。值新蔡縣民李釗爲亂。圍城。公率衆援之。賊駭散。公佐上官追討。親往麻城界。捕獲盜首二人。旋署陝州事。捕盧氏蒸民常禮。鑑。擢南陽府同知。上官謂同知雖拿於令。而任則簡。方賴公才治。劇。俾仍攝縣事。公治縣益勤。且惠民益欣之。遂攝歸德府。既而以監運糧引見。命擢知府。授汝寧府。當公在汝陽。既多惠政。而管辦災賑。所濟博密。民尤賴之。故重至爲守。衆皆喜。而公亦樂爲之勞勩。百務皆舉。適值歲豐。民皆謂公爲貽福云。調開封府。其治猶汝甯。而以居首府。雖異郡事。時治及之。所予奪輕重悉適當。嘉慶之初。湖廣亂民起。連及河南開封。設軍器餉運之局。公督理無不備。又嘗赴軍營。值內鄉淅川有賊。率兵往。夜馳三百里。賊下意。悉爲禽得。而後入城。民始知官兵之至。以是功。奏賞花翎。息縣賊民張雲路爲逆。有樂國幹者。素與相識。而投公前。願自效。人謂是爲賊偵。不可用。宜殺之。公曰。觀其形辭。非詐也。待之厚。卒禽雲路者。國幹力也。以是功。上令加道銜。而頒御物賜之。旋授開歸陳許道職。兼理河事。國家數十年內。屢有河患矣。而公在任三值焉。嘉慶四年決儀昭。數月而塞。八年秋決祥符。逾月而塞。冬決衡家河。其患最鉅。逾半年乃塞。天下所謂衡工也。公皆在工所。相視形勢之便。籌思導塞之宜。指麾畚鍤之事。不避風雨晝夜。故功每易成。卒以督辦衡工引河。勞瘁致疾。猶勤不輟。以至於歿。是爲嘉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事聞。詔謂公探悉河務。實心任勞。力疾不移。致歿工次。故加恩賞給按察使銜。異數也。公持躬有節。而厚於待族戚交遊。天性明果。而行以仁恕。久在河南。稔其風土。所舉必爲衆便賴。既亡公私。皆慕思之。夫人劉恭人。繼配葉恭人。皆先卒。子十。應焜。應燕。爲孺州府知府。應燾。應杰。候選員外郎。應照。候選知縣。應陽。應勳。應照。應煥。應煥。葉恭人所生子。大側室白氏生應陽。側室劉氏生應照。以下三人也。女三。孫男八。孫女四。公之子。以嶺南道除遷。不能歸葬。葬公於江甯之口口口口。而移家從公墓焉。爲嘉慶口年口月口日。姚鄒適在江甯。爲之銘曰。

才勇德善。理煩靖變。蒸亂息宴。厥用未盡。勤國身殞。天子惜閔。其功在民。其道可循。子孫振振。株陵原土。與伏龍虎。宜爲藏所。

贈朝議大夫戶部郎中福建臺灣縣知縣陶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紹景。字京山。先世彭澤人也。宋端平初。有自彭澤官江甯者曰細三。後遂居江甯東南鄉。今謂之陶邨。居陶邨若干世。遷居城內者曰可能。是爲君祖。以君貴。贈文林郎。君考諱勳。以君貴。封文林郎。又以孫敦仁貴。贈奉政大夫。君之少也。以孝聞。母疾。剃臂以療之。而愈。讀書。勤苦逾人。工文章。以庠生中乾隆三年戊午科江南鄉試第一名。閱數年不第。僕雲南大姚縣知縣。調永善。遭黎鬧。服闋。補福建松溪知縣。調臺灣。其在雲南。民風陋樸。君專以德化。有訟者。反覆勸諭。民輒悔改。及至閩。民詐狠健訟。君乃嚴法繩之。其邑亦治。君在臺灣。常署淡水同知。皆有績。以海疆任滿。當擢官。去臺灣。民素戴君。爲立碑頌。然君經涉海岸之險。厭吏事。不待擢而遂告歸。其在鄉里。溫溫長者。口未嘗稍言人之過。喜論文。在雲南福建。皆嘗爲同考官。多得佳士。又開設書院。以啓其秀俊。士皆賴其誘進焉。君之歸也。年四十餘。優游閭巷。復四十年。又值戊午科。乃重赴鹿鳴之宴。世以爲盛事。又逾二年。爲嘉慶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終於里。年九十一。夫人詹氏。先卒。子二。保德州知州敦仁。國學生敬修。孫十人。煥悅。濟。愼。皆嘉慶丁卯科舉人。君始以子得封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矣。身後以煥悅爲戶部郎

中。得贈朝議焉。嘉慶十五年。與詹夫人合葬江甯安德門外林堂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才俊之興。君冠以稱。出宰殊俗。僊僊吏能。其德無矜。宜壽之增。載貽後禩。

餘慶其徵。

文後集卷九　墓誌銘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 并序

自劉海峯先生晚居樅陽。以詩教後進。桐城爲詩者。大率稱海峯弟子。然吾謂爲詩自有性情。非其性情。雖學不能善。李君僊枝。字寶樹。遊海峯之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爲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爲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即出遊覽山水。遠絕城市。其性情。眞詩人矣。乾隆五十八年。余在江甯。君忽至閒所。自來曰。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遊月餘。塗聞未嘗與人談話。今將歸過此。來見君耳。因邀余至其家。後余歸里。以君居抱犢山。去城猶百里餘。未及往也。而君旋卒。卒後。君從子宗傳述君意。欲余志其墓。余以君之可稱述者如此。因許銘之。君祖熙載。父光璐。娶王氏。卒於嘉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六十四歲。抱犢山人。其自號也。銘曰。

大江之北。浮渡之東。抱犢窿崇。是爲詩人之幽宮。林高谷空。寥寥冷風。如或吟嘯於其中。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并序

太恭人常州宜興許氏女。武進孫氏婦。考諱建。康熙辛卯科舉人。廣西義寧知縣。勇諱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郎中。夫贈中憲大夫諱枝生。主客之第三子也。少而父母皆喪。其兄鳳飛爲恩承州吏目。攜至廣西義寧。見而愛之。遂以女與之爲贅於義甯官舍。二年。生子孝勳。又二年。贈中憲大夫卒時。恩承已前喪矣。而義寧無子。度兩姓後皆無依。頗欲奪女志。太恭人以死誓。且曰。女在。何不若兒耶。數年。義寧卒於官。太恭人奉父夫兩柩踰嶺嶠。泛湘越洞庭。歸於江南。訴求武進孫氏僅一宇而五世同居之。太恭人分有敝屋兩間而已。以宜興贈嫁田易之。於武進得二十餘畝。不足供食。於是晝則紡織針黹以助食。夜則課子讀。子有過。必撻之。撻畢。必大慟。其後孝勳中乾隆丙子科舉人。又後十年。得句容教諭。太恭人從武進至句容。乃命以武進田爲祭田。曰。子有薄祿。吾田宜奉公矣。又後二十三年。孝勳爲河曲縣知縣。其時太恭人之孫星衍。以丁未科一甲第二名入翰林矣。太恭人乃從居京師。其後星衍爲兗沂道。孝勳亦請告從太恭人居山東。後星衍以母喪去官。再起爲山東督糧道。太恭人乃又與子至德州。嘉慶十年六月十九日。卒於德州官舍。年九十八。其平生嚴整。不苟言笑。而御下和恕。未嘗以重語詈之。體素健。疆。當星衍去官。居金陵。燕山侯祠。祠有假山小樓。太恭人年九十矣。時輒不杖登之。至於終壽而神明不昏也。居武進時。歸葬其父宜興。母亡。又葬其母。及子孫既貴矣。命買田宜興。供許氏祀。而孫氏家祭後。必祭許氏。以報義甯德焉。始以節孝舉得旌表。卒以子及孫貴。累封至太恭人。子一。孫三。星衍。星衡。星衢。嘉慶十年十一月口日。孝勳葬之於武進夾巷口。祔於贈中憲之墓。桐城姚鼐爲之銘。銘曰。

懿女少罹。洊閔酷矣。秉節濟危。峙然獨矣。忍寒與飢。命子穀矣。天褒以壽。

康食祿矣。同穴於茲。貽裔福矣。

王母潘恭人墓誌銘 并序

潘恭人者。通政司副使王公友亮之配也。通政家本婺源。而居江甯。故婺於江甯潘氏。贈武德騎尉安慶衛守備朝士之女。年十八。歸於通政。事公姑能恭。以承意。事夫能任家事之煩。俾通政得專力以成其學行。當通政仕於京師時。通政母林太夫人在堂。恭人侍之於家。代通政之孝養。既而林太夫人就養於都。而恭人以子女衆多。婚嫁未畢。尙留里中。王氏故富室也。及通政仕而家已落。官愈進。則貧益甚。然人猶以富家觖望之。惟賴恭人摒擋經營。以供京師及里中之用。其所任有甚難者。通政於乾隆六十年。以給事中巡視南漕。至揚州。恭人乃一往揚州。蓋夫婦不相見者。十八年矣。於是始一遇。而逾二年。通政卒於官矣。恭人三子。時長者行恕。既喪。次酉生。終父喪。旋亦喪。恭人撫兩嫠婦。及季子諸女。悲哀勞苦。整理其家。常如一日。自奉極薄。而與人惟恐不厚。年既老。而早暮治事如少時。凡姻親中外見之者。未有不歎其賢。而愍其瘁也。又後將十年。季子鳳生。乃仕爲浙江通判。三署府同知。恭人從之官所。於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卒於杭州。年六十九。恭人事佛甚謹。而慈仁恭儉。出於天性。喜言人善。聞有言人過者。必正色止之。雖婢僕未嘗重詈也。六女。皆適士族。其季庶出也。恭人愛之甚。以亡而慟。故病遂至亟。有孫一。世林。孫女四。曾孫二。當通政之亡。鼐爲之銘墓矣。嘉慶十口年口月口日。其家將以恭人合祔。復請銘焉。其家世已詳於通政銘內者。茲不復具云。銘曰。

賢者勞。智者憂。男外勤。女內修。懿恭人。敬有謀。視室中。有與不。厲黽勉。靡安遑。昌厥家。貽多休。惟母德。不可酬。銘厥藏。慰明幽。

張母鞠太恭人墓誌銘 并序

太恭人淮安鞠氏。候選州同知諱文燦公女。年十六。歸於銅山張氏。贈中憲大夫彰衛懷道。故宿北河營守備諱瑞。贈中憲。適夫人王。與兩恭人皆先喪。無出。而上有母王太恭人。惟鞠太恭人至能敬事。以助中憲之孝。生子裕慶。十一歲而孤。卒能教督以成其才。仕至河南彰衛懷道。而太恭人被國恩晉封焉。始贈中憲。復有歸陳兩孺人。各生一子。一裕福。彰衛兄也。一裕臣。彰衛弟也。皆繼娶喪母。太恭人撫育教誨。其意誠至。三子若一。其後又成就福與臣之子。皆並登仕籍矣。當贈中憲之亡。家貧子幼。太恭人茹苦勤力守之。以至子仕既貴。而飭躬如故。戒約其家。勿侈費。至於施予親族內外。則以時而加豐。惟恐弗至。平日愛子甚篤。及裕慶以逆匪自川陝擾及河南。從巡撫入營壘。擒捕勁寇。如是者三年。太恭人時勉以盡力效忠而已。毋念己也。河南屢被河患。裕慶以府通判莅工防護。及治衛家

樓河口險工尤勞瘁太恭人勉諭之終不及私故子之績成官擢而封加母氏世以爲宜太恭人壽至八十於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彰衛道官舍裕慶自銅山遷居金陵故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葬太恭人於上元縣東五十里張官山之陽以狀示姚鼐請銘太恭人一子得一孫保成方幼一女適宿遷附學生羅璞璞之子鈞從鼐遊又鼐有叔嘗從居彰衛官所甚久夙聞太恭人德賢如狀故爲銘曰

鐵其秉德賢以壽子爲國材用未究恩褒母氏疊且厚金陵東南鬱深秀蒼山四周中一阜卜萬世藏昌厥後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兼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端字肇之湖州府德清徐氏曾祖庠生諱元臣祖學賢良方正岷州知州諱志丙考涉縣知縣候補府同知諱振甲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生而強記明達涉縣贈資政公始仕江南知蕭碭清河縣皆臨河公年二十從官佐治於隄防疏導之法身習心解及從之涉縣助挑引河工竣先諸吏阿文成公奉使在河上見以爲才公於例應選通判即奏留於河東河工途補蘭儀通判逾三年蘭儀改爲同知官即以公升任調睢寧及開封下南河同知其間屢濬大河隄誓塞禦得宜河南稱其績乾隆五十八年大計薦卓異護開歸道印值湖北邪教爲亂從河督帶兵赴湖北界防堵有功賜戴花翎旋以江南總督兩河督合請以公署兗

沂曹濟道其年睢州河決曹州河徂公踐築河北兩壩以待水至及睢州決口合河至曹濮甚賴壩以安今皇帝親政公引見以知府用其冬授鏡州府知府江南總督河督請調淮安府旋加道銜逾年擢淮徐道值改淮徐道專轄徐州公居任遭贈資政公憂其時河南衡工河決上憂河事甚命回籍治喪百日回徐州道任其後令以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公至衡工決口初塞善後之政皆公籌也是年冬即補授江南河道總督逾一年上命設河督正副官以戴均元爲正督以公爲副逾二年戴公病歸公復爲正其年冬又改爲副逾一年裁副總河而公復爲河道總督公自嘉慶十年居江南河督任至是六年明習河事授吏程功贏絀必如所計躬耐勤苦以趨險急賴以安者屢矣時有議改河入海之口者公往相視以爲不可迄今河入海循故口甚利皆公識之當也然而大河多變非盡人力所可施而國家以河淮濟運泛漚或引濁入清漲急或權輕重決彼隄以保此岸於河道民居安得無傷故公之才與所處之難皆上所深悉也而國有正法在任值有河患安能引天災而不爲法受過故嘉慶十五年冬遂令去職仍留工次公於是每遇要工必以身先衆次年冬以治碭山李家樓決口旁開引河公任其事嚴寒積勞遂至病甚世謂使其功完事定天假之年必復爲上所褒擢而公竟不能待然其所已見於世者亦可稱矣公著有通瀾紀要安瀾紀要二書年十二而妣錢太夫人喪與母弟妹甚友愛及贈資政之亡遺庶子及兩女皆幼稚公撫之樓側恩勤尤至見者爲感動焉夫人蔡氏生二女側室張氏生一子鑣口女謝氏生一子鐄口女公年六十二以嘉慶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卒以嘉慶口口年口月口日葬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銘曰

河流渾渾東屆淮瀕朝治而平暮忽改奔效功以人底績者天佑維徐公國之勞臣載在水官三十其年有勳其褒有資以安鬱蘊餘志曰瘞茲原

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鄧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巨源字崑發其先高密鄧氏遷居閩宋建炎初有左正言肅以直言著於宋史其後世屢遷明末居壽州入國朝有順治丙戌科進士陝西洮岷道按察副使旭始自壽州遷爲江寧人生貴池訓導煊生廩膳生重及堪重無子以堪子附貢生贈編修鐄鐄是爲君考君生而好學能文爲江寧府附學生爲人孝弟恭謹其父晚病偏枯侍疾不離側扶持抑搔數年不懈父以爲安教子嚴必使近正人延其從叔某爲授讀禮敬甚至後某老矣無嗣君朝夕饋之食其於宗黨戚友多施惠君年五十五於嘉慶元年五月卒娶陳太宜人同縣歲貢生延年之女也君之事父母爲善太宜人能盡力以相之君族叔某喪於君亡之後而終不失奉養之宜者太宜人力也持家勤苦儉約及子既貴猶不改勗以廉正而已年六十九卒於嘉慶十七年二月生二子長廷楨嘉慶辛酉恩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寧波府知府君考及君皆以廷楨在編修任得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君妣彭太君贈太宜人陳夫人封太宜人次廷樾先卒女一適王世

琛君亡時已從葬考墓於江寧城南矣及太宜人歿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口口日合祔廷楨乞姚鼐追爲銘銘曰

篤行好善生抑弗顯其卒光衍鬱媛在閨佐志鏸綣同藏窀穸

周青原墓誌銘 并序

乾隆三十年春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合江南士之獻進賦頌者召試於江寧自十六年南巡至是三召試士矣是年定爲榜名閱卷取中尤嚴而江寧周君以廩膳拔貢生入試欽定爲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君之名乃大著於天下君入都供職旋入軍機處辦事一夕內直上偶問得君名歎曰此吾南巡時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君者君兩會試未第候挂吏議君時年才逾三十耳而意沮喪無仕進之志君故通曉天下利病又善爲文奏既退閑於是四方督撫多請君入其署爲章奏而君亦藉以遨遊徧天下當君之得過以人有來探事者君對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皆未准密也吏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即以不嚴斥探者傳重比鐫級其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而君獨遠迹都門雖其居幕府爲奏之善多爲天下稱誦而身一見枉終放廢以至於老此天下所共慨惜也君諱發春字丹舍其號曰青原人皆呼之故青原之稱尤著余初於京師見之其文章書法之美交遊中所希見而議論和平與人接恂恂溫良人也余歸里主皖中書院君時來皖得再見甚歡余後至江寧而君尚依君子之桂於皖途不見而之桂今以君柩歸矣君夫人沈

氏賢而早沒生二子之桂安徽候補知縣之桐先喪嘉慶十六年十月十日君卒年七十四次年口月口日葬於江寧南吉山之麓夫人沈氏先葬於是今以君合焉爲之銘者桐城姚鼐也銘曰

才高不盡其能名著不究其升智可逮遠而身失其憑惟其君子長者也卜其後之式承

中議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備道長沙周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克開字乾三先世自豐城徙長沙明末張獻忠破長沙脅降諸生周繼聖至斷腕不屈者君五世祖也其四世孫宣智中乾隆甲子科舉人爲敘浦教諭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爲贈中憲之長子少有盛才後父一科而爲舉人乾隆十九年以明通榜引見發甘肅以知縣用授隴西知縣調寧朔寧夏之田並河爲渠歲得河新水則腴得湖山宿水則離且瘠故渠有引河之閘又有洩宿水入河石竇民謂之暗洞君在寧朔值唐鐸渠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從他吏疑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便寧夏之引河君念暗洞廢則寧朔水無所洩夏秋水盛民且溺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爲之乃取故渠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立又嘗爲寧夏治唐延漢來及大清三渠皆前吏治之無功者君受徼相度或濬或徙至今民賴其利君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父喪去官服終爲姚州知州擢都勻府知府調貴陽府在都勻時嘗從巡撫與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獲其首從勦

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不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案修復風峪曰隄堰障山潦而導入分始君在寧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至太原民亦德之於隄上作周公祠云擢吉南贛寧道署布政使事以王錫侯書案被罪然高宗素知君賢吏也乃發江南以同知用值駕南巡君以署江寧府見上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又調杭嘉湖海防道值改建海岸石塘君莅其工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徙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得止君督視勞甚致疾然猶不懈在任年餘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一君生平所莅官皆有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孺生以私錢興書院而性尤廉其授糧道盡革舊徵之濫而身與上官約不取一錢之賄上官故移之海防也沒後家無餘貲娶張恭人先卒生子有聲乾隆六十年進士貴州大定府知府次有度早殤女三側室童氏生子有蕃國學生女一有蕃年未三十而卒君與張恭人合葬本邑河西鄉蘊玉山嘉慶十年有聲將復治其墓桐城姚鼐銘之銘曰

矯立其義惟堅以毅惡恤予忌奮裹民事辨害興利何壩海漣方略載備衆曰君恃生爲良吏沒而民祀貽庶厥裔銘告千禩

中議大夫兩廣鹽運使司鹽運使蕭山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三辰字北樞先世居義烏自義烏遷山陰之臨浦鎮鎮去蕭山城二十里居者多貫籍蕭山故公六世祖至公皆稱蕭山人曾祖嚴州府教授贈奉直大夫諱正治祖縣學生諱常敬考金壇縣知縣諱逢霖祖考皆贈中議大夫公少爲蕭山縣學生援例爲安徽縣丞升鳳陽縣知縣以獲鄰州巨盜升府同知借補亳州知州亳巨州也懿者日進狀數十公得其狀即訊即判逾月懿者稀半年則鮮矣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民王立山爲亂距亳州百餘里公聞即募鄉勇得千餘人練習之河南官兵爲立山所敗公度立山必至設伏路左右而自待於城外立山入亳州境見無備易之趨城忽見兵駭而戰伏起蹙之衆遂潰生禽立山其年安徽大饑上官令亳州設兩粥廠以賑公計一州兩廠何足贍饑者自增三廠分設境內又收民棄男女者集於佛寺令一老嫗撫孩幼十如此數十處身時周巡其間計其費上官發銀會不及半移用以濟之人謂如此終必以虧庫銀獲罪矣公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當公禽王立山時大學士文勤公書麟方爲安徽巡撫至亳巡其戰處太息曰君將材也及覩賑民增廠愈賢之令藩司盡補公所費公以無累世以此益稱文勤爲知人也而總督不喜公奏禽立山事不敍公績純皇帝見奏以理勢隱度知公之賢即令引見加直隸州公旋知泗州時書文勤爲總督保升知州引見授常德府知府調長沙府會征鎮筸苗亂公總理糧餉隨戰於平壩大捷加道銜嘉慶四年擢廣西右江道屢署布政使按察使十一年大計卓異十四年擢兩廣鹽運使公才高識遠遇事陳說慷慨屢署兩司勞於吏事及授運使

事逸而衆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請辭職以去仕安徽時買宅江寧城內及謝官歸江寧令諸子出仕自穿池種花口時會故人君一日謂姚鼐曰吾死君當爲吾銘墓卒前一夕召客飲酒劇談夜端坐而卒爲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去官三年矣年七十有七先娶孫夫人生一女卒繼娶方夫人生四子一女子候補知縣星珠府通判星華布政司庫大使星軫布政司經歷星景側室王氏生一子未入流星德以嘉慶十口年某月日葬口口姚鼐銘之銘曰

仁及於民法可遠施功著於時中蓄餘才任於繁勞去彼膏脂惟以明智蹈夷嶮嶇清曠江城終以懌怡

奉政大夫順天府南路同知歸安沈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錦字中甫歸安沈氏自宋元有聞人矣君之高祖鉞貢生贈湖南按察使以德祀於鄉賢祠曾祖慶會康熙庚辰科進士四川會理州知州祖世杓康熙甲午科副榜江西崇義知縣父蘇炳增生祖父雨世皆以君貴贈奉直大夫薊州知州君少以文名以庠生中乾隆己亥恩科浙江鄉試以舉人直四庫書館敍勞以知縣分發直隸授蠡縣長垣知縣嘉慶三年大計舉卓異擢薊州知州旋病後痊引見上命往陝甘以知州用時直隸總督知君賢習直隸事奏留於直隸補安州知州州數遭水患有田畝久沒水者賦額猶存君履視知其病固請於上官奏除之嘉慶十年擢順天府南路同知南路所轄十州縣民俗悍而健訟君恩威兼施能燭其姦實

公爲之戢。又兼署治中。府尹每倚君以治事。畿輔殷繁。君明習於事而敢任之勞。績益甚。嘉慶十四年。君六十有七矣。遂堅以病辭任。君仕終始在直隸。直隸民佩其德者甚多。其尤著者。始署大名縣。值段文京亂後。捕餘黨。安善良。最有鎮定之功。在蠡縣。潞龍河漲。欲決隄矣。君盡力護之。身立風雨隄竟以固。以艱去。蠡民泣送者塞路。過清苑。忽有數十人素衣來拜送者。問之。皆君在省獄獄所平反人也。蔡城嘗被災。吏散賑不善。飢民怒噪。欲死其令。省中或議以兵往。君謂必不可。自請單騎往諭。散其衆。入城摘令印。坐廳事。決胥吏數人。定其賑事。一縣遂以帖然。君之謝病也。其三子惇厚。方知雄縣。乃赴其官舍。其次年四月晦。即卒於雄縣。年六十有八。夫人長興朱氏。爲歲貢生贈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謙整女。溫惠賢孝。君少而爲客四方。壯而在官。而卒不以家事累其心者。夫人力也。誥封宜人。子惇厚。方知雄縣。乃赴其官舍。其次年四月晦。即卒於雄縣。年六十有八。夫人長興朱氏。爲歲貢生贈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謙整女。溫惠賢孝。君少而爲客四方。壯而在官。而卒不以家事累其心者。夫人力也。誥封宜人。

嘉慶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宜人卒。年六十有九。生子四。長育。乾隆乙卯科順天副榜。杭州府訓導。次敦彝。兗州府運河同知。次敦厚。雄縣知縣。次敦典。嘉慶戊辰恩科舉人。女二。長壻嘉慶辛未科進士庶吉士。吳縣戴葆瑩。次壻候選主事青浦徐光煒。孫八人。以嘉慶□□年□月□□日。合祔於□□□□山。銘曰。

沈族武康。厥興南朝。誕暨今時。播聞益昭。君始文士。起膺吏事。功載紀能。庶民懷懿。輔於畿南。劇殷是堪。斂翻退飛。不究所覃。莘莘賢子。鑾爲國才。懷璧操符。駢秀聯瑰。亦有魚軒。內修其德。同祔嘉壤。貽庥千億。

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南昌縣儒學教諭鄱陽胡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祚安。字紹蓬。其先世居婺源。有胡學爲唐散騎常侍學之後。十餘世遷居樂平。又數世遷鄱陽林橋里。當明季。有諸生居晉。君之曾祖也。君祖諱文炤。入國朝爲居士。考諱世高。以君仕時。贈修職郎。以孫克家貴。累贈中憲大夫。惠嘲嘉兵備道。君之妣曰詹恭人。生二子。伯常及君。而殤。繼妣徐恭人。生子。齊民。贈中憲。暮年得風痺病。臥起待人扶掖。君時尚幼。入塾讀書。稍間歸侍疾左右。甚得其宜。勤苦無倦色。見者爲悲之。及既孤。兄弟相依。力學奉母。其季弟尤聰慧。君自課之。誦說。愛友甚。至而季弟竟以羸瘵。其時徐恭人有喪明疾。又遭愛子之殤。不勝其痛。君承事婉至。苟可以慰覘者。竭盡其力。無勞與難。於是以己中子爲季弟後。自是數十年。奉侍安養徐恭人以終。君篤學。工力爲文。既冠。爲鄱陽學生。中乾隆二十一年江西鄉試。屢試禮部不第。卒乃授南昌縣教諭。君平生爲己及語人。皆以教行爲先。而後及於文藝。及爲師儒之官。尤以是爲訓。從遊聞其言者。多有勵焉。當四庫全書館之開。朝廷蒐求秘書。而因有以藏違禁書相告訐者。亦有本非違逆。而姦人以妄詆所怨。牽致官所。人心惶惑。君承上官檄主其事。乃開示條目。分別應呈繳毀與否。人遵其教。數旬而畢。無被罪者。衆以謐寧。南昌有爲匿名書誇豫章山長張之衢。其山長意疑爲某甫生也。告巡撫。視甫生攝罪之。君知其枉。辯於上官。未許。君執之益力。甫生卒賴以全。君遇事能別白是非。又堅定有守。雖職卑所及不廣。而所用意。有足稱矣。君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年五十三。娶章夫人。生子四。長國子監生克恭。次廩貢生候選訓導克勳。次乾隆庚子恩科進士今安徽巡撫兼提督軍務克家。君所命爲季弟後者也。次候選知州克健。孫五。曾孫一。君始亡。浮厝於里。今獲卜兆於□縣□山之原。嘉慶二十年□月□日。遷窆於是。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有懿修士。操始孝弟。婉愉在室。弭被門外。以儒爲官。亦正厥誼。載施未闕。餘慶斯大。繩繩後賢。卜茲松隧。迺章幽藏。降福百世。

實心藏銘并序

實心藏者。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軍務桐城汪公之生壙也。公自言平生惟矢心去妄而存實焉。此念無間於終身。故以名其壙。且著說以示子孫。以謂歿且不棄實心。況生者乎。又以說寄同里姚鼐。使爲之壙銘。鼐謹案公名志伊。字稼門。以乾隆八年正月□□日生。年二十九。中乾隆辛卯恩科舉人。其歷官爲靈石知縣。霍州知州。鎮江蘇州知府。蘇松糧道。江南按察使。甘肅浙江布政使。福建江蘇巡撫。工部尚書。湖廣浙閩總督。其政績之美甚衆。而其尤著者。山西有孟木成者。爲人誣以殺死張光裕。一省之官。皆定爲情實矣。公驗其兇刃甚小。與傷痕不合。所序情節甚乖舛。執以爲誣。欽差至。猶頗以飄衆案爲難也。公辨之詞證明而義堅。正木成卒得生。公名由是大起。東南之獄。爲天下至重。公爲糧道及浙藩。尤能清理之。使輸者不困。而官運充。自昔江漢沉盜。沈浸民田。或數十年。且數百里。公督

綱廣時。奏請建閘福河。而建立隄工。親往督視。用財實而工堅。至今爲利。其察江盜尤嚴密。法當而令行。及在閩治海盜。事皆整辦。江海行者。靡弗頌焉。其自勵訓士。及誨其家子弟。一皆出於儒者之正義。而歸於實心。則公所自得之要也。是藏成於嘉慶二十年。公年七十三矣。鼐謂古人多以垂暮之年。復大建勳業。若漢趙營平。宋文潞公。皆以八九十而更有事功。載於史傳。今公雖逾七十。而精神尚健。足爲國任。前日之事可書。後日之業吾不能紀。然惟一以實心之道成之。則事雖未見。理則可明。大人君子之道。一於誠而已。以是作公藏。銘可也。公曾祖諱□□。祖諱□□。考諱□□。皆以公貴。廟壽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夫人姚氏先卒。已別葬于□□□□孫□□。銘曰。

國政巍崇。疑食之紀。悉以誠將。一言可蔽。猗惟汪公。名德重臣。寨淵其心。自矢畢身。其行未央。焯其已見。銘告千禩。爲士林勸。

文後集卷十　記　祭文

晉鎮南大將軍于湖甘敬侯墓重修記

晉丹楊甘于湖敬侯卓。初起有平石冰陳敏之功。逮元帝太興中。屢著勞績。封于湖侯。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有惠政於襄陽。及王敦稱兵爲亂。侯馳檄致討。聲動京師。事皆詳於晉書本傳。當王敦逆志方盛。下據石頭。兵勢既振矣。然止於殺周顗戴淵而退。終未反篡代者。畏侯據

其上流。其竊檄遠近。足以醫其氣也。然則侯雖被害於敦。不獲以功名終。然固可謂大有造於王室矣。其喪後歸葬丹楊。迄隋滅陳廢丹楊縣。析丹楊北境入江甯。故侯墓今在江甯界。人呼其地曰甘墓岡。甘氏居其側者。尚有數百家云。皆甘侯後也。墓碑中失。有鉏地者得碑。曰梁州刺史甘府君墓。乃復辨之。然墓崩壞。屢修不固。嘉慶十六年裔孫福宇夢六出財修之。於墓門之前。環巨石爲址。可以歷久不圮。乞余爲記。自余來江甯。欲尋晉室建平諸陵。及當時名賢墓隴。如李白所云衣冠成古邱者。皆漫無其迹矣。惟甘于湖敬侯及卞建興忠貞公墓。修整可瞻。良以兩公皆有子孫。恒依此土。時省飭。以彰前烈之賢。此固考古思德者所爲深幸矣。而夢六追遠致恭之意。亦足稱也。嘉慶十六年四月□□日。桐城姚鼐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代

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席以祭。祭而徹之。後世學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爲學。自元明至國朝。悉因其制。觀仰聖人。以啓學者效法之思。制異於先王。而意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年。黃勉齋先生之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矣。恭維我列聖御宇。以朱氏之學訓士。而勉齋朱子之高弟也。其守此郡。以朱子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撐江淮戎馬之間。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

乃有猖狂妄行。爲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爲善也。近時陽明之餘燼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雜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代屢有損壞。修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久功弊。乃合官民。計量出財而脩之。自嘉慶十三年□月起工。至次年□月畢工。用銀一萬□千□百兩。自大成殿外及門廡階砌及旁附祠。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余幸當海宇清晏。庠序大興之日。臨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道德。渺不可追。惟近推聖天子崇教之心。而遵循朱子勉齋之舊訓。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爲學。毋遷異說。至其修建興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重修境主廟記

龍谿水出羣山之中。衆谿交絡。匯而奔出龍眠之口。橫嶂塞谿隘。是建境主之廟。唐中葉。桐城丞張公孚卿。有德政於茲邑。歲旱禱雨。水大至。溺焉。縣人思而祀之於此。謂之境主。自唐至今。廟或圮敝。民輒新之。豈非賢者之澤。垂留者遠而愛慕者深哉。嘉慶十三年。歲大水。潛霍山中蛟出。毀田廬。殺民人。患甚劇。而桐城獨免。民尤以謂張侯之庇我也。其祠有損壞者。衆出財脩而新之。是年秋末。余自江甯歸。往遊龍眠。策杖渡谿水。至公祠下。瞻新宇之既成。同衆仰戴公之無斁也。遂書爲記云。

萬松橋記

徽州之縣六。其民皆依山谷爲邨舍。山谷之水湍悍。易盛衰。爲行者患。故貴得石橋爲固。以濟民。吾至徽州。觀其石梁之製。堅整異於安徽他郡。蓋由爲之者多石工。習而善於其事故也。黟之東南有葉邨。邨北大溪東流。達休甯漁亭。以合新安江水。邨東西各有小溪。北流入於大溪。兩小溪上有石橋四。皆葉君廣芥一先人之所爲也。而大溪曲當邨口。有萬松亭。亭側架木溪上爲橋。曰萬松橋。時爲大水決去。邨人病之。欲易石久矣。然其功巨。不可就。乾隆五十三年夏。徽州蛟水發。葉邨之南山崩。陁壞田廬。毀橋岸。其後數年。民脩田廬既飭。而山之崩壞未復。地脉虧敗。葉氏以爲憂。羣出財脩之。衆舉葉君掌其事。壘石培土。山之形勢。不逾月而完。餘銀數千兩。衆喜。復請君董爲石橋於邨口。當昔蛟水之發。山隕一巨石於地。方三丈餘。葉君視其質。堅而理直。取爲橋材。嘉慶七年九月。橋成。長十二丈。廣丈六尺。高如其廣。仍名之曰萬松之橋。猶有餘石與銀。葉君使工復爲石橋於其溪之上流。曰西閑橋。而邨之左右舊橋。盡脩而新焉。當蛟起之年。余適在歙。見被害者之遠且巨。甚可傷痛。今葉公爲橋。乃反因其隕石之力。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豈非智乎。余嘉葉邨之族。不吝財以營公事。而又得葉君之誠篤而明智。善任其事以督之。故衆工無不舉。是皆足書也。嘉慶六年八月。桐城姚鼐記。

節孝堂記

國家於女子節孝著聞者。有旌揚之典。有列女之祠。所以表章潛德。風勵

閨闥者蓋至矣。然天下賢女秉節守道。或實可貴。而於旌表之例有不合。抑或身亡無後。及有後而衰困稚弱。不能舉報。其爲懿美。吏不能知。若是者亦有之。是以江甯孫生金相作節孝備考錄。以廣旌典所未及者。其書夙爲節使守土諸賢所稱善矣。惜孫生蒐舉未已而身泯喪。江甯士大夫皆欲依其法。考詢而增益之。郡中故有恤嫠公局。今司其局者。就其堂爲錄中節孝祀所。地狹不能人立一位。乃合作一神牌而列書之。春秋得展禮焉。名其堂曰節孝之堂。其續有稱舉可徵者。同人爲核實再刻續編而後書之。以防遺漏。余登其堂。嘉諸君之誼。輒書以爲之記。云嘉慶十一年五月五日。桐城姚鼐記。

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儻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甯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陁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甯國太守皇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

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頹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遊故崇正書院記

江甯城西倘山。古因其勢作石頭城。今古城盡變。而石頭之一面不改也。石頭城內清涼山巔有翠微亭。南唐暑風亭址也。亭下稍西有僧寺。南唐所爲清涼寺也。寺之左。明戶部尚書耿定向爲御史。督南畿學時。建正誼書院於此。迄張江陵柄國。毀書院。江甯諸生改爲祠以祀定向。至國朝祠亦頹弊矣。今釋展西居之。飭脩其祠宇。具完。因建前後屋以奉佛。居僧。而俗猶因故名。呼曰崇正書院。其前有竹軒。窈然幽靜。可以忘暑。後依山作小室丈許。啓窗西向。則萬樹交翳。樹隙大江橫帶。明滅其間。爲登覽之勝。余來江甯。每徘徊翠微亭畔。四望曠邈。輒回憩其室。展西亦喜客來。具茗食相對。今年余與太倉金蘅邨錢塘葉心畊。至者再矣。展西欲余有紀。因書以遺。後來遊者。俾有考焉。嘉慶十二年三月晦日記。

甘氏享堂記

先王之禮。墓藏而廟祭。戰國乃有祭於墦間。至漢時而有塚舍。蓋原涉以

塚舍著名於哀平王莽之世。夫有祭則當有舍。原涉特以舍之僭侈。逾於常人耳。計當時塚之有舍。非第涉也。至東漢而諡墓之禮。上自天子。下徧於士大夫之家。此後世因俗制宜。使先王復生。必以爲不可廢也。江甯甘夢六福爲晉甘敬侯之裔。嘗修敬侯之墓。余爲之記矣。茲爲其先君葬江甯南鑾母山之東北。去城五六十里。歲時省墓。祭祀無所託居。乃買田建享堂六間於墓麓之前。復以請余。余聞夢六之先君子。生有孝行。而夢六繼之。敬共於墓祀。自遠祖及近。皆有稱焉。此固君子所樂予也。因爲述古今之異禮。而以當乎人心者爲貴。乃復爲之記云。

先宅記

鼐先世自餘姚來桐城。始居麻溪南。至八世葵軒公。居栗子岡南。十世芳麓公。居城中天尺樓宅。先高祖端恪公。居北門雁軒。曾祖居南門。宅曰樹德堂。麻溪南宅。今猶爲世寬公後人居之。栗子岡南宅。其宅與田。今屬中翰公房裕綸守其業。堂懸芳麓公爲禮部郎時扁。尚存焉。天尺樓宅。至職方公令八房分居。是宅以遺幼子。故至今爲第八房竹塢公後人居之。天尺樓者。其門樓名也。宅最後居樓五間。鐵松中丞截居樓爲職方公支祠。乃與天尺樓宅隔分。當芳麓公之世。有鐵斧負木甑從空飛來。其聲鼕鼕。甑內蒸秔猶熱。釜容四斗許。今在祠樓上。雁軒者。端恪公買北門倪氏宅也。自天尺樓宅徙居之後。五房分居。其宅亦以遺幼子。故爲第五房朝邑公後居。再世售於潘氏。潘氏毀折雁軒而別構焉。先曾祖羅田公自雁軒徙入樹德堂。居四十年。鼐生於樹德堂。八歲時。宅售於張氏。伯父太史公與先贈大夫乃徙北門口之宅。曰初復堂。今七十年矣。宅少人衆。不能容。必有徙。鼐因修謹。併記先世宅於此。以爲後人考信焉。嘉慶戊辰臘月朔。鼐記。

朱海愚運使家人圖記

右圖一卷。凡大人。偉丈夫。据盤石正坐。長髯下垂者。朱海愚運使公也。衣藍簪。柱憑檻坐。若有言者。夫人梁氏也。左侍兩少年。立稍前者。公之長子字白泉者也。後立子執蘭蘂進者。公次子宇蒼巖者也。姆抱小兒帶銀環倚檻右立者。公孫奕勳也。乾隆四十三年。運使公年五十。在揚州。兩子未仕。甫得一孫。使工畫其家人相聚之樂如此。鼐於乾隆十七年入都。與公相知。公時尚無子也。其後公仕蜀中。余仕京師。相隔數年。公返。及復得見。公守泰安。余解官至泰安。歲暮風雪。同登泰山。夜觀日出。公自爲之圖。及公至揚州。邀余主揚州書院。於是相聚者兩年。公旋病歸京師。途沒於京師。至今日。余不見公三十四年矣。而復展對公像。爲之隕涕。公夫人已前沒。次子蒼巖當得太守。而亦病沒。惟白泉再爲江南觀察。與余相見最久。爲出此圖。其時白泉子奕勳。爲山東黃縣令。有聲。圖中之銀環兒也。白泉復有三子二孫。蒼巖亦有子二人。孫四人。皆生於作圖後者。家祚方盛。可慰公地下。余獨追感今昔。閱六十年有如旦暮。莫晉僅存。愴思冥漠。因書爲圖記云。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桐城姚鼐記。

種松堂記

乾隆時。宮保方敏恪公。總督直隸。居保定日。念贈光祿中翰公塋兆未定。乃作白首歸來種萬松之圖。自題詩其上。欲以身依先塋。極悲思慕願之意云。其從贈光祿葬句容之葆山。種松蓋不啻萬。及公薨。亦歸葬葆山之東麓。蓋公生未遂依瑾之志。而藏體於斯。固亦可以安公之靈矣。又其後今南耦尚書。以母吳太夫人亡。葬之葆山西麓。蓋去宮保公作圖時。五十餘年矣。而長松茂蔭。蓊蔚巖嶂。陰映雲霄。十餘里外望之。蔚然知爲方氏阡也。乃作堂以爲墓舍。遵宮保之遺意。名曰種松之堂。夫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今尚書將以功名繼宮保之後。爲國楨幹。而丙舍之護。蔭於茲。日久日益。然則睹喬木之盛。而發世臣之思者。其斯堂也歟。嘉慶十九年七月晦。姚鼐記。

綠寢閣記

江甯城西四松庵。僧彌朗居也。庵後倘山有軒。南向。本民居。衆買其地歸於庵。方葆巖尚書嘗邀余登之。喜其崇敞而惜其荒穢也。嘉慶十八年冬。陶煦卿暨其從子子靜樂庵居之。靜乃出財飭其敝壞。種卉木。治石磴。作室。爲陶氏讀書之所。又於軒後爲閣三間。西向臨江。盡收江南北之山於檻內。觀於夕陽時尤宜。俾余名之。乃取謝朓詩語以表其美。且著閣所由始焉。嘉慶十九年二月。桐城姚鼐題并記。

祭方葆巖文

嗚呼。世有俊民。爲時而出。宜壽以康。盡其才實。竟奪以殞。天胡弗卹。惟昔恪敏。績佐高宗。公孤髫年。已有父風。占奏有儀。見於帝宮。弱冠授官。旋復登第。密勿禁闥。決事靡滯。出從戎旅。遠踰西裔。躋陟崑崙。雪霜所閉。裁奏氐幄。招戎馬歸。旁行書來。受爲吾隸。屢以其賢。見知先帝。今皇親政。方面徐膺。疲羸是撫。亂略是懲。屹至清夷。洽劾益登。建牙樹纛。滄海南憑。鯨波颶風。談笑載乘。萬里臺灣。如涉溝塍。內治外攘。惠洽威稜。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母老子遙。陳辭內告。帝愍其忱。朝請夕報。奉母金陵。寒暄葅芼。出入里閭。書生衿帽。抑抑其心。恂恂其貌。惟太夫人。既終其壽。天子賜慰。命官奠酹。公營壤兆。積勞在疚。嗚呼逮今。面黧身瘦。瘡疾遂深。不可療救。帝待公出。作著作相。民望公來。用膏保障。公亦自期。終吾喪葬。日月猶長。庶竭忠亮。年未六十。云胡泯喪。要經未除。淚容屬纊。公今往矣。海內同惜。況在親舊。嘗從朝夕。樽酒言笑。翰墨間作。鳳儀儼在。瞬思疇昔。茹悲陳詞。酹茲奠席。尚饗。

景紫堂文集

乙卯年

錫

景紫堂文集敘

自來文章之擅長者有三有援經據史精切不浮者此長於考典之文也有鉤深索隱明辯以晰者此長於說理之文也有神動天隨機趣瀰溢者此長於言情之文也大抵三家分門樹幟能盡一長罕克兼長何則人惟宗仰漢學即往往譏說理之士高談性命爲空虛而併不自知其所發於情者且緣考典之多見多聞愛古薄今失於拘牽而未適人惟則倣宋賢又往往嗤考典之儒徒恃簡編爲藻飾而亦不自返其托於情者益因說理之若離若合詞遁意晦病於支蔓而未工蓋典理誠判兩途

斯考典之文與說理之文自區兩詣至言情之文息深深而達亹亹其中有典故孕焉有理蘊存焉尤不易牢籠包括矣當塗夏燮甫先生與余交最久其哲嗣子舟昆仲裒集其尊人文集示余屬余出言弁首余敬受而讀之則見其典訓淹通也抉經之奧擷史之腴謐者正之闕者補之舉凡厤象地理聲音訓詁制度名物是是非非均各言之確鑿以云考典洵爲典博已其理窟游行也疑可質誣可辨堅可入閒可求微特論仁論性論學術論天心而於工夫次第道體本原無不了然於篇帙之際以云說理又極理明已且其情詞交暢也吐氣則和平用意則

周密與當道論教養有體有用與朋友論學術必直必誠述先德常恐不及表貞烈逾憂未詳誌銘無諛墓之章敘傳絕隨聲之習以云言情倍稱情至已夫人仰屋著書動矜作者能盡一長已罕而先生竟克兼長先生是編一出美矣哉盛矣哉非屬儒林中僅有之大文哉余自弱壯以來入而授徒出而就試日孜孜舉子業初未暇詢古文蹊徑迨近歲家居閒暇時取唐宋有明韓歐歸黃諸集暨

國朝鉅公數十全稿枯坐徧觀始覺津津然有味究亦第粗知大畧焉耳以視先生分量不啻霄壤之懸茲何敢冒昧陳詞妄於先生忖測然旁人覩珍奇在目雖物非我有固不免神移色動嘖嘖推揚也爰抒鄙見轉求政於先生先生其笑余爲繩削否

咸豐五年乙卯季秋月中澣星江愚弟程烈光謹敘

景紫堂文集十四卷

吾師當塗夏先生績學好古闇然自脩著述等身皆闡明學術攷證經史之作平居雅不欲以詞章自見且深懲文人綺麗之習故爲文往往散佚存者不多今年春瑞霖與子舟子綬諸世兄蒐檢舊稿得古文若干首略倣名人文集之例依類編次區爲十有四卷質諸夫子之執友程蕓室先生而定爲是編其文中和純粹不事矜飾充滿於中而洋溢乎外如菽粟布帛之有益於世用而高明之士因文悟道亦可範我馳驅而無適越北轅之患然則吾師雖不欲以文自見編以爲文之至者莫是過也咸豐乙卯正月婺源門人汪瑞霖謹識

目錄

卷之一
古文孝經攷
孔子生年月日攷
孟子先遊梁後遊齊攷
鄭氏三禮注讀如攷
蔡河沙河淮河源流攷

卷之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攷
百官嚴論韻攷
宛丘解
詩頌字解
衛公子頑無烝宜美事辨
霍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辨
琴張非子張辨

卷之三

孟懿子論
衛出公輒論
古文尚書不可廢說
壁中古文不足重輕說
天心說
性善說
曾郊不始僖公說
中庸大學一貫說
中庸戒愼恐懼卽大學正心說

逸民虞仲夷逸朱張皆無攷說
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說
古文弍弍說
天九重說
星隕說
梅氏勿庵稱謂西人失實說

卷之四

讀康誥
讀孟子
讀通鑑馮道論農
讀唐書韋后助祭南郊
讀王孝子哀哀遺篇
書利臣王國寶事
春秋求故敘
吳江震澤兩縣彙報節孝底本敘
讀儀禮彙編敘
箕裘拾墜敘
句股拾墜又敘

嚴芝雲先生古今體詩文藏稿敘
春秋繹義敘
卷之五
顯忠錄敘
玉成會敘
舒梅閣居士詩集敘
頑石山房集敘
百行最先集敘
春秋萃要敘

涇川老灘舒氏支譜敘
蚌城金氏族譜敘
陰騭文制義敘
浩川三叔父七十壽敘
述均敘
讀詩劄記敘
詩章句攷敘
詩樂存亡譜敘
詩經集傳校勘記敘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敘
聚斂箴言敘
卷之六
述朱質疑敘
學制統述敘
釋周禮時月敘
論語論仁論忠告敘
三綱制服尊尊述義敘
漢賈誼政事疏攷補敘

六書轉注說敘
檀弓辨誣敘
十六條附律易解敘
附講約餘說 講約續刻 講約又續
傳是樓書目敘 代張副憲作
預祝左寺堂五十壽敘 辛酉八月續刻
卷之七
陶主敬先生年譜跋
汪孝嬰先生遺書跋

趙東田先生詩集跋
跋沈槐卿手札
跋補漢兵志
書陳元粹補漢兵志敘後
書孔文仲祭濂溪先生文後
書甘莊恪公糴賣官米酌請銀錢兼收劄子後
春明夢餘錄郊祀合祭書後
書蛸城約議集要後
使蘭日記書後

書費耕亭觀察墓誌銘後

卷之八

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書元史忠義列傳後
書明史劉基列傳後
書明儒學案論薛文清公不救于忠肅公事後
書玉藻正義後
書隋書牛宏傳後
書詩經集傳校勘記後
書汪孟朱太恭人割肱療姑事後
書祁門明府唐魯泉先生與錢塘許益齋札後

卷之九

强恕齋記
新安右軍婺源營義學記
記樂平令李資齋先生殉難事
記祁門令唐魯泉先生殉難事
記益友胡竹邨先生事
薛谷村夏氏義倉記

薛谷村夏氏育嬰堂記
小浮橋夏氏育嬰堂記
夏氏族葬公山記
遊黃山記

卷之十

與王絅齋編修書
與胡竹邨舍人論燕寢書
再與胡竹邨書
答汪孟慈員外書

又答汪孟慈書
答胡文甫書
與程季超論海陽之學書
與董叔充論深衣書
與某書
與定海王薇香書
與胡琡卿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安書書

卷之十一

與洪梅坪中翰書

與胡琡卿論白田艸堂雜著書
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與友人論篝燈約旨書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與詹小澗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與胡季臨銓部書
答胡季臨書

卷之十二

與吳江周明府書
上師仙舟座師論火葬書
上白小山總憲書
上江蘇巡撫陶公書
答丹徒縣學陳廣文書
上安徽學政季公書
上徽州府知府朱公書
申覆安徽巡撫李鐵梅先生
與某孝廉書

與費耕亭太守書
答王闇齋書
與王瑞周書
與歙縣廣文葛鐵生書
復葛鐵生廣文書
與洪勁夫書
與中雲王氏族中諸老書
婺源縣徵報孝貞節烈啟

卷之十三

徐先生文靖別傳
程先生瑤田別傳
吳徵君定傳
婺源義勇王祐光傳
吳秀夫先生家傳
外舅陳益之先生家傳
江濟川家傳
族兄佩詩處士家傳
族弟復初處士家傳

英山縣教諭汪公畹腴墓誌銘
先考行述
先妣事畧
卯生和甫兩弟行畧
亡室陳許兩孺人行畧
卷之十四
吳江縣告孫夏峯先生配享文
婺源縣告朱子移像文
婺源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婺源縣告宋李伯紀先生配享文
婺源縣告宋韓稚圭先生配享文
祭叢冢文
弔王烈女文
祭仲文二弟文

景紫堂文集卷之一

當塗　夏炘　弢甫

古文孝經攷

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炘按陸德明釋文序録以十八章爲今文孝經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炘按藝文志言古文得之壁中其十八章未言所出二十二章之古文又多一章亦不言何章

許冲上書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古文孝經漢志及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炘按漢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是安國所獻僅尚書而禮記論語孝經皆未上孝經至昭帝時三老始獻之安帝時許冲又上愼所受衞宏古文孝經說總之三老所獻許冲所上即壁中之古文非有二也故曰孝經孔氏古文說也

隋書經籍志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爲二

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元其立義與鄭所注餘書不同

炘按今文出於顏芝之子貞而古文又多一章者乃閨門章也傳閨門章之長孫與今文四家之長孫氏其爲一人或二人不可知又按釋文經典序錄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馬季長爲今文作注又爲古文作傳則長孫氏傳今文并傳古文或即一人也

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

周齊唯傳鄭氏至清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邢氏孝經疏曰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師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劉炫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

炘按劉光伯之得古文由王劭送至而王劭又得於王逸文苑英華作王孝逸王逸又買於京師陳人處遞相授受來歷分明不得因連山易魯史記之百餘卷一概以僞目之也又梁末至隋初相去四五十年其亡不久世間未必遂無傳本

宋邢昺正義云開元七年劉知幾等議行古文司馬貞議古文

穿鑿更改劉炫詭隨妄稱其善

炘按司馬貞深惡古文其詆劉光伯不過曰詭隨曰妄稱尚不以古文爲光伯僞造勝於諠諠之諸儒也

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

炘按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闥是闈門之內乃家庭之稱也仲尼燕居明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何得謂非宣尼正說又古文多閨門一章漢長孫氏所傳劉子政校書時已有之未聞子政以閨門二字爲俗語也

案其文云嚴親今經文作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

炘按此一章義實深醇嚴父嚴兄之嚴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之嚴同謂尊之敬之也言家庭之內備有禮法我所尊敬者莫如父兄固當以禮事之即妻子臣妾亦猶國之百姓徒役皆不可不以禮待之也比妻子於百姓百姓者百官族姓也何嘗比於徒役乎妻子有推而上之者如哀公問所云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推而上之也有抑而下之者如孟子所云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是抑而下之也何凡鄙之有刊誤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悌也妻子臣妾宜也

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俟阮校改之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

炘按庶人章分爲二劉子政亦已言之汪氏烜曰故字爲章首自不必譏但不合有子曰二字耳然故自天子以下總結前文而今文乃合於庶人之孝爲一章又不若古文之自分爲一章者爲彼善於此也

又按古文之可攷見者如此總之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喪而大義乖無論今文古文細核之皆有後人附益是未經秦火之先經師授受之本已不能盡符矣必以今文爲眞古文爲僞則吾未之敢信

孔子生年月日攷

春秋穀梁傳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　庚子孔子生

正義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

炘按錢氏引賈服之說證孔子生於襄二十一年確極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歲而賈云七十三者古人三三積畫爲之三訛爲三故耳非必周歲始增年也服虔昭二十四年注引賈逵說既云孔子時年三十五是賈氏仍以距歲計年非周歲也

公羊傳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釋文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

子又本無此句

炘按二傳紀孔子之生月不同據釋文本則均作十月無不同也

齊氏召南曰攷杜氏長厤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作十月者是也

黃氏宗羲曰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宗羲以厤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千二十四閏餘二十五日七千三百四十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

炘按齊氏據長厤黃氏又細以厤法推冬至襄廿一年十一月實無庚子日則公羊疏本之誤益見矣

朱子論語序說引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炘按今史記止作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無十一月庚子五字

黃氏宗羲曰以厤法推之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

余氏煌曰二十二年十一月甲辰朔亦無庚子

炘按甲辰朔積五十七日得庚子則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無庚子明矣

楊氏士勛穀梁疏云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不同耳

孔氏昭煥闕里文獻考云孟僖子卒於魯昭公二十四年而世家以爲孔子年十七歲事春秋凡與國朝聘必書昭公二十年並無齊侯來魯事而世家載景公與晏嬰來論秦穆諸語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哀公元年吳始入越棲句踐於會稽今敘骨節專車之對於定公五年擊磬襄魯官也不應在衛墮三都春秋在定公十二年而曰十三年甯武子乃僖公時人去孔子畏匡時已百有餘歲而曰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其他序次錯亂之處更不可枚舉至先聖之

生公羊傳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傳則云冬十月史記又云二十二年竊謂徵史不如徵傳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實無庚子故斷以穀梁爲是

炘按徵史不如徵傳最爲確見所舉史記錯誤楊氏士勛所謂與經典不同者非一也公羊之十一月據釋文本實係十月二傳去孔子未遠其紀孔子生年斷不致誤史記差一年何可信也

又按公羊有異本史記有異歲後之說孔子生年者左袒右袒紛紛不一宋氏濂孔子生卒辯載馮去疾之說謂是

歲八月置閏十月庚子已在十一月之節穀梁云十月據實書公羊云十一月據節書此調停公穀二家而不知公羊亦實係十月也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此斡旋史記而不知史記實整差一年非以周正之故而誤也羅氏泌路史則以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所載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此又調停二傳史記年從史月從穀梁日從公穀兩家而不知家譜廣記二書皆後人之作不足憑也至金氏履祥通鑑前編從史記襄公二十二年而以二傳二十一年兩日食非生孔子之年無論推步日食至迹者亦須五六月斷無比月而食之理即比月日食亦何礙於聖人之生此信後世星命之說而疑二傳之不如史記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從釋文本作十月庚子而爲之說曰周十月夏八月月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謂孔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占之金匱式曰六陽是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太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是又陰駁仁山非生聖人之年之說而仍以後世祿命家言誇大聖人之

生得年月日干支之美孔氏之子孫何致競爲異說若此不亦穿鑿之甚乎

孟子先游梁後游齊考

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漢趙氏臺卿本之其注梁惠王首章云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本注安猶父也）其注齊宣王之首章云孟子冀得行道乃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朱子序說亦本史記而注其下云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矣然考吳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近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先游梁而後至

齊觀本書齊桓晉文之事章敘於見梁襄王之後可知也而史謂先游齊後游梁蓋史記於魏齊諸王卽位之年皆有誤耳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王七年之前先已適齊年表何以不書則孟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記駁文非實事也炘案江周二氏之說雖是然實無左證誠如朱子所云亦無他據者也閒嘗反覆思維而得孟子先游梁後游齊之證三焉史記謂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則孟子一生游事之迹實始於齊非僅游齊之先於游梁也然尹士言孟子千里而見王孟子亦自云千里而見王余往來山東河南詢之士人鄒縣至臨淄不過五百餘里惟汴梁至臨淄乃千有餘里則所謂千里而見王者乃自梁適臨淄非自鄒適臨淄其證一也又孟子處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後由平陸之齊見王是孟子未至齊之前先處平陸後宣王以禮招孟子而後至齊平陸爲今汶上縣離臨淄六百餘里乃自汴梁至青州必經之道（自鄒之臨淄山蒙陰萊蕪等縣向東北取道去不由汶上汶上在鄒之西北）史記田齊世家云有陶平陸則梁門不啓唐張守節正義

云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言齊有定陶平陸則大梁之門戶已閉是戰國時魏之東界已逼平陸矣其證二也又孟子自范之齊范在今曹州府范縣又在平陸之西離臨淄八百餘里乃齊之極邊邑孟子自梁之齊未至平陸先至於范自范起程之時適與王子相值故云望見齊王之子若由鄒之齊斷不經過范縣其證三也至於自臨淄返鄒則孟子之三宿出晝（今本作畫）晝爲齊西南近邑括地志以爲在臨淄西北（當作南）三十里是也又云去齊居休故休城在今滕縣北十五里閻百詩以爲距孟子家約百里是也此又歷歷可考者也若

始見王之崇今不知的在何處不敢強爲之說矣

鄭氏三禮注讀如考

漢儒注經有讀如讀若讀爲讀曰當爲或爲故書爲古文爲今文爲諸例故書爲古文爲今文爲或爲某者博異本也當爲某者正誤字也如周禮士師注辨當爲貶聲之誤也餘倣此讀爲某讀曰某者以所讀之字易經中之字如小子注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脉解大司馬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餘倣此詁其音而兼詁其義也凡易字皆兼義讀如某讀若某者其所讀之字不易經中之字詳後考中○又讀爲易字讀如不易字近段氏玉裁所著周禮漢讀考辨析甚明主詁音而不主詁義也亦有兼及義者蓋先儒注經時不必盡取經中不類之字以爲音於是取成語中之字

與經中之字音義相合者讀如之然所謂義止句中一字之義非全句所引之義也如深衣續衽鉤邊注讀如鳥喙必鉤之鉤案鉤訓曲此鉤邊之鉤與鳥喙必鉤之鉤同一曲義非以鳥喙必鉤訓鉤邊也玉人天子圭中必注讀如鹿車縛之縛案約車之革謂之縛與約圭中央之組謂之必同一吉義非即以鹿車縛訓圭中必也餘詳後考曰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鄭意蓋以人也之人與相人偶之人同一人意相存問之義非即以相人偶詁仁也近有好爲異說者欲反程朱以來仁字之定訓托於鄭氏相人偶之言以著爲論其誣鄭氏甚矣於是刺取鄭氏三禮中讀如諸注詁音而兼詁義者條其義例於左俾學者一覽

便知於是異說之誣不辨而自明矣其止詁音而不詁義者不錄

周禮

八曰斿貢（天官大宰）注斿讀如囿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炘案此詁音兼詁義也地官囿人云掌囿游之獸禁注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此珠璣琅玕亦燕游之所玩故讀如之非即以囿游訓斿貢也

六曰主以利得民（同上）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炘案此兼詁義也兩利字音義同故讀如之非即以上思利民訓王以利得民也

四巳爲甸（地官小司徒）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炘案此兼詁義也哀十七年左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鄭以兩甸字俱有乘義故讀如之非即以衷甸解四巳爲甸也

公旬（均人）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炘案此兼詁義也此旬字與詩營字皆有均勻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營營原隰訓旬也今毛詩作勻勻三家詩或有作營營者

播之以八音（春官大司樂）注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炘案此兼詁義也兩播字俱

有被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后稷播百穀訓播之以八音也

二曰觭夢（大卜）注乎謂觭讀如諸戎掎之之掎掎亦得也○炘案此兼詁義也觭與掎俱有得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左傳諸戎掎之訓觭夢也

三曰咸陟（同上）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炘案此兼詁義也陟與德皆有得義故讀如之非即以王德翟人訓咸陟也

遂歙其烖契（華氏）注乎謂烖讀如戈鎛之鎛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炘案此兼詁義也戈鎛柱於地烖契柱於燋火音義同故讀如之非即以戈鎛訓烖契也

三曰鑴（眡祲）注乎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炘案此兼詁義也鑴是錐類雲氣刺日亦如錐故讀如之非即以童子佩鑴訓鑴煇也今毛詩作觿从金者或三家詩

樊纓（巾車）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炘案此兼詁義也人大帶曰鞶馬大帶曰樊鞶與樊音義同故讀如之非即以人鞶帶訓馬樊纓也

以禬國之凶荒（凡以神仕者）注杜子春云禬除也乎謂此禬讀如瀆雜之瀆○炘案此兼詁義也禬與瀆俱有除義故讀如之非即

以潰雜訓禮國之凶荒也

司爟夏官序官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炘按此兼詁義也湯熱爲觀與爟爲熱火同故讀如之非即以予若觀火訓司爟也

中夏敎茇舍大司馬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炘案此兼詁義也王制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與此茇舍草止同義故讀如之非即以萊沛訓茇舍也

作大夫介射人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炘案此兼詁義也兩作字俱有作起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儀禮作止爵訓作大夫介也

會五采弁師注爟謂會讀如大會之會○炘案此兼詁義也疏云漢厤有大會小會取會聚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大會訓會五采玉璂也

庶氏秋官序官注庶讀如藥煮之煮○炘案此兼詁義也藥煮去病庶氏去毒蠱亦如是於讀如之非即以藥煮訓庶氏也

雜氏同上注爟謂雜讀如髯小兒頭之髯○炘案此兼詁義也雜髯同蘇除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髯小兒頭訓雜氏也

以比追胥之事士師注胥讀如宿偁之偁偁謂司搏盜賊也○炘案此兼詁義也疏云時有夜宿逐賊謂之偁與追胥之胥同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宿偁訓追胥也

令州里除不蠲蜡氏注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炘案此兼詁義也蠲圭俱有潔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吉圭爲饎訓除不蠲也

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掌交注辟讀如辟忌之辟○炘案此兼詁義也辟避古今字辟行之辟與辟忌之辟皆即避字故讀如之非即以辟忌訓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也

柳攷工記刮摩二注柳讀如巾櫛之櫛○炘案柳櫛是一故讀如之非即以巾櫛訓柳也

察其蓄輪人注鄭司農云蓄讀如雜厠之厠○炘案此兼詁義也史游章分別部居不雜厠此蓄爲蚤所厠故讀如之非即以雜厠訓蓄也

故玆其輻廣以爲之弱同上注鄭司農云玆讀如紘綖之紘謂度之○炘案此兼詁義也玆紘俱有圍意故讀如之非即以紘綖訓玆也

桯圍倍之同上注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公楹之楹○炘案此兼詁

義也蓋柄類楹故讀如之非即以丹桓公楹訓桯也

去一以爲隧輿人注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今謂讀如邃字之邃○炘案先鄭專詁音後鄭兼詁義也隧邃俱有深義故讀如之非即以邃字訓隧也

鋌十之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稾中者也○炘案此兼詁義也麥秀鋌未知所出鄭意以麥秀鋌直與箭足入稾相似故讀如之非即以麥秀鋌訓鋌也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鮑人注鄭司農云腥讀如沾渥之渥○炘案此兼詁義也詩云既沾既渥與此腥同潤澤之義故讀如之

非即以沾渥訓腥脂也

穹者三之一輪人注穹讀如穹蒼之穹○炘案此兼詁義也鼓之穹隆與天之穹隆相似故讀如之非即以穹蒼訓鼓穹也

渥淳其帛幟氏注渥讀如絹人渥蒼之渥○炘案此兼詁義也兩渥字音義俱同故讀如之非即以絹人渥蒼訓渥淳也

天子圭中必玉人注必讀如鹿車綆之綆○詳前

晉圍廬人注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炘案此兼詁義也搢大圭之搢爲插此矛戟下銅鐏亦爲插故讀如之非即以王搢大圭訓晉圍也

當弓之畏弓人注今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炘案此兼詁義也秦師入隈之隈與弓淵之畏俱有曲義故讀如之非即以秦師入隈訓弓畏也

欲小簡而長同上注簡讀如簡札之簡○炘案此兼詁義也簡札與筋簡俱有條束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簡札訓筋簡也

今夫葵解中有變焉故校同上注今謂葵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骹之骹葵解謂接中也○炘案此兼詁義也齊人名手足節擊間爲葵取弓隈與蕭角相接名葵同義故讀如之非即以手足骹訓葵解也

維角觉之同上注鄭司農云觉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炘案此兼詁義也疏云維角觉之觉正也掌距之掌車掌之掌亦正也故讀如之非即以掌距車掌訓角觉也

儀禮

公如大夫入繹飲渭禮注如讀如汲古本無如字依疏補若今之若○炘案若今未詳所出鄭注經常用之如遺象若今步搖矣之類是也若爲不定之辭故鄭讀如之非即以若今訓公如大夫入也

大史是右覲禮注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炘案此兼詁義也大史是右之右與周公右王之右俱有佐義故讀如之非即以

周公右王訓大史是右也

幎目用緇士喪禮注幎目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炘案此兼詁義也幎縈俱有纏繫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葛藟縈之訓幎目也

組綦繫於踵士喪禮注綦讀如馬絆綦之綦○炘案此兼詁義也組綦之繫踵與馬絆綦之繫馬音同故讀如之非即以馬絆綦訓組綦也

酳有與也特牲饋食禮注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炘案此兼詁義也兩與字皆有同義故讀如之非

即以諸侯以禮相與訓酳有與也

皆加膴祭於其上有司徹注膴讀如殷哼之哼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炘案此兼詁義也以膴哼俱有覆義故讀如之非即以殷哼訓膴祭也

二手執挑七枋以挹淆有司徹注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炘案此兼詁義也抗抒米以出曰與挑挹淆以出鼎同義故讀如之非即以或舂或抗訓挑七也

禮記

縞冠素紕玉藻注紕汲古本作縞讀如埤益之埤○炘案此兼詁義也邶風王事一埤益我毛傳埤厚也此紕是冠緣亦是加厚之意非即以詩埤益訓素紕也

夏后氏之綏明堂位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炘案此兼詁義也蕤是冠之垂者綏注旄牛尾於杠首亦有垂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冠蕤訓夏后氏之綏也

祭祀之美濟濟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少儀注匪讀如四牡騑騑濟濟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炘案此兼詁義也詩毛傳云騑騑行不止之貌與此匪匪音義同故讀如之非訓此車馬之美僅四牡也歸往見白虎通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與此皇

皇之容爲孝子心往於祖宗同義非即以天下歸往訓皇皇之容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學記注格讀如凍洛之洛扞格依阮校本堅不可入之貌○炘案此兼詁義也凍洛見楚辭冰凍兮洛澤經扞格與凍洛之洛皆爲堅不可入之貌故讀如之非即以凍洛訓扞格也

又案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與此同一注例知凍洛非以訓扞格堅不可入之貌始正解扞格則知相人偶非以訓人字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始正解人字矣餘

做此

待其從容學記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車撞擊也○炘案此兼詁義也左傳文十一年富父終甥以戈春長狄喉而殺之與此從容之從同有擊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富父春戈訓從容也○又案讀如不易字下春容當是從容之誤

則易直子諒之心樂記注子讀如不子之子○炘案此兼詁義也虞書予弗子戰國策貧窮則父母不子兩子字皆為慈愛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不子訓易直子諒之子也又祭統同

其轎有裧雜記注轎取名於櫬與稠讀如稠旆之稠○炘案此兼詁義也轎為柩車旁飾染之以稠故讀如稠旆之稠非即以稠旆訓柩車之轎也又疏家以稠旆即左傳定四年之封康叔以稠茷謂染稠草為旆也

皆載綏喪大記注綏當為綏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炘案此正誤兼詁音義也與前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條參看

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祭義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炘案此兼詁義也切切懇到貌論語切切與祭義漆漆音義俱同故讀如之非即以朋友切切訓漆漆也

終始相巡祭義注巡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炘案此兼詁義也此相巡之巡與沿漢之沿俱有更相從道之義故讀如之非即以沿漢訓相巡沿漢見左傳子西沿漢泝江

其如示諸掌乎中庸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炘案此兼詁義也示與寘俱有置義故讀如之非即以寘諸河干訓示諸掌也○或疑此亦讀為之誤非也注寘置也是訓寘諸之寘細考注例自見

仁者人也中庸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炘案此阮氏所據為立論之主者也合前後諸讀如注例觀之不辨而知其謬矣

溫故而知新中庸注溫讀如燖溫之溫○炘案此兼詁義也賈逵哀十三年左傳注云尋溫也溫有往復之義此溫故之溫與尋溫之溫音義同故讀如之非即以燖溫訓溫故也

肫肫其仁中庸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炘案此兼詁義也肫與忳俱懇誠貌故讀如之非即以誨爾忳忳訓肫肫其仁也今毛詩作諄諄

緽衽鉤邊深衣注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說見前

孚尹旁達聘義注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炘案此

兼詁義也竹箭之筠與孚尹之尹俱有采色之義故讀如之

非卽以竹箭之筠訓孚尹也

蔡河沙河淮河源流攷 在陳州府代人作

昔人有言南人有水皆名江北人有水皆名河豫州發源之水淮最大而蔡沙二水其稱名亦最古惟蔡與沙形音易混誌水利者不能融會貫通如治亂絲頭緒紛錯是不可以不攷也蔡水古謂之沙水此沙讀如蔡蔡音滅殺之殺左傳蔡蔡叔說者謂上蔡字卽蔡字滅殺之殺古亦讀入聲與沙之入聲相近非穎別爲沙之沙水也說文楚東有沙水水經注渠水篇云渠又東南流經開封縣雎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卽沙水也音蔡許愼正作沙音魏收志云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胡氏

渭云卽今祥符縣東南首受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全氏祖望云北魏書有蔡水卽沙水胡梅磵引水經注亦通作蔡此沙字轉音爲蔡之所由來也蔡卽汴之支流元魏以上謂之沙唐宋以後謂之蔡許愼箸說文桑欽箸水經所說沙水皆今之蔡水酈道元注水經特音沙爲蔡未嘗改沙爲蔡是元魏以前謂之沙也自唐宋以後皆稱此水爲蔡是唐宋以後謂之蔡也其水源出滎陽分爲二派一東注爲汴一南流爲沙卽水經之蒗蕩渠漢以前至陳入潁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下水馮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

至陳入潁是也自元魏以前至安徽淮遠縣入淮水經淮水篇云又東北溱水注之又北沙水注之濂水在今懷遠縣南元和志謂之西濂水續述征記亦云沙至義烏入淮義烏卽今之懷遠是元魏以前至懷遠入淮也自唐宋以後仍至陳入潁宋史河渠志云杜佑請開漕路自浚儀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入潁水是也今水道湮塞不可攷而張單口猶是蔡河故道卽陳之枯河百尺溝等皆宋之蔡河舊路此蔡河之源流可以攷見者如此沙河卽古之潁水尒足潁爲沙郭氏景純不得其解酈道元以濄水當之極是尒足潁爲沙與江爲沱

漢爲潛一類皆大水溢出爲小水之稱濄水潁水同出登封之少室而濄爲潁之溢出其後復合於潁故後人仍名潁河爲沙河與沙之讀蔡者迥別全氏祖望混而一之大誤至段氏玉裁以濄水爲沙水亦非濄出魯陽堯山與潁出登封少室絕不同原係肊斷之詞酈道元精於水經又親爲魯陽太守如沙係魯陽之濄水豈反不知而以濄水當之乎水經注濄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流注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南入於淮水道提綱曰今潁水原出登封北嵩山西南之少室山東南經密縣禹州分爲二派一經新鄭縣至臨潁縣一經襄城縣至臨潁縣二支復合經商水縣合汝水又合樂陽水至陳州府南分爲二派一爲潁河一爲沙河潁河至江南太和縣與沙河合又經潁上縣與淮水合此沙河之原流可以攷見者如此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水經以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其實胎簪卽桐柏後人歧而二之非也沂自入泗泗自入淮蔡傳曰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水經云淮至淮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淮出河南桐柏縣桐柏山經羅山縣北眞陽縣息縣南光山縣北光州固始縣北江南潁州府南霍山縣北潁上縣南卽今之鎮陽關沙河水入焉又經壽州北懷遠縣南

鳳陽縣北臨淮縣北五河縣南盱眙縣北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江口又與黃河合經山陽縣北安東縣南又東北入於海此淮河之原流可以攷見者如此要之水道變揺無常隨時之稱名亦異左傳之沙汭秦漢之鴻溝水經之菑蕩渠卽今之蔡河孟子言決汝漢而汝不見於禹貢職方今汝水與濟潁激濄諸水皆散入沙河中入淮潘季馴所謂淮受七十二溪之水是也古江淮河沛爲四瀆今淮與河合是并二爲一矣河南淮水不爲菑惟蔡沙二河日久淤淺隨時而疏濬之是在關心民瘼之賢有司也

當塗　夏炘　弢甫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末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則史記所列之弟子皆出孔氏古文弟子籍中太史公又以有年名及聞見於書傳者列於前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列於后其信而有徵如此至於孔子世家所引弟子有顏濁鄒非身通六藝之儒弟子籍所不載太史公不敢增也鄭康成有孔子弟子目錄

今不傳裴駰集解引目錄三十四人司馬貞索隱引目錄一人共三十五人其可見者如是而已後世晚出之家語增弟子六人又別出一人文翁孔廟圖四人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十三人又總論一人皆不免以意傅會今悉以史記爲主其增多者攷而論之列之於左

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引書傳四條○閔損字子騫集解云鄭元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以後首列之註皆係集解不復贅　少孔子十五歲引書傳二○冉耕字伯牛鄭曰魯人○引書傳一○冉雍字仲弓鄭曰魯人○引書傳三○冉求字子有鄭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引書傳二○仲由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引書傳十三○宰予字子我鄭曰魯人○引書傳四○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引書傳六○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引書傳一○卜商字子夏鄭曰溫國卜商少孔子四十五歲引書傳四○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元目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引書傳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八歲引書傳一○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引書傳二○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引書傳二○原憲字子思鄭曰魯人○引書傳三○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引書傳一○南宮括字子容引書傳三○公晳哀字季次引書傳一○曾蒧字皙引書傳一○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引書傳一○商瞿魯人字子木少

孔子二十九歲引書傳一○高柴字子羔鄭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引書傳二○漆雕開字子開鄭曰魯人○引書傳一○公伯僚字子周引書傳一○司馬耕字子牛引書傳二○樊須字子遲鄭曰魯人○引書傳二○有若鄭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引書傳三○公西赤字子華鄭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引書傳一○巫馬施字子旗鄭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引書傳一○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曰魯人○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

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

炘按子旗以上皆有年及書傳可紀闕年者十三人自叔魚以下年備而書傳無徵年則孔氏籍中所固有其書傳則太史公雜引以實之者也

冉季字子產鄭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鄭曰秦人○漆雕哆字子敞鄭曰魯人○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鄭曰秦人○商澤○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鄭曰楚人○公良孺字子正鄭曰陳人○啓處字子里鄭曰齊人○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鄭曰魯人○奚容箴字子晳炘按箴戩之省說文戩晳而黑也故奚容箴字子晳前曾蔵又箴之

謂論語作點假借字也○公肩定字子中鄭曰魯人○顏祖字襄○鄔苦堯切單音善字子家○句井疆鄭曰衛人○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鄭曰楚人○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鄭曰魯人○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鄭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曰魯人○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鄭曰魯人○施之常字子恒○顏噲字子聲鄭曰楚人○步叔乘字子車鄭曰齊人○原亢籍○樂欬字子聲○廉絜字庸鄭曰衛人○叔仲會字子期鄭曰晉人○顏何字冉鄭曰魯人○狄黑字晳○邦巽字子斂鄭曰魯人○孔忠○公西輿如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鄭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恐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炘按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弟子籍故七十七人皆弟子籍中所有最得其眞康成生東漢之末弟子目錄僅七十二人見檀弓正義今已不傳至注論語檀弓所稱弟子又有出史記七十七人之外者多未可據況晚出之家語乎至史記所引書傳不盡出論語弟子問亦舉其多者約略言之爾又云疑者闕焉如孔子世家所載公良孺之事今弟子

傳不引蓋在闕疑之類足見司馬氏之愼也

史記孔子世家別出一人

顏濁鄒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非七十七人數也炘按顏濁鄒即孟子書之顏讐由蓋端人也以其在三千之中非身通六藝者故不在七十七人之數所謂頗受業者甚衆也七十二人乃七十七人之譌

左傳一人

孟懿子昭公七年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某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毋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炘按孔子世家亦載其事懿子學禮於孔子則非不通六藝之人而七十七人不載者攷孔子墮三都將行道於魯之時叔季之郈郕皆墮獨孟懿子佯爲不知使其家

臣公歛處父抗公故春秋書公圍成不克背叛君師莫此爲甚故孔氏之門早削其籍另有論詳之

雜記一人

孺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炘按孺悲既學士喪禮亦非不過六藝之人論語紀其孔子不見一章或當時有大得罪者故不得列於籍歟

家語弟子解增多六人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也炘按論語鄭注牢弟子子牢也不言爲琴牢家語始云琴牢字子張合孟子琴張爲一人杜注左傳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係襲用家語子牢之爲弟子無攷斷非琴張琴張見莊子與子桑戶孟子反爲友蓋原壤之流亞子桑戶孟子反非弟子則琴張非弟子可知琴張以善鼓琴得名非姓琴也今祀典有琴牢無琴張牢冠以琴不如從鄭注子牢爲確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炘按論語鄭注亦以陳亢爲弟子朱子集注或曰亢子貢弟子吳氏程曰亢一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卻無故兩其說攷漢書人表有陳亢又有陳子禽俱列在弟五等陳亢在魯太師公明賈之後陳子禽在陳司敗之後陽虎尾生高之前俱不以爲孔子之弟子或又謂史記弟子傳之原亢籍即陳亢亦非也陳亢問答三見於論語原亢籍在四十二人無書傳可徵之列則非一人明矣今祀典有原亢復增祀陳亢分爲二人以當之

縣亶字子象炘按索隱作縣豐廣韻作縣亶父又或云即史記之鄡單皆不可攷鄭注檀弓縣亶父亦不以爲弟子今祀典從家語增祀

顏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炘按史記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出入由彼缺也不言其爲弟子而弟子列傳中有顏高字子驕自是兩人家語列顏刻而無顏高後人以顏刻即顏高傳會刻與克通克爲好勝與驕相配皆臆說也顏高自顏高顏刻自顏刻高爲弟子刻非弟子不得混而爲一如顏刻即顏高世家列傳不應一人而二名且顏刻有書傳可徵何以列於四十二人之內乎今祀典有顏高無顏刻

孔璇炘按家語云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然史記有叔仲會無孔璇同二孺子而遺其一焉疑不能明

薛邦史記正義曰家語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譌耳炘按薛邦之爲弟子無攷必以爲與史記鄭國爲一人亦未安今祀典有鄭國無薛邦

家語別出一人

將軍子蘭炘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朱彝尊引檀弓鄭注惠子衛將軍文子獨牟之弟惠叔蘭以實之然康成亦不言蘭爲孔子弟子

文翁孔廟圖四人

林放魯人炘按鄭注論語但曰魯人不言爲弟子今列於祀典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炘按史記稱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則蘧伯玉則非弟子也今列於祀典

申棖炘按論語包注申棖魯人不言弟子釋文引鄭注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申棖字周家語申續字周是陸氏合棖棖續爲一人矣鄭云蓋者疑詞亦未定申棖之即爲申續家語晚出有申續而無申棖似襲用論語鄭注漢王政亦以申棖當申棖故曰無申棖之說皆不足據今史記棖作黨家語續作續蓋誤字也漢書人表列申棖于尾生師冕之間明非弟子史記申棖在四十二人之內係書傳無徵者闕非見於論語之中棖今祀典有申棖無申棖闕史記中一人

申堂炘按即史記之申黨也

索隱曰文翁孔廟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攷

朱彝尊孔子弟子考補十三人又總論中補魯峻一人

牧皮見孟子 炘按牧皮事不可攷趙岐注以琴張爲子張甚謬又以牧皮行與二子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亦無左證朱彝尊曰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今從祀西廡

仲孫何忌魯大夫孟僖子之子謚懿子見左傳 辨見前

仲孫說亦僖子之子謚敬叔見左傳 炘按仲孫說即南宮括也見史記

孺悲見禮記雜記 辨見前

公罔之裘序點 見射義 炘按鄭注俱不以爲弟子

常季見莊子 炘按莊子但言常季問於孔子不言爲弟子其以爲弟子者郭象之注也

鞠語見晏子 炘按晏子春秋云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則身通六藝而兼篤於至性者也不識古文弟子籍中何以不載闕疑可也

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孟子作顏讐由 辨見前

廉瑀見文翁石室 炘按惟禮殿圖有史記家語俱無

子服何見石壁畫即論語子服景伯也 炘按何解論語杜注左傳俱不以景伯爲弟子

賓牟賈見禮記樂記 炘按鄭注樂記不云孔子弟子又孔子以吾子稱之非師弟子之語

左邱明 炘按杜預注左傳雖言左邱明受經於仲尼而正義已疑其未必面親授受矣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左邱明未嘗爲弟子也漢書人表列左邱明於晏平仲太子晉之後顏淵之前孔子弟子史記家語皆以顏淵爲首則班固不以左氏爲弟子矣孔安國注論語以爲魯太史似得其實今列祀典

魯峻見文翁石室 史記家語俱無

炘按家語文翁孔廟圖及朱竹垞弟子考所增或有在三千人之數者均未可知然太史公親見古文弟子籍尤可依據明嘉靖中薛侃上疏專信晚出之家語而斥史記爲傅會謬矣又史記家語弟子敘次均首顏淵其例本於論語顏淵少孔子三十歲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伯牛仲弓無年可攷而德行一節顏淵居首又侍側章閔子先於子路均非相敘以年乃竹垞創爲長幼之說以秦商爲首退顏子於十一史記無年者取諸家語家語無年者取諸索

隱闕里廣志諸書其無書可攷者輒以意爲次敘信而好古當不其然又如改史記家語之步叔乘爲少叔乘改史記家語秦商之字子丕不慈爲字丕茲并以後人錯出之紀載易古人相傳之姓字未免失之鑿矣

百官箴論韻攷

許月卿號山屋婺源許昌人受學於魏文靖公之門得朱子正傳宋淳佑中登進士第以屢忤時相史嵩之謝方叔賈似道等不得大用官止江西運幹宋亡深居一室斬衰不言凡五年卒當理宗時著百官箴以諫其卷首論虞箴用韻一則援据精博雖所辨祇夫家二字而發凡起例實足爲攷古韻者導夫先路也按朱子詩傳一用吳才老協韻至明焦弱侯茲陳季立第始明古音卽本音東吳顧亭林炎武音學五書出更暢厥旨其後江愼修永段茂堂玉裁江晉三有誥又因陳顧之書益加精密而山屋之說諸家皆未及徵引豈其書不甚顯於世與余特表而出之略加攷證以發其微又山屋宋亡殉節陳季立明末立功塞外不能媚事權貴投劾歸死於家顧亭林殘明諸生不受徵聘以遺民終高風亮節均足增考古者之光云道光庚戌當塗夏炘

庚箴家字與夫字叶

炘按虞箴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古韻徒苟切詩不可道也與埽醜叶造我乎猶之道兮與茂牡好叶宛邱之道兮與缶翿叶餘不悉列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古韻此叟切詩鞠爲茂草與道擣老叶苑原豐草與道茂苞褒秀好叶各有攸處民用不擾憂上聲在

帝夷羿冒于原獸上聲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十一句內六句有韻其道草二字古音與今音不同而山屋偶未之考附正於此

詩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古音姑下同○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皇皇者華古音敷于下同彼原隰駪駪征夫原注此亦隔句用韻之法每懷靡及○七日食瓜古音孤八日斷壺九日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離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促又貪夫厥家○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書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左傳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又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老子修之於家其德有餘○莊子然其語而不舍古音舒上聲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徙歟默乎河伯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又故三歲徙都于鄧之虛而十有萬

家。史記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又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淮南鴻烈解夫待駿曩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來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東方朔苔客難連四海之外爲帶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列女傳獨泣始怒送厥母家苔子逢禍復歸養姑。楊雄徐州牧箴祚降周任姜鎮乎瑯琊古音餘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微細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古音吾牧臣司牧敢告僕夫。太元經夫牽于車妻爲劍柲利于王姑不利公家老夫擾車少女擾虛利考家。班彪北征賦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野蕭條以奔蕩兮迥千里而無家。班固十八侯銘入軍討敵頃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鳴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托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又爰及溝渠和我國家。後漢書曹世叔妻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音姑本書無音胡三省通鑑注家讀曰姑。晉書魏鼓吹曲嗟城中如流魚誰能復顧室家蔡寬夫詩話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如慶雲卿雲按慶卿古皆讀羌無仄聲臯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贈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古音釐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古音泥心切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臣月卿曰韻本於聲聲本於氣氣本於理自太極之動靜而有陰陽自陰陽之闔闢而有人物得其偏且塞者爲物得其正且通者爲人人得陰陽之氣正而且通故有自然之聲韻有自然之律呂初非勉強矯拂而爲之也勉強矯拂非自然之韻非自然之韻則非

自然之聲非自然之聲則非自然之氣非自然之氣則非自然之理自謝莊按謝莊當作謝朓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颙善識聲韻世呼爲永明體又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沈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約周禹以浮聲切響創爲聲律之制而古韻亡矣古韻雖亡而其在人聲者不可泯也生於後世而欲求古人之音韻者不於自然之人聲求之將於何而求之故人聲之自然非勉強非矯拂而有自然之節制有自然之疆域秩乎其不可亂確乎其不可移此人聲之天也人聲之天卽人心之天也自然卽天天卽理韻書可泯此不可泯故臣得操以爲驗稽以爲決也人之讀

古書者見用韻之不今也意其無所限制肆口而言之也豈知其自然者凛有限制若寬而實嚴已哉以虞箴家夫之韻言之非臆說也驗之而無不合也眞可以見古人于千載之上眞可以俟聖人于百世之下也

所按以上論夫家二字之韻夫字今古音不殊卽今音之夫字而可考與夫協之華瓜舍瑯芽諸字當從古韻讀敷讀孤讀舒讀餘讀吾也家今音加古音姑卽與家協之据茶租堵一帑圖乎等字而知家不當讀爲加當從古音讀爲姑也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古音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山有扶蘇濕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狼跋其尾載疐其胡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古音洪孤切）○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所父予王之瓜（古音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中南有蘆疆場有瓜是剝是菹（按下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亦韻語）○有駰有騢（古音胡）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古音餘）斯馬斯徂○離騷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音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古音孤）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詈不能圖○管子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荀子審用法詠必臺備盜賊禁奸邪○淮南鴻烈解左東海右流沙（古音娑）前交趾後幽都又神龜知吉凶而骨眞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戶平聲）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古音模）蝟辱於雀鷹蛇之神而殆於卽且○史記騎馬載車踑坐大呶（按呶奴聲當音奴然廣韻女交切入希韻詩載呶與號協與廣韻同然不得謂史記非古音也）下床振頭垂鈎刈衂○王褒僮約陪臣執命不慮不圖三室陵遲喪其爪牙○楊雄豫州牧箴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失之於約嘗失之於奢（古音都荀子楊倞注子奢卽子都）○少府敘權與天地未袪雎雎盱盱或

元而萌或黃而牙元黃剖判上下相嘔○太元經稀毅其牙發以張弧又卑或黑車文人推挐內蹈之吾又正彼有臺格我無邪又云走乎彼蒼吾將折衷乎吾吾○漢書元氣之精回復北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又仕宦當作孰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漢書芳乎女少孤女逸女豫不女疵瑕今女之適人將事舅姑○晉書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足資天下其同書皆人聲之自然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移非私見臆說也

所按以上因夫家二字而推廣之見廣韻五矜之呶九麻之

華瑕丐瓜騢邪霞豭沙蠆奢等字古韻皆與魚虞模爲一家

眷屬也

詩騷之韻不待言矣如易之見龍在田（古音陳陳第曰古陳音通故陳之後改姓田）利見大人飛龍在天（古音鐵因切）利見大人而膠漆自謂堅（古音居因切）不如雷與陳至後漢猶然也

所按以上論廣韻先部中之田天堅字古音與眞部爲一家

眷屬也

書之聖謨洋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古音羌）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讀若臧東陽通）而天

下無雙（古疏工切）江夏黃童殿中無雙包孝公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鄉達固有分志士思垂功（讀若光東陽通）五馬浮渡江（古音工）一馬化爲龍沈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按興同聲咸氏學標云本音近凶漢志太戊以興韻宗太元風動雷興韻崇長笛賦餘絃更興韻重中庸其言足以興韻容移音近香潘乾碑有漢將興韻俾爾熾昌乃東陽通）念與君生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催且傷不聊憂飧食慊慊常飢空（讀若匡東陽通）端坐論無爲髣髴見容光停雲霈霈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古音工）世爵（按當作霸）虛禮州壤推風尋（按當作孝）惟義養道必懷邦（古博工切）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按仍有爵同一士蘇則上農二句亦韻語）我有二三子宦遊在西京（古音居良切）東野窺禹穴李糊觀濤江蕭條千萬里會面安可逢（按音讀本韻薄江切義取逢迎之逢以說文逢逢俱統作逢也）

所按以上所論皆陽冬東鐘江諸部中通韻之字其實諸韻有正音當分有變音可合不得據其變者而併正者亦合之也且引及唐詩未免太濫然當考訂古韻之始何能遽及後人之精確乎

書之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按二句非韻）責若草木兆民允殖（按二句亦非韻）而牢耶石耶（蜍入聲）五鹿客（枯入聲）耶印何槃槃綏若（若汝入聲）耶歲惟丁卯律中無射（音樹）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音素）前尹赫赫（呼入聲）具

瞻允若（汝入聲）至漢晉唐猶然也

所按以上所引皆魚虞模之入聲首引書四句皆非韻不得強合餘悉依江明經有詁古音釋切音注之

大戴禮之無羹乳虎將傷天下（古音戶）小戴記之春秋冬夏（古音戶）風雨霜露而章牛角馬（古音莫補切音媽）不今不古攄武師斬黃祖捕夷凶族革平西夏至漢吳猶然也

所按以上論廣韻三十五馬中之下夏馬等字古音皆當讀戶讀媽也

左氏傳之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古音釐）而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

解人頤顯高門啓皇基統罔極垂將來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威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古情其切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詒既定淮蔡四夷畢來古音釐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至漢吳晉猶然也謂非人聲之自然乎

炘按以上論廣韻十六哈中之才來等字古音讀釐讀情其切也

是故有四聲通用之法不必改仄聲以爲平聲而後與上下句叶也有隔句用韻之法不必曰應句有韻而呼句無韻也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後之爲學者固未足與議老師宿儒則知

之矣而未知其所以然也按此數語似指吳才老校而言謂其知攷古韻而但以爲叶音仍未知其所以然也故不能極本窮源以出之終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臣竊悼焉嗟乎天下事類此者多矣豈特韻哉悲夫臣特錄蔡寬夫之言以爲有得有失非彼無以明此也寬夫蓋猶未能如老師宿儒之知故其言一出焉一人焉曰皆以爲協聲曰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此可見其知之未眞也寬夫曰某典某叶者驗之而無不合故曰秩乎其不可亂確乎其不可移今曰以爲協聲似謂出於詩人之臆見而不知出於自然也苟曰以爲協聲則詩人之用此數韻也何爲捨此數韻之外略不肯他有所取乎其曰傍韻蓋唐韻十二齊與十三佳相鄰十一唐與十二庚相鄰故寬夫云爾不知此乃唐韻耳淵明之時安得有此書乎五支與十八尤十一眞與一先豈亦傍韻乎陶韓筆力雖足以勝之然其用韻蓋驗之人聲驗之古書非不知而作者寬夫以爲取之傍韻何其謬哉按淵明當晉末韻書未作誠有古韻昌黎生於李唐在周沈韻書大行之後間用古韻實有取之傍韻之處顧氏炎武曰韓文公篤於好古而不知古音江氏永曰唐宋日習今韻而又間爲古韻如習漢音者強效鄉音其似者如叔敖之兒其劣者效西施之顰最爲確論

炘按山屋先生之論古韻如此其深闢蔡寬夫協聲之論而以爲一出于自然即陳氏第古無叶音詩之韻即是當時本

音之說也其取證古音先詩而後羣經騷史亦即陳氏本證旁證之意也其論古音而以爲有自然之節制有自然之疆域秩然其不可亂確乎其不可移即顧氏分十部江氏分十三部段氏分十七部江氏分二十一部之意也其曰四聲通用不必改仄聲以就平聲即江氏帝歌以熙韻喜起五子之歌首章以圖韻下予馬平上爲韻關雎三章芣苢去入爲韻鵲巢首章居御平去爲韻行露二章家與角屋獄足平入爲韻之說也其論有隔句用韻之法不必曰應句有韻而呼句無韻即江氏隔句韻隔數句韻隔韻遙韻隔章尾句遙韻隔

章章首遜韻之意也由夫家而考虞魚模之古音由魚虞模而考諸部之古音雖略舉一隅未能賅備而古音之梗概已爲之開秘鑰斬叢棘矣山屋生南朱之末古韻一事蒙昧不明使與陳顧江段諸君子後先議論安知其識不更在諸君子之上乎山屋之所以不朽者在學術一守紫陽參劾不避權相憂國愛君出於血性致命遂志終爲完人非區區以工文章考音韻傳也然卽以所考古韻而論博識卓見不亦洵可寶貴哉

宛丘解 附釋宛丘在天下名丘五之中 在陳州代人作

爾雅宛中宛丘毛公之傳詩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正義引李巡孫炎之說皆然獨郭景純反之曰宛謂中央隆高郭氏蓋見下文丘上有丘爲宛丘及釋山宛中隆而爲是說也按宛之義爲中窊從無訓中隆者說文窊宛也室西南隅爲奧謂室之深藏處也豈室隅反隆起乎宛或从心作惋攷工記函人爲甲眡其鑽空欲其惋也鄭司農云惋小孔皃此宛之的訓也毛公生於六國西漢之世其傳爲不謬矣至於丘上有丘與釋山宛中隆棲霞郝氏懿行謂中間窊處復起一小部婁是謂丘上有丘宛中隆者謂中央下而四邊高因其高處名之曰隆亦可備一說云爾雅又云陳有宛丘韓詩外傳陳之富人觴子韞丘宛有於阮於粉二切於粉切於蘊音義相近蘊蓄也方言亦云宛蓄也蘊又與韞通然則韞丘卽宛丘也鄭康成詩譜云陳都於宛丘之側水經渠水注云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而元和郡縣志云在宛丘縣南三里寰宇記云高二丈玉海又引輿地廣記云正符丘上有丘之語夫鄭善長之所不能知而李吉甫歐陽忞等何從知之其爲傅會無疑矣亦足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郭注云說

者多以州黎宛營爲河南潛敦爲河北案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殆自別有魁梧桀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今者所在耳景純之言如此按郭氏所引說者之言乃爾雅舊注今雖未能知其言之必然攷州黎卽鹽鐵論所謂孔子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絕糧來古音如黎州來卽州黎營丘屬齊太公所封以淄水出其南經其左故曰營丘合之陳之宛丘三丘皆在大河之南潛丘屬太原元和志及寰宇記俱云在太原縣南三里敦丘卽頓丘屬衛詩氓正義引孫炎云形如覆敦是二丘皆在大河之北此皆

見於經典卓卓然之名丘舊注之言不爲無據爾雅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南有州黎丘之下安知不有齊有營丘衛有敦丘而今失之乎不然天下有名丘五之句果何所屬名丘謂有名之丘屢見於經典者非必魁梧桀大始爲名丘也郭氏一概抹殺置舊注於不論是郭氏之疏也

詩頌字解

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解頌字精而確頌古音讀爲容从頁說文云皃也今作貌皃下云頌今作儀容也是古人形容及容儀之容皆作頌漢書東魯徐生善爲頌是其證詩三百篇大例風雅諸詩用於朝會燕饗鄉飲酒皆生人之樂惟頌專用於祭祀孔穎達云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桓爲郊社之祭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爲祖廟之祭時邁般爲山川之祭是其證朝會燕饗鄉飲酒諸禮皆有歌無舞惟祭祀有舞周禮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

神舞成池以祭地示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爾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司兵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明堂位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冕而舞大武裼而舞大夏祭統夫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其證風雅諸詩見於儀禮者皆工師坐歌之惟舞則

有起坐俯仰蹈足垂手之容舞者之節與歌詩之節相應故曰舞大武舞大夏也頌之取義於頌儀者在此故序云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至於包容之容古人專作容不通於頌容字从宀（宀能容物）說文云盛（平聲）也是其義也鄭詩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以包容之義解頌似與頌之本義不合

衛公子頑無烝宣姜事辨

左氏言衛公子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先儒因謂戴文二君爲衛中興之主宋許二夫人爲衛守禮之女而皆淫人之所生爲千古之奇事不知此皆左氏之誣也閔二年傳稱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惠公當宣公在日已能讒殺伋子其人似非幼稚無能者何一旦卽位反爲齊所脅若此夫閭巷婦女偶有不檢恒不使其父母聞之且父母亦無不恥聞之齊以泱泱大國竟視其女如鳥獸然絕不知聚麀爲可羞者其不情孰甚焉衛宣之卒在桓之十二年昭伯烝宣姜生子女五人宋桓夫人爲四宋之女許穆夫人爲五宋之女其生當在魯莊公之二三年及其可嫁亦當在莊公之二十年宋桓公之元年爲魯莊公之十二年許穆公之元年爲魯隱公之十一年其時二公卽位已久位列通侯無論國君不再娶卽使再娶豈無諸侯之息可以匹敵而必娶曖昧不明之女以奉社稷事宗廟乎懿公爲狄所滅衛人創深痛鉅謀立新主圖中興當何如鄭重以求名正言順且外有齊桓公爲盟主率中國諸侯以謀之衛之公族豈無一人可立而必立此淫迹宣露之公子乎此情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戴文二公宋許

三夫人果誰之子乎曰昭伯之子而非宣姜之所生也按史記衛世家云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爲文公史記之言如此無一語及宣姜嗚呼可謂得其實矣伋爲純孝之子死于非命衛人傷之昭伯爲伋之同母弟故國人立其子爲君于情事最爲允協宋世家又謂宋桓夫人爲衛文公女弟則許穆夫人可以例推矣司馬氏作史記當漢武帝時左傳

尚未立學官蓋必別有所本也昔顧氏棟高齊姜夷姜辨云伋子之兄弟爭死中生不敢明驪姬之過皆千古之純孝而其母抱不韙之行不得不爲之辨余亦曰戴文二公爲中興之賢主宋許二夫人爲守禮之賢女而所生俱抱不韙之名亦不得不爲之辨是以論著之如此

霍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辨

霍山嵩高之爲嶽皆始於漢武帝前此未之聞也漢儒之以霍山嵩高爲嶽皆習見當代之制而傅會於古之五嶽也爾雅釋山末一條尤傅會之最早者而解經家遂援之以爲說也何以言之職方冀州之霍山卽禹貢之太岳與南嶽無涉爾雅篇首之江南衡其名著於經典卽職方荆州之衡山也不聞經典中名衡山爲霍山也郭景純注爾雅霍山爲南嶽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是景純以霍山爲天柱非荆州之衡山也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是張稚讓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水經禹貢山水澤

地注云霍山天柱山也是酈道元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孫炎爾雅注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是叔然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惟應劭風俗通云泰山一名岱宗衡山一名霍山後儒遂援應義以爲一山二名釋山末之霍山卽荆州之衡山不知泰山一名岱宗見於經典衡山一名霍山果何所出乎釋山篇首既曰江南衡篇末又云霍山爲南嶽一經說一山而先後殊名恐古人不如是之打謎也爾雅又云大山宮小山霍邵晉涵曰今天柱山中峰小而四圍有大山似宮繞之衡州之衡山則中峰獨高而前後左右諸山皆在其下揆諸雅訓天柱可名宮而衡山

不得名霍此可以目驗而知也斯案白虎通亦以霍山爲南嶽又增成其說曰小山繞大山爲霍多見其孤繞雅訓矣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元封四年本紀郊祀志作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漢書郊祀志同顏師古云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是霍山爲南嶽始於武帝其所云霍山蠶蠶指爲天柱何嘗爲衡山之別名乎郭景純注既以霍山卽天柱山而音義中又爲之說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

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矣見詩及左昭四年正義引郝懿行曰蓋郭音義之文可謂騎牆之見不足以爲定論也

嵩高禹貢名外方左傳名太室至漢始有嵩高之名嵩漢書作崇師古云崇古崇字今嵩山是崇崇嵩三字通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崇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外方是古名外方後名太室至漢始名嵩高矣封禪書及秦并天下自殺以東名山五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太史公以漢嵩高釋秦太室是秦名太室不名嵩高矣武帝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至於中嶽親登嵩高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郊祀志元封元年春三月禮登中嶽太室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是漢改太室爲嵩高確有憑據而中嶽之名亦至漢而始有也職方敘九鎮之山不見嵩高之文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卽嵩高也別太室於四嶽之外可見太室之不爲嶽矣詩大雅崧高維嶽毛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蓋毛公生六國之時卒當在漢高惠之世實不知太室之改名嵩高故援爾雅山大而高之義釋之假令古之中嶽有嵩高之名毛公卽釋崧高爲嵩高嶽爲中嶽豈不直截了當必待應仲遠之引詩以明其義哉應氏序五嶽曰中央曰嵩山嵩高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太史公許叔重輩皆以嵩高爲中嶽蓋習於漢之制度而云然耳釋山末之五嶽斷爲漢人附益無疑也

琴張非子張辨

漢賈景伯鄭仲師以孟子書之琴張即顓孫氏子張趙邠卿注孟子又甚其詞曰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又善鼓琴號曰琴張近焦氏循著孟子正義歷引荀子呂氏春秋馬融論語注以醜詆之誣謗先賢莫此爲甚竊以爲大不可也論語雖載師也辟然與曾子之魯柴子之愚仲子之喭並得聖人之教以化其偏曾子雖有難並爲仁之語此朋友責善之道不足爲子張病觀論語所紀子張之格言至論不一而足而問仁問政夫子皆舉全量以告之孟子謂其與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其爲孔

門升堂入室之賢夫復何疑琴張之與顓孫截然二人有四證爲左傳昭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十年年三十歲子張尚未生其證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下歷引論語干祿問行問達以實之不及孟子之所謂狂一字其證二家語有顓孫師又有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判然爲二人其證三漢書人表列子張於三等前爲曾子後爲曾晳明爲孔子之弟子列琴牢於四等前爲隱成子後爲楚子西明非孔門之弟子其證四以此四證印之琴張之非子張審矣琴張之爲人見於莊子喻越禮教實甚而謂有聖人一體之子張肯爲之乎荀卿不難詆子思孟子以造詞飾說之非何有於子張馬融注論語以辟爲邪辟此自季長之妄於子張何損呂氏春秋謂子張爲晉之鄙家謂起自都鄙之家即細氓也與尸子謂子路爲卞之野人同必以是爲短子張然乎否乎總之賈鄭及趙氏之注皆無稽之談康成之注論語元凱之解左傳俱不以琴張爲子張此大彰明較著者也焦氏曲徇邠卿之注誣毀先賢其得罪聖門不亦大乎

又論語之牢鄭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其爲琴牢家語始

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杜預注左傳遂以琴張爲琴牢蓋襲家語之誤

景紫堂文集卷之三

當塗　夏炘　弢甫

孟懿子論

洙泗以後從遊講習之盛一見於伊洛再見於建安乃伊洛當日有邢恕建安有胡紘傳伯壽爲千古壇坫之辱人或謂伊洛建安之教不及洙泗其實良醫之門多病人嚮秸之側多枉木端木氏之荅南郭惠子即洙泗已不免於雜矣若孟懿子之於聖門非所謂入吾室而操吾矛者哉昔孟僖子之將歿也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說即南宮适字子容忌即孟懿

子也南容以三復白圭聞夫子稱其有道不廢無道免刑得與於尼山館甥之列可不謂榮乎若孟懿子者論語記其問孝一章仍藉樊遲以達其意而七十七弟子中竟不得與焉人或謂史記之失載非也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親見古文孔氏之弟子籍而後傳之非太史公所能增損其不得與於籍者殆當時已削其籍矣夫僖子以不習於禮而屬二子以學禮其式穀後嗣之心不可謂不深又得聖人以爲依歸不可謂不幸禮莫大於辨上下定民志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當夫子墮三都之時叔孫之郈季孫之費既已墮矣獨孟孫之郕不墮懿子佯爲不知而使公斂處父抗公而夫子行道之志陰阻於及門之士而不得遂蓋不待女樂之受而已知夫子之必不終於魯矣是以孔門削其弟子之籍使弁不得比於愬子路之公伯寮所以爲後世畔師之防者其用意至爲深遠準是而論伊洛之邢恕建安之胡紘傳伯壽又焉得有靦面目於程朱之門哉

衛出公輒論

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蒯聵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尚可與爲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何以言之輒爲蒯聵之子靈公之孫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左傳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姒始生子曰元薨於魯哀公二年計年四十有八蒯聵爲靈公長子其先已生姊伯姬則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弒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聵

於靈公四十二年魯哀二年入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魯哀十六年始興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君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主也觀於蒯聵既入輒卽奔魯不敢與父爭而前此十五年蒯聵安然在戚則輒於夫人南子與蒯聵之間必有善爲調處者故曰輒尚可與爲善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尚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

衛輒拒父孔子自楚至衛又處衛六七年而後歸魯爲千古一大疑案先儒俱莫得其解參互考核作爲此論非必欲爲衛輒脫罪庶幾得聖人處衛之意耳自記

古文尚書不可廢說

疑古文者自朱子始黃勉齋作行狀特載疑古文之詞其意蓋亦深以古文爲不然也然朱子中庸章句敍發明大禹謨十六字爲歷聖傳心之要而文集雜著中大禹謨一篇字箋句釋雖於曰若稽古三句頗致其疑（朱子曰吳氏謂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仿二典爲之皋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皋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而其餘闡明精訓幾無餘蘊以爲能備二典之所未備不獨此也如與潘子善論虺誥荅吳晦叔論伊訓荅潘子善論太甲荅石子重論咸有一德荅或人論說命荅徐元聘論泰誓示諸孫

讀旅獒皆津津有味乎其言之然則古文雖僞而其言之足以垂世立教其見取於朱子如此繼朱子而攻古文者自宋元迄明代不乏人至我朝闢百詩惠定宇諸先生出窮穴抵掌搜瑕索瘢耳食之徒衆喙一詞莫不唾而棄之矣然古文之僞在乎來歷之闇昧筋骸之綴弛文氣之散漫而非謂古昔之格言正論不藉是以存之也李文貞公光地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卽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方望溪苞曰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楊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王白田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氣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阮相國元曰古文尚書孔傳出於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

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來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諫箴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炘按以上諸說李氏方氏王氏

發明古文之義理極其醇粹阮氏推言古文之功效足資啓沃然後知剏議古文之非眞爲天下鑿破混沌者朱子之見之卓屢闡古文之奧旨爲後學示厥準繩者朱子之心之精彼閻惠諸君子其尙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未免膠柱而鼓瑟矣

壁中古文不足重輕說

今人攻梅賾僞古文莫不以壁中十六篇爲眞古文（堯典舜典義載鄭氏篇目又云二十四篇蓋分九共九篇故二十四篇）而深惜其書之不存竊以爲逸十六篇卽全在其書亦無足重輕也凡古籍之重於世者爲其名言至理足以垂世立教耳苟言之不足以垂世立教則雖上古之書亦不過供學人之記誦誇與古競該博而已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所刪者必其不足存者也伏生二十八篇之今文天地平成之迹帝王典謨之訓莫不具載卽梅賾所傳之古文言性言命言心言學言道具有至理故至於今不廢而逸十六篇如史

記所引之湯誥（殷本紀雜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所引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望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畢命（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所引之嘉禾（周公奉嗣立於阼階延登艱詞澀句往往而有紬繹恉趣實少粹言其於世道人心何所裨益而嘉禾篇之假王莽政似

劉歆之所僞撰尤不可以爲訓也曰此其什伯之一二耳安知全篇之中不有先王之謨訓存乎是又不然漢世之書出於山崖屋壁者諸儒皆通其讀以遞相傳授壁中書既出以後孔安國衞宏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儒皆閎達博洽之君子豈有爲二十八篇作注獨闕此逸書十六篇不爲之作注乎其所以不作注者蓋以其書實不足以匹二十八篇之伙書故遂闕略而不解耳曰然則藏於孔壁何也曰七十子以後秦火之前諸子百家各鳴其學未必皆得聖人之遺意此十六篇者或孔子之所刪或後儒之所托孔氏之子孫不能辨別連類而藏之誠未可知必以爲眞四代之所遺仲尼之所錄則吾未之敢信也

天心說

天積氣者也其星躔之高卑吾得而測也其日月之薄蝕吾得而推也其古今之歲差吾得而擬也而其不可見者此坱然昏然之心而已矣然天心雖不可見而生生之機則可見此生生之機卽天心所由寓也隆冬大寒而生生未嘗或息也火烏冰鼠而生生未嘗或已也遭世大亂芟夷殺戮幾無噍類而生生未嘗不轉也自古聖賢體天之心以爲心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孔孟之栖栖皇皇皆欲使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以遂其生生之性而已畫出天心以示人者其周子之太極圖乎全體天心以爲用者其張子之西銘乎繼天傳心以垂教使天下後世萬物各得其所者其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乎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亦天心之所寄也若夫山林枯槁獨善其身視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痛癢不相屬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其心之生生者已絕若是者謂之棄天

性善說

性之爲文從心從生以形聲而兼會意謂自有生以來即具於吾心者也人之心本有善而無惡其惡焉者心之欲而非心之性也天下有不忠之臣而無不知臣之當忠有不孝之子而無不知子之當孝穿窬之竊中冓之私未有不諱莫如深者殊方絕域聖賢所不產聲教所不被而生而不能無父子即有父子之愛生而不能無君臣即有君臣之義苟去此而立國不可以一朝居故性善之說驗之庸愚推之溥海而莫不然也然性生於心而惡亦不可謂之不生於心說文惡從心亞聲又亞醜也亦形聲兼會意字心之醜者

謂之惡也衆人以心之欲者爲性於是有性惡之說有有善有不善之論有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喻而聖賢必反而謂之曰善從心之最初者言之衆人之以爲善不善從心之後起者言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繫辭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聖賢之以爲性者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此衆人之以爲性者也惟孟子既道性善又直辨之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明乎不謂之性而後聖賢之所謂性者可得而定

魯郊不始僖公說

春秋僖三十一年始書郊又魯頌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楊氏愼遂以僭郊自僖公始何氏楷證以詩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又引左傳隱元年孔疏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命於周太史克爲之作頌附會僖二十八年踐土之會公朝於王所即周王巡狩之事請命者請郊也以爲郊始僖公之據案魯之僭禮有三郊也禘也大雩也桓五年始書大雩閔二年始書禘僖三十一年始書郊郊請自僖則禘請於閔大雩請於桓矣果何憑何據乎大抵僖

公以後世近史詳故春秋亦詳僖公以前世遠史略故春秋亦略書大雩凡二十一隱至閔僅桓五年一見餘皆在僖公以後書禘書大事有事惟閔二年一禘餘亦悉在僖公以後則知僖公以前無郊舊史偶闕非僖公始僭郊也詩序孔疏但言請於周作頌何以知其請郊魯頌作於僖公序說本不可信周王東巡至岱春秋何以不書僖二十八年朝於王所夏四月會踐土以後事非歲二月也閟宮爲僖公之詩故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何謂微詞楊氏以此二句爲詩人微詞秋而載嘗嘗亦始於僖公乎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謂爲非禮可也必舍之而屬於僖公不可也

中庸大學一貫說

中庸言道體本原大學言爲學次第其言雖有高卑之不同而其理則一以貫之也中庸開章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四節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三之謂兩謂之顯揭爲命爲性爲教爲中爲和之體示人以知性知道知教知中知和之學謂必眞知乎此始無他歧之惑雖不明言格致乃格物致知之極功非可以憑虛而悟者也中庸言知特詳云知人知天及知天地之化育指知之極處言大學所謂知至也云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指知之實處言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云知斯三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指知之入德言卽大學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不可須

臾離節舉心之全體該動靜而言卽大學之正心也愼獨節就全體之中隱微之際尤當用力卽大學之誠意也致中致和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末節天地位萬物育乃齊治均平之上蟠下際無所不用其極雖不言齊治均平而齊治均平之止於至善積久而化者悉在於是何與大學聖經無一語之不合哉末章知遠之近三句言致知之功雖以知性知道爲極而其要在切己體察注所謂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也潛雖伏矣節言誠意之事相在爾室節言正心之事不言修身而修身在其中奏格不顯兩節言治平之事不言齊家而齊家在其中卒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則修道率性而與於穆之天合德矣卽大學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也

中庸戒慎恐懼卽大學正心說

或謂大學中庸俱言慎獨中庸又補出戒懼一節爲存養之功乃大學所未發其說非也中庸之戒慎恐懼卽大學之正心統方寸之全體而言意乃心之所發正心者正其全體之心而心所發處尤爲緊要故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中庸隱微慎獨一節卽大學之誠意就心之發處言之而戒慎恐懼一節統存發該動靜以養此心之全體卽大學之正心也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戒慎二句是大綱說莫見莫顯句是就此不覩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道不可須臾離自目有所覩耳有所聞以至於不覩不聞之際莫非斯道之流行卽莫非此心之管攝學者不惟正之於所覩所聞雖不覩不聞之時亦常存敬畏而不敢忽所以存養此心之全體也不覩不聞並非槁木死灰不過事物未交思慮未發之時耳於此而能存則覩聞時益能存之矣其在大學正心傳心有所忿懥四句指心之發動處言之心之發動所以不免於有所者固其發動之時不能密察亦其未發未動之先不能常存故也故下節極言心不在焉之弊注云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兩存字一敬字卽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中庸注所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或又曰戒懼節既統存發該動靜何以下節注又專屬之未發之中也曰此不足疑也道不可須臾離則自有覩有聞以至不覩不聞皆須臾之積君子既密其功於靜之又靜存之又存以至於不覩不聞之前則未發之中不此之屬而何屬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逸民虞仲夷逸朱張皆無攷說

論語逸民一節何平叔集解引包咸注云此七人者皆逸民之賢者而不言七人之時代里居軼事蓋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見於經傳不必注虞仲夷逸朱張三人則無可攷也朱子集注以虞仲卽仲雍本於班孟堅之漢書地里志然志以夷逸二字上屬虞仲不以爲人名見於顏師古之注甚明攷地里志云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郊樊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次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顏師古注云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朱子從師古虞仲卽仲雍注而仍用包咸七人之說則與孟堅大異矣然仲雍撫有句吳南面之君傳世不絕似不得謂之逸民且仲雍在伯夷叔齊前幾百年列虞仲於夷齊之後亦非其次或又謂虞仲卽北吳之虞仲周章之弟故列於夷齊之後不知周章弟亦南面之君於逸民何與然則虞仲別有其人非仲雍明矣夷逸者夷氏而逸名春秋時有夷俅諸則夷之後氏有明徵謂之竄夷而遁逸非曲說乎至朱張亦無可攷邢昺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按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子弓蓋仲弓也不知輔嗣何所本而以爲朱張之字孔子明云我則異於是何得謂朱張同於孔子（疑論語謂虞仲夷逸下脫朱張二字）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又有冉雍子弓則孔門字子弓者固自有人在荀卿所稱之子弓楊倞且不直指爲仲弓故云蓋以疑之更何論乎朱張此朱張在柳下惠之前柳下惠見於左傳僖文二公又在孔子之前則朱張非孔子之弟子矣此三人者皆無可攷強以古書近似之姓名實之殊失附會至

於釋文出朱張云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鄭作侏張云音涉留反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張氏鳳翔曰郝氏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曰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輈侜譸同字侏則聲近叚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又云荷蕢楚狂辟言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夷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侜張陽狂者二人惠連也所按如諸家之申鄭義則經文當作逸民伯夷叔齊夷逸虞仲侏張

柳下惠少連方與先舉其目後列其人之文法合今夷逸上屬
虞仲朱張又下屬惠連樹亘斷絕無此屬文之法也

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說

唐虞夏商周之書仁字不多見惟吾夫子繫易及門人作論語又孟子著七篇始詳哉其言之伊川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門人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當合孔孟言仁處研窮二三年得之未晚也炘嘗反覆其言服膺其教凡孔孟言仁之處若者爲偏言若者爲專言既條分而縷析復統宗而會元然後歎伊川之不我欺也其曰仁偏言則一事何也曰元之稟而爲仁也亨之稟而爲禮也利之稟而爲義也貞之稟而爲智也與生俱來與形俱賦所謂天

命之謂性是也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固而存焉擴而推焉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過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所謂修道之謂教是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性而發爲情者也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則情而麗於事者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詩書之言仁義禮智大抵自其發見者言之至我夫子翼易作文言始推本於元亨利貞之理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者是也向使此言不出於孔子則後世之儒不以爲異學者幾希矣中

庸仁者人也康成以人意相存問釋之雖於人也精義未之能盡而於偏言一事之仁亦未有戾也乃近世高明之士忽援上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一語以爲必有二人其仁乃見斷無一人獨爲仁之事推之論孟言仁無不名合無論鄭氏並未以是訓仁鄭氏讀人也之人與相人偶之人音義皆同實未嘗以相人偶訓人字何論仁字乎即以中庸注一二條言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彼河干之寘非即以寘彼河干訓示諸掌也肫肫其仁注云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非即以誨爾忳忳訓肫肫其仁也他可類推即人意相存問之言亦僅就人也句望文生義何嘗括盡論孟之論仁哉自斯言出後學或有信而從之者則必舉夫子仁善之長孟子仁人心之古訓束之高閣而但就相人

偶求之其弊不至墨子之兼愛不止杞人之憂何時而可已哉其曰仁專言則包四德又何也曰元亨利貞者天之道仁義禮智者人之性因端而發見闕一而不可四者固無所低昂矣然吾夫子翼易作文言一則曰大哉乾元再則曰至哉坤元而亨利貞不與焉則元也者所以貫徹乎亨利貞而無不包者也夫仁亦若是而已矣國之有冢宰也所以統攝乎百官也家之有長子也所以總轄乎羣從也身之有天君也所以號令乎衆體也夫仁亦若是而已矣吾夫子爲吾道之宗其門人所問與夫子所教皆奉一仁爲依歸蓋仁者吾心生生不已之理也天地一息而不仁則生物之功不遂吾心一息而不存則生生之理或亡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仁人心也皆此意也漢以後儒者之言仁不得專言之意然人意相存問之注尚是仁者愛人古訓未嘗戾於仁也至必以相人偶當之是孔門弟子所諄諄切究者不過應酬交接之具文而所以涵養乎吾心者曾不得仁之稱焉今孔孟之書尚在其能欺天下以欺後世乎

古文弍弍說

伏羲畫卦倉頡造字皆從一始由一生二由二生三而天地人之道備矣故老子曰三生萬物也許氏說文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似重出古籀者其本字皆篆文也而一二三之後俱重出古文弍弍不應篆文反古於古文頗滋後人之惑考史籀作大篆謂之籀文李斯作小篆謂之篆文而自史籀以前倉頡以後統謂之古文說文中所稱古文籀文篆文者是也古文每字實不止一字如旁之爲丂夸正之爲正𠂤𠂤之爲自𠂤𠂤有重至兩字三字者皆古文也許書中別出古文之字其本字雖

係篆文實即古文如囟古文作出而舁之古文爲舁亦從囟諸聲則囟即古文也雨古文作𠀠而靁之古文爲𠀠亦從雨轉注則雨即古文也日古文作曰而時之古文爲昔亦從日轉注則日即古文也𠂤古文作𠂤而遲之古文从辵從二𠂤則𠂤即古文也𠂤古文作𠂤𠂤而棗之古文从𠂤从二棗爲木至西方戰栗則𠂤即古文也此類不可枚舉然則一二三者篆之與古文合者也弍弍弍者古文之重字者也不云亦古文者一二三之篆文本與古文合不得專屬之古文故不云亦也而或以爲古文奇字亦非也段氏玉裁說如八之爲古文奇字人全之爲古文奇字倉許氏明言之此非其例也明乎此而後知丏爲古文王丕爲古文王不必部首之王王皆非古文也丁爲古文上二亦古文上丁爲古文下二亦古文下不必疑上丁之古文誤也卄爲籀文人亦即古文人如仚信𠈌企舠服之古文皆從人可證不必古文之人不作卄也許氏之書專爲古文而作其自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然則篆之不合於籀籀之不合於古皆許氏所不取也至於一二三之別爲弍弍弍者上古之世民生質樸但用一二三字紀數已足中古飾僞萌生故更作弍弍弍字以防僞至周人以專壹之壹爲一副貳之貳爲二參星之參爲三

而弍弍弍之古文由是不行矣

天九重說

天之有九重也自離騷天問始也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想古有是語而屈子引之爲問以致其牢愁不平之意焉九重者卽步算家所謂宗動天一恒星天二鎭星天三歲星天四熒惑天五日天六太白天七辰星天八月天九是也堯典曰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元氣廣大謂之昊天無窮之體莫可究極易曰天行健故步算家謂之宗動天日月二曜也星五星也辰則周天之恒星也恒星雖不止二十八宿而二十八宿最著故分爲十二次以爲日月之會而名爲辰焉壽星角亢也爲一辰大火氐房心也爲一辰析木之津尾箕也爲一辰星紀斗牽牛也爲一辰元枵婺女虛危也爲一辰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爲一辰降婁奎婁也爲一辰大梁胃昴也爲一辰實沈畢觜參也爲一辰（今參星侵入觜前明史天文志先參後觜）鶉首東井輿鬼也爲一辰鶉火柳七星張也爲一辰鶉尾翼軫也爲一辰共十二辰卽恒星也然則九重之說於古而有徵矣乃西人歌白泥於恒星天上又增東西歲差一天南北歲差一天爲十一重天又於宗動天上增常靜一天以爲諸神之所居亦誕極矣

書疏引鄭說星辰同爲二十八宿非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五緯與二曜並重豈有堯欽若昊文而反遺之惟鄭周禮大宗伯及保章氏注以星爲五緯辰爲十二次得之

星隕說

春秋莊七年經僖十六年傳皆言星隕星非眞隕也其隕者非星也蓋至之氣上騰於虛空日自地下燿之而有光見者以爲星焉及隕而交於地氣則石矣汪雙池紱說莊七年之星隕如雨至於地而散人見雨不見星也僖十六年之隕石始見爲星後見爲石故傳釋之曰隕星從其朔也或曰星無隕何以天之恒星或右多而今少或古有而今無如明史所載紫微垣中六甲六星今只有一華蓋十六星今只有四傳舍九星今五天厨六星今五天牢六星今二又如天理四勢五帝內座天柱天牀大贊

府大理女御內厨皆無天市垣之市樓六星今二太微垣之帝陳七星今三郎位十五星今十長垣四星今二五諸侯五星全無角宿中之庫樓十星今八亢宿中之折威七星今無氐宿中之亢池六星今四帝座三星今無尾宿中天龜五星今四斗宿中體十四星今十三天籥農丈人俱無牛宿中之羅堰三星今二天田九星俱無女宿中之趙周秦代各二星今各一扶匡七星今四離珠五星今無虛宿中之司危司祿各二星今各一敗臼四星今二離瑜三星今二天壘城十三星今五危宿中之人五星今二杵三星今一臼四星今三車府九星今五天鈎九星今六天鈔十星今四蓋屋二星今一室宿中之羽林軍四十五星今二十六臉蛇二十二星今十五八魁九星今無壁宿中之天廐十星今三奎宿中之天溷七星今四畢宿中之天節八星今七咸池三星今無觜宿中之座旗九星今五井宿中之軍井十三星今五鬼宿中之外厨六星今五張宿中之天廟十四星今無翼宿中之東甌五星今無軫宿中之青邱七星今三其軍門士司空器府俱無此何說也續文獻通考引張衡靈憲云三光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也神歛精斁於是乎有星隕恒星之隱顯有無豈亦猶其說與炘謂天地之

氣不能有聚而無散散則多或爲少有或爲無神歛精斁之說信乎其有之但其歛且斁也在天成象之星與在地成形之物迥別大氣迴薄飄忽泯滅而消歸於烏有不必其眞隕之也然則又有古無今有之星如策星旁有大客星明神宗萬厤元年新出西人第谷測其不麗空際而麗列宿天又明史恒星表中增入之星甚多又何說也曰管子及說文俱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春秋說題詞曰陽精爲日日分爲星然則天地之所絪緼太陽之所鎔鑄萬物之所凝聚固無時或息者其生星也不亦宜乎星之生不見所自始則星之滅亦不見所由終隕云何哉

梅氏勿庵稱謂西人失實說

史記天官書曰幽厲之後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此後世九執回回歐羅巴西洋諸術皆得中土之緒餘專心壹志以致其精中土採而用之所謂官失而學在四夷者也明神宗之世西洋人利瑪竇熊三拔等航海而來正值中國疇人衰歇之時自謂其學自空一世又得徐公光啟李公之藻爲之推轂其說遂顯於中土我

朝康熙四年曾屏黜不用後以其製器精巧窺測辛勤仍復用之而其流毒遺毒蠱惑斯民日新月熾其害二百餘年直至於

今未已也按西法之精者皆原於中土其言地爲圜體即古人卵中裹黃及周髀日極東極西極南極北四方晝夜易處之說其言太陽高卑加減即唐志日躔盈縮略例載北齊張子信立損益之率隋劉焯立盈縮躔差術與四象升降之說其言蒙氣有差即姜及地有遊氣之說其言諸曜異天即郗萌不附天體之說其言恒星東行即歲差之舊說其言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下東西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即里差之舊說他如所謂平三角即古人句股之異名弧三角即古人弧矢之異名中土人習而忽之彼則因精而益致其精耳其紕繆者如說日月交食五星淩犯乃遲行定數無關災異除閏中土修德修刑之說幾於天變不足畏矣而其置閏之舛如吳江潘力田聖樟辛丑厤辨所譏戊子之閏三月也而置在四月庚寅之閏十一月也而置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閏七月也而置在六月己亥之閏正月也而置在三月辛丑以平氣當閏十一月西法以定氣閏七月而是年十二月又無中氣則同一無中氣之月而或閏或否乖戾甚矣茲且不必與西人細辨西人罪之最大者在不信中土聖人之教自伏羲以來諸聖人皆有刺譏其徒散布四方天主禮拜之寺無處無之凡西人入中土講步算者前後數十

人不招人入會者惟穆尼閣一人而已康熙初年湯若望希圖進用凌大學士馮銓言於攝政王蒙召赴星臺測驗馮稱所算精密遂掌欽天監事新安衛官生楊公光先言若望新法十謬且著不得已書以攻之惜當時無知微之士若望得以蹶而復振百九十年以來煽惑我民人蹂躪我疆土追思楊公之言凜然龜鑑今既往不可復追矣勿庵梅公文鼎服膺聖賢之教徒以一生精力做於推步之中闡明西法不一而足遂稱西人曰大西儒周公曰儒以道得名孔子儒行一篇備言儒者之道彼西人何足以當此使西人而可謂之

爲儒則吾中土學周孔之學者舉不得謂之儒矣斯言也不亦稱名失實貽笑於天下萬世也哉

景紫堂文集卷之四

當塗　夏炘　弢甫

讀康誥

古經錯亂注說混淆經大儒輩出講明而改定之譬之日月蝕而復明譬之江河壅而復暢由是三綱以明九法以正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莫此爲大今人生古大儒之後載高履厚同此倫常踐土食毛同此天澤宜何如保守遺說示戒將來乃必挾好勝之心痛加詆毀使古經之已正者仍然復亂注說之釐定者仍然復淆日月明而又蝕江河暢而又壅於是乎三綱淪而九

法斁亂臣賊子舉得有所藉口此其人幸生承平之世不過掉弄口舌排斥先儒假令生前代喪亂之時有不上九錫之章而爲劉秦美新之論者幾希矣即如康誥前四十八字之錯簡先儒不察以爲即康誥之文傅會王若曰爲周公孟侯爲成王於是臣可以僭號爲王王可以降爵爲侯尚得謂之有綱常乎當日王莽之篡位不難引此以爲居攝稱王之證今去莽世數千年矣王莽之居攝莫不唾而罵之而王莽引以爲居攝之證者又不難尊而信之此何爲者也大傳書序雖是古書然多後人之竄易今人亦知不足爲憑惟定四年傳三十一年之左傳引爲確據不知定四年傳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是言武王成王封建之事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云云是言周公相王室以封諸侯作策命武王成王皆在其內非謂康叔之封在成王時也僖三十一年傳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是言祀典定於成王周公如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有追王上祀諸禮非謂康叔封於成王周公時也且今人所尊信者必曰漢儒褚少孫續三王世家載丞相奏曰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傳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康叔先與三監同封當武

庚畔時有以兵扞禦之勳明矣康成漢儒褚生蘇氏亦漢儒安知康成之言足徵而褚蘇之言遂不足徵乎鴻之訓代僅見於此他則無聞稱兄爲寡不與寡君寡大夫同解而以爲寡有之詞牽強實甚首篇王若曰爲周公次篇王若曰又以爲成王揆之體製殊多不合至於三篇不敘及武庚及三監之畔則其爲武王時書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總之周初時事書缺有間康叔先封於康或後日增封於衛均未可知然康誥三篇斷然爲武王之詞萬無假借周公雖聖臣也成王雖幼君也臣爲君攝政可也臣攝政而遂居王位僭王號不可也臣而可以居王位僭

王號則是莽操乃後世之周公而周公實前古之莽操也有是理乎

讀孟子

孟子言仁言義言性善言井田學校言堯舜孔子其有功於儒門大矣然而當時則楊墨亂之荀卿非之司馬遷作史記孟子與性惡談天雕龍炙輠堅白同異之士共傳周人列孟子於十三經而陸德明經典釋文屏之於老莊之外不爲作音義一字下至宋世李泰伯鄭叔友之倫醜詆痛詬無所不至雖以司馬溫公之賢猶再三致其疑義甚矣聖賢之不易知如此直至程朱大儒力爲表章而後大義微言闡明於天下今雖有狂妄之夫不敢復爲之置喙矣夫孟子傳孔子之道而程朱又傳孟子

之道者也程朱言性言理言敬言誠言大學中庸孟子言太極通書西銘其有功於儒門與孟子等然而當其始金谿排之永嘉議之明則姚江始毀之而終誣之近世記醜而博言僞而辨之徒忽變門局倡爲實事求是之言祖漢禰唐以集矢洛閩而悍然不自知其非亦足悲矣夫自孟子至於朱時歷千四百載而後有定論今去程朱之世產得其半而贏耳薄海內外奉爲準繩其妄者千萬中之一二人而又何病焉子貢不云乎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繼此以往必更有大儒者出一如程朱之於孟子也而後爝火無所不息

雖有狂妄之夫亦安敢置一詞乎因讀孟子而記此以爲他日之左券云

讀通鑑馮道論農

五代時馮道歷事四姓其人無足稱者然其與明宗論農數語不以人廢言也明宗問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因誦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嗚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余家耕讀傳世深悉農夫之苦道光三年江南大水其時承五十餘載有秋之後（乾隆三十四年大水至是五十四年）米至石錢五千有奇雖鮮餓殍而多流亡次年穀熟米石才値錢二千加以稱貸取息率三石而償一石凍餒之狀

不忍聞見後連歲歉收去年辛卯又大水較三年尤甚米價貴三之一農餓死者無數道旁僵仆者相繼也今年無論有秋與否即令歲熟穀亦必賤元氣不知何時可復而商賈反以居積增富所謂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也因讀通鑑至馮道數言爲之廢卷三歎道光十有二年五月識於京邸廡室

讀唐書韋后助祭南郊

唐書中宗本紀景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褚无量傳中宗將親祀南郊國子監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祝欽明傳與司業郭山惲奏言皇后亦合助祭天地遂建議曰謹案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掌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爲之據

此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博辨其非且云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與王令主郊天祭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炘案皇后助祭天實不始於韋后北魏太祖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於西郊帝立青門內近南后立青門內近北帝拜后肅拜祝欽明等不引以爲證者蓋北魏戎狄其禮不足增重故必傅會周禮始爲名正言順以爲自周公以來已如此也從古邪佞之臣緣飾經術以行諂媚大都類此

讀王孝子哀哀遺篇

哀哀遺篇者王孝子所作考妣之行述也孝子名守正字服經婺源中雲人事親以純孝聞博通羣書尤精三禮邑中老師宿儒推爲愼修氏以後一人弱冠遊庠旋食廩餼年未四十而沒無子著述皆散軼遺事一二條僅見邑志文苑傳中亦無大力者爲之表揚族人瑞周徵君得其所作考妣行述一帙常言瑣語出於至性追溯罔極一字一淚取詩哀哀劬勞之義題之曰王孝子哀哀遺篇所以傳孝子之哀其親又以哀孝子之遇焉余至中雲徵君出以見示相與共讀之而流涕焉竊謂孝子有

古人之德而備有古人之苦其酷貧似原子思生母出嫁似朱康叔喪葬待賻而後舉似石曼卿斬焉無嗣似鄧伯道而其貫串禮經則馬榮伯孔仲達之博洽也卻董氏之關而還其脩脯則孔君勝劉道原之耿介也喪事不用巫樂則伊川程夫子之家法也終天三年不茹葷不入內則可以挽偃薄之俗而媿阮籍之蒸豚陳壽之丸藥也以東脩砥礪之德而不免天降荼毒之苦豈不哀哉

書利臣王國寶事

蘇松常三府白糧明季僉民戶輸送民以爲苦我

朝順治五年復明初官運制時江甯巡撫王國寶山西大同人明總兵順治元年投誠疏言民戶一遇僉點往往傾家今改官運一切皆給於官而經費不敷請計畝均派運費民皆樂從凡言利之臣一切斂怨之舉不曰踴躍捐輸則曰情殷報効

世祖章皇帝諭曰僉點固累小民加派豈容輕議下部察核經費果不敷否部言經費未嘗不敷惟嚴絕尅減虛冒諸弊則用自裕尅減虛冒乃天下通弊凡藉口經費不敷者皆不能嚴絕尅減虛冒者也國初氣運聿新一時部臣能知大體培

元氣有如此者於是黜國寶奏不行華亭縣有義田四萬八百餘畝明光祿寺署丞顧正心置以贍宗族助差徭者國寶初撫吳即令有司收其米四萬三千餘石給兵餉後又以改充織造匠糧入奏戶部尚書巴哈納謝啟光等核議義田所以恤貧助徭非入官產宜仍令顧正心子孫收穫至兵餉匠糧皆有正項取給其擅用義田米責成國寶償還凡善舉取給而外稍存贏餘即可垂久切忌太多多則難於部署且易啟奸邪之心如顧正心義田多至四萬八百餘畝宜王國寶之垂涎不已也六年國寶又疏請加派民賦以佐軍需給事中李化麟疏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窮盜起大亂所由崇政十七年詔有使民輸錫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日月吉凶旱潦荐至災害頻仍流氣日熾等語我

朝東征西討興師百萬未嘗累民間一絲一粟乃國寶遽議加派開數年未有之例滋異日無窮之累

上復黜國寶奏不行我

朝定鼎之初投誠諸臣皆棄瑕錄用其間貪冒無恥者固多然未有不恤民隱猖狂恣肆如王國寶之甚者也藉非

世祖仁厚愛民則閭閻之累不知伊於何底矣錄此一以見言利之臣人所不齒一以見

熙朝之澤萬世無疆也

春秋求故序 道光丁亥 大人命作

步算之學後世愈推愈精至
本朝大集其成我皖省自宣城梅公勿菴受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其後精步算者如婺源愼修江氏休甯
東原戴氏接踵而興吾友歙汪子孝嬰婺源余子星川生江戴
之後俱以天文名家孝嬰早卒所著書未究所學僅遺衡齋算
學七冊今春星川以所著春秋求故示予推勘比校析入豪芒
其尤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自來推者俱不入食
限星川則謂前宣七年六月實朔癸卯日辰正一刻十二分月

距正交初宮十三度三十四分入食限其脫簡誤移於此八年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劉歆徐發俱以爲當作十月而不明
其失星川則謂經文下書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甲子在
己丑前二十五日得同月經文冬十月三字本在甲子日有食
之既之上而秋七月三字係備時月之文另爲一條後人錯簡
顚倒遂使甲子日食誤蒙上文爲七月之事春秋書諸侯卒日
月不合者杜預俱以爲從赴星川則謂僖十二年十二月丁丑
陳侯杵臼卒次年四月書葬成九年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十
一月書葬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書葬以諸侯五月
而葬計之皆日誤而月不誤以經證經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
星川制行端方窮愁著書今老矣頹然自放於山巔水湄之間
當時罕知星川者然安知後世無揚子雲也因識其書之崖略
以歸之

吳江震澤兩縣彙報節孝底本敘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吾夫子作春秋錄節烈之婦二曰紀伯姬宋共姬錄死節之臣三曰孔父仇牧荀息豈非以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若此其重與

國家彰顯人紀定例貞孝節烈禮部歲終題旌然而鄉曲僻遠之區漁樵椎魯之裔不得其請者尚多也是學校之責也余於戊子之夏備員吳江教諭稽查冊彙舉報節孝者或歲不得一人或連歲不過一人懼苦節之湮無以爲風化之助也爰咨於今中丞陶公請彙冊題旌如武進陽湖故事退而與震澤學博

劉君南垞悉心採訪時閱半載舉報至三千餘名之多刪其與志重複及年例不合者自明迄今共兩千一百七十三人以迫於會試遂具牒以聞是役也炘實始終其事是以錄其底本藏之學宮以備考核并招諸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立於天地間者禮義與廉恥也禮義之亡由於廉恥之不立也夫以閭巷婦女百折不回以禮義自防其故何哉此心之廉恥爲之也況乎讀鄉魯之書學洛閩之學者乎諸生勉乎哉恥不若人而後過人有所不爲而後有爲毋以學校之男兒貽笑於閨閫之婦女吾願與諸生共勉焉道光八年戊子嘉平既望吳江縣教諭當

塗弢甫氏夏炘謹撰

讀儀禮彙編序

三禮惟儀禮爲完書未嘗鼠以後儒之說鄭氏三禮注亦惟儀禮爲最善未嘗蹊以讖緯之言然而世頗以爲難讀者何也其屬文繁複其辭句細碎其緒如治絲易棼其氣恒撟吉不暢是以鑾鑣爲道雖經康成闢之於前而後世問途之士終不免趦趄卻步凡自漢至今治此經者代不數人也然有不難者行禮必有其地古人宮室自門而霤而庭而碑而階而堂而室各有一定之制明乎其地而檃序牖戶坐立面負之儀可緯最習也行禮必有其敘如冠禮始於筮日成於禮賓其中戒宿爲期陳

服三加諸節一一相因昏禮始於納采成於饗丈夫婦人送者其中問名納吉納徵親迎諸節井井有條明乎其敘而始終本末終日揖讓之儀可屈指計也行禮必有行禮之例如飲酒之例鄉飲與燕禮不同而主賓獻酢旅酬無算爵則同祭祀之例特牲與少牢不同而視濯視牲尸飯主人婦賓長之獻則同又如同一醴賓而用醴謂之禮不用醴謂之儐同一飲不勝者而尊者不勝則卑者不升卑者不勝則升堂特飲明乎其例而等級隆殺曲暢旁通之旨可左右逢也漢人詁經重章句故書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公羊穀梁皆有章句朱子嘗言儀禮不分章所以難讀然苟紬繹其旨章節句讀原自秩如明乎其章句而體段脈絡從衡經緯之塗可軌轍循也婺源王君瑞周精摯禮經恐學者苦其難讀而欲爲之導夫先路於是取宋李氏如圭釋宮揭之於首蓋釋宮載朱子全集曾經朱子論定故自來言宮室者莫之及焉次則取江氏永敘畧以明其節目次則取吳氏廷華章句以挈其要領又摘錄張氏惠言之圖於上方以輔之次則取凌氏廷堪釋例以觀其會通而未已也有宋氏治咸者嘗謂儀禮雖難讀而不難讀者莫如時藝於是作儀禮制義十四篇體雖卑而陳詞甚高詞雖近而溯源甚遠於是

亦得列於諸家之列而名之曰讀儀禮彙編今而後人人可以讀儀禮人人不苦儀禮之難讀而康成之所以羽翼是經者其學亦不孤矣余與瑞周交最篤知瑞周最深瑞周學博品端退然如不勝衣平居懃懃懇懇以引誘後進爲已責其好善之誠與人爲善之忠皆發於天性之不容已即此一編已可得其用心之樓概矣後之讀儀禮者由是編以誦習經注由經注以旁究諸家之說而因以窺見聖人制禮之精意飲水思源其無忘瑞周疏瀹之功夫

箕裘拾墜敍

余司諭婺源庠序之中得士二人焉一爲南鄉王子煥奎瑞周一爲東鄉江子清挹芬王子食貧投徒言吶吶不敢出口身退然如不勝衣執恭秉謙出於天性未有以異於人者而其胸次之灑脫無纖悉塵芥之擾也作爲詩古文詞卓乎與古人頡頏也熟精禮經貫串漢唐經師暨諸儒之注釋可口講而指畫也聞人一善言見人一善行急起直追如飢鷹之攫食而決隄之赴壑也噫嘻奇矣江子居江灣窮巷中貧不能完衣履屏軀槁容寂寞幽谷人人得而侮之而其內行之淳備則刲肱以療父

疾也居喪三年不食魚肉也有遠祖之墓在鳩茲往返千餘里徒步祭掃至老猶以爲常也精音韻句股之學與梅宣城段金壇相後先也所輯小學衍義一書原原本本疏河導江可以祖述文忠而損讓文莊也嗚呼豈不偉哉兩君子者不輕與人交人亦多不樂與之交乃以余爲庠序之長往往好從余遊余因得捧手受教焉王子讀儀禮彙編一書余縱臾付梓而爲之作序江子以所著箕裘拾墜四卷示余蓋其曾祖涌采先生諱廷烧者有切字捷徑五音清濁辨測量靈峯說三篇每篇寥寥數十語簡質古奧人莫能箋解挹芬疏通證明其切字拾墜前二卷多取其族儒愼修氏之說其古音一卷則全宗歙音三氏廿一部之言句股拾墜一卷立望木望島望廣望深遠諸表以明二丈重表測高遠之法雖用除不用乘而以二率除一率得數復除三率而得第四率其復除所得數必加十倍即寓乘理整險縱幽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涌采先生與愼修氏同時世歷四朝年更百載而挹芬抱守殘編詁箋遺說其永言孝思爲何如耶挹芬之書細字密行篇帙繁多力不能付剞劂然孝子之後必有孝子吾知江氏之箕裘斷不墜也因序而歸之并以誌余庠序之中同時而得奇偉之士二人以爲司諭之幸云

戊申年爲此序越六年癸丑余刻讀詩劄記附古韻表集說二卷取高郵王懷祖觀察之論增至部爲古韻二十二部挹芬見而愛之以爲古韻至此可以觀大成矣遂一宗余說而以向之主音三江氏者改而從余并一一以等韻譜之弇侈粗細析入秦芒余於等韻之學本不深得挹芬之書而益自喜也挹芬年既高而心愈虛其擇善而從無所偏執如此乙卯正月又識

句股拾墜又序

江子所作句股拾墜卽箕裘拾墜之第二種也其寓乘於除之理前序已略疏其梗概矣復檢濟陽張稷若先生蒿庵閒話中有量泰山一則其言曰山東按察司張五典泰山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竪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竪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竪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爲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

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竪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塡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塡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塡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句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蒿庵之所載如此余己卯冬入都曾一躋泰山之巔今譚公嶺爲自登至郡之要道往返者又數次雖苦跋涉而曾不知其高下之道里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非歟挹芬旣發明其先祖之書試以蒿庵先生所載法量之其有合焉否耶

嚴芝雲先生古今體詩文藏稿敍

清河嚴芝雲先生自新安郡庠詒書星源緘寄古文若干首四六若干首古近體詩若干首制藝若干首告其友人當塗夏炘曰余少好文字又不自愛惜甫脫稿往往爲人持去存者纔什之一耳今老矣裒集舊作藏諸家塾以貽我後人非敢付手民氏也子其爲我敍之炘非能知文者然知先生實深先生司諭吾邑十有九載育士愛才之誠久而彌篤士有一節之長罔不壅培裁厲之以底於成又其間迭遇水災

朝廷不惜帑金賑撫上游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駕一小舟出

入洪濤巨浸中僻壤荒區無不周歷哀鴻望見顏色輒舉手加額磬磬之聲轉爲雝雝此炘之所親見者也及壬寅升任新安上庠炘次年亦分教婺源贊序之政奉爲指南今又九載矣則知先生者宜莫炘若也先生品行之端方性情之豈弟見識之超卓學問之淵雅醇正無不冠絕儕輩故其發爲詩文大涵細入無體不備其必垂諸久遠無疑而先生不自滿足僅以貽後人爲詞且出於至誠無所矯飾炘竊窺先生之意矣昔鄭康成網羅羣籍箋注六經七十之年作書戒子猶諄諄以平生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爲訓其後益恩小同卒傳父祖之業緜緜延延以至於今學人談家法者必宗鄭氏先生所以勗後人者毋亦有類於是與炘嘗謂人之文章箸述恆視其精神學術爲久暫而後人之克纘先緒則非德不足以永之也世之通儒碩彥子孫式微弁髦前人之手澤者無論矣即如洼丹之世傳孟易孔僖之世傳古文尚書薛漢之世傳韓詩范甯之世傳穀梁春秋或一二世或三四世且有歐陽歙之傳伏生尚書至八世不絕者可不謂賢乎然亦不過謂之世宿其業而已若夫太史公班叔皮之史至子長孟堅而滙爲大宗蘇明允之文至子瞻子由而雄視百代杜必簡之詩至子美

而追配騷雅程大中公朱獻靖公之理學至明道伊川考亭而接武魯鄒此固天之默相非人力所能爲亦其垂創之所貽者大也今先生文與詩之必傳吾於先生之學徵之而先生之後必能昌大其業者吾又於先生之德卜之也然則嚴氏之子孫其可不知勉乎至於刻梨壽棗新安姑孰之弟子必有起而任其責者亦非先生之所能秘也咸豐元年歲在重光大淵獻臯月當塗愚弟弢甫氏夏炘謹撰於星江學舍之強恕堂

春秋繹義敍

婺源經學自朱子後元明兩朝如玉齋方平雙湖一桂雲峰炳文三胡氏去華士藻潘氏讓溪震得游氏一源文光吳氏諸儒俱以易名世說春秋者數家今皆不傳我

朝通儒輩出江氏愼修永一人之書著錄四庫者十餘部之多可不謂盛與然江氏春秋地理考實四卷僅詳疆域古今之沿革而不及其他厥後余氏星川煌春秋求故又專講天文步算之學惟汪氏雙池敍春秋集傳十六卷統釋全經然所輯左氏公穀胡傳外徵引諸說寥寥不過數家似不如諸經詮義之

詳備也中雲村王燦文明經精研禮書兼邃春秋以所撰繹義十四卷示余其書以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爲主旁採鄞萬氏吳惠氏無錫顧氏武進莊氏之說以輔之依蕭山毛氏春秋傳之例節錄三傳原文粗存梗概薈萃諸家之說檃括詞句折衷己見以便記誦而錄其所出之姓氏於上方博而能精簡而能該末附十二公時事略一卷霸圖之盛衰列辟之消長若網在綱如裘挈領誠藝林中不可少之書也余生也晚不獲見江汪二老及來婺源星川余先生又已下世惟與燦文交最久燦文制行端方充養醇粹謙和靜穆之氣令人覿其德而心醉

今上御極之初

璽書求賢許天下州縣學校保舉孝廉方正余汲以燦文應部牒文已過縣且申諸府而燦文固辭不就卒莫能爲之勸駕今年七十有六矣昕窗宵鐙一編在手冥思獨往神明未嘗或倦箸述宏富與玉齋雙湖及江汪諸先生後先輝映所居福山片石堅坐不出者歷數十年春秋首讀德之賢大易貴幽人之吉燦文有焉其品其學不均足傳哉

景紫堂文集卷之五

當塗　夏炘　弢甫

顯忠錄序

天地之正氣曰忠義不獨鍾於士大夫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卒土之濱莫非王臣匹夫慕義皆足以感召人心消弭羣慝歷覽史策其以義兵而資捍禦者何可勝道哉順治己亥海上之變煽動及於大江南北婺源在萬山中降弁畔卒乘間滋事中雲村王公祜光及其族七十餘人奮袂而起斬竿爲兵揭帷爲旗以挫梟雄而安城邑事經二百年之久咸豐元年余偕前署

令汪君菊舲聞於

朝四年五月奉

旨崇祀忠義孝弟祠並刻名石碑以垂永久同人既詠歌其事又彙諸公牘將付剞劂顏曰顯忠錄而屬序於余竊惟王公祜光及其族七十餘人不過荔耦樵伍耳未嘗一日食祿於

朝有位於

國即當寇盜縱橫烽煙旁午深山蒙翳之中幽野遐僻之地一畚一鋤一簞一瓢所以全活此身甚易何至爲其所難如此向使當日者偷生戶牖老死畎畝亦螻蟻同盡艸木俱腐歲時伏臘子孫麥黍鴈豚之薦何足係其重輕孰與夫姓名揚夫志乘俎豆永於泮宮若是之榮寵乎然實非諸公疇昔意也其所以向日抒誠忘身殉難者根於天性發於至情不能自已豈有食報後世之心所謂天地正氣所鍾也而況士大夫讀聖賢之書識尊親之義者哉婺源爲　文公桑梓之邦民氣樸茂土盜稀少連歲粵寇猖獗藉以少安然而上通宣歙下近鄱湖鶴唳風聲先後告警草澤間必有毀家紓難同仇脩戈以防患於未然者然則企予望之其何能已也

玉成會敘

周禮司徒之敎其官最詳於鄉自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以至鄉大夫皆受灋於司徒各以敎其所治善則有孝弟敬敏之書不善則有比觵撻罰之戒是以每月會民讀灋民之相親而善者遍國中也漢初猶有古意縣令長以下大率十亭置一鄉鄉有三老掌敎化後世設官重城而輕鄉且詳於催科而略於敎化治之所以不古若者職此之由耳宋藍田呂氏昆仲親受業於伊川橫渠兩先生之門與鄉人爲約束之法其略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

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故後世講鄉約之法者必宗呂氏發源爲朱子之邦重經訓明禮讓其西鄉桂巖戴如心茂才與鄉中同志爲玉成會大旨倣呂氏鄉約之例而以近今之所易犯者顯揭於冊又倣功過格之例條陳其善惡以爲勸懲且不惟質之於人而質之於神其用意可謂密矣昔陸清獻公有言曰宋之季也而咸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心如諸君子之爲此會非此意即戴氏於星源爲望族其科名赫奕冠一邑而諸君子取西銘玉成之言以名會其意若曰爲善而富貴固造物厚之生而不敢不勉也爲善而貧賤又造物玉於成而不敢稍怠也嗚呼是仍然吾儒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旨也余爲膠庠敎化之官三年於茲矣既於諸生有一日之長又媿德薄學淺不能深有益於諸生使諸生盡得如戴氏諸君子自善以善人淑身以淑世由同姓以推之異姓由一鄉以達之四鄉東脩砥厲相與有成而余遂得藉手以稍逭尸位素餐之責也豈非余之大幸也哉

舒槑閣居士詩集序

詩有性情焉性情之所不近雖學焉弗工其近者不學而能然弗深之以學亦不工也唐取士以詩賦孔衡水賈洛州兩經師皆無詩傳後我

朝戴氏東原之小學方氏靈皋之古文冠絕一時二人皆不能詩所謂性情之所不近非與至如王臨川之稱方仲永則又性情近焉而弗充之以學者也涇川舒子槑閣幼貧未嘗入塾讀書年數歲來星江列肆中從貨簿中識字從門聯中識五七言對句脫口吟哦便協音韵因與邑中詩人遊又博求諸大家之

詩讀之遂以詩名宣歙間余少耽樸學四十後始學爲詩以弗工且不甚好故不多作及來星江與槑閣唱酬而起予實多蓋槑閣精等韵呼吸之法清濁弁侈析入毫芒嘗謂詩比聲而合積韵而成者也自參差窈窕爲雙聲疊韵之祖三百篇中悉數之不能終其物杜子美集詩家之大成自云老去漸於詩律細此周松蔼所以有杜詩雙聲疊韵譜之作也世人不明等韵之學而徒恃性靈以爲詩終不免村學究伎倆其言之精於詩律如此然則槑閣之詩豈徒得之性情之近也哉若余既性情不近而又嬾於多作宜無與於騷壇之役而讓槑閣之裒然成集也後人讀槑閣之詩者其可不究槑閣之所學乎

頑石山房集序

天地之清氣人得之以爲心於是成而爲品行則澄波之不滓白圭之無玷也發而爲文章則明鏡之洞徹寶珠之朗潤也若夫寸衷汩於嗜欲則心不能清制行混乎流俗則品不能清以不能清之心與品而爲文餖飣襞積塗附取妍無論其未必售也卽倖而獲售其蒙翳也滋甚他日莅官行政欲求其不雜而清者鮮矣婺源江石頑先生畢生好古簞瓢晏如清介之操聞於鄉黨數年前曾見之於族人挹芬明經之家心儀型之久矣今年春挹芬寄其所遺制藝與雜體詩正續集若干篇見示并

屬一言序之余治經之暇反覆玩繹其文或疏濬實理或體會虛神或臚舉典制或包括史事亦有離奇天矯變幻不測之作而總無世俗癡肥蕪雜之一語厥乎其間續編品格稍遜於初稿而其爲清則一也詩原本性情獨來獨往不拘時代家數之見而皆足以見平生之蘊蓄與文之清氣盤還有相合無相違者至於終身不遇是有數焉非人之所能強也嗟乎清之與雜人之品行心術判焉卽政治之隆汙亦判焉是天地之氣運所關也豈獨文與詩云乎哉書此以復於挹芬并質之先生之高弟弟子焉

百行最先集序

百行最先集者爲汪孝子英元廬墓而作也孝子居婺源之陷田村村故僻區無讀書之士孝子世業農幼孤養母未嘗須臾失母歡及母歿孝子年五十有九矣負土成坟築廬行服村之外無知之者其後農夫野老稍傳其事邑文學王君瑞周好善士也率生徒詣其廬訪諸鄉之耆老得孝子之事甚詳作汪孝子見聞記又賦詩四章以附之於是邑之人從而詠歌者日夥積久成帙名曰百行最先集而屬余序之余惟古人喪制始死居倚廬旣練居聖室皆在中門外故儒者之論或以廬墓爲過

禮善乎歸氏震川有言曰昔者先王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夫天下之事苟至於過皆不可以爲禮獨於愛親之心不可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斯言可謂得禮意矣然余觀史冊所載廬墓諸賢如漢之周磐南朝之顧歡宋之种放徐積黃庭堅明之王華畢鸞皆以碩學大儒名動海內至性固結依戀松楸且有就廬授徒多至千百者是以淳行播乎當時美稱施於後世又如漢之鄧騭兄弟晉之庾衮梁之蕭修唐之李愬明之劉珝何鑑或派演天潢或貴爲外戚或身都將相或位致卿尹不以富貴而薄哀思不以權寵而忘孺慕是以天子爲之動容公侯

於焉避席若汪孝子者農夫而已矣樵豎而已矣目不覩詩書之文耳不習簡策之訓且於邑之一二文人學士未嘗捧手受教接慇懃之餘歡也余親造其廬見其支木覆草狀若巢窟蹲踞幽暗微露天光高僅度尋寬纔數武上漏下濕寢饗其中有人所不能一朝居者然則孝子毀瘠之情苦塊之慕攀樹永號之慟與昔之廬墓諸賢同而其湫隘沮洳獨岑寂艱苦窘急卓絕獨至之行昔之廬墓諸賢不必盡與孝子同也然則孝子之所爲亦苦矣夫孝子以苦報其母而不自知其苦人不惟憫孝子之苦而且羨其苦榮其苦又從而歌思其苦焉於以見百

行之源懿德之好乃斯人之所大不得已於其中也余鮮民也回憶昔日終天之恨甫及期年遂以奔走衣食授徒四方乃致父母生讀書之子不如生力農之子也悲夫

附書後　　績溪胡培翬撰

古之葬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從茲廟事之禮詳而墓祭尚有訾爲非古者後世廬墓風行儒者或議之爲恐好爲奇行驚虛名而越禮法也若出於孺慕之眞不知墓祭爲非亦不知廬墓爲美而痛念親容依戀松楸有頃刻不忍離者此其意不加人一等哉婺源汪孝子名觀大世業農少孤事母盡孝母歿負土成坟結廬其側幽隘卑濕有人所不能堪者孝子甘之如飴非以求名也而邑中文學稍知其事相與詠歌誌美成百行最先集吾友夏君弢甫序之詳考自昔廬墓之事折衷歸氏震川之說不以過禮爲非且謂孝子之所爲視昔之廬墓者爲更苦反復數百言表章不遺餘力以其藁郵寄示余弢甫爲夏朗齋先生冢嗣朗齋先生嘗司訓吾郡常以表章孝義激厲人才爲先務弢甫得於庭訓自少勤勤向學通漢注唐疏說文六書之旨博覽羣書撰著甚多而尤服膺程朱講求實踐以名孝廉久困公車選發邑教諭既抵任親造孝子之廬訪求事狀作爲此序

又作江灣行表江孝子割股之事又作弔王烈女文一以表幽隱端風化爲己任可謂克盡厥職已國家舉報孝義節烈必自學官始良以庠序爲教化之本而學官多由明經科甲選授讀書敦品聞見倍確乃貪鄙者流往往需索規費多方阻抑致使窮鄉僻壤奇節苦行湮沒弗傳此其爲人賢不肖何如耶余故讀夏君之文心愛慕之樂識數語於簡末且以明孝子觀大之行以實不以名也

春秋萃要敍

春秋萃要四卷嘉定朱泉亭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以五經教授尤長於春秋積思廿載輯爲此編名曰萃要蓋示學者以由博返約之方其用意良厚也竊嘗論之春秋之有三傳久矣左氏雖云造次受業然東漢始得立學坿益竄亂誠所不免公穀亦箸竹帛於數傳之後豈盡卜子眞傳後之治三傳者如瓜疇芋區畫畛各異是以不能相通先生一以左氏策書爲主而采公穀粹精之論以補之節錄原文不求完備務存梗槩而止學者不條貫左氏之本末與高似之誼例不知先生權衡之當也征

南注左垂老始就邵公解詁覃思不闚戶者十有七年武子集解父子兄弟世宿其業故吏門生咸與講說雖各有膠守之弊而嫋門之學未可輕議沖遠博洽亦非徐楊二家所及先生既以三傳爲綱維卽以注疏爲羽翼或全略傳文單存注說疏語以取明簡學者不細釋杜孔之撰述與何范之討論不知先生快擇之精也自唐以來啖趙並興伯沖陸氏繼之始舍傳以求經宋孫明復劉公是出益衍其緒而大暢厥詞此亦墨守三傳以後不得不開之門徑也胡康侯值安石廢經之後奉詔作傳其夏時之說復讎之議爲世所訴病而要其扶植綱常發揮王道之功何可盡沒故朱子深不滿意於文定而又未嘗不稱之厥後說春秋者愈繁大氏洛派主誼理永嘉主事實出入四傳之間互有中失然經猶天也測天之學時代愈遠則推祘愈詳而卒未能盡天之蘊故測之者恆不能已經亦若是而已先生所采自三傳注疏外由漢及今八十有餘家擇善而從猒愜心理其一切騰虛馮肊苛刻文致之說不與焉學者不瀏覽諸老之論箸而加之以思辨不知先生囊括愼取之諦也所下案語不苟異同其尤精者如宣十五年初稅畝據三傳經文皆以爲廢助行稅未改什一之制不從杜預徐邈及朱子又稅其私畝

之說哀公十二年用田賦據國語征調之歲收田一井稯禾秉芻缶米今每歲用其灋征之是爲什二不從諸儒軍賦口賦之說成公元年作丘甲據公穀謂使丘作甲卽左氏亦是增武備而非加賦不從杜預丘出田賦之說皆足以決千古之疑訂自來之謬又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據女子許嫁稱字論之則季姬爲許鄫未嫁之女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不予楚執宋者存夷夏之大防昭十三年公不與盟乃意如陷君於惡故不爲公諱推見至隱庶幾能得聖人之心其他或襲揭舊說或獨抒己見不好駁斥不逞才辨專敷敉暢動

中冐聚卽前賢馳騁激厲之論經先生裁量節取卽春容温厚宛然如自己出蓋先生以孝惠著聞充養有素其道義之涵蓄溢於詞氣者如此足以爲立言之瀋矣書成於乾隆庚戌自後續有纂錄更定而燬於火故間有牴牾未定之說而無害乎全體之善吁是可傳也先生以諸生終二十餘年令嗣亮甫太史貴於

朝出爲新安郡伯甫一年以母憂歸苫凷中繕寫見寄屬炘爲之敘炘何人敢敘先生之書哉然承郡伯之命不敢辭受讀既卒因僭論其書之恉趣云

涇川老灘舒氏支譜敘

舒氏涇川之茂族也涇山多而田少人以賈爲業舒棋閣西園昆仲皆賈於婺源之城市兩人者以家貧之故未嘗入塾讀書就闤闠之中且賈且讀棋閣通等韻工吟哦西園亦善爲詩觀其交易應接瑣屑蔆雜疲精敝神終日不勝其苦然稍暇則手一編不置又與其仲晴嵐怡怡和樂無間壎篪以故邑之賢士大夫皆願與舒氏昆仲交今年秋西園自涇來婺出所鈔善義公支譜一編索序且告予曰我舒氏咎繇之後秦受封於涇陽故世謂之京兆譜其遷涇老灘之後譜凡三修一在宋淳熙丁酉一在元皇慶壬子一在明成化癸巳自癸巳至今代遠年悠丁繁族衆吾力不能追而合之謹自本支善義公以上溯其本原萃爲是編使後之子孫以時續補先生其爲我序之嗟乎流俗之相習於偷久矣余行年五十有九足跡稍及南北所見今之士人往往高曾以上莫能舉其諱字者有之又縉紳之徒久宦不歸往往先世墳壠迷其兆域者有之倘聞西園之隱於肆廛篤念本根如此其能無赧然而動於其中乎昔唐柳公直清嘗言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廢墜之夫苟頑率奢傲不知詩書爲何物不識倫

紀爲何事因循不返則雖執珪佩黻之胄降爲皁隸可也夫苟忠孝勤儉以經訓爲不可不遵以綱常爲不可不厚黽勉不已則雖編槿緝藿之裔躋於聖賢可也彼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者又烏足道哉書此復於西園并質之棋閑以爲何如是爲序

蚌城金氏族譜敍

蚌城中多望族金氏其一也壬子夏仲族中粲三珮蘧兩茂才以家譜重脩告成請序於余其譜義例謹嚴無世俗攀援依附之習溯其得姓則漢秺侯日磾公也始遷江西則唐浮梁令安公也遷婺源之蚌城則宋祕書監丞黨公也自乾隆己丑以至於今八十有四載未脩兩茂才率族人矢愼矢公以蔵厥事可不謂之能敬宗收族者乎余謂宗族既大則丁衆必繁丁衆既繁則謀生之道不一有農焉者有工焉者有行商而坐賈者有轉移執事者亦有庶人在官者而祖宗冥漠之心血恆側注於

庠序讀書之子孫何者庠序乃教化之區而讀書多東脩之彥也凡族人有倫常骨肉釁隙患難及一切賦役土田爭訟難決之事必就庠序讀書者謀之其以爲可則欣然奉行其以爲不可則雖有強悍之夫亦有所畏懼退縮而不敢前故髫士者四民之倡也嘗見科名仕宦之家聲勢烜赫而其子孫族人動輒有所挾持以病有司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非與而窮鄉陋落聚族而居其中一二讀書自愛之士與族人敦禮讓講雍睦或往往數十年鮮訟獄無一入衙閭公庭者其善氣所薰蒸仁風所翔洽將必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間以保世滋大其與聲

勢烜赫之家譬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者其相去不可道里計矣粲三珮護兩茂才膠庠之秀而吾門之佳士也苟反覆於吾言而有得焉如藍田呂氏之鄉約彭澤王氏之宗規與族人講明而切究之其所以承先而啓後者不於茲譜愈有光乎至於掇巍科登顯第以爲宗族之榮寵固二君分內之事而余以爲尙其次也金氏之父老備聞余言愼勿以爲迂濶而棄之是則余今日所以敍斯譜之意也

陰隲文制藝序代

沈邱高茂才蓮僊學優而品粹又工爲制舉之文一日以所作陰隲文制藝見示且請敍於余其時適有客在座因問曰文昌天星也今祀以梓潼之神何也余曰此古義也古者東方之木神曰勾芒而少皞之子重食焉南方之火神曰祝融而顓頊之子黎食焉金水之神曰蓐收元冥而該與脩熙食焉推之句龍祀社柱棄祀禖皆此義也於梓潼乎何疑曰其主文衡何也余曰文昌之星六六水數也天一生水於北而地六成之文昌當北斗之前魁居水之正位記不云乎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

不彰故水者文之聚而文昌者文之宗元史天文志云文昌明文運興此之謂與曰其祀以太牢何也余曰此古祭文昌之禮後世失之而

昭代復之者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康成曰實柴實牛柴上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則今之太牢亦猶行古之道也曰陰隲文始於何時也余曰今不可得而攷矣以感應篇出於宋道藏例之其亦當炎宋之中葉乎蓋陰隲篇多四六體近於宋制誥而所敍古人之事又適至賈禹鈞宋庠而止則斷爲出於

宋世或不爲無據曰其一十七世何說也余曰此譌字也余居京師曾見一本云在世爲士大夫身蓋在之上畫本作一其左旁近十其右之下體又近七以是而譌也鄭君注職方七伯云當作十一字之誤則據此例以正經文之錯誰曰不宜曰高茂才之作制藝何也余曰此茂才之苦心也茂才服膺文昌之訓既久思一一發之於文而今世場屋之文策用諸廷試論與疏用諸朝考賦用諸翰林判用諸考職皆非士子之所恆習惟制藝一體自鄉會試以至歲科考皆用之茂才所爲以人之所素習而導之以易明也其用心可不爲苦乎客既去遂次第其問答以質之茂才雖然茂才儒者也儒者之學以洙泗爲大宗以兗鄒爲嫡傳以濂洛關閩爲正脈以先秦兩漢南北朝諸經師之訓詁爲先路以由博返約自明而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爲達天德此則陰隲篇之所不及言而隱然書其意以待豪傑之士也茂才勉乎哉是爲序

浩川三叔父七十壽序

先君子幼孤寡兄弟吾浩川三叔父者先君子之從堂弟也然其意氣之合情好之厚雖同胞兄弟蔑以加矣叔父少先君子七歲嚴事之無失禮先君子亦弟畜叔父無稍稍形迹先君子宦新安九載家事悉委諸叔父纖悉經畫動中道理道光己丑之秋先君子解組歸歸二十餘日而病其時所備員吳江不得音信而弟炯燠燮等朝夕侍疾不能頃刻離左右後事一經理於叔父方先君子病篤時叔父涕泗交頤悲不自勝及先君子之歿也痛哭之聲哀動路人嗚呼蓋有同胞兄弟所不能及者矣今年十月二十八日爲叔父七十設弧之辰族人謀所以爲壽以所習古文詞屬一言以敘之夫所之事叔父猶父也總角侍左右迄今三十餘年族人雖知叔父未有如所知之最深者也叔父兄弟四人皆先卒孤兒幼孫皆叔父煦育而教訓之以至於成人數家之事集於一身而叔父處之超然平生無疾言遽色鄉里之間犯而不校雖與僮僕處訴訴如也中年喪偶一室獨居地僅容膝而端默靜坐竟夕終日靡有倦容所嘗躡足戶外屏息靜聽如無人焉其德性之醇涵養之厚蓋有學道數十年所不能至者家不過中人產未嘗一日謀利非田畝所出

弗衣食人有告急者助之誘之子毋弗應也前癸未大水叔父與族人捐貲出糶平價活數百人有司以事聞得旨給子議敘人皆爲叔父賀而叔父悄然不安每謂炘曰此族人之力余何有焉蓋人皆習於僞而叔父獨以誠人皆勞於動而叔父獨以靜人皆競於貪而叔父獨以廉人皆失於爭而叔父獨以讓此其得壽之理與先君子去世八載炘兄弟皇皇無依見叔父如見先君子焉炘奔馳南北幾二十年凡先疇舊德向之所未及聞於先君子者詢之叔父皆能一一詳之今日踞進一觴有感於中而不能已故不自知其言之無忌諱也

述均敘

呼等之學六朝唐人獨擅之然開合洪細起於天籟之自然不可謂今人所有古人所無也亭林考古之功卓越前後而審音以定古韻弇侈洪細之限則自愼齋始如其分眞元侵談各爲二及析蕭尤爲兩部是也予兄弟少隨先大人官新安得見愼齋等韻之書後又於貸園叢書中讀其所著古韻標準參以亭林音學五書復與歙江晉三茂才交於是古音等韻之學始識其分繼求其合而季弟謙甫之所得爲尤邃謙甫謂愼翁能以等韻區別古音而終不免强古音以就

唐韻如虞韻之拘區愚芻等字歸之尤侯則古尤侯之全韻皆開口麻韻之家牙豆巴等字歸之魚虞則古魚虞之全韻皆合口江韻之江邦腔龐等字歸之東鍾則古東鍾之全韻亦皆合口又謂東蒸侵三部爲古音洪細之限故間有合韻而分用劃然江氏之增元蕭等韻及段氏之析尤侯孔氏之析屋沃燭亦其限也顧氏謂唐人入聲之分配如以呂代嬴以黃易芈而其所自配亦復得失參半江氏乃倡爲異平同入之說以調停唐人二百六部之書謙甫則謂平上去入以類相從審其去入同用之偏旁則去定而平上亦定戴氏分祭泰月曷等韻爲去入

二聲之獨部以其偏旁不與脂之平上同也孔氏分緝合等韻爲入聲之獨部以其偏旁不與侵談之平上去同也因復考定去聲之至及入聲之質櫛屑無一字與脂之平上同偏旁者亦當爲去入二聲之獨部段氏以爲眞之入者固非孔氏以爲脂之入者亦非也予向見王懷祖觀察論韻亦分至質等韻獨爲一部而晉三不從今謙甫未見觀察之書而奄然如合符復析占三從二足以不疑矣昔愼齋作古韻標準自謂彌縫顧氏之書今觀謙甫所論四聲三十六母悉濫觴於周秦而方音流變古今異讀未可以唐人之二百六部相繩然學者苟不明於二

百六部之呼等而欲求古音則又如杭斷港絕流而求至於海也故其末卷表章愼齋之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二種爲學者考古審音之門徑是則述均所撰殆又彌縫江氏之書而悉去其刻舟膠柱之見因亟勸梓之以俟後人論定焉時咸豐三年中秋月跋甫兒炘敘

讀詩劄記序

壬辰夏初禮闈報罷擬便南還總憲潞河白小山夫子招住京寓夫子昔督學安徽炘爲博士弟子員受知最深者也其時炘方治毛詩朝夕無事相與說詩爲樂每有所得寫以就正夫子多韙其說書成又爲炘序之嗟乎詩豈易言哉康成箋詩宗毛爲主然徵用三家及自下已意者不少朱子與呂東萊講道最契獨於詩各不能合董子所謂詩無達詁是也炘末學淺識自顧何人敢有論著是編所錄不過誌吾師弟聚居之樂耳炘年四十有四矣不復能濡首帖括與少年競進取行將歸耕青山之陽畢研諸經以卒舊業他日違離函丈空谷詠歌展是編閱之猶如承謦欬也

詩章句攷序

孔沖遠曰古詩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是不然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言卽句也說文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樂竟爲一章是詩之有章以節樂也句古音如鉤自漢以來讀九遇切說文瞿下云讀如章句之句是其證鄭氏章句已不同毛公今可見者僅三篇朱子集傳又時有變易其妙者如化工之造物歲以加矣其他諸儒之說頗貿採取今綜而錄之間附已意文雖不多其得失可攷也

詩樂存亡譜序

古人祭射燕享有樂則必有詩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詩有歌有賦有奏有樂有管有龡之不同歌賦者口誦其詞以詩爲主雖有琴瑟助歌而已貴人聲也虞書搏拊琴瑟以詠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奏者以鍾鼓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先擊鍾後擊鼓以奏九夏樂管以笙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注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疏謂笙奏新宮三終龡以籥籥章龡豳詩注龡之者以籥爲之聲皆播其詩於樂中以音爲主若今之樂曲矣歌誦之詩須在學宮學士以時肄業王制冬夏教以詩書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文王世子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按誦絃卽搏拊琴瑟以詠故至於今不廢奏龡諸詩樂人職之鍾師笙師籥章諸官不須在學官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詩亦與之俱亡後世因笙詩不存遂謂有聲無詞然古人之詩未有無詞者也識此意者惟鄭康成其注鍾師九夏云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最得其實惜未能堅持不易融會貫通耳徧檢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樂曰龡曰管之詩無一不亡此可以決然不惑矣騶虞采蘋采蘩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所以不亡者其詩列二南之中二南者房中絃歌之詩也若貍首則亡之矣新宮所以不存者其詩主於下

管窺師職之雖宋公偶賦以享昭子而非學士之所肄業也明乎此而後知夫子未嘗删詩窺詩未嘗無詞幽詩雅頌自有其詩非七月之所能分亦非楚茨載芟之所能假作詩樂存亡譜以俟達者覽焉

詩經集傳校勘記序

說詩至朱子集大成矣詩集傳二十卷本宋史藝文志今坊本僅分八卷儒者童而習之之書也翻刻既多譌脫不一

四庫書提要載馮嗣宗校正經文十二條陳啟源校正十四條又陳啟源校正傳文十一條史榮校正十條亦云備矣炘覆加校勘又得經文譌異者二十四條傳文譌異者二十九條除馮校經文王風君子于役篇羊牛下括羊牛誤牛羊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辰誤晨小雅我行其野篇求爾新特爾誤我正月篇胡然厲矣然誤爲小旻篇如彼泉流誤流泉大雅抑篇如彼泉流亦誤流泉陳校召南野有死麕篇無使尨也吠尨誤厖小雅楚茨篇以享以祀享誤饗采菽篇福祿膍之膍誤媲緜蠻篇畏不能趨趨誤趍周頌我將篇既右饗之饗誤享史校小雅巧言篇傳君子不能聖讒聖誤堅今本皆不誤外合而錄之其經文譌異者三十九條傳文譌異者四十九條其馮陳史三家所校者則以某校別之經文頂格傳低一格仿儀徵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例也昔朱子作集傳一仍注疏舊本雖其上下古今博取諸家閎思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而實未嘗改易經字訓詁多用毛鄭鳥獸草木多用陸璣疏及爾雅注疏是以皆

得取而正之以爲後生小子初讀集傳者之一助焉

詩古韻表廿二部集說序

廿二部集說者集崐山顧氏亭林婺源江氏愼修金壇段氏茂堂高郵王氏懷祖歙江君晉三五先生之說也自宋鄭庠分唐韻爲詩六部麤具梗概而已顧氏博攷羣編釐正唐韻撰音學五書遂爲言韻者之大宗嗣後江氏段氏精益求精並補顧說之所未備至王江兩先生出集韻學之大成矣王氏與江君未相見而持論往往不謀而合故分部皆二十有一王氏不分東中未爲無見然細繹經文終以分之之說爲是而至部之分則王氏之所獨見而江君未之能從者也今王氏已歸道山而江

君與炘夙契爰斟酌兩先生之說定爲二十二部竊意增之無可復增減之亦不能復減凡自別乎五先生之說者皆肊說也

聚斂箴言序

頃於書肆中見鈔幣芻言一本乃吳中王亮生塋所箸不覺喟然歎曰是桑宏羊孔僅之所未及籌而又必佐以張湯郅都之酷法而後可以行者也不意經生而爲此論其流毒何可言哉

欽惟我

聖朝

聖聖相承最惡言利之臣

今上卽位以來尤嚴義利之辨則此等聚斂之書斷不致或行於

堯舜之世然人心之溺於利久矣萬一千百餘年以後民生日繁國用偶有不足計臣急於持籌竟以此書爲口實則亂天下者必是書也余不勝杞人之憂作聚斂箴言以救之後之爲大清忠臣爲萬民慈母者其尙有取於余言道光己亥仲春當塗夏炘撰於河南沈邱縣署中

景紫堂文集卷之六

賞塗　夏炘　弢甫

述朱質疑序

炘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高山仰止欲從末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多士習聞鄉先賢之教炘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誦讀朱子相勗勉竊以爲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儒生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論高明之士既震於其言而俛冒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業者名爲遵朱問以朱子平生學術之早晚著述之異同師友

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注諸書不過猶取詞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則朱子之學幾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之學術著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干篇釐爲十有六卷以未敢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嗟乎朱子之道又豈徒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闕里須識得魯鄒濂洛而後惟朱子爲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着足下艱苦功夫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察倫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約自麤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已由是眞儒名世二而一之此炘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徒騰口說以資辯論便袞然自坿於朱子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編也姑以爲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尙冀海內之高賢碩愿眞能爲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匡所不逮焉

學制統述敘

古者學校之制至周大備自閭里鄉遂以至王宮四郊莫非設學之地自父師少師以至樂正司成莫非設教之人其文詩書禮樂其倫君臣父子其行孝友任卹故一時人才輩出通明學術曉達治體以措諸家以施諸國以推諸天下裕如也漢唐以來言學制者紛紛迄不得其要領惟北海鄭君之注融會貫通若合符節其散見於各經者可考也

今上御極之三年二月上丁

天子臨雍講學臣炘校書中祕得與圖橋之覲學徒師宗楙宗

祔是季覲

聖朝之鉅典發思古之幽情以成周學制質問於是倣朱子儀禮釋宮錢氏文子補漢兵制之例刺取經注學制之言條分縷析又別爲問答以發其意成書二卷名曰學制統述述之云者依經求例依注求經不敢自逞臆見也統述云者每解一經必融會全旨每闡一注必貫串全經不敢墨一漏十也凡說經之法皆當如是豈獨學制乎哉

釋周禮時月序

向治尚書春秋雖不喜蔡九峯商人不改月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論亦不喜劉質夫改月不改時之說及讀周禮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一似周實改月不改時者細繹其故古人著書各有體例尚書春秋實爲史書春秋主於編年歲時月日皆具是爲編年之體尚書主於記言不主年月間有存者粗存梗概而已是爲記言之體然其稟時王正朔則一也周禮六典是爲禮書禮非周公獨造皆淵源唐虞二代朝覲祭祀田獵稼穡之類古人悉以建寅起數唐虞亦首寅月觀殷仲春殷仲夏及歲二月東巡狩之文可見鄭氏以爲

建子丑變從周時卽爲不順且六官之制傳之久遠鄭氏謂堯天官爲稷者非也冬官爲共工其餘可以類推四時命官悉從寅正全書體例於斯定矣至於建子爲時王之制故特稱子月爲正月子月之朔爲正月吉日以別建寅之月或執書與春秋繩之是猶瞽者談色聾者議聲將無當焉正月正歲先儒辨之已審而時從夏正月從周正或未剖析是以表而出之如左以爲治周禮者一助且以明夏數得天周人並不廢之夫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卽是此意而說春秋者不得援以爲改月不改時之證也

論語論仁論忠告敍

孔門師弟傳受莫著於爲仁故論語論仁章五十有八仁字見論語者凡百有五自漢以來儒者類不得其解唐韓子以博愛爲仁不知仁性也愛情也愛者仁之用而非卽仁之謂也至宋程子始令及門類聚孔孟言仁處觀之其論仁曰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又曰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情也朱子總會其大意釋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尤爲精確簡當孔門一仁字直至宋儒始闡發無餘矣學者但患其不爲仁不患其不知

仁但患於程朱之言仁察之不精審之不詳不必更另起爐竈矣嘉慶戊辰之冬淩次仲廷堪父執以浙江新刻論語論仁論見示彼時未有知識頗喜其言之新穎數年以來涉獵宋儒之書稍稍望見聖賢門戶知程朱爲吾道正宗其所論著皆聖人不與易復取其論觀之牽強附會破綻百出愧其言之足以惑世將爲斯道之累爰就所見駁而正之以告後之學者非敢與當世大人競口舌也

三綱制服尊尊述義敍

儀禮喪服一篇其經非聖人不能作其傳非賢人不能述後世議增議減皆無當於先王制作之精義也夫服生於情情生於親雖塗之人皆知之然但知親親而不知尊尊則猶是野人之見而無以明天下國家之有所統繫也尊尊之義奈何三綱而已矣故斬衰謂之尊服而傳曰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夫至尊也亦足以明其義矣然而卜子之闡揚經蘊猶未已也其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

其私親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皆所以發明乎父之爲子綱也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

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皆所以發明乎君之爲臣綱也又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亡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皆

所以發明乎夫之爲妻綱也以此三者尊尊之義求之經記列服雖百有四十餘條引伸觸類曲暢旁通若綱提綱靡不振舉然後知大傳之服術有六小記之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諸說皆後儒覼縷推測之言實未得周公制作之本原孔門傳受之要領也炘癸未己丑七年之間兩遭大故倚廬讀禮窺見斯旨爰列三綱冠乎其首條引經記以屬之名曰三綱制服尊尊述義藏之篋笥蓋已有年今春二月送試新安郡城隨太守恭迎

大行遺詔朝夕會哭哀次講求典禮伏讀

欽定儀禮喪服義疏至妻爲夫條云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從此遞生他服而不爲他服之所生遞殺他服而不爲他服之所殺大哉

聖人之言先得我心爲自漢以來儒者所未及道鄭注記改葬緦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似三綱之義庶成亦會見及惜未能於喪服全篇之注暢發其旨於是益自信所見不謬整理舊稿附注及疏并益以先儒之議論釐爲上中下三篇以質斯世通材精於禮經之服制者

漢賈誼政事疏攷補敘

漢賈長沙政事疏史記不登一字班書始箸錄於傳此孟堅之勝於子長者也篇首提綱可爲流涕者二今僅存其一桐城姚姬傳鼐謂後人因論匈奴有兩流涕句遂譌一爲二其說甚是至可爲長太息者六實闕其一眞西山文章正宗因新書等齊篇有長太息句遂取以補之不知新書雖非僞作實隋唐間淺人掇拾改竄爲之銅布篇亦有可爲長太息句何以置彼而取此其不足據亦明矣姚姬傳又以爲卽食貨志之積貯疏不知積貯一疏上於文帝之元二年志前後文敘次甚明非長沙召

回時所上較之眞氏所補尤爲臆斷案長沙此疏甚長班書頗有删節傳中所謂其大略曰可證也今其全疏雖不可見而大戴記禮察保傅兩篇皆掇取此疏之文禮察一篇卽六太息之第四段而篇首孔子曰以下凡一百三十七字班書不載今按其文義當有之蓋下文言定取舍貴以禮故引孔子之言禮以發端其爲原疏無疑也保傅一篇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以下凡一千八百九十二字班書俱不載今按王左右不可不練也以上皆論三太三少之職及王后胎教之法與上文爲一家眷屬自昔者以夏王以下論任賢則興不任賢則亡另爲一意班氏因敎太子一段文太煩冗遂自此時務也以下盡從删汰而并誤删任賢一段此段中有成王處綴抱之中語故班氏誤認爲論敎太子而蟬聯删之大戴氏又誤認爲論保傅而蟬聯取之於是長沙此疏爲不全矣古人文字詳簡各如其意而止不似後人之必段落分明長短如一也故此疏六太息短者纔二三百字長者乃兩千字正見漢人文法之妙作史者限於篇幅不能不有删節且所採既博因以有誤亦其勢所必至幸大戴記猶粗存梗概得以考補其闕使二千年來殘破不全之鉅製一旦復其故物豈非快事今合班書大戴記錄之字句多寡之間擇善而從詳註異同於下并略梳櫛其一二難

通之處以俟世之治古文者取焉

六書轉注說敘

六書之學今稱大備然轉注迄無定論余於藝海珠塵中見曹氏仁虎所論轉注一册詳列諸家之說參互攷訂仍茫然不得其要領丙戌之秋更闌不寐湛思獨往忽悟叔重祭酒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即指部分而言前敘後敘其言若合符節於是通證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有相合無相違者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其自來言轉注者之謂乎不揣固陋成六書轉注說二卷既論其旨趣又備言諸家之誤以俟有道就正焉

檀弓辨誣序

檀弓一書專爲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九篇之中後儒雖有疑其說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詰但以爲記禮者之失而已余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爲記禮之失不應所失者盡在孔氏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聖人之道造端夫婦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所以肇基也而檀弓則造爲三世出妻以誣之幼而無父謂之孤瞻言松楸其永慕也何極而檀弓則造爲不知父墓以誣之士喪禮筮宅之詞曰無有後艱慎終於葬豈宜有悔而檀弓則造爲防墓崩以誣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君子若駟之過隙也而檀弓則造爲既祥彈琴笙歌以誣之如檀弓之說則孔子之稱至聖其能無愧乎不獨此也聖門傳道之賢莫如曾子傳經之賢莫如子夏一貫與聞之賢莫如子貢四方無侮之賢莫如子路其他有子冉子子游曾點諸賢皆聖門之選也而檀弓無一不用其誣焉於是聖人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幾於掊擊無完膚矣昔春秋之末異端並起墨子非儒一篇所以詆毀聖人及其門弟子者無所不至荀子非十二子篇於聖門高弟直斥之曰賤儒若檀

弓者豈其流亞與然畢荀二氏之非毀孔門人皆知其爲非爲毀也檀弓則托於記禮之詞問誓之語渾然不露圭角未嘗不以孔子爲聖而所述之事無一不與聖人相反未嘗不以諸子爲賢而所載之蹟無一不與賢人相戾陽予之名而陰毀其實其所以醜詆痛訾者幾於無復忌憚而自漢以來誦法孔氏高賢名儒比肩接踵爲所欺而莫之省者蓋二千餘年於茲矣世晚道微異端更甚惑世誣民之說愈出愈奇安知後世不更有傑黠者流援檀弓爲口實以集矢儒門者乎余不勝杞人之憂辨而正之以詔來學知我罪我聽諸公論而已

十六條附律易解敘

教官以教爲職非獨教士子也雖庶民亦與有責焉

國家設立鄉約教官與有司官一體宣講炘於癸卯之秋備員婺源教諭婺邑山水深厚風俗淳樸民間最重講約之典凡四鄉宣講

聖諭廣訓兩教官輪流分往數載以來僻壤荒區無不周歷官民熟習每至一村父老子弟咸有殷殷維繫之意於以歎民情之大可見而風俗之不難移易也因思婺邑聚族而居多或千餘家少亦數百家以一日半日之宣講既未必人盡聞知而鄉曲愚民不諳文理不通官音者又復十居六七於是先就十六條用俗語詮釋仰遵

高宗純皇帝上諭摘取簡明律例附於其後俾閭閻易於通曉而遠罪由於畏刑名之曰十六條附律易解仍敬撰有

聖諭廣訓易解一書以俟他日授之伏惟我

朝治敎休隆

列聖典謨比隆三代每月宣講

聖諭卽古者月吉懸書之意然奉行者不在木鐸之宣揚而在廡躬之表率周之盛也公卿大夫比肩賢聖下至族師閭胥讀

灌諸士亦罔非膠庠俊秀與聞斯道之儒故爲教悉本躬行非後世所能及炘幼有志於聖賢之學蹉跎歲月未能有成今老矣遙望洙泗之門牆茫乎未之能入返躬內省既無以圭臬多士何論庶民今徒執區區一卷之書蠡測管窺以冀收教化之實效誠知其未必有濟也聊以盡吾職而已矣道光丁未九月既望婺源縣教諭當塗夏炘謹撰

附講約餘說

余司諭於此五年矣與父老熟習久矣合邑之利弊雖不能周知然十聞其六七矣余無牧民之權不能爲閭閻興利除害一一托諸空言余滋媿矣然余以司諭爲職知而不言與言而不盡非職也甚非余心所敢安也況每歲周歷各鄉講約父老殷殷維繫茶果肉酒之獻不絕於供並犒賞及諸僕從是吾無德以及父老而重增父老之累也余與父老歷年講說甚多不盡記憶撮其大者爲講約餘說若干條言不多而意甚長或亦教子弟厚風俗之一助乎丁未十月當塗夏炘識於婺源學署

一婺邑山多田少米皆仰食江西樂平民情刁悍河船動輒阻撓一遇荒年米船月餘不到民有枵腹之虞故籌積貯爲邑

中第一事前奉　上憲文書捐辦豐備倉約保恆以虛數搪抵仍是有名無實愚謂莫如宗祠主之婺邑聚族而居有大宗有支宗有稱宗將每歲演戲男女聚觀所費不貲本宜嚴禁散胙當一斤者折半給之散餅亦是浮費可以節省之費逐項節省惟考費不可節專務積穀擇殷實老成者司其事久久自可豐裕又里中迎神賽會甚多如汪口中雲之大會動費千餘金若以此項積穀神明豈不歆佑乎然此猶就一族一里言之也如小民八口以上之家非斗米一日不可若肯食乾粥一頓便可省米一升稀粥一頓便可省米二升以所省之米另貯一處日計不足月計歲計且積歲計之則有餘矣積穀之法莫善於此

一墾山貽害匪淺婺邑尤甚他處多由棚民婺則自墾自種苞蘿芋藷之類所得有限而土既掘鬆一經大雨水挾泥沙而下山谿爲之壅塞漸淤漸高旱則不能蓄水潦則泛濫無歸不知依山自有山利如松杉竹柏之材棗栗柿榧之果不煩糞料收獲皆可易粟何必墾種雜穀貽永遠無窮之害乎

一婺邑近時業茶者多遠至廣東與洋人貿易奢華靡麗全失先賢渾樸鄉俗其實起家者少破家者多今亦未暇深論惟當出茶之時開局檢茶多以女工爲之男婦聚雜外觀既不

雅馴其中復多曖昧吾願爾小民紡績耕饁儘可度日何必以清白之家混入茶號以博不美之名言之痛心可爲切戒

一編糧乃急公要務婺邑地不通漕有編無糧民人在外貿易婦女支持門戶多致拖欠凡上下兩忙官長親帶差役下鄉謂之鄉收不肖繕書藉端苛派受累無窮前年江灣黃砂兩村幾成大案可爲殷鑒余所至各村惟西鄉許昌村立法最善凡族中編項宗祠代爲徵收卽零星糧戶不能尅期交納者宗祠設法代納故許村上下兩忙無不捕數全完官長從無至其村親收者凡爾各鄉俱當以許村爲法

一孝爲百行之原十六條開首一篇言之詳矣近南鄉有一孝子姓汪名觀大廬墓三年紳士代請 旌表大憲俱有詩歌何等光寵何等榮耀余謂汪觀大之孝不盡在廬墓難得自幼失父事寡母四五十年無事不得其歡心夫人能事事得父母之歡心便是大孝凡聞汪孝子之風者何可不發猛省

一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婺邑有茅屋書聲之譽非他邑所能及然余周歷各村竟有聚居數百戶而無一童子應試者推原其故皆由近日貧窘所致余謂爾民各事可省惟送子弟讀書斷不可省鄉村雖不能聘請名師亦必讀書應試之人方可教讀至於貿易多年至老回家其人既無文理品行亦未必佳抗顏爲師切戒切戒

一爲鄉村之師者須自敦品行不可干預外事四書五經要求先輩點定善本細心看明句讀其字畫聲音有未曉處查閱康熙字典字彙粗淺不可憑信及經典釋文方可授讀朱子所輯小學尤童子必讀之書北鄉洪造深中翰刻本最精此外又有小四書小兒語續小兒語皆有益蒙養之書板在金陵可以購買至百家姓雜事類等書庸俗膚淺無裨初學可不必讀

一婺邑結訟必先投城中在官之人謂之主人家亦謂之歇家

凡民一入歇家之門其訟立成且有官府之印票不如歇家之片紙者然歇家能把持投訟之人而不能招徠不訟之人凡村中年長及讀書之士遇有彼此口角戶婚田土細事從中解釋斷斷不可使之入城至囑至囑

一風水之說茫無足據婺人往往迷於其術豪奪巧偷致訟者不少不知葬親擇地本以求吉今未得吉壤而先致訟端凶孰甚焉余年將週甲足迹稍及南北所見公卿富貴之家皆由祖宗積善所致葬親祇求免於水蟻足矣地師之言斷不可信

一賭博惡習各處皆有婺邑亦然余前年至沱川講約始知沱川內外五村百年來無一賭博者不勝歎服細詢其故皆云祖宗禁制甚嚴凡年紀老大一輩人皆不爲此故其餘莫敢輕犯可見天下風俗之壞皆由父兄之教不先故子弟之率不謹耳凡屬各鄉皆當以沱川爲法

一宰殺耕牛例禁甚嚴余往來高砂雲川諸處見屠肆皆有此物頗不雅致不知不識之民動云古者天子諸侯無不食牛不知古者所食皆豢養之牛非耕牛也今既用其力以耕復殺其肉以食反之於心忍乎不忍爾民生業甚多何必爲此

一鴉片流毒海濱爲甚婺邑居萬山之中染此者亦復不少推原其故皆由業茶所致然就余所見有商賈終年在廣而不吸食者有偶爲茶客僱工一至粵城便染惡習者可見鴉片雖能害人實人之自爲所害如果知此身乃仰事俯育之身飲酒圍棊尚且廢時失業何況大煙纏繞終身不能解脫自然如砒霜巴豆不肯入口卽偶然嗜好成癮者及早回頭漸次減少內服十全大補湯不過數月便可斷根至囑至囑

一夫婦爲人倫之始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固是正理然貧苦無依之家豈能責其一概守節婺邑鄉間小民最有一種惡俗名曰招夫養子臥榻之旁竟容他人鼾睡殊堪痛恨惟有宗祠之中嚴立法程如有此種不肖婦女立行逐出並將同居伯叔等一體痛懲方可永革

一古人立後以支子後大宗從無異姓爲後者今律開載立後之法先親後疎最爲詳盡婺邑浙江右惡習頗尚螟蛉且有一二大姓許之入譜入祠恬不爲怪者不知祖宗不歆非族之享也此條與前所云招養惡俗皆積重難返有傷風化不小惟願本地讀書明理之士縉紳先生之徒加之意焉

附講約續刻

余既恭繹十六條又爲講約餘說以輔翼之邇來數年於茲矣乃民心風俗雖有蒸蒸向上之機而澆漓仍未盡革美善仍未盡臻者皆由司諭之官徒以口舌告民而誠心不能感格之故也因思婺邑爲文公朱子之鄉朱子之書須在學宮士子以時肄業小民何能猝解查得朱子文集中有注釋孝經庶人一章示俗有揭示古靈陳先生勸諭文皆言簡意該曲折詳盡足與十六條精義相發明今鈔刻於後吾父老其與子弟講明而責之於身焉庶幾人心樸茂風俗淳美不愧

爲文公桑梓之鄉也已酉冬月當塗夏炘

朱子注釋孝經庶人一章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爲不犯刑憲節用謂省耕種田上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講說早晚思維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這一條是朱夫子以孔聖人孝經中庶人一章訓示俗人又因俗人信佛者每日誦佛號佛經求福不如誦孔聖人孝經以盡爲人子的道理使父母心中安穩快樂便是世間大福人所注釋首二句俱就農夫說婺源力農人少貿易人多如麥熟時販麥穀熟時販穀便是用天之道何處麥穀豐饒何處麥穀缺少便是因地之利離卻父母膝下貿易他方不敢穿喫嫖賭浪費錢文便是謹身節用如此剩得些錢文奉養父母即書經上所

說璧牽車牛遠服賈以孝養厥父母者也聖人之經所說道理四通八達庶人不僅是農夫凡工與商賈皆在內至朱子從父母在堂又推出父母既歿一層更見周到保守家產歲時祭祀亦是以養父母切記切記

朱子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其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助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

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爲禮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敬恭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鬥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這上一條是朱夫子揭示陳公勸諭文以曉示百姓者也陳公名襄字述古宋朝福州人今福建省福州府侯官縣古靈先生所居村名學者稱古靈先生這一道勸諭文乃陳公爲仙居縣知縣時所示仙居縣即今浙江省台州府屬之仙居縣朱子嘗採入小學中愛其言簡意該深有益於人心風俗之美故諄諄爲民揭示之後一段又是朱夫子推演陳公之說其言皆與陳公勸諭文相發明爾百姓能常常講說持行不患不成禮義之俗也

傳是樓書目敘

傳是樓者崑山徐健庵先生藏書之所也東南藏書之富昔稱鄞范氏之天一閣山陰祁氏之澹生堂虞山錢氏之絳雲樓而先生珍弆與之埒且藏書者藏之已耳先生別出所藏之經解刻之以惠後學故天下言藏書者宗崑山徐氏其書目一編亦出先生之家而世罕傳本績溪章少白孝廉鈔諸金華張氏以貽歙戴君柳溪柳溪又屬江文學樂園錄其副本將付剞劂而問敘於余余按書自秦漢而下日益增多劉中壘父子始爲目錄之學而有別錄七畧嗣後宋王儉之七志梁阮孝緒之七錄皆以七分部晉荀勗易七部爲四部紀以甲乙丙丁尚無經史子集之目隋書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分部後世簿錄家皆宗之然目錄之書有詳簡二例宋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諸書則宗劉氏別錄及鄭氏三禮目錄之例詮釋大旨而爲之解題遂初堂書目明文淵閣書目諸書則有書名而無解題宗班氏藝文志之例也我

朝藏書之富超越前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爲亘古未有之作是編臚列書目至

國初諸儒有書名而無解題及一書兼列數本皆用遂初堂書

目之例詳載册卷之數幷著書之人視遂初堂文淵閣兩書目爲尤備其中有宋元人說經之書爲通志堂所未刻者亦有巨編祕笈未著錄於四庫中者烏可聽其佚而不傳哉但轉寫既久譌誤不一如通志堂所刻之書卽傳是樓所藏之本而書名卷數及撰者姓氏往往不合又以簡明目錄比對舛迕實多今略加校正發於上方以歸諸柳溪新安多藏書舊族柳溪又以貿遷箱帙起家廣識載籍其精加校讐而後付諸手民氏則此書之幸也

頌祝節帥左季皋先生五十壽敘

自古明良合德君臣一心始足以宏濟艱難開物成務或有其臣而未遇其君或有其君而不得其臣或君與臣遭際一時又不免播之以箕舌奪之以貝錦欲躋一世於仁壽之宇難矣我寺堂公之公忠智勇以儒生先天下而憂雖伏處而民瘼是恤值粵寇縱橫民生憔悴之會與二三同志及有守土之責者經營防禦於湘湖桑梓之邦不辭勞勩不避嫌怨而

皇上以疎遠南服未嘗謀面之臣深信不疑流言不入協於乾二五中正之應誠三代下所僅見也我公抱皋夔濟世之志守

鄒魯難進之風自未冠登賢書以後黌耨先疇講求種植之法其間下帷溫故設教授徒主醴陵之席入湘鄂之幕者垂三十年未嘗一求仕進去年歲在庚申公年四十有九矣

皇上軫念時艱

特起公於艸茅之中秉持節鉞偕

欽差大臣督帥曾公辦理兩江軍務公於八月祝師駐節西江今年六月親泣婺源寅紳耆老莫不想望巍德如嵩岱之尊嚴而公則韋帶布袍謙和斂抑與寒素之士無異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天下之事無不講於諸儒之學術異同無不窮究原委

而必槩襲於四子之書六經之旨以權衡其正頗中倚與人言傾吐府鬲洞達表裏舉訢訢然如坐春風之中不知爲擁麾之大帥也公學有本原上下千載謂乾隆中葉以後士子競崇漢學漸薄躬行甚者至於詆訾程朱肆無忌憚胚胎亂階實由於此又謂軍爲五禮之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選將不可不慎又謂李剛主剛明耐苦四字不易學趙孟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合於齊治之要故公之治兵一以儒者之道行之亦不效王文成壁壘營溝高設壇坫以爲籠絡賢豪之計恭逢八月丁祭之期公親率將領武弁與士子一體行禮戢干戈之氣於

犧象之間講揖讓之儀於旐旗之會可不謂一時之盛事乎公留心人才如飢渴之必得飲食立談之頃可以概其生平如大節彪炳之羅忠節公王壯武公皆公在湘幕中所舉之士然未嘗以之告人也兵興以來籌餉爲急公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東南大弊莫甚於錢漕商之湖南駱大中丞嚴剔弊竇集紳士迺同會計上不病官下不病民三月事定而湖南完納裕如中間內固畫圍平南北劇盜二十三起復以時援江西援粵西援鄂援黔所向克捷湘餉之充湘兵之雄爲天下最吳中少詹事潘公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我公也公長年省衣節食露處戎帳與士卒同辛苦古之名將或能及之至於訓迪旅伍如慈父嚴師之教其子弟行師不泥古法不尚詐謀投誠者不誅脅從者不殺自去秋八月以來以次平浮梁平樂平平貴谿安仁平婺源德興恆以數千之眾敗數十萬之寇則非人所能及也然公忠信可以貫金石不能不見阻于葛芬坦白可以喻顓愚不能不見忌于蒉斐當夫媒蘖者之多方羅織也

皇上獨燭南離之照以彤旅之重任寄之洊升太常寺正卿而搬指翎管火鏈小刀大小荷包各珍品

錫予蕃庶甚矣

聖天子知人則哲然非公至誠感格其孰能與於斯今年爲公大衍初度在小陽之七日先期八月公自婺源啟節由樂平以援信州是月朔旦日月合璧四星聚張卿雲糺縵於斗牛玉燭昭回于河漢邑人驩欣舞蹈以爲

聖世重光復旦之休徵卽我公嶽降嵩生之嘉瑞願及良辰吉日謀所以爲公壽以所習古文詞屬一言以序之所竊謂鐘鼎旂常之鋪陳不足以爲公美松柏岡陵之藻飾不足以爲公頌惟自數月以來公所以引誘我寅紳誥誡我士民者銘之以實

心行之以實力仰體我
皇上以仁壽斯民之意而屬之我公我公又以仁壽斯民之意而屬之官紳父老其所以食芹獻曝而進嘏無疆者莫大於是至於檣槍盡掃同我明晟禮臂起舞紀萬石君質行之全福祝郭汾陽期頤之黃耇謹俟諸異日署婺源縣訓導當塗夏炘頓首拜譔時年七十有三歲

景紫堂文集卷之七

賞堃　夏炘　弢甫

陶主敬先生年譜跋

右鄉先儒陶主敬先生年譜炘比次全集參考元明二史而輯之者也繕寫畢謹濡筆而識其末曰從來開國翊運之臣才畧雖邁等夷往往權謀機變譎不勝正求其以道德爲輔翼以學問爲經濟開創草昧弼成丕基三代而下不多覯也先生生於元末擾攘之秋兵革不休豪傑竝起明太祖初克太平先生識爲眞主慨然以身許之其高見卓識有如此者首謁軍門敷陳

王道以不嗜殺爲得民之本以取集慶爲首善之地三百年基業定於敷語之中其訏謨碩畫有如此者當太祖起兵之初攻城陷陣皆一時梟勇之將儒臣從渡江者若楊元杲阮宏道李孟庚侯元善樊景昭輩又非王佐之才其時劉伯溫宋景濂諸老伏處淛東隱而不出先生遠道貽詩懃懃勸駕其後雲集帝畿卒成王業史以徵聘屬之孫炎推薦屬之李善長而不知先生起塾之功尤不可沒其求賢爲國有如此者摯賢既至築禮賢館以待之太祖嘗從容質問先生對以謀畧不如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休休有容不矜不伐其克已好善有如此者歷守黃饒二州披草莽闢荆棘寬刑薄賦以與民休息友定之變全活無算其仁恩惠政有如此者建國紀元之初召入京師授以翰林學士時太祖銳意典禮宋景濂方家居明初諸禮悉先生裁定參集衆議各從其長祫禘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藉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而大祀悉先生一人專議郊則力主分祭以斥歷代合祭之褻社則力主不屋以祛朝議建屋之妄蓋自來大祀之禮未有如明初之善者也其制作宏偉有如此者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蓋先生之爲學也以濂洛爲法以考亭爲宗以闢邪說衛正道爲已

責其教人也以朱子讀書法爲主以程畏齋分年日程爲式以呂舍人約爲準繩見人談陸學必正色拒之於經無所不通而尤精於詩易易守朱子本義詩則貫穿小序兼明古韻而悟吳才老協韻之非觀先生學詩詩云古韻自諧何用協可見焦弱侯陳季立古無協韻之說先生早開之於三百年之前矣蓋其道德醇厚故輔治無雜霸之謀其學問該博故議禮無偏頗之迹至於發爲詩文淵源洛閩吞吐韓歐忠君愛國之忱救時恤民之志時時流露於楮墨間又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嗚呼我賞堃自建縣以來道德功業文章一人而已矣先生殁後二子

以官獲罪發家屬爲軍後嗣零落全集刻於宏治間無再錄者姑孰爲先生桑梓之鄉世家舊族亦鮮有藏本惟先生祠堂中一部歸然獨存　先君子與炘宦遊四方先後購得兩部儷其愈久而愈湮也是以句稽會萃作爲此譜聊存先生平生之梗概云

汪孝嬰先生遺書跋

此覆載迪幾一卷參兩算經一卷樂律逢源一卷磬鼓旁線解一卷校正九章算術一卷今有錄一卷衡齋文集三卷吉光片羽吾師孝嬰汪先生之所遺也憶嘉慶乙丑之春先君子司訓新安先生實爲學中博士弟子員夏四月謁先君子於正心誠意之室一見栅莫逆與語終日先生退先君子目送之曰此天下奇才也是時周濂堂學使按試徽郡先君子薦之遂以第一食廩餼又明年戴紫坦學使來先君子又薦之遂以優行貢成均蓋先生自成童遊泮至此已四十歲前後二十餘年文宗偏

師磊落相望未有知先生者也先生長身玉立髯眉秀發讀書過目輒記憶十三經注疏幾於能口舉其辭而尤精於天文厤算之學不由師傳深造自得幼孤家貧無以具炊爨至掘草根以佐食終日守一編不置也與同里巴先生孟嘉江先生蕭浦羅先生子信善晚受知於先君子每至城即下榻賓客滿四十下猶相與縱談不倦性喜飲酒酣耳熱平生磈礧不平之氣往往慷慨悲歌聲音激越先君子恒譬解之既而又相視而笑先生既以貢入京師用薦入史局纂修天文時窓志書成授石埭訓導而先君子亦於是年乞養歸當塗癸酉夏過先君子青山

艸堂顏色憔悴悄然不樂先君子强之箸書則曰今世考據家陳陳相因不過勦襲前言耳非能發古人所未發也去數月而先生訃音至矣兩孤在抱遺書半皆散佚數年前舍弟燮曾稍輯之而未備今年炘假館歙之西溪績溪胡君竹村又出其校正九章算術及遺文十餘首因相與往復商推定爲此編嗚呼炘年十九歲執經於先生之門侍皐比者三閱月耳於先生之學未能窺見藩奧而先君子與先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篤迄今溯之依依如昨日事展玩遺編潸然淚下矣

趙東田先生詩集跋

乾隆嘉慶之間吾鄉黃左田宮保暨先師趙東田孝廉俱以詩名當世先君子嘗爲炘言居京師時見宮保日自課一詩雖大忙必鑄鎔拈題足成之曰詩未必皆可存多則可以棄瑕而錄瑜後葉雲素給諫爲宮保斟酌詩集刪其什之六七而存之今所傳壹齋集是也東田師則不然興之所至執筆吟哦否則終月終年或不得一字李賓夫明府嘗敚之曰詩以道性情也性情之所不屬而强爲詩是僞也無論其不工即工亦不足貴也以故先生之殁存詩寥寥數百首而已可不謂少乎厥後宮保解組歸里索去詩稿爲選其六十餘首將付之梓而未果去年宮保捐館舍先生之孫寶青裒全稿來山中屬炘商定之炘年二十五六時曾學制執於先生彼時兼治毛詩注疏亦間質所疑未遑學詩也偶於壁間見所題書扇詩歎爲古雅絕倫意欲留爲他日請業乃南北奔馳而先生歸道山矣展誦遺編愴怳久之因謂寶青曰先生之詩不必選也先生品行高潔胸次恬澹早受知於大興兩朱公之門後客京師即館文正公宅其時仁宗親政倚文正如左右手而文正之愛才如命與其兄笥河先生無異也凡士之急於自衒者皆委曲執摯其門或投魏科

以去而先生禮部試罷即浩然歸來閉戶屏迹課徒自給故其爲詩高古超邁不可攀躋即偶不經意之作亦必有眞性情以寓乎其中譬諸空青翡翠珊瑚寶璐豈無瘢瑕而精光不可磨滅也寶書家四壁立不能付梓將來剞劂之任門弟子責也嗚呼後人欲考黃趙兩先生詩之所以多寡者此可以得其梗概矣

跋沈槐卿衍慶手札

此今歲四月二十日鄱陽縣尹石埭沈君槐卿詒炘書也炘未與槐卿相見而神交最契簡帖往來甚多此簡夾於舊袠中今晨檢書得之爲之嗚咽流涕不能自已書中有典型在望仰止彌深惟冀天心早爲厭亂出殘黎於水火之中收浩劫於元黃之際稍息擾攘負笈登堂諸語炘何足以當之而槐卿殷殷求道之心不以干戟縱橫而稍懈也孰意去此書八十四日而槐卿殉難矣槐卿爲皖江名進士宰鄱陽最久仁恩善政五尺童子能言之道光戊申己酉大水哀鴻遍野槐卿日駕一小舟出入洪濤巨浸中落水救甦者數次僻聚荒村無不親歷計貧民之口而授之食凡貽項之賑恤富戶之捐輸絲粟皆歸實用胥吏不得因緣爲奸鄱陽數百里之大縣民無餓莩此自來經理荒政者所罕有也去年兩湖告警槐卿日團練義勇爲防禦計饒州屹然成重鎮賊聞之膽落相戒不入饒境及今夏五月寇逼西江省城撫軍飛檄槐卿救援至則勇戰連挫其鋒寇瞷饒州空虛遂萌襲饒之計撫軍捕獲虜口微聞消息急令槐卿回饒而手下義勇已有稍稍潰散者槐卿率所餘義勇數百人甫抵饒而寇集其時七月十四日也秋暑酷甚湖水驟長街市之

深以丈計寇乘風駛入勢如破竹槐卿與署事樂平令李君資齋名仁元河南濟源人丁未進士登城施礮猶殺賊數十名鼈黃衣賊目一名擊退賊船五里而衆寡不敵資齋陣亡槐卿身被數創度勢無可爲斬回漕倉縱火遂正命於民舍一空屋中以布袋懸印於左腋下越十有二日始尋得之面目宛如生存非其血性忠憤之固結而能若是乎嗚呼槐卿已矣槐卿受中丞之知力戰省城藉聞寇至而不回鄱亦有詞以謝鄱之父老而槐卿不忍也其求仁而得仁者與炘聞變之後旣爲位以哭又今晨檢得是書爰什襲藏之而跋於其後云咸豐癸丑八月廿五日發甫氏

夏炘揮淚謹識於婺源學署

跋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氏文子所著也考博而文簡辭約而旨賅反覆於兩漢兵志之源流而不言所以著書之意其門人陳元粹作序述其師纂集之大旨因南宋養兵太多而國用虛耗於是溯源漢制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猶存錢氏之用心可謂苦矣考漢初兵皆更代無久屯之制武帝時始有屯兵與宋世無異然武帝增七校尉一校尉所領兵多者千餘人合七校尉不滿萬人較宋慶歷之間增至八十二萬四千人者猶太倉之一粟矣宜錢氏有味乎其言之也錢氏官止少卿力疾丐休養病於白石山中而立說著書不忘國家如此豈世俗訓詁辭章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書陳元粹補漢兵志序後

陳元粹爲其師序補漢兵志述其所以著書之意甚詳其論南宋兵制之壞有云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居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旨哉斯言可爲後世盛養兵者戒也至謂漢之用民除其少與老中間三十有六年之間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止於三十有六月則不然案原書云漢法民二十始傅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正卒爲衛士一歲材官騎士一歲董仲舒曰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漢興循而未改是二十三歲後應爲材官騎士者皆謂之正卒一生當役兩歲耳其自二十始傅至二十三爲更卒時此三年中每年當役一月所謂月爲更卒也陳氏三十六月之說倍其師說書之以俟博雅焉

書孔文仲祭濂溪先生文後

孔文仲親炙周元公（文仲之父延之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曾爲濂溪作郡州遷學記文仲以父執稱濂溪祭文有云二十年間再覿長者）其祭文有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此四語朱子嘗稱之）其形容有道氣象幾與黃庭堅之光風霽月等不可謂爲不知元公者矣乃伊川親傳元公之道哲宗時與文仲同朝文仲劾其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云云瞞天蔽日不僅小人之無忌憚矣豈智之於賢者若是其不同乎昔公伯寮亦親炙孔子而愬子路於季孫史記列諸弟子七十七人之中陸氏稼書謂其必悔過自新服膺聖教故能如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致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賣遂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文仲雖劾伊川於始尚能悔過於終其罪當從末減惜其死之太促（元祐二年八月劾伊川三年遂卒）不能負荆北面改過自新亦得厠諸弟子之列耳蘇子瞻尚撫其匱曰世方嘉輭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甫（文仲字）者今無有矣豈不知文仲之恨其賣已抱無窮之憾於九原乎抑巧爲遮飾使後之人不知文仲之所以死乎向非呂申公明白言之則千百載以下誰復諒文仲之尚能悔

過也者然則士君子之立朝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書甘莊恪公糴賣官米酌請銀錢兼收劄子後

銀錢皆國寶之所重而糴賣官米不取銀爲直者定例然也甘莊恪公撫粵西時因錢價壅貴奏請銀錢兼收係一時權宜之計其實甚不便於民者也夫小民終日勤動覓利蠅頭工值所入有錢無銀其不便一也錢者百姓之所恒有銀者商賈之所居奇以百姓之錢易商賈之銀其不便二也官米有定價制錢有定數一旦變而用銀吏胥高下其手其不便三也余家世居安徽之當塗當塗例食淮鹽二十年以前民皆以錢易鹽于時境無私鹽之入而民亦無犯私鹽之禁者其食鹽便也近今二

十年來狡商滑賈劄爲賣銀不賣錢之例於是邑中富戶乘間居積民間以錢轉買每鹽一斤增錢數文每鹽一包去鹽斤許民不堪其剝削爭買私鹽而繫獄者累累矣因讀甘莊恪公全集附識于此倘後之官我土者取芻蕘之言而復舊日錢買之例小民庶其有瘳乎

春明夢餘録郊祀合祭書後

先王制祭祀之禮有二尊親而已矣宗廟主於親故考妣可以合食天地主於尊故圜丘南郊方澤北郊可分而斷不可合聖人祭天地之義亦有二陰陽而已矣冬至陽生故迎陽於南郊而報之夏至陰生故迎陰於北郊而報之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後世不察天地分合之祭議如聚訟明初郊祀大禮定於吾鄉陶主敬先生一人之手一遵周禮分祭正歷代合祭之謬乃未幾而太祖改爲合祭矣世宗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議定南北分祭復明初之典禮不得以其追尊興獻犯天下之不

韙弁其是者而亦非之也乃孫氏承澤春明夢餘録獨主合祭之說其言淺陋不足辨至謂太祖改分祭爲合祭百五十餘年風雨調順民物阜安至嘉靖一改而明遂衰建議者夏言也卒死於法議禮而怵人以禍若陰欲以箝天下後世之口使不敢復言分祭何其悖謬若斯之甚也嘉靖以後秕政百出即不分祭豈能不衰夏言之死豈關郊祀審如所言王莽始爲合祭宜克享天心矣何以敗不旋踵太祖改分爲合甫瞑目而有成祖篡弑之禍厥後神宗萬厤三年張居正進郊祀圖册復請合祀神宗從之再傳而明亡幷求如嘉靖之衰而不可得孫氏又將何以解之我

朝冬至圜丘夏至方澤二百年來有分無合此其所以百物阜安人民和樂而立億萬世之不基也與

書蚌城約議集要後

婺源最重鄉約而城廂之約較四鄉爲尤善其所以善者有三一曰能擇人凡每歲要換鄉約必公舉身家清白俊秀中之醇厚而明敏者爲之一曰能尚廉凡民間舛午細故必先報明鄉約排難解紛雖盃勺之水不得入口一曰能和衷約有九而任勞任怨勒苦則相先安逸則退後從無譙呵喧豗之習此余之所親見者也今年夏九約某某等以蚌城約議集要四卷呈閱凡修置守禦儲積撫卹之方無不具洵可稱洪纖不遺委曲防制者矣抑余又有說焉

國家設立鄉約所以宣講

聖諭而納民軌物者也婺源宣講舊例城中以明府爲主四鄉則以兩教官輪流分往余涖任六載僻壤荒村無不周歷約正奉行惟謹條理斐如而城中之約竟至曠年不請宣講豈非爾約之弗共厥職與夫禁民之爲非不如導民以爲善也既事而解之使無不如未事而牖之使知也街巷之懲勸不如天語諄詳之無不布濩也父老之詒謀不如列聖典謨之永垂圭臬也余於是爲爾約有厚望焉

使蘭日記書後

使蘭日記一册懷甯丁潛峯州倅自豫督餉皋蘭往返之所記也潛峯連不得志於有司屈首閒曹又馳驅數千里外可謂窮矣然其豪情逸思蓬勃紙上又何其壯也潛峰與吾友丁君友堂爲族昆弟友堂實事求是能爲古人之學潛峯昔與之同師其淵源漸被可知矣余授經沈邱潛峯奉委過縣出此見示其紀黃河橋一段云橋長亘二十餘丈兩岸皆有鐵柱仍繫以鐵纜車行其上鼕鼕如撾鼓聲因憶昔年汪戶部孟慈屬余校其先人容甫先生述學內有京口浮橋議一篇向疑其說之未必能行今得悉黃河浮橋之制始歎前人有用之學非淺識所能及當寄書京師爲吾孟慈道之道光戊戌嘉平當塗發甫夏炘書於沈邱縣署之惠風軒中

書費耕亭觀察墓誌銘後

右費觀察墓誌銘績溪胡先生竹村農部之所撰也先生函稿寄示屬爲商定炘讀之而有感焉耕亭與炘爲戊寅鄉榜同年居京師甚相得後耕亭出守汝甯炘適就館中州相去數百里不得見嘗以書相往返并約炘課其子炘以不能遠館回里越一年而耕亭遷觀察遂捐館舍矣耕亭性坦率好談不倦每與言喜稱湯文正陸清獻兩公同人以爲迂及守汝甯正已率屬專以德化民民懷其惠合郡有聖人之稱又性至孝左右奉養無方民間父老每逢朔望皆頂香爲太夫人祝壽此炘之所熟

聞者也至於任禮部時有向未得聞而今始聞者二事焉按誌言先是節孝旌表每人給與專坊胥吏因緣需索寒素之家不得請旌者蓋十有八九道光初年有奏請彙題建立總坊者下禮部議耕亭極力贊准并議有力之家業經總旌而子孫願建專坊者聽但不許更請坊銀云云炘道光丁亥備員江蘇吳江縣教諭稽查冊檔報節孝者寥寥詢之邑人俱以費重爲詞其時安化陶文毅公巡撫江蘇授炘道光元年武進陽湖彙題總坊全案炘竭半年之力彙報吳江震澤兩縣節孝兩千一百七十三名又武陽皆已歿節孝炘續添辦現存合例者若干人文

毅爲之題請得旌嗣後鎮江之丹徒常州之江陰又踵吳江行之而實不知初次總坊之議主之者我耕亭也又誌言各省舉貢生監經事咨革刑部例會禮部定稿耕亭必詳覆事情有偏枉者即呈明各堂議駁每云端士習尤貴伸士氣時少宗伯辛筠谷先生甚韙其言云云炘任吳江時去筠谷先生之爲學使未遠筠谷律士甚嚴然稍有寃抑必與督撫往復札商不肯輕革一人以是齟齬幾幾欲掛彈章而筠谷持之甚力不稍挫屈臨去任之日士子沿途追送輒含淚謂之曰學使與諸生有教善懲過之任而亦有雪枉伸寃之責然學使雖與督撫平行實

陰受督撫節制吾願諸生之守禮如處子之守身也吳江人備聞斯語吳江爲江蘇劇邑漕歲十餘萬石縣官征收無藝士往往持其短長炘與諸生約不得輕入倉廒并告之曰而知學政受制於平行之督撫亦知儒官受制於平行之知縣乎而忘辛學使臨行含淚之言乎士聞之皆泣下以故炘在任之日膠庠中無一干預漕事者然實不知筠谷先生之伸士氣啟之者又吾耕亭也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今耕亭墓木已拱昌言讜論不可復聞而大江南北歸然靈光惟竹村一人炘又以冷官羈絆不能捧手受教謹記數語於末以明先生之誌耕亭無虛

詞無溢美皆信而有徵云

景紫堂文集　卷七　廿一

賞堅　夏炘　弢甫

書漢書古今人表後

班孟堅著一代之史而羅列古今人表又所表者至秦而止不及當代其於史體表名俱不能無議然其馳騁載籍上下千古又何其識之卓也孟堅尊崇孔氏故一等聖人自宓羲以來至仲尼而止又溯仲尼之所自出列弗父何於一等後世啟聖之祀實肇於此仲尼弟子惟德行四人次於仲尼其政事言語文學又次德行一等亡國之君列九等而桀在八等紂在九等其

權衡輕重不失錙銖不可以張晏所論遽以爲差違紛錯而少之也惟曾子得仲尼之道統而傳於孟子班氏因不在十哲之內遂繼子游子夏並列三等而繼孟子而後並列二等者又有屈原漁父肥義魯仲連藺相如孫卿六人竊以爲當升曾子於二等在子思之前而以孟子終焉其屈原以下六人列於泄柳申詳之後或更有所甲乙使二等之大賢至孟子而止則尊孔子之正傳即所以尊孔子也雖然孟堅生於東漢孟子之學不顯至唐陸德明作經典釋文猶存老莊而遺孟子而孟堅獨推孟子以繼仲尼又抑老子四等莊子六等可不謂之卓識乎

書元史忠義列傳

元混一天下八十餘年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爲四等而南人并不敢與漢人比何論蒙色泰定正順以後棄逐南人殆盡朝廷之上寂無幾焉明太祖拔劍而起干戈擾攘之秋以徵聘名士爲先務於是楚豫江浙諸儒相與謀畫輔翼遂成帝業攷明初諸儒其於元代或膺鄉薦或成進士或爲教授訓導或爲書院山長或爲縣丞省掾類浮沈末秩不得列位於朝後弼成丕基潤色鴻業郁然成一代文明之治向使元當日者不擯斥衡籍使與蒙古色目諸人一體錄用則明初諸君子皆元之股肱

心腹太祖雖欲收攬賢豪不過一二武夫悍卒安能得天下如此之易乎然又莫謂南州諸儒盡不忠於元也閒讀元史忠義列傳至鄭子美玉黃殷士哱而有感焉二人者未嘗一日食祿於朝及元之亡以身殉節不辱彼挂名仕版諸君子反不及焉此其故何哉蓋國家之待士也以衆人遇之則士亦以衆人報之以國士待之則士亦以國士報之鄭子美者歙之一布衣耳至正十四年朝廷用薦者言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賜以御酒名幣子美雖辭待制而受酒幣而其心固已許元矣黃殷士者又金谿一匹夫耳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奏授哱淮南行省

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雖道途梗塞不克赴朝而心又已許元矣及元之亡一則衣冠北向自縊一則赴井而死大節彪炳卓然與日月爭光而其實元非眞能崇儒也元自至正以後盜賊蠭起八年方國珍起溫州十一年徐壽輝起蘄黃十二年郭子興起濠州十三年張士誠起泰州南方畺域蹂躪無完壤不得已以美官華職招南方之賢士思以收拾人心鞏廓豪傑而其事已不可爲故賢者雖感其遇而不能一効其力迨至社稷已屋徒以身殉亦何益乎夫以垂滅之年爲禮賢之舉尚能收國士殉身之報而況天下承平國家無事爲帝王者篤緇衣之好而勤安車蒲輪之迓也哉

書明史劉基傳後

劉文成以不世出之才佐明祖定四海一天下救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明初功臣未有過於文成者也然我朝陸清獻公直被以雜之一字其與趙耐孫書云魯論之仁管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爲元進士矣又爲高安丞矣又爲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安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兩端出處中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明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嘗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之非常之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不類伊尹雜之一字恐被之而不敢辭抑以綱目誅廉丹予孟達之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非然恐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廉孟同論楊鐵菴老婦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卽不爲雜不知何以服危太璞乎故謂文成之雜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雜

則可矣然不可謂非雜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於鄒通董賢之佞則可矣然不可謂非佞也嗚呼清獻此論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雖文成復生當亦無辭以解然攷明史元至順間文成舉進士除高安丞有廉直聲行省辟之謝去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爲臺臣所阻再投劾歸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文成爲元帥府都事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右丞帖里帖木兒招諭國珍文成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國珍乃使人浮海至

京賄用事者遂招撫國珍授以官而責文成擅威福鷄管紹興方氏遂愈横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復辟文成勦捕與行院石抹宜孫守處州經略使上其功執政以方氏故抑之授總管府判不與兵事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以幣聘未應再致書招之始出至則築禮賢館以處之寵禮甚至是文成在元雖屢登仕版而實未嘗信用與三黜之柳下惠無異明祖卑禮重聘推心置腹幾欲媲美南陽豫讓謂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文成援此爲例似亦可以無議而卒不免於議者文成之不幸也夫以文成之才足以戡禍亂文成之功足以澤生民文成之不遇於元無妨擇主而事文成之遭逢明祖可以應運而興而猶不能逃後世正人之論被以雜之一字而不敢辭然則士君子之出處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書明儒學案論薛文清公不救于忠肅公事後

黃梨洲先生才名俠氣傾動一時依附劉戢山先生之門專祖姚江之學而詆斥薛河東甚力萬厤甲辰東林書院九日首會戢山講克復章畢坐中尚論微不滿意於薛文清無錫高存之請故戢山徐曰易儲一事文清時以大理卿理餉雲南歸而不諍猶曰位不在也于忠肅臨刑文清時在內閣建言曰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此事爲慊心否乎存之曰論至此卻不能爲文清解可見後世眼不爲你絲毫隱漏也見潛邱劄記黃氏明儒學案云文清爲御史在

宣正兩朝未嘗諍諍一論事此二語梨洲添出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時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全用其師戢山之說炘編以爲非也徐石之欲甘心於忠肅也久矣方英宗之復辟也藉前此易儲廢后爲忠肅罪又誣以迎立外藩其禍至不可測同列不敢一言文清獨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文清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俱無言詔減一等故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旨云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淩遲從輕決了罷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貞等於奉天門外奉旨于謙王文等躬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見明人復辟錄是忠肅之始免淩遲繼免族誅皆文清婉言解免之力向使文清當日面折廷爭則忠肅之禍未知底止是文清之有造於忠肅者大也昔景帝易儲之事于忠肅不力爭方望溪氏以爲達權其後憲宗免於死而得正大位未必非忠肅不力爭之力炘亦謂忠肅之死文清不力爭其後忠肅免極刑而力保族類未必非文清不力爭之力自古仁人君子之用心固非恒

情所能測也

書玉藻正義後

蔡伯喈以太廟靈臺辟雍明堂爲一處異名同實詩正義引虞槙穎子容賈逵服虔並同此義袁準正論辨之詳矣其略曰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同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凶伊載耳瘞瘞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芬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鄭高密則謂太廟路寢明堂雖異地而同制考工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見其同制又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太廟在庫門內之左路寢在路門內明堂在國之陽較蔡說爲有條理然

天子路寢見於書顧命太廟見於儀禮覲禮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禮諸侯之路寢見於喪大記何嘗如明堂之制魏書李謐之論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云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注云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遂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禮書陳祥道之辨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其豈然乎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房矣儀禮釋宮李如圭之說禮書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有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扆綴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則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卍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誠哉高密之諍臣也然鄭君同時高第弟子早疑其說不待後人之辨論其見於玉藻正義云鄭注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酆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

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云几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

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曰平王微弱不復如明堂也據疏所引是以顧命之路寢爲未有天下之制覲禮之祖廟爲記者之誤說王風之路寢爲東周不能如禮制僅可據者一斯千之路寢而又出於鄭箋非經文之有實證然則鄭注之不足據亦明矣在沖遠

依注作疏不能不委曲回護然不趨鄭氏之意已反覆抑揚見於言表後儒生數千載以下承先儒辨明之後何難翻然而悟其失乃惠定宇棟詳明堂大道錄金輔之榜見禮箋汪容甫中見逸學孫淵如星衍見古合官考諸儒必推波助瀾以證成蔡鄭之說非所謂留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者哉

書隋書牛宏傳後

疑攷工記明堂之制太狹始於北魏之李鼐伯而隋之牛里仁辨之尤篤里仁曾上明堂議曰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曰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四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

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味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檐反坫揖讓升降亦已隘矣據鄭所說近是不然所按里仁之說足以正鄭君廟寢與明堂同制之謬惟謂明堂享祀不足行禮尚沿鄭君五帝同享之說孝經止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並無五帝同享之文鄭君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之言本

於孝經援神契及尚書帝命驗諸緯何足爲憑二筵之室享帝配王神位僅二有何不容太室東西尚有青陽總章二室犧牲俎豆之設綽綽有餘比之廟寢之左右房無不足也四尺五寸之階又豈有不足席工之理古人質樸明堂昭儉豈必如後人之廣屋大厦以誇宏博之規哉江氏永曰東西九筵以爲廣南北七筵以爲修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修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半之地（炘按江氏以凡室二筵專爲四隅之室言之）蓋以爲左右房宗祀文王陳豆籩不可無房故太室旁宜有房而

此經略之也（炘按明堂無房江說似失之）王者至明堂隨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即返室堂廹狹羣臣在堂下亦可無嫌也李氏惇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也會同之時諸侯皆列堂下（炘按李氏混廟室之明堂與壇壝之明堂爲一故云然其實非也）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不過崇朝而反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于郊爲文于廟爲質非如禘祫之制羣主羣尸紛紛並立有事神於室之禮也自漢以後宮室日侈繁儀日盛有十倍於古者矣李景伯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以律三代不亦過乎二儒之說洵足以申古制而祛衆疑論明堂之制者斷勿以攷工爲不足信也

書詩經集傳校勘記後

詩集傳經文之譌脫馮氏嗣宗謂朱子作傳時三家詩已亡所據止毛傳本耳不應有同異此定是傳寫之誤

四庫書提要亦謂五經之中惟詩易讀習者十恒七八故書坊刊版亦最夥其轉轉傳譌亦爲最甚皆至當不易之論惟陳啟源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夜家伯冢宰昊天泰懾奚其適歸天降慆德降于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炘按朱子集傳有明知經文之誤而不敢改者如不可休息毛傳本作思朱子從毛訓思在漢有游女上又引吳氏曰韓

詩作思而不擅改經文息作思也有從他說訓經而不敢改經文者如上帝甚蹈依國語作神假以溢我依左傳作何以恤我而未嘗改經文蹈作神假溢作何恤也何獨至此六詩而改之且就此六詩之中以冢宰訓宰以甚訓太以慢訓慆一仍傳箋之舊何以知爲朱子之自改降予卿士之于朱子無訓不能晨夜之辰毛傳依爾雅訓時朱子曰以比辰夜之限甚明推朱子之意蓋訓辰爲日（成九年左傳浹辰之間杜注辰日也謂日夜之限甚明也豈改經文辰爲晨乎惟爰其適歸傳云奚何也似改爰爲奚不知朱子此注原文有爰家語作奚五字見嚴粲詩緝啟源號博古者

詩緝非僻書竟未之見耶大氏啟源必欲駁斥朱子無左不與之爲難其妄誕之說本不足與辨恐初學之士不能無疑是以攷其厓略如此而書之于後云

書汪母朱太恭人割肱療姑事後

向讀望溪方氏文集見其書魏孝婦割肱事論婦爲舅姑之服云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婦之愛舅姑必不若子之愛其父母故常得子之半卽可以爲孝婦竊以爲言之過矣婦爲舅姑期傳雖云從服實亦由不貳斬而制非謂婦愛舅姑之情不過子之半而服之十二月亦半於子之二十五月也內則記子事父母之禮其晨昏侍奉之節婦與子無異士喪禮載子喪父母之禮其哭泣辟踊之節婦與子無異士虞特牲少牢三篇載子祭父母之禮其薦享獻酢之節婦與

子無異蓋婦人既移所天以事夫卽以夫之父母爲父母其愛之之情一也嘗謂儀禮期年之喪而有三年之實者二一父在爲母所謂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是也一婦爲舅姑所謂與更三年喪不去是也知婦之事舅姑無殊於子之事父母而後天下之婦順克脩也吾友汪君孟慈之母朱太恭人以割肱療姑聞於世太恭人爲通儒容甫先生之配先生歿時孟慈方數歲太恭人撫遺孤成立教之讀書知大義克承先世家學又爲廉吏於朝此皆庸行之卓然大者克與古賢節之母比烈非僅以割肱療姑一事傳也然卽以割肱事而論非其至性至情

發於中而不能自已其能以若是乎孟慈居喪將大祥以書來乞書其事余因不韙於方氏之論禮故發此義以質於孟慈并以明太恭人之愛其姑一如乎子之愛其母而天下之爲人婦者可以有感而興矣

書祁門明府唐魯泉先生與錢塘許益齋札後

祁門令唐君魯泉與余不相識袁瞻卿攝篆婺源正值寇破九江之後凡得魯泉信恒以示余余因知魯泉之爲人而心儀之今年正月祁門被寇傳聞魯泉異詞雖素習魯泉者亦參疑義余獨決其必死魯泉有知當以余爲知己也魯泉之友錢塘許君益齋五月來婺暇日出魯泉書數通相示皆去年五月前之書其感憤時事慷慨激厲與致瞻卿諸信相似嗟乎魯泉能獲桐城祁門之人心爭相挽留（皆見書中）而不能格上下情誼不通之郡長（書中云昨差稟府憲會嘗來祁並未蒙給來差一字上下情誼不通至於如此）以致於孤城無援

齎志殉難亦可哀矣余未識魯泉亦未嘗與魯泉通札凡魯泉平生之意氣皆於與他人札中髣髴遇之豈神交亦有介紹耶至祁門之所以破與魯泉之所以死別有紀事一篇詳之後修百六之信史者尚以余言爲司馬子長之徵公孫季功董生他廣云咸豐甲寅小陽朔日嘗塗發甫氏夏炘敬跋於婺源學舍

景紫堂文集卷之九

當塗　夏炘　弢甫

強恕齋記

乙巳九月吾友汪小石明府自甘肅寄書曰吾有小齋數楹顏以強恕句子作記以示子孫又逾月而君之訃音至矣悲傷之餘不忍執筆今君之冢嗣簡軒徵君復以爲請悵宿草之滿塋念遺書之在篋謹推君名齋之意以復於簡軒曰按許氏說文恕仁也從心如聲孔沖遠關雎序正義云於文如心爲恕是恕之爲字以諧聲而兼會意者也恕者仁之事而非即仁之謂乃

許祭酒以仁訓恕者恕之盡處即爲仁其求仁之功自強恕始由勉強而幾於自然則仁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之恕程子說即天地之仁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恕即聖人之仁也下此者非勉強不爲功夫子之告仲弓子貢皆諄諄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訓曾子子思深明夫子之意中庸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爲不遠人之道大學以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毋以交於上下前後左右爲絜矩之道曰勿曰毋皆強之之謂也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孟子所謂惻隱又所謂不忍人之心是也惻隱動於中己不欲不安而不顧人之危不忍也己不欲不利而不顧人之害不忍也故以己之心如乎人之心以行之行之之始或忽而不察或急而思遲勉強反覆思之則不察者能察矣勉強抑制爲之則思遲者不敢遲矣勉之又勉強之又強事復一事日復一日積習既久漸近自然孟子所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程子所云滿腔子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孔沖遠以如心會意爲恕許叔重以仁訓恕之意也簡軒之祖父石門先生與先名宦公爲同年友炘嘗親侍杖屨古道照人顏色小石忠誠樂易朋友間無

間言今簡軒世其家學又以孝廉方正被徵余嘗信宿官源人嘖嘖稱汪氏三世有長者風其得力於強恕以求仁者深矣然則自今以後凡強恕齋之子孫可不勉紹箕裘以無負明府名齋之意哉是爲記

新安右軍婺源營義學記

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兵即民也其時無不教之民即無不教之兵古者大夫致仕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閭里二十五家之塾新穀既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皆出學所謂家有塾是也其里塾之俊秀升於黨庠遂序則鄉學也鄉學升之於國則大學也大學升之於朝而命爲卿大夫士則他日出軍之將帥也自俊秀以外皆謂之民雖無與於辟雝鐘鼓之化然孝悌之行仁義之說聞於父師少師者已預幼而習焉長而安焉無事則爲比閭族黨有事則爲伍兩卒旅所謂無不教之民即無

不教之兵也後世一切苟且而於訓武之法尤略慮夫猛士列爲大帥其兵或出於召募或出於敕孱勇敢伉健亡命黥劓之徒紛紛充斌戴曼胡之冠服短後之衣瞋目而語按劍而眎人鮮不望望焉避之又安望其尊君而親上哉新安右軍守備李君覲文來鎮婺源慮士卒之不知學而謀所以教之營中舊有地課房租錢若干緡悉捐之而置義學延蒙師課誦其中凡兵之子弟八歲以上能就傅者咸使肄業其書孝經小學論孟弟子職而六韜三略孫臏吳起之說不與焉其儀灑掃應對進退而望遠運弩手搏蹩鞠之法不與焉其行忠信孝悌禮義廉恥而權謀形勢控制羅伏之術不與焉於是乎誦讀之聲與揖讓之容洋洋乎彬彬然遍於營內外矣李君懼其久而或懈與後此者莫之繼也匄余爲文以記之余謂李君之爲政豈非知所先務哉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今以聖賢之所以教士者教兵之子弟其俊秀者固不難掇巍科登顯第持旄秉鉞以爲一代之良臣即生質庸魯兵之子或恒爲兵然亦既佔畢於經訓束縛於規矩猶慮其豕突蠭蠆以爲害於閭里吾知其免矣設一旦有事而用之又何難作其忠義之氣而收其尊親之效也乎是法也雖謂三代至

今存可也

記樂平令李資齋仁元先生殉難事

朝廷以文章取士上之所以試與下之所以應莫不有心之聲存焉非可强爲也濟源李公資齋以少年名進士補樂平令正値舅匪滋事之時甫下車覩風以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命題及縣試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命題識者早決其能不負民社之托矣當鄱陽沈槐卿明府之調省赴援也求其精果忠勇足以匹敵槐卿者無如資齋遂以資齋攝鄱篆未幾而即有七月十四日之變其時槐卿已回鄱陽而資齋御事矣槐卿謂資齋曰無城與兵水又驟長徒困此無益君

不如回樂平以各固藩籬資齋勃然不悅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吾尚有練勇二百名去則君成擒矣二人痛飲同上高門施礮沉賊船四隻賊乘水漲至東門俄而四門俱有賊艇資齋與槐卿轉鬥格殺斬黃衣賊目一人斃賊數十人資齋以馬蹶墜地揮雙刀如匹練賊不能近衆賊蠭攢至從背刺之遂亡槐卿連呼資齋不應見資齋之馬狼狽中道痛哭曰資齋死矣急奔漕倉縱火正命於城外之民宅中十八日訃至樂平資齋之妻妾及妹均吞金投繯而卒太夫人已投繯見家丁縞箱而逃復下縱數其罪而責之語畢仍就縊其從容赴義如此次日一小妹暨僕婦俱自沉於井不數日寇犯樂平合城文武俱逃避資齋之父及弟又以罵賊不屈死於是資齋一門皆忠魂烈魄矣冠退樂平紳耆數十人白衣冠詣鄱陽市美槥殮其尸饒之紳耆亦白衣冠送之有老儒爲薤露詞二章令執紼者行歌互荅其首章曰兩烈兮同時魂飄飄兮何之歸靈櫬兮舊泊神帝所兮委移其二章曰全家兮殉節丹心兮碧血萃一門兮精忠揚千秋兮英烈聞者莫不傷之匱至樂平邑人築大塚聚葬又建廟以奉聲香冬十月嘗塗夏炘往返鄱陽兩過樂平備聞父老之論說又親弔於其廟及墓爲之欷歔感慨而不能自已焉

記祁門縣知縣唐魯泉治先生殉難事

唐明府魯泉余未識其人魯泉與婺源明府袁瞻卿相善其令祁門也適粵寇滋事之時凡與瞻卿信瞻卿恒以示余忠憤之義俠烈之氣每流露於楮墨間余因以知魯泉之爲人而景慕之祁門在新安爲瘠邑西鄉之民素稱不靜又不肖紳士彼此挾讎報復造語鼓煽民益蠢動賴魯泉調護而獲安祁與安慶接壤自寇據安慶後祁危如累卵所募鄉勇不過百人且無以給工食仰佽助於黟休二縣署中刑穀諸友皆散魯泉朝粥暮飯公私蝟集皆一身經理之癸丑九月宿大洪嶺防堵口占七

言絕句十二章勸民情詞惻怛民爲之動十一月土匪陳獅子等作亂魯泉論如法獅子之黨殲於安慶勢洶洶不可救魯泉告急於太守求撥兵戍守不應復商之徽屬各邑公詳太守求浙撫撥兵戍守陽許之而陰掣其肘是以浙兵卒不果發今春正月探知土匪引寇襲祁十五日上痛哭流涕之章復不應二十二日四鼓上其伯母書曰逆賊已入祁界漸逼縣城治數年嘔盡心血苦爲地方只因人心不和以致土匪勾結外賊或亦刼運使然乎治身任地方貽羞君父罪無可逃明知徒死無益然除却一死更無他着治死於祁門將來必搬尸骨到家葬於先父母足下不可破壙距壙五六尺許另葬一塚書曰清故唐治之墓不書官不書字不書先考以明正其生前之罪云云遣家丁密藏於衣帶而去二十三日寇至魯泉登城放礮僅斃賊數名而四門擁入不可復支魯泉遂下城投泮池中家丁及其健勇十數人出之强扛出城投離城七里之小村勸以赴郡請兵救援徒死無益魯泉不得已佯許之家丁守遂懈夜半復投於村池中曉乃覓得之捫其胸微有溫氣村人以薑汁灌之復甦賊鑄擁而至脅之降罵不絕口舁至縣中罵益力遲數日度不能屈遂殺而投諸河其時浙

撫黃中丞聞祁變急馳數輩至祁用間計退兵賊聞之膽落遂潛遁至二月初六日退清太守初八日自郡城帶兵啟行十一日至祁門遍覓魯泉之尸不可得有漁戶數十人焚香祝天誓必得縣主之尸以報德政太守聞而予之金大笑却之十八日果得其首於祁河之下游時已閱二十餘日矣面目如生存驗其頭面之傷凡十有三處太守率官紳設祭於城外民哭聲震野次日即腐敗不可辨紳士獻棺木十二口擇其尤善者用之家丁某復泣請於漁戶曰主人禦敵時着黑紡綢羊皮綁腿繫藍帶甚堅果有是必主人之尸也漁戶竟獲之於浮梁之下游

太守復以五十洋蚨酬漁戶仍大笑却之且私相對泣曰賊來不滿三百人使早得兵勇數百人守祁門則吾邑不遭蹂躪官至今猶令吾土也吾儕小人之沐浴膏澤豈區區五十洋而已哉太守遂以克復祁門通稟而魯泉但以死於城下報聞後迫於公論詳請更正而事已入奏遂成初爲之蘭亭矣魯泉之親丁來婺余細詢其曲折又錢塘許益齋增隨太守至祁門備聞魯泉之所以死并目睹魯泉之面目如生一一向余道之是以詳著之如此魯泉名治江寧人丁酉舉人

外史氏曰昔文文山先生服腦子不死絕食八日復不死卒授命於燕都之柴市魯泉何先後與之合轍也豈天之所以困苦忠臣者恒不遺餘力哉魯泉上其書伯母之夜召其姪桓謂之曰吾有官帑千金寄鄉民某某家汝速去冠平之後當爲吾獻之太守遂解交藩庫人以是頌魯泉之清夫魯泉捨生取義何有於區區之千金然現今南省未破州縣其所斂於民之捐餉及徵收之錢糧往往藉端開銷私充囊橐其既已破殘者莫不挾貲而逃其中豈無讀書之士何賢不肖相去之遼絕也魯泉無子以其姪之植爲嗣今姬人匿於休甯之鄉間聞其方娠將娩人莫不望其震來之得男余謂得男固足慶即非男亦何足

悲也昔家存古先生有言忠臣之死俎豆千秋豈屑與凡民春露秋霜爭此麥飯雞豚之祭哉然則聞魯泉之風者可以興矣

記益友胡竹邨先生事

炘幼失學年十六先君子自京師歸憂形於色明歲乙丑攜至新安訓導任三月三日從許子含夫子讀書問以昔日所業僅了四書經文注一字未讀夫子笑頷之炘媿悔弁至盡兩年之功讀完五經弁四子書注十九歲入泮僅解制藝層次而已竹邨先生長余九歲爲名秀才肄業城南書院先君子絕愛重之恒往來於學舍一日問以讀注疏之法荅云君空腹五經不能盡舉其詞何論九經三傳弁十三經一部注疏誥如烟海從何處下手不如從時文貪生活計以圖食餼較爲易易炘再三固

請告以江愼修先生鄉黨圖考原原本本羅列注疏四書中之典故略備可細讀之以爲他日讀注疏之地於是遂取鄉黨圖考用硃筆點勘遇引注疏處必查注疏原文全閱研究再三疑義不少復就注疏中所引他經訓釋參互考核漸有新獲蠅頭細楷錄於上方俟先生至出以就質先生驚謂曰君讀書不苟且有慧心其精確處卓然出人意表愼修宿儒不得專美於前矣炘聞之益自喜讀之不輟由是讀毛詩注疏次禮記次周禮次儀禮以及羣經皆自先生啟其端也先生端方嚴毅面折人過不少假每月必謁先君子數次見炘則問以近讀何書有何心得倘不能置對則作色規繩之遇語途必問所之倘赴朋友宴會則曰少年酒食徵逐徒廢時耳學舍旁演劇偶往觀之聞先生至即返先生舉三字經誡之曰勤有功戲無益此發蒙時即讀而忘之耶其嚴切類如此自丁卯至己巳三年中受先生之益不可勝數已巳春先君子延先生主余家令諸弟受業朝夕尊經閣上相與縱談學問恒謂炘曰人生精力盡在三十以前倘至三十經史不能通曉過此以往兒女仕宦之懷紛錯旁午無復望其有成矣炘聞之悚然是年冬先君子奉先祖母回養當途庚午先生舉於鄉詣太平塡親供留先君子南山艸堂

中數日自是居京師每月必寄書先君子書中必問炘學業精進否間與炘書必告以都中所業諄諄如在新安時戊寅炘中江南副車己卯入都先生已成進士官戶部凡京中名人與先生交者皆引炘見之復爲之分別其性情趨向使不迷於結納又延炘主於其宅與之商推古今先生爲人廉介絕俗不可干以私假照案發牽連罣吏議自是南歸無復有仕進之志矣先生長於考據儀禮一經用功尤深病賈疏疎舛遂重疏之稿本甫就而先生歸道山炘平生諦嗜朱子之學先生不以爲迂反獎勵之然先生性情終與漢學最近其制行之端方得之於天

資非有講學之力而炘自未冠以前失學之後知奮力於經訓皆先生誘掖之功居多呂榮公曰人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先生之益友今世又曷可多得哉秋冷宵深燈下記此以爲吾子孫勸使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凡拍肩執袂便辟善柔之友皆損友也嚴氣正性勸善規過之友皆益友也日與損友交而求其有益斷不可得日與益友交猶患其有損亦必無之事倘余過竹邨先生而不能受其規勸雖先生亦奈之何哉

薛谷村夏氏義倉記

薛谷村之有義倉　先君子之所經營也我夏氏自明末遷居是村戶不滿二百世以務農爲業秀而士者不數家其農戶又大率貧苦不能自給其衣食足稱飽煖者不數十家每當春夏之交耕種之節類舉倍稱之息以乞粟於涇旌之富商乾隆五十年乙巳當歲大旱赤土不毛其春夏所貸之粟秋收而償之類以四五石而償一石族之人益病先君子與族人謀籍祠中祭田所出除供給春秋享祀外專意節省以爲積穀之計後數年年益豐粟益賤所積益多共得穀三百石置以爲夏氏之義倉祠中之族長與六分之房長共司其出入每年春夏插秧之候以其半貸耕之不足者多或四五石少或二三石每石加一斗一升起息及初秋之際又以其半貸斂之不給者其起息亦如之每歲可得息三十石年終即以三十石者周給族之孤寡老幼不能出息領粟者其每石一升以備鼠耗不使三百石歲有所增其與朱子之社倉意同而法不同也行之數年族人以爲便鄰村聞而效之者益衆嘉慶改元以後歲歲大登族人有議增者而先君子固執以爲不可族兄佩朝慨然出百石以益之於是乎有四百石先君子以書諭之曰吾豈不知朱子之社

倉初起六百斛及慶元之初年積至五千斛哉大凡天下之物少則守之也易多則守之也難守之易則敗之必難守之難則敗之必易吾閱天下之事衆矣未有不以多敗者也由是族人不敢議增道光三年癸未嘗逢大水族人不能償義倉先君子自新安寄書爲族人立法以農之山澤爲償之等差山農則盡償之澤農則盡弛之其農之兼種山澤者則半償而半弛之族人奉令維謹其收穀若干石族中復稱貸以補其不足明年春貸粟如故其弛者以三年分收其本而民力裕如先君子又與族之稍有力者捐輸以平糶是以我夏氏之族有饑饉而絕無

餓莩也九年己丑先君子棄世越一年辛卯大水越十年辛丑益大水炘與族人皆守先君子之成法回思我族建設義倉以後鄰村之效法者不少數或一倍再倍且三四倍之今屢遇凶荒蕩然不見一石之積而我族近六十年所謂四百石者猶歸然獨存固族人奉行之謹皆先君子深思遠慮之所致也炘老矣懼後人不知創之之由與守之之法且久而或至於怠且廢也爰記其事以詔來者至於四百石以外再籌數百石存而不放以備凶荒之補數免致臨時乞貸爾縫之苦或亦連荒變通之一法先君子之所首肯然族中窘於洊飢無可爲策余小子又官卑俸薄雖有志焉而未逮也

薛谷村夏氏育嬰堂記

我族育嬰堂者爲救溺女之惡俗而設　先君子之所經營也蓋當塗爲濱江窮邑民恃農以爲生農夫之性類儉嗇褊急而不明大義儉嗇則恐遺嫁之粧奩耗其生產褊急則恐乳哺之歲月遲其弄璋是以忍心悖義而爲溺女之事習以成風恬不爲怪先君子以爲欲變其俗莫若因而誘之以利蓋其性儉嗇而褊急者其人無不貪利者也所貪之利不必大即數金之微亦農夫終歲勤劬之所不易得彼不能忍而不取於此則必能忍而稍緩於彼緩至數刻而不溺則終無溺之之事矣然先君

子家不及中人之產食指浩繁左支右絀終歲常有岌岌之勢嘉慶乙丑赴新安訓導任節省恒產所入得白金二百金詒書謀諸族老族人素感先君子之誠相與捐白金以佐之共得五百餘金選族兄太學生吉先司其事其時年穀順成風俗樸茂人心鮮虛詐之習吉先爲族中誠篤長者以此銀權諸子母歲可得息六七十金立爲條例凡貧苦之家生女三日詣祠告知滿月之後給銀四兩其或自乳或付人爲養媳聽其所便由是我族無不育之女矣後以經費不敷先君子與族人先後結邵公會駁局以濟之又約七八百金不意道光改元以後陽侯肆

威連年不絕至辛丑之水爲二百年來未有之災向來權諸子母之銀皆化爲烏有堂中僅存納債之圩田二十餘畝歲無所出雖減半以給而不能支也吉先兄亦已棄世族人舉簿而屬之炘曰此子之先君子之所經營子其仔肩斯事可耳炘不得已受之張空拳以拯苦海者又兩載癸卯秋炘赴婺源教諭任捐本村高腴之山田二十畝壹分四釐入公歲可獲租四五十石以爲長久之計復以其餘屬諸叔安四弟迴來歲漸有秋堂中之經費裕如矣嗟乎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其不忍之心而已矣夫親莫親於父子男與女皆子也古者喪服出嫁之女子子

降男子一等至於長中下殤及以日易月之殤男與女皆無異今以儉嗇褊急之故致忍於父子之間而不顧尚得謂之有人心乎先君子不忍族人之忍於骨肉也以創此不忍之善舉又迫於力之不能從心區區千餘金之事與族人經營三十餘年之久艱難辛苦而庶克底於成後成之又將敗也炘復艱難辛苦捐寒士饘粥之田以濟之以視當世富豪之家揮灑千萬金而呼吸可待者其難易爲何如耶然則我後之族人與我之子孫其無忘前人之艱難辛苦而復兢兢惕惕使不至於廢墜是則前人之所深望也爰記此以詔來者

小浮橋夏氏育嬰堂記

我夏氏世居當塗永甯圩之夏村小浮橋暨我薛谷村皆自永甯圩分支而來者也三村異祠而同譜故親親之誼甚篤道光三年癸未大水我村耆老捐輸平糶浮橋無捐輸之家祠中亦出積穀平糶不足則稱貸以補之其族長厚存商貸於余先是余居京師先妻陳孺氏不祿家中築塋檢其篋笥有白金三十餘金蓋于歸時父母之所與及歲時伏臘舅姑之所賜也築塋私議欲作佛事以超度之會余歸而不果余聞東坡有言吾生無惡死必不墜先妻係儒家女生十六而歸余事姑以孝聞何

待超度遂以此銀付厚存焉又六年而炘以 先大人之喪歸自吳江既小祥厚存裒銀七十餘金而來曰前此所存之銀六七年來代櫛子母今其數倍於始矣余悚然異厚存之爲人復檢奩中餘俸及束脩所入百三十餘金以益之曰吾知子可屬大事今圩田價賤子爲我購數十畝一如吾村之有育嬰堂以挽溺女之惡俗厚存許諾共買田若干畝每產一女貧苦之家給稻麥三石私溺者以宗法懲之自是浮橋村中亦無不育之女矣蓋浮橋族小而生女少田又上產租穀豐饒故經辛卯辛丑之大水而不至於廢今厚存已作古人書此以告我後之子孫使知余之所以爲此者其由來蓋如是而非得厚存之忠誠練達則亦不能相與以有成也

夏氏族葬公山記

余既治義冢於燕窩村白土山畢族中耆老謂炘曰此舉也非徒埋漂沒之棺亦以資貧苦之窶然而此骸彼骼甲墳乙冢吾惡其錯雜而無別也曷不公買山一座倣古族葬之法專備夏氏之貧不能營兆者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乎炘曰善乃購地於白土山之東俗名朱家院其山自青山左脈而下岡隴三面環抱而中特平坦背則獅子石風簸斗諸峰羅立如圍屏而朱家圩爲之案前面曠如豁如遠望洞陽諸山奇崖秀壑高高下下出沒於烟霧明滅之中又有污石易盆諸橋鎖其口以形勢而

論亦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水之穴也族人歡欣鼓舞而屬余爲之記余謂我夏氏一寒族耳戶不滿二百丁不滿一千富者鮮千金之家貴者僅八品之秩而風俗淳樸人心好義於賙族人也有貸穀之倉於救溺女也有育嬰之堂我奇生公支下嚴君又有義田之舉即如去歲大水我村中耆老捐輸賑荒運米平糶由是族之人無餓莩今又設立宗人合葬之冢吾知善氣之所薰蒸和光之所蘊蓄後之人必有爲麟爲鳳爲蘭爲芝爲黃河之水千里曲直瀰漫浸漬以潤四海爲泰山之雲觸石膚寸翼龍騰蜃以霖雨乎蒼生者抑炘又有說焉前人之所已作賴後人善以承之也前人之所未作賴後人創而裨之也夫有養必有教則有義倉義田不可無義學既恤孤亦必恤嫠則有育嬰不可無保節倘後有富貴賢能之子孫次第舉行則我夏氏之族不將與青林之山姑溪之水並長而同永也哉

遊黃山記

余己卯入都路過泰安肩輿登岱曾作記以紀其遊歎觀止矣今秋再入都由新安之黃山爲六日之遊客問余曰黃山視泰山何如余曰胚胎一氣囊括萬象巋然羣嶽之上擣首八荒之外則黃山不如泰山若夫奇峰秀石嵌空玲瓏雲霞繚繞瞬息萬變一草一木皆成異觀則泰山不如黃山大抵黃山之秀在峯其峰之奇在石其石之補筍接縫在古松之蟠屈而松與峰石之變幻離奇陰陽闔闢則雲氣之往來於其間也余七月初六日辰刻至湯口招吾友仙源陳子新甫同遊日過午新甫來

遂由湯口取徑入遠望天都峰卓立雲際而東南諸峰之水由石澗流出情漪潺湲文石錯落人褰裳支筇或行水上或傍山麓約五里許抵茅篷已覺非復人世矣自湯口至茅篷路皆平夷無甚陡險山僧進雲霧茶治麥餐畢與新甫下浴於湯泉湯泉自朱砂峰發源清徹見底水從地中湧出如蟹泛眼如魚噴沫鼎鼎乎又如濺珠走電循級而下暖氣蒸鬱深纔及肩淺可沒腹渾身如浸琉璃毬中其垢自水面浮去浴罷風於亭中杖履衣襟飄飄欲舉其時微雲四合飛雨薄灑遂與新甫宿茅篷中挑燈偕山僧談天都蓮華諸峰之勝遊興怒發竟夕不寐侵晨獨起再浴於湯泉遂與新甫攜杖登山松巖上人前導一僕夫肩行李隨其後行三四里至慈光寺山僧煑茗治飯方與新甫商遊事而烟霧陰雨微雨淋漓山僧曰自此以上路皆奇峻曷少憩焉假寐半晌與新甫冒雨登普門塔遠望諸峰盡在雲氣中或隱或露或出或沒松濤瀑聲不可名狀是夕宿慈光寺明日天氣開朗由慈光寺登山過飛來洞上天梯歷觀音崖忽見片雲自老人峯起余與新甫懼雨至健步直前至老人峰旁憩崖石下其雲初起如兜羅俄而迴合瀰漫盈山溢谷余與新甫松巖及僕夫危坐雲或摩頂而過或穿足而行或觸背而散

或撲面而去或生兩腋或抵兩膝耳目口鼻毛孔百竅無一非雲栩栩然冉冉然不自覺身之非雲而雲之非身相噫嘻奇矣天稍霽急前行穿雲巢卧龍諸洞皆大石欹側掩覆盤蓋人行洞中匍匐而進怪石撑拄摩胷及頂罅隙之際微露天光漸行漸明豁然開朗則見諸峯壁立秀石筍植古松槎枒翠竹掩映覺五柳先生所記桃源有此幽勝無此奇妙也自是而上路皆險絶盤紆曲折五步一停十步一卻足力爲之疲矣文殊院山僧俯覘下有客至攜茶坐待於蒲團石上余與新甫如得甘露飲數杯喘少定新甫曰是不可以久留也復行入蓬萊洞出一

綫天小坐遠眺又黃山一大奇境也蓋蓬萊之石高數十仞凌空突起拔地插天鉤連拆裂秀削詭譎而遠望諸峰之石立者卧者平者銳者正者欹者端矗者偃仰者如笏之搢如衣之褶者如垂天之雲自空而墜如淬水之劍拔鞘而出者成僊形者成佛形者成鳥獸魚鼈花果草木形者幾幾乎目不暇給矣自蓬萊而上爲文殊院普門和尚所開闢黃山諸峰所湊聚也背爲玉屏峰高數十丈前爲文殊臺古僧趺坐之迹猶存焉左則天都峰直衛如幢幡天都前爲根雲峯有大石如鼠作勢欲上俗名松鼠跳天都乾隆間雷斷其尾朱竹君學使鈞遊黃山命

土人程姓者負大石至頂補其尾學使笑曰汝眞海馬也海馬之名自茲始矣右有蓮花蓮蕊二峰如花初開如蕊欲吐眞奇觀也前面下臨千仞廓如豁如桃花未砂疊嶂各峰以及新安池陽諸山羅拜其下以晚霧不能盡覽是夕宿文殊院中更餘睡醒輾轉不寐見牕櫺有白光疑爲黎旦開戶視之則新雨初霽鉤月在天策杖坐文殊臺大石上見三十六峯微茫浸蟾魄中萬籟俱寂心氣澄清朗誦天台山賦及遊仙招隱詩數遍而返侵晨未起僧忽報曰雲鋪海矣急起掩襟至文殊臺但見一白萬頃雲氣飛騰奔湃浩蕩汪洋恣肆其孤雲特起也如輕颿之飛其層雲起伏也如巨浪之沸其四面奔赴也如江漢之朝其峰石隱見也如豚魚之翻而尤異者澗谷流泉鏗訇海底鬱鬱作龍吟鼉吼之聲余與新甫注目凝眺如夢如癡噫嘻天耶水耶雲耶海耶吾烏乎測之耶造物之變態其至斯極耶吾與新甫其眞坐天上耶抑猶在地中耶俄而天風鼓盪雲皆歸壑如水赴墟頃刻之間萬峰畢露吾與新甫目眩皆迷莫測所以悄然步雲梯而下相與驚奇詫異得未曾有而已晨飯畢梅顛上人擕雲霧茶提竹爐與余遵蓮花峰頂下飲蓮花泉而歸午後大雨次日復雨悶坐文殊院中然雨稍止猶與新甫撐繖看

山往返不下十有餘次十一日五更僧自門隙呼曰天晴日出矣余急起與梅顛踏獅子石上見東方混茫中旭輪湧出大可畝許海水日光五色射目梅顛曰吾昨於佛前爲君祈晴今日佛放大光明開大世界生大歡喜君以爲何如余笑而應之迴見蓮花蓮蕊二峰照灼如生嬌紅欲滴一蕚一瓣自成奇姿余鄉本水居見初日芙蓉多矣未見若斯之盛者也是行也新甫以貪睡未去歸述一過爲搤腕者久之余猶欲至獅子峯踏光明頂而下梅顛曰獅子峰爲山背文殊院爲山面遊山者自背而面步步引人入勝若先至文殊院則獅子峯不足觀矣余然

其言且貪浴湯泉遂循故道而返一路所見與登時又復不同大約黃山每有一石必有松嵌之每有一峰必有數十株松護之其松不階寸土懸生石縫倒掛橫拖無一不異淺毛長髯龍鱗虬幹塵世間未嘗覩也過老人峰數里迴顧老人猶屹立迭客若恐賓之反顧者下浴湯泉窮日之力而至山岔宿新甫店中更闌夜靜樽酒論文新甫曰泰黃之景子曷以文狀之余曰泰山包蘊富有氣象尊嚴如讀尚書周官孝經論語令人生敬生畏黃山奇變巧幻應接不暇如讀左國史記莊列離騷令人生愛生慕新甫曰善哉乎言文也余不及登岱顛而已恍然置身於其間矣既別新甫舟泊湘灘遂次第之以爲記

景紫堂文集卷之十

當塗　夏炘　弢甫

與王絅齋編脩爌書

承詢及爾雅釋訓蓁蓁孽孽戴也郭注云皆頭戴物作何解按說文分物得增益曰戴戴從異𢦏聲異分也增益者戴之本義也故曰分物得增益曰戴詩桃夭篇曰其葉蓁蓁桃葉增益則蓁蓁然盛矣碩人篇曰庶姜孽孽庶姜姪娣也姪娣增益則孽孽然多矣故曰蓁蓁孽孽戴也說文蓁艸盛貌蓁蓁則盛之中又增益焉故毛傳曰蓁蓁至盛也孽說文云庶子也古者諸侯

嫡出之女嫁於諸侯爲夫人庶出之女媵於嫡女爲姪娣諸侯一娶九女一夫八姪娣孽不一孽其數增益故曰孽孽也爾雅說文毛詩所云義皆符合此皆戴字之本義也引而申之凡物增益於上皆曰戴孟子不負戴於道路矣戴在首謂以物增益於首也詩毛傳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碔謂土山之上增益有石謂之崔嵬石山之上增益有土謂之碔此皆戴字引申之義也郭景純注釋訓不明戴之本義而釋之曰皆頭戴物可以釋孟子負戴之戴不可以釋爾疋蓁蓁孽孽之戴幸有說文可以得戴之正訓未識博雅以爲何如

與胡竹村舍人論燕寢書

尊著燕寢圖考一書細讀三過精思卓識足爲鄭氏之功臣疑問中據斯干箋謂鄭氏注禮時以人君左右房釋正寢疑出傳聞之說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箋詩已明言之當以此爲定說鄭氏復起不易斯言矣卷一中辨析正寢燕寢根據禮經瞭如指掌如辨賈氏宮人疏諸侯燕寢當有三側室不在燕寢之中辨孔氏內則疏左傳趙有側室曰穿之側室是對適子爲正室非以居側室得名辨孔氏隱三年疏太子是長子故處於東宮非以對君在西宮而名東宮辨內則父子異

宮是異燕寢非異正寢辨賈氏士昏疏鄭解大門爲增家大門外者對婦家而言非謂增別有大門卷二中辨孔氏內則疏大夫以上與天子同庋食于閣非謂亦於夾室辨左傳豎牛實饋於个是疾病處正寢辨士昏禮陳器之室及同牢之室俱是燕寢非正寢皆精確不易至辨斯干詩西南其戶謂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辨天子以下燕寢東房西室者室向東開戶而入於房房向南開戶而室有牖無戶皆於經注無所見謹就鄙見所及錄之於左以俟採擇焉

尊著云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

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

案此說經注皆無所見李氏儀禮釋宮云寢廣以室爲主故室中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皆言房以別之所案李氏此言證之禮經無不符合即以昏禮而言媵侍於戶外呼則聞此戶指室戶言夫婦成昏在室又云尊於房戶之東則特言房以別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坐奠爵承上房戶之東而言不言房戶省文也若室戶東向房開房戶南向堂開是房戶專得戶名而室戶轉不得爲正戶矣遍考禮經門戶之制未聞有如此者即漢以來說經之家亦未聞有如此說者不如闕疑爲是

尊箸云天子燕寢之室在中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北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

案在南而較西語意不甚分曉解經當直截了當一豪含糊不得詩君子陽陽疏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燕禮司宮筵賓於戶西東上則諸侯路寢之戶在室之東無疑李氏釋宮所謂戶東而牖西是也爾疋戶牖之間謂之扆郭注云窗東戶西參攷衆說無戶在室西之制若云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恐當日詩人止詠天子燕寢耳豈必以諸侯大夫之燕寢相與比類而云云乎

尊箸云是室一南戶爾者謂室與左右房無戶以相通也

案鄭注上下文義謂宗廟路寢皆每室四戶燕寢只南一戶不比宗廟路寢四戶非謂室與左右房無戶以相通也又案西南其戶當以江氏愼修與南東其畝相類之說爲是西南當分讀不當合讀故鄭氏此句亦分開注之一則曰西其戶者再則曰南其戶者語氣明明可見若必以西南隅東南隅之例讀之非惟與經不合亦與注不合矣另有說詳後

尊箸云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尊於此蓋正

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房戶以東逼近序牆爲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室房之西地直至堂南北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容尊即此可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

案以昏禮同牢之寢爲燕寢確當不易以大夫士燕寢無東西房亦精極至謂設尊於房戶之東因東房西室得有餘地以容尊鄙意竊以爲不然考賓主行禮之尊皆于堂上陳之鄉飲燕禮諸篇是也賤者之尊則不設于堂上大射尊士旅食于西罇之南罇在阼階西遠於堂燕禮尊士旅食于門西又大射尊於大侯之乏之

東北兩壺獻酒注云爲隸僕人巾車糝侯釪侯之獲者特牲尊兩壺於阼階東注云不酌上尊卑異之是也昏禮以室爲主夫婦之尊在室中北墉下其房戶東之尊贊酌以自酢與酌以酳媵御之尊賤者之尊也猶之大射燕禮之上尊設於堂上其士旅食之尊設之於鑄西門西也至于不於戶東者爲其遠尊特牲之尊在戶東不於房戶之間者賤無與爲賓主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不於房戶之西者房戶之西爲房外出入往來之地不足容尊故尊于房戶之東古人一器物之陳皆有精意存乎其間豈必因東房西室始有餘地以容尊乎

尊箸云又經云主人出下云主人說服于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出卽云主人說服于房無入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是知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東開戶明矣

案由房入室之說經注究無左證學者生千百載後凡已有所見上者於經有的據次則於傳有的據次亦必於先儒注解有的據始不失說經謹嚴家法且不開後人杜撰之端如此經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以鄭氏房東室西之說證之室與西階正相直升西階卽入室戶經文本直截了當若升階之後又折而東入于房戶由房戶又折而西始入室戶求之于經實不然也至於下云主人出謂出室戶也主人說服于房則入房戶可知下又云婦說服于室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主人入則入室戶又可知入室戶則出房戶又可知互文見義質簡而該不必室無戶而房有戶也

尊箸云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下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寢也古者宮室之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居常在奧矣居奧而當戶是亦室戶在

東之明證也凡居奧必東面儀禮每云席于奧東面鄭氏解當戶爲嚮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但未明此爲燕寢之制耳

案曲禮玉藻之文不必牽合爲一家以父爲尊室以奧爲尊奧尊者之所處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合下坐不中席云云專指爲人子者而言至於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君子所指者廣不必專主爲人父者言矣則又當別論古者宮室之制與今人不同古人屋五架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廇後楣以北始爲室與房去前簷甚深牖之取明有限故鄭注以恒當戶爲嚮明其說本精確不易江氏不以爲然甚失經意古人居常亦必讀書當戶嚮明正所以

便于誦讀若必如江氏所云終日閉戶坐於密室之中古人當不作此老僧面壁事也曲禮又云戶開亦開戶闔亦闔可見古人必不終日閉戶如江氏畏風寒之說也且今人之戶接于簷下春夏之間尚不閉戶而坐何況古人入堂深之戶而畏風寒若此之甚乎至於儀禮席于奧東向此士虞特牲少牢之祭神坐也凌氏次仲所謂凡室中之神坐東向南上是也儀禮曲禮玉藻三經各自爲說儀禮言神坐曲禮言爲子者之居玉藻言凡君子燕息之居混合爲一以求伸室戶東向房之論似涉牽强

尊箸云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入門升自阼階

立于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云卿大夫之室惟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按妻當處于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又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房乃得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矣

案古者房與室相連而室爲燕息之所凡婦人行禮于堂皆先俟于房中特牲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又云盥于房中又云主婦洗爵于房少牢主婦薦自東房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記又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毋南面于房外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公享之穆姜出于房再拜是婦人行禮於堂皆先俟於房之明證也三月見子之禮大禮也經上文云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可見沐浴衣服以後妻即立于房中以待俟夫入門即由房以出若未入之時妻仍在室俟夫立于阼階西妻始由室出房古人事夫如事君當不安褻若是之甚也至于不云出房自房出而云出自房則尤古人行文通例少牢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不云出東房而云自東房又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不云出東房而云出自東房若與此同一行文常例不必自室出房始謂之出自房也

尊箸云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

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史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據此文至于房中然後入御于君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入室必由于房諸侯之燕寢亦與士大夫同也

案尚書大傳雖古書而此節頗不可信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三狄皆祭祀之服鞠衣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是后之朝服展衣御王及燕居之服褖衣以此差之諸侯之夫人朝君服褖衣御君及燕處別有私服詩瀚汙我私薄瀚我衣箋以六服爲

公衣別有私居之服爲私衣 不服褖衣矣大傳云釋朝服襲燕服豈后御王未息燭之先猶服展衣既息燭之後始服褖衣夫人御君未息燭之前猶服褖衣既息燭之後始服私服乎何與禮經之不合也且婦人無說服于房之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婦說服于室蓋室者燕息之地也男子之服尊故說于房中婦人之服褻故說於室中大傳后夫人說服于房于經亦無所見周禮太師小師諸職亦無奏雞鳴之文燕寢褻地雞鳴之時卽令太師奏階下于情亦爲不合大抵此等古書有合于經者取之否則闕疑可也

尊著云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按此室卽燕室說文云側旁也燕寢不正向堂開戶而在旁開戶故云側戶是亦室戶在東之一證也

案古者疾病居適寢不居燕寢檀弓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旣夕記士處適寢注有疾乃寢於適寢是疾病皆居適寢之明證也君視疾亦必于適寢之中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注謂君來視疾之時案上文云疾病內外皆掃旣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齋衰者皆齋下乃云疾病內外皆掃則君視疾在適寢無疑尊君之於崔杼豈可繩以禮制卽云在燕寢之中亦無不可但下文云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此門當是寢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以禮經之制論之無論燕寢無臺卽路寢之中亦安得有臺大抵春秋之時世道衰晚不可盡繩以禮制況悖亂如崔子者乎左傳所謂登臺所謂側戶皆當時便安之制取以釋經似爲未的

右鄙見所覩及者皆詳哉其言之矣總之尊著以鄭氏注禮爲未定之論箋詩爲大成之學的當不易至謂詩西南其戶爲在南而較西尚未深得經與注之意謂東房西室者室戶開向房

中室只有牖而無戶于經注皆無所見恐開後人臆斷之漸炘細繹注文西南其戶之句當分解不當合解注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鄭意蓋謂東房西室者室戶東而牖西左右房者于西有一房戶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注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亦南戶耳蓋謂路寢宗廟每室四戶燕寢之室是字指燕寢只一南戶無東西北三戶也未知是否至于東房西室之燕寢仍宜從先儒房戶室戶皆向南開之說爲是

再與胡竹村書

炘前獻芻蕘之言只求辨別是非不敢自以爲是乃接奉手函深蒙聽納至書中猶未能釋然于西其戶者一條竊謂此條雖古奧然舍炘此解亦別無可解之法蓋記禮者與詠詩者不同記禮者必嚴立體例既以戶專屬室戶不得不另言房戶以別之詠詩者見天子燕寢有左右房較之東房西室者于西有一房戶故詠之曰西南其戶不必專以戶屬室戶也且經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燕寢以室爲主故曰築室下卽繼之曰百堵室豈有百堵之制是明兼東西房序在內矣鄭復箋之曰天子之

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是明明以戶屬房戶無疑鄙見如此惟閣下酌之若以西戶屬室戶則未聞古有此制也

答汪孟慈員外喜孫書

昨日到京始聞太夫人之喪未及弔唁承遣問辟領負版孫男有否及易衰朝廟之禮具見孝子愼終不苟之意炘案凶服異於吉服者三衰也辟領也負版也三者統謂之衰古人五服以及疑衰錫衰皆有之後世惟孝子有衰殊屬非是

本朝喪服一仍有明孝慈錄衰之名不改則是亦有衰也孫男之服係齊衰期安得無衰乎古者布之升數極詳自三升以至十五升具有成式斬衰三升既虞卒哭以後受以成布六升今布之升數不講或卒哭以後受以粗白布亦無不可至於朝廟

之禮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但古人祭祀夫婦親之今世惟顯宦之家始有家廟餘皆祭於寢室同族之人統一祠堂其祭也男子與而婦人不與故先嚴之喪朝於祠堂而後葬及先妣之喪卽不復朝曾見如此祈閣下酌之

又答汪孟慈書

承問大夫士無主之說炘向居先妣憂時於此事蓋嘗細思之喪禮未葬以前有重既葬以後有主皆所以依神也大夫許其作重立廟而不許其立主於義何居康成見特牲少牢有尸無主遂以爲大夫士無主此康成之解經小心處亦卽康成之解經拘滯處祭以尸爲重故不言主非禮經有士大夫無主之明文也左傳使貳車反祔於西圃是大夫有主左傳有明文又何休公羊文二年注引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今士虞記無此文蓋逸禮也是士有主逸禮亦有明文許氏說

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較之束帛依神結茅爲蕝不信而有徵乎此姑不具論凡禮必依於人情有廟無主是空廟也古人殯尸於階猶必題明旌曰某某之匱豈有堂堂宗廟之中而無題識之主乎束帛依神近於後世之魂帛結茅爲蕝近於從葬之芻靈似非先王制禮之意也

答胡文甫紹勳書

承寄尊箸四書拾義兩本閣下精於故訓聲音之學故能發前人所未發其尤妙者如鄉黨篇短右袂一條自孔注解爲便作事而聖人之衣左長右短幾於服之不度尊箸以右非左右之右據說文又手也兼左右而言足決千古之疑矣炘案經云右袂卽世俗所謂手袁也褻裘卽深衣之裘短右袂者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袁而言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袁元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袁紋衣以裼之康成不言袁之制度其注長中繼揜尺云長衣中衣繼袂而揜一尺若今袁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

知古人之袁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袁頭也康成去古不遠漢時衣袁皆繼袂之末揜餘一尺與古無異故注玉藻不言袁之制度及注長衣中衣恐繼揜尺之制不明故曰若今袁矣舉漢法以況之也惟深衣有緣無袁若今之齊袁袍故襲裘亦無袁其制較有袁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此亦未經人道者特因閣下之論而觸發之耳又述而篇申申一條馬注以和舒總解申申夭夭尊箸據顏師古漢書注申申整敕之意以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合之爲恭而安何其精鑿乃爾炘案說文申體自申束从臣自持也卽整敕之意又申申夭夭皆就人身取象申中丨象人身旁臣自持其身申卽古之伸字

天說文屈也从大大象人形象形是申申天天言聖人燕居之體伸屈得其宜也申束近於敬天屈近於和笑字从天諧聲中有義非聖門弟子小學之精不能形容至此餘亦多精確之言其必傳無疑也

與程季超教習論海陽之學書

海陽與星江接壤風氣迥殊而學術亦異星江自朱子後代有傳人無敢誦言議朱子之學者海陽則自元末趙東山對虞道園江右六君子策始合朱於陸及明中葉程篁墩道一編出益暢厥詞

本朝戴氏東原作孟子字義疏證謂朱子與楊墨老莊釋陸爲一而理性天道等說遂別闢新義矣昨於濂溪磨小澗茂才處見李臨川朱子晚年全論一書推朱合陸影響附會專爲學部通辨報仇而作其言與戴氏異轍而皆譏則同臨川先生亦休產還江西甫再世世傳海陽之學多與紫陽異不信然乎然先正陳定宇倪道川汪星川施虹玉諸大儒又何以稱焉可見人之爲學在乎辨途之正而不由於地氣之偏明矣足下居京師與名公卿遊見聞日益開擴近館羅椒生通政宅中通政蓋爲朱子之學者庶幾相與切磋以有成也

與黃茂才叔充彥輝論深衣書

尊著深衣考誤辨正一書其精者莫如對襟之說炘已作疏證一篇以發明之矣至墨守家禮孔疏六幅皆交解之說似猶未確江氏之書所以爲羣儒推服不敢置議者全在裳中四幅正裁旁幅邪解能破一切轇轕與經文衽當旁一句妙合無間不僅七尺二寸合於晉中之數也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似同於疏家六幅皆交解之說然鄭注明云衽在裳旁者也不得以偏詞害其正意炘竊攷古人之衽不一皆指在旁而言無有以居中爲衽者一爲禮服尺有五寸之衽此在裳旁者

一也一爲裳開處交結之衽生人右斂衣左此在裳旁者二也一爲深衣邪幅之衽此在裳旁者三也推之喪大記之三衽三束亦以棺旁得名衽無有屬正中者劉熙釋名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斯爲的解矣不特此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云衽裳際所及交列即裂字者也鄭注裳幅所交裂也本此左傳成十七年杜注衽裳際是漢魏晉以來經師皆以衽屬旁不屬中之證也如必以疏家六幅皆爲衽之說爲然勢必以向外解在旁於古未聞有此訓也

幅廣二尺二寸見於漢書食貨志後魏書亦云舊制人間所製布絹幅廣二尺二寸四十尺爲一端鄭注鄉射記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是漢時之布廣二尺二寸其製衣折縫一寸也古幅不可考然禮經云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又大夫以上侈袂士取其正方謂之元端正方者謂衣與袂皆廣袤二尺二寸也鄭注司服元端云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疏家不能分析以致江氏慎修鄉黨圖考中駁注廣袤等云各去邊幅二寸爲縫實得四尺審如江說則不得云廣袤等矣按古者衣四幅皆用整幅袂屬幅者袂接衣之縫線使相著不折削一寸爲縫袂與衣皆光邊袂既不削則衣亦不能獨削若削衣而不削袂則一厚一薄不便聯屬矣又衣用對襟有內外各廣寸半之緣則衣幅靠襟一邊亦不用削如此則衣與袂廣袤皆二尺二寸故注云廣袤等也惟衣之背面督縫交接處則各削一寸爲縫喪服記中所以有凡衰外削幅之文也督縫既削幅則較前面狹二寸今世製衣背亦必稍狹於面其古之遺制與是以鄭注喪服記裁布之數皆不計削幅與

注射侯巽非竟忘却削幅也然則古尺亦廣二尺二寸與漢時同萬無可疑深衣用布二幅爲身加左右袂之兩屬幅共廣八尺八寸中人伸兩臂廣八尺曰尋斷無不足掩手之理人肩之下肱肱之下曰臂肱臂之節曰肘肱與臂長各不足一尺段氏說文注云長一尺二寸非也以袤廣二尺二寸之袼與袂計之故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也凡古人之制皆以中人爲度如有極長大之人則古幅容有一種稍濶者淮南子天文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或不必拘以一律也若必以爲廣二尺去削縫二寸實得一尺八寸恐無徵不信於古未之有考也

十二幅之制注以爲裳六幅分爲十二幅家禮及江氏皆宗之今雖未能見其必然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也蓋深衣之衣用布四幅與禮服同所異者裳耳禮服之裳說禮家以爲前三後四其七幅惟深衣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亦未可知析向以爲衽不在數細思之實無左證不敢自信至以裳所破爲十二者仍爲六幅又添兩袂各二幅以湊成十二幅之數經明云袂屬幅何嘗有兩幅乎鄙見仍以舊說爲是

續衽鉤邊鄭氏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此鄭之解續衽二字也可見衽在裳旁不在正中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則左右皆屬連之與禮服之右衽異矣又注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此鄭之解鉤邊二字也漢之曲裾今無可考漢書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據如淳之說則曲裾之制與禮服或殺而下之衽同制以一正幅邪裁分作二幅寬頭向上狹頭向下其向下之狹頭若鳥喙之鉤故曰鉤邊又若燕尾故曰狹若燕尾兩旁前衽皆綴一幅向後而垂之左右交相委輸故曰後垂交輸也疏家不明其制以爲一旁有一旁無江氏又生出象閏之說不及如淳之說爲確實著以續衽屬光邊鉤邊屬毛邊非是

與某書

足下博聞强識而染於近世戔戔之習好議先儒之非竊以爲讀書之法當明大體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自古聖賢爲學之規模如此孔子大聖也成春秋維王迹誅亂臣賊子孟子以抑洪水驅猛獸與之比烈者此也至於襄公二十一年九十兩月二十四年七八兩月連書日食攷之推步斷無比月而食之理

此係魯史之誤無疑夫子存之不改者以非春秋大義所在故耳孟子亞聖也道性善闢楊墨黜霸功以崇王道使孔子之道得明於後世韓昌黎稱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至於淮泗入江與禹貢不合冠禮父命與儀禮不合此係著述時引用偶未詳究亦以非全書大義所在故耳朱子生濂洛之後力肩道統出學庸於戴記拔孟子於諸子升論語於十三經而爲四書又爲章句集注以闡其蘊元明及今家弦戶誦人人得聞孔孟之傳黃勉齋稱爲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也至於制度名物沿舊說之陋者亦有之矣後人往往毛舉一二細誤肆意排詆果爾則連書日食遂可以不知推步爲孔子病乎淮泗入江遂可以不讀禹貢爲孟子病乎是以學者讀書當明大體

與定海王薇香 式三 明經書

恭讀大箸論語後案兩册雖未窺全豹而其纂述之大旨已得聞其梗概矣先生博學精思自漢宋以及近人之說靡不搜羅辨別擇善而從以自成一家之言誠不朽之盛業也書中云余平生服膺宋諸儒之說令弟敘云余四兄於程朱諸子所箸之書徧讀之而徐悟之則今日能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與歸夫程朱之釋經雖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盡得聖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大莫大於性道諸說於性道諸說而不得何以爲程朱金谿姚江之餘今時已息而孟子字義疏證又復肆其

詆毀不謂精博如先生而亦偶有取於其說也又程朱雖未能便是聖人然皆顏曾之侶王佐之才使其得位行政皆可以制禮作樂復三代之盛古之一名一物無關重輕者朱子多因仍舊說至於郊禘大禮非聖人不能作非亞於聖人者不能心知其意程子謂魯之郊禘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義蘊宏深於此等言而可駁則亂臣賊子接迹天壤矣周公身爲王臣與孔子異代師表何得比而同之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定在伯循不過一得之智而大賢聲入心通沛然莫之能禦所謂集諸儒之大成也遍檢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有一語及天祭法禘在郊上自魯及稷立文順而下之他經則皆郊在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爲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書非左傳可比即禘郊不過繭栗亦與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徒御不驚蠶者也同一文法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爲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爲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又注經當謹嚴而論語爲聖人之遺言尤當謹嚴千乘雖有二說而八百家出一乘非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不能容毋論左傳孟子王制無出百里之國即以論語證論語如由言千乘求即言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又夫子千乘之國與百乘之家對言皆其的據則周禮之說闕疑可也以上皆犖犖大者有所不安於心不敢爲坿和靈同之見炘竊謂論語一書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見仁見知原不妨各抒心得但其宏綱大義不可有違庶幾能繼往聖之心闡先賢之蘊而示後學之正軌也相去千餘里不能北面請益謹獻其疑於左右惟先生察之

與胡瑚卿茂才論學書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夔書書通辨一書顧亭林日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爲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最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窾奥而抉朱學之所以然前編中下卷雖是此書眉目然當時羅文莊與姚江書已發其端通辨特因以益致其精惟前編之上卷竊不滿於心以爲清瀾陳氏尙爲異說所蒙耳何以言之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

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爲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槩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時爲許順之作存齋記以心字立論既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皆汪尙書書是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者作引導故其詞特謙抑若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以前與象山未會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戴東原遂有老莊楊墨陸朱合一之說未必非通辨之言予之以口實也李氏晚年全論因通辨所譏存齋記之意敷衍成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因通辨四十以前與禪陸合之論遂謂朱子終身之學無不如是

本朝眞能爲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答秦定夔書分別與何叔京林擇之薛士龍諸書之次第較通辨爲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尙沿通辨之說是其一敝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

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楹莛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和舊說卽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功夫判然各別比而合之是緇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窮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從事並非四十以後始求之句讀文義之間也且與薛士龍書明云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而亦未有聞也答江元適書云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殊未有以自信何得專以此爲朱子之定論乎朱子之定

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竝進闕一不可未可謂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也

景紫堂文集卷之十一

當塗　夏炘　弢甫

與洪梅坪鈺中翰書

前于役貴村蒙長者維縶覓夕暢敘衷懷懇甚懇甚貴師姚姬傳先生文集向曾瀏覽一過當乾隆中年戴東原程綿莊諸儒學龐言雜之際奮然以紫陽爲宗不參異議其爲文醇而後肆洵可謂千城吾道者也閣下服膺師訓學有本原又刻小學近思錄諸書不惜工價剞劂精緻嘉惠士林誠非淺鮮朱子非一邑之朱子乃薄海內外共宗之朱子然貴邑實爲桑梓之鄉尤

非他邑可比炘履任之初拜謁享堂廡棟頹垣日就傾圮屢與當道及諸紳士言之似以爲非當務之急者獨閣下不鄙炘言慨然引爲己任且願以獨力捐修曷勝欽佩譬如衆徒共事一師其師之家事衆徒不能爲力者獨有一賢能富厚之徒一一位置裕如雖左右無方之誼分所應爲而不能爲力之衆徒有不羣爲感激者乎炘回署之後即邀貴友王起官周視內外丈量柱長短圍徑一一細核以及牌坊階砌之石工磚瓦油漆之雜料大約得白金五六千金似可竣事另有細目呈閱務望命駕來城籌畫一切俟章程既定即由學牒縣通詳周年便復

舊貫俾學者瞻仰宮牆之盛益興則傚之思鉅儒名臣恒由是出而炘之司諭貴邑亦藉是以畢灑掃之願曷勝榮幸

與胡珿卿論白田草堂襍著書

蒙以白田襍著爲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細繹之頗多轇轕不清之處如知苔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年譜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録謂庚辰爲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漸破綻實無左證不思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凡所謂餘者皆有限之辭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

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年之遠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畛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其無定見如此初注文集知苔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爲羨文可謂能具隻眼矣卻於襍著中又改苔薛書爲壬辰文集注以爲辛卯以遷就二字之不爲羨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壬辰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爲無據要之此書之羨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係羨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苔江薛二書相爲裏裏必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已丑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已丑之悟實悟於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篇皆極言敬字之眇又皆已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和舊說與更定舊說主腦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

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至戊申與方寶王書始斷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揚方庚寅録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已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爲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他如以靜爲本之說專救湖南之闕處承當自注及下文甚明而王氏以

爲未定之論苔汪尙書書專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之大老作引導而王氏以爲其詞未決苔林擇之書語意無弊而王氏以爲與白沙姚江之說相似是皆不免自生轇轕也足下試取王氏之書與鄙說細加推勘不憚反復幸甚

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

閣下爲紫陽後人之宗子四方爲紫陽之學者皆徵信於宗子之家然紫陽去今六百餘年傳聞異詞則年譜一書不可不加攷訂也李果齋之原本不可得見矣明洪武甲戌所修者汪氏仲魯爲之序正德丙寅戴氏銑又修之而名朱子實紀嘉靖壬子李氏默又重修之今原本俱未之見我

朝康熙七年有吳氏良樞所刻本三十九年有洪氏去蕪所刻本雍正三年有施氏璜所刻本乾隆年間又有婺源所刻本大氏皆因李古沖之本而增益之識者頗病其繁蕪惟寶應王編

修懋竑所輯世稱善本然炘曾瀏覽數過覺於大節目可疑者尙多關係匪淺謹摘敘其畧以求政於左右焉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襍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卽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棄其舊朱子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爲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

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戊寅再見亦未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爲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删去不思從遊十年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繫當攷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簀後始出雖其書爲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黃勉齋楊信齋黃子耕陳安卿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爲是其序載於文集其遵行徧於天下後世乃王氏忽援元應氏之說以爲斷非朱子之作遂於乾道六年下删

年譜家禮成一條此於朱子之著述大有關繫當攷訂二也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西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最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歿後呂子約潘叔昌諸公頗爲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深知浙學之弊故年譜於淳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辯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本也至於江西陸氏之學自淳熙二年與朱子會於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屢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於淳熙十二年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於十二年即以爲白鹿會後由曹立之墓表起釁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即浙學也浙學之壞實由於同甫乃必出同甫於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氏命意之所在此於朱子之議論大有關繫當攷訂三也乾道庚寅朱子葬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并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此亦必果齋之舊本後人不能憑空撰出乃王氏深疑此事非是竟全將此節删去不知

朱子表弟程允夫先生曾與朱子書云聞已襄大事遂廬墓側乃其確據又未免喪以前只稱寒泉不名精舍廬墓讀書古人行之者甚多竝非朱子之越禮此於朱子之孝思大有關繫當攷訂四也李文愍爲姚江之學年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爲私家言則於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删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死於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大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於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爲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閩本吳本俱載於年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

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偽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年譜爲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録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偽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服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爲吾道之累當攷訂五也他如年譜近思録成洪本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此亦必果齋原本詳見朱子答宋擇之書中乃王氏以爲無據一筆删去其果於自信如此夫王氏號通朱學其精博爲世所稱而疏繆者若斯之甚甚矣年譜之當攷訂也閣下箕裘家學

暇日取各刻本年譜以朱子文集語録參互審核勒成一書以惠後學幸甚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足下盛稱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爲近今之鉅製竊以爲過矣此書位置甚高自以爲孟子而後至我

朝乾隆年間近二千載無一人能明孔子之道宋程子朱子皆不免目宗亂族貽殃無窮特作疏證一書由孟子以通孔子之道不使程朱害事害政之言復行於世其所以不能已於辨者與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同爲不得已之苦心其信然乎其否乎炘非知道者何足以知疏證中之道請粗瞰鄙見之一二以俟賢者擇焉疏證謂理者條理分理之謂孔孟六經以

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凡字義至後世益加密於前如詩書中仁字皆親愛之稱至孔門始以仁包四德孟子又添說義字詩書中聖字皆明通之謂至孔孟始以聖爲絶德他如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未發已發孟子養浩然之氣皆前聖所未道宋儒之理氣體用諸說亦然但當論理之質諸往聖者或合或否不當論字之見於載籍者或多或寡今人一啓口而即曰理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宋人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理在事物處事物而當合於人心之同然始謂之理非得於天而具於心也天理即存乎人欲之中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程朱就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轉之以言理而六經孔孟之道亡云云炘按理也者萬事萬物當然之則疏證以自然者爲欲必然者爲理而不肯言當然夫欲任自然

則無所不至矣理曰必然則鮮不以意見當之者惟求其當然則知之明而處之當孔子所謂有物必有則是也程子亦云在物爲理然是理也雖庸夫孺子皆知之所以人一啓口即曰理如天下即有不孝之子未有敢說子之不當孝者天下即有不忠之臣未有敢說臣之不當忠者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豈非得於天而具於心乎性畀於天而具於心是以庸夫孺子皆可以知其知也無幽深元遠之妙故曰易知又庸夫孺子皆可以能其能也無委曲煩重之迹故曰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易知乾也簡能坤也非得之於天乎吾心苟無是理何由易知

而簡能又何以處事而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具之於心亦明矣理之在事物者柢著之理也理之在一心者體統之理也必以理屬事物而不屬之心是告子外義之學也天理者在天爲元亨利貞賦於人則爲仁義禮智疏證謂天理爲自然之理取莊子依乎天理爲說詆程朱則謂與老莊爲一言天理又不肯與莊子爲二人欲者在人爲耳目口鼻接乎物則爲聲色臭味欲縱有不必盡邪者未有理而不正者也老釋之眞空眞空指虛無寂滅而言程朱所謂理指眞實无妄而言朱子曰釋只說空老只說無御不知莫實於理判若天淵而謂轉彼以言此是文致之法也如有物焉乃老莊之說老曰其中有物釋云有物先天地程朱無是言加於得天具心之上張冠李戴不亦誣乎理字萌芽於繫辭孟子而實天下之恒言民間之傳語程子性即理之訓即藉民間之恒語以解之一啓口而即曰理豈始自程朱乎以意見爲理程朱之所深惡故格物之訓致知之補傳覩縷言之而謂程朱即其人眞辜負先賢之苦心矣至於條理分理之謂理朱子詳言之見語類不過與疏證所云名雖同而實則異耳疏證謂性者人與物之血氣心知萬類不齊之總名可飛毛走蟲蟄土魚游水之類此血氣之萬有不齊雜知晨牛知耕燕知戊巳蚯蚓知雨之類此心知之萬有不齊性善者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之類理義可

以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目悅色故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色耳悅聲故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聲口鼻亦然心悅理義故理義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理義存乎事情不存乎人之心耳目口鼻非色聲臭味具於我之色聲臭味在物而接於我之耳目口鼻也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非理義具於我之心也不過人之心能通之耳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疏證命字止作限字解即後儒所謂氣質之性也自程朱創立氣質之性名目而以理當孟子所謂善則自聖人而下皆不美之質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旨與荀子性惡之說合云云炘按程子性即理也之說發揮孔孟性善之旨顛撲不破不知疏證何獨惡此理字以爲性不可以理言也

後人之理字即仁義禮智之謂也賦於人爲仁義禮智本於天爲元亨利貞中庸天命之謂性即孔子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也雖一言性即有氣然此句終屬於理孟子之以四端言性實淵原於此其云性善即繼善成性各正性命之謂也程朱之以理詮性善與孔孟名合無間豈僅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乎至於性從心從生既生之於心即不離乎氣質所以昏明强弱紛紛不齊告子及荀楊韓諸儒不得其說是以各爲之解自程張論性不論氣不備之說出而後撥雲霧而見青天張子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即孟

子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疏證獨取先儒之不以爲性者而必輾轉以申其說不知已落佛氏之窠臼（達磨苦西竺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能捉在足能奔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而反以程朱與荀卿合不亦誣乎疏證深以周子無欲之說程朱理欲之辨爲不然以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達民之欲而王道備老莊貴無欲宋儒祖之以爲說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感視爲人欲之輕者一切忍而不顧其爲禍不可勝言云云炘按欲有根於秉彝者如欲仁欲立欲達之類是也欲有出於形體者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四肢之欲安佚是也欲有流於偏私者如其欲逐逐克伐怨欲之類是也無欲故靜孔安國注論語已用之想亦古之遺言豈必老莊之所云乎程朱理欲之辨安得與體民之情達民之欲並論若必以欲爲養欲給求之欲則根也慾苟子之不欲諸語俱不可解矣程朱所著之書發揮王道纖悉具備無非達民之欲體民之情朱子外任九載漳州之經畧浙東之荒政何一非體情達欲善政而謂自宋儒辨理欲遂爲禍於天下此似非仁人之所忍言也總之疏證一書專與程朱爲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難程朱也遂進而難以性命知道德崇隆

不能以毀程朱也遂進而毀其學術程朱之學術莫大於辨理辨欲辨氣質之當變化一切皆不便於己於是掃而空之以理責我者以爲是乃程朱意見之理也以欲責我者以爲欲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聖人無無欲之說也以變化氣質繩我者以爲氣質即天命之性主敬存理皆宋儒之認本來面目也當時高明之士如靈皋方氏惜抱姚氏未嘗不深惜其蔽今七八十年間如江都焦氏之作孟子正義定海王氏之作論語後案已漸用其說矣吾子又復尊而信之炘不勝杞人之憂祈爲吾道干城幸甚

與友人論篝燈約旨書

昨承問光山胡氏精於周易其篝燈約旨中頗不滿意於程朱其說是否竊以爲孔孟之書得周程張子而明得朱子而益大明朱子詮說孔孟之經體用一原隱顯無間後雖有如朱子之人出亦不過研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足以配朱子而繼往聖斷不能有增於朱子之外或加於朱子之上也至挾好勝之心必欲別生異解非得此則遺彼非語東則窒西一格以朱子之說皆適形其淺陋耳如約旨以朱子中庸注道猶路也爲不然其言曰率者順也不作行字解順自內循循而出又引西山眞先生曰子思

之所謂性者循其天命之性也循字最妙乃率字正解行則外面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路是將率字認作行字了率者順也譬若從京都而至某省非從他省而至某省也又如從京都而至某省非但從京都而至某府某州也今曰猶路試觀後面君子之道費而隱又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觀造端夫婦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四子之書諒無二道亦可云朝聞路夕死可乎炘按道無正字即假借道路之道爲之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若即猶也以猶路訓道始於孟子不始於朱子即如譬從京都至某省云云是約旨即以路字解道字而不顧其自相矛盾乎西山乃朱子之嫡傳朱子曰率循也西山曰循其本然之性西山之循字最妙章句之循字何以不妙說文循順行也約旨之順字即章句之循字順之必勝於循未聞其審訓道爲行張元德之說見朱子答呂子約書而朱子實未嘗以率字作行字解也有體統之道有散著之道四書中何得無二道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必處處改仁作人改義作宜便不可通何獨至於以路訓道必處處道字改作路字乎約旨又不然朱子中庸性即理也之注其言曰性即理也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合理是有知有覺之後方始見得豈性之體耶孔子之繫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既將

理性分說則理非性可知理字之上用一窮字豈不全在知識上而用功性是定命之靈源合生之主宰理在逐事逐物條理分明細微曲節上見既有條理可言已在有知有覺之後矣炘按程子性即理也之說朱子以爲顛撲不破理散見於萬殊一物各有一理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理統會於一原萬物共此一理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理本條理之謂程子曰在物爲理致知格物即窮理之謂豈得謂約旨所說盡非但有知有識以後心所能窮之理即受形稟命之初天所全賦之理使人心受之於天本無此理何以有知有識以後便能窮此理乎天

之體渾然一太極包含元亨利貞人之心亦渾然一太極包含仁義禮智性者仁義禮智是也理者亦即仁義禮智是也在物之理千條萬緒皆根仁義禮智而來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有知有識以後所能窮者窮此而已在天之理萬派一源無非仁義禮智之性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受形稟命之初所全畀者畀此而已以是而議程朱性即理也之訓毋亦逐其末而忘其本乎約旨又以論語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之注爲不然其言曰宋儒言性必欲兼言氣字誤盡天下後世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託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氣質之

性謂性中有惡與荀楊湍水同見周子曰幾善惡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而不言凶是即性善之旨漢儒不知此旨吉字下添出凶字以致後儒并將善惡二字解說幾字遊其門者據誠無爲幾善惡之說又分說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傳授不確詒誤後世不小恐聖人之本文不可一言增損也炘按程張氣質之說爲自古來儒者所未道朱子謂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語類云孟子終是未箭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是紀錄者之誤也朱子豈不知孔孟曾思未明說氣質之性乎然孔子以繼善言性而又有近遠不移生安學利困勉之論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可推孟子道性善而又有形色天性味色聲臭性也之說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又可推曾子之明德子思之天命皆性善之說也知愚不肖强柔之各不能一格致誠正修身之自明而誠皆氣質之說也自程張有氣質之辨而後儒因致其變化氣質之學有功後世莫此爲大謂之詒誤不亦誣乎周子之幾善惡乃言感物而動之際非天命以性之初即以孔子之言證孔子吉凶悔吝生乎動何嘗言吉不言凶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即上節知幾之義項氏安世曰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貫漢書之有凶字未可以爲漢儒

之言而訾之也其他天道歸仁諸說皆與程朱枘鑿不相入總之光山胡氏之學沿金谿姚江之傳故以主敬不如主靜之善一貫即是孔門頓悟之學無極太極之辨朱不如陸姚江良知之說知之者鮮其流弊至於滅棄師承約旨云學必師承皆崇好名者附驥之見耳信輪廻約旨云天下之大忠大孝有一世再世求了心願者矣天下之大奸大仇有一生再生期爲報復者矣皆未免於高明之過矣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憶昔此書纔墨諸板淩仲子先生自浙來攜以見示彼時即不安於心後數年曾作一書論之語嫌戇直未敢出以示人請爲足下言其大略焉仁字萌芽商書周禮列於六德皆不過慈祥愷悌之謂吾夫子作文言以體仁配乾元尊爲四德之首孔門之教遂以仁爲學問大主腦程子所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是也朱子以愛之理心之德釋仁字愛情也理性也有仁之性斯發爲愛之情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禮智信皆心之德獨於仁言之者所謂專言則包四德也天地之心無

一息之不仁故生物之機隆冬未嘗或斷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亦無一息之不仁特爲私欲所蔽則有時而斷然惻隱之端隨處流露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古聖賢言仁無不屬於心者乃此書忽有取於康成中庸注相人偶一言謂必有二人而仁始見從無一人獨爲仁之事曾子制言篇所謂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數語足以發明制言篇數語皆言人之相與與仁字全無交涉凡論語五十八章論仁之旨推之以及諸經無不脗合而程朱之言仁一字不取以爲但取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何其立論之果也鄭氏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者漢時恒言不知所自來鄭氏往往以之注經聘禮公食禮注皆引之相人偶者即與人爲偶也漢時未有反切注經家有讀如讀爲之例讀如者讀此字如彼字之音不取其義先鄭之注多如此如欲其擊爾讀如紛如擊參之擊欲其樸屬讀如子南僕之僕亦有兼詁義者後鄭之注詁音中每兼詁義然但取句中一字之義非以讀如之全句爲訓如大史是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止取右字之義不全取周公右王四字爾有與也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止取與字之義不全取諸侯以禮相與六字此讀人也如相人偶之人是詁音而亦兼詁義者言讀此人也之人與相人偶之人同音同義並非以相

人偶三字解人字何況仁字乎下云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始正解仁者人也之義凡與人偶則生親愛存問者即小行人存頫聘省問之存問謂以人之意存察而勞問之所謂親愛之也與人親愛必自親親始故曰親親爲大人意相存問亦漢人之恒語故曰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鄭注之意不過如此何嘗以相人偶解仁字并解諸經之仁乎又表記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即中庸注以人意相存問之意謂以人恩待人之意相施給之也是鄭氏實未嘗以相人偶訓仁也茲姑不具論果如此書之說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則顏子三月不違仁是顏

子之心三月不違於相人偶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無終食之間不相人偶也造次顛沛必於是是造次顛沛必相人偶矣求仁而得仁是求相人偶而即得之殺身以成仁是殺身以成人偶也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嗟乎仁爲天下之至理爲仁乃聖門之首務觀朱子仁說及苔張敬夫何叔京游誠之諸書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以惺惺爲仁之意皆力爲辨明不使稍涉疑似不意六七百載而後又有援引康成之注如論語論仁論之所云也

與詹小澗灣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臨川李穆堂先生爲金谿之學晚年全論一書聞之久矣昨於鄴架見之即攜置行篋中途間讀過半歸來全閱一通此書不過爲學部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朱陸之學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說雖百喙亦莫能翻案乃此書爲之說曰朱子晚年論陸子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而朱子晚年與陸子之學則符節之相合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篡其實陽避其名此乃反覆變詐之小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朱子爲之乎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

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朱子誨人各因其材懲心性之虛無則每進以篤實敦口耳之泛濫則恒示以精微乃見朱子書中有箴學者溺於記誦語則曰此朱子晚年悔支離之說此朱子晚年咎章句訓詁之說不復顧其所苦何人所藥何病執是以論則爲之猶賢乎已孔子眞有取於博弈矣朱子一生之學日進無疆晚年造詣後學何敢妄測然朱子之心則未嘗一日自足望道未見之語時流露於簡牘之間乃見朱子自謙之言則曰朱子五十七歲猶云自誤誤人苦劉子澄書六十七歲後始云晚

方自信苔周南仲書七十歲後始云至老而後有聞苔余景思若與同時頓悟之學去若天淵此鳳皇已翔乎九仞而蟭螟猶窺於蟲睫也悲夫朱子之書宏博浩瀚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尤精者在四書章句集注時時改定至老不倦易簀前猶改誠意章可謂豪髮無餘憾矣乃謂朱子之四書晚年尚無定見亦無定本又謂朱子補格致傳背卻經文橫生枝節又謂朱子明知章句之解不可用而又難於自改又謂朱子勝心爲害自欺欺人其信然乎其否乎足下生朱子之鄉爲朱子之學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不宜一刻放過愼勿爲異說之所惑則幸矣

與胡季臨肇智銓部書

去冬接到惠札知京厲一切平善爲慰茲啟者婺源有王烈女殉夫一事僕過其村曾爲文弔之未有排閭闔以顯旌之語其夫家迫於貧窘不能上請僕平生不肯失信於人焉肯失信於鬼且闡揚節孝學校之責也再四思量無可爲計查例載外間節孝京官可以具呈請旌禮部行文到學限七個月申覆處分甚嚴各衙門無從苛索立法甚善戴蓮溪太史與烈女有葭莩之親茲服滿來京許爲具呈即冱閣下出印結僕捐俸備紋肆兩交太史帶來以爲禮部書吏紙筆之費祈閣下托人妥付斷勿有誤竊謂鄉村女子不讀詩書其至性至情所發露生死之際確然不惑如此眞是難得此等奇行烈節不知則已知而不爲表章令其沈鬱湮沒恐召水旱札厲之災陰陽消息恒與人事相感通非徒爲一女子計也坿呈事略及弔文一篇乞照入

答胡季臨銓部書

王烈女事深費盛心書中所論貞姑尤爲斟酌盡善佩服高見此事終以本家乏力司房故意遲延客冬始得達部致格於新議未允深爲扼腕忽接來札并鈔示二月廿九日

上諭敬知

皇上以入春以來雨澤稀少追思去冬內閣票擬之籤未爲允當復奉

上諭去冬直省所題烈婦仍准其一體旌表而王烈女得在廿七人之數爲勝雀躍因思吾人爲學惟有一誠不誠則無物彼

匹夫匹婦微末極矣其舍生取義亦不過一點誠心此一點誠心遂能上格

九重雖內閣票擬之重不能與之抗衡況吾人處世接物凡行有不得者豈非誠有不至乎反躬內勘益切冰淵也

景紫堂文集卷之十二

賞塗　夏炘　弢甫

與吳江縣周明府恭壽書

啟者孫夏峰先生崇祀文廟昨日已奉部文弟詢諸紳士向來崇祀儀注皆茫然無以爲對湯文正公元年崇祀前兩廣文皆去任呼一老書辦來問據云祇將神牌入位並無儀注殊覺疎略非所以奉明詔而妥先賢也查禮部則例亦無明文然禮以義起自當鄭重其事學宮舊存香柏數尺乃脩學官所餘堅緻乾潔可製神

牌意欲擇吉日安置神牌於東門外公所縉紳及膠庠弟子齊集用鼓吹大轎執事迎入城中同寅諸官蟒袍補服肅迓於學宮門外正印官抱神牌由欞星右角門入詣大成殿階下行謁見先師禮三跪九叩首畢復抱神牌詣東廡安位行三獻禮退班祝文已擬就送閱屆期特豚一祭席一俱由縣預備其香帛籩豆各件敝學已經虔具矣如此辦理庶士子有所觀感足以動其是則是效之心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上帥仙舟座師論火葬書

炘向讀顧亭林先生日知錄知吳下有火葬之俗嘉慶乙丑己巳兩過杭城見浙省亦有此習深爲痛恨近在京與浙人往來細詢其故據云杭州紹興嘉興海甯各處鄉里小民皆沿火葬惡習間有一二知禮之家一棺入土大者費銀千金小者亦六七百金始克竣事蓋浙省習火葬已久以土葬爲畏途凡土葬之家其墳地左右村庄必爲之演劇誦經稍有瘟疫水火等災即歸咎土葬者壞其風水土棍鄉豪乘間滋事百般磨折至有起其棺而讓之者葬親之日鄰近男婦大小各備楮錢上墳葬

親者必豐備酒肉盡其醉飽而去稍不如意便翻盤打碗藉端需索其餘種種弊竇未能悉數是以火葬者多而土葬者少也炘思五行之災莫酷于火是以古者喪事備火之法甚詳凡親喪未葬以前天子諸侯載柩以車謂之輴叢木於輴上爲椁形而塗之謂之菆塗又以綍繫輴車急則爲榆沈以出之孔氏穎達王制疏云未葬以前屬綍於輴以備火災是也大夫士卑不得有輴載柩以輁軸既殯塗之鄭氏康成士喪禮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是也古孝子之用心備預不虞如此自佛法入中國後始有火葬之俗古人所憂患預防者今泰然行之

滅天理而喪人心莫此爲甚夫子撫浙三載百廢具興郁黍召棠口碑載路雖湯文正張清恪兩公之撫吳何以加焉伏願仁民之餘念及枯骨守先聖之禮文援經師之明訓上告天子下率僚屬設法禁止永絕異端豈非斯世斯民之幸哉

上白小山總憲書

前日金陵拜別後痞發一月餘始愈又感受時氣燒熱連日夜不解近雖脫體而元氣一時難復仍終日在房未出堂戶聞老夫子查災臨縣不得躬迓行旌歉仄奚似謹命舍弟輩趨謁舟次伊等皆舊日門牆之士久違慈訓伏惟進而教之所竊有請者道光三年水災當塗淮報九分領賑銀九萬兩雖官吏未能奉行盡善然貧民受惠不淺彼時承五十餘載有秋之後甫經破圩又得此厚賑是以冬春之交民有菜色而無餓莩此所親見者也自三年以後歲無大稔去年小圩俱破其大圩收成

不及十分之五民已不堪而今歲之水較之三年又高一尺當塗所餘之田無幾現在情形已有餓莩待至冬春不知若何傳聞各大憲以帑項不敷意存節省當塗只淮災七分而賑項不得三年之半民情頗覺駭懼伏思當邑本係瘠區昔日老夫子駐劄三年素所深悉今遭此奇荒務所格外推恩向方伯商酌能從優撥給既可免縣官之掣肘而窮民之沾惠無窮矣抑所又有請者民命者國家之根本錢帛者朝廷之枝葉養得一分民命即培得一分根本國家元氣之足全在於此古人所謂有民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也

皇上軫恤江南之災特
命老夫子逐縣查勘雖籌帑發賑另有責成然無使一夫失所
以上副
宵旰之慮實老夫子今日之任也愚直之言伏惟鑒有

上江蘇巡撫陶公湖書 戊子嘉平

夏間履任恭謁鈴轅蒙憲台降色欵留殷殷垂問并示以新舊
所作古文茅塞爲之開朗感荷實深炘到任半載如常課士竊
以爲教官乃主持風化之官非徒以批閱時文遂盡其責吳江
震澤爲蘇屬大邑而稽查册檔舉報節孝者殊屬寥寥詢之邑
人皆以上下費重爲詞前蒙憲台示以陽湖武進總坊一案旋
出示曉諭於是詣學舉報者甚衆炘與城鄉公正紳士悉心稽
核倘與論稍有未符不敢濫入又陽武總案僅有已故節孝今
添辦現存五十歲以上年例允符者若干人共得二千一百七

十三名炘既手定其稿又備紙墨招來學中同志之士進署繕
寫造成巨册一十三分因炘定於明春會試遂於封印前通詳
是役也炘總其成震澤訓導劉某暨城鄉各紳士佐之舉報節
孝之家不費一錢所有各衙門紙筆之潤無從措辦誠恐府史
吹毛求疵借端駁斥如此繁重之册豈堪再造是以敘其原委
恭達鄉座惟憲臺鑒核施行

答丹徒縣學陳廣文書

遠道詒書以彙報節孝見詢具見留心風化曷勝佩服弟去歲四月到吳江任稽查册案久不舉報節孝詢之邑人俱以費重爲詞弟見雲汀中丞蒙相待甚厚坐次談及節孝一事中丞授以陽湖武進總坊全案且云以前從未辦過子曷踵而行之弟回吳江即出示辦理紳士等議立公局弟意立局則有在局薪水之賞將來必至每節孝一名斂錢若干不肖者或因以分潤大非中丞見屬之意遂立局於學署中一切親總其成自五月至十一月共報三千餘名與鄉城公正紳士再三審核删其姓

氏重複及年例不合者共得兩千一百七十三名又毘陵只有已故節孝今添辦現存合例者若干人凡造巨册一十三分皆弟自備紙墨招來學中同志之士進署繕寫不經學中書辦之手弟因今春會試妄想一中進士即不能回任是以儘嘉平中詳并稟請中丞作主孰意報罷回署司房已經痛駁弟逐條詳復仍未應允不得已寄信前去告以此事實無一錢公費俟請到總坊之後即將三十兩坊價分給各衙門紙筆之用伊等見事無可爲亦不再駁矣弟全靠中丞作主是以獨斷獨行如此責處素稱沃壤鹽商林立非松陵將縣可比如有紳士出頭辦理司院各丞給以潤筆何至如弟之勞脣吻而勤楮墨哉所有卷册式樣及文書底稿一并謄出交原差帶回伏乞照入

上安徽學政季公芝昌書

年前節駐徽城得親瞻仰自富亭拜別以後馳系愈殷炘學術日荒罷勉供職無可上懾憲注者惟冬間下鄉講約於南鄉得孝子一人曰汪觀大其人家世業農即村中亦無讀書之士孝子自幼失父事寡母曲盡其歡前年母歿孝子五十有九矣既葬以後遂廬於墓側離墓五里許有一王秀才名煥奎者率生徒往訪又細詢諸村中耆老得孝子之事甚詳作汪孝子見聞記一篇炘亦親造其廬村中父老有垂涕而道孝子之孝者於是邑中人聞之詠歌者甚夥積久成帙名曰百行最先集炘既

爲之敘其緣起又自太守以下俱代求詩歌雖事本庸行不必如是之鋪張然士風之薄久矣縉紳之徒膠庠之彥居父母之喪飲食居處無異於平人甚且童生匿喪應試者有之廩生匿喪售缺者有之衣冠名教之壞至斯已極今乃至性至情之事出於農夫野老以之振挽頹風鍼砭末俗似於風化不無小補夫自古忠臣孝子本無意於求名而君子必不忍湮沒其名者豈以區區之名足爲忠臣孝子榮哉爲其闡揚已著之忠孝而將來之忠孝咸興起於無窮也憲臺去歲在徽於炘所舉優行江生清給扁獎勸閭邑以爲盛事今謹將王生見聞記并炘所作拙序呈閱伏望於消暑之暇不拘體裁賜以數語俾庠序有所矜式而閭閻於以詠歌曷勝翹企

上徽州府知府朱公　右曾書

月前頒到觀風題目因郵遞稍遲未能迅速解送曷勝惶悚伏讀命題中有拜朱子闕里詩徽郡利病議二道仰見憲臺尊崇正學嘉惠士民之至意所一介儒生不諳治術祇以幼讀朱子之書今又備官朱子之鄉竊以爲朱子之學雖經同時之金谿有明之姚江及近茲之西河東原諸儒極力詆毀而終無以揜其師表百世之功婺源爲朱子故里尤非他邑可比乃自雍正十三年重建新廟以後迄今百有餘載棟宇傾頹風雨不蔽蝙涎鳥迹遍滿几筵且至搬移神像於西廂之下以防倒壓炀履

任之始拜謁享堂不忍瞻仰歷今三載無日忘之屢與晏令商量莫能得其要領今年來傾者益傾頹者益頹有及及不可終日之勢竊以爲朱子之道塞乎天地貫乎古今浸淫漸漬於學者之心胷本不以廟貌之興廢爲隆替而學朱子之學者尤當居敬窮理身體力行以盡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實非如釋老二氏之以飾梵宮琳宇爲敬也然我

朝尊崇朱子超越前代既用其經注以取士又升之於十哲之次今於朱子發祥之鄉一

敕建之祠宇而聽其傾圮於荒烟蔓草之中是官斯土者之責也婺源茶木二商所在林立誠得邑侯倡首數千金之工指顧可以集事不過捐輸以後難得公正經理之人然亦豈可因噎廢食哉今幸逢憲臺下車伊始眷眷以朱子闕里爲念用敢布其區區以備采擇

申覆安撮巡撫李鐵梅嘉端先生癸丑四月

本月初十日接奉憲臺札開爲訪查地方利弊情形事照得本部院恭膺簡命開府皖中一切察吏安民興利除弊皆屬責無旁貸況自安慶省城被賊蹂躪江北捻匪聞風四起固內防外幾於日不暇給今欲練兵以襲粵逆之後除暴以遏士匪之萌招撫流亡俾安生業修明廢墜俾凛憲章飭官箴則舉劾之典必明集羣策則遠邇之言必察度支苦其匱乏不能不望於樂輸善良務爲保全不可不防其株累以上所指及此外應辦諸務凡官斯

土者平日豈不經心況生是邦者現今更屬切己爲此飭各員并紳士知悉札到立即各抒所見除紙上空談語多炫耀或意存攻訐利己損人以及剿襲陳言非當務之急者不得混行陳說外但使切中利弊可以見諸行事本部院必當虛心採納次第施行等因到學奉此仰見憲臺好察邇言不遺芻蕘又恐進言者空談塞責既無補於治道或意存攻訐則爲害轉不勝言是以反覆告諭至詳且悉炘一老教官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其損人利己意存攻訐即憲臺亦知其必無惟是平生所講習者皆聖賢之遺典經史之大法開口陳說類多迂腐之談以爲空言炫耀則或不免於炫耀矣以爲陳言剿襲則或不免於剿襲矣然炘揆今之時度今之勢求其兵變之後與民更始所以長治久安者亦不過經史中恆有之言伏惟憲臺俯賜優容辱加流覽撮壤行潦未必無補於高深焉夫賊匪自去冬以來不滿數月連破三省湖北江南蹂躪殆遍乃二百年來未有之奇災推原其故賊匪胎禍之初起於官之不恤其民而不恤其民之官至於激變羣釁皆上司之姑息所致而上司所以姑息之者或喜逢迎或順情面甚者容其筐篚羔鴈之入而絕不以閭閻爲念而孰知禍之至於此極也迨賊匪起事以後何難迅加撲

滅乃攻城掠池毫無忌憚者百姓本不愛其上何暇爲官長禦賊官長本不愛其民又何能使百姓禦賊喜逢迎順情面容筐篚羔鴈之上司方自保身家之不暇又何暇爲國家禦賊是以自粵而楚而皖而金陵而鎮江而揚州而莫之或禦也

皇上憫念皖省之災黎於盈廷百爾之中進憲臺而擢以封疆之重任夫亦謂憲臺督學三載士懷其德民感其化必能於瘡痍之餘登斯民於衽席之上蒞皖以後又值捻匪滋事乘時掃除所以酬

聖天子之知遇者已甫啓其端矣迺者廣採芻蕘下及末吏其超越尋常之度量卓然踵古名臣之芳躅所以爲興除利弊招撫流亡以及富戶之樂輸養民之保護皆賢有司能爲之憲臺今日急務無有過於察吏安民練兵三者明諭既已籌及之矣然苟非廣求賢才以備三者之用雖欲察之而無可察安之而無可安練之而無可練也至於求才察吏安民練兵之要又悉原於憲臺之一心何者憲臺者一省之員弁百姓所仰以取法者也源清則其流不濁臬直則其影自正故首揭端率之本以爲出治之根各係條目者三以歸簡便惟憲臺察之

端率之目三

一曰篤忠貞以勵氣節方今之患在士大夫之無氣節見利則趨見害則避

國家之待士甚重而士之報禮甚薄固廣開仕途之流弊而亦封疆督撫無以鼓勵之也夫封疆督撫卽古岳牧之任心膂之臣也其去

皇上甚近至藩臬則漸遠矣府道則又遠矣縣令佐雜則更遠矣彼習見封疆督撫一切敷陳對越不過奉行故事苟免於吏議而遂已則彼之所以待封疆督撫者一如封疆督撫之待

皇上而天下尚有氣節哉

皇上知我憲臺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也特令開府院中與合省吏民更新致治夙興夜寐常存一咫尺

天威之意不可以告我

皇上者不敢與吏民言不可以對我

皇上者不敢使吏民行彼員弁百姓具有天良誰不感發激奮以期報効無事則靖共職守有事則捍禦禍災矣

一曰示廉隅以崇羞恥人性有五而羞恥屬義孔子言仁而孟子必兼言義蓋戰國游說之士惟利是務故孟子屢發羞恥之

心以遏其流自廣開仕途以來羞恥一事幾於掃地將盡然

皇上封疆之任必以屬讀書之臣夫亦謂澹泊明志士所優爲我不以非分取諸屬吏則屬吏亦不以非分取諸黎民雖在貲郎亦將斂迹況經此番兵變蠹貨之家化爲烏有正人心將轉之時我憲臺以不迴不殖之令德爲之倡率使人人知有羞恥而吏不爲良吏兵不爲精兵者無有也

一曰肅綱紀以杜僥倖詩曰綱紀四方蓋四方雖溪惟綱紀可以維之綱紀張則百官之體統以肅綱紀弛則小人之僥倖必乘今數十年來絕無綱紀屬員之於上官偶膺保薦則呼爲老

師偶遇調濟則目爲恩憲凡受要津之屬托則多方保全稍有年誼之牽連則委曲庇護凡缺分之美惡差使之肥磽悉裁量貨賄多寡人情厚薄而爲之地綱紀尚可問乎賊匪冷眼看破是以奮臂一呼而人無固志也夫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非得憲臺之大除積習一秉至公使文武員弁皆凜然於綱紀之不可踰越其何以得賢牧之心而收勁旅之效哉

求才之目三

一曰搜草澤以濟艱難今天下之無才甚矣一二時文出身之士不過專習講章以資勦襲於身心經濟之學未過而問顧亭

林先生生員論中窮其流弊所謂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者皆職此之由可勝慨哉至於他途競進之儔更無足論矣然莫謂天下之大竟無奇才也草澤之中伏而不出或通明學術或曉達治體或研窮韜略或熟悉賊情患上之人無以求之耳誠能廣搜博訪羅而致之於幕下則以之治民而民心固以之治兵而兵氣強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矣一曰敦聘請以起屈蟄自古懷才抱德能宏濟於艱難者如商之伊尹漢之孔明明之劉伯溫固非屢徵數聘不起淮陰侯一武夫耳亦必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而後許凡招之而即來呼之而旋至者皆非出類拔萃之品也今天下才德之士不必能如古人而憲臺求才德之心不可不如古人稍存非薄之念漸起輕褻之端衆人遇之而國士報之無是理也如有宏濟艱難頡頏古人者或躬自敦請或委府道大員敦請不憚往復再三期於必出而後已即一二可備器使者亦必崇其體貌養其廉恥而後心腹可寄而大事可屬也

一曰杜讒間以專委任自古知人難用人尤難知人在見之卓用人在力之定今憲臺轅門之下垂涎厚賞引領高爵者何可勝計一旦斥彼委瑣齷齪之士勿與爲謀而求草野卓越之賢

任之浮言四起多方阻撓勢所必至夫采葑之諺不行秦之所以日盛也采葛之譏日甚周之所以遂東也自古高才碩學宿將名臣受宵小之誣謗而功敗垂成者何可勝道此親君子遠小人兩言武侯垂涕泣而道之不特人主之龜鑑而亦封疆大臣操黜陟人才之柄者所當反覆玩味而不已也

察吏之目三

一曰別仕途以清流弊今日流品之雜皆歸咎於仕途之濫不知此實非

朝廷之本意況既分省而屬之督撫則所以杜仕途之流弊者

惟督撫是賴往者督撫誤會
朝廷之意以爲不事寬容恐阻輸將之踴躍今賊匪之藉口生
民之疾首其彰明較著已莫得而掩矣夫讀書出身之員庸惡
陋劣者尚不計其業況陸清獻公所謂志趨卑陋祇思攬出本
錢遑顧民生國計者乎司馬相如爲以貲入仕之最有文名者
其品行不得齒於人數而他可知也竊謂當與正途一體甄別
不得稍存袒護方爲平允倘更建白於上永絕輸將則後世傳
誦豈讓清獻一人專美於前哉
一曰課實政以擢循良自古循良之治皆有實政非可虛言粉

飾也布政司之政在舉刺徵收按察司之政在彈壓平反分巡
道之政在巡守督責府直隸州之政在察屬惠民知州知縣之
政在興水利課農桑平訟獄除奸蠹一州一縣之事無所不屬
教官之政在正學術廣教化儲英才以備他日棟梁之用佐貳
雜職之政在輔翼長官不得擅受民詞皆歸撫臣一人之管轄
凡獻饋厚者其實政必薄趨蹌巧者其實政必衰應對便捷者
其實政必濟詩托貧祿者其實政必怠試觀兩漢以及諸史所
載之循吏莫不有切實之政惠我顓氓與其取之於華也不如
其樸與其取之於巧也不如其拙交遊揄揚之口不足憑即紳

士頌揚之文亦不足據惟興者何利除者何害如何招撫流亡
如何保全善類如何團練鄉壯使土匪不興如何勸諭富紳使
輸將好義以此實政而擢之則循良皆克奮矣
一曰懲貪冒以蘇民困往者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伊至
京供言官逼民反問四川一省之大竟無好官乎對言惟有劉
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即南充知縣劉公清也劉公廉介絕俗與
陸清獻于清端相亞出入賊營數次賊不加害夫官以清名雖
喪心之賊匪尚知保護而況良民乎反是以觀則貪吏之必激
民變不待蓄積而決矣凡貪吏之吮膏吸髓適當無事之秋民

飲泣吞聲而不敢道一旦有事弱者束手不救強者持梃而起
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也惟痛加懲治不惟蘇黎庶之困苦而
兼全該吏之身家其惠澤何可勝道哉
安民之目三
一曰脩保甲以靜閭里安民之政莫大於水利農田敬教勸學
諸務今粵匪猖獗騷擾地方雖向軍門不日可奏膚功而堵截
防禦不得不以爲先務防堵之法與其招募鄉勇不如脩明保
甲蓋聚羣不逞之徒則可合難散日給工食則所費不貲不如
村自爲保鄉自爲甲土匪既不敢覬覦外匪亦聞風不入親鄰

互相守望人切同仇子弟衛其父兄民無叛志至如呂氏坤之鄉兵敕命書金氏聲之友助事宜賀縣之團練條規見於許信臣學使所輯者皆可因地制宜師其法而變通之以臻美備云

一曰清漕糧以息爭忿官與民之爭必於漕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今者數年之間各省之漕案層見疊出小者劫官舍大者動干戈上司或懲創一二或聽其調停了事奸民習此不變日益贍大其禍未知底止也昔湯文正公撫吳奏減蘇松賦額至今以爲美談皖省賦輕於江蘇斷無議減之理昔于清端公飭屬額賦外不加分釐今亦何能若此但得憲臺爲知縣作主

爲斯民蘇困崇旗丁額外之需索府道常行之陋規同寅委員之分潤俾州縣無所藉口去其已泰已甚則民亦無有不聽命而安分者矣

一曰勤愛養以復元氣兵燹之後如重疾甫愈元氣大傷非倍加愛養不能完復城郭燬傷者宜加修葺商賈閉歇者宜速招徠轉徙他鄉者宜資回籍田疇荒蕪者宜招種佃不幸陷賊者宜酌寬有仇家怨攀者宜予昭雪疲癃殘疾者宜廣收養鰥寡孤獨者宜加存恤毋許差役之擾害毋許里長之苛派毋許鄉豪之暴虐毋許光棍之橫行富戶勸其施散宗族勸其和睦鄉鄰勸其任恤姻戚勸其照顧精所禱以延豐年講鄉約以明愛敬崇儉樸以惜物力禮賢士以爲表率一切愛養休息之政必屬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幾感召天和而元氣漸可復矣

練兵之目三

一曰練勇不如練心子路論治千乘有勇而後知方今必以練心爲上者非倒行而逆施也九江之已事可知矣賊衆未至之先無不逃之兵雖有賁育之勇安所用之良由平日士卒全不識尊親之義故搶奪則勇戰鬥則怯賊匪所向如入無人之境而逃兵滿路恬不知恥時事如此可爲浩歎白虎通引古傳曰

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心一之謂也故億萬人惟億萬心不如三千人惟一心也夫古昔訓練之兵明於禮義篤於愛敬談何容易而能旦夕幾之莫若將古忠臣事蹟名將氣概編爲俗語諸詞使營中朝夕歌唱又製爲樂曲凡刁斗之傳呼蹴鞠之步伐皆令按腔合拍以爲節奏使士卒胷中明於大義久久此心漸定由定生勇而愛戴將帥如手足之捍耳目子弟之衛父兄自然蹈火赴湯無不可用之地矣

一曰練卒不如練將士卒之聽命於將帥猶屬員之聽命於督

撫也然將帥不敢預督撫之事而督撫得兼有將帥之權自來以文臣而識大將如唐李太白之識郭汾陽我
朝李文貞之識施靖海皆垂名竹帛銘功彝鼎況封疆大吏以文武之才兼文武之任選將統兵乃其專責如明王文成公之巡撫南贛選楊璋季敷伍文定劉守緒等爲將而洞賊盡勦宸濠就擒康熙中李文襄公總督浙江選吳英陳世凱王廷梅李承恩等爲將而強藩蕩平耿逆掃滅載在史策焜耀古今即如近世名將如楊昭武侯遇春楊勇果侯芳皆福公康安額公登保拔之於行伍之中而建節秉麾策勳垂後然則何時無才何

地無將十人之長得其人則十人皆勁卒百人之長得其人則百人皆勇夫千人萬人之長得其人則千人萬人皆干城在封疆大臣先有以識之又有以儲之則腹心好仇冤罝之詩人所以咏也

一曰練多不如練精甲不能禦刺雖堆甲如山與無甲同矢不能及遠雖積矢如茨與無矢同礮不能穿城焚郭雖布礮滿野與無礮同士卒不能百戰百勝雖士卒如雲與無士卒同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魏典韋與張繡戰趙劉賁與陳安戰皆一以當十漢光武與王邑王尋戰宋劉裕與陶謙戰皆一以當百精之謂也又如我
朝康熙中潘之舜以精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樊廷以精兵二千拒厄魯特數萬於巴里坤皆以少敗多其明效大驗如此今各府州縣營之兵不爲少矣而精銳者百不能一二莫如覈軍籍裁虛額汰老弱而專拔壯健伉勇者訓練之日有課月有程賞罰必嚴號令必肅壺壘隨時調遣抽練使各營皆成勁旅以守則固如金湯以戰則猛如羆豵矣

右十有五條皆就管窺所及觀縷陳之至於婺源現在情形自九江既破以後民心驚恐炘日隨袁令協同紳耆辦理積

穀團練章程各有頭緒似可稍紓憲慮惟是金陵久圍不解寇或逃竄上游婺源密邇江西水路去樂平縣陸路去淨梁縣皆止百餘里極爲可慮然嶺窄徑曲溜急灘高非濱江州縣可比兼之風俗淳樸民情和厚土匪稀少所可恃者仍不僅天設之險已也炘又稟

與某孝廉書

昨蒙枉顧深惬濶私索觀去歲中覆李中丞書竊窺尊意若以所敷陳者皆數十年之積習非當今之急務諄諄以講求韜略爲問僕非不知決勝千里在運籌帷幄之中也然僕觀今日大勢非兵餉之不足謀畫之不善而在民心之不固夫民心之所以不固者彼習見各州縣之長官無可依靠各鎮汛之將帥無不畏葸各直省之督撫無可控告是以賊至一鄉則一鄉逃避賊至一縣則一縣搬移甚者殺其長官武弁以應之然則雖有孫吳之謀賁育之勇果何所用之哉夫興兵以來於今五年矣其所以起釁之故莫不曰官逼民反茲姑不具論試問此五年中

國家之帑項所發不爲不富紳商之捐輸所歛不爲不厚各省之兵壯所集不爲不多而賊振臂一呼莫不披靡自廣西以至江南數千里之中如入無人之境此其故可思也夫廣西去南境遼遠所傳聞異詞若湖南北江東西之事則衆所共覩其不能盡人人之目而掩以一二人之手明矣方湖南圍急之時我皇上選中外大臣赴剿而各帥擁兵逗遛或遠賊數百里或避賊數十里是以湖南雖僥倖苟免而武昌破碎矣及奉九江會

剿之

旨江南制軍棄軍先逃所過州縣烏驚獸駭是以賊揚帆東下而勢如破竹自是金陵鎮江揚州相繼亡失而重兵圍繞累月經年軍中士卒或開茶館或開酒肆或開烟燈鬥樓蒲者歡若平生演黎園者樂而亡返長江天塹之險棄而不顧試問重重之小民有不望風先潰者乎至於各省之督撫集兵衛守皆以自顧藩籬爲要着外州縣雖被蹂躪視同隔膜未聞命一將出一軍以救之者是以雖有倖免之省城而罕不破之府縣其府縣官之賢者不過以身殉難而其不賢者則遠颺他方視棄百姓如敝蹝且督撫不恤州縣而州縣亦挾制督撫調之而或不應呼之而或不來劾之而不勝其劾易之而不勝其易其捐輸於民也或藉城功或藉團練或藉軍餉所捐之銀半以資公半以入已民既飲泣吞聲而不敢問而正項之錢糧又以民不踴躍爲詞以多報少以有報無而上司亦遂無從稽考至於胥吏之乾沒更無論矣民習見督撫將帥之所以固藩籬御營伍者如彼又見府州縣之所以欺上官虐黎庶者如此不甘心從賊則已矣遑責以同仇同袍之義哉故僕以爲今日之事勢全在督撫之竭忠報

國正已率物而後不肖之州縣不得以逞其志清廉之州縣羣得以展其才於以收拾人心號召忠義雖無名將大帥而么麽小醜不難平也若以爲積弊難返置爲綫圖專求猛勇之帥詭譎之將任之吾恐民心不固而寇勢愈張如傅鴟鴞之羽翼而假虎狼以爪牙其蔓延者不知伊於何底矣孟子生戰國之世不言從橫不言戰陳諄諄以保民爲諸侯王告其旨深哉

與費耕亭太守 庚申書

一別多載吾問亦疎歉仄奚似炘前年爲同年王石農明府招來沈邱教讀省中官吏來此者皆稱今汝甯太守專以德化民民懷其惠合郡有聖人之稱又曰太守性至孝左右奉養無方民間父老每於朔望皆頂香爲太夫人祝壽詢其姓氏則吾耕亭同年也不覺爲之狂喜炘不閱邸鈔不看縉紳者十年于茲矣亦不知吾耕亭何年榮任茲郡憶昔乙酉丙戌之間館竹邨農部宅中去尊處不遠長夏之夕恒步至館中小坐與竹邨三人高談快論彼時閣下往往稱湯文正陸清獻兩公聞者以爲

迂而弟獨和之不意閣下之爲官眞能躬行實踐如此也中州風氣强悍非南方可比今之一二賢吏類以嚴酷爲治而吾耕亭獨道之以德躬行孝弟以爲之表然則當世之湯文正陸清獻舍閣下奚屬乎王石農明府學問優長居官清潔亦中州有數知縣漢世循吏列太守而不列令長豈以太守賢則令長無不賢與不識尊屬中亦有石農其人者乎炘辭知縣而就教官爲其可以養親也不意到任年餘而先嚴見背今亦無意出山平生雖妄有論著然托諸空言終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是以望閣下之德輝而恒深企慕炘來此已三載年老不欲遠

銷定於出月返舍與閣下相隔數百里不能一訪留此代面以
罄區區并使閣下知炘之有此一行也今年鄉試甲州題目甚
好惜無佳文閣下想有高作炘有擬墨一篇附塵鈞覽幸辱評
之

答王闇齋明經書

接奉手示藉稔道履佳勝爲慰承屬蘊川鄉賢之事部中因脩
一統志行查弟於夏間已備文由縣詳府矣底稿付合弟鈔錄
呈閱此係教官當爲之事故未通知後爾然此事有極難者江
氏之書俱著錄
四庫無俟解送汪氏之書僅存參讀禮志疑一種其餘俱未著
錄已刻未刻卷袠浩繁非廣文之力所能繕寫申送董氏未有
成書蘊川先生筆記實擷儒先語錄之精然亦未便獨送是以
且備文述其大略至檄取著述時再作商量至儒林文苑各傳

江氏已入儒林汪氏附傳此芸臺太傅所定也然
國史究係中祕之書今亦不便說明故文册中祇下應請入字
樣惟高明酌之

與王瑞周茂才書

正初接奉覆函過蒙藻飾藉稔履端協吉爲慰汪孝子處炘前日攜一門斗徑至陷田門斗前行半里許村中耆老聞之扶杖來迓孝子之子前導由樵徑曲折達廬所廬中湫隘特甚孝子操土音不甚解炘與之言孝子亦不甚解惟見其哀毀之容癯瘠之狀令人生敬生慕在廬中小坐片時耆老復引炘至村祠中設茶果酒蛋意甚慇懃孝子之四子皆來見有一子讀書閱其所作起講尚有明機惜鄉村無師授讀聞今歲閣下代送貢本家閣齋門下受業不知信否炘見孝子清貧出洋蚨二枚屬

耆老市粟奉贈孝子之子固辭不受炘强委而去行至中途其子復以孝子之命來却炘不敢違其意也昔宋劉道原不受溫公之贈溫公以爲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炘於溫公之學無能爲役然清貧之俸僅資饘粥束脩所入都由講誦其所易之粟自信其頗異於庸俗而孝子斷然不受向使他人有贈孝子者其不受更明矣欽佩之餘不覺又自媿也委作序文敬撰一通呈政祈與閣坐先生酌之

與歙縣廣文葛鐵生其仁書

歙程易疇先生學術醇正品行端方不僅考據精確爲一時所推服閣下因其司諭貴邑著有賢聲特謀諸歙之縉紳舉報鄉賢誠盛德之舉也衆示邑人所撰事實似於先生平生品學未嘗道着痛癢不意先生去世未及四十年而碩德湮沒後生聞見若是之疎也可爲浩歎先生與先名宦公爲丙辰　制科同年炘十七八歲時侍先名宦公於新安曾捧手受教迄今憶之謦欬儀容宛然如昨承命改作事實何敢以不文辭謹就昔日親炙之所及故老之所傳與夫通藝錄亦政編之所載其撰若

干條呈覽庶幾於先生之學術品行相具梗概不敢爲一溢美之詞以此而上邀祀典侑食瞽宗洵爲不愧閣下其與紳士其酌之又先生後嗣式微已極閣下雖主持公道而衙門書吏不能不稍給紙筆之費梓庭制府出洋二十元頗足助閣下之義舉益以閣下十元似尚未能濟事炘亦勉盡棉力寄助五元蘇詩所謂我欲致薄少也衆擎易舉庶幾其有成乎

復葛鐵生廣文書

接到詒南詢及居喪可以主講與否昔朱范呂二公之事張文嘉辨之詳矣其言曰范文正居母憂晏元獻適尹南京屈致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時富鄭公弼張文定公方平皆院中諸生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從學而陸象山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常滿且言文正雖近世大儒而居喪教授爲大賢君子之蔽竊按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板子謂不作樂耳居喪讀禮亦不妨讀書昔孔孟皆嘗居喪今雖無從見其講學論道之實一則以門人治葬事一則以門人敦匠

事似亦未嘗謝遣生徒也炘按百人居喪斷無三年內不讀書不講學之事陸清獻公爲近世東南大儒其居父喪也每夜與長子宸徵讀通鑑講求治亂邪正是未嘗專讀喪禮也席虞部於小祥後敦請至京教授清獻答以僕僕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可見地非長安即可教授未嘗以授徒爲非禮也關中李二曲先生斬衰至襄城求父骸不得縣尹議立祠以慰孝子常州駱公鍾麟以祠事未能且夕竣請二曲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而後返襄城招魂設祭歸葬主於齒冢中持服如初喪此雖於二曲不能無過禮之嫌然可見古人居喪未嘗諱言講學也大抵居喪之實有三不飲酒食肉也不居宿於內也不應試奪情也三者之外即不盡如禮制皆有可原之情今以不能糊口之貧士而一切律以倚廬堊室之禮其能枵腹而待終喪乎今某公雖爲太守兩袁清風多士攀留主講亦未爲不可抑炘更有一說焉昔宋徐節孝居州學設几筵供膳如平生此亦先儒已行之例亡於禮者之禮於某公今日之事最近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洪勁夫書

敬者查閱學中案册知貴村有監生洪奐昌娶汪氏爲繼室汪氏廿一歲守節今已四十餘年經戚均肄業生桐城王芑在部呈請　旌表於道光二十二年行查到學前任所廣文以寄居在外無從查辦申覆殊堪駭異比向書斗詰問對語含糊再三研責據云貴村實有其人移居江西多年族中無人料理是以前任據實申覆稱思彰顯節孝關係綱常非獨廣文有主持風化之責卽鄉大夫鄉先生亦有闡幽發微之任也向來辦理節孝各衙門府史本家量給紙筆之費在家道殷實者孝子慈孫

爲其先人表揚或亦情所不容自已至於貧窘之戶豈可遏抑不使上達乎所到任以來於節孝一事嚴禁書斗需索衆所共知閣下齒德兼尊爲一鄉之望務望查實貴本家汪氏節孝幷令親戚鄉保列名具呈遣人送來可以不費一文卽爲上請否則貞魂節魄之冤抑所不任受其咎矣

與中雲王氏族中諸老書

敬啓者順治己亥海賊滋事一案貴族殉難者自復初義士而外七十餘人忠烈之氣萃於一姓可不謂之盛乎然事將近二百載而莫爲表揚是學校司風化者之咎也弟今秋始悉原委由邑乘以考郡志由郡志以考省志紀載俱極詳明適汪蒓舫二尹來權縣事與之商酌會詳不敢先通知貴族者懼丞攢之有所需索也今詳文已經出去縣與學秩卑級淺不敢妄有所請只求題祀忠義祠中間敘入王廷陞舊案或者得如王廷陞之例優卹亦未可知諸先生爲闔族之望務傳與族人知之將

文稿鈔錄一通置諸祠中以爲底本將來得請以後彙刻顯忠錄以闡幽微則貴族之任而非官司之責矣弟履任九載始克詳報遲緩之愆曷勝慚愧

婺源縣徵報孝貞節烈啟

孝貞節烈之彙請總坊自道光七年武進陽湖始也其現存者附請總坊自道光九年吳江震澤始也今通行者遍於海內矣我婺邑自於道光十八年彙請總坊三千一百十一口茲又十有三載雖每歲各有專請誠恐鄉曲僻遠之區漁樵椎魯之裔力不能以上達者尚多是固學校之事即鄉大夫鄉先生亦與有責焉今酌立章程學中置印簿一本凡孝貞節烈合例而力或不能聞於有司者由本地紳士採訪代報詳登於簿俟積至百餘名外彙請總坊一次庶幾潛德幽光不至湮沒而風俗人

心亦因以益厚也惟事屬義舉跡宜遠嫌務期節孝之家不費一錢始為無弊凡我同志尚其諒之

條款

一貞女身故者不拘年限請　旌

一節婦身故者滿十年請　旌

一守節以三十歲內為限

一現存貞節守至五十歲者請　旌

一開報到學應將某都某圖某村地方係某人之女於某年適某人為髮妻或繼妻或妾於某年夫故時氏年幾十幾歲歿於某年計守節幾十幾年其現存者則載某年夫故守節現年幾十幾歲於某年某月報學存記

一開報須附事實及族長約保姓名以便稽查而孝女孝婦貞女烈女烈婦尤宜詳開事實

一開報不分貴賤雖青衣皂隸婢女僕婦均得採入

一前次彙請內如有遺漏或前朝或遠年一體補報須開明見於何書或志乘或已刻譜牒或名人文集以便查核

一採報紳士芳名一并列入以備日後稽考

一子孫讀書貴力能自行專請者聽

景紫堂文集卷之十三

當塗　夏炘　弢甫

徐先生文靖別傳

徐先生諱文靖字位山亦字禹尊安徽當塗人食貧力學困頓諸生雍正紀元癸卯年五十七始膺鄉薦崐圃黃公主試自詫是科得士最盛其尤者曰任翼聖敢遲曰陳亦韓祖范及先生三人其學皆醇而博且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意滿孰若余所得三人皆不朽士哉屢上公車不第乾隆紀元丙辰大司馬遜巡甘公都察院掌院靜軒孫公同保舉博學宏詞九年甲子官詹侍讀學士南華張公以先生所著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語助七字詩恭呈

御覽十五年庚午安徽巡撫衛公又以經學保舉十六年辛未恩科會試

特授翰林院檢討時年八十六矣告假歸家猶昕夕鉛黃著書不輟其周易拾遺十四卷乃八十九歲所著九十歲自敘付梓者也先生之學貫串經史擇善而從不墨守先儒亦不妄加排詆而尤肆力於人所不爲之學竹書紀年一書晉咸甯太康時晉武帝本紀云咸甯五年隋書經籍志云太康元年杜預左傳後序亦云元年束皙傳云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荀勗和嶠同受詔撰次謂之中經起黃帝終魏襄王二十年杜預左傳後序以爲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然史記梁襄王卒下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嶠親撰次似較杜元凱爲得其實其中可疑者僅一二條或後人因璅語竄入隋書經籍志有古文璅語四卷注云出汲冢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璅語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今紀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自立即璅語之文方以智謂璅語亂竹書之疑是也其最確者如書允征辰弗集於房皇極經世以爲在仲康元年紀年則在五年與唐一行大衍所推合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康成以爲當厲王時紀年則在幽王六年與毛公及梁虞劉所推合宋人以洞庭爲九江主水經注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一語而易古潯陽九江之

說紀年則於周康王十六年下云王巡狩至九江廬山與太史公余嘗登廬山觀九江禹貢敘九江孔殷在江漢朝宗於海之下合至所載自堯以下往往與尚書合自帝乙以下與詩合自平王以下與春秋合迺古書僅存洵可寶貴者也相傳注爲梁沈約作其注多襲用宋書符瑞志又約本傳不言有紀年注世每疑之然注中有約案者八條皆確當則約實有注或後人更有增益耳然太簡略自約以後能發明此書者絕少先生爲之疏通證明博考旁證成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爲自有紀年一書以來未有之作其後甘泉張氏宗泰蘄州陳氏詩涇川趙氏紹祖臨海洪氏頤煊江都陳氏逢衡互有論著皆因統箋益致

其精不能出統箋之範圍也分野之說見於周官保章氏鄭康成在東漢時已云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遐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極少其疑竇不一而足自唐一行天下山河兩戒之說出以爲北戒起三危南戒起岷山江爲南紀河爲北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南河南戒北河北戒又吳越之所以屬星紀魯衛之所以屬降婁娵訾三家分晉韓魏之所以無而趙有郡

國配次鶉首之所以多而鶉火少皆一一條理井如有倫有脊故朱子鄭漁仲王伯厚劉伯溫薛儀甫閻伯詩諸儒皆極稱之先生爲之引證經史發其指趣成天下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取堯典之中星言四象取禹貢之南條北條言兩戒取春秋緯之旦建昏建言斗魁治內杓治外取史記之中國山川言雲漢之起東井沒尾箕取素問之五帝大論言帝墟取史記之律書言水火木金治季孟月前八卷注本書後六卷參考晉隋宋三史及近世西人之說而一切禨祥不經之論不以厠雜其間蓋自來言分野者莫善於一行而一行之山河兩戒前人習之者雖多未有發明親切如先生此考者也先生經學惟禹貢有專書歷來治禹貢者以康熙朝胡朏明渭之錐指爲博洽先生會箋十二卷成於朏明錐指之後多所補正其犖犖大者如朏明極不喜山海經有擯落勿汙聖經之語而獨取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以爲大有功於禹貢斷九江即洞庭先生則據宋以前書史記太史公自序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王傳伍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郭璞江賦疏九派於尋陽以證九江與洞庭無涉又朏明最服班孟堅地里志以爲欲證禹貢者舍班志其何以而

獨不取漢志毗陵入海之北江陽羨入海之中江吳縣入海之南江而獨取蘇東坡岷爲中江嶓冢北江豫章南江之說以爲合於康成之注先生一據漢志以疏通證明又據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西彭澤西鄙注水經謂廬江之名禹時已有爲北江入海之證則先生之特見也其他精確之說如蔡傳引會稽水出覃懷西乃弁州之水非覃懷所宜有山海經沁水入懷東南淶乃沁之譌又山海經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此雷澤即震澤自裴駰注史記舜漁雷澤改山海經在吳西三字爲則雷二字蔡傳因之以會稽之雷澤爲濟

陰之雷夏誤矣又泗濱浮磬浮爲邳來之山邳與浮通非浮水上彭蠡之蠡即螺字取螺旋之義皆前人所未發然則會箋與雖指實可以相輔而行也先生世傳易學晚年成周易拾遺名經學拾遺其實祇有周易蓋避宋胡邦衡周易拾遺之名也雖大旨宗主程傳而於漢唐諸儒之說多所發明又管城碩記三十卷自經史子集以至天文地理之學無不具條列前人之說下引證以折衷之全謝山稱其最精博有考據者也先生生

國家全盛之日一門兄弟自相師友伯兄熙菴有華渚齋集仲兄冠山有經義茹實二十卷季弟芳亭山亦傳家學所居湖陽饒秔稻菱芡之美命耕課讀寄情吟咏

有語助七字詩湖居三十咏膾炙人口先生歿後近百年子孫耕讀相承綿延不絕迨道光癸未以來陽侯肆虐年復一年而己酉之水爲尤甚問其書板皆已沈没又新經兵燹姑孰被害尤劇舊帙遺編十失八九爰就全集中撮其著述大意以爲後之讀先生書者導夫先路焉至於先生之品行端方見於奏牘與人和易傳之鄉評其他孝友睦婣之行讀先生集者皆何以想像得之無容覼縷云

程先生瑤田別傳

程先生諱瑤田字易疇歙縣人與休甯戴震同邑金榜俱學於婺源俱修江氏先生質魯讀書百遍或不能成誦然好深沈之思平居雞鳴而起然燈達旦夜分就寢數十年如一日其學長於涵泳經文得其眞解不屑屑依傍傳注所著通藝錄十九種附錄七種義理訓詁制度名物聲律象數之學無所不備其尤精者儀禮喪服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鄭氏以爲傳文不杖期章惟子不報傳文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文鄭氏以爲失誤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別起貫下斥傳文爲不辭先生皆一一援据經傳疏通證明以規鄭氏之失成儀禮喪服足徵考工記諸言磬句磬折鄭君度直矩解之致與前後經文不合先生謂磬折不明由於倨句不明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者有曲者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爲曲矩今木石工所用之曲尺是其遺製又曰車人爲耒曰倨句磬折韗人爲皋陶曰倨句磬折匠人行奠水曰磬折以參伍此三磬折不見倨句之度者同乎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爲磬折也所以車人之事爲倨句起例於半

矩數至一矩有半謂之磬折下卽接車人爲耒一條弦其折體之六尺六寸以定其弦之中步爲六尺以爲凡命曰磬折者之定衡二經相連義取互足成磬折古義自來言九穀者粱稷不分鄭氏注三禮及爲詩箋獨不詳稷之形狀漢人言稷者多冒粟之名先生則據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稷齋也五穀之長證粱卽今之小米連稿者曰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曰粱此穀古人貴之故謂之嘉穀稷卽今之高粱其種最先故曰五穀之長成九穀考皆前人所未言其他禹貢三江考溝洫疆理小記宗法小記諸篇皆據經文推闡以明鄭

注之確其不苟同亦不苟異如此九應鄉試乾隆庚寅恩科始登賢書年六十四選嘉定教諭以身率教廉潔自持告歸之日錢宮詹大昕贈詩曰本是經人師原無溫飽志王光祿鳴盛贈詩云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一百五十載卓然兩先生其推敬可知矣嘉慶元年制科保舉孝廉方正平生以著述爲事年老目盲猶口授孫等成琴音記詩歌書法無一不妙劉學博大魁謂近體詩頗似宋人七絕逼眞山谷著書勢五事梁侍講同書謂發前人所未發晚年遭長子喪已逾期年九十壽誕以心喪未除不受賀其守禮如此

吳徵君定傳

先生諱定字殿麟號澹泉歙嚴鎮人曾祖文瀚祖正通父閏俱有隱德先生之生也母程孺人夢遊宮殿見麟覺而產男故名曰定字殿麟幼而廉介稟性過人六歲時同產之姊適人壻來反馬出白金爲相見禮先生羞忿面發赤擲之於地而去長老皆曰此子後日必成廉泉讓水之名甫入塾即慕聖賢之學喜誦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以自警十六丁母憂居喪不食肉不飲酒未幾疾作時先生之父客江右年五十僅一子慮其以毀傷性也乃以書諭其食肉不得已從之然終身以爲憾幼時多

病母保持懷抱盛夏未嘗揮扇故其居母憂也亦三年不持扇以報之十八服除娶婦而是年父得末疾荏苒床褥者十有七年左右侍奉曲盡其歡及父卒毅然行古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二十七月中如一日焉先是桐城劉海峯大魁爲黟縣教諭以古文名家先生受業其門海峯歸以侍父疾不得往父歿時命其渡江卒業既小祥援朱子居羣齋吏部憂遵遺命受業於劉白水胡籍溪之例遂往從之遊未匝月念几筵缺養不安於心復回里除服而後往平生篤於師友之誼師事者凡三人其歿也皆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者三月而事劉先生最久故持心喪亦最久云門人何生秉棣以一夕之疾卒於館惜其賢亦爲之終月不食肉不飲酒不入內乾隆丁酉九月學部試新安例得各學選拔一人貢京師時先生文名日起有聲膠庠以八月遭下殤子喪不與試同學或譏其過情先生曰古者大功三月不從政宋制緦麻不得應舉今者渴葬之土未乾而顧亟亟進取競得失以求一已之榮吾不忍爲也尚書曹公秀先與先生之父爲金石交屢致書促其入都筮得遯亨小利貞之詞遂不赴有索所著詩文攜入京以邀譽於名公鉅卿者堅不與兩淮鹽運使朱公孝純刻海峯文集延主校讎之役是年八

月鄉試朱公屬兩淮徽商齊白金爲先生贐卒不肯受晚歲家居貧窶愈甚而好學愈篤嘉慶丙辰

制科保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其名上固辭不許授六品服人以爲是科名實不愧者先生外數人而已所居紫石山房終日端坐其中精研六經四書之蘊而於易用功尤深嘗謂易之初象而已詞明象象明意意者何道也漢儒玩象而忘意魏晉以降又苦象之煩而索聖人之意於冥冥之中均爲失之沈潛玩索三十餘年成周易集注八卷學詞章於海峯之門得其神髓著有紫石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卷門人鮑侍郎桂星爲付剞

剛晚年著四書集疑一書藏於家卒年六十有六嘉慶丁丑山左賈宗丞允升視學安徽徇多士請以其主配享紫陽書院

論曰喪禮之亡久矣士大夫斬焉衰絰之中而食肉飲酒無異於常人期功以下無論也先生篤於至性明於禮意自父母之喪以至緦麻殤服一以禮自防可不謂古之人乎新安故多績學之士若休甯戴庶常震歙金殿撰榜淩教授廷堪皆博聞强記著述等身求其篤本根嚴出處愼取予有宋理學之風如先生者蓋可多得哉

婺源義勇王祜光傳

王祜光婺源中雲人目雙瞳子平居喜談忠孝節烈之事見不平則義形於色順治己亥海上鄭成功犯金陵婺源守將李芝因調發叛逃遂與叛兵唐士奇合圍縣城索餉城中義士王廷昇傾家應之以紓邑人之難芝猶貪索無厭廷昇詰責遂遇害祜光糾集村衆赴城救援芝分劇賊攻中雲以遏其兵祜光連殺數百人因火藥不發力竭死於陣芝聞懼復有援兵遂解圍遁同時中雲王氏死事者七十餘人其可稽者曰先中起麟良郡良涓寄孫尙春尙詩良助良賜良蒙良譽良湘時孫望光鼎

光旭光旨光光賜光範義德繼明必大成大欽美廷宿廷實廷芝廷荷廷僖廷佐震聲龍光邦慶共三十三人又以子殉父者一人曰龍光之子起生以婦殉夫者二人曰必大之妻張氏光範之妻程氏祜光死無嗣餘皆耕氓樵豎子孫式微故其事雖偶見邑乘而不能上達咸豐元年八月婺源縣教諭當塗夏炘將爲之請卹於

朝先爲此傳以具梗概云

論曰順治己亥海上之變乃殘明之殺運猶未盡也鄭成功幺麼醜種跳躑海隅其父刀俎之不恤而狡焉蠢動畔逆遺嗣無

足責矣司馬碧水張公不度時勢受命荒朝始潰師於江上又被執於崇明瑣尾問關偷息島嶼乃復赴成功之約直犯金焦頓兵鎮江長趨白下旬月之間傳檄而煽動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之多事定之後無辜駢戮之人不可勝數其時大江南北承平已十有六年矣百爾服官四民樂業豈眞輸誠送欵者之都都相望邑邑相承哉徒以一二叛兵降弁因亂思逞勝則恣其蹂躪敗則羣焉跧伏耳婺源居萬山之中有賢邑宰張侯宏美以鎮撫其民人而李芝唐士奇輩尚騷然不靖非得王祜光諸義兵以挫其鋒彼蔓延者鮮不遍於巖墟壑聚矣假令四府

三州二十四縣之中咸有忠勇義烈如王祜光及其族七十餘人者以爲之扞衛雖百張司馬又奚益哉

吳秀夫先生家傳

先生姓吳氏諱其雙字杰士號秀夫系出少微公之後世居當塗之花津鎮曾祖樂園公諱騫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祖愚村公諱本淳歲貢生父耀堂公諱懋焜邑庠生先生五歲卽出繼胞叔念堂公諱懋勤爲嗣幼而岐嶷穎悟過人讀書色養以孝聞乎鄉里年未弱冠卽受知於趙鹿泉學使補府學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花律吳氏爲吾邑望族樂園公陳臬山左歸以理學昉後進所箋注先世家訓一書膾炙人口其後子孫衰微先生愀然有憂之思以振起家聲爲已責炘爲吳氏之自出先太

孺人於先生爲從堂姑先生以昏姻故恒往來於家塾先君子極愛重先生每至必流連數日所談皆先正格言及居家處世之法炘從旁侍坐飫聞至論至今不敢忘先君子在新安曾寄詩與先生有孝弟不分三代下文章須障百川東之句其推許可知矣先生晚年齒益高德益進族人舉爲宗督積祠穀理譜稿屢遇水祲倡首振濟族衆又置義冢以掩骼埋胔古之所謂孝友睦婣任恤者先生可謂兼之矣先生博通今古不爲無用之學性好吟詩至老不倦所箸有篠竹居吟草花津尋夢圖說丹陽湖辨丹陽湖續辨藏於家嗚呼炘自兩親見背後諸舅氏

相繼弃世又中表兄弟多零落先生歸然獨存每聚晤必以舊德先型相勸勉乃哲人云萎訃音猝至不知涕之霑襟也先生生於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享年六十有九歲長嗣鈞來請曰先人篤志勵學戰棘闈者十三科屢薦不售鬱鬱以諸生終孤子四人俱不克顯揚其親惟君與先人交最久乞撰家傳一通使我後世子孫無忘先人之德炘不敢辭謹粗述其梗概如此

外舅陳益之先生家傳

先生諱上珍字益之　先君子之執友也少其學於同邑李敬之先生繼其學於松江周愛蓮先生外舅居橫山下張家村先君子居青山下隴上村相隔五十里而其學最久故相得甚歡外舅之學於漢宋儒者之門徑無所不通而以返身而誠不愧屋漏爲眞際與人交內外如一言出人信重之如九鼎大呂凡親友難處之事得其一言而定其與人言必本於孝友原於忠信動其惻隱羞惡之性不屑屑計較是非雖恢諧之中具有至理是以人無賢愚罕有迕逆性儉樸或終歲不製一衣梓匠諸工或連歲不入其室析產時有田四十畝至老不增平居最諱言貧雖大窘之之時亦陽陽如常日先君子嘗謂之曰君產薄而食指繁何以從容若此外舅曰聖人言君子固窮固之一字玩味不盡愈堅固斯愈從容耳先君子顧謂炘曰處境之方愈堅固斯愈從容檢身之方愈收斂斯愈寬泰小子誌之炘至於今不忘門下士從遊甚衆循循善誘隨其質之高下造就之以篤倫理戒儇薄爲先務文藝其末也最愛苦功之士而愛炘尤篤每炘至引與商推經史旁及處世接物之要娓娓不倦制藝好深沈之思汪文端公特賞其文屢薦不售以歲貢終生於乾

隆癸未歿於道光乙未年七十有三歲臨易簀時謂家人曰吾爲神於某處雖其事幽渺然聰明正直歿而爲神亦宜也子五人惟四子英讀書入泮世其家學其居心制行能承厥考之家風云

江濟川家傳

婺源居萬山中以山爲田以茶爲稅稻以採買販鬻往來江右粵東爲耕耘以精會稽權子母與海舶競廢著爲收穫其弊也往往逐利而忘義計錙銖而不明大體是以儒者恒病之詞坑王茂才吉甫告余以濟川江君之行則有異焉君亦以茶起家者然其未業茶以前與既業茶以後皆恂恂然有儒者氣象非世俗之業茶者比也君諱邦銓號濟川婺之龍尾鄉人父遜仁公生丈夫子六人君其五也年十三奉父命習賈於浙恒鬱鬱不得志每於肆中竊書讀之夜半猶篝燈不倦一日偶讀朱子小學至後漢薛包事掩卷太息同伴共笑之而君不顧後遜仁公爲諸子析產君一概勿較退讓恐後以是六人中惟君獨貧君折節爲儉約攻苦食淡必豐腆以養其親不敢推諉於諸兄弟鄉黨中知君盛德可屬大事有業茶於羊城者遂託君以茶務君亦以所積貿易君之業茶也與衆人異衆人與海舶往來皆以機械變詐爲先君謂中外之人此心此理無有不同孔子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其要在於不欺故君之茶精麤輕重內外如一無一語稍欺而海舶習君既久咸以長者目之亦不忍欺君故君之獲利較他人爲獨贏云又性爽闊善衡鑒人物

早歲遊西江與劉太史騏程之大父有舊時太史方髫齡君奇之許以必貴後太史爲君七十壽序中縷縷述之并引石昌言以棗栗啖老泉爲喻晚年設典業於樂平萬年兩邑與歙篁南吳君芳培素未謀面一見如故遂以典業付之吳君謂平生知己一人而已君歿之後余因王君識君之兩孫又偶過君之書屋見架上十三經廿四史以及學海堂所刻經解無不羅列問之皆君預積以貽後人者也嗚呼儒者讀書稽古或父子兄弟之間有慚德雖鄉人不能取信而況取信於海外之人乎至於才德之士終日聚處不能識而能識之於立談之頃乎然則聞

君之風者可以奮然而興矣君家孫世樹以書來丐余一言以垂譜牒余既不獲辭又願君之後人纘君之緒以架上經史爲良田以道德爲稼穡筆耕墨耒以至於仁義之有獲是則君垂創之意也夫

族兄佩詩處士家傳

處士諱格諨字佩詩浩川叔父之長子也浩川公兄弟五人幼弟早卒邊父東寅公之命以處士爲嗣生而岐嶷至性過人事本生父母未嘗失其歡心人皆稱處士之孝兩弟夙嬰痼疾處士左右保持湯藥悉身任之人皆稱處士之友浩川公爲一族所推重族事決於一人昆弟俱先捐館舍五家之事叢於厥身其分勞任苦惟處士是賴人皆稱處士之敏性伉爽兄弟子姪有過恒面折之人皆稱處士之直經理吉甫義田兩公堂恨日撙節出入恒有贏餘人皆稱處士之公東寅公遺產作五分則

處士得其一作四分則處士與兄弟共之浩川公既不計較而處士亦退讓弗遑人皆稱處士之廉嗟乎如處士者不足以箴貶末俗也哉浩川公與先考名宦公爲再從兄弟壎篪之雅雖同胞無以過故余與處士亦最稱莫逆焉處士有子曰瑚能讀書勵品素愛敬余屢貽書促爲處士作傳余今年六十有五矣薄宦星江相隔在八百里外又當干戈擾攘之秋能保其長在人世耶因畧舉梗概以復於瑚後日續修家乘存之以爲子姓法至於處士之生卒年月具載譜牒不復書

族弟復初處士家傳

處士諱格惇字復初族祖愚可夫子之冢孫族叔達仕翁之長子也少余年一歲幼同塾質最魯下讀書百遍猶不能上口而字尤劣極力楷焉僅足以辨點畫而已苦學久之制藝稍有頭緒而字之陋惡如故以故屢應童子試不能博一衿然性至孝事親色養左右無方母病乳癰醫辭不治割肱以愈之有兩弟友愛甚篤歲荒次弟及孤姪俱窘甚處士課蒙於外束脩微矣陰分以給弟姪妻子問之則佯辭以對再問則徑至館舍不復歸其實妻子日不能具兩粥云每處士出乞兒匄婦恒尾隨其

後地方橋路損壞則倡眾募脩口素吃期期艾艾人以爲笑其富而吝者或面加詆誚從不與校必期其事之成而後已平生敬惜字紙集同人爲惜字會而處士肩其事僱人檢拾遺字計斤給值朔望焚化有不潔則香湯以洗之焚畢親投其燼於河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目之曰癡先生與余兄弟善而尤善叔弟和甫人有欺處士者和甫代爲不平晚年失館惟日至余家啜苦茗談世故而已生於乾隆庚戌卒於道光己酉享年五十有九歲其年大水家貧不能具殯斂適月前人有托其子貿穀者獲贏餘數十金得備棺衾之用人以爲厚德之報嗟乎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得其清者聰明而能文得其厚者敦樸而篤行若處士者其得氣之厚而又適得其濁者與然苟得其濁又何以明於孝友睦婣任恤之誼如此然則處士之厚而亦未嘗不清也其白首而文之不工者仍其學力之未足也然以處士之質行如此雖曰未學亦卜子之所云吾必謂之學矣

英山縣教諭汪君畹腴墓誌銘

昔侍先君子於新安郡庠凡賢士之從先君子遊者余皆願與之遊而歙西溪汪君畹腴往來尤勤講論尤篤壬辰客京師君來應京兆試間數日必相見見必質以所作之文與所交之人期盡言無稍隱後君歸歙浦余亦返姑孰甲午君與從堂兄弟峻亭學虞兩君招余館於鮑坦山中使其子姪受業歡聚者又一載及余奉檄婺源君旋選英山教諭余以君晚得一官稍慰平生磈礧不平之氣乃莅任未久而捐館舍矣其孤運錦以狀乞銘嗚呼吾何忍銘吾畹腴哉君生有至性自幼不屑屑舉子

業雖以此入邑庠試高等膺房薦而不以自喜惟綱常名教以身任之發於至誠而不可遏抑兩遭喪以毀聞當父喪之殯也鄰人不戒於火烟昏黑不能辨人夜既深惟二工人伴宿君急甚以背負棺之前和反兩手舁之命二工人夾後和舉之須臾出棺於門外及風返火熄十數人舉之莫能勝云平生喜交遊以朋友為性命居京師日戶外之屨恒滿同邑許詠亭吏部尤愛重君言於相國曹文正公文正具盃酒邀君飲一見稱莫逆其時文正春秋高委蛇供職同鄉後進莫敢進一言君時時諷以山林樂趣一日偶談及宋歐陽永叔對王文康公語未及終文正遽止之曰吾知君愛我吾當緩圖之一時京師聞者俱以君為有國士風程梓庭制府自浙閩任歸堅卧不起閉門謝客雖戚屬罕見其面聞君善蒔菊逸園中多異品每秋高氣爽輒蠟屐與君遊君性倜儻喜恢諧不拘小節酒酣耳熱之後放言微論語近滑稽制府愈益親近引以為直諒交故贈君聯句比之蓋次公之狂其見敬禮如此六旬後始官英山未及一載而歿同寅聞之皆弔哭失聲櫬歸之日士位涕送者道相屬也嗚呼君雖位卑不稱其德時暫不究其施然其感於人心者亦深矣其餘睦鄉纂惠貧乏興起文會脩葺祠堂精岐黃之術起膏

肓之疾非其犖犖大者皆不書君諱時育字畹腴號小齋係出唐越國公後至宋人鑑公始遷西溪高祖旭軒公鄉飲大賓娶源江氏修經師為立生傳謂合周禮孝友睦婣任恤為六行曾祖磐石公祖鑑雲公父春齋公似隱德弗曜君生於乾隆癸卯年二月二十八日歿於道光丙午年六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歲配程孺人有婦德子一運錦國學生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二人孫女四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銘曰

夫子之孝兮通於神明夫子之信兮孚於友生夫子之議論兮以備生而折服乎公卿雖位不稱其德兮夫固歿世而有令名

維茲松楸之鬱鬱兮子孫其永護此佳城

先考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遽舍不孝等而長逝耶府君天稟厚素康强無疾今秋自新安任致仕歸田舟中益健飯抵里後日與族中故舊歎曲言歡輕衫芒鞵散步隴畝間自謂極人生之樂事乃十月初旬偶患痢疾旋再月餘遽遭大故不孝炯燠變椎心飲血視含斂畢專急足至吳江不孝炘在任聞訃呼搶擗踊即日將鈐記移交同城周明府雜斯徒跣戴星奔喪越旬日始抵廬次嗚呼痛哉不孝等幼承庭訓朝警夕誡讀書做人未能仰副萬一今茲失怙視息偷存追悔何及惟是府君一生學術醇正品

行端嚴教思永於新安仁聞遍乎閭里若不及今詮次以永其傳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和淚泚筆疏記梗概焉府君諱鑾字德音號聊齋姓夏氏始祖諱遍公宋南渡時爲國子監祭酒生宗文公爲太平州守遂家焉傳十七世諱政公居今隴上邨又五傳至吉甫公諱應意府君高祖也曾祖奇生公諱偶芳祖崑玉公諱璧儒俱隱德弗曜父雨田公諱沛霖郡庠生以質行聞於鄉里

馳贈脩職佐郎徽州府訓導府君生十月而孤先王母李太孺人守節撫育六歲入家塾穎悟過人二十三補邑庠弟子員旋

食廩餼病世俗帖括之家游談無根不通今古乃發憤劉覽注疏爲漢唐諸儒實事求是之學博聞强識冠絕一時應歲科試凡十一九列一等爲歷任學使所賞而無錫秦端厓先生潮大庾戴可亭先生均元尤器重府君試文關雎之亂祭肉等篇與博宏麗傳誦大江南北嘉慶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時大興朱文正公巡撫皖省大庾公首薦府君

逕以應

詔固辭不獲受六品服戊午科會考優生大庾公以文正博學善衡鑒人物封卷送閱其時萍鄉劉金門侍郎鳳誥客文正幕

得府君及婺源汪君煥其卷驚爲碩學遂與青陽王君金華同邑張君杓貢入成均安徽優貢四人自戊午始也已未入都考取八旗教習又出文正之門辛酉補正藍旗教習期滿引見奉

旨以知縣用府君以先王母春秋高不欲遠離改就教職甲子選授徽州府訓導乙丑蒞任以闡揚絕學造就人才爲已責新安夙多通人而婺源故儒江氏愼修永尤爲卓絕府君一到任即屬婺源紳士次其品學詳之上官題請崇祀鄉賢爲諸生勸歙汪衡齋先生萊貧而厲品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精天文厤筭爲梅宣城以後一人年四十猶困庠序未嘗一列優等府君高其學薦之學使吳江周濂堂尚書兆基通州戴紫坦尚書聯奎遂食廩餼與優選并命不孝等受業汪先生嘗謂平生感恩知已府君一人而已前後所舉優行皆制行端方學有本原之士汪先生外若歙程吏部厚婺源戴茂才揚休王孝廉士杰黟汪茂才文臺尤其著也於世俗一無所好惟愛才如命士有一節之長稱譽不置其貧乏者傾囊助之已已冬告終養旋里徽人士涕泣送別者數百人庚午丁先王母憂讀禮家居精研程朱之學而尤服膺小學一書時時爲不孝等講解每自悔向者溺

於訓詁而聞道之晚也有來問學者必先勸讀小學書躬行實踐言動不苟稟其德而善良者無數增脩族譜義例謹嚴病世俗之譜傳會失實乃倣陳定宇先生譜略之例以始遷祖爲斷別采史策中前代姓氏人可爲儀型者列之卷首爲子姓法不敢妄有牽引家故鄉居無事不入城市從未嘗輕謁官府太平郡學傾圮丁丑戊寅之間歷城張小海太守丕昌銳意脩葺敦請府君主其事府君偕鄉城公正紳士晝夜經畫不二年而成偉觀又以其餘財創立考棚修理三忠節孝等祠蓋太平自有公事以來絲棼皆歸實用未有若此之盛也道光紀元再補徽

州原缺益以興起斯文爲任勤勤懇懇爲諸生闡發紫陽之學封河南巡撫程退齋先生道鋭杜門謝客不與當事來往獨愛重府君時時過從講論值新安修府志封翁悉委之府君其宏綱細目皆府君手定府君前後司鐸新安十餘年諸生有過不少袒護其有屈抑亦不阿附上官必爲諸生辨白論者謂整頓士習培養士氣府君兼而有之府君之再至新安也與族人約曰吾七十當歸來今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誕八月具文乞休都人士攀留不獲府君又節刻陳榕門相國四種遺規於學宮爲諸生別九月初旬舟過吳江不孝炘迎至學署諸生來謁者

一一接見觀髮童顏步履矍鑠人望之以爲神仙中人越宿即去不孝炘送至蘇城猶諄諄以培植奬嵗爲訓詎意到家四十餘日遂罹不測嗚呼痛哉府君之學凡三變弱冠時與同邑朱潤木先生滋年交又從松江周愛蓮先生藹聯遊學爲詞章酷嗜蘇詩及曝書亭集得其神髓後專意治經自漢唐以來說經之書丹黃幾遍又善鑒別古物於京師市中得古玉一片以今尺校古尺定爲琬圭與翁學士方綱往復辨論而歙程易疇徵君精考工創物獨韙府君之說爲著琬圭疏證以發明之其說經如論語矣取於三家之堂古注及集注皆未發明堂字府君據儀禮有司徹大夫祭畢儐尸於堂疏通證明使與上文以雍徹句一氣聯屬又謂聖門弟子公西華嫻於禮樂獨以年少不與陳蔡之從而侍坐言志及武伯問仁皆與子路冉有並許品其造詣當與游夏同科乃箸公西華宜增祀十二哲私議汪先生采人所輯今有錄中今其書散佚而府君生平雅不欲以箸作自見讀書所得隨錄隨棄故零編碎簡尠有存者五十以後篤志程朱之學一言一動造次必於儒者嘗謂 國朝理學惟陸清獻公爲朱子嫡傳其餘雖篤實如湯文正若節如李二曲皆未能盡脫姚江藩籬又病近世學者如原善復禮諸篇皆穿

鑿義理大爲學術之害故訓士教子必以篤信朱子爲先此府君一生學術之大略也府君家非素封而好施予節食省衣以恤窮困乾隆五十年大旱赤土不毛府君捐輸平糶爲鄉人倡多所全活又率族人創立義倉春放秋收至今族人享其利當塗生女俗多不育而鄉邨尤甚府君捐貲入祠並募族中富者共置育嬰堂籌畫周詳規模盡善以故三十年來村中無溺女者倣范文正公義庄之法捐田四十餘畝爲高祖以下子姓義田道光三年大水道殣相望府君在徽聞各圩俱破晡食不安搜括囊篋變易先妣奩中物益以稱貸得銀千金命不孝炘持

至家鄉盡以分散親族府君在署朝一粥暮一飯幾不能飽諄諄爲家人告曰此等大荒省得米石餘即可活一窮人命吾等減食度飢得以不死足矣平生篤於故舊有孤貧無依者必極力周恤之汪先生歿於石埭遺孤幼無以爲生府君既偕同志醵金佽助又招其子光恒入家塾命不孝等課讀今人泮矣凡與人交推誠相與雖至難處之事得府君一言無不折服而尤以讓爲先好名者讓之以名好利者讓之以利以故終身無與府君爭競者府君之歿也鄰里鄉黨皆痛哭失聲雖婦人孺子亦皆泣數行下以爲天何奪我善人也嗚呼痛哉府君生於乾

隆庚辰年二月初七日酉時卒於道光己丑年十一月初三日巳時享年七十元配楊孺人繼配吳孺人先七年卒子四人皆吳孺人出長不孝炘嘉慶戊寅 恩科副榜道光乙酉科舉人蘇州府吳江縣教諭自幼出後嫡堂伯父諱起元次不孝炯廩監生道光壬午考職二等候選州吏目次不孝燠增貢生次不孝燮道光辛巳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女一楊孺人出適同邑太學生汪辛棠孫男七致垚不孝炘出致瑩不孝炯出致璽不孝炘出致璠致璵致璺不孝燮出致瓊不孝燠出孫女三曾孫女一不孝等樸僿無文重以荒迷忘失量一漏萬然不敢以無實之言誣我先人惟立言之大人君子錫以銘誄用光窀穸不孝等死且不朽

先妣吳太孺人行畧

先妣太孺人姓吳氏世居當塗之花津鎮花津吳氏爲當塗巨族自樂園公陳臯山左歸以理學訓後進一門之內詩書孝友稱極盛焉外大父諱本涵爲邑諸生淡於名利終日以時花吟詩爲樂生子八人女三人太孺人其二女也年二十有二歸於先府君爲繼配先府君事先祖母極孝謹中饋奉養偶不如意輒呵斥不稍假先妣委曲承順先意逆志能得先祖母歡心先府君入都補八旗教習先祖母年七十三矣炘才十有餘歲歷辛壬癸甲四年而後歸此四年中一女一壻繼歿二子幼殤餘

皆病危而安先祖母亦病先妣夜不能寐淚盈枕席侵晨則起視湯藥左右侍養又以其間摒擋家務延致醫士欵接親友之問疾者戒家人勿令太夫人知增其懊鬱凡太夫人有求無不如意而獲其悲苦窘迫皆人所不堪族中父老莫不嘖嘖稱之曰孝婦孝婦先妣凡十八產僅存炘兄弟四人其愛之可謂至矣然督責極嚴雖小過不少恕季弟燮性穎悟過於諸兄而督責亦過之曰吾不愛憐少子也歲戊寅先府君署事貴池燮已食餼欲得一裘度歲先妣堅持不可曰汝三兄皆二十外始衣裘何能爲汝破例卒不與其嚴如此先妣楊太孺人遺一女撫

燮如已出壻貧贅於家其卒也哭之失聲婢女及笄則擇壻厚遣之不使充小星也村鄰之貧苦者皆量力佽助不待其人之自言多則請於先府君以給之是以所至莫不愛敬歲己卯炘落第督學賈東愚侍郎欲挾與北上先府君與先妣皆謀遣之去曰京師人海大之可以開擴見聞成就德業小亦易取科第博微祿以資菽水癸未春炘留校錄館季弟亦在都會試而太孺人歿於新安學舍年六十有二歲後四年炘中京兆試又一年選吳江教諭而太孺人俱不及見矣以癸巳覃恩貤贈太孺人祔葬於先祖母之冢右浙江巡撫帥仙舟師爲誌其壙以道遠寄文竟被浮沈哀哉炘年近七旬仲弟炯叔弟燮俱已下世燮候補江西知縣犇走於戎馬之間未知稅駕恐子孫不及知先人懿行故述其大畧如此以詒後人焉咸豐甲寅八月男炘謹述

卯生和甫兩弟行略

余兄弟四人仲卯生叔和甫季謙甫而余居長　先君子督子最嚴在新安時四人共事師受業已巳回當塗先君子命余課讀三弟余長卯生六歲和甫九歲謙甫十一歲三人者事長兄如嚴師倍書講經改削課作以及灑掃應對之節莫不奉令維謹余己卯入都季弟辛巳中式後與余偕留京都惟仲叔兩弟侍養新安及先君子解組歸旋即棄養余與季弟旅食四方季弟選青陽訓導余亦選婺源教諭守田園者仲叔兩弟而已仲弟客淮客沂客江陰俱不久叔弟惟留沔陽數月是以四人中

惟仲叔兩弟聚居最久又同年入泮壎篪之雅較余與季弟獨篤余癸卯來婺源兩弟送余登舟及丙午而仲弟棄世戊申余歸當塗叔弟已有夜不成寐之病及庚戌而叔弟又棄世季弟自青陽任保舉知縣分發江西現粵寇猖獗馳驅戎馬之間未知稅駕余薄宦星江當塗屢遭兵燹惟遣兒子歲歸省坟墓以問諸姪而已四圍骨肉阻隔三隅每一念及寸心如割仲弟諱炯字仲文號卯生廩膳生考職候選州吏目叔弟諱爍字叔安號和甫增廣貢生仲弟天才亮特讀書務記大義篤信朱子之學於近儒多所糾正所著仲子文集廓然以闢異說衛正學爲

已責沈鼎甫學使姚碩甫鹽運李申耆大令皆折節與之交羅根生學使見其集稱爲博洽精核世罕倫匹又集三禮表一書未脫稿而卒叔弟循謹過人不敢放言高論於先儒學術異同心知其意而未嘗軒輊精等韻之學呼吸侈弇辨入毫釐江愼修先生四聲切韻表一書一新安汪叔辰先生爲之校梓一青州李南澗先生爲之校梓二君等韻之學俱不精訛誤寘多叔弟一一校勘客沔陽時陸立夫制軍歎爲精核及總督江南屬姚碩甫刻之而未果仲弟性伉直人有過輒面斥不少假叔弟最和藹與人交惟恐傷其意雖涇渭分明而渾然不露圭角仲

弟廣交納多與賢豪長者遊叔弟里閈之間亦擇人而語仲弟雖貧而有時揮霍叔弟則一介不苟取與必嚴以聖門學者論之仲弟近於狂叔弟近於狷苟天假之以年詎能量其所至哉仲弟享年五十有二歲叔弟享年五十有三歲仲弟葬於先塋之次叔弟卜厝於本村之後尚未窆也余北望鄉閭烽烟怵惕何日得遂首邱之願使兩弟精靈依依於老兄之側如向日之一堂授經時哉

亡妻陳許兩孺人行略

元配陳孺人外舅益之先生之長女也外舅與　先大夫交最篤同受業於李敬之先生門下指腹訂婚年十六而來嬪性伉爽胸無城府有不悅即宣諸口　先太夫人恒切戒之然事太夫人極謹余己卯入都以媳代子職太夫人病捨其子女裹被從太夫人寢衣不解帶者數月太夫人呼之未嘗不在側以故太夫人絕愛之與余爲夫婦十九年未嘗道家中人一字長短性甘儉約所衣惟嫁時服未嘗向余索一美衣余無一錢入室孺人亦未嘗私用一錢也辛巳秋從先大夫再至新安逾年病

歿年三十有四歲遺二子一女女嫁後旋卒長子致垚次子致璽今俱入泮生子而孺人之下世三十有三年矣始余在京師而孺人沒後一年余奉太夫人之諱南還服滿復入都供職校錄先大夫憐余久鰥屬胡竹邨農部在京師爲余續弦即與竹邨同寓余未敢應命及丙戌旋新安始訂婚於許氏焉許孺人歙之許村人先師子含夫子之室妹也先師道其妹之賢先大夫欣喜納幣年二十二而歸余事先大夫極順撫子女如己出德容莊重望之者莫不起敬戊子秋奉先大夫之命至吳江學署歲暮各有自鄉里來挾尊而求助者不遂其意語漸褻侮余方怒孺人竊止之曰牀頭尚有俸金何不多與之睦婣任恤古人之所重也余媿悔急厚贈之而歸有老僕浪費度冬不能得敝裘憚余不敢請孺人潛贖諸質庫而與之後僕涕泣道其事孺人歸余六載而謝世年二十有七歲先叔浩川翁聞其卒頓足曰我房下可死之婦極多何爲奪我賢媛遺一女甫晬而天嗟乎兩孺人皆逮事先父母今先人下世已久余年亦既老矣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伉儷之情能無追憶之而有餘愴耶

當塗　夏炘　號甫

吳江縣告孫夏舉先生配享文　戊子六月

惟先生敘耀朝光窮理盡性以愼獨爲宗旨以下學爲根基通朱陸之畛域溯濂洛之淵源早歲科名壯年氣節救六君子之獄陷穽不辭有三烈士之名義旗共舉值鼎革乘除之會高巖阿隱遯之風守道彌堅屢徵不起讀易於兼山之堂講學於百泉之上天空月朗斂志高明雪霽山深澄心澹定功深涵養極體認之潛修年到耄期幾從容以中道而況英才負笈弟子有

名世之儒著述等身理學表宗傳之的洵爲一代儀型足樹千秋圭臬茲遇

聖朝之典新升配享之班梅堰松陵脩膠庠之俎豆芹池藻泄薦妥侑以馨香敬卜良辰用安享位尚饗

婺源縣告朱子移像文　戊申六月六日

惟我夫子靈鍾獻瀆道接魯鄒星源乃發祥之區虹井開斯文之運我

國家

聖聖相承尊師重學

綸音崇祔躋享堂階

宸翰頒題標懸楣棟乃自雍正十三年建廟以來迄今百有餘載柱礎漸欹宋閣已朽鼠巢蟲脊複窄之漏偏多蠹族榮端飛革之形或失甚非所以妥神靈而通肸蠁也今諏吉重修庀材

選料舉來大木羣驚邪許之呼聚集羣工難免雜糅之褻僉議敬將神像移安於考棚合邑官紳齋肅將事庶幾重門嚴鑰仍然清謐之宮佇看斗拱觚棱重復負輪之美惟我夫子其鑒之敢告

婺源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蓋聞樂重反生禮隆報本孔子發祥宗魯自謂殷人朱子誓册新安豈徒闔產是以舊宅有虹井之瑞諸生矜闕里之名邇來士昧反經人多逐末琳宮梵宇蔚爲奇觀聖域賢關視同無覩坊表之勢漸欹榱棟之危可畏丹雘難施於壞壁軒楹欲壓夫頹山蓋自建廟以來已多歷年所矣炘以末學司諭是邦本私淑之素心冀作新於舊貫高山在望欲從末由恭逢督學鳳城羅公興起斯文表章正學太守長白達公脩廢舉墜敬賢愛才茂宰鮑意以贊襄多士聞風而鼓舞邑有洪中翰名鈞者當仁

不讓見義必爲中宵深話慷慨千金獨力仔肩始終一諾竹頭木屑見平日之預儲斗拱觚棱度宏規而大起迴環崇堞狀道貌之嚴威襟帶流川悟淵泉之時出茲當獻室有期升梁諏吉儒紳景仰父老歎呼爰抒詞藻以發皇用佐工師之邪許

兒童偉拋梁東旭輪照見海天紅聞說句羅元菟國一稟中華文教誦法紫陽翁

兒童偉拋梁西羲蝸息鑾陵鳥栖試看休屠流異派誰是源疏洙泗隻手障危堤

兒童偉拋梁南岣嶁山高萬象涵十六字讀經論定何必金文玉簡宛委恣幽探

兒童偉拋梁北璀璨衆星俱拱極萬方起化仰燕京煌煌功合昭垂注義無差忒

兒童偉拋梁上王道聖功資輔相漫將雲漢詡文章如此孔思周情日月遙瞻望

兒童偉拋梁下脚跟踏實無虛假自古性道不易聞能從灑掃立基便是上達者

伏願上梁之後高瞻敷仍富有百官小學乃作聖之基近思深造道之與陽儒陰釋戒入室以操戈主敬存誠克升堂以奪席

處不矜夫門戶經人咸慶得師出有光於序庠旂鼎於焉銘績庶無愧大賢之桑梓可永爲吾道之干城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十八冊

36A

婺源縣學告朱丞相李伯紀先生崇祀西廡安位文 辛亥八月

惟先生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歷險夷而不變信體用之皆全剌
臂上書須臾而定大計圍城受命慷慨而誓三軍請僭逆偽命
之誅立南渡百五十載之國本議經制招撫之置收兩河三十
餘郡之人心讜論至言屢躓而不挫其氣憂君愛國至今猶共
諒其忠洵爲一代之偉人足式千秋之羣士我
聖朝崇儒重道軼後超前
今上御極之初
特允撫臣之請苾芬俎豆薦明德以馨香陟降膠庠在

先師之左右某等恭承
綸詔肅奉明禋爰卜良辰用安享位惟我先生其鑒之尚饗

婺源縣學告宋丞相韓稚圭先生崇祀東廡安位文 癸丑二月

惟先生河嶽鍾靈圭璋毓德祥雲五色現臨軒唱榜之初宦蹟
三朝極盛德元勳之望兩建儲以定社稷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十上章以別賢奸仗平生之孤忠以進墾廢壞九千六百頃忻
代無闕食之兵活飢民七百餘萬人河朔有更生之樂讜言正
論雖戇直而出之以誠正芻垂紳處危疑而不改其度溯其功
業允爲廊廟偉人式我膠庠洵足範模羣士我
皇上崇儒重道發幽闡微
特允撫臣之請用升崇祀之班左右

先師品薦東廡之俎豆馨香明德人懷北宋之儀型某等幸逢
盛典肅奉明禋爰擇良辰敬安享位惟我先生其鑒之尚饗

祭義冢文 并序

道光三年癸未濱江大水而當塗當其衝爲害尤劇九十月之間江潮既落水灘山麓之旁無非零骸斷骼枯腸殘胔犬豕之所噬踐鳶烏之所銜啄惻人心目亦有高棺堅槥縱橫欹壘既無題湊之文莫識誰人之匱時也冬日黯淡浮雲無光嚴霜遍野朔風怒號每當陰雨之昏燐火四起彌望無際或紅或碧或圓或墮或聚或散其中微聞啾唧之聲悲乎冤哉此其人生當有年之秋屢豐之日其子孫不知遠處葬於圍隄之中狂濤陡入風急浪高鯨鱷出沒蛟龍翻騰莫不排草穿壤搜壙沖穴新

阡舊墟迸發無遺此其樹木之所罔礙沙礫之所壅滯留而不去者已如此而其漂沒於長江巨海之中者更不知凡幾也炘時適自新安奉 太夫人之喪歸葬於青山之陽仰體先慈惻怛之仁深思凡民匍匐之救力既不能及遠謹就十字圩西北一岸及沿山上下十里之間與同志文學李君天明任君大鋪太學陳君勝鼎楊君藩先等相地度壤捐資募工自冬徂春始克竣事是役也凡買叢冢兩處一在蕪窩村之後一在白土山之麓計弓丈四十有餘畝既拾枯骨又以絲棉之黏否分其男女作兩大穴瘞之凡埋枯骨一百有餘担葬棺五百有餘柩費白金二百有餘兩葬既畢以黍醪雞豚之品設祭於叢冢之前招魂而告之其詞曰

維彼天道平陂無常淫潦爲虐禍及死喪狂飈怒浪逞威施鋩盟穴決兆漂枯流僵在昔蜡氏除骴有章死氣逆生疫癘不祥矧茲暴露彌滿道梁乃荷畚鍤乃營坊堂還爾卑濕置爾陸岡免文狼籍深爾座藏峩峩高阜蕭蕭白楊餐吸風露控御陰陽女蘿爲帶薜荔爲裳文貍赤豹以翔以翔抑予有言試聽無忘冢臨大道六逵曰莊往來行人于豪于囊昏黃夜黑無厲茲鄉爾魂有知一舉吾觴

弔王烈女文 并序

王烈女者婺源豐洛村農家女也父大議早世母許婚於考川胡鴻基之子宗梯胡世業儒宗梯聰穎善讀書烈女少宗梯兩歲宗梯年十八以攻苦病瘵卒時道光癸卯六月九日事也訃至女痛哭欲奔喪母持不可益痛哭不已母以期年許之自是不茹葷不衣綵不簪花村中潰戲女伴相約共往輒推病不去明年六月八日有羅田人來議婚母密以庚帖與之女遂投繯而卒其母尚不知也鄰媼來省母問女安在母曰在房媼驚曰兒死矣兒志甚烈今客又來死必矣急啟戶戶扃甚固毀戶視

之果然兩村之耆老士庶無不人人流涕明日爲宗梯之小祥胡氏迎櫬合葬於戴家塢去考川三里邑明經王燦文曜南爲書烈女死節事婺源縣教諭當塗夏炘聞而悲之又明年乙巳夏四月炘因公過考川胡鴻逵鴻儀兩生來告尤詳於是望烈女之墓停驂爲文以弔焉其詞曰

夫何娟娟之弱質兮迺視死其如歸貞一心而不改兮覺死是而生非詩書未嘗寓目兮烏知儒生之所譏儒生好以曾子問律貞女其論似是而非史策更逸乎其未聞兮亦非景慕乎前徽靈臺冷如古井兮誓寡鵠之不雙飛指周歲以爲期兮客何爲乎扣扉兒志不可奪兮母命又安敢違也拚永訣以絕後悔兮洵明哲之見幾也嗟乎百年瞬息兮人禽幾希死或如泰華之重兮或如毛羽之微彼朝縊鶉首之綬兮喜賜蒼梧之緋以鬚眉而靦顏庠序兮能無愧乎閨闈余馬迍邅而不進兮盼松楸之夕暉溪流汩羅之水兮草長首陽之薇絕荆棘之縱橫兮鬱蘭蕙之芳馡狐狸遠其遁跡兮雉翟耿介而相依秀竹節之猗猗兮挺貞柏之巍巍余將召飛廉使掃塵兮揚蚩尤之翠旂騰豐隆而迺駕兮揖望舒以馳騑排閶闔而顧旌兮於以慰貞魄之歔欷

祭仲文二弟文

道光二十有六年九月既望長兄心伯自婺源專足至賞塗命大兒致垚以雞豚黍酒之品奠告於仲文亡弟之靈曰嗚呼痛哉吾二弟聰明之資誠篤之行淵博之學宏辨之才終身困者於牖下不得一設施於世而竟從此而去耶吾自三十歲以前兄弟四人相師相友誦讀一室未嘗須臾離　先大人每顧而樂之今雖風木興悲而兄弟四人者尚皆完全無恙亦老年不可多得之境也孰意二弟先舍余而去耶余壬寅選婺源以道遠不欲赴任遲迴一載而後行二四兩弟送余登舟余決然忽

而別孰意此一別也即吾與二弟永訣之一日也嗚呼痛哉二弟前冬信來言欲於去秋科試之時省我於新安之郡城乃正月殤一孫男七月又殤一孫女興戢趣沮而遂不果於行而遂有今日之變豈以孫男女之殤而內損於心歟抑別有故歟嗚呼痛哉　先大人司訓新安最久教澤被人最深今六邑紳士籲請崇祀名宦祠中丞已於七月十九日會摺具題吾滿擬奉

旨俞允之後約二弟到徽送主入祠而豈知二弟之竟不能待也嗚呼痛哉　先大人之見背今十八年矣此十八年中吾與六弟或試禮闈或館四方動輒有經年之別戊戌六弟赴任青陽離家纔二百餘里耳每歲猶可一會未有自癸卯至今四年不一面者也六弟今秋保舉入都去十二日而二弟病病遂至於不起惟四弟一人自金陵作伴而歸病也延醫藥也嘗性續也候氣斂也撫衾蓋也憑棺而吾與六弟空有兄弟之名而曾不得一與哭泣之奠嗚呼痛哉二弟天分過於等夷自十七八歲讀經即能強記漢魏諸儒之說三十以後篤志程朱作為文章醇而後肆今溘焉長逝精神當不至澌滅宜日夕侍　二大人於九泉之下以庇護子孫二弟所著之文集俟六弟歸來共

議付梓其未成之禮表亦徐令兒姪輩繕寫收藏斷不致為他日覆瓿之用吾二弟其安心於冥冥之中而不必為之繫念也吾自聞訃後肝腸斷裂所以不能如譙元曹全之以弟服去官淵明之以妖喪免職者以家中雖有可耕之田而無可居之屋吾豈忍與四弟暨姪輩爭此數椽之舊廬也哉行將買一屋於姑溪之側以庇餘年他日解組言旋二弟之魂魄當日往來於老兄之側也嗚呼痛哉尚饗

樂志堂文略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十八冊

35 R

學海堂叢刻之十一

石門懷古賦

南海譚瑩撰

石門在南海縣西北三十里郡國志謂南粵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爲門因名石門前人辨之已詳竊嘗買舟過此按諸圖經固未敢謂其言可據然嘉南粵藎臣也使能於此積石拒漢或未遽至覆亡乃天欲以全粵隸中國卽起趙佗於九原興兵絕道且無能爲役嘉柰僕何哉石門之破嘉之不幸全粵之幸也暇輒攬筆而爲之賦亦以褫將陽故侯毅魄云其詞曰

莽莽平楚滔滔逝川石立陡絕門開呀然不見當時破粵楊僕樓船城郭返照帆檣暮烟漁笛喧而海潮急僧磬沈而江月圓當夫帝賜哀憐臣奉貢職五嶺遙通三關匪隔迨漢使之不還卽粵兵之宜扼豈鏦矛之未酷第封節以奚益天子旣親降璽書鄰國亦交馳羽檄變弭蕭牆禍除肘腋中外一家河山半壁險非力士之開峻似巨靈之擘異函谷而可封匪成皋而亦塞卽使其下滇水而逕來統懸軍以深入無間道之可由有潛師而易躡島嶼沙平林巒壁立火艦風船山樓粉堞木蜃板猺奇材劍俠四山則草木兵喧萬里則雲雷陣合鼓作昜衰鞭長者莫及戰于箕而先軫不歸禦於殽而孟明可執白起無坑趙之慘王濬無平吳之捷偏霸中興宗臣累葉而乃敗同鵲岸偪甚虎牢迎刃輒解前鋒始交渡水者以罌仍怯斷流者投鞭不勞雷鳴鼓角日耀旌旄軍排犀甲隊肅銀刀被江而下入海焉逃救閼與而趙奢膽決度陰平而鄧艾功高風以利而偶泊水方生而敢嘲挾太山而壓累卵然爝火以燎秋毫馬首是瞻而竟克犬牙相錯而誰邀形格已奪血戰相塵土氣佗城之焰軍聲尋陘之濤遂使烏竟焚巢蛇爭奔穴阿房已焦中山必拔守卽墨而事去燒夷陵而氣奪狂

自跳梁螳能拒轍神降而虢亡鬼謀而曹滅劃無玉斧而何憑奠比金甌而亦缺嶺海劫灰君臣喋血九郡席捲三城瓦裂竊國者百祀而忽諸稱制者五王而竟絕吳宮則麋鹿遊多越殿則鷓鴣啼徹是蓋謀分成敗業有廢興苟憑恃乎壹戰當鞏固乎千齡慨中原之板蕩外聖主之威靈唯偏隅之清淑合壹統乎隆平衣冠彌盛帶礪誰盟羈縻者軍無鬬志震疊者國有先聲又安問乎攻守之陳迹與險易之殊形獨惜酷吏主兵偏師就道建瓴之勢已成獲粟之功尤著而慘殺可誅淫刑敢恕經鬼村則名籍難更毀神廟則瓣香誰炷楊僕廟毀於唐

嶺南節度使韋正貫迄今看花登陸賈之城剔蘚謁任嚳之墓載鶴扁舟撈蝦古渡漁樵莫詡英風山水似含餘怒戰壘客尋詩山無墮淚碑卻近沈香浦煎茶刺史祠松篁笠屐香荇藻鬚眉綠雲與白鷗閒倘識興亡局

鹽田賦有序

鹽田粵東大利也而年來寖不逮昔議者欲稍爲變通之說不知粵鹽之壞壞於販私販私而商疲商疲而販私而丁愈不可問矣丁不可問而殷商悉爲所累究何法以懲之僕粵人也謹援故老所流聞略仿柳宗元晉問之詞以少抒其諷諭之情而成此賦固未敢與郭璞

閻伯興諸子競短長爾其詞曰

有錢塘估客問於南海釣師曰青州厥貢特重鹽絺鹽筴立於齊國鹽盆權於漢時或生鹽井或產鹽池擅山海而乃富出木石而轉奇惟粵名田盡辨物宜吾子殆生長於斯者敢期爲我一一詳言之師應之曰鹽官置粵肇漢元封都尉設於吳之某王巡院立於唐之肅宗由兩宋以迄我　朝職官有表食貨有志幾於月異而歲不同而粵中鹽利且與兩淮兩浙長蘆山東而代雄矣鹽亭有驛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之所徵焉鹽場鹽柵王存元豐九域志之所稱焉以至劉恂嶺表錄異所稽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評而鹽田之制均未嘗切究而講明也俯近滄溟帶山灣浦自廣肇惠潮以洎高廉產鹽者六府分廣東海北之場而王伯厚玉海之所書宜亟補博茂電茂小江大洲淡水鹹水蠶村調樓海矮矮崗小靖招收碧甲海甲白石丹兜不能遍數利與穀侔蓋前明額設者二十有七所至我　朝而舊章率由其爲田也有港有隄有溝有竇有池有牆有槽有漏潮汐訊消長之期風雨卜陰晴之候沙平布以如砥水周環而若甃虞其涸而日戽者三以耐水鹹而取鹵沙鹽相雜風日兼美置之漏而未乾淋以水而能已鹽鹵乃流沙

沈於底始則覆之以蒲蘆繼則投之以蓮子鹹潮久退爝火不起或更試以雞卵魚苗莫不與飯而俱浮矣其熟鹽則煮以竹鑊塗以蜃灰容卅廿斛煎三五回胡入爨而不焦本柯亭之笛材元霜既搗蜃雨何來倏煙霏而霧結鼉海氣之樓臺其生鹽則最苦雨淋端宜日炙柵淨無塵池平有石廓平陸以霞明亘前村而月白俄愁霖之兼旬均束手以無策綜一漏而計之冬春日微日得一石而多損夏秋日盛日得二石而轉益五畝之田歲四十收而鹽幾二百石也於是陸運水運山居水居監司無卧收之引僮徭甯淡食之虞價微則民無不

足得易則丁皆有餘下以供嶺海軍農之要上以佐
朝廷倉庫所需恒估利者十倍僅通行於一隅粵西原
賴江右遠求指七閩而擊檝望三楚以通舟滇惟閩省
黔獨一州膏津雪積委路霜稠交廣則公私同悅東南
之擾匱何憂蓋鹽田粵之大寶又天地自然之美利而
殆非蕃舶所能儔客曰是皆然矣方今
皇帝盛明海隅清晏度支非桑孔之倫寇盜絕孫盧之
患且也守支搭配弊已宿懲乾沒并兼奸仍立辦王守
仁之議上定例恰符劉堯誨之疏陳舊規誰變吳震方
書之雜記今則無其事也屈大均載之新語今又殊其

制也而近且國課急而商計虧餘鹽溢而正額滯才慙
學士竟有私鹺勢非平章公然盜販李林甫之生計凶
狡可知王伯齊之往來姓名莫問豈積久而弊叢令智
勇之俱困願借箸以籌之庶悉聞乎讜論師應之曰夫
興利者務除其弊而塞流者貴杜其源今子無乃知漏
卮之良足惜而未審易轍之匪易言哉
聖天子皇輿遠馭
帝綱宏施重臣膺崔浩之錫大府蒙劉晏之知細微之
闌出安可恕而飢寒之坐困殆可危粵商當積重難返
之餘久無起色西北兩綱傳誰登乎貨殖而顧以中綱
爲極商收私而鉤通者固其職矣商賣私而影射者尤
難悉矣遍地皆私而官估復高價反爲其所抑矣且令
商煮鹽柴紹炳之論殆未易行也就場稅鹽李雯之說
亦未甚精也惟秉廉能以率屬先矯惰而警輕望似崇
山之峻心如止水之清其下化之食不必魚尾猩脣服
不必冰紈霧縠使不必俊僕嬌姬居不必瑤臺夏屋將
見家之貧者可轉而使富而鹽之乏者可糴而使足遠
報轉輸均思儲蓄斯時竈丁亭戶衣焉食焉不敢欺作
焉息焉不敢暇朝與程功夕同論價駕帆檣而安往給
米鈔而誰假而不然者原接籍而可稽豈託詞之能辨

問澄汰之誰宜冀觀摩而漸轉謂驕橫之已極慎搏擊
所當先能以古而爲鑑知防患於未然涓滴之水終成
洪川苟隱憂之方始反不如於石田誠不欲見粵人之
之安處而蚩蚩者輒垂涎於利權

孔雀賦

有南夏之珍禽稟麗精而挺質擢修尾以自揚奮洪姿
而特出何衆鳥之襁褓獨金華之藻逸蓄文采於罽賓
非鷃皇其誰匹喬木誕瑞深山孕靈飛擇巖幽浴喜沙
平丹口素規翠角元睛錦輪張而照爛金線綷而晶熒
覩雲霞以迭變隨花萼而俱榮朝棲桃林之末夕啄荔

支之英時迴翔以盼睞或振迅以飛鳴於是羨光儀之倏爍偉靈表之輝煌詔迹人於遐裔頒翟氏於炎荒弋無待播畢未暇張彼愛護其殊羽深自蔽於修篁麝剔臍而重惜雞斷尾而可傷慮倉皇而一顧致金翠之無光惟善收於羅網實相賞於文章爾乃離羣棄偶辭母別子轉徙彌年飄流萬里置身瑣第之中戢羽雕籠之裏飲以凝露之漿飼以霏瓊之蘂何隆恩之迴殊嘉文藻之尤美鸚鵡慧以非儔蒼鷹鷙而莫比敢低止以相污良虛縻而獨耻哀時命之既蹇擅瑰奇於此身既飄零而去國更顛頓以依人縱顏色之永好亦鸞騰之靡

因倘園林之久紊終雁鶩以相鄰角蓬鬆而特起翅軒翥而難伸顧形影以淒絕覽光華而備陳於時綺榭晨開金堂晝敞袵服爭華織歌振響卻步躊躇凝情俯仰碧聳毳鮮錦舒翼廣累樊重葩羌難鬚髮玉止金亭若還而往既而素月流天綠苔生閣鏡檻無人湘簾自落俄弁形茹依屏魂愕委殘碧以凋零銷暗金而索寞聞舊曲以無由抱長思而寡樂佳人有瑤瑟之悲上客有錦書之託在池沼而誰禁守階墀而已薄憶當年之瑰瑋交羽族之參差何今日之鳴嘯獨相伴以雄雌望桂枝之故巢渺雲海於天涯嗟櫺檻之相隔假羽翮而安之迎日光而起舞解人語而深思見綵衣而莫妒謹跬步以自持慎欽崇於九德庶恩顧其無移

恭擬賀收復回部四城生擒首逆張格爾表

臣聞征畎夷者夏后越七載以方賓伐鬼方者殷宗屆三年而乃克匈奴畏漢衞青經絕漠而還頡利降唐李靖獻陰山之捷然亦類殊種別此界彼疆置州以寬宥爲名款塞亦羈縻勿絕若乃赤土是大國中人疏勒與依天者等圓顱方指爭隨牛馬而眠沙度繩行久絕風雷之聲乃游魂於皞世獨梗化於堯年此輩皆孝子順孫中國已勝殘去殺絕葦橋而何虞地險攻鹿茅而亦

被天誅不得已而用兵期有征而無戰亦祇自還自走未聞三絕三通神聖威武迥超前古欽惟

皇帝陛下一人有慶萬國攸同奉

列聖之威靈暨九邊而弭伏凡夫二十八宿所不照七十二代所不臣山經水志所未詳屬國鴻臚所不悉莫不道一風同淪肌浹髓釋氊裘而襲紈綺陵阻絕而奔郊圻豈特寫成王會之圖織作太平之頌魚膠疊獻雞羽爭輸飲白鵠以徐行鑄金鵞而遠屆者哉乃有喀什噶爾逆回張格爾者鳩原鷹化貙本熊生準噶爾之叛奴霍集占之餘孽與姑句而同叛並斬唐兜葬文泰其

誰憐曾俘智盛宜彰顯戮方伸大武之威特追餘生仍準不孥之律未聞完卵竟肆磨牙乍聽豺聲已吹虺毒謂任尚之已急疑范雍其可欺朱蒙豈河伯外孫浮無鼈渡高車亦單于女婿聲似狼嗥七旬未格虞干一面迭開湯網鴞音詎革狐性終疑夜郎有自大之心古莽實多眠之國壯如冒頓騎盜馬以亡歸善似僂人令捕魚而助食韓滅近連沃沮竟集流亡滇吾本附燒當轉爲渠帥猿猱長大是婆彌集戰之因羊馬疲羸知突厥將衰之兆竟當秋而決策偏候月以生心螳拒奔車燕巢懸幕時也辭軒偃甲罷刃銷金壁盡如戈山都積雪

韓戢聲言征討誰聞貨賄之求韋皋第主招徠竟至癰疽之決完殘奮怯兵盡矢窮馬洴督誰誅死綏班定遠難期生入重可傷已夫漢力且耗於西戎唐禍實基於南詔阿犖倡亂而李郭未可遽平延州弄兵而韓范唯聞自守珠厓棄郡雖慙盛德之衰玉斧劃河或亦遠猷所法　聖天子神機獨斷我武維揚命九節度以出師詔五將軍而保塞八旗試弁六郡良家吉林雄師索倫勁旅如貔如虎爲鸛爲鵝桓桓赳赳旌旗捲地而來正正奇奇鼓角從天以降黨項隨征吐谷爭爲前導之人大宛助擊樓蘭早受通侯之賞焚柵而行裹氊獨進半

驢連而路絕水草結而橋成決隄灌墉擲石碎堞一稍輒貫十賊每矢亦殺一蠻軍實已充渠魁務得兵如霜雪照日月以俱銷地乏魚鹽化蟲沙而必射氣凝車蓋證島嶼之人來星守招搖決蠻夷之君死祠名蟲落豈頭飛而亦生種或阿蘭誰體輕而工走漫勞八戰八克宛示七縱七擒鋌鹿已窮飢鷹何颺陣圖迭破一麾而高麗皆驚戰士長歌三箭而天山已定潞子已滅何待期年烏孫之圍不出五日挾方壺而壓卵捧渤澥以澆螢李嗣源惟以氣吞鄭元璹乃曰口伐三將皆飛四城齊克知鮮卑不敢南牧令漢家無復北虞一千八百所

之烽候全銷三百七十襲之賜衣仍給漏網決罅逡巢逗穴方謂奔虛州而行軍即獻乃欲竄舊所而諸部仍推以彼捧獲兎於場中致生犀於闕下呼延陀各有分地幸賜哀憐葛邏祿已隸小州正須驅遣永爲外扞竟作前鋒唐休璟被甲先登馮子明更衣急擊遂乃馳雀鼠之谷入蜻蛉之川破之似雷霆夷之若草木河名曳落都曰橫衝奮撾直前攝幘復戰敢徐行以躡窮寇先零渡水而奔猶死鬬以拒單師道宗超山而下刀弓自動旗翻太乙之靈繩索相懸屯集浮屠之險居非槃槖敕田慮而竟縛兜題服并于闐棄黎弇而誰留漢使是

皆我
皇上廟謨夙定
天罰恭行惟
聖人不怒而威故天下無思不服長蛇封豕處四裔而必誅寖炘銷鋒閱三時而已緩王者大一統之義且將囊括而靡遺盛世有非常之功豈慮鞭長者莫及婆羅使往送金盤而貯花涿郡師旋拔銀刀而芟草魂魄敢爲白虎征輸豈有黃龍送行在者唯正義弟兄曳太廟者獨仁恭父子迴塞無晏開之警爲邊何日變之虞小臣迹滯南邦心依北闕不克荷戈執畚載肄采薇之詩

喜聞拉杯摧枯眞如破竹之勢從此沐和殄信鱗集仰流三身一臂儼若神居交脛穿胸咸登佛界何勞雙兎之碑覩縷彎弓躍馬直抵四蛇之境唯聞鳳舞鸞歌

恭擬平定回疆露布一

臣聞命有功而征不義執有罪而究無辜惟天討所必加實廟謨之素豫是以周宣薄伐暫勞六月之師夏禹徂征偶致七旬之格拯民於水火之中還師於袵席之上有非常之功者亦惟斷而乃成不得已而用之遂不勞而已定欽惟
皇帝陛下三靈和晏九服清怡休養者百年懷柔者六代惟我
朝之神武迴越尋常翳萬國之伽離羣思弭伏陸懾水慄岳曜山華盡爲郡縣偵羅願以吏民歸屬豈特獻舞傳歌憬琛夏贐委效中郎之署編名屬國之曹而已哉乃有逆回張格爾者爲梟爲獍非馬非驢或狼孕之所生孰豕噓而不死日者建靈旗而載指伐華鼓以專征葉爾羌既復隸于版圖霍集占亦難逃於斧鑕薩木薩克且特逭其餘生喀什噶爾已同安於善地鼪巢盡覆鼈卵終完漁讓耕推山明海晏亦謂阿史那貌殊突厥莫與典兵高句驪名署位宮仍非似祖而乃乍還乍走

一卻一前舉弓而葉柳遽降盜馬而單于誰殺未聞虎蔽竟作蟲飛人如巴郡誓言忘清酒黃龍國豈悅般技術作盲風大雪擲石穴而誰中乘土船而豈浮田益宗不異常蠻沙鉢略乃云得衆恃其地險亂我天常驚看獸角之危迭送豺牙之毒長蛇封豕反薦食於同生白馬黎牛竟蔓延于殊俗誰當勁處嗟播系之違期莫解重圍悵劉琨之清嘯我
皇上聖策風行神機電發頒牙璋而動衆馳羽檄以徵兵千旗雲引萬戟林行兵是鵶兒軍如鷂子漁陽墨騎肅愼雄才焉耆請作聲援党項願爲前導臣等建牙仗

鉞秉節擁旄敢勤中國以倖功名不與逆賊而同日月修我矛戟峙乃糗糧某日月師抵洋阿爾巴特大來谷裏軍方合而即料奇兵懷遠城中陣已列而何虞突騎將推雲起屯看四道之聯城視赫連賊自五溝而至既周濠塹豈煩移就于崇岡各望旌麾孰聽便宜而緩戰得其廋伏斬厥厮輿環以剛車擲之銑鋗尅期深入破曉長驅箕張翼舒堵壓雲覆先摧兩翼次決中軍戰既有餘攻無不足備梯衝鼓角知月急而日窮樹纖扇麾幢示有前而無卻叢矛注矢束馬懸車既鳥舉而狼奔遂風驤而電照某月日進抵沙布都爾步南騎北左水

右山起沙結城選地浚塹以瓠盛火爲桴寘薪我軍徧山縛炬乘風吹灰持練緣墉推車焚柵挑刀走戟露紛魁頭或攖龍雀之鋒並爇鴛鴦之焰郅支圍合鉦鼓動地而來林歷屯空干戈拓山而上鷹擊鴞下飈騰波流段熲之禦燒當尚餘弓矢闞稜之破公祏竟脫兜鍪熊羆願作前驅虎豹聞而股戰敗尉遲于鄴下豈事急而傳呼破張步于東城視鋒交而橫突批亢擣虛追奔逐北屆遼海而略地送款者四十城經夏州而耀兵追躡者六百里某月日遂抵阿瓦巴特八道俱攻一朝而拔勢如解籜事並轉九直舞飛樓以上宛若鬼神遙從問道而來遽衝心腹焚其積聚殲厥渠魁頻舍未定而兩祛直前名王屢俘而先鋒誰致吹三角以皆裂羣占得地之徵擁一麾而遽平旦欲造圖以獻蒙狩猊而作士氣遂克深州擊鵝鴨以亂軍聲竟收淮蔡盡復三城之險不見一虜而還和闐蕞爾彈丸尚思負固魚游沸鼎螗拒隆車連雞不得俱飛困獸猶將反鬬鑿塹洩井曳輿塞門十圍五攻後發先至矦泉深入縱降卒而即用薊人劉裕密謀張疑兵而仍從內水衒枚易服獲成洮水之功樂飲張燈徑奪崑崙之隘誰家兵馬照霜雪以俱銷重譯山川訝風雷之疊警僨尸曠野饜肉平原電

埽窮邊雲消大漠牸牛草馬盡向南眠火鼠燭龍復邀西眷區脫有慕仁之雅咸歌湛露以畢恩月支知好道之君共指東風而入律是皆士卒宣威師徒用命或北州大將或天下精兵琵琶蹴踘亦寓陰機繡帽錦裘備徼雄略屢獻陰山之捷曾經絕漠以行軍豈餓狼仗名飛騎得八千人可當百萬挽兩石弓復識一丁投鞭斷流裹氊通道五申知儆七伐無愆士有權枯拉朽之功民無委粟遺芻之嘆前後俘獲八千餘名斬馘十萬餘級此外歸降皆已安撫梯航萬里中外一家唯張格爾遠竄遐陬駭奔絕徼本非留骨之種亦等飛頭而生鋋

鹿已窮飢鷹何颺雁門閉諜備知狐兎之靡依蠻邸腥臊卽并鯨鯢而就戮臣等仰承
睿略幸策殊勳敢邀大樹之虛名實忝長城之重寄若輩竊知其家事壯氣誰謝于古人從此包戈寢柝罷刃銷金錢或取以謝神箭何勞於射鬼欃槍遠埽民安耕鑿之天鐃鐲不鳴野絕風塵之警飛廉善走終見戮於海隅疏勒何憂且暫留于闐外折衝自愧幸致生犀馴雉之來競病難諸勉賡朱鷺白狼之什無任慶快之誠謹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恭擬平定回疆露布二

臣聞書稱卽敘詩美來王非無粒食之民豈有金行之氣方謂大蒙之人信可知伊川之禮亡然而夏后徂征曾勞七載殷宗薄伐亦已三年始聞西域之通共決南人不反乃有口含石蜜便作甘言心匪丹砂誰知向化雜處有黠民小吏此輩非孝子順孫遂吮血而磨牙竟躍丸而躍劍不試乃王者之師本法天而廟戰小征亦聖人之略以誅暴而福成犂庭掃閭屈膝交臂百戰百勝暫勞涿鹿之師三絕三通迴異延光之代欽惟
皇帝陛下乾清坤謐岳曜山華四表無塵一人有慶雜不耐濊王於郡裏遇竟如民致堅昆都督於席間未嘗爲怪伯雅來庭而削袵特賜衣冠元深款闕而衣皮誰圖章服築受降城於河北歲減萬兵置都護府於關西仍開四鎮
列聖之英謨雄斷百年之軒德堯勛久已含甘吮滋摧陸讓畔喀什噶爾逆回張格爾者藁街餘孽磧鹵游魂竄鳥鼠之窮邊集蟊蠅之小醜恃其阻遠受彼逃亡浸以驕橫私其賦稅疊羅施夙隨李靖特追纍囚諾曷鉢已徙靈州誰知安樂將衣帶而詎重建旗鼓以自尊軻比能目前鈔略敢信均平阿那瓌境土遷延仍陳窘乏水難畫字謂使語之全虛火未生矛決兵端之以兆冥

厥久稱降戶光城豈異常蠻聞眞番辰之上書遽思壅閼指鳳林關以爲界詎復優容於時溟澥不波邊陲罷警蕭斧韜刃虹旗攝麾陳湯無矯制之思馬燧有披心之概納李臨淮之短刃豈有還期據劉子羽之胡牀原非坐處遂使藁蓮臺畔難招楊業之魂疏勒城中空下耿恭之拜臣等才慙仗鉞職忝擁旄敢云卧護六軍實愧坐知萬里久切鷹鸇之逐乃蒙騏驥之乘爲將豈有怯時聞賊亦作喜色張宏策目中所見宛逆爲圖測而來長孫晟域外之威竊欲與雷霆爲比自某月日乘勝抵沙布都爾追亡逐北批亢擣虛兼舍還龜畫旗夜火

智盛進營於柳谷頡利走保於鐵山雉竄鷹飛鼠逃鳥散東戡南翦本先德而後刑三令五申各有前而無卻巴圖魯侍衛等席寵禁營乃心王室皆萬人敵有國士風貂蟬本出兜鍪蟣蝨曾生鎧甲錦裘繡帽彼軍先奪其心數果一瓜若輩皆同此味程不識足稱名將王君廓何謝古人吉林黑龍江勁旅等漁陽墨騎鮮卑具裝解煩之兵渴賞之士以蹶張爲隊率或說衛與駢憐慣爲偃月之營巧作撒星之陣薛孤按稍雷方震而直前宜興舞刀水交灑而不著陝西四川等處并火器健銳營會經出師官兵等或奇材劍客或教士習流弩父亭

公信臣精卒豬突豨勇龍騰鳳飛長繩繫髻皆揚大眼之逸材苦竹布阬與卜天生而共跳躍駝峯而逕上曳虎尾而倒馳四正四奇十盪十決從征諸伯克等或狼朧而至或蛾伏而來銀刀雕旗鉤刃長稍王隨太歲疊寫羊皮代著甲門詎懸狐尾便斬寐龍誰知神力卽逢死鹿亦固重圍巴渝敢作前鋒曰逐永爲外扞飛星流電吸海吞江七軍圍而九軍方小敵怯而大敵勇遂以某月日進抵阿瓦巴特莫悟焚巢之警猶矜拒轍之雄軍號餓狼都名落雁長縉誰辨爾朱倍道而行舊法悉除達頭仰天而拜十里幾如銀壁千奴拚作肉籬營爲句鑠游軍自足彌縫車作偏箱戰地仍隨廣狹應弦輒倒全仗八陣之圖聞鼓卽行豈見兩甄之敗壁能獲柵逕欲摧輪虎負隅而敢櫻鹿走險以仍擇竹筒鐵礮箭火罌灰投薪於棚東葦及陣炬排雉尾焰爇狼機騎若騰雷驂如激電排烟則地湧冒火則山搖龍虎鳥蛇原分四陣熊羆虎豹乃作前驅具裝爲獅子之形績帛作狻猊之狀更出迭入背孤擊虛標牌竟破馬軍壘尉誰驅象屬別有隱兵隄裏伏虜溝中截洲爲塹卽成鹿角之形游騎夾門疊作魚鱗之陣風雲作氣草木皆兵勢早吞沙聲咸動瓦長矛利刃夾彊弩以三軍角止鼓行

聯分屯爲四道狼偏逐兎鶻竟隨鴉豈聞乍走乍還居然三戰三克八道俱攻一朝而拔九上九下危危窮窮擒葉護而已定天山入蔡州而僅遣元濟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三城電掃風除波恬塵靜和闐危同几上困若網中戰胡柳而早料其情留吳房而特分其力腹心已壞制支體而何難西北果奔壁東南而早備賊倚頹山而陣幾如猛獸之決蹯軍從間道而來竟類貪蛇之忘尾渡何勞於甓瓴伏兵至而驚降坐方遣以琵琶精騎從而掩擊亦乘紫馬謂于謹以窮追誰著絳衣比顏良而亦仆殲其鳥了之帥毀其蟲落之祠畏堅城

不若鐵星見走騎稱爲閃電髮植鬢指骨騰肉飛戰既有餘攻無不足每鬬輒避鴉兒軍來此獲復與熊耳山等前後俘獲共若干級巖疆盡復戰士長歌宛若刺蜚終殊橈沸驚看驗耳伫慶縣頭敢刊隆竭之功共奏短簫之樂從此赤土吹螽蒙瑛納箭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爲邊豈曰羈縻立國不聞戰鬬願受國家官職執笏以還親供道路耘除拔刀而起禮行撤殿慶自溢於珠盤居異拂廬喜方騰於麩梡第給四時役使豈有軍征苟求祕閣圖書何妨敕賜是皆我

皇上雄才遠略英斷沈謀倒日迴天塹山堙谷用能咸

劉厥敵耆定爾功慙非借箸之才獲覩櫜弓之盛唯願蹋頓并斬仇猶遂亡亨以純績金犀謂曰仙宸帝所蚩尤既死八方之弭伏尤虔泰岱苟封四國之從行已陋風車火傲無非大國中人海處木居更撰西州程記無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諭曲江人士牒

竊以開卷有益昔賢所稱博學於文往聖所勵覆雖一簣卒竟爲山之功掘非九仞罕致及泉之效我阮儀徵師相督粵時開學海堂課士深明此旨樂觀厥成蓋愼餘必本於多聞而求是務先乎實事僕肄業最久校文竊慙敢駕他途之趨願爲先路之導亦以敎學務期相長況乎同行必有我師昔曾攝篆端州亦謹貽書閩郡卽本山堂考課以爲同學法程矧曲江乃張文獻之舊邦余忠襄之故里劉軻經術邵謁詩名大義微言業已貫元精於耿耿流風餘韻何難尋墜緒於茫茫才似晏殊勿他題之更請技如陶穀原依樣而畫成本奇字之未知豈高歌而寡和笑鳳毛之待檢恐蟬腹之太淸擬此後於各孟月初旬發到題紙遍給諸生務宜同作勵各各詞章之業經史尤先結重重翰墨之緣斗山長在縱屬尋恒之輩亦能積少以成多況皆穎異之資自當

聞一以知十談藝誰敢讀書便佳毋違特諭

諭端溪書院士人牒

昔宣尼設敎首曰文顏氏約禮先言博學問思辨藉以篤行興觀羣怨要於多識我阮文達師督粵時特設學海堂季課其羣材之淵藪多士之津梁矣僕忝同校藝愧未通經顧昔曾攝肇府敎官今復監端溪講院仍濫師儒之職殆深香火之緣敢僭論文共期嗜學爾端州人士或文章司命或風雅總持或書讀等身或業勤焠掌自宣卿擢第巍然弁冕於羣英況大府掄才直遍網羅於五管復有盟心至契早已刮目相看矧經山長之

琢磨矣俟衙官之激勸獨是前因未昧結習難忘敢言老馬之知途快覩巨鱗之縱壑竊願發出山堂題紙自院內生童以至闔屬舉貢生童等暨僑寓諸賢務期多作交到院內彙寄省垣公同評閱其有名言奧義鉅製鴻篇固各蒙相長之資實轉獲多師之益即有錦猶學製弦待更張既往牒之頻繙即曩編之漸熟酌蠡原難以測海覆簣殆可以成山敢希韓愈之抗顏莫怪豐干之饒舌嗟嗟十年重到（子以甲辰權府學篆）故我依然一事不知儒者深恥王思遠有言人多工於謀人而拙於自謀僕之謂矣第饜廣文之飯獨气司業之錢仍稍竭其涓埃

俾共欽乎山斗（謂文達詩）我言如贅爾學彌增無違特諭

重刊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序（代）

維咸豐五年秋八月校刊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書成而續弁其首曰自禹貢列於夏書職方紀於周禮辨方經野宜溯權輿起例發凡豈容摹仿又況漢代藝文之志隋室經籍之書不乏圖經祇存目錄至若李宏憲元和郡縣遂涉古迹樂子正太平寰宇兼采文人紀載迭詳體例盡變若夫吳郡所產時有干將莫邪漢中宜繪定先木牛流馬織錦交推蘇蕙可並縣圖著書特爲吳潛竟成家傳譏彈有自斷限宜先然或務求簡要專學謹嚴表或仿斜上旁行說但詳四至八到蕢桴土鼓兒童謬說賞音元酒太羹主客誰眞知味法度居然王制形神定似漢書藏久東閣而不觀閱即隱几而思睡所以宋次道范致能之遺書朱竹垞嫌其太簡康對山韓五泉之名志章典籍詆其不情逕刪藝文陸清獻詎持平之論但明沿革載東原亦矯枉之詞夫山川能說風俗當知土宜田賦之必須國計民生之攸繫貴徵文以考獻宜博古以通今考核研求固折衷之至當登臨題詠仍沾溉之靡窮流覽八荒盱衡千古實有裨於掌故獨兼益乎詞章此王氏之書所以不可廢也謹按象之字

儀父金華人慶元年中鄒應龍榜進士曾知江甯縣百里絃歌豈辭官以充隱一家詞賦獨鍵戶而著書才似賈耽學如任昉勤蒐博采勒成此編張衡亶揚雄之元郭象竊向秀之註吉光片羽久落人間陳寶赤刀卒歸天上錢宮詹之求訪期以卅年阮太傅所編摩達之九禁宋曾鋟板今但影鈔海內殆鮮完書嶺南幸存副本吳廣文（蘭修）之祕籍陳儀部（其錕）所珍藏載兼兩以何嫌饋一瓿而特借未經讐校宜別風淮雨之多易致淪殘況累載兼年以後爰偕玉生譚學博悉心釐定留意補治覓善本而無從思誤書而敢信朱墨互勘靈

光巋然購之井底之函保護幾同心史祕似帳中之帙酌量特付手民慨自江左偷安史官失職中興倉卒南渡因循元時特詔纂修宋代尤譏率卒柯奇純之論撰誰貴新編厲樊榭之唱酬猶徵礫事是編則彪之青箱朝儀諳練湘東金管人物周詳紀政要則證以見聞錄夢華則訪之耆舊閒談足用今事能知記異子長奚俟褚孝孫之續註非裴氏殆拾陳承祚之遺此其宜刻者一也崇文總目六朝之故帙猶存紀錄彙編兩宋之遺書不載頻經兵燹載閱滄桑誰鈔北堂之書尚餘東觀之論縱能負如雞次終亦蠹於羽陵耳是編則斷楮零

縑單詞數語雖條分於各卷尚概見其原書篇缺嘉禾標名足徵聖瑞詩逸唐棣斷章彌繫人思屑玉零金座記莊嚴七寶殘膏賸馥谷分錦繡萬花此其宜刻者又一也惟唐宋之名流兼嫻文筆實乾坤之清氣增重湖山然而鐘簴屢移鉛槧漸罕人人撰集各各稱詩縱推星斗羅胸業等雲烟過眼是編則拾碎金於文靖裁餘錦於醴陵王子安獨秋水兩言溫鵬舉則韓陵片石吳江楓冷業見信明隴首雲飛足傳柳惲著撰不朽何必等身之遺名字翳如盡屬嘔心之作此其宜刻者又一也且自潛研堂之著錄劄子不存文選樓之庋藏跋語可攷流傳非久缺逸轉多深恐如日本叢編韋述之兩京新記未得比元豐舊帙王全之九域全書遲任琬鐫終當羽化學博喜籌燈而讀史樂尊酒而論文亟與泛覽流觀露鈔雪纂披朝華而靡倦埽落葉而彌繁迄三載而乃完或千秋而可託獨惜石郎割地永棄烟雲祖逖渡江未收河洛悅西湖之烟景效東晉之風流中外一家山河半壁玉斧劃而羈縻易絕金甌缺而補救難完屢撫卷而悵然恒檢書而太息唯是文章淹雅援据精詳縱未如酈道元之註水經實迥異高似孫之修剡錄方輿原具勝覽未許祝和甫之齊稱廣記同屬古書

竊謂歐陽忞之稍遜昌黎願借獨海嶠之遺經蕭相倘收卽咸陽之故籍但見吉金貞石早備朝廷四部之儲休言賸水殘山殆過元明一統之志

粵雅堂叢書序 代

夙聞劉勰之論曰先王聖化布在方策夫子風采溢於格言蓋孔堂汲郡之古固無待於闡揚而玉箱金版之遺亦靡煩於甄錄懸諸日月積比邱山欽逢治教休明文史足用行披坐檢汎覽流觀豈有爝火可佐三辰叢薄足裨列嶽然而觚裂疣贅瑣碎支離屑玉雜鉛充庭折軸縱微言之垂絕均要道之所存雖瑕瑜

相形而朱紫待別都爲一集端藉叢書溯自古鄮左山人之舊刊以迄鄮鎮鮑處士所近輯陋似列肆間坊之彙刻備如

延閣廣內之鉅編業並輝映後先亦各流聞今古某久事編摩偶付鉛槧會匪噉名之具依然漫與之詩斲輪任笑以升堂拔戟竊冀其成隊亦雕蟲之小技或附驥以同傳四部森羅寸心得失請言其概有七難焉舞同癯鶴轉羨氊氈伏比疥駝猶矜嫵媚削任禿乎千兎載定束乎兩牛豈韓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實趙平原所愛士碌碌無奇燈務餙乎九華琴必珍乎百衲益同買

茶貧學市瓜如傅毅之筆不休宜覆酒甕縱陸澄之史立就仍戲書廚業已等身猶然師耳其無謂者一也瑤池之駿圖及盜驪金谷之筵饌有萍韭而乃胡盧依樣小草異名似換羽而移宮實重規而疊矩孫叔猶在奚須優孟之衣冠西子自佳苦被無鹽之刻畫行將壓倒元白非徒闇合孫吳業開卷而雷同或成書之月異訝節度之麾幟變換不殊笑記室之襴襦摶搗已慣其無謂者又一也書不止金縢大誥詩豈徒清廟生民異備六官而任缺攷工同尊四聖而逕刪繫傳鉅鹿鴻門數葉足具史才小園枯樹兩篇便推賦手恐抱璞而遺玉謂披沙而揀金踵謬沿訛因陋就簡食雞千蹠乃許善庖見驥一毛終疑泛駕思鳳留羽夫豈別有肺腸擣虧成塵究非本來面目其無謂者又一也朝華夕秀斯兼百卉之稱秋菊春蘭各極一時之選近則談漢學者尊服鄭而薄程朱講唐音者仿高岑而輕揚陸縱矜絕詣仍匪通裁卽擅專門宛同編嗜珪璋特達忍拋墮珥編璫黼黻相須何礙零縑斷楮熊魚均欲宜兼取捨之言丹素殊觀偏主是非之說其無謂者又一也班馬史判異同本宜蹈襲劉宋書分新舊互見醇疵不必如滕薛之爭何至若尹邢之避唐詩具在各矜一字之師晉帖

爭博或詡千金之本憐屐齒所未到邃古苔封信文心之獨奇簇新花樣偶同埽葉宜比積薪瑟既改弦博非覆局便譏殘客或詆重儓其無謂者又一也豔稱淮雨孰辨陶陰原是金根殆非白及業已先書璽素豈容妄下雌黃惟寫本之未工實鈔胥之屢誤又或遞經翻刻迴異原文盡信書而惘然宜奮筆而直改乃作騎牆之見宛如築室之謀但兩說之並存竟一辭而莫贊是則編惟刊誤必並錄乃算完書史或拾遺定夾註斯稱足本其無謂者又一也古人不作來者難誣唯篤好乎奇編恆易欺以贋鼎夫向子期之莊註以郭象所竊而別

行師尙父之兵書以朱服之言而不廢譚峭著撰竟盜於齊邱阮逸託名實發於坡老倘貴遠而賤近必留僞而去眞將類李斯狗枷相如犢鼻令公皁襖洪崖幞頭固不僅若鍾鎭西之贋書米阿章之假帖其無謂者又一也粵雅堂者舊輯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亭者舊遺詩之地而因以署焉者也言念桑梓之邦恭敬敢後從事棗梨之役推廣宜先歲月不居行能無算酌叢編之前式俾故帙之永傳仍與玉生廣文同發舊藏各從轉借參懷撰定殫極邱墳校練有無損併存佚愧顏少監之討析必暢本源同諸葛相之交游獨觀大略不拘

時代間攷平生奧義名言隨鈔瑣錄昔賢之賸稿佚女所戲編倏閱四朞始成十集亡待補乎三篋還敢吝乎一缶苦奢願之難償憐壯心之未已藏山誰敢壽世可期更殷勤以訪求仍次第以刊布汲古遜毛琴川之博幸際　昇平解經媿阮文達之專誰許私淑琅嬛可賃定比張華而更癡　清祕難齋夙羨黃香之早貴難如成容若之好事重刻徐憺園司寇彙編同人擬重刻通志堂經解敢擬馬秋玉之積書待乞全謝山庶常撰序鮚埼亭集有馬氏叢書樓書目序

海山仙館叢書序代

叢書之刻于今夥矣溯自古鄮山人學海俟後賢之續南村居士說郛刪往牘之全備逸史於古今括遺書於漢魏解經則輯之容若撰集則訂自西銘稽古曰鈔淡生餘苑陳眉公之祕笈曹秋岳之類編今獻彙言夷門廣牘毛子晉之所津逮張若雲之所討論以至稗海函海問經抱經鏡煙珠塵訓經讀畫唐人說豔元代調工吳氏震方之蕪黃氏丕烈之古合置之檀几宜寫以金壺榭閱微波堂聽雅雨金忠淳之所校奚獨甲編鮑廷博之所收會經

乙覽殆難更僕各有傳人若夫

古香齋之袖珍

武英殿之活字則更儲同球璧瞻若日星此桐川顧修彙刻書目編成而仍多缺畧者歟某自昔年幼學壯歲倦遊作拙宦於京華賦閒居於粵嶠深慚譾陋藉啟愚蒙參考古今冀明久遠謂莫如書祕玩以爲談助廣儲以作訓詞鄭重補治殷勤求訪曩者曾鐫墨刻遞及官書業已照軫充箱盈帙滿笥仍於暇日亦訂叢編遠溯歷朝畧兼四部自癸卯以迄於今得若干集貯之海山仙館爰以名焉其他流聞已遍奚待蒐羅卷帙太繁無從排次發凡起例約有四端非素忌辛付之一噱今夫

揚子之元經極妙閱四百載而乃興汲郡之燼簡幸存得數十車而尚祕常景愛玩間遇新書任昉儲藏率多異本襄陽發冢考工遂傳伯喈入吳論衡方得理縣纔憑舊譜佳兒肯以示人搜巖却覩積書從古未嘗問世廿年纔有殆張壯武所未知三本尤精必王仲至而始見此其宜收者一也至若蝌蚪文所書魏史業爲束晳所緒成葫蘆中會貯漢書未必蕭琛之祕甚彪之所傳舊事豈緘之青箱柳惲少作新詩競寫之團扇杜銓論撰文軌後進寶行趙柔註解佛經俊僧欽味而乃類經五厄尚冀千秋搜索靡遺存亡未卜豈王潛夫指訐時

短不欲章顯其名如向子期大暢元風卒使零落其義此其宜收者又一也亦有古書原非盡美要爲屬率所資昔人均已不存遂信斲輪所詆禪官小說閭巷侈談長者一篇姓名久佚搜神之記亦幻譽以董狐括地之志遠成勸由司馬應劭之書不與後世服其見聞淮南所著亦傳通儒議其出入本無關於輕重殆易至於淪亡增損孰與千金絕續幾如一綫此其宜收者又一也復有流觀偶及偏嗜同譏本極尋恆亦當宣布豈盧幼章之佳器唯讀離騷異杜元凱之好名特癖左傳與我周旋既久棄置綦難半生誦習無多低徊莫已偶同孫鳳壁間常繪閬仙敢學伊川案上獨陳唐鑑眞如膾炙美誰別其異同一例熊魚欲得兼而取舍此其宜收者又一也鉛槧豈精錢旆轉富仍借一瓻而敢懈洊成萬卷之鉅觀藉娛嶺海之間身均算漁樵之叢話此亦名山之業原非作者之材集當編年座同選客早知無分於詞館何緣窺祕殿全函敢謂有功於藝林仍幸獲兒曹良產爾

鄺海雪詩牋序代

溯自明祚既終　皇靈遠播不乏殺身成仁之輩致命遂志之倫蓋以精衛拊心尚思塡海子規啼血獨冀還

鄉頑民實先代之藎臣故鬼亦　熙朝之義士是以零縑斷楮神力護持片羽吉光後人寶貴又況千秋作者擅赤鸚鵡之才名一代畸人豔玉麒麟之誕降濬清源於漢魏導先路於屈陳實太白之繼聲殆曲紅之後勁匪三唐之衣冠優孟洵百粵之蘭茝美人乃能劍槊俱精韜鈐夙學官非信國守似睢陽竟賦國殤猶思巷戰圖書環列幾如武惠之營城郭屹然便作王熊之冢宜其騎尾箕而復返世度詩星與日月而爭光堂欽海雪已湛若先生南風懷古甘露發祥米汁佛之夙緣金銅仙之少作汪洋自恣趺宕多奇業補諸生旋列五等慶

上元而跨馬衝大令之前騶難逢韓吏部之賢偏如賈島誰似謝茂秦之俠莫脫盧柟遂乃作鬼門之游弔新息而摩挲銅鼓爲蠻峒之客謁女官而參佐玉符拌棄青衿終成赤雅觀其分明釋地論粵西之建瓴慷慨談兵羨岑氏之繫眾且欲上追馬鄧不徒闇合孫吳原非曼衍之談豈盡牢騷之語時也寇氛萃於晉秦兵氣纏於畿輔中原流賊邊徼重兵九重下罪已之書四海錄求賢之詔方但折梅度嶺看竹浮湘按轡幽并揚舲吳越天荒地老酹屈平賈誼之靈水碧山青訪神女明妃之迹官皆狗監莫薦文園人匪亞夫誰求劇孟漫滅禰

衡之刺蒙茸蘇季之裘遂藏劍以南還仍引觴而北望以至迭奉故君悉居中祕人間何在海水橫飛　帝綱恢張　皇輿永奠屑效守陴之哭猶矜拒轍之能斷指不辭納肝奚恤樽會著箭刃豈懷靴周郎刀偏識君蘇武節誰假汝惜禁籞諸陵之法物特殉舊琴貽他年德甫王蘭泉之珍藏並陳遺研寶器皆贖從質庫豪宕可知草書原索自香山死生相伴璠璵爭取莫尋先軫之元鐘簨不移如灑萇宏之血是可傷已且也婦安餓顯之無稱足徵家法兒任死綏而轉戰早作鬼雄又豈可目大阮以狂生笑樂天爲迂叟其爲詩也熟精選理丕振宗風偽體獨裁眞面同識聲情直軼乎開寶標格遠溯乎曹劉冠汝社之遺民抗南園之詞客參軍會作或疑蠻語之工曠代誰如宜擅逸村之目鏡湖長笛太華疎鐘夏鼎商彝瓊琚玉珮不愧藏名山之語兼以人傳何妨緝先輩之詩同稱嶠雅久經推挹奚俟揄揚昔人謂小雅怨誹離騷忠愛無以尚之亶其然矣族孫蓂階上舍特爲箋註重付琬鐫昔樊南之集釋有道源坡老之詩註由初白絕學殆傳於後起生材奚假於外求舊有懷甯兩阮序引鮑廷博之叢書業經削稿侯方域之尺牘一例絕交此又甚於沈君典之劾張江陵顧亭林之詆錢宗伯亟宜芟薙勿使流聞可已某分居後進夙慕前型三都之賦手甚高敢希元晏一瓣之心香攸在端屬南豐文人自古相輕試考王朱之緒論詩史翕然推重豈徒鮑庾之才華謹序

史春林先生味根山房詩鈔序

自昔諾如季布誰擅詩名政媲劉昆鮮嫺文筆若乃冰柱雪車之作瘦僮羸馬之行助有江山恐笑比鄰之似吟工邊塞定愁知己之難風災火難之區沙度繩行之地均經閱歷彌見性情懷古既若陶潛補亡復如束晳傳猶編乎孝友材實冠乎古今萬里逐臣敢說回天之

力九旬壽母竟償愛日之忱夙賦春陵之行愛均元結仍著輞川之詠品愈王維若我春林史先生味根山房詩鈔者洵一代之偉人殆千秋之絕作矣哲嗣穆堂中允昆仲等擬付雕鐫囑襄校勘瑩品難託於仲偉才夙慙於士安謹略掇其生平庶特存其梗概焉惟先生生同名世讀夙等身偶業簿書羣推任俠罄萬金而結客具五鼎以娛親猶然負米之心小試栽花之手之官江右作令餘干武城弦歌澹臺偶至灌壇風雨尚父依然祥瑞等於棲鸞忠誠類於咒虎口碑猶在心版同銘朱邑奉嘗陸雲圖像乃緣罣誤遣戍伊犂黑水飛灰赭山

餘燄城推惠遠縣盡綏來流沙可居瀚海無極戈壁之險雪山之寒或市月而逢人惟集霰而倒馬祝煩房晷穴有怪風拜任耿恭塞惟窮水關榆邊柳歸故里而無期雪窖冰牀夢重幃而不見賈長沙擬宣室之對李供奉比夜郎之流人何以堪誰能遣此而乃陽關西出逢盡故人霸陵夜歸獵偕醉尉以將軍之揖客爲戎府之諍臣漸離知壯士之不還趙熹殆英雄之所保氣豪湖海下懸榻於耆賢學比河汾卜及門之將相人猶白帽客比黃衫已而　詔許賜環筴攜叢稿荷　絲綸於九禁遂聽循聲歸琴鶴於三城實緣孝感期范巨卿之葬誼定深交贈蘇屬國之詩才越降將且也憫羈孤之流落願提挈以旋歸哀鴻逐隊而竟還呦鹿呼羣而乃食崎嶇重阜怵惕長衢蜂抱香歸鶴餘糧在桐均半死檜幸再生丁令威歸各如仙羊角哀聞當竊愧玉門生入愛旅燕之依人錦石重來學啼烏而哺母金章紫綬歸然　綽楔旌閭藤杖版輿恪侍宣文講幄烟蓑雨笠長者之車款門慈竹孝梅郎君之谷如畫十年廬墓畢世村居其胸次殆加人一等宜其詩理趣不凡翛然意遠風神散朗格律謹嚴宜抗手於高岑屑傾心於皮陸異西崑之塗澤無北地之叫囂唐子西謂杜陵爲此君虞

伯生比漢廷之老吏意存伊洛氣挾幽并識卽健兒解煩老嫗卽論昭代實袁蔣王趙之繼聲偶作寓公亦屈鄭陳梁之嗣響亭曝書而無泯維桑當祖竹垞堂載酒而倘存瓣香殆屬坡老泓峥蕭瑟潔淨精微與秋色而爭高書歲華而可讀昔者黃河遠上雙鬟唱徹新詞暮年白社閑居十手鈔存近稿豈第如梅宛陵之句偶織弓衣李君虞之詩爭畫屏幛也哉寸草吟悲東野添綫幸報春暉卷葹集亞北江荷戈還占喜雨光芒萬丈獨欽寶劍之篇福命三生殆軼秋笳之作

顏君猷聽秋草堂詩鈔後序

瑩髫齡時即耳同里顏孝廉君猷詩名陸澄讀書誰量卷軸王摛隸事敢爭簟扇鸚鵡賦成中郎袖稿相榴文就孔璋碎節篇什則令名夙擅鉅公方嗟賞而書辭藻爲後進所宗好事或流聞已遍弱冠後乃贅弦韋通縞紵人則今雨舊雨巷則青楊白楊王江結契友是忘年崔盧對坐情深懷古王秀之傾慕宗測幾欲畫形陸慧曉近並張融屢聞命駕越二歲而君猷沒矣長淮絕渦半嶽摧峯月死珠傷芝焚蕙嘆任敬子少時常恐竟屈指以難期王仲祖疾亟概然重悲懷而莫已猶憶辛夷館裏玉若廬中樹古池平階閑人靜清言畢景逸氣橫

雲聯袂爲越井之遊襆被赴雲山之約會匪浹旬俄驚隔世執孝經老子空懷風調於平生值美景良辰宛晤獻酬於微闇有道之碑文誰泐王微之圖籍僅存是可傷已聽秋草堂詩鈔一卷令弟方谷所編也零珠屑玉片甲一鱗謝文靖之碎金江醴陵之尺錦蕪沒所餘誰珍享帚凋殘之後半付羽陵噫其酷矣夫駿馬倏化本具雄姿鸞鳥哀鳴冀欲勁羽使其嘔心吟就等身著成藏有名山付之文苑千秋之得失偉於旂常一集之流傳榮於令僕則馬卿雖夭茂陵尚購遺書偉長縱逝子桓爲輯中論慰結習之同嗜足名家而靡慙胡乃風流頓盡纂述不多未遭投溷之慘幾有覆瓿之慮應瑒足以著書良可痛惜盛衰所以稱嘆要有大名然而徐樂一書阮咸三語工拙不存乎多寡題署曷資於繁富矧此吟咏具有性情哀感頑豔思清緒密戴角者無上齒其將不脛而走乎矣襄讎校囑付琬鐫編瑙截貝詎等碔砆素練輕縑曷慙錦纂鳴弦已輟敢論伯氏之琴撫卷彌嗟載咽鄰人之笛

陳芒村詩序

詩貴別才尤關絕詣簪毫珥筆豈盡常揚之輩緯史經經會匪錢郎之匹紆紳紫禁不能冀一集之流聞也抗

席名山未必知寸心之得失也然或風流自賞興致俱豪紗帽隱囊筆牀茶竈文詡枚皋之疾才患陸機之多迺玉迺金盈帙滿笥而協風告倦睇死紅於仄逕嚴霜戒寒櫶病綠於平楚聲沈影寂悵矣如何陳子芒村公卿後人湖海豪士柳遐特萃江漢之英陸瓊實荷門基之寄聞雞空等於越石射虎屢經乎北平著作所存詩歌獨擅觀其驚風雨泣鬼神衞玠空愁唐衢善哭痛古人之不見嗟來日之大難昂藏碎安道之琴磊落斫王郎之劍張平子有四愁之咏臨淄王有七哀之賦洵靈均之別子而浣花之替人矣側聞游覽之鄉是古要荒

之地蠻花犵鳥并入吟囊箐雨茅烟蕭然襆被逐生涯於禺峽琴禱畫盂驚別夢於獞猺觴校鈴鐸山銛似戟水黑如磨衫痕淰淰以懷人燈影幢幢而憶女在作者亦僅託於有來斯應而覽者或許其窮而後工而不知絲竹之感亦陶寫乎中年江山之助曷牢騷於爾日鷗爭鯨吼霜辛露酸其才逸者其思哀其詣超者其藻麗耳龍城之謫宛畏譏讒海雪之游式經離亂今芒村者未淪綺歲幸際清時以團扇彊環之子作瘦童羸馬之行風雲思鬱登高則銅磬山孤兒女情多弔古則綠珠井廢宜其春鵑秋蟀不無騷屑之音鐵板銅琶大得崢

泓之致清源自濬餘味曲包蓋範水模山而芒村之詩境益邃矣王筠惟晚來獨步盛憲有天下大名來者難誣請視斯集承明之選指日期之領袖之譽吾輩事耳敬勗光儀毋徒自苦

熊笛江廣文遺詩序

稱詩吾粵人祖曲江至前明而海目標能瑤石擅美十先生騰聲於勝國三大家嗣響於我　朝近數馮黎復推李（繼芷）宋（芷澤）其他高言妙句縟旨繁文不乏替人居然作者然而源須導夫積石沙任散於恆河宜雜仙心勿墮鬼趣陶亮開情張衡絕唱迭主敦盤而無間足張旗鼓而翕然者其為我遂江廣文乎惟君前生宿讀曠代逸才其人殆狂狷之間並時無伯仲之輩思光賦海小杜談兵龍性難馴鶴聲誰盜腹止半豹目無全牛信萬馬之皆瘖嘆一夔其已足太原公子知虬鬚而特來江東孫郎謂獅兒而共避合　熙朝而論直抗手於王施即近代而言豈傾心於袁趙黃景仁洪亮吉且遜其沈鬱蒼涼也錢牧齋吳梅村不如其清轉豪宕也星斗羅胸雲烟滿眼飄同墮葉落比閒花滄海橫流名山何企篇惟寶劍貯乏錦囊等敝帚而誰珍云尺璧以非寶恨人如僕江醴陵之餘錦不完太傅為誰謝安石之碎金

庸棟孟嘗欲泣復聽雍門之琴壯士一去微聞燕市之筑良可惜已惟君丹竈自營鐵橋可度短衣射虎長劍刺蛟擲米紛披拈花了悟阮文達師闢山堂課士工詩者首推君與徐鐵孫觀察泛月牛渚似鎮西之品題賞雪龍門荷文僖之廚傳輞川和作裴秀才不減右丞居成都杜拾遺未依僕射夙稱三絕祇借半閒野火春風行卷舊留聲價檐花細雨冷官深負平生會棄產以營書特辭官而賣畫時也波恬塵靜歲稔人和君與謝里甫先生潘伯臨比部錦袍人物玉麈元風銀管同操牙絃迭奏斜簪散幘白舫青簾擬北郭之聯吟記西園

之雅集仿裕之之野史豔陶家之水仙復有掎裳連襟
歙竹吟花醉墨橫飛洞簫誰謚余亦間與琴尊跌宕笠
屐迎延紅豆倚聲金荃撰集夢西湖之煙月詩冢長存
謂鐵翁事話北地之輪蹄酒徒未散匪逃禪而登堂大雅寺
歷周秦同鑒古則樓醉總宜船盡書畫住萬松園而命
酒紅蠟成堆弔百花墳而訪碑紫騮屢駐尉佗宮殿鮑
靚房櫳華林試達摩之泉海幢復議郎之廟珠溜月色
徹海濤聲譜荔支香而渡江夷光一舸編藤茶碧以乘
屋迦葉半帆花埭冶游筆牀茶竈訶林淨社金戟玉缸
王子晉之後身吹笙亭在陸大中之行紀拾翠洲回洵

足樂也月苦風酸海枯石爛似辰星而竟盡覺今雨之
都非逝水彌年停雲在望屢扣西州之策仍求北海之
文斷楮零縑殘膏賸馥嗟嗟君仍藉此以傳哉蓋君中
年後屢言寸心得失撰著綦難一藝專精流聞較易仿
漢魏六朝各家傳作根柢宜先綜唐宋兩代鉅手英編
波瀾莫二務觀伯生而下自滄無譏公安竟陵已往於
今爲烈扶輪當屬之吾輩橫槊端推乎後賢遂乃殫心
顏柳馳譽關荆歲恆千金日止一石何須舞劍乃助興
而作圖原可易錢輒欣然而題扇人環墨客揮犀特豪
經儷黃庭換鵞誰屑取原以義得本非諛鐵門之限爭

踰草堂之貲竟辦嘗謂余曰閒來自寫青山賣不使人
間作業錢唐伯虎句余答曰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
中山唐伯虎句亦正未可知耳而君乃爽然若失也曾幾何
時四郊多壘九服皆兵圖第仿乎桃源語更凝於竹屋
而君亦以哀物悼世旋歸道山矣同時倡酬諸子又若
倪秋槎大令陳仲卿吳石華兩學博顏君猷儀墨農兩
孝廉黃石溪明經徐夢秋鄧心蓮鄭棉舟三茂才等以
君方之人爭說項我獨推袁已沈休文曰若夫敷衽論
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也謂夙構爲無足重
輕視新作仍未甚愛惜風流雲散木卒草亡同招三閭

之魂誰鑄閬仙之像遺詩二卷附題畫詩一卷哲嗣湘
湄上舍所輯也蟫缺炅朽補亡蒐逸署曰吉羊溪館詩
鈔擬付剞劂委撰序焉非君意也嗟嗟詣羅含之宅蕙
箭凋殘叩崔護之門桃花零落老成頓盡歇俔可知者
舊誰傳音徽邈矣然而一鱗片甲自炫五采屑玉零金
迺裝七寶阮咸三語祖詠兩聯枯樹一篇韓陵片石依
然獨出冠時也殆長庚降而誕生豈少微隕而求死內
翰位業猶記寶陀剎僧東阿文章定作遮須國主懸劍
聊學吳札著論終遘桓譚何必萬言業同方朔像贊無
愧一字宛作林宗碑文

儀墨農孝廉詞集序

倚聲一道體沿變雅意仿離騷咸知樂府之遺獨備教坊之用實導源於青蓮前輩無待侈陳能衍派於白石老仙庶幾嗣響以蘇辛爲別調不乏替人有朱厲之遺音無慚作者乃多歧路仍各擅場而要之工拙不存乎此也墨農孝廉早譽石麟前生青兕聲名官職聽造物之安排經濟文章合古人而位置詩文特富詞曲兼工瘦定比於黃花祝豔傳乎紅豆中年哀樂久嗟玉樹之埋大著留貽先刻金荃之集瑩忝附雲龍非猶風馬譜舊時之月色與古爲新吹乍起之東風干卿何事北海之尊罍倘在君苗之筆研當焚述梗概於生平誌心形之俱服巳夫虎賁容貌究異中郎優孟衣冠仍匪孫叔杜拾遺之膏馥沾丐原多李記室之襦襦摔搯不必孝廉則熱血一腔寸心千古人知劇孟兄事袁絲英雄之俠骨棱棱兒女之封題叩叩會都眞率事本尋恆有客黃衫隔江紅袖伯鸞穿冢思近要離光祿當筵閒呼騶卒焚張壯武之綺語思鬱風雲懺陶靖節之閑情賦抑流岩曲盡陽春白雪意仍香草美人此其宜工者一也書破萬卷懸知下筆之神字識一丁仍等彎弓之輩羌無故實未易解嘲儘得風流仍勞勸學孝廉則胸羅四

部手披萬籤金版玉箱劉畧班藝言矜倚馬心喻雕龍旋擲米以爲珠總釀花而成蜜胸臆第率業爲一國所推才技略分甯僅十人足了以三餘董遇比三絕鄭虔原具三長夙兼三好力偏同於搏象手乃儷乎射雕此其宜工者又一也枕邊游覽便詡神仙戶限功名終嫌迷悶縱偶思乎螺蛤端不負乎鶯花妙詞亦譜學蓴洲癡語恐嘲同竹屋孝廉則越井驂鸞雲淙讀史燕臺躍馬　輦轂稱詩排雲作泰華之游對雨赴羅浮之約太行山色采石江聲北固疏鐘西湖畫檝渡迎桃葉涇采蓮花奏神弦於玉女靈祠拾折戟於周郎廢壘撫時談劍謁勝朝之壞殿枯陵懷古訪碑弔前代之殘山賸水志輿圖於嶺海瓊島洪波夢里閑於晉秦潼關斜月過釣瀨則垂綸遣興詎謝皋羽之餘哀登酒樓而潑墨留題實董糟邱之所築此其宜工者又一也異幼安而割席非賈誼而杜園論廣絕交辭反招隱游皆鹿豕侶亦魚蝦眞作野人之居是謂愚公之谷孝廉則東南名士爭拜下風臺省鉅公緬懷舊雨陸機入洛敢問葫蘆韓琦帥揚與賞芍藥復有　朝廷人物風雅總持慶歷詞章文昌下降亦共呼爲才子許以台司揮主麈以談詩擲金龜而命酒沈隱侯之名筆見獨王筠丁敬禮之小

文定於曹植唱鬱輪袍而誰屑讀寶劍篇而夙知鑑卽千秋師惟一字笑郝隆第作蠻語恨張融不見吾狂耳所以摩詰盛名有裴秀才之和作退之聯句與孟東野而齊稱擊劍誰精妙畫宛然神助刺船輒返彈琴頓覺情移爾此其宜工者又一也哲嗣思山羲琴昆仲能讀父書委撰此序深慚元晏之筆宛報秣陵之書非聞笛而泣然聊舉盃以相屬禮黃梅而參妙諦詎聞法秀之訶時余寓長壽寺書局歲丙申丁酉屢與孝廉讌集寺中賦紅杏而擅才名乃遜尚書之福瓊樓玉宇素抱可知鐵板銅琶雄姿如見卽屏風而圖畫合比李君虞之詩有井水而能歌豈讓柳屯田之作

儀墨農孝廉詩集序

咸豐庚申夏四月儀墨農孝廉哲嗣思山羲琴昆仲刊孝廉詞集成囑爲之序冬十一月復刊其詩以余知孝廉最深仍囑序焉辭不獲已受而讀之而不能無言也當其麟角剛成猶兒共避雪滿門而獨卧雷劈柱而不聞超比阿龍讀甯半豹總髫卽持清議鄉校之禋祀本嚴橐饘深費苦心詔獄之平反共賴小住蒲澗輒願名山之藏未營草堂頻歌廣厦之庇爰修職志恆借笠以訪碑夙喜交遊慣題襟而說劍阮文達師開學海堂課士和方孚若漫尉百詠竟日輒成如杜正元上林諸作及時並了賞沈璞之速藻笑朱昇之不廉本有大名猶然餘技月明牛渚定由鄰舫以聽詩風利馬當宛侍華筵而撰序來往都門聲華藉甚讌游幕府書記專司捫蝨可談聞雞獨舞機宜洞悉匡贊實多許青士光祿楊桂山方伯黃霽青太守均擊賞焉高同徐穉下懸榻於陳蕃識比呂虔贈佩刀於王覽偶依嚴武獨爲工吟卽和馬援罕聞吹笛留侯請箸希範裁牋藉解連環待貽撲滿壬辰省闈程春海侍郎典試粵東裒然獲雋句有春風野火猥蒙特地搜尋言皆古誼忠肝共以得人慶賀重司空圖之才望先輩特稱謂蘇長公之文章老夫當讓長鯨跋浪駿馬嘶風著論夙許孫洙直論賈誼登科乃如李郃轉愧劉蕡不可企已祁恭恪師撫粵尤倚重焉人非宣武賓似劭超望比萊公才越魏野匪常何而草奏特倩馬周如王商之罷朝輒詣樓護將軍揖客丞相可人有推心置腹之誠宜披肝瀝膽以報傭然鈴閣預讌名花創建社倉未儲義穀而孝廉竟歸道山矣嗟乎孝廉豈僅欲以詩名者耶厥後海隅多難嶺外騷然劇孟之來隱若敵國曹休相委殆匪參軍讀杜司勳之罪言論兵嚴密撰崔與之之全錄闔境澄清軍戎度

文豈異人任而顧溘然長逝也良可惜已猶憶西園翰墨北海尊罍繪成雅集之圖結彷聯吟之社大雅堂荒園十畝妙高臺古水一泓豔說千秋閑綠半日齋同醉雨畦盡菊花亭共聽潮屋有藤萊句先呈佛意總懷人會幾何時珠傷月死廿年聚首覺今雨之都非世輩盟心似辰星而竟盡知交淪落掩卷惘然已其詩也飛騰綺麗蕭瑟泓崢導源於靈均嗣響於太白遠宗陶謝兼祖杜韓揚宋明之清芬擷中晚之餘豔本異春蘭秋菊爛然瑤草琪花射九虎之精能策六鼇之雄略長鎗大戟古器精金合元帥之交稱非老嫗所能解寸心默運

生面旋開如鶴唳猿吟如鵰爭鯨吼異十先生之清微淡遠詎囿鄉風同三大家之古直悲涼不關時局曾以老吏相目豈有偏師可攻河嶽精靈星辰位業獨賞住羅浮時一集山水緣深竊推游　輦轂下諸詩幽并氣壯合近賢而評論袁蔣均非即吾粵所推崇馮黎誰屑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孝廉之自命殆不凡矣素抱未償壯懷空熱年年嘆逝之賦各各憂生之嗟誰教地老天荒幾至草亡木卒楹書善讀叢稿倖完河山不殊風雨如晦酒壚同過都成泉下故人（謂笛江廣文）樂府並傳爭詡嶺南作者研經註史尚欲爲紅豆替人（孝廉嘗自言欲究惠氏之學）善畫能書未肯讓青藤前輩

沈伯眉遺集序

憶道光癸卯春訶林花田共結祠社始晤伯眉沈君交豈忘年才原名世寄愁與月刻意傷春鎮日嘔心仍愛錦囊之貯畢生低首甯徒寶劍之篇微雲疎雨之章聯吟激賞野火春風之什行卷交推耿介壹鬱楚人之意實傷磊落抑塞王郎之才誰拔郎中三影平子四愁生平實類鄒陽精采頗同宋玉迨咸豐甲寅冬疊鼓厭聞高軒忽過似劉琨之傷亂謂鍾期之賞音出祇陀菴集特命序焉好人譏彈使僕潤飾病同吳質嬾甚嵇康元

晏著論竊愧太沖之賦君苗焚硯緣見士衡之文遷延因循曾未屬藁遂乃論園陳局開逕款門拜倪高士之生辰復吳清翁之舊社山堂讀史講院稱詩住嶺海而憂生詣高涼而錄別以至滄海橫流蕪城共賦家家賃廡各各移居沈下賢屢夢小專李博士曾逢豪客訪羅含之廢圃蘭菊叢生謁坡老之遺臺松篁無恙小山桂樹隱地留人潭水桃花伊誰送汝合稱才子賀季眞醉擲金龜癖譽嬌兒王僧綽能堆蠟鳳（謂小兒懋安）管幼安藜牀可坐白帽翛然杜子美草堂未營春衣日典各賣珠而易米仍裁帖以乞花問校石與讐方話標燈而環坐

星辰落落今雨涔涔愴絕昔游宛然隔世虎嘯風生珠傷月死獻歲已延總帳兼旬乃造版門椒花之頌不聞柏葉之觴誰酹雷霆未作霜雪載零芙蓉之鏡匣無光苜蓿之盤殽曾飫三生杜牧坐禪榻而溘然三絕鄭虔辦青氊而竟夭記法華之在手殉堯典以同棺玉樹長埋金荃有集嗚呼痛哉猶憶端居多暇竟夕聽詩謂愁苦之易工以悲哀而爲主酷如亡友（謂徐君夢秋文學）業作古人絕憐騷屑之音大有蒼涼之感宜焚綺語永保遐齡詎料狂言竟猶古讖嗟嗟少時常恐難踰知命之年微疾可痊遽赴修文之職宿草將列春蘭易萎泉壤既邈若山河星霜殆倏如露電愴懷逝者太息斯人孔少府之遺著漸湮馬文園之叢稿誰覓夙詡後來王粲孚逢當代桓譚存詩若干卷筱泉司馬特校刊焉原君耐久交也間沿宋格實具唐音殆衍派於曲紅仍導源於太白振奇儷乎石鼎（二樵）頡豔等於梅村霜辛露酸風恬月淡元裕之得幽并之閒氣弁冕中州高季迪還初盛之舊觀鍼砭北地例以　國初諸老殆宋荔裳查初白之繼聲律以嶺外詞人亦孫西菴黎瑤石之嗣響洵可傳矣風流頓盡梗槩猶存醴陵之錦段如新謝傳之碎金無泯祝旂常兮再世託鉛槧以千秋琴宛聽兮雍門笙

倘吹於緱嶺知梁伯鸞之穿冢葬近要離鄔任彥升之遺孤論煩劉峻僅玉杯而問世同錦瑟之擅場遺書滿楹宜續蘭臺之史懸劍空壟宛報秣陵之牋

譚荔仙大令四照堂稿序

夫楚靈均離騷經在異軌同奔譚大夫變雅辭哀傳音振逸此家荔仙先生四照堂稿所以望古遙集獨出冠時也惟先生楚材挺生家學素裕長吟而代憶梁甫前生殆國主陳芳天問誰知化書曾讀劉孝標之運命自比敬通陸務觀之詩歌神似供奉既嗜謳歈特愛游覽衡嶽匡廬之勝洞庭彭蠡之奇沿三江越五嶺閱虎門山之廢壘觀猘子洋之怒潮湞瀨布帆潯梧筍屐志虞衡於桂海象郡薄游傳耆舊於楚庭佗城載返湘水灕水聆唱竹枝之遺音羅山浮山踐夢梅花之宿約本將軍之揖客實平津之素交思軼李華戰場非古而曾弔官誰鄭俠流民到今而可圖條侯深喜劇孟之來細柳營肅武谿似聞爰寄之和扶桑柱標斷井頹垣殤魂鬼火枯陵壞殿破帽殘衫賦仿登樓牋辭記室具萬夫之稟談兵夙知非百里之才理縣誰屑從軍奚樂薦士孔殷需次特遲冷裝仍辦典金貂而買醉揮玉麈以談元弟畜灌夫人詣樓護年年書劍各各琴尊沈初明有通

天臺之表文鮑參軍惟大雷岸之書札匪移家之范蠡同賃廡之伯鸞逸興遄飛壯心未已或代人屬稿或對客揮毫籠有碧紗賚無金爵錦囊攜至玉版鈔完並付雕鐫業廣流布李君虞之作好事恆畫於素屏柳文暢之詩鉅公屢書於團扇旗亭迭按以簫譜蠻峒或織於弓衣也僕忝同譜牒才贅弦韋豈司空圖而品詩異宇文逌而餉序盥薇吟誦擊節嘆賞竊謂紀昌射蝨痀僂承蜩無以埒其微至也佽飛斬蛟應眞伏虎無以儷其精能也烏獲扛鼎宜僚弄丸中散琴希野王笛咽是蓋由周雅楚辭以迄漢魏六朝三唐兩宋遞至前明諸耆

宿　熙朝各宗匠兼收並蓄汎覽流觀如鑪冶百鍊之金如釜飰八珍之饌莫不傾其瀝液擷彼菁英顧乃自言專學老杜惟老杜一飯不忘致君有術八哀絕作思舊惟賢用幽意日到羲皇許此身時比稷契陳濤斜之竟敗青坂餘哀武侯廟之永存錦官肅拜彩筆會干氣象芒鞵願荅昇平在諸將之忠良復兩朝之開濟惟先生眞性格天雄才蓋代心同憂國略豫匡時今日者運際中興仙侶同舟稚圭抗疏即趨翔於畫省伏枕香爐第讌會於曲江金牋錦瑟慶隨　恩澤便掌絲綸且將併九節度之師豈徒獻三大禮之賦建洪業於　邵代洵浣花之替人詩特餘事已而不然者禍地語傳預葺仇池之茅屋故人貲惠如築成都之草堂獨卧滄江猶驚歲晚誰趨幕府詎負平生采藥未遣乎兒童壽梓長留於天壤亦所深期者耳拙集敢論花萼臭味託同岑之苔再來端爲荔支曾否啖吾家之果荔支有名譚世祥者產端州見家康侯農部聽雲樓集　美人未暮詞客有靈思公子兮敢言秋蘭爲佩願王孫兮不歸芳草如積金鼓暫停無忘直北之語杼軸獨似盍賡大東之篇

李子黼廣文柳堂詩錄序

夫志士盱衡前哲恨匪同時通人纂輯曩編交論異代

況復曾相師友者乎盛衰隆弊契闊死生鉛槧千春蘿袞一致或珍同鳳羽或束比牛腰或方朔萬言或韓陵片石江湖問世江湖小集南宋末陳起輯刊　風雨懷人集即撰於篋中均推作者書輒陳之座側彌感昔游已若今覩李子黼廣文所刊柳堂詩錄若干卷而竊嘆其先得我心也若夫薛劍光埋牙絃響輟芙蓉之城闕安在棠梨之邱壟全非列宿草而漸湮痛春蘭兮靡絕杜司勳之賸稿夢咎徵而竟焚趙臺卿之遺言罹重疾而易泯宣室之問誰對茂陵之求靡因夜臺翳如秋墳唱徹白玉文徵李賀黃金範鑄子昂此其宜錄者一也若乃星離月阻

水複山長暮雨自歸春波無極勺藥誰贈唐棣爾思異李都尉之生降永難攜手似休上人而怨別疇不銷魂聆謦欬於夢中索音徽於畫裏雪來柳往錄別彌年月上花開相思誰最即有素心知交卜居而共數晨夕烏能皓首相對暫隔即邈若山河已此其宜錄者又一也詩卷長留於天地姓名特重乎邱山異域流聞古人著撰才華奪錦品藻籠紗仍俟闡揚奚從抉擇而不知杜韓集在詎盡英篇顏謝稿存非無累句採元珠於赤水斲蒼玉於藍田知已半生報之千古耳即舊習於撝謙謂匪操乎選政殆緣偏嗜詎曰定評然業許擅乎顓門

即聲賴傳於虛谷釀花成蜜粒米皆丹已此其宜錄者又一也骨誰求乎駿馬腹幾飽乎蠹魚搏象願奢屠龍技拙劉秣陵緒言餘論永念報書庚開府落簡殘編未聞餉序帖恆裁而乞米詩共詆乎看花舞如意而能豪擊唾壺而屢缺塵未揚乎東海沙總散於恆河耳未忘結習能值幾文偶荷品題如登一第此其宜錄者又一也且也阿咸三語徽之十聯悟比拈花味同棟樹崔信明之語妙聞見原同李君虞之句傳畫圖各寫春風野火鐵鎖降旛妙解雙聲齊稱三影梅宛陵之片語合織弓衣柳文暢之單辭待書團扇編瑞截貝實本張為主客之圖屑玉零金益重殷璠河岳之集此其宜錄者又一也吾粵溫謙山舍人粵東詩海鄉邦之文獻足徵今古之耆賢略備凌藥洲茂才　國朝嶺海詩鈔但論昭代靡問他邦劉樸石太史嶺南羣雅亦崇交誼第操土風伍紫垣方伯楚庭耆舊遺詩愴懷逝者遑及生前廣文茲編稍異厥旨止存舊識未遍時髦興致翛然標榜誰屑今雨蕭瑟晨星依稀遐邇存亡梗概略具都為一集隨有續刊僕夙喜謳歈業經甄錄驥尾竊附豹皮幸留品詩合讓乎司空委序實愧於元晏朱檢討曝書亭築盍綜明詩鄺海雪洗研池同蚤讀嶠雅君如蒲禍

遍傳湖海詞人我亦清翁共結田園吟社

同邑大圃譚邊鄉譚氏族譜序

前明吾家莊懿公撰族譜五卷黃通志已著錄阮通志因之而迄今未見夫雲旗將軍保邑實推戎主循州司馬擇壻乃得曲紅大夫萃一門之中仍兼八行童子誦萬言之日即矢孤忠善牋表而交稱字說敢從介甫摸碑碣而能記行事却倣次山以至拜學老以稱賢走賊營而贖父貧太守曾為司李餽却千金貞布衣自署山人集傳三疏代為著姓必待莊懿而始昌哉粵自少皞代遐平陰縣古魯朝郯子學重四夷漢定巴南功存六

姓以同居而附傳曷愧南朝所旌以善據而求官特致儀同之賞藩鎮服其善斷獨詡田季興之竟從神仙著有化書何礙宋齊邱之所竊藏用官雖不達久著詩名延美敵敢長圍夙嫻將略勤王應文信國之起自足擔當作牧爲劉太保所知不勞薦舉居然清第不乏華資但閔子騫之既遜即狄梁公而敢附我同邑譚邊鄉譚氏卜宅自咸淳之舊窮源實保昌所生瑞衍三支祥開七族閱十八世而靡艾紀五百丁而益添先朝以縣令起家所至愛部民如子孝廉船換棠棣碑刊監司特許旌門楚粵猶思立廟歷舉茂材於異等武達文通更徵

孝感於高僧墨名儒行緬懷清德無愧前修矣我寶泉大兄夙擅詩歌誰矜蔭藉未除湖海之氣久作潯梧之游鉅公嗟賞其英篇好事傳鈔其佚稿茲以端居多暇族姓交推譜牒纂成屬爲之序嗟嗟道分南北眷別東西空傳疏廣之散金罕聽裴寬之擊鼓設黍之會輒醉作糜之聲寂然匍匐司徒之門許劭亦過闕預建昌之祿宏微不貧泉明所以寄概於路人了美所以傷心於薄俗也又或恆稱太傅輒溯汾陽事趙巫以若姑認方相以作伯杜正倫已遷執政杜固斯開李義府旋責普州李崇亟削連姻足訝宜遭沈約之彈從姪嘗游偏值李璋之至徒資笑柄孰念本支若斯譜者不必旁參末屬遠證華腴昭穆釐然祖免無絕均行慶弔之禮迭生孝悌之心先之以圖繼之以譜名號死生之備錄妻孥兆域之悉書皆傳信而可徵間闕疑而豈略殆猶存史例者歟君若老泉無俟爲某人而作記我如山谷倘將由七世而合宗他日得莊懿遺書而互勘之各仿韋家之法獨因羅隱之詩謹序

樂志堂文略卷一　　受業李肇沅校

南海譚瑩撰

珠海乞漁圖序

南山師非漁隱也當其紫檀屠龍心雄搏象策六鼇而渡海乘獨鯉以朝天未建坐茅之勳亦預賞花之宴以至懸魚操厲驅鰐文傳拯蟹稻之偏灾裕蠶桑之生計吕黎宦況亦有釣臺之高單父政成且聞漁者之肅既而平子歸田江陵買宅却饋遺而辭劍忘險易而收帆所識豈菰蘆中人相賞有濠濮間意笠簷簑袂疊舸單舟園擬辟疆友皆陶峴譜蕢洲之漁笛營花埭之鶴巢

慶流鶯之比鄰招舊燕而入社笑盟心於止水煙雨一龕等過眼之浮雲松杉半頃白鷗識路黃蝶親人廚近積香齋名搖碧舟同元禮便詡神仙船認米家但載書畫集賢問訊案有黃庭遺民忽來船無鱠具客製洞簫之謚仍喚小紅人披宮錦之袍爰知太白爰自號珠海老漁焉至足樂也然而風煙度度兵燹年年會漂寄於滇江久棲遲於泌水賊帥則錦帆颭閃禍起揭竿蠻酋則鋏軸巍峩勢矜破竹豺牙歷歷虺毒冥冥禍更慘於孫盧釁殆連於中外鶯花岑寂蝦菜蕭條斷井頹垣炊煙明滅叢蘆折葦漁火闌珊屢閱桑田半成滄海之水偶還栗里安覓武陵之源亦可以悽愴傷心者矣乃能琴尊無恙杖屨飄然宏景移家伯鸞賃廡南村小住北郭聯吟賀季眞居定鑑湖王摩詰堂周輞水手移蒲柳家富芰蓮孤艇殘春一竿清曉管幼安亦藜牀隱坐韓稚珪則菊圃晚香煎雀舌於籬間爇龍涎於橋下玉缸金戟白舫尋詩散髻斜簪紅衣人畫謝太傅中年陶寫東墅圍棊蘇長公舊日因緣西湖歌扇桃花流水載聽樵青棹謳楓葉斜陽遠軼菊莊圖卷國初徐菊莊太史釗有楓江漁父圖續苕溪之餘話完笠澤之叢編頭銜但署釣徒手撰幾同漁仲不可謂非厚幸已嗟嗟鯨鯢偃蹇蛇蝎分明

牧之禪榻鬢絲老杜青鞵布襪然犀共推溫嶠斬蛟能學佚飛釣荷何心釜鬵載詠祖豫州之翊晉擊楫江中范大夫之滅吳刺船湖裏繙列宿之像反遜羊裘飽五侯之鯖不如鱸鱠先生歸也逝者如斯其釣維何伊人宛在問食雁而何妨報謁觀打魚而未敢留題且啖蛤蜊果如螃蟹澄清有願崔與之劍閣詞工款乃如聞許可用圭塘集定斯圖之作夫豈偶然瑩託業無由卜居安往或移情於海上誰招隱於山阿願結綱而徒觀閩乘桴而輒喜斜風細雨推篷亦弔湘娥時師正悼亡剩水殘山腰笛誰如李委非夷非惠永懷孔思司清半郭半郊

足抵仙宸帝所俯仰吟歗濯足扶桑釣竿欲拂珊瑚衣桁常鳴翡翠魚多尺半誰賡甯戚之歌士本無雙迴異淮陰之釣或慶八旬殊遇辭渭水而奠河山庸知兩廡他年返江門而談風月爾

温伊初梧溪詩畫冊序

梧溪者登雲之麗矚也傾岑阻逕累嶂聯巖款跨紆縈抱含吸吐碧玉瀉其漣滴白龍涵其巨波引雙派之古潭緣萬石之空瀨赭岸藏日舟崖刺天沃霞盪雲挺塏盤址山影相錯水聲璆然波色瀾文出沒搖漾湍走浪激轟如雷霆煙流月迴淨若醽醁境既深毖中後夷衍

晨鳧夕雁翱翔於其上名蟹佳蝦踴躍於其下開滌清朗深沈幽翳松篁夏秀則百谷俱青蘋藻冬生則竟川含綠峯紆嶺駐巒層岫衍旁有石室研然中開嵯峨千殊詭怪萬變錦嶂壁立疑爲洞門綺田砥平次見堂廡突兀橫聳可支素琴瓏瓏仰空乃覿漆簡誠參寂之勝概習靜之幽致者也山川阻深人跡罕至漁商樵隱習而弗奇地誌山經闕而靡錄温子以煙霞痼疾杖屨往游秀情共馳靈境乍闢窈窕尋壑崎嶇經邱騰崟降深仰矚俯映借訪荔蘿談討芝桂觸岫延賞尋梁契心既達妙旨斯傳翰墨柳州之記昌谷之詩元結之銘李邕之序莫不暢餘陰於林薄寄幽懷於山澤者焉閒徵好事迭賦英篇曲江樓上特繪珍圖謂南山師秋水園中遠貽雅詠謂伊墨卿太守裒然成帙命綴小言古寺傳觀幾如坐對經年展玩足洽卧游已辛巳與伊初同寓詞林即出是冊囑題余攜歸已閱十七月矣嗟嗟山長水遠川陸多奇地老天荒林泉終閟靈秀自鍾於開闢荒延實藉乎品題不有佳游奚徵勝地若梧溪者猿徒之所棲託鼯族之所嬉處得温子而名齊於素玩景備於幽賞酈道元曰山水有靈亦驚知已於千古者非與當年探陟知抗跡於龍門他日娛游願希蹤於禽夏

擬三月三日蒲澗修禊序

粵自周傳洛飲東廣微特考遺文鄭載溱詩蕭頴士閒徵逸禮秦樓漢苑往事相沿南澗東堂流風迭盛況以人和歲稔是裴令公游宴之辰風變俗移有劉孝綽賡詞之賓訪神仙於水曲共賞韶年留賓從於山阿爰祈介祉雅游既愜勝地斯傳矣蒲澗者白雲之勝也崇山四帀古木千章峯巒當秀絕之區花竹有脩然之致巖櫳複翠抱朴子之所會游岫室縈丹安期生於焉永駐亂石犖确清淙淼漫嶔崟飛百尺之橋凝澈抱雙溪之水亭思邀瀑池訪流杯逢佳日於春秋劇歡場於文酒

但作遨頭之會琴鶴皆仙況當婪尾之辰谿山如畫則有南漫庾亮東望謝安張棨戟於三城駐幨帷於百粵海山清晏萌庶昌手喜僚佐之皆賢樂簿書之既暇孫瑒出鎮時有長江之游羊祜征南每作峴山之宴維茲季月逮此元辰言訪山泉展修禊事時則桐枝欲乳柳幹方稊四山皆躑躅之花十里半芥藍之翠郊原雨過色萬變而皆青草樹風來花無香而益媚晴光瀲灩陰森分水木之華雲氣空濛金碧倒樓臺之影則見輿輪載止騶從無聲屏皁蓋以逍遙跨青笻而偃泊元稹鏡湖之會文士偕游梁祐雒水之娛時賢並集命儔歙侶

連襟掎裳緣菌壁泝筠壇越芝麈陟松磴丹梯九折玉簾兩重心跡皆清鬢眉盡綠於是授几肆筵羅尊列爵臨清川而分席任激水以迴觴解帶山中瀹茶水上潔新濯故祈吉蠲痾浮絳棗以如瓜醉頳鱗而若鯉昌黎人坐先彈綠水之琴仲御乘舟可市丹邱之藥紅牋對摩綵筆橫飛清微則欲證仙心散朗則並耽禪悅賞心樂事俯唱遙吟飄飄乎浩浩乎不知朏魄之淪精曜靈之匿彩也嗟夫趙王疑塚覓異寶其安歸劉龔荒陵撫斷碑而不見鷓鴣啼處棉紅北郭之山蛺蝶飛時草綠南園之地芳華苑裏但噪蝦蟆歌舞岡前久游麋鹿弔古者於以歔欷游春者因之傻悒即謂仙山佛屋慣閱興亡眞館靈祠詎經寥落而幽壇月黑荒竈苔青風摧寶樹之林鳥拜金幡之座鶴舒臺敞盡城闉香火之場虎跑泉清半土女壺觴之地亦復勢殊事異樂往哀來此右軍山陰之記所以寄慨於死生而子安永興之文又復增懷於愴悵也乃茲游者勝情相引逸興遄飛緬陳迹於古人極娛游於暇日林邊跌岩花裏沈酣鏗爾瑟希即沂水春風之撰超然元箸在子房季札之間講德端賴於儒宗說詩兼聞乎國政固遭逢之特盛亦風旨之各殊已　塋　蓬衡蕞品樗散陋姿命擬小言敬杼良

會慨想南皮之景曷賦朱華深慙東野之音難希白雪後車如載惟應罰酒三升前席未陳不止成詩一句

送兩廣制府阮芸臺師移節雲貴序

今

聖天子御宇之六年歲次柔兆閹茂我大司馬儀眞阮芸臺師之總制全粵者蓋十年矣寇凖以朝廷無事權司鎖鑰於北門韋高爲忠武後身久駐節旄於西土人和歲稔刑清政簡他日者詳之職志登於史氏且合周之方召漢之龔黃羊鉅平李鄴侯韓魏國王新建諸公共不朽焉固無俟末學之侈陳鄙人之覼縷者矣今夏

六月特被量移雲貴之　命編甿戀慕士庶傻悒留鞭截鐙共酌餞離之酒攀輿卧轍齊下感恩之涕況瑩等者咳唾爲恩眄睞成餙謝公移鎮競賦詩而出祖廣平遺愛爭琢石而頌德授簡操管揄揚曷既伏而思之述泰山之高者不如覆之一簣陳渤澥之深者奚若注茲一勺請抒簧鼓之論詎待芻蕘之詢惟師廊廟所珍公輔之望借箸表直持鞭況節夙承

帝眷時覆甌而貯名屢從民借誰夢鎧以進秩詩書禮樂可將中軍知名勇功孰儷元凱頻當重寄屢膺劇寵裴晉公四登將壇李涼國六遷大鎮方之於時未爲顯

也持嶺海之節久稱清使擁滇黔之旌仍爲外相張魏公之鎮江淮兒童亦喜陶士行之督荆湘士女相慶古所稱威騰闔外禮縟區中師之謂矣粤自莊嶠啟疆羅施建國或先秦而徑遂已闢或前明而版圖始隸八百媳婦跋扈於其前十一總管擾攘於其後或闔省而靡如內郡或窮陬而比盛中土厥後文教聿興華風已遍南人不反丞相之威靈倘存西域既通園令之文章漸解龜茲笛擫樂譜元宗孔雀酖寒歌傳阿禧固迥異於曩時耳況復

皇輿蕩蕩

帝網恢恢刀耕火種氣桀驁而已馴匏笙蘆管聲淫靡而亦革刺文翁於蜀郡轉欒巴於漢陽經書笙磬侏儒亦解其音孝弟力田荒僻亦敦其俗又何必馭同黠馬紲等鷙鷹然後貢丹砂而示心持生金而向化者哉而不知珠厓棄郡豈漢德之已衰玉斧劃河實宋謀之不遠亦謂華夷錯雜山川遙阻慮革心之乏術虞使臂之蔑由耳今雖蛇妖蠶蠱永作太平之民犵鳥蠻花胥游有道之世而郎火姎徒來偏荒忽靄翠奢香生原騰踏裔傳傲象性豈終移俗異哀牢情誰可憫或逞負隅之勢石色隱天或矜聚窟之謀濤聲劃地或蠻觸之相持

而自忘蝸角或軌轍之獨當而竟撐螳臂叢篁作壘軍猶捉月而來石砦如階寇反從天而降玉瓶去耳妄矜神驥之祥紅巾裹頭思符赤犬之讖竊謂結之以恩信猶必怵之以威嚴撫之以柔和何如示之以廉武乎迨至疏勒依定遠如天回紇呼子儀作父淮南草木知萬福之威名延安甲兵貯仲淹之腹腑然後修庠序明教化陸懾水懷風同道一歡呼舞忭爭冠帶於康衢襲紈釋裘遺酋豪於太學雞林客去爭攜白傅之詩吐谷人歸共識子昇之集豈不盛哉豈不懿哉伏願早據槐鼎延登宰廷獻八章以督民陳十事以匡　主材振四海

半旬宣之所經德綏嘉師盡攀留所曾覩走卒皆知司馬遠夷亦憚王商則東西朔南中外遐邇悉隸帡幪之內更無畛域之異又何事沾沾於此疆彼界殊方異俗者云也牂牁萬里火雲如蓋香花夾道麾幢遠赴箐雨茅煙冀符私祝于公雅量知容太穆之疎狂萬石威裁早陋阿鄙之才具

師督粵時馭夷多從寬典殆即昔人恩威並濟羈縻勿絕之意粵人頗有微詞故瑩送行時作此序後乃知其謬也姑仍存之以誌少年之罪過狂僭都忘而老成人經國遠謨不可及已壬寅立秋日自記

送學使翁遂庵師還　朝序

若夫校文數千見士七十高縣星鏡俟轉星軺錦帆張翡翠之洲玉節弭鳳凰之署類同勦說無待侈陳至謂陶鈞庶品襟冕人倫魏子才之訓士恆使坐齋江宗之之知人實推神鑑焚香設誓峻如紅豆風裁訪石搜奇雅并蘇齋譜系染藍琢玉請看綠道香花送別祖離甯僅後堂絲竹獨是人誰並載望若松喬（謂子春明經七橋孝廉）公宛登仙恨爲騶僕羊叔子去人遠矣孫公和與僕言乎我遂庵師丹青之文金玉之度錢徽公望盧誕人師裝寶坐而召九齡擇良芻而授李絳銓度屢掌光華益隆當返軸乎八閩遽移旌於百粵丹砂玉札同充疢疾所需秋菊春蘭各極芳華之選但經指授知爲場屋上游未立聲名何惜齒牙餘論丁孝公之論辨豈必無雙胡伯始之文章竟推第一荆南秀氣劉之遴果有異才河朔英靈李德林偏邀特賞而且爭聆說項共詒推袁自愧樗材猥承藻鑑竊念（瑩）者粵東之鄙儒也愚嘲飲鼈誤誚亡羊賦昧妃豨書訛帝虎服須棘刺何暇外求興寄竹林猶然易敗即謂譽齊王令何如未進之時況云慧比謝公更在生天而後憶昔陳留阮瑀（謂芸臺宮保師）江左羅含（謂中丞月川師）一代楷模諸州準的目蕭嶷爲後來佳

器謂宗懷爲有意少年假以羽毛長其光價亦嘗放紲脫韝刮腸洗胃不因人熱甚得師風廢蕭琛之二好而書籍不衰寫王筠之十詠而題署無假文心著就竊嘗取定車前門律序成何至因循籬下慨自慈雲竟逝孝水先枯卻詵種蒜竭方術以何爲子鏘斷蓴痛營求而靡得已無心於問世更何自而逢時陽休之傳書市上誰道古賢劉孝綽訪事塗間反呼騶卒梅檀一瓣空參鸚鵡之禪文桑半枰竟落鴛鴦之劫謹新壁壘僅逐刀圭知營道愧其烈心請將軍捐其故技已猶幸更定名譽大加驅策盼睞成餙咳唾爲恩何如轢謝淩藺慎許

攀安提萬會稽竹箭舉藉瑩磨中宿蒲葵頓增聲價敢以大才相許文詞誇宿構之工原非後進所宗好事有流閭之什猶復空慚氈氍莫與巍峩以下第劉蕡作杜園賈誼本無斌媚誚類于疥駝竟不毯氈慙深於舞鶴今者龍編化遠鳳藻銜薪水轉東溟星環北極中琴小瑟盡帶離聲璧沼環林并增行色三千桃李催開及第之花八百孤寒齊下感恩之淚所願安仁閑居茂先勵志杜門却掃棄產營書心織彌工目耕靡輟魏郎弄戟亦坐板床袁峻鈔書必登紙數山川地土合可成圖進止威儀聞而多悉上之則簪毫弭筆奏賦明廷次之則

握槧懷鉛懸書通國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妨萬里云遙尚冀一言以贈阿蒙已別誰誇刮目相看子判何從敢謂指心所在若乃錦帳金鑪玉堂畫室草五花之判披一品之衣南雪初飛預卜和羹之讖春風兩度重看擁傳而來則蠻花犵鳥息壤期之而更無俟鯫生之私祝已

送勞辛階制府持節黔中序

使當波恬塵靖海晏山彝祭遵不廢雅歌景丹翛然卧理詩書禮樂謀元帥合將中軍智名勇功拜征南癖躭左氏至南海業如召虎圭瓚爾釐徂東山竊比姬公斧斨無缺誰嫺手筆具載口碑卧轍攀輿尋恆事耳若乃鄭公却虜仍議金繒魏絳和戎特賜鐘磬前身忠武喜韋皋不愧邊材江左夷吾見王導何憂時局虎負嵎而竟去鴻遵渚以同歌久若巨鼇之戴山實憚老羆之當道人如平仲北門之鎖鑰專司地即寶陀南裔之衣冠彌盛効承平而誰知用意補造化而未屑言功第持重以安邊經年罷戰定風流而作相去日彌思已若我辛階制府勞公者江漢英靈崧嶽誕降禖期公輔位業神仙學洞天人材兼文武祥遠踰於麟鳳貴早兆乎貂蟬舊著威名鬱爲時望粵西敭歷仙佛緣深嶺右拊循華

戎福溥溯自燒香潛聚滋蔓難除稱同白水眞人驅止綠林散卒警急似圍玉壁精神如破貝州局總萬難事容再誤陳昭公之守廣漢以功曹爲腹心邢伯子之在在中牟實邯鄲之肩髀扼其衝要授以機宜併將臧宮傳俊之兵孤嬴當郵遂平渤海膠東之寇捕獲實多奮怯完殘披艱掃穢雁子之都輒破鴉兒之軍若飛卒使堅城獲完餘孽幾盡三年血戰地驚魚齒之平一品頭銜　帝錫雀翎之麗恩私稠疊儀望高華相期赤縣兵銷誰唱玉關人老鹿幡久駐龍節近移仍拜中丞即晉開府李涼國遞遷六鎮陶威公兼督八州玉帳牙旗風

船火艦共冀其文移詛楚書草嚇蠻便斬月支旋攻日本而不知曲逆佐漢未絕匈奴靈武興唐且藉回鶻博容孤注弦可更張縱材氣之無雙業時勢之迴異屬國歸晚會聞一雁之空飛令公位尊未妨單騎以相見遂乃比應眞之伏虎學劉累之豢龍班超原萬里之才褚裒備四時之氣意存謹慎道寓懷柔材具足抵萬兵度量能容百輩羊太傅之出鎮敵悅推誠裴中令之論兵自言忍事謂青州之存活遠勝中書伫蠻峒之廓清業來新建指揮若定詡陳湯斬馘之奇功擒縱能操用馬謖攻心之上計公履赤烏德音不瑕臣本布衣大事可

託卒使陣蛇奔穴旅燕辭巢事異尉佗翕然朝漢論煩江統業慶徙戎化此輩爲孝子順孫千帆遠飈奠吾粵若泰山磐石百堵皆興閭閻皆老佛祇園闤闠盡拾遺廣厦伊誰化鶴城郭依然隨地咒龍樓臺湧現昔之殤魂鬼火膩水殘山今則兼巷竟街望衡對宇綠塀青瑣金版玉箱軟繡亭郵清香池閣桄林蕉埠萬戶皆春荔社花墟三城不夜黃花白飯沿江遠聽漁謳馴雉生犀合市遞輪蠻貨具見轉圜之妙無煩請箸而籌語曰爲邊不可以常智觀也公之謂矣磨牙吮血走魅奔魑擿伏懲姦陸懾水慄若夫仍教藝於橫舍俾述學於山堂改建節樓重修瑣院補儀徵之經解復刻叢編撰延祐之壺銘宛留銅柱則又撰文奮武知著察微無遺憾已同治改元冬十一月　天子特命持節黔中卽辦夷務蠻花犵鳥夢有封章檀几素屏富惟圖籍懸知大宏恩信酋豪帖然悉泯詐虞遐邇壹體殆所優爲已獨是事總推袁願仍借寇編氓優恤文士謳歈繪浚儀之畫圖勒廣平之碑版餞離祖別顯德標功緣道花香忍送盧潛之去彌年穀賤仍期李峴之還琴鶴如仙鐘魚祈佛至如瑩者行能無算笑語會陪擬賦蕪城復居環堵桐幾半死老大可知竹本孤生平安誰報猥蒙獎借實荷

生成感遇酬知彌增悽戀所冀平章之雨沛然文昌之星復照金爵　帝賚命黃霸之重來竹馬僮偕迎郭伋而恐後蒼生屬望海隅之邑誦彌殷元老壯猷宋代之堂名預兆竊愧丹青引作難繪英風罔思赤白囊馳永消浩劫振宗風於南國端賴韓蘇紹相業於西京殆師黃老似韓雍之方略大藤早平俟皋陶之贊襄有苗漸格交南底定仗馬新息之逸材天下乂安總范希文之責任出將入相爲一代之宗臣旋乾轉坤易九夏之殊俗

送廣州太守程月川師擢任山東備兵兗沂曹濟

序

謝太傅無當時之譽去日猶思盧尚書有舊國之恩何年復至此扶轂者皆知戀慕遮車者更願奔追也况以望同吳粲虛邀顧邵之知才異崔元屢藉符融之詡有不拜朱輪而愛悒伫皁蓋而謳歈者乎師之初來吾粵也鳴絃下縣製錦明廷操墨綬而試能綰銅章而展效固已功同卓茂績比劉寬玉白冰清雲垂風抗矣既而寇氛不靖兵氣莫揚師以降雨劉昆學乘風宗慤以栽花潘岳作投筆班超獻方畧於軍門下樓船於海島金波淜湃錦帆分劍戟之光鎮颶嶙峋銅礮壯旌旗之色

橫剸蛟鱷直斬黿鼉卒致鯤壑烟消鯤溟霧洗

先帝重和洪之武畧特授龍州大臣思柳儉之能名復除廣漢隨車沛澤露冕宣風布田仁會之精誠廣陳伯元之威惠謂養農之事首重陂塘謂訓俗之方必由學校近同馬亮浚築隄溝上繼秦彭敦崇庠序高允葺召公之廟孔融貽根矩之書孟嘗革弊而珠還謝傑祝民而虎斃初臨僻郡迭刺雄州莫不政簡刑清目張綱舉迨至分符清海弭節珠江兒童爭竹馬之迎傳舍喜驂騑之至或謂扶胥舊壤殷繁自軼於他州甌越名區豪侈實踰於別部加以戎麾悉駐奔走實勞眾但逐于趨鳧孰果稱其展驥而師顧持之以清淨鎮之以廉平正本澄源聽聲察實下庾征西之教首重彝倫移虞內史之書廣延道素牸牛草馬悉定章程畦韭籬榆不嫌煩碎明獎善防淫之意約束彌嚴揭抑强扶弱之心規條倍切而且敝車羸馬皮褥布衣雷厲風行芒寒色正鄭文發不爲烜赫楊公同綽有循聲垂箴或勒於州門作記或書於廳壁王龔按劾豈畏豪强左雄清嚴詎受請託何敞治汝南之獄必本春秋袁煥綏河內之民務存鰥寡奪田十頃祇給寒單在郡廿年未迎妻子僚佐擲摴蒱之器親朋贈荔子之圖苞苴不入於戎藩竹木定

儲於公府運陶侃之甓晝夜不遑酌吳隱之泉夷齊曷愧遂使囚無滯獄事不留曹境仰神君郡歌慈父紫馬厘三城之望琴鶴皆仙朱幡行十縣之春桑麻如繡心能穿地燭可照天子惠且著以威聲煩劇不妨其靜理宣誠訟地或作閑田華州流民悉居義舍金聲玉色爭傳中散之廉能風觀月樓亦見子才之善政已謂治平第一才氣無雙矣更於化導之餘承流之暇修學舍立儒宮仿周舜元之清規踵王仲達之芳軌越華院裏重覩璇題粵秀山前聿新鴻構育百城之俊彥庇十郡之翹英猶恐風聲所逮德教未宏爰尋羊石之故基要訪

穗城之舊宇商州治賦亦有羨銀濟北公田猶多沃壤經營荒址締構層軒慮遠謀長彙三成一舊章攸革度以宏規眾費所資給之私祿袁彥章表彰行誼盧道將優禮儒生接以恩顏親加督勸集衛隆元鳳吏曹悉令受書置儒林參軍舊族偕行釋菜求之近代豈有同符例以古人固當並轍所以凡生嶺海皆深翹仰之思忝屬麾幢益切瞻依之意至如瑩者名輸雀籙智乏雞碑品未著於鄉閭業不傳於家衒而乃程才鎖院叨置前茅挾策膠庠忝居內舍謝眺齒牙之論不借榆揚裴秀領袖之譽自深慙恧豈李肅之題品確有定衡羊衛之

藻鑑不無或爽耶何以植門前之桃李亦取樗材培堂下之芝蘭不遺小草此又如風行原隰而柔桑倍覺其和露濟山皋而蕙蔓豈知其潤者已

當宁知南國之政成眷東人之望切進蘇則以護羌校尉加杜畿以豐樂亭侯賜延年之璽書給向雄之鼓吹命率官於襲慶俾監郡于山陽

簡在

帝心俯從民欲究沂當盤錯之際實倚清忠鄒魯留淯樸之風尤須教令棲霞山上羣歌舊旆之臨師前會過此地望海樓中共伫油幢之涖獨惜五羊之士庶百粵之吏民人解崔帥之靴家畫文翁之像攀轅叩馬截鞚留鞭東郡則欲得耿純交州則難留士燮維揚道上皆緣釋氏之香花清水亭邊共讀使君之手迹兩年化雨萬里慈雲胡牀猶挂于柱間書案亦留于庫裏欲擘純而無自思酌酒以何從唯期于壽早刊宋璟之碑所冀於陵不易袁公之政他日者任城報績鉅野銘勳披一品之衣綰重金之帶文昌氣旺定知操槖於　禁林廉問材優或更回車於粵嶠讀嶺南一集皆思鼓角之重來移山左雙旌匪獨瓣香之私祝三生福命願師如蜀國韋皋畢世依歸愧我是韓門張籍

送徐鐵孫司訓藁城序

廣文官冷昔所嘲矣漁舟似屋客坐無氈羊取瘦而仍爭馬騎頻而輒罵蕘牧薪刈堂皇埃蕪問奇字而誰來倡高歌而寡和徒以官止備員人仍本處載妻孥於一舸覽山水於別州終邇故鄉誰苛拙宦蕭閑無事且看蝴蝶之飛清淡誰嫌仍比鳳凰之貴冤葵燕麥核名實而非難茅屋石田賦歸來而不必是以學如胡瑗才似鄭虔咸頻首而不辭匪折腰而竟就便當蚓蛛之隱差同款段之乘原非衣繡或竟晝行相遇銜盃雅宜春酌獨我友鐵嶺孝廉徐君原隸藉於關東久駐防於嶺外

詩筆迴超乎流輩才名夙動乎公卿迹比鷗閑性同鶴傲輪蹄度度琴劍年年選博士之閑曹得藁城之舊縣全家八口桃林蕉阜之鄉萬里一官雪窖冰天之塞梅關冬煖早對孤芳柏肆春殘誰看寸碧山經嶽麓破寒乘月而行河涉滹沱竟夜敲冰而渡贈行詩卷重壓疲驢耐冷衣裝輕隨歸雁油鐙土銼冷炙殘盃廡草斜陽檐花細雨鼠肝滋味雞肋功名能無出祖而欷歔載塗而躑躅者哉然使買山可隱卜宅而居別深懷古之思（纖孫嘗自署所居曰懷古田舍）畧遂求田之願園畦幾棱便當午橋村店三家先營丙舍雞栖豚柵足供賓祭之需雨笠烟蓑

懶答漁樵之訪羹魚飯稻具見鄉風花嶼竹溪特開詩境門無剝啄架有儲藏婦業枲麻偏工寫韻兒知稼穡又各通經星晚露初席隅奧右有伊洛間意是羲皇上人時或聯吟北郭復社南園弔陸賈之荒城訪楊孚之舊井荔浦則雲紅似繡蘿岡則月皎如霜風雨迷離長日住分霞之嶺波濤溯洑三更登浴日之亭賸墨橫飛吟牋對擘謂足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而況冊兩之俸八品之官哉此之不能而第下董帷恆施馬帳邴原游學慣詣孫崧沈重授徒或來徐曠讀書反嘲其懶著譜莫詆其遲豈眞有鳳仍嗤亦竟無雞可割常何草奏閑偕馬周嚴武生平甯知杜甫長門自賦莫憐園令之貧古墓誰諛未博昌黎之醉又不若鱣堂兀坐便作經師鳳闕翹瞻徐偕計吏幽并氣壯不愁薺粥之酸寒文字緣深永絕簿書之迷悶耳眞定國古肥纍城空躍馬紫荆之關射鹿黃榆之塞山原無極地近太平井陘道險惜韓趙之興亡平原莊荒嗟牛李之恩怨石名試劍學郭元振之昂藏坂記示衣痛顏杲卿之忠藎撓留犂而不醉吹鶯簧以孤吟手版仍支唾壺竟碎一洗轗軻之態猶然磊落之才又況京國匪遙都門較邇偶離官舍即上公車將見淡墨書名泥金送喜　殿前作賦　輦下稱詩富貴逼人文章名世臺閣之詞人斂手東南之名士傾心王公譽以謫仙　宮禁呼爲才子也哉予行矣酌予之酒予不能飲別我以詩我不能賡暮雲春樹兩地相思潭水桃花幾人相送予仍返里未應如楚老之悲我即伊人仍冀勉董生之往（明春擬賦北征未知能束裝否耳）至謂先辦草堂之貲共結香山之社則各視他年之遭際矣

石室傳經圖跋

右石室傳經圖我潛虛太夫子司鐸海州時作越二十有二年我遂菴師出以示瑩而命爲之跋瑩竊謂鄧仲

華之兒各守一藝馮子明之子乃通四經又況門開通德家有賜書何來司業之錢宜饜廣文之飯期文種之勿絕慨金籤之不如繁仲皇世作書生歐陽歙仍爲博士鬴研幾於載籍屬勵志於典墳銅川七世不慙經濟之儒中條有廬宜署郎君之谷楊時發以是經收效文與可以石室名家即庭誥之綦嚴已官箴之不忝已若乃芙蓉島僻苜蓿盤空樂詳乃五業并授徐曠爲一時所稱員以備而須親官縱閒而敢佚析答若流酬報如響丹陽越俗李仲都使習威容興國江濱陸子壽益嚴規矩行禮者更求起屋別敞廳堂治經者夙以名齋復

嫻辭賦終令貢士足等外州苟在知名夙稱高第已海州類試原隸淮安夏課雖勤秋賦誰辦特營瑣院并省裝錢舵轅不事寒單共荷帡幪脂炬自將州郡何妨貢察而且築橫塘縱浦輯地誌山經接新俟荒丁糴戊濟恆襄守令之役悉本詩書所遺迨至名如劉蛻不聞登第之嘲人非鄭獬亦有平安之祝唐介何知窮達薛宣自有資材簡札不足污練絲惟所染耳我邃庵師克傳門業足懋先基之遴是僧伽福德之兒柳遐實江漢英靈所萃入紅蘭之署值金馬之廬禮樂攸司文章夙擅張率名譽宜處祕書之官王瑒風法特留庶子之任文柄迭掌考校彌精和成績久著才名高公業頻杜請託仰聲華之藉甚甯報稱之靡常固不僅亢宗遺愛生徒有碑碣之留尚書鈞禮春秋隆酌享之典已

國家特建儒官廣開橫塾將以闡揚景業演迪斯文而乃若北斗南箕筌蹄芻狗蕘牧薪采堂皇埃蕪琴瑟委曠而弗陳巾卷寂寥而誰謁聽高歌而竟絕問奇字而何如誰贄瘦羊仍爭所異之品倘飛蝴蝶翻嫌一事之多苟覽斯圖其亦可以知投泥之匪污慚倚席而不講常憲敢拘當知范甯前修無愧庶式劉瓛已

全小汀學使藥洲秋月圖跋

我　朝粵東督學首推紅豆次及蘇齋此外若瑩所受知尤深者顧耕石師翁邃菴師徐少園師均其選也文章司命代不乏人乃今讀我小汀先生藥洲秋月圖而竊嘆其胸次之高風裁之峻也先生才兼文武業守韋平久爲關外之游遞握嶺南之節星軺暫駐水鏡疊懸鳳藻銜兼龍編化被嶺海原稱要地弼教彌年　朝廷久憶重臣具瞻來日高斯誰曾請託和凝輒放才名陸贄輸心常褒執璧徽揚特妙衡鑒甚精此時頌遍膠庠異日備書職志無庸贅已甄別靡遺披閱偶暇巾裙自適丹青遂留夫以錄文數千見士七十仍等簿書之迹

閟罕聞觴詠之娛游即謂燕寢仍香森羅畫戟華堂置酒閒理冰弦紅燭烏絲錦衾玉饌劉丹陽之廨舍但飲豐甘謝文靖之生平足供陶寫先生風高霽月趣遠滄洲與逸觀梅情閒對竹如白香山之歸洛社比裴令公之住午橋圖繪荔支羹調藤菜李膺門下衆賓咸擬神仙徐勉坐中今夕止談風月昔人稱有唐權文公位隆將相才藻冠時宋錢思公官歷方鎮英彥盈閣先生風範殆復過之蘂洲者本僞劉偏霸之離宮實周子提刑之舊署久成試院賸見方池錦石依然鏡瀾無恙曲岸萍枯而蛤吠小橋柳老而烏藏菱渚墨香蕉牕燈綠朱闌傍水翠榭圍花閒設琴尊偃然笠屐雲都過眼也同訪石留詩月正當頭何待焚香設誓（見潛研堂文集）際此疎星時度斜陽欲流癯鶴不飛閑鷗亦睡砌草尚碧池蓮有香木葉脫以吟風苔花明而泣露笑桓元子龍山之讌落帽參軍學謝鎮西牛渚之游聽詩鄰舫憶政公之遭遇　朶殿中秋容老子之婆娑南樓達旦但記平泉花木屑效贊皇倘聞清禁鼓鐘輒思元九風流自賞心跡雙清如元亮而獨醒別鬱林而肯載洞簫吹而請謚宮錦著而容狂琴薦枕材知陸魯望無謝人之作瓊樓玉宇或蘇文忠有戀闕之詞殆足傳已（瑩）久游場屋倍念

師恩屢謁衙齋孰知宦績獲瞻妙繪肅獻俚言良時公讌蘭湖笑微雲之點綴來月歸舲香浦照古水之芳馨懸知亭署定香同阮太傅筆談之著作不僅軒名拜石比米南宮圖畫之留貽爰爲之跋

書梁子春先生春堂藏書圖後

（瑩）壬午除夕詩云帟帳蘆簾賦索居先生清興復何如門前債客多於鯽猶典殘釵購異書是時先洗太孺人猶在閱二歲而痛甚濡章悲深錄扇檢麴昭之金笥本已無多鬻郭丹之衣裝唯聞自給方嘆補袍雜祇忍言翦髮易書迨今讀子春先生春堂藏書圖殆不禁淚涔涔下矣夫使其擁愈百城獲同良產橫翔捷出駢馳翼驅周盤有解帶之嗟毛義方捧檄而喜蔡襄有母宋延特賜冠帔韋逞之門周禮待傳音義不亦慈明之極遇而顯揚之至願也乎然即尹焞不仕潘岳閒居芒屩第供錢船罕致論私財之不有爲子何慙思令器之苟成惟親所致遂乃撤金璣而搜祕籍鬻瑞珥而購叢編織同劉氏之絁作等孟宗之被楹書善讀詎關前代之遺文字苟論尚爲故人之饌虞集曷勞於口授崔光即養以傭書宛如性命之相依豈謂勛名之足抵而乃陔悲蘭敗堂慘萱零寸草空吟蓼莪竟廢秤錘孰舉幾同寇

準之瘡深藥物空收已負姜維之志遠而謂覽斯圖者能不痛哉能不慟哉嗟嗟罄十年之讀飫於鼎烹珍萬卷之儲孝於廬墓塵鮮民之哀慕即當杯棬思汝父之生平敢嫻弓矢伫見苻彤下拜曷愧桑虞范逵稱名舉知陶母又何必見畫而作日磾之泣引騶而興僧孺之哀若瑩者折蓼自愧畫荻無由君苗之筆研都焚康伯之袴襦誰給養雞種蒜待營却詵之墳織紅讀書倍愴雷膺之況誠恥之也誠悼之也

汪芙生秋城夜角圖書後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冬十二月芙生汪君囑題其秋城

夜角圖僕畏友也受而讀之撫時感事而不能無言矣慨自辛丑定邊甲寅盪寇以迄丙辰賃廡丁巳移居避地安之圍城依舊連營度度晝角聲聲哀同羌笛之吹健兒果盡悲似胡笳之奏戰骨彌寒容易鎮心原難習膽固事權之不屬亦才操之迥殊耳惟君佽飛斬蛟北平射虎有剪雪裁雲之作本鉤河摘洛之才彌衡之撾鼓特精安道之碎琴誰料李供奉桃花潭畔早識汪倫周亞夫細柳營中廼得劇孟時五嚮亭太守宰曲紅之善地懋著循聲愛慘綠之風裁練知兵事值黃巾之肆擾抵玉壁以長圍賊匪夜郎城猶黑子桑麻被野草木皆兵曙啼白項之烏夜秣黃膘之馬吹篪逝矣劉琨之清嘯夷然撫笛不來馬援之倚歌誰和君乃撫弦登陴磨劍殺賊公如傅燮身世安知余詎郄超喜怒宜爾軍儲早辦戰具同修刀斗倍嚴微幟誰換將軍揖客玉帳牙旗戎府詩仙山樓粉蝶祖逖憂國舞待聞雞曲端馭軍點勞縱鴿時也月華端正霜信綿濛旅燕未辭塞鴻無限一聲鳴軋百感中來譜新樂府而未遑夢古戰場而欲弔省識兵心之苦能令士氣之揚燈火微明鈴柝相答三峽聽五更之轉星辰動搖萬方同一哭之悲風露淒咽海隅記室如聞關隴之吟吾輩從戎獨說江山

之助雙鳴兮似語三疊兮銷魂閒身仍類白鷗俠骨早吞青犢卒使韶臺之石永奠相江之波不興巷有絃歌署無兵檄樓仍風度蕪城均軟繡之街堂仿伫瞻連榻比聯吟之社魯連豪士排大難以飄然孟嘉參軍作蠻語而誰屑香爐玉屏之遠桴鼓不鳴珠厓銅柱之難栞鶴同去斯圖之繪夫豈偶然今日者中原多故海水橫飛鯨吼雕爭猿吟鶴唳聚落盟心而懸鼓官總習行英雄彈淚以吹簫市難乞食倘大樹下之勛名人如太守紅蓮幕所企羨各比芙生氛祲全消光華復旦　太平可卜下武其興格三苗斬孤竹中和頌擬封禪文傳豈

異人任若夫征虜雅歌汾陽伎樂銅琶鐵拍梗概原類端明豪竹哀絲陶寫或如文靖亦借閒之韻事諒足副所深期也至謂希範裁牋修期磨盾陶威公之作答孔少府之讀書均屬外篇無庸贅述

吳雁山孝廉嶺南荔支譜題詞

身未歷於瀘戎足未抵於泉興而必欲砭蔡鍼徐步王踵張雖屬土風之操終慙鄉曲之見然自尉佗備物配鮫魚而作貢漢武移植等扶桑而署名五嶺十置疏紀永元林邑桂陽詩說天寶荔支之稱於中土嶺南其最古矣乎後賢狀南方之草木志桂海之虞衡罕聞覼縷

何況專書增江紀於馬氏而僅列其名廣中譜自鄭熊而已湮其說其他編瑞截珥零金屑玉類不足以導揚末議搜羅令品斯亦吾鄉之闕典好事之深憂也雁山詞丈坡老詩才曲紅賦手結論園之社停揀樹之航爰採舊聞撰成斯譜其分門也當其紀事也詳彙此五編都爲一集文賦之繁詩謌之侈蓋闕如焉登閩志而悉芟繪巴圖而盡薙殆洪離之別傳而粤嶠之奇書已夫陶穀清異錄譏其不遂李肇國史補乃言尤勝徐氏筆精糾君謨景綸之誤浪齋便錄證長安洛陽之異誠齋詩註稱最上其綠蘿客惠紀聞謂漸佳惟黑葉類皆貴耳賤目悅甘忌辛揄揚標榜迄無定論然譜牒既詳品流斯析憶往事於六載賦新詞之百篇爲日既寡蓄書不多捃拾靡精蒐羅豈徧今讀是書殆將覆瓿權衡迴異敢沿秀水之談軒輊所存又覿陳留之序

張南山師六十雙壽序

夫羲農堯舜之民暝蹟職植齊燕秦晉之老眉梨耋駘成鳩族縈祈淪國古魏文侯之伎得自漢廷范明友之奴送由魏將五百歲摩挲銅狄三十家澡浴酈泉顧思遠則言事不傳張元始則進食匪異必請陳損之夫婦以乞年壽爲名亦見楊霞舉祖宗惟聞朔望取拜儕輩

畧盡春秋甚高甲子懵然草木同腐即謂檢楊雄之法言壽分人物協徐幹之中論德著聲聞然而儒林文苑位置各殊樸學通材精靈特限循聲藉甚誰必核以生平歸興蕭然已亦懶於登陟學如歐九劉原父有不讀書之譏文似南豐彭淵材以不能詩致憾治郡則修名或損退居而固志蔡難長居戶限以安能復爲布衣而不可文章政事誰出處其裕如鐘鼎林泉獨身名以俱泰若我同年南山先生者殆百年間之作者三代下之完人不獨寸心可論千古偶來高會當合羣仙已雖道光歲星次屠維大淵獻九秋之晦生本齊年未妨隔月

朔僅詹乎五日醼迭展乎重陽爲先生暨我年嫂金宜人六十雙慶壽辰某霓裳記譜石鏡聯吟同官則昔許連牀懷舊則今宜朕爵酒田供養詩境莊嚴悵萍葉之因緣盼梅花之消息官仍留守王拱辰竊願寓名契亦鄉閭錢明逸羣推餉序獨是口碑載道奚俟徵文總集編年如親訂譜靈均初度謂嘉名肇錫而已諛上相篤生占明日中元其亦偶絡首之辭弗尚介眉之語特陳請核不朽之端倪以識不忘之頌禱乎爾其董常幼達張霸饒爲便書高密之碑輒改蘭成之賦令人畏服與我周旋手則縱筆千言胸亦積書萬卷王摛隸事勝何

憲而靡窮思道爲文示劉松而不解當今無輩後進所宗何至因循都緣逐北而乃盛德絕倫人言無間皇侃至行日誦孝經阿稱小時人呼曾子敵明禱疾冰不溜而覺寒子約居喪風倘吹而即倒許散愁之在世足以自資劉懷仁之善交去其太甚經傳昭之戶寂若無人館范鎮於門不知帥客劉善明少立節行沈曇慶果無材能篤實謙和時稱長者施爲動止足法後人澄與淆其可量寒或暑而俱忘豈必年高極樂同乘輒還怡然世與共財異門誰作陶宏景圓通冥會遇物了然崔光韶雍穆孔懷平談若厲竹笋取而烏能廣施桑葚落而仍遣拾還人孰可卿地原不競投書相告置於靴而竟焚妄語安能謝以縑而難記其不可及者一也三唐詩派合初盛晚以稱工百粵詞宗繼屈陳梁而崛起仙風遠希乎太白家法仍守乎曲紅直追漢魏以還並及韓蘇以降心源實契乎老杜體格兼仿乎遺山小雅變聲離騷遺韻懷仙諸作吳梅村且遜其清英也詠史諸篇李文正亦輸其藻拔也求之當代直新城秀水之間限以嶺南亦湛若簡民而上銅琶鐵撥素練輕縑碧海長鯨丹山老鳳黃鐘大呂龍勺彝尊劉隨州何憚偏師虞伯主原稱老吏率其胸臆固是一國所推少有才名業

以古人相比所以捧敦槃於輦轂迭主齊盟張旗鼓於東南誰當勁敵加以顓門業擅蓋代才雄雅善古文仍工儷體沿六代以下窮乎南宋仿八家而上溯乎先秦富麗難蹤汪洋自恣賦筆有哀江南之麗碑版若平淮西之遒代不數人殆無餘子質不宜慕謝康樂既非所長用乃過多任彥昇益以爲病建安風骨幸免子桓所譏武定軍書誰論伯起夙搆外至倚聲妙契乎三李染翰閒師乎二王紅牙拍偶與評量白練帬咸知寶貴苟分才技了結十人獨詡餘章光芒萬丈其不可及者又一也說經不窮戴侍中更相難詰時輩所與范長頭當

問威儀武帝果聞謂休源爲獨誦四公有助見張疑而凜然鑽鑿推尋實事求是楊方公事稍暇輒讀五經吳蔡天資過人日易一帙迨歸田之已賦仍仰屋以不疲白首彌勤雌黃可止向朗不干時事稍謬誤而輒刊譙周頗曉天文更研精而欲悉沈吟竟夜特懷抱筆札以專思不出經年豈吹彈箏笛而始慰櫛梳便坐之適兩忘李嵩躬自補治欲人並重崔浩猶然寢食夢鬼與爭世人不盡聰明何由可得天性非爲力强欲罷焉能論撰已可等身游醼未嘗離手好此不倦類以相從宋繇非兵難之間王符絕慶弔之禮心之所願豈爲聲名笑

而不言獨觀大畧寫好書而鎮庫撰野史以名亭矣所嫌疑載之兼兩或能增損拌予千金並識亡書當問奇字談可名流之助恆祕玩於枕中論爲當世所稱宜寫置之座側顧亭林或如其博錢竹汀或比其精卒爲廣內之藏不愧名山之望其不可及者又一也當夫計吏與偕後生同準文辭端如乎典誥職掌宜並乎神仙周宏正獨有時名王曇首實爲國器第二屑同溫嶠無雙果屬丁鴻海內共推山東可抗授李德林以內史極異其才遷劉孝綽以祕書當居此職崔光大量無譏咎當作司空張率名家以禮律便爲宰相置廣文之館誰爲鄭虔覓孝廉之船爭學劉尹亦謂才原優乎百里知郎契乎　九重矣既而餐辭苜蓿宴赴櫻桃學製錦以方新問鳴絃其似舊荔支離核以除得葫蘆依樣而畫成果鄧禹之笑人豈江公之盪我誰非國士未聞投幘以能容縱作田居何妨擲鞬之屢拙違執敢侵宗慤典籤原可共臨談讌偶若王晞司馬御非方外其不可及者又一也溯自歷兼五縣以迄都典一方知好長官得佳吏部餌有紫茄白蒐送惟斗酒隻鷄裴俠原獨立使君姜蓍實太平官府訴蕭景則符眞如火誰敢復留謁蘇瓊則將已入雲何由得論捐矛棄戟卧轍攀輿懸鼓時

聞遺衫不拾問故恐晉平之富求卒難歸去官當芒種以前代仍未至日者楚北告靈蠕之警江右遣飛螟之灾燕子田荒犀牛堰決執圭璧以祈河伯王尊竟以身塡課饘粥以閱郡民陸績悉能口說此由刺史深自咎責而靡遑遠勝中書偶能存活而竊幸是以孔顗置酒郎基寫書入泰伯廟而愴然聞鄭節孫而欲辟子厚誰嘲種柳黃門亦喜栽花畫戟清香重簾閒寂同傳遺愛均作去思其不可及者又一也范滂懷恨仲舉不止其公儀王述齊名羲之輒因而自誓竟無祖餞劉中丞致書於所親業已乞閒桓孫武得牋而大喜徒步南岡而

始幸角巾東路而有由若夫坦率均如庾亮丁甯並似劉宏與祖希情好日隆謂阿鄙才具故有豈容投版未合拂衣是以致仕抑有前聞緣譏杜佑甘言且將遠避多笑梅詢何公屑效復還赤松未易輕擬沈約果求謝事言帶常移郄超特好辭榮費金不吝乃竟投印釋黻解珮捐簪星晚露初鷗邊憤外賀季眞不爲道士誰乞鏡湖之川王荆公歸寄此身語兆鍾山之寺何敢自同高蹈匪多病而愛閑非不願作藝官亦久思而爛熟地原金粉慣臨水以看花人本英雄特閉門而種菜其不可及者又一也然使絃歌歸去聊爲三逕所資老疾卧

遊難令衆山皆響氣縱豪於湖海助竟得乎江山夫惟禹穴曾探故可蒐裘竟老轝輿以出載書甚多便作主人亦驚知已何至或疑山賊固當仍號水仙憶壯歲之輪蹄謝中年之絲竹頻經度嶺過大庾以忘寒尚擬出山約羅浮而竟到餞離珠海推蓬而獨唱晚霞弔古金臺命駕而尚乘殘月山塘燈影湖剎鐘聲飽看蘆阜之雲獨釣洞庭之雪吳頭楚尾頻擊楫以渡江趙北燕南特鼓琴而望海孟山人之故里諸葛相之荒祠青原訪魯公之碑赤壁度髯蘇之曲醉異山簡屢作習池之游嬉樂比羊公尤愛峴山之風景晴川閣敞壯心則黃鶴樓高寶月臺空歸夢則白鷺潭近雲霞標寄偏飽經章貢風波煙雨歸耕又特訪桂林山水莫不吟先錦貯題卽紗籠巨碣豐碑大書深刻漁樵一例猿鶴無慙盛集筵開無公車而不樂舊游錄序緣司馬以爭傳去似鷗閑歸同燕熟山必買而始隱門以杜而仍開其不可及者又一也若夫聲名未立實須餘論以奬成文藻夙優或以風流而見沒諾如季布端藉游揚問者王澄果知風俗年時有異待以風味而原難聞見各殊答以去來而若失乃獨稱爲才子望若眞仙團扇寫詩金龜換酒名如望蔡改服以見羊欣貴比中郎倒屣以迎王粲雲

間日下相遇可勿常談四海彌天當時以爲佳對謝莊賦隱劉勰書陳勝寇準留題代常何草奏博於古事訪袁式而典章乃存輒詣清言見寇儁而煩憂頓遣遷除同謝皆虞詢祖爲作表文慰勉深加惟李幼廉恆先期會卜居少事輒勞嚴武旌麾留賞未還屢荷文僖厨傳以洎新羅使至願得蕭穎士以爲師吐谷人歸業見溫子昇之所作圖像於凌烟閣上普通而更許盟心神交如話雨牕中詩寄而宛同謀面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者亶其然矣其不可及者又一也尤可異者校文數千見士七十星軺遠涖本出詞曹水鏡高懸

望叨恩例惟夙工乎帖括果特借乎梯階分使校而盡心望卽知其具眼尤憐氈毳迭許巍峩藥物遍貯於籠中珊枝原歸於網底矣值場屋之多故任主司其獨勞好脚迹其頓殊別頭試而敢辦深甫實鮮士望在一時選中郭簿不來漕檄止六人考校自拔盧肇豈俟偵門以知敢託唐持未聞降階而伏爲準格亦偶耳寶夢徵作賦原佳定臧否而不能房暉遠攬筆便下升沈五品敢服主文之衣鄭重數行仍入登科之記書小錄以齊列撰後序而見推豔說鴻文會呈

乙覽既盛名之不愧連得牓元如異數之倖邀宛然座主昔年辛苦五度蕭閑零雨自天亦由嵩少福星度世原近文昌矣至謂捉松枝而當塵編籍葉以寫經庭有吏民門多將相黃龍觀住特緣釋菜以愜雅游白鹿洞開敢學拈花而參妙諦笙歌無伎杖履如仙弟子稱詩各守梅檀之一瓣門生典試又分桃李之新陰原餘事耳其不可及者又一也夫耕妻鋤便稱高隱我黻子佩原極尋恆縱恩好之甚隆豈才名之絕異我年嫂金宜人族原方雅性特幽閑魏悅次女多識往行前言太傅會孫所則禮儀法度夙承母教自有門風夫人城築以論兵壯女軍團而破賊錦繖元戎音嶽未沐青綾步障

鈴致彌高所以具食卽察其不凡隱居定瞻其所服見謙之之卒業一日誰停聽叔平之治家十客同遣李文姬賢而有智桓少君安不忘危許允尋還預作粟粥趙昂守備躬著布韉楊椿名位始終贈郡君其有力王章朝廷尊賁上封事以能知多所贊匡亦聞參決敢誇能解便破逕環猶恐終疑卽焚數帖飲大夫之酒試聽而無虞遣使者之車躬耕而自足瑤編繡軸紗帽隱囊江湖停載酒之船六英叙朶門巷闢著書之屋二等金缸何會閨門絕無嬖倖仇覽妻子恪奉宴居甘蔗誰覩其側生嘉禾分禍以連理比肩人老仍安玉鏡之臺繞膝孫多同設綵紗之幔其不可及者又一也六龍清辯特許元仁三虎高名尤推偉節勵操特殊戴遂而志業各縣持節卽過陸機而詞翰不及或阿奴策下或小者言佳縱詡聯珠竊慙腰鼓哲嗣小蓬昆仲名齊二宋美擅三張保輔之才英靈所聚儼然列宿僅有父風每對惠連輒得佳語何減驃騎故有此言並工屬文終將大至口辯書記父友咸以材稱眞粹才明議者莫能優劣賞會文酒竊比烏衣之游酬答話言各有白眉之譽自分大小谷住郎君賓客皆同圖籍相慰名譽迭出覺僧彌法護之難孝行能齊副金友玉昆之目互相師友同舉

制科故事宜仿乎草麻別集合名以花萼牀將堆笏里
儘鳴珂所尤異者三世賢書已詡殊榮於闔省兩番文
解疊徵雙舉於福門暫屈副車亦誇連璧牓判棣華於
兩地鉅手何慙箭穿楊葉以連年解頭合讓仍兆石榴
之雙實竹林大有人材不徒仙桂之一枝杏苑齊登鼎
甲科名盛事縉紳美談對擁節旄各列棨戟並趨丹地
聯拜黃扉行有日矣其不可及者又一也蕊牓甫開玳
筵間設客皆樓鑰兒即張酺紅葉正飛黃花無恙著錦
袍而跌宕拓金戟以昂藏問一代之功名何如所著喜
三生之福命都異庸材靈光歸然歲將復始伫張緬及

百司就列趨　陛分騶話葛洪正兼室登仙還山跨蝶

樂志堂文略卷二　受業李肇沅校

樂志堂文略卷三

南海譚瑩撰

兵不可一日忘論一 道光辛丑作下同

嘗讀鶡冠子至云兵不可一日忘而不禁喟然太息也國家當朝熙門穆塵靖波恬功名早晝麒麟尚食數言鉅鹿時重山濤之論不愧名言將如景丹之威未妨卧鎮習流教士弩父亭公賓叟清羌奇材劍客鬬艦走舸非無橫海之將綵緞銀盌亦有凌波之軍然而人非李廣卻省文書兵豈陸騰偏多聲樂韋公相而猶然債帥來敏至而誰信可人兜鍪早易以貂蟬酣酒仍聞其把板見唐書大鐘鑄則仇由頻內琵琶彈則党項屑觀無甲冑之可標豈瓶罍之不發雲長益德絕鮮國士之風霸上棘門並若小兒之戲韓白自擬未給鼓吹而敢求僑札相推恆饋藥酒而輒飲孫子謂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呂氏春秋謂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獨孟春之月然哉況乎海處木居風飛鬼難其來荒忽其語侏儒雖云商貨所資仍以戰鬬爲國附落則更相抄暴名號皆不可紀知原未嘗負丹砂以示赤心持生金而喻向化朱蒙逃走聚魚鼈而似浮突厥興亡準羊馬而誰決狼機焰燄實倍中國所長鬻粟香濃偏使衆人皆醉當亦乘軺之熟慮持斧所深憂也夫毒流九域禍胎百年原非一手一足所能支又豈一事一時之貽誤縱使阿芙蓉繳而保甲行保甲行而阿芙蓉仍未淨盡能悉縛株連者以盡誅之乎邊釁易生誰執其咎幸值

朝廷無事中外一心色正芒寒風移俗易斥邏嚴密兵農悅安搜盪山源糾虔姦蠹豈不甚善而非然者曉兵愛士獨任王霸而匪專臨敵禦衆咸決彥章之必在長孫弓彎謂爲霹靂楊津爐鑄轉畏鐵星不如者始擊之而勿疑最善者定屈之於不戰江淮草木原知張萬福之威名延鄜勇健悉法范仲淹之遺意善乎馬謖告諸葛公曰攻心爲上願公但服其心而已奈何決不諫之策僥倖於目前鑄臨難之兵倉皇於事始也哉要之能收而後可發能縱而後可擒幕府宣威竊恐未如恩信重臣革弊有時端藉久安審幾務貴於持平激變殆緣於反覆玩寇忘也致寇亦忘也縱敵忘也輕敵亦忘也語曰羈縻勿絕絕則未有不亂者也又況乎嶺海瘡痍或者仍資互市東南財賦未敢輕議閉關也

兵不可一日忘論二

粵東市船由來久矣廓清之功難言武事調停之術端

藉邊材剿與撫其曷宜戰與和而迴異畢誠本在禁署
會列古今李勣果勝長城但期安靜老謀壯事朔雪炎
風喜聞擁傳而來伫見轉圜之妙敢勤中國以倖功名
始信大兵不爲寇害然爲邊不可以常智而爲將豈當
有怯時言征伐與守和親猶然偏見先招懷而後掩襲
業前有言圖易端在乎思艱察微諒能以知著古人左
牽制犬右袂操民朔知鳥獸之迭居仍防蜂蠆之有毒
具知闊狹與戲射其如常亦多樂從宜刁斗以自衛李
光弼以號令警衆麾幟乃益精明王忠嗣以持重安邊
士馬仍勞訓練而惜乎其未講也則未嘗卽鶡冠子所

謂兵者百歲不一用而不可一日忘者以深長思也夫
以國比大秦本多珍異人如敬仲仍搆厚和轉徙往來
居然生業關梁障塞豈乏姦邪獨檣任磬婆蘭見文獻通考
南庫均完牽稅業見謙亨之福不聞勇猛之爲見管子又
況雄田絕鮮流寓偏多蠻貨駢闐則逐末者趨之估帆
翕集則謀生者賴之誰策徙薪業令滋蔓豈一成之不
變卒兩敗以俱傷桓寬之論曰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
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泄亦端難以一蹴幾也使其當實
力重戍悉選幹用之材若强寇對陣先握衝要之道拋
車步艦聯柵飛棚餘舸並全闕樓橫起夾城築蚰蜒之

塹選士落雁子之都陣疊魚鱗勢成猿臂羊祖忻炬排
雉尾擲亦可焚沈景先帽著狐皮來誰不畏不通斥堠
將軍持黑稍以自標特賜酒肴都督引銀盌以通酌龍
圖老子元昊知而定呼敦煌戍卒逵頭聞而自去耿秉
謂受降如受敵而況其迴別於降哉而乃不聞把淺未
語防秋孰獻魚膠匪居鵠腹儼阿蘭之善走謂大范其
可欺此輩非孝子順孫我國實仙宸帝所原貴謀而賤
戰誰委質以編名諒悉機宜奚容豁達星軺久莅閩鈴
閣而坦然露版誰書據胡牀而直視卒使潛師陡入良
將先殲戰艦全焚礮臺分據顧天無術早挂彈章割地

有書難言方略黃龍安問但祈贖死以倏錢白馬未刑
更欲如盟而撓酒嗚呼誤矣未聞留校尉之戰被髮叫
天誰悲檀司空之收脫幘投地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而固不可一日忘也賀狄干之忠厚平
當而世亦宜稱程不識之煩擾休息而虜誰敢犯

兵不可一日忘論三

夫使郡縣良家門闕走卒名曰傖騰之客袍鎧山樓集
爲君子之營衣冠人物第循資格或恃奧援拜大將如
呼市兒治四履指爲別館於是控馭無法部分乖方驕
則寡謀勇不設備爲魚麗而莫必瞻馬首其曷從擾駭

村閭剽劫坊市花卿則全軍金釧斷腕已多鄭州則比屋紙衣裸身誰禁其忘戰也宜也若乃東西卅年前後百戰韓擒鬬將楊素江神號肉飛仙比鐵猛獸身經絕漠手縛降王罪正蘗街威騰丹徼事起盪八城之寇時平封萬戶之侯周奉叔刀豈識君檀道濟圖眞禳鬼與族兄而競爽烏承玼號轅門之龍祭河伯而自誇高敖曹原地上之虎王君廓之發憤氣倍昔賢薛仁貴之驍雄老膺闔寄所敵咸破自有家風足傳無役不從合以水星相目亦謂蕭同縱鴟急遇捕蟬浮環或疑神鬼之爲供帳早雜偏裨以去交馳羽檄嚴駕而圍棋不妨倘

掣銀釵命斬而觀書如故營團卻月陳結撤星盜楊柳而偏記曾栽種蔓菁而誰嫌久住令公贈伎李光顏轉顧深恩臨淮治軍郝廷玉恪守遺法見柳慶遠之嚴整人復何憂憚于栗磾之禁防虜仍敢進而乃挑刀走戟緩箭强弓曹景宗之軍桀黠無賴權景宣之任矜伐自多匪宇文忻所建而下輒相推無賀若弼之才而誰能復擇臨鄉前到止同西域之胡楊土未飢問以南塘之出卮酒雜坐喧譁邀求燭火滿街前後訶叱百姓失望賊黨聞而輒疑千里蕭然麾下擾而不整解救擁護談者少之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而若之何其竟忘之也古有寬緩不苛撫循無閒平分糧食親入庵廬同甘數果一瓜特給韋袍復帽吏偏受賂賜錢物以懷慙卒苟無妻擇配偶而効死柳公綽知若輩家事楊大眼爲小兒子呼言各有當非所語於今日耳杜牧謂戰士離落而未嘗爲之簡括整飭疾毆疾戰何爲而不北乎夫兵者百歲不一用而不可一日忘也鶡冠子之言殆宿將之鍼砭而　太平之蓍蔡也歟

兵不可一日忘論四

夫兵不可一日忘而顧非喜談經濟者所得而託也倘

使諫同許歷便卻秦師謝似孫臏竟殲魏將酈食其之撓楚原煩借箸而籌李左車之使燕早決奉書而聽抗禮汲黯有揖客其愈賢委事曹休雖參軍其實帥獨運智力貴以同心而合謀共策勛名謙言右手之不倦亦有劇孟之來宛然敵國王濬之欲端有大才周爰諮詢卑以自牧知卿才畧別阿蒙而結交同好游談見董恢而停出搜求俊乂果是吾鄉喜問平生有如此客班彪則雅相賓禮鄭元則本屬通儒軍容度支經略處分范文正曾羅幕下敢遺劉滬張元路嗣恭兼擢流人業有孟璚敬晃夙稽往牒恆著美談然而視遠惟明知人則

哲難容慨論請獻良籌夫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逕乎不知發乎不意故莫之能禦也莫之能應也可以戰而不戰不可以戰而戰非難推測亦有端倪奚事張皇原當鎮定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而乃幡然決策自蹈危機掩耳目其能知衝腹心而轉敗壘惟白石或請陶公之修陳本逆風未聞皇甫之擊貪功生事罪曷可逃誤國病民悔將何及是蓋愎如士穀詐比王恢鼠目麇頭綠巾錦襖趙括則遺書未讀檀公之上計何如合署鬼魁居然軍市木牛流馬先煩陳景俊之行謗鶴禁蛇飽聽彭淵材之論詬責驍卒多以反虜相

名富貴此翁未必上天無意明光鐵鎧竟沿路而輒拋淺色黃衫卽前鋒而肯備丹陽子弟著芒屩以習行領軍名位置羽儀以相對負楯則習纔五日挽弓則識詡一丁曳落河豈當劉秩之才誰救房琯邵宏淵實致苻離之潰深責魏公卒使敗似孫佺仍悉軍資以與病聞韓滉誰容邊任之辭參之肉其足食乎沈慶之謂耕當問奴織當訪婢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又況疥駱駝愚同劉晝驚蛺蝶薄等魏收其驚鶩之詩耶其騏麟之楦耶夫兵不可一日忘鵾冠子之言固不容膠柱以鼓琴恐又徒執莛以撞鐘

徐偃矯制命鼓鑄鹽鐵論

事有利徹於古今而議滋於剏始者鹽鐵亦其一也漢元鼎中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曾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不能詘詔下終軍問狀偃窮詘服罪當死噫過矣夫大澤名山封不聞於王會諸君吾子見管子籍實始於霸才孝武外討遠夷內勤中國蓄藏不事煩費蕭然浮溶侵愚廢格沮誹計臣懷袂利事析毫而鹽鐵之議起焉時也爵置武功法名平準吏煩出馬郎許人羊以皮幣而倉壁行算軺車而緡錢縱詆平津侯以布被無益可知賜左庶長以頃田猶然莫應

縣官當食租衣稅販物者何求富人或走狗鬬雞入財者不迭固不若舉行天下鹽鐵爲合時變總利權耳夫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理或確而難貶論實迂而鮮通王者經綸救世升降稱時稅之關市以裕農取之山淵以贍國不緣耗減業有經圖況取用之無法必强弱之相兼豪貴者封護自尊卑賤者貿然絕望科條防禁未易典司聚會因依輒爲姦盜招來亡命役利細民難舍斯須迭相侵奪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甄琛之表未謂爲可且偃固以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分循郡國也曲逆奉使舞陽乃因將軍得人莎車

竟拔鍾離仁掾移屬縣而務作徒衣謁者賢臣賑貧民而便發倉粟功縱難言罪胡至死其時桑弘羊東郭南陽孔僅之屬棄繻生何嘗彈劾刀筆吏互相黨援獨偃者鮮聞刻急輒坐巔行倖匪所忠誅同顏異亦足悲矣蓋鹽鐵之行人心未協物聽駭然操利原者方詡獨裁附時局者俄遭顯戮不知由漢迄今未知或改雖有恭儉之辟寬大之朝謂全革而實因即遽罷而旋復誰司金穀取佐度支非設權宜始論征榷則以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缺也桑大夫之言獨可以人廢歟馬端臨有言商鞅楊炎之法君子所羞稱後

王無或變至國與民之俱病惟今與昔之異宜豈虛語乎嗟嗟觀成孔易慮始艱難經國者惟恃乎得君得君則發大難之端而人無或擾亦在乎信友信友則任非常之舉而主不復疑不然鄭當時之鑿渠厥功久而未就終子雲之行郡所見亦以便宜獨偃即罪也何歟

李晟表薦張延賞爲相論

嘗讀新舊唐書至李晟表薦張延賞爲相嗚呼元功需僚友之調停首輔待仇讐之論薦未嘗不惜勲名之難處而嗟戮辱之倖逃也夫君臣不協繫宗社之隱憂將相相傾關廟廊之全局是以君似周宣方叔允推元老相如丙吉營平乃破先零同謗樂羊中山誰拔即如甘茂息壤空盟范雎貴而白起誅矣田蚡寵而竇嬰族矣亦有廉頗可避何惜引車賈復能當肯容帶劍問祁大夫之誰嗣解狐其仇舉狄文惠而不知婁公盛德然亦才能救國智足知人絕挾私廢公之心以推賢進士爲務從未有蒙恬北去約李斯而締交秦檜南歸命岳飛爲薦主而足荷腹心之寄能收指臂之功者也夫天生李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盡大臣節有社稷功用兵非三代能加以衆豈萬人可敵陛下安在何以家爲令公久來乃知師人綺裘繡帽奪涇原戰士之心金帶錦袍

召息曩大酋於坐方冀早平關隴旋復河湟海水不飛中原無警即謂治兵款塞當國需賢惟政府之協同庶廟謨之能決曹參有隙舉自蕭何忠武出師事煩蔣琬正未必非惡爲朋黨者事而無如張延賞者飾情復怨離間偏工原非貿首之仇幾同刺骨之恨果爲兄弟不許婚姻足以疾而屢陳目爲腫而仍泣壻疎張彧鄭雲逵心竟與同臣慕魏徵李叔度言原不謬幾欲令宋文之敢檀道濟不僅如王導之忌庾元規耳遂使浙水移書反當絕交之論禁庭瑞錦眞如續命之絲謂太尉果諳虜情等書生不知邊計擇一人以自代冀二州之可

歸虜方飾金械以款侍中帝且待新鹽以賜元宰迫至平涼川之盟既刼尙結贊之約何憑未覩賜環不聞伏劍嗚呼臣繪凌烟之閣人開偃月之堂敵國依然謀臣不用難剖心以悟主眞削髮以爲僧舉樂之詔何來紀功之碑如故大安園裏果可伏兵光泰門中何妨玩寇哉嗟乎國之將亡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敵之方熾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使延賞相而吐蕃盟吐蕃盟而渾瑊執渾瑊執而馬燧誅馬燧誅而李晟孤李晟孤而唐室壞矣君先猜忌臣敢異同夫非自貽伊戚歟卽不然而內無李泌外有丁瓊縱欲作五湖之游無難與三字之獄

又況希烈遷延不爲楊炎之故懷光叛逆止緣盧杞所排恩怨難平禍亂以亟命元佐而竟卧委抱眞而亦辭則藩鎭連兵殆酷於建中之代嗚呼晟之功郭子儀似之晟之節李光弼愧之所以殷浩忮刻不作桓溫蔣欽嫌疑翻薦徐盛張魏公之才望幾殺曲端劉肇仁之功勳敢仇裴寂迫妖僧李軟奴之亂德宗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矣則晟亦自知爲德宗所忌也明矣然則晟非歟夫公忠方能以體國而明哲特貴於保身身之生死繫當宁之安危國之弛張寄秉鈞之好惡名臣調護終格君心良將綏懷原關相業而不知延賞固非以杯酒釋憾者流也嗚呼文種之誅淮陰之戮彼獨何哉

廣孫樵乞巧對 自序

昔柳子厚有乞巧文孫可之有乞巧對大抵皆反其意謂巧不可祈而今異矣拙莫拙於此時者矣秋夜無事輒擬可之之對意待引伸語多憤激亦庶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耳至或疑欲仿沈下賢作則久已屏除綺語債非惟不敢亦不暇其辭曰

七夕良宵雙星虔祀羽蓋分明針樓徙倚乞巧筵開聊復爾耳客乃言曰大巧若拙巧不可祈孫樵有言巧何

可施余應之曰今無巧者安於至拙末如之何殆不可說矣取於巧今非其時因循闒茸試略言之文無巧者依樣葫蘆本無杜若休之市賣舍人聰斲貶駁魯公嗟稱沈約張融步吏崔暹癲兒如騎款段且食蛤蜊劉恢輕薄王約肥癡武無巧者琵琶蹴踘摸犢偷驢鳳毛覓難魚鮓獻無是翁矍鑠大事糊塗羽儀自玩芒屩習行佛出無奈鬼笑不驚兒戲灞上誰泣新亭巧於居內鼓瑟膠柱求劍刻舟思止獬豸游道獼猴致政作坊望省建樓顧榮妨我鄧禹笑人取同市瓜居礙積薪敬容殘客公孫惡賓巧於居外洗脚船移掩耳鐘撞惜指失掌

剜肉醫瘡籠紗有像作鏡無光彭几知兵郭倪決戰忠武後身霍光列傳青坂同悲檀公數言縉紳巧者蟬腹龜腸鑿頭鼠目易餅珠慳回帆鼓促三台敢望一路會哭杜密劉勝李志曹蜍驚猶蛺蝶隱學蜘蛛在郡食雁爲客思魚吾儒巧者碑殘沒字醯强賦詩敢言杕杜果惠蹲鴟孟堅非固太傅其誰鬱輪袍新兎園冊舊適從何來尚有餘臭社燕蒼舒橐駝劉晝莫巧於農稼稷苎蒲鹵莽滅裂九穀書在四民令缺男功誰助生事已微無逸會圖丈人所譏莫巧於工斲輪難喻運斤輒傷針神絢爛絲絕尋常刀劍錄備墨琴譜近古意蕩然靈光將盡莫巧於商錄儲萬物諸負千金渭城能唱移市誰禁算愁甕破論作錢愚長袖敢舞懸罄不如余等即忍饑寒袖手旁觀俯仰時局均到萬難聊守吾拙殆非所安奚從脫駕卻慶彈冠惟當同祝天孫俾達天帝庶使一官一氓一材一藝風節文章術智德慧直媿古人翕然名世巧乎巧乎天上人間同關匪細穀板花瓜家宜速祭

粵雅堂記

風雅所寄實賴總持唐宋以還無煩覼縷若元之顧阿瑛倪高士明之都元敬焦弱侯我朝之顧茂倫毛子晉均其選也蓋其地則輞川瀼水其人如正始元嘉聚亦蘭臺遊非梓澤李鄴侯之自適誰當人外之交謝康樂之幽棲遂有終焉之志以縹緗爲性命與鉛槧共興居獨操土風蔚然時望泰中才學可抗山東天下文章當歸阿士富鄭公與耆英結社或轉羨其年華元裕之以野史名亭反不如其遭際矣惟我友伍君紫垣馬氏世重五常李揆人推三絕王曇首實爲國器楊遵彥自有家風英靈端萃於東南寶貴共題於中外才識可喜足懋先基孝秀廣徵能求此輩李德林之大用遠勝鳳麟郭世雋之同居兼馴鵲犬楊播弟兄之誼日聚廳堂蕭琛少壯之時夙耽圖籍當夫六年輦轂兩度輪蹄皇路載馳公車久駐丹陽傳教先覓張憑將軍輟朝輒詣樓護清言畢景名行並賞殷臻雅會忘年風調誰如江總張譏玉麈賀監金龜謂劉杳不愧古人見袁式便推國士才華識度必至公卿風貌言辭應作令僕徒以門基欲荷泉石可娛與公會賦遂初常景慨然懷古仍補循陔之作待賡卜宅之詩散髻斜簪筆牀茶竈天子獎其助國金虎銅魚褐衣藉以娛親文軒丹轂仲長樂志騎省閒居爰於西園修營舊墅竹洲花塢王摩

詰之所往來書庫琴亭白太傅於焉嘯詠洞房連閣半郭半郊傍山帶江饒水富竹搆斯堂而牓曰粵雅焉蓋紫垣自此遠矣文史足用嗜好彌專遍收四部圖書尤重此邦文獻瑩原慙學圃慣詣墨莊會爲搜羅實襄讐校所刻嶺南遺書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共若干卷通儒夙搆墜緒僅存不同小說家言宜仿叢書類例者也所刻粵十三家集共若干卷或異代孤忠或勝朝遺老名流之別集會炳日星先達之完書慘遭兵燹者也復輯楚亭耆舊遺詩前集後集續集共若干卷刻焉文園病肺定傳封禪之書長古嘔心僅著惱公之作彌增愴

恨特使流聞者也復輯粵賢叢稿共若干卷刻焉編瑠截貝依然昭乘之光賸粉零香或弔傾城之殉何當拋棄仍欲護持者也補闕裨殘收亡集逸累朝文在表彰端賴昭明歷代史繁商榷總由司馬芟蕪刈楚肯致梨灾掩骼埋胔未如檀施光靈不閟鬼神報以吉祥準的無愆人物歎宜宗主者也然則紫垣之功黃才伯張園公且遜之紫垣之學羅上舍名學鵬順德人嘗校刻廣東文獻四集溫中翰名汝能亦順德人嘗輯粵東文海詩海兩書轉愧之矣說者謂粵雅名堂紀實也亦撝謙也紫垣羣推司命夙受賞音功早播於藝林名合登於延閣則凡汲郡孔堂之奧玉箱金版之奇悉付琬鑠豈庸墨守由嶺海以權之寰宇由寰宇以迄於古今庶幾文苑之鉅觀又豈方隅之足限乎爲之記烏可無言瑩曰是則然矣夫游五嶽者必先於跬步泛重溟者仍始於濫觴近方與紫垣擬

國朝名家詩鈔遠愛樓書目後南北史之輯借閑齋藏書宋遼金元四史之刻著卽等身俟煩拭目仍泚筆以爲之記者所謂名從主人耳五管之鶯花鞏護經旬之雞黍招邀上下千年森羅萬卷誰如此樂大呼前輩青蓮古亦與稽倘記前身南雪廣歌誰署固迴異九谷之思鄉大雅仍題特未仿浮邱之立社衣冠俱古獨南州

夢羅拜之靈部錄斬新倘東觀命訪求之使

嶺海樓記

嶺海樓者明鄉賢黃文裕公寶書樓故址其十七代孫今廣文香石先生修而署焉者也據三城之勝儷雙闕之壯前覽珠江後倚玉山西連訶子之林東憑蔬葉之湖花承木映通望周博劉略班藝玉箱金版連車繼軌星分綺錯洵放翁之書巢而申屠之墨莊者矣昔坊傳文杏巷著青楊清門或有賜書繼世旋題賣宅卽云汝獲良產臣務永年並擢茂才杜正倫之兄弟世作書生繁仲皇之門戶應貞代以文章顯王通家以經濟傳文

仲春秋僅收效於三世歐陽博士詎承恩於八葉而乃
楊震閩鄉故宅閱李唐而猶在文翁石室名家云趙宋
而靡艾王筠文藻爵位蟬聯袁朗風節衣冠顧矚聚惟
萬卷藏猶三本田曹方冊所署豈幸而僅存侍郎鎮庫
之書詎難於得見王官谷口共識司空之莊秦望山中
待旌何允之室彪之傳家青箱乃言舊事節侯遺子黃
金不若一經清德不衰前修曷愧聿因鴻構之古重牓
璇題之新辱命鯫生敬徵涯畧僕謂台衮相襲蟬冕交
映或改勲賢之里或闕文正之坊朱敬則六闕之標崔
義元三戟之列非不矜蔭藉炫膏粱然而六詩三筆尤

推子姪能文名德重光倍羨人人有集百年之堂構欲
奠以詩書三輩之馨香愼持其風檢香石先生人倫模
楷後進領袖太保家法越公門風崔精劉博宋豔班香
懷鉛握槧盈帙滿笥以無雙江夏作三絕鄭虔馬季長
之帳裏豈有笙歌沈麟士之門前竟成都市居長安而
亦易約羅浮而竟到吟風弄月徵文考獻劉瓛在丹陽
座上貴游倍憶高風王志居馬糞巷中羣從亦稱長者
允推人物之選不僅少時德業聲高冠帶之倫亦止盛
門儒素所謂前賢後哲頓在一門者非與抑僕更有請
者文裕遺書罕皆流播詩解之邃樂典之精庸言之瑣

鄉禮之質以至彙廣州之人物紀革除之遺事翰林之
記南雍之志徵小學之古訓析六藝之流別類足信今
傳後實賴抱殘守匱使其悉付剞氏牖彼學人凡我庠
修此焉津逮則陸士衡之陳世德直譏其陋潘黃門之
述家風已慙其瑣是聞家子當作斗南之一人此名公
孫足與風度而千古是爲記

還石軒記代

是岸寺石潤比太湖清於靈壁辨英州之所產屬古剎
於何年職志闕如毫楮罕及觀其留烟宿霧棲霞韓雲
蹲踞坐獅翔麟儀鳳共許名園之寶誰爲豐嶂之圖尖

削窪剜空明孤秀呼宜以丈幾同米海嶽之顛寵即如
仙合作桑國僑之壽寺僧煥華上人以余淹留聆翫晃
以贈焉則道光甲辰歲也種之粤雅堂東偏隙地爰以
吾石名軒人非栗里效陶元亮而醉看地異輞川學王
摩詰而對坐每值葉風霜月田逸士拊以自娛宛貽琴
薦枕材陸魯望詩會相謝既而思之星霜雨雪會匪故
吾山水鶯花本無常主入攢眉之世界惜彈指之光陰
道無長而不消物無聚而不散從古銅陵金谷青瑣赤
墀高閣重堂復垣洞穴或十年始就或五日而成壯麗
等於公侯幽邃申於都邑覽李廌洛陽之記掃徑開園

符魏使江表之言題門賣宅盤龍誰畫樓閣迎仙社燕偶歸亭臺易主果閱滄桑之刼眞憐土木之妖以至特富儲藏尤精審定法書名筆斷楮零縑玉敦珠槃彝尊龍勺錄繡刀劍譜證墨琴或業殉漢唐諸陵或會入徽欽九禁玉鼻騂售從方叔存公據而可憑銅蟾蜍蓄自申公易古畫而誰許寸心千古居然星斗羅胸春夢一場輒比雲烟過眼亦復撮土易合摶沙靡常雲散風流灰飛燼滅所以柝壽甯家之廢柱曾享侯封鬻武康山之遺書同聞鬼哭況此尤物本類枯禪縱謂難逢烏能長保彼夫到茂灌之所輸白太傅之所得平泉寶惜雲

霞草樹之形南墅瑰奇甲乙丙丁之品或費俸錢六十萬鑾向象江或役軍士五百人獻之南仲循州賞翫查孝廉則贈有故人艮嶽拋殘董尚書且貽之愛壻縱佳子弟能與樹存即好兒孫業和花賣誰從方朔還問劫灰同悟金剛均如閃電豈若入山解脫面壁專精無滅無增不生不滅何難割捨別有因緣宛然合浦還珠敢學金山留帶即以丁未九月舁還寺僧業爲吾石者三年矣仍搆小軒榜曰還石嗟嗟行脚安能點頭多事落星同例免令安邑流傳淨水一泓誰冀後人則效宛有靈而臨江運徙業憑耆舊傳言匪充數而游客摩挲奚

至兒童竊笑赫然神聖戀本寺而歸來奚俟哀求敕名僧其愛護軒落成日特泚筆而爲之記云

翁學使遂菴師粵山探梅圖記

夫對吟終日何水部之所思折贈一枝范蔚宗之久別昔無其韻今獲儷焉　宮允遂菴師司文東觀擁節南裔試事已竣游蹤特多山近城幽花深人寂官冷疑鶴梅奇作龍宋廣平之鐵石綺緒紛來元承旨之文章冷光激射嶺表栽植名種特繁城隅讌游勝賞非一若夫人如東閣地仿西湖亭署錦屏堂開玉照英州司寇種卅本而曾題成都監官開五分而共報玉橫官道香覆

女牆鋤月堦前風雪曾經我輩學海堂梅花諸同人釀金所種讀書臺畔琴尊雅稱閑官倚虛幌以無言伴絕藥而韻絕盎然書味特哦秋水之篇誰是羹材亦占春風之選則城中粵秀山學海堂也舍兼松竹塢萃煙霞亭四面而紅環屋三間而玉護石帚之詞數闋江城之笛一聲縞衣自去不須和靖之歸翠羽誰聽久絕師雄之夢天暝疑雪地寒有雲銅瓶水凍分供吟壇紙帳月明頻支畫案焚香注易共論天地之心閣筆評詩未許王公之盼則城外白雲山雲泉山館也幾生修到得傍神仙一寺爲鄰絕無烟火雲迎月送益厲其精神松樹杏花別參其氣

韻亦有千年之物鐵幹虬枝何來絕代之人冰姿玉骨銀甲盪成霞彩玉蕤霏作雨聲清磬相催殘鐘欲動誠齋倚醉遂有謫仙之稱青蓮留題乃副名僧所獻則白雲山倚山樓也賓從挈壺觴攜扶青笻屏皁蓋佳游屢洽韻事須傳張伯雨正居燕地此時宛遇故人白太傅久去杭州敘舊應思協律別駕南山師曠代之才同年之友曾與掎裳連襟醉躭吟看特倩良工繪其往躅而總署曰粵山探梅圖云將復至乎都門特遠貽於京邸以瑩舊參末座命綴小言是用略寫其風流備徵其厓略至若衡鑒之精宏奬之雅良友夙推其厲節名花亦許以盟心無庸贅已

梁玉臣蚨蝶上階圖記

玉臣非廣文之選也方其懷橘綺年然糠屑日恪遵庭誥早荷門基謝混風格共作烏衣之游馬良才名會擅白眉之譽擁書萬卷酌酒三升賦就高軒畫成大第楊越公數遍之讀特許茂才崔司徒一面之交偏推國士固將職掌並神仙之貴文詞有典誥之風楊學士則詩寫十聯李文饒則集編一品者也何以進退相懸巍峩莫與程昔範之下第屢振屈聲薛居正之遣愁咸知寓意爰謝秀民之選先嘗博士之官　我手版其誰甘換頭銜而欲就獨有味乎昔人官閑無　事蝴蝶飛上階之語乃倩香湖畫史繪斯圖而自悅焉或且疑其志之已頹或且笑其言之太激而不知　國家訓世宏風廣開橫塾簡奇擢秀端賴師儒餘杭無范甯之賢丹陽乏李忠之輩秩雖輕而責重員似備而權專湖州則詞賦特尚經書與政事同治與國乃儉嗇之區規榘與衣冠並肅庶敦崇乎道素期演迪乎斯文即不然苜蓿自香芙蕖敢怨但饜先生之飯何論司業之錢劉瓛之館薄藝桑麻何允之庭頗饒山水環林壁沼木葉何多棘寺槐宮茶花無數去翩翩而欲往飛翩翩而仍迴兔絲燕麥同深暮雨之緣茅屋石田共作春風之夢視彼書恆掣肘責即免冠書佐牽而敢忽按刀督郵至而已先束帶倘論位置何去何從也又況玉臣方踰毛義捧檄之歲恰居馬周具草之年遭逢不偶鄧仲華敢負元功訓督有方范希文亦稱賢相儒以道得民豈異人任士而優則學惟此時然夫復何然於計誠得園蔬正碧廡草皆青檐皆落花逕多新竹趁游絲而並住逐飛絮而爭高問奇字者誰來唱高歌而寡和杜門卻埽煮茗焚香茅庵自編恰當林下板牀獨坐偏隨樹陰此景此情胡可數覯若僕者織錦綾而未學臥墨水而依然久沈人海

自知來日之大難欲涉宦途倍惜良時之不再廣文一席幾若登天三復斯圖彌增感喟聊泚筆而爲之記云

上翁邃菴侍郎師牋

瑩之藉庇二十有五年矣爨下焦桐偏入蔡中郎之聽道傍苦李諒蒙王處仲之知載中宿之蒲葵頓增聲價飫廣文之苜蓿深負栽培夙荷優容彌勞眷注實冰懷之自矢仍風義以相期譬之鸚鵡出籠向維摩而懺悔驊騮負軛祈造父之哀憐已恭惟老師大人材冠四英譽稱三絕兩朝開濟來日具瞻東墅重名久負蒼生之望南陔孝養難期元老之來頻虛位以待儒生選舊名

以爲令僕腹心所寄喉舌是司爰掌虞曹乃遷民部治經本業難得人師修史重權實踰宰相先憂後樂原兼文武之全材人望公言殆軼殷周之故事裴晉公之出處身繫安危諸葛相之生平帝知謹慎器原公輔誰與佩刀冊列人材早歸夾袋瑩識闇全牛讀慙半豹自蒙拂拭兼荷吹噓薄有時名間邀特賞此則螭毛蝨翼並藉生成蟬腹龜腸兼資飲啄而乃命同磨蝎歲似奔蛇慣如下第劉蕡屢作悼亡孫楚銜恩報德空懷結草之思怨老嗟卑久絕看花之夢詣郎君之谷但謁王龜換孝廉之船未逢劉尹嗟嗟同生實衆待爨尤繁兒女累人莫遂向平之願友朋知我其如敬仲之貧賣文字而無靈載酒肴而或吝詎聞政事出門聆交謫之言誰署英雄割宅企相依之雅潘岳閒居崔駰不樂亭臺易主燕或賸其故巢琴劍之官鶴難分其清俸援例而逕爲博士實愧師儒推恩而俾住省垣業兼監院近以罪疑同縣事涉他途及豈類乎馬牛毒竟同於蜂蠆知萍漂於何地業瓜代之有人原可質於幽明本無關於得喪現已特邀剖別同賴矜全喜趙璧之倖完知楚弓之誰得翳惟本缺實選化州園橘新霜檐花細雨一官冷落原極尋恆百口寒單殆難支拄門多孺幼未可偕行眷

愧神仙烏能獨飽深慙冒昧實冀包涵縱有淚而能彈屢欲言而復輟本虛堂之懸鏡早辨妍媸如合浦之還珠偶然來去願爲馮婦笑搏虎之無能冀遇葉公覩畫龍而亦好猜嫌早釋諒知采葛之讒喜怒無私何礙發棠之請廉頗更用謝客可知李廣難封將軍如故伏乞恕其狂簡被以恩私活涸轍之枯魚畀敝帷於老馬李元亮方游太學或貽蔡蕤之書張希顏業宰萍鄉仍俟乖厓之問揄揚或過獎借原多咳唾爲恩容光必照仍求裁斷倘合事宜帡幪更叨銘鏤曷極重同嵩嶽深比滄溟龜作印以難酬雀銜環而竊愧更願早司鈞軸即

登宰廷甌預覆名珠煩記事領取無勞於煨芋禎祥已兆於簪花原宦官宮妾所不知凡走卒田夫皆共識八州兼督或重爲嶺海之游七葉承華定永紹韋平之職菊持晚節槐接新陰文潞國之精神郭令公之福命伏祈亮答肅請台安伫望嗣音敬求元誨無任悚惶哽懼之至謹奉牋以聞

寄侍講龍翰臣師書 癸丑六月

遠違絳幔倏屆八年庶見素冠頓經三載嗣音久曠思德滋深東墅琴尊同盼謝安之出北門鎖鑰偏令寇準之留慨自萑苻不靖薇芑屢歌刀斗接於羅融戈鋋偏

於灘瀨張魯原同米賊孫恩難署水仙未聞鄭伯之前驅翻似鄒陽之未至眾惟烏合寇乃鴟張桂府如累卵之危梧郡有含沙之射深源次律之輩便詡將材霸上棘門之軍久同兒戲所幸望隆桑梓功在榆枌喜畢誠自　禁署而來倚李靖若長城之固趙伯陽實英雄所保婦孺胥懷崔清獻本宰輔之才安危是寄固不獨管幼安之偶寄避難咸來鄭高密之所居羅拜而去已也迄今竟棄湖湘逕趨淮海司農仰屋囂然籌餉之難聖主憂邊太息知兵之少揭竿奚自滋蔓難圖拔本塞源誰執其咎側聞草檄修期早膺　殊錫述哀騎省仍

賦閒居孝子循陔孤臣戀　闕經營善後原同百爾之勞夢寐懷親豈以三公而易心情共白中外交推已瑩原匪蛾眉忽遭謠諑幸逃虎口仍冀矜全夙承眄睞之加奚惜齒牙之論敢謂生平之共信惟宜兢惕以自持庶不辱乎師門奚載馳於皇路笑風波之太幻伫寰海之俱平保障千春庭幃萬福統祈霽照肅請鈞安

復侍講龍翰臣師書 癸丑八月

久曠牋繒倏更珪律翹瞻馬帳敬遞魚緘忽捧來書虔修覆稟祝松身之老大致藥物之尋恆竟任浮沈彌增悚懼恭惟老師大人憂國心勞匡時願切裴晉公之出

處理亂由分崔正子之歸來澄清共賴作一方之保障係全粵之安危暫眷戀於庭闈足對揚於　君父側聞消息復肆披猖蟻聚蜂屯豕突豨勇人非新建誰令八寨之平將豈紹威偏合六州之錯嗟嗟楊么負固除是飛來蕭繹入援都無下意文季右族偏諱將門細柳軍容猶然兒戲丹陽子姓著芒屩而何妨銕杖生平備黃衫而不必任嘲呂姥憑誚段婆未讀趙括之遺書止辦檀公之上計佛亦難除狡寇天將特富此翁置鼓吹以自娛發瓶罍而獨酌材皆闒茸事各因循大抵禁蛇謗鶴之談殆非模犢偷驢之賊粵東凋弊僻處偏隅日者

繁昌都緣合市溯自禁嚴罌粟貨滅婆蘭喧闐仍襍處乎五方財賄業遞分乎三省加以會經召募誰耐饑寒虺毒潛吹鴞音難革高涼烽火賸譙國之祠堂章貢戈鋋照曲紅之碑版近講東官之釁彌深南裔之憂稍兢惕乎官箴足挽回其士習流聞難逃乎衆口讞決務失乎人心上下相蒙進退無據蹊田有罪奚至奪牛負嵎敢攖誰善搏虎事由激變論貴持平若瓜剖而豆分可桃僵而李代戶盡危帽散衣之習家有犀渠鶴膝之儲方將剜肉以醫瘡仍慮惜指而失掌實拊循之孔易業去住之均非終當姑息以養奸誰果從容而弭亂瑩習

膽未能抗顏安往難同匏繫深恐蘭摧荷照拂之隆恩獲量移於善地妻孥均感宗祏俱安知感事之煩紆欲陳詞而愧怍雲龍易合實冀　兩朝開濟之勳風鶴頻驚倘副千里依歸之望顧修原而寂聽痛滄海之橫流誰賡梁甫之吟易作游仙之夢祈求訓誨頌禱平安倘恕狂言猥蒙亮詧不宣

寄蔡樹百光祿書

五年契闊萬里音書擬垂郵惲之竿丞弃陳遵之札比維樹百先生壯懷翻日浩氣橫雲通縞紵於東南捧敦槃於　輦轂擲金龜以延客置驛騎以留賓偶乞假而返舊鄉辱論交而呼小友飲原文字會有簪裾拓金戟於樽前謚洞簫於座裏既而餞離祖別道阻且長見芳草而憶王孫折秋蘭而思公子亦謂士衡入洛當詣茂先將軍罷朝輒過樓護丹陽品藻傳教以覓張憑伯喈風裁倒屣以迎王粲而乃北征有賦西笑無緣苡原誚乎屠龍夢難期乎得鹿句止水田夏木好事仍傳篇無野火春風長安敢住楊子幼有言長爲農夫以沒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僕之謂矣然而買田陽羨志願空賒卜宅江陵椰榆可想猶幸高歌市上原有酒徒對飲車前未煩騶卒忍令衆人皆醉欣然半道相要何會

五日不醒業謂此生足了龜腸蟬腹夫復何言倘忽飛來誚雲間之一鶴慣遲作答盼天上之雙魚良時在茲榮問休暢風雨如晦關河欲霜持壺盍餉元忠致書忽干仲寶全藉昭晰不知所云

與徐鐵孫書

此別十年所思萬里離罇敘話舊雨都非園扇緘題清風聿至豈報書之無暇輒搦管而眷然當知樓護之忙仍諒嵇康之懶鐵孫司馬卓爾不羣淡然無欲讀書官好令入幕以從戎擊楫人來期渡江而殺賊軍儲早辦稱厥職以無難時論翕然決此材之特異西平將略庶

酬　高厚之恩霸上軍容易短英雄之氣慨自籌邊屢誤橫海無功勦與撫之靡常戰與和其兩失山濤之論不愧名言汲黯之來何嘗卧理李衞公之征吐谷奚憚一行寇平仲之禦契丹敢爲孤注虜情叵測時局可知功罪難憑是非誰判實恬嬉之已極宜緘默而不言或撥亂之需時伫篤生乎名世某文字無靈行能誰算彌年下第半月杜門言念故人郵書遠道回憶徵歌湖舫載酒山堂膠序修書僧寮結社相與提鵬挈鶯歎竹吟花原極尋恆何可復得而伯臨石華子春墨農石溪君謨夢秋心齋蒼厓任齋心蓮棉洲諸子并已登鬼籙愴

絕人琴等逝水之難留較晨星而易數惟與笛翁時相過從耳猶幸日飲醇酒時讀道書聊足自娛差强人意然而冀游五嶽而兒女累人願受一廛而田園易主指水之盟如昨買山之望更奢問字誰來負書安往香山之集但寫寄於名僧草堂之賢待札求於良友擬就廣文之館而需次仍遲欲觀太學之碑而壯游難決暫作依人之局敢開結客之場鬢欲成絲腸如轉轂端憂多暇聊復書之詞翰千秋履與萬福

復沈伯眉學博書

某避地倉皇懷人篤摯曾逢舊識預訂僑居偕隱難擬於鹿門賃舂略異於鴻廡談多稼穡會有茶瓜家擅蠶桑市饒蝦菜恒思仲長統之樂志誰許杜牧之之罪言嵇康未著論而養生吳質仍蠲愁而善病亦嘗拄杖寶陀之寺載酒妙高之臺追憶昔遊眞如隔世佛象半經剝落僧雛盡已凋零郭璞重來覺衣冠之氣盡端明敢企同鬚髮之皓然署金焦漁隱而綦難余嘗自署小金焦釣臺漁隱繪烟雨歸耕而無謂業還所寓疊奉來函謂屢枉乎高軒知旋適乎樂土風帆沙鳥鄰火村舂招隱地遐移情人在筆牀茶竈錦帙牙籤圖耕織以題詩話桑麻而把酒管幼安翛然白帽何知亂離陶泉明樂與素心共數

晨夕羊求開逕喜益友之多聞葛鮑移家信遊仙之極樂側聞狼機稍靜羽檄偏遲烽燧不驚波濤頓息然而豢龍之業不世刑馬之盟可寒寰海方隅定喜銷兵之易炎風朔雪誰推翊聖之忠和與戰之均非勦與撫其能了承問伍紫垣方伯功在榆枌行猶荆棘能杜門而卻軌思棄產以營書議到金繪富民之侯共拜存唯圖史汲古之閣蹣然張賓嵎觀察仲宣體弱爛武精亡難覓仙方易登鬼籙嗟嗟浮生如寄近局難知恆落落以寡歡終鬱鬱其誰語宜及時而行樂思亡年之素交今雨不來停雲在望惟願歸艎早駕連襟掎裳同詣竹林

或參蓮社過似號寒之鳥默比到秋之蟬客有公榮座同車允泛中秋之明月珠海聞歌醉九日之黃花玉山談劍杳冥氛祲馬新息銅柱高標浩蕩江湖顧虎頭布帆無恙欲言不盡相晤匪遙去住清嘉榮問休暢

約同人重修梁藥亭先生墓兼營祀典公啟

國初梁藥亭先生　熙朝老宿海嶠英靈早歷文林晚躋翰苑主騷壇於南裔結吟社於西園偕德曜以幽居茨蓉繞谷住隨如之舊里叢桂留人盛德絕倫逸才曠代生同屈鄺友訂盟心來有王朱君能抗手不愧三大家之目憐江左之盛名殆綜十先生之傳洵嶺隅之閒

氣溯曲紅而接軫齊獨漉以揚鏕韓蘇獨此正宗馮黎均其嗣響墓在廣州北門外若干里訶子嶺葬同士行卜有眠牛陵比江都過輒下馬蘭芬玉穎碑版屹然月死珠傷簪裾逖矣幾至忽諸之嘆庸安逝者之心委奉嘗於破廟附供養於叢祠考旋葬於康熙五十年辛卯憶曾修於道光元年辛巳駸駸霜露悽戀烟霞牧笛樵謳殤魂鬼火笑要離之徒近知太傅之爲誰絕異巢由買山有約並無忠武伐墓公然王孫安知葬令爲乎長樂將軍乃故訟難恃乎安生亟當刊醉吟之碑修謫仙之祀重爲礱石專待布金蘭茝告虔松楸無恙佛有華嚴之劫君非冥漠之倫亦後死之因緣盡眞靈之位業所望捐贏斥羨佽助慨然庶使繼往開來英華靡絕或謀隙地月闕詩龕即許丁卯之莊鑄賈閭仙之像青霞廟近白雪樓高迭奏神弦仍復社事昔者白楊作柱尚書之冢全非今茲秋菊薦馨水仙之祠一例植花酹酒較何點以彌殷種蔞獲輒傳張瓊兮孔易臺登得月壺觴同謁文溪軒紹抗風領袖原如典籍定媲耒陽墓碣過者題詩倘有微君祭田阿蒙作記

上省中各憲請故制府祁恭恪師崇祀名宦祠啟

代

竊聞死而後已國家矜盡瘁之藎臣樂不可支閭井願薦馨於艮帥作一方之保障永寄謳思均百粵之循良合增志傳傍宮牆而共慰建祠廟而無煩已惟故兩廣總督加太子少保銜祁恭恪公諱塡者辰象降精雲龍合契掇巍科於少日總戎部者卅年儀型百僚表率方夏當宮則由中歷外撫粵更自西徂東政簡刑清風移俗革問生平之抱負後樂先憂成開濟之功名集思廣益溉陸田而堰復更水道而渠成楗竹搴茭堆石布土更儲義穀特建社倉制仿常平意同廣惠趙儼卻數箱之藥誰復因緣劉宏傳一紙之書人爭感悅所以民依

若毋士奉爲師五管瘡痍樂同沃土　九重喉舌司愛重臣尙書望峻中臺司寇愼平秋典攀輿卧轍截鞚留鞭緣道花香悵望盧潛之去頻年穀賤彌思李峴之來既而島夷不靖戎幕遙開　命掌軍儲旋躋督部製木牛以仿諸葛騎竹馬以迓細侯遺愛在人精忠報國黠如胥吏感淸德以傳歌貴似保衡服讜言而動色在官儉約褚褒有樵採之私僮入境威嚴李靖有迎延之長老心仍穿地事總格天激薄停澆修廢舉墜開府極一時之選接物淡然緣邊當萬里之衝經年罷戰范文正嚴明無比相安同賀長城王堯臣險易皆知所薦多爲

名將伏波橫海宜銅柱之永標定遠封侯決玉關之生入而乃掛冠俄頃吐血酸辛東海揚塵西州拆石望同羊祜共刊灑淚之碑忠似屈平空撰招魂之賦能不撫大樹而思馮異憩甘棠而憶召公

聖主褒賢屢聞　特典此邦懷德賸有餘哀某等均屬部民切思名宦隨地作樂公之社何年營石相之祠久愜鄉評宜同廟祀一例神弦迎送禮肅春秋何須遺像淸高名垂宇宙諒中朝之無間況西粤之同心伏乞俯俞卽祈入告體魄遠辭梅嶺靈爽應還奉嘗永比桐鄉明禋特重謹啟

顯微鏡贊有序

夫大海水入於毛孔則毛孔實作海觀恆河沙擲自掌中則掌中業與河等合成寶蓋悉轉法輪其諸涅槃之蘊乎然而止水爲淵本列子之成說太山爲小亦莊周之寓言以至蟲臂鼠肝蠅股蟬翼蟣蝨貫心而不絕蜻蛉拂翅而仍生豈勦說之誠然抑曩篇之闇合迨觀於西洋顯微鏡乃不禁喟然矣顯微鏡質本玻璃用殊鬚雙從蠻島販向麟洲金薄銀華白旃元錫笥仍琥珀佩謝繩穿架有珊瑚支同鼎立卽而視之烟霞詭狀川陸殊觀幺麽幾若俊雄昳麗輒同倪陋柤梨與橘柚無

別寸草共叢蘭不殊魚服龍形牛毛麟角貓變則豹龜長於蛇仍短綆而汲深匪積羽而折軸明皆象罔可得元珠善豈庖丁居然游刃其鑒之以至微也或蠕動蜎飛或雨生陽死脈望如人髮之小嬰蜺藏鹿耳之中集蚊睫而弗驚處蝸角而仍鬬離朱之目毫已察而何加老子之言穆轉迷而必誠縱謂名傳大眼定若車輪依然賦擬小言悉經鍼孔而待其顯也互勘猶是諦觀悉非神光在離合之間消息但轉移之際若埴之在埏也恣陶之所爲猶金之在鑪也任冶之所鑄本來面目苦爲分明別有肺腸奈眞空洞問陰陽所亭毒索稟賦於

幽冥爲鵲爲烏非驢非馬大加數倍殆非純任自然中隔一層相去能令以寸夫金弧玉弦曾無激矢之用翠綸桂餌實非垂竿所資鏡需明己亦藉鑒人見心膽於秦宮正衣冠於唐殿鄒忌之知唯自照秦嘉之與亦安施外此豔說盤螭矜言見鹿致風雷而已幻厭妖魅而能靈祥似珍之兆三公而可必賢如蒙正見百里而仍辭尼斯國之王孫可傳奕世陸安州之漁父空識前生茲鏡來經蕃舶夙有鬼工竭彼巧思創茲奇器斲棘猴而竟就削木鵠而能飛又安事芥子須彌棗葉閻浮之說者乎而不知形上謂道形下謂器莫崇於累土而九

重之臺次之莫深於平地而九仞之井因之俗雖判乎華戎語實兼乎釋道其卽吾儒莫顯乎微之旨也乎僕勳業頻看行資或賴覆巵誰敢百年端藉以寫書典衣不妨廿卷會看其補集爰作贊曰

孰攜巨鑑遠涉重溟將迎有道造化無靈肖翹異象炊累殊形安花誰對刻楮宜精色相本空流行所定鑒豈常儀來仍順應或隘天心彌知物性忽昧生平遑言宜稱藿蠋能化敢笑奔蜂禿鶖始大未若桃蟲毫芒山邱天地稊米智等挈瓶事同測蠡不減而增相懸亦肖自可了知甯非顯照循環生滅倚伏存亡元機對待至理端詳妙超繩墨教溢梯航夫微之顯盍語空王

賴園橘頌 有序

僕以咸豐壬子司訓石龍土宜橘紅州廨稱最衙齋所生亦足媲於園令學博之俸宜兼署乎橘官乃以蕪穢弗治收成轉歉則有楚頌亭主人賴君者業治生以灌園樂傾蓋爲知已以比鄰之冷宦作村田之寓公恰逢啖荔之期略遂看花之願則見香團野露色炫江星素裹離離朱欒的的一枚比葉謝井水以療人十載連陰居圃霜而饋歲陽羨三百本坡老親栽武陵一千株李衡足用且也麟毫表異鳳尾叶祥知名共說伯休奏效

殆如蘇澤夫李白聲價固藉韓荆州之品題園有阮文達詩撰記而褒城蕪發彌增孫可之之感喟知培植之有自幸遭逢之可娛貨殖傳成獨說渭川之竹神仙樂在僅餌商山之芝乃作頌曰

豈惟南交獻稱瑞橘靈藥所需瑰異特出亭猶楚客園比蘇仙侯封千戶樹種百年謝傳文傳庾郎寓久敢喚木奴便呼橘與蘇同蓋桂珍倍蔆芩園林之寶益壽延齡

花阡銘 有序

自昔纏綿忠孝類有閒情磊落英雄偏多韻事禹峽山

飛來寺側花溪第五灣瑤臺之下有花阡焉明朱叔子葬落花處也叔子生當明季死悼國殤緣歸先軫之元安問王熊之冢而乃鬱鬱佳城早結鉛華之局蕭蕭荒壟特留香火之緣屢如永訣而淒然當夢芳魂之肅拜不愧朱家之游俠鏤骨千春合封香國之賢王埋肯一例香銷粉褪頻下玉棺紫爛紅稠同販寶刹誰登鬼籙優曇待轉法輪更請神弦清淨足開詩境寸碧復營丙舍萬紅如有後人洵吾輩之熱腸亦雅人之深致顧或者謂茫茫六合盡零金賸粉之場各各羣芳同瘞玉埋香之所比佳人之葬骨稱仄詞客之招魂鶯鶯蝴蝶之

篇足稱才子芍藥薔薇之語原近女郎不知正則行吟多言香草廣平作賦遞擬梅花小杜談兵偶託興於鬢絲禪榻坡公謫宦獨愴懷於歌扇舞衫雨晦風瀟珠傷翠死傷心邃古懷抱可知灑淚彌天空闊無際尚憶同風之舞猶存到地之香步兵一時懸尺涕於鄰婦昆明萬里問刼灰於東方百感中來萬端交集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眞性瀰漫壯懷悱惻比之收楊妃之錦襪蔓草平原拾蘇小之金鈿紫蘭香徑愈覺其可悲已僕考古熟聞尋春偶到淚如帝子染苦竹以爛斑歌豈虞今作閒花而搖動靈旗縹緲往來經蔬葉之湖斷碣淪亡頑

豔勝桃花之廟萇宏血碧如接英風世傑頭香同殉毅魄晚霞如繡新月當眉不同劉氏素馨之斜直儷明妃青草之冢益嚴花禁兼祭鬼雄如詣南園薦菊酹三忠之廟匪游北郭折梅弔百花之墳乃作銘曰

殘膏賸馥姹紫嫣紅香凋南國怨入東風浹歲芳華何人眷屬禮勝國之忠魂登茲邱而痛哭

新建粵秀山學海堂上梁文

范甯臺高本乏江山之助謝安墅僻唯供絲竹之娛信二美其難兼豈三餘之勿憩徐湛之風亭月觀文士偕游竟陵王華宇精廬生徒可給有懷墊側無用栖憑凡

厥庠修此焉津寄阮制府陶鈞士類襟冕人倫將培植也之基欲暢遊焉之趣酌舊章而營繕范水模山課高弟以精勤墨莊書庫爰因阿而結牖亦依澗以開櫺窮經治事胡瑗昔以名齋望邑拒山劉瓛因而立館三城烟月全收几榻之間萬里雲山小築林巒之表桐楊夾植蘭菊叢生魚鳥相親雲霞競遠經書笙磬略邀槐市之歡茨宇桑麻遠勝檀橋之舊才端性緒寄懷於海闊天空玉色金聲振采於花承木映林邊炙研不須顏斐之薪松外著書亦有楊孚之雪南宮北寺別倣規模迴榭華樓遙深寄託麾幢市道伫看旌節之花巾卷充庭

豈獨科名之草今者徐興百堵試頓雙枝停爾斧斤聽
余謠頌喜名區之乍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賀橫舍之
落成剛曰讀經柔曰讀史

新建兩廣節署上梁文

羊鉅平之出鎮鈴閣翛然李贊皇之籌邊畫樓詳悉園
能獨樂亭費精思猥言締造之艱彌見轉移之妙人思
召伯所憩甘棠將譽條侯定軍細柳綜核至木屑竹頭
之瑣陶侃才優措置若泰山磐石之安韓琦望峻我制
府辛階尚書勞大人遺大投艱集思廣益揆文奮武後
樂先憂合駐內城兼因別廨範圍不過擒縱能操經營

則都護府先威重而橫衝隊肅靈洲望氣獨占南海衣
冠遼使知名合寄北門鎖鑰驛曾籌筆鎮撫奚宜園特
布金莊嚴湧現森然兵衛遙控百城不下堂階洞見萬
里笑廣州之廳事但繪仙人軼方帥之堂皇合名元老
飲惟杯水去定投香惜到分陰來先運甓臨淮久任微
幟精明武惠元勳圖籍寶貴霍去病未營私宅李樂師
儼若長城羽扇綸巾素屏檀几時和歲稔兼營喜雨之
亭偉烈豐功兆畫淩煙之閣書誰暇枕包拯風裁碑擬
先刊廣平惠愛今者瞻溥原而啟宇鑿隆棟以需材停
汝斧斤俟余謠頌賀惟燕雀拜有夔龍百堵皆興八州
兼督覆姓名而
命相奠比金甌銘勳績而靖蠻標如銅柱知韋皋之鎮
蜀丞相復生祝郭令之興唐諸彝羅拜集傳經濟移營
看八寨之平謨預贊襄望
闕賀三苗之格

樂志堂文略卷四

南海　譚　瑩玉生撰

新建粵秀山學海堂碑

昔文翁涖蜀肇闢膠庠常衮治閩聿修橫宇亦謂往經頹替待革榛狉於以啟滯而發蒙閉邪而反正若乃生徒濟濟俎豆莘莘既鱗萃而雲浮更烟霏而霧集猶復因前典激餘風有闡揚景業之觀徒粉飾太平之具兎絲燕麥楊遵彥既有微詞芻狗筌蹄馬貴與原非酷論欲聽聲而察實在正本而澄源此世工詞賦而治經者乃欲名齋亦有堂皇而行禮者別求起屋若我阮大司

馬芸臺師新建粵秀山學海堂其儒肆之津梁學庭之淵藪乎惟師南陽鮑德東海劉寬以禮樂爲機籌以詩書爲鈐鍵讀齊太祖建元之詔歲稔時和頒庾征西臨賀之條法清人貴環林璧沼悉聽弦歌襴帶唐巾胥勤講肄椅廬遞敞詎分龍節之遙臨棘院重新示厘鵠袍之久立徽文考獻重編職志之書舉首掄元迭冠科名之錄亦謂陶鈞庶品混一殊風演迪斯文恢宏大道者已然而漢廷策偉非關掇拾之多唐代詩工豈獨推敲之費　螭坳獻賦方留蓬島之閒虎觀談經曾覩蒲輪之貴使其探源星宿演派滄瀛雖卽海而觀瀾實分河而潤澮唯此學製之錦豈曰濫吹之竽而迺賡鼎爭操虛車竊御窮年雪案守兎園册子之編寸晷風簷摹鳳閣舍人之樣亦復俯同拾芥仰類搶榆此虞溥因而寄慨於丹青殷茂所以興嗟于蘭艾也師以崇化厲賢之職訂疑今察古之條於月書季考之餘嚴義肆儒宗之選謂欲培其根柢則經史之須研謂欲擷其菁英則詩文之並重十題具發衆作競投八音列而一縣亦辨其鏗鏘五色陳而寸縷亦誇其璀璨及時並了勤無礙於照瑩竟日未成瘁何嫌於祭獺而且親提玉尺並度金鍼宏奬性成品題價重高能備選時參博士冷官異等

誰分半屬儒林老丈遂使百城之俊彥十郡之翹英莫不握素懷鉛銜華佩實璠璵匿采伊琢石而開瑩椒桂懷馨待披風而扇發師之法可謂良矣師之志亦云篤矣然猶難於其地也經營鴻構聿新羊石之遺基珍重璇題暫膀星泉之舊址崇墉美榭豈伊方來北宅南宮並爭先覩爰以道光四年秋九月經始於城北粵秀山之麓焉嶺駐峯紆巖層岫衍川原開滌林藿綿濛暢萬里之幽情挹三城之秀色天連象郡平看五嶺之低地盡蠻江俯眺六瀧之險珠江花月遙接南濠香閣經魚近連北郭棉紅榕綠極萬瓦之鱗差渚往汀還度千帆

而羽集湛方生有言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以今方昔亶其然矣庀材度木掘土移山既因樹而安牕更依泉而築逕虹枌藻梲梁卵梯黃槐宮亦遜其岩堯蕘監乍驚其翰奐即以是年冬十一月落成更於其後築至山之亭闢啟秀之宇不拘常憲應踰范甯之臺誰指吏曹更擬蘇瓊之館稷山非遠漫肆周遊槐市依然甯無墻屋此焉棲寄實可憑矜矣嗟嗟千秋事業惟在名山萬里功名尤爭綺歲吾粵山重水複地負海涵非無瑰異之才豈乏騫騰之輩然自國初諸老漸慨凋零日下羣英爭誇撰述非不懷文

抱質掞藻擒華而求其下際上蟠兼收並蓄揆以寸心得失之詣許以等身著作之才酌雅而稟經循名而責實雖專長之偶擅已謙讓而未遑則瞻彼緝弧尤藉刮摩之力維茲覆簣須程進止之功也他日者重花比葉勢悉千霄截貝編璫光咸照月豈悠揚之無自知辟灌之有人而謂登斯堂者能不慨想欒巴緬懷廉范也哉瑩羊鶴誰誇葉龍自好望同庾乘參末坐而仍慙學異荷融逞遊談而或詆自憐小草屢藉揄揚深慙朽材難施樸斲幸登堂而寄興仍角藝以程能聊綴緝其小言用恢張其盛舉天下之文章在是南中之風會何如待

游太學爲翟子超以刊碑喜識荆州後王仲宣而作記

擬重修南海神廟碑 戊申十月代崑臣中丞作

昔汾陰有后土之祠博縣有岱宗之廟別鬼神於山水靈擅古今虔禱賽於春秋尊稱嶽瀆以至浮湘泛澧輒經帝女所居分風擘流尤重宮亭之祀瞿塘灘上爭聽裹篙之聲中宿石間豔說扣藤之事莫不愆違福應方俗是祈改造經營壯觀相望況乃象通離坎原兼水火之權爵視公侯宜錫帝王之號沐日浴月合萬川而與同廓氛安流通百蠻而何礙在東西北三神以上敢廢禮於四時歷隋唐宋六代以還實冠靈於萬古江波無

極廟貌赫然海內怵其威聲嶺南蒙其利濟者已維南海神秩居四瀆之先祀並六宗之古永傳玉簡屢錫金幡我

國家乾亨坤慶塵靜波恬擬答豐功敢沿舊典惠仍邀乎廣利封特改以昭明符瑞益彰莊嚴既備獅海之畔羊城以東是謂扶胥之江舊營洪聖之廟控銀濤兮萬里浴紅日於三更黃木灣空綠蘿岡遠靈祠眞館不聞銅鼓之飛霞宇電庭曾照木棉之豔春猿秋鶴竹日溪風雕甍憐彩翠之銷畫壁覩蟲蛇之竄憶兩度曾供祀事冀羣黎同獲神庥實親見而惕然亟重修而敢緩惟

粵東山分五嶺水滙兩江梅子雨多荻苗漲滿鳴聞白馬斯爲河決之徵飛觀綠魚居然海徙之象逆流朝暮但見黃牛積潦年時頻來烏鯢屋嘆蟛蜞之上黎二樵詩蟛蜞上屋有西水木棉落花無北風皆粵諺也逆逐波臣人驚虹蜺之多爭虞颶母惟神德本好生能推善下不勞驅鰐業已斷鼇邇來波浪不興雨暘時若陂塘盡復迭賡黃鵠之謠閭井晏然潛料青猴之鎖風車火徼獨螺舟而可通鐵軸牙檣如鬣帆之遠屆安穩則人知無恙災眚亦民免其魚鏡清砥平陸舊水慄獨受休咎禪師之戒毋害生靈無俟鍾離大王之言宜新像設已若夫雪羸霜蜆寒鰣熱鱸

漁具難詳鈎船如織黃花白飯水村聞老稚之謳名蟹佳蝦公宴飫江湖之味由來民食並重粵鹽積雪飛霜籠光灑餤江上千艘給軍農於滇楚海隅萬竈裕財賦於東南若乃鈎頌珊瑚簪矜玳瑁流離河城火齊水精異質詭暉繁采萬色珠還合浦圓明推上國之珍綃織泉先輕穩稱麗人之服至於兩番潮急萬頃沙平歲乃九登田皆兩熟刀耕火種咸仰節宣之勞食果衣香仍需灌溉之力是皆湛恩汪濊惠澤涵濡獨三城被其休嘉殆十郡資其滲漉居五行之首實浮載乎兩閩爲百谷之王僅融結乎全粵者哉說者又謂我　國家二百年來　德耀中夏威暢八荒一統車書兩階干羽文皮名馬白雉生犀宛然孝子順孫敢爲與國久無烈風淫雨意有聖人凡夫頭飛鼻飲之倫一臂三身之類蜂岑弛洲之遠鵠腹魚脊之奇靡不請吏款關來賓奉土蠢爾咫夷從來合市俗但魁頭露紒人如石蜜明膠鬬似豨雞浮同魚鼈見禽獸之孕乳寒暑能知覩羊馬之疲羸興亡可想昨乃夜郎自大日本多矜鶯粟香濃輒謂眾人皆醉狠機製巧悍然傾國而來激水若飛船仿楊么之舊式背城餘燼師本媚人之强詞朱蒙非河伯外孫金護豈女王夫壻不虞落漈業敢跳梁食但捕魚聲

同吠狗巨礮震虎頭門外獨檣環雞翼城邊惟粵東久慶昇平頓遭蹂躪各悽惶而避寇爭倉卒以移居尚冀萬全業拌孤注而卒使未經蕩析各保平安貪實愈於虎狼毒難同夫蜂蠆亂離旋定勦撫兼施擊楫渡江各奮豫州之志擐戈殺狄終覩駒門之埋雖天討所必加亦神威之默助焉而或且謂語誚蹈虛典期徵實聞蝦蟆而已幻飛蝙蝠其誰看豈俟矯誣始彰神聖而不知鍾山會禱草木皆兵鄂州有神風濤欻起昭陵助戰鐵馬嘗趨憤王遠征土偶盡溼家仍東武且致黑旗於空中師濟滹沱會遇白衣於道左載之前史

記有叢編又況神之雷霆聽其指揮潮汐生於呼吸桄榔樹古恰如銅柱之威靈葭菼花明恆見鐵船之巡邏波羅蜜果依然老佛之因緣靈化楮錢且作伽藍而鎮壓雲軿飈馭六侯並効馳驅寶冊仙衣四境均當保障者哉況又聞新州妖人之叛暴雨寒凝大奚羣醜之摧猛風飄滯詳書職志曇顯英靈由此類推殆非烏有禦灾捍患亶其然矣夫位尊羣望地宅南交典禮宜崇明禋敢褻辱承碑版之屬備書鄉校之言夷凶靖亂之語同崇德報功之事舉是役也以道光丁未冬經始以己酉春告成某職在守土願先布金仍命教授羅家政訓導譚瑩等勸捐督修鳩工庀材礱石甓瓦金堂照月玉殿棲雲棨戟森然或刀弓之自動冕旒秀發仍圖像而誰驚魚脯鯢殺赤璋纁幣聿新明視之寢仍舊司空之祠玉硯象鞭永存法物鸞簫龍篋載譜神弦經華山之祠宛同陳黯修江瀆之廟敢學潞公戢巨浸於南中祈豐年於天下宛聞絲竹更取維摩之經誰擅文章深愧昌黎之筆

洗夫人廟碑

嶺外站嵩之隅水絕壤限恆稱豐國夙署雄侯中原有陳項之虞瀕海搆孫盧之禍亟絕新道任囂之所屬焉遠事僞庭劉巖之所恥焉蠻夷大長遽稱南越武帝蕭閑大夫焉仕洛州刺史迨至神旌載討孤壘始降虐政靡常民糜爛已梟雄恣睢矧曰蠻酋鬚眉窺伺況論巾幗乃有娘子軍興迭摧狡寇夫人城築永奠巖疆不煩楊僕之船旋抗竇融之表叛亡撫於百粵循忠紀於三代夐哉夫人獨有前古俎豆尸祝宜特隆焉夫人姓洗氏吾粵高涼人也銀簪舊俗叩銅鼓以祈靈金屐餘威揭繡旗而習戰守如蘇定誰云怨怒所歸兄若李波甯致公私之患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焉親織薄以作屋時送租以入城楊大眼並將軍詣省談笑自如黃崇嘏攝司戶參軍吏胥咸服當斯時也臺城已陷海內騷然公侯皆度嶺而來豪傑作勤王之想陳武帝方謀義舉豈屑霸圖本無割據之心未愜澄清之願蘭欽以削瓜遽死蕭諮以輸賂始還王琳欲鎮武甯而旋徵孫瑒先據番禺而卽棄元景仲之謀終令自殺王懷清之亂豈甚難平顧未同盟始猶莫謁勃非上授內豈能安使夫人分元女之兵符建平陽之幕府高歡則婦堪擊賊石勒則妻能佐軍貲產偏如海曲豈爲復仇智略足並碭山何妨與議侯號雌亭軍團壯女象頭屢聞轉戰糞冷亦足稱王服領以南指麾可定顧思安

輯獨塵逋亡劉遐議應田防密謀燒甲龐娥非誅李壽亦令帷車走强寇於甯郡會興王於灌石知衆心之所向屬所天而厚資非遇苻丕不僅履行而自守敢除劉裕早知瞻視之不凡執桴鼓者蘄王之妻貿環佩者虞潭之母紇雖見誘僕亦終還固不必斬崇諫逐懷恩而已羣欽天女之城共識宣娘之壘許叔冀之營果毅曾補王君奠之婦武威特封詔使所褒中外榮之洎乎木柿江投燕支井殉方隅阻絶叛服趦趄馬靖既誅王勇復卒始有南康之暴繼聞方慶之戕甯猛力之府謁何憑樊子蓋之地圖莫奏林士宏欲盡南海王萬昌漸起

朱崖夫人夙御强兵儼居列岳固疑其蹇裹逐馬引弓射鴟攘袂可絶秦關投鞭足斷灘水罄家財以募士卒命婦以乘城聖女旗翻美人虹起淬麟洲之雪日本刀光射鼇島之潮媚珠弩勁亦因利而乘便甯越次而妄據者焉乃復迎韋洸斬徐瑒會鹿愿之軍仲宣可敗繫孫瑄於獄佛智終禽實知廢以知興敢不侵而不叛拔刀而斬佘地麾兵而逼子琳晉王圍汴當訴朝廷太妃守揚悉厲文武遂使蠻花犵鳥爭舞蹈而來王木蜑板猺並羈廣而勿絶且也衛裴矩宣詔而首領環來遣張融上書而總管旋殛中軍統領如標護國之旗謁者期門遠迎和戎之節夫死誰如張茂仍詣闕而上書毋年幾若顧琛尚執堅而破陣綸巾錦袴肅拜朝臺金鐙玉珂時巡遠徼寵賚之優前史復志身名俱泰智勇克兼嗚呼奇矣彼有黃屋左纛竊帝號以自娛寶貨名香請王封而不許亦當擾攘之秋潛盟僭竊之念逞桀黠之小智幸傾圮之大災卒之後嗣覆亡黔首幾盡雕瑞莫保孔翠徒珍何智慮竟出夫人下也漢惟衡山明有東莞夫人軒輊其間殆無愧色而閨閣之輩尤覺其難益人中朝代爲牧伯楊素奇其所論魏徵決其自來盡此矢而勝負可知卻兜鍪而渠酋並識五世之業能荷越

王之號不聞指雲亦寓兵機舸金誰如俠骨蓋夫人之貽謀者獨遠爾粤人歲時膢臘蕉荔丹青茅煙箐雨共諧神弦蘆管匏笙漫無碑版用書偉績揭彼崇祠固不同湘水波瀾青溪軌轍雲車飈馬遙伫伏波之營碎珮叢鈴乃曰表忠之觀英雄兒女伯業臣心戈矛森然疵癘不作河山如故精靈通寨將之祠松檟猶存霜露過兜娘之廟

擬廣州北門外明季紹武君臣冢碑

夫興周者宣王有方召之雄畧復漢者文叔惟馮鄧之軼材靈武遽定關中將推李郭紹興偏安江左臣多岳

韓若乃趙氏三忠宋末二帝仍莫不剖心泣血瀝膽披肝開誠布公致命遂志是以壽星塘圯遺民修永福之陵全節廟存奕世紀慈元之殿又若愍帝攢宮與田妃共原寢史公荒壟遺愛將作兒孫話前代之興亡供後人之憑弔從未有君非撥亂返正之資臣無扶危定傾之術惟知擁戴各極猜疑嘗膽不聞駢首就戮猶致神靈之呵護彌增父老之謳思者也然而既閱四旬誰立君而敢貳苟存尺地宜殉國以相從異後主之昏庸號稱安樂愧彥回之明德壽享期頤則編茅屋以祀昭王經竹林而思寇準固其宜已廣州北門外明季紹武君

臣冢者唐王聿鐭與大學士蘇觀生死後同葬地也聿鐭以孱王出走太弟誰封業宗社之既亡更諸藩之爭立有夏之眾一旅同輔少康獻公之子九人復弔重耳永明王由榔已監國於肇慶倫序較宜後先當讓社稷爲重且薰丹穴以相求兄弟無尤合泯閱牆而共禦煎何太急永念東阿之詩摧亦良難均學阿豺之箭顧乃言多忌刻問且同旋湯孫之撻伐不聞曠林之征討日構袁尚不睦莫致劉景升之書蕭譽未誅且斫王君才以劍彼蘇觀生者官非科目豈合時宜人本下中鮮聞將略呂端大事亦儘糊塗蘇季顯名類多權變召卿使著黃襁乳母恩深作相縱換白衣山人望淺英宗北狩果仗尹謙元帝東遷誰如王導卒使平安屢報瞬息偕亡策詡銷兵儀修視學以空談爲廟略任債帥作邊材棘門霸上之軍本同兒戲李揖劉秩之輩實總師干更無久參白鵰奮擊而俱墜可似前生青兕大聲而疾呼田橫不來莫敖竟縊逢官早怕王孫自哀是可傷已故或且謂濱江擊楫空具壯心同室操戈定遭慘變餉饋惟齎於盜賊冠裳輒假之優伶沒矣忽焉地惟黑子曹髦感慨或書刺虎之圖胡廣中庸幾戀牧豬之戲談先齒冷見第心傷而不知文帝令主且與尺布斗粟之謠

藝祖崩時却致燭影斧聲之謗沙陀賜姓原許翊唐元德疎宗均當纂漢使其才足匡時謀能定國永奠偏安之局猶然再造之勳將見銅馬帝尊不必復臣更始元武門啟何礙先誅建成班師亦有金牌恢張 帝綱畫河非無玉斧定闢 皇輿蓋以微子存商仍當客禮子房覆楚例享侯封業既紹乎宏圖復奚疑於慚德而固不然也嗟嗟笑舉棋之不定問當璧其誰憂君非孤注而益危臣總一籌之莫展偷安旦夕粉飾太平仍多跋扈將軍能誅梁冀果說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常棣孔懷誰誦春令之語南柯若夢恍然螻蟻之緣枯魚同泣以

過河老羆直卧而當道數錢特工於姹女用印必倒乎司農鷸蚌相持於岸旁燕雀同處於堂上以視永明王之楷拄艱難流離瑣尾者轉若瞠乎其後焉猶幸臣抃死繼君不生降遠不愧於高皇近無慙於猶子雲車飈馬霧閣星營不聞玉樹歌殘同殉燕支之井早笑紅雲讌罷淮說素馨之斜視死如歸相依併命昇仙太子愴絕王喬賜爵通侯居然卞壼諸陵何在千載如生橋下流花可有銀濤之怒道旁芳草宛然碧血之留登臨者於以欷歔考隲者因而躑躅矣嗚呼賸水殘山誰記一坏之土斜舊散髻相攜六尺之孤較南朱而倍難紀後

唐而不必漁樵閒話村店酒旗嶺海劫灰山城畫角孤忠一例何慙箕尾之騎壯志未平疊鬱風雷之怒耕鋤誰及職志當書者已僕南園讀史北郭尋詩剔蘚留題獨說任囂之古植花酹酒未如何點之高的脰烏啼黃臕馬駐頻經荒冢輒動悲吟擬勒豐碑永留遺迹紅棉幾樹寒菜一畦外舳中艫可學厓門航海玉魚金雁不如劉氏陵山歌山鬼兮帶女蘿薦水仙兮折秋菊隱囊紗帽歸從蔬葉之湖鐵馬金戈倘憶榴花之塔君臣一體如經蜀相祠堂靈爽千秋重讀孝陵碑版

辛亥小除夕祭竈文

粵自淮南稱黃帝之神小戴紀臧孫之祭五行德備孟夏時良李尤則造火曾銘漢武果得金宜壽陰子方祀當臘日漸卜繁昌葛稚川書著內編始言罪狀祭原老婦特庀乎盆瓶治僅庖人匪越乎樽俎維神用推創物功著壽民威靈咸懾乎君王眷戀却偕乎兒女乘陰陽以交嬗作冬夏而兼能尊據上台醉仍司命某飲同鼈鼠飛似連雞鳩豈方於鵲巢鴻幾離乎魚網盟要白犬譖止青蠅業湔雪而已勞仍棲皇而靡定諒邀洞鑒獲弭危機笑生平本不如人至禱祀尤當罪已分來利市范致能囑勿復言論到文章羅昭諫知原不值吉凶憑

汝仍拘僧道行之書功過錄人敢沿陸魯望之解溯自少嗟孤露未因比舍之炊偶作詩騷或詡驕兒之跨而乃徒知守黑未許還丹屢欲焚書仍聞煮字載漁舟而睹墅久作白衣負雞次以渡江未聞黔突其不及人者一也養志事親仍冀三牲之奉遠游有婦能令雙鯉之來又復共助作塼旋驚夢臼滅火更聞而共笑疾風猝起以先吹經案孤吟點新茶而抵藥俸錢營奠仰落葉以添薪其不及人者又一也從來鬼卒鑄燕國之橫財誰在仙都羅元公之香飯廚非櫻筍會止茶瓜白雞既祀而依然黃羊欲烹而難得王劭非爲散騎恆對食以

耽書裴植未刺滄洲早同居而異爨忽增猶賈詡忽減似孫臏其不及人者又一也弔喪請客業憑處士之譏都尉中郎一例通侯之貴乃復徙薪有策煨芋無緣飫但羨乎雙弓居然足食烹仍妨乎五鼎原屬解嘲輔相作梅久無其夢英雄種菜亦匪其倫其不及人者又一也嗚呼落落乾坤升沈早定堂堂歲月俯仰彌慙即懺悔之已遲仍纖悉以相告才非阮籍慣詣竹林達豈陶潛不入蓮社索郎有顧麴部誰封謂一蟹之不如與三騶而對飲李元忠庭除蕪曠擁被夷然顏延平里巷遨遊據鞍亦索奚煩荷鍤屢欲塗糟某之罪一也未戢酒

兵誰呼脯掾輒具十人之饌業飽五侯之鯖東海釣鼇南山射虎遺民作鱠或造張元希樂乞鵞未逢庾悅飫五湖之蝦菜吞九陌之鶯花魚尾猩脣髦殘象白未妨大嚼任笑老饕某之罪二也樞機宜密獨推喉舌之司盼睊已分尤厭齒牙之論顧乃蛙方產而輒鳴雀同處而亂噪起羞原易出好綦難屢作鳩盤茶之詩不守摩兜堅之戒親同肺腑無忘轢釜之言誰學癡聾宜念據觚以聽某之罪三也黃門詣人但覓好竹平原入座乃問胡盧且食蛤蜊並舞鴝鵒肚如內翰豈合時宜腹似周侯難容卿輩狂猶向栩坐板屋而不恆懶比嵇康鍛

水荷而稍傲煬倍疾乎彌子媚肯答乎王孫某之罪四也嗟嗟計莫苦於謀生術未工於游世豈徒概於四者固當罹此百憂具有因緣難逃考察伏願聰明正直教誨生成念先代之仁慈憫閭門之幼穉特加諒宥曲爲矜全際此爆竹喧闐桂花芬馥永祈吉利當學圓通虔具美酒三升清茶一盞豆沙粉餌野蔌山肴香篆煙濃宛然鏡聽紙錢灰散謹侑觴行神絃載譜以送迎詩稿並陳而祭祀殊可之乞巧之對異柳州送窮之文愜奢願則避債無臺結古懽則消寒有局不聞不見敢言五嶺之游無難無災更保廿年之算神如老衲明業報以

相敲我亦蕭琛享餕餘而復醉

代同人公祭梁矩亭京兆文

惟靈望齊清獻材儷鬱洲書亡三篋鏡掩千秋延年乏丹砂之井憐才踰白雪之樓芙蓉城遠文杏坊留虎賁之思同於孔北海名士之弔愈於陳太邱銘存思舊賦擬通幽風雷易感江漢同流嗚呼哀哉伯鸞家世偉節才名比四皓而夙慧擅一鬻之雋聲俄驚懸絕合許崢嶸吏部軒屢過昌谷孝廉船同覓張憑京邸卅年公車十度元暉著詠有青苔紅藥之吟顧況夙知唯野春風風之句賦筆揚雲史才班固芸閣典裁槐廳撰著返里

暫假省親至榮謂衣繡其誰屑疑掛帆而偶停蓼莪竟
廢苞栩仍賡獲瞻含殮足慰生平嘗藥固慎附棺必誠
僉曰考終之福實覘純孝之徵致鶴弔之奇殆關感召
卜牛眠之吉原極專精笑遷轉於班聯憶趨翔於殿閣
賦拙宦而夷然思熱官而亦作學如鄭灼之鎮心談比
朱雲之折角臺端則儀望俱華戶限之功名轉樂十聯
詩寫誰似徽之一品集編爭期衞國宜操玉尺合典珠
衡奉楚南持節之　命紀秦中乘傳之行星軺靜謐冰
鑑空明任雪霽龍門張讌敢憑歐九俟月明牛渚聽詩
乃賞袁宏薑桂殆由本性芳馨原有定評諫惕官箴典

仍　國郵事涉　官閨分殊匹敵臺省可知保衡尚默
攄韓琦之讜言具呂端之遠識遂酌定乎喪儀足闡揚
乎　孝德捧日之誠格天之力三載乃安百僚是式
武周達孝通微合漠之忱中外翕然補闕拾遺之職都
典一方拊循三輔績媿龔黃望尊羊杜寇恂之借無因
廉范之來何暮升沈莫問君平局量原如叔度尋龍之
御史維眞射虎而將軍乃故卽與臣僕而同升敢薄淮
陽而卧護我紱子佩外修內型聯珠有集腰鼓誰稱譽
同軾轍業紹韋平數百年之耆舊萃五管之英靈豔科
名之盛事證福命於前生舊價則文留於鸞掖淸陰則
澤溥乎鯉庭嗚呼哀哉東海揚塵西州坼石竟驂鸞兮
不還縱下馬兮何益露電溘如關山無極白雞失祥靑
騾信息如此風神翛然心迹壽開七秩學早與於斯文
足但一夔慶復鍾夫連璧業全福之備膺且修名之旣
立太息孟襄陽之去天地蕭條遠聞房太尉之歸風烟
宿昔牀彈法護之琴門扣羊曇之策茂陵之書待求有
道之碑旋勒嗚呼哀哉某等或耐久交深或齊年誼篤
或同作寓公或居鄰比屋或申以婚姻或愛如骨肉竊
冀還丹頻歌采綠游蹤琴劍慣論煨芋之緣夢境簪裾
殆結拈花之局看鏡勳名送燈風俗君以上元前三日長逝遠道

音書　明廷奏牘一尊相對眷言排日之歡一筆容勾
仍念舉家之哭嗚呼哀哉鳳麟遠勝鶴雁紛飛執法華
而竟逝殉堯典以能知臺憶黃金而遽訃樓成白玉以
奚爲宜室之談了悟靈洲之到依稀頌獻椒花豔傳生
日羹調蓴菜會訂歸期倘思范式之來素車白馬共設
橋元之奠斗酒隻雞五嶺有光比張曲紅而不愧九原
可作與隨武子以同歸嗚呼哀哉

覃恩誥授通奉大夫一品封典　晉授榮祿大夫
布政使銜候選道紫垣伍公神道碑文

公諱崇曜字良輔號紫垣廣州南海人也曾祖章蕃祖

國瑩俱　晉榮祿大夫父秉鑑候選道布政使銜　晉榮祿大夫生七子公行五母陳氏生母魯氏俱　晉一品夫人惟公生有異稟夙擅英姿古誼忠肝清襟勝託光華城闕感召風雷讀等身之書勤瘁掌之業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受知於潞河白小山大冢宰人間來去驚園令之文章天下安危原小范之責任常熟翁文端師相尤擊賞焉旋食廩餼援例就職教諭傳衣鉢所深期故事諒符於文素載圖書而漫與遺韻殆比乎鄭虔已嗣以捐修波子角等處基圍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萬家私祝三輔壯游輪蹄四巡巾卷五載羣推有道況

偕元禮以同舟爭覓張憑詎預丹陽之末座譜鬱輪袍而誰屑囊焦尾琴而輒還時尊人諾重千金言通百國總梯航於壤末獨保障乎嶺隅金友玉昆伯歆季舞慶基有纂靈光巋然材邁等倫道匡雅俗門業獨荷儀望俱華辛丑之役島夷搆釁繳鬻粟而靡罄破虎門而直前便抵五羊能如獨鶴烽隨星落舵逐潮高戈船早移鈴閣晝掩鄭公却虜同議金繪范匄知兵先夷井竈卒使盟堅刑馬饗悅椎牛日本不矜月支仍斬已酉之役進城期屆卻敵謀先將豈王罷人如劇孟小杜罪言不徒原衞孟嘉蠻語何必參軍洞悉機宜切中要害詎令石勒長嘯東門大似魯連偃然西帝險迴殊於劍閣孟陽勒銘棄倍甚於珠崖君房議奏界猶銅柱圍宛鐵山遂使彤班門敞征稅依然尉佗城高譏嫌不事教煩移市論即徙戎知者鮮矣丙辰丁巳之役戎氛轉熾邊釁復開堠火雲烽鵝艫蓋舳飭金枷其誰信劃玉斧而敢違晦明先請箸而籌泣涕道彎弓而射亦見轉圜之妙用懸知棄甲而復來寇讐者業與連和款附者當令間諜曹冏有言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會同四譯中外一家屢相商榷而乃兒戲業同於霸上將心實狃於蒲騷竟至偪處未已焦爛爲期三城闇然九服多難

餐氈蘇武嗟此別其安之贈策繞朝惜吾謀之不用亦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夫佐漢六奇唯曲逆侯而能決和戎五利本魏莊子所夙知豈爲九世而復讐原異三邊之接壤厥後中朝大議良將密謀略同一揆所以柏雨田勞辛階兩制府均倚重公焉擒縱誰操指揮能定轉移無術灑熱血而容辭談笑自如罄苦心而莫諒張儀舌在燭武精亡補造化而無功心太平而有象椎連環而定解舞如意而能豪此輩非孝子順孫此地亦仙宸帝所虎負嵎而竟去魚縱壑而不還龍性難馴鴞音漸革籌邊樓在懷遠驛存人有捉刀民安秉耒實使單于

朝漢兼憚王商同鶻尊唐仍拜郭令此亦公之功也歲在甲寅紅巾肇亂白鷲誰導青犢何多驟起分江幾連闔省雁翅之城早閉馬鞍之岡復靈吮血磨牙抽腸瀝膽星營露閣箭火甓灰時葉漢陽師相揚袂而起同心合謀忠武目以可人條候詡以敵國山川險要士馬精良刑賞平反部署先後節樓文案籤室機宜周爰諮詢知人則哲北門鎖鑰寇平仲原鎮定之才南國干戈崔正子有澄清之錄材如昭諫屑唱鐃歌客異馬周能知封事居近西園地連北郭榆枌在望草木皆兵特募士團之軍俾禦僧騰之客八橋塵靜雙井波恬鄰火村春

酒旗歌板張曲紅之作答間藉飛奴馬新息之定邊仍騎款段原如卜式久越王丹備邊之庫使空勞軍之錢獨任糜子仲上金銀貨幣匱困不虞符彥卿獻錦綵資糧聲威乃振惟知奉國豈以釋疑即至毀家業先紓難且也金陵水戰遠辦艨艟　神京穀倉藉富儲偫裕極邊之賞賚並及逋亡郵鄰省之凶饑復經兵燹兇乃委司分局殆十餘年頻勸樂輸仍數百萬捐贏斥羨乃防匿戶藏丁置腹推心奚事徵村切里驟稅之名飛錢之人殆創聞矣

天子褒之恩私稠疊候選道加布政使銜　晉榮祿大夫給予一品封典　賞戴花翎中年之心力交瘁金版懷珍極品之頭銜遞加紫薇進秩獎談兵於戎府親灑丹毫憶奉使於江南曾持玉節金孔雀之殊　錫石麒麟之誕生公以庚申始得孫六院琴書一門簪紱殆所宜已嗟嗟庭牓　玉詔

帝思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繫興亡之局倫黨稱孝固知蠻貊之可行婦稚懷恩第說英雄之所保猶憶西關人士議搆生祠委作幛語而公均力辭瑩所親見所以若蔡中郎之撰碑原無媿色哭馬少監而誌墓別有餘哀已其他穆行罄竹難書如我素交種花當許公生於

嘉慶庚午年二月初五日酉時卒於同治癸亥年十月二十二日亥時年五十有四即以同治癸亥年十二月初一日葬於大北門外金錢嶺之原禮也妻許氏　晉封一品夫人妾芮氏梁氏俱　封恭人子紹棠　欽賜舉人　賞加四品銜候選郎中　賞戴花翎孫璟文藹文嗚呼手無斧柯龜山宛在墓有宿草鴻波不興地老天荒乾清坤謐終將穿冢擬近要離會未上墳眞慙范式我猶孺子奠時仍具炙雞陵比江都過者咸思下馬待建屈左徒之廟詣復招魂宛然羊鉅平之碑讀當墮淚乃作銘曰

胥山祥符鑾海氛靖杕杜誰歌萑苻迭警民夷搆禍里鄰需賢託緣謹慎役笑遷延一劍論兵萬金酬士將令如山臣心似水偏如陸賈迴異何眞撫戎剿寇裕國甯人職匪領軍誰容避地退邇翕然東南重寄周生諤諤郭憲觥觥忠言逆耳贊普渝盟五嶺有光退之驅鱷七門如舊令威化鶴還理故業乃閟重扃述文敘勳垂光作靈

覃恩晉榮祿大夫柴垣伍公墓誌銘

瑩既作柴垣伍公羨道之文其哲嗣復以壙中之銘請竊疑勒分兩石獨范傳正之碑銘製自二王湘東邵陵惟裴

子野之墓誌倘乖前式貽誚重規已然謂交誼特深生平盡悉殆孝子慈孫之深意實通人達者所交推祕籍蒐羅諄囑讐校衡鑒不爽鉛槧實多上足補金匱石室之遺亡次亦供墨莊書庫之瀏覽述作同例是卽可傳馨香所藏畢世結習辭不獲已仍屬稿焉詳露版者不復贅公諱崇曜字良輔號柴垣廣州南海人也曾祖章蕃祖國瑩俱　晉榮祿大夫父秉鑑候選道布政使銜晉一品夫人惟公辰象精靈僧伽福德對嫻初月才豔落霞碧雞金馬之詞章鳴鶴士龍之譽望返議郎之第宅朔雪當飛學仲舉之門庭纖塵亦掃以劉琨之傷亂容孫綽之遂初繫社稷之安危前身青兕作鄉閭之保障遠繳金鶩踰繡襁之年華恪遵庭誥住烏衣之門巷藉甚鄉評實使危帽散衣間街淨盡明珠翠羽合市依然益在維桑謙猶大樹客非蓮府人擬菊坡職志當書無煩臚述若夫縹囊緗帙玉軸牙籤夙富儲藏輒同甄錄猶憶命酒春明之宅徵歌野史之亭相與推求本原是正得失搜尋異本購訪原書咨嗟三篋之亡珍重一瓻之借誤仍思讀缺亦傳鈔編摩卅年審定各部抱殘守匱提要鉤元最樂蕭閒還往宛開吟社總持風雅後

先同付手民況當浹歲撫夷彌年助國合千村而盪寇定五管而籌兵不可企已嘗輯粵雅堂叢書初編二編三編書凡一百八十種刻焉該而特要博而不繁儷左禹錫學海之編軼陶南村說郛之輯以視　國朝琴川毛子晉鄔鎮鮑廷博殆如驂之靳也又嘗輯嶺南遺書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書共六十二種粵十三家集書共十三種楚庭耆舊遺詩前集後集續集書共七十六卷均刻焉鄉邦論撰海嶠英靈博采兼收芟蕪刈楚良金美玉截貝編瑤闡幽顯微懷舊思古以視前明黃才伯張孟奇區啟圖　國朝馮司

馬溫舍人羅太學劉編修凌茂才等各鄉先輩所撰求
屑同於買菜用殆比於積薪已校刻宋王象之輿地
紀勝共書二百卷則又錢竹汀宮詹訪求而始獲阮文
達師相留貽而僅存者也原　四庫所未收合三本以
重訂神物之呵護已久故家之藏庋略殊苦爲分明參
互考證詎留餘憾洵屬鉅觀也近又自吳門購得　國
朝海鹽張月霄金吾所撰金文最原稿書共一百二十
卷備完顏之掌故緣鉅手所稱嗟阮文達暨李申耆均有序未覩琬
鐫俄驚玉折公業繕寫足本剞劂未竣而乃永憶逝水
同歸道山良可痛惜哲嗣纘繼鴻緒樂觀厥成仍議開

雕卽廣流布且復篤志墳典鳩閱曩編更請他題殆卜
延慶卽公遺著吉光片羽賸粉零金亦擬同刊免令放
失信斯文之未喪而盛業其不朽者乎公年十三補博
士弟子員旋食廩餼　欽賜舉人候選道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翎給予頭品封典生於嘉慶庚午年二月初
五日酉時卒於同治癸亥年十月二十二日亥時年五
十有四卽以其年十二月初一日酉時葬於廣州六北
門外金錢嶺之原娶許氏　晉封一品夫人妾苟氏梁
氏俱　封恭人子紹棠　欽賜舉人　賞加四品銜候
選郎中　賞戴花翎孫璟文藹文嗟嗟天下之文章莫
大嶺隅之文獻誰徵一品集同一坏土在沈碑不事決
征南之永傳題墓有詩似拾遺而能記嗚呼復誰知我
久輟伯牙之絃幸有替人當續叔皮之史大星竟隕今
雨仍來聞鄰笛而後悲檢楹書而竊慰羽陵之藏不蠹
鋟本咸珍趙州之土同澆買絲欲繡淩陽槲葉明月梨
花須堯典以同棺宛法華之在手墳隧羅拜夢衣冠交
錯乎古今陵谷寂然與卷軸長留於天地千春事業亦
吳札之劍臺萬丈光芒卽劉蛻之文冢復作銘曰
望峻華戎趣躭文籍延閣徵猷名山心迹延賚異裕汲
古功深南庫文囿西園墨林白玉樓扃丹砂井改震疊

七洲盱衡千載表彰前哲撰著殘編懸同機鏡錄豈雲
煙容納山河森羅星斗沾溉後來釐定誰苟征蠻綏寇
橫海銷兵策高匡贊惠給儒生秋菊春蘭謨觴位置玉
樹長埋娜嬛福地闡揚道素演迪人文鎮心偏嗜瑣骨
餘芬記總依稀垂當永久龜蓍載言梨棗同壽提攜語
默殘缺凋零力迴造化德被幽冥阿士才名小坡寄託
四部全刊九原可作威斗篆古漆燈闇然玉棺竟下書
香永延

黃君石溪墓表

風節文章兩無所愧援據著錄一要可傳管公明之壽

不如恆君山之論誰續死如可作與隨武子以同歸疾竟難瘳信趙臺卿之無命嗚呼痛哉君諱子高字叔立號石溪番禺人曾祖佐侯祖宏進以父任享里黨稱鶴圃先生者援例候選布政司經歷加二級父祖俱贈奉直大夫鶴匪先生娶於陳妾陳仇湯生子六君其四子也仇太孺人出夙志早成篤行淳備求衣就學屑瓦鑱文小人可與作緣閭室恆持操檢內化宏微之讓共稱曇慶之才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聲華藉甚福慧能兼原餘事以作詩人本大才而推賦手袁峻自寫朱昇不廉雅擅詞章益研經史琴尊兩地慣依彌勒以同龕

花藥一庭特緣求仲以開逕漸富儲藏特精讐校邢邵之讀已徧轉思誤書任昉之家不貧率多異本畧分部錄尤重鄉邦桑梓彌恭瓣香原屬漢唐以降巋然海內之靈光文獻無徵永祝此身之健在各體書工羣推小篆李潮親筆字值百金徐鉉中鋒墨見一縷徧收唐帖兼喜晉甎石研素琴法書名畫尊罍彝鼎刀劍敦槃所謂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者固不獨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矣儀徵師相督粵開學海堂課士韓筆杜詩亦分餘技崔精劉博孰許兼材質不過儒麗不傷俗何遜之評也既有寒木亦有春華顏之推所訓也人言無間君固慊如旋補學長提倡之功實推居首焉學使翁遂菴師尤激賞之早食廩餼歲戊子以優行第一人貢太學詡之以英靈所萃期之以著作之材劉孝綽之詞藻好事業共流聞李神儁所交游才子咸將宗附觀察西津盧公都統楚江奕公各思入座以抗談止效式閭而展敬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以今方昔豈非名賢者歟生平雅重然諾特鮮往還篤嗜縹緗顧耽麴糵豈必遨遊里巷顏延之得酒頹然肯教蕪曠庭除李元忠對壺獨酌而君之疾緣此始矣友愛特深風流頓盡哀同子敬人琴業已俱亡窮似王微圖籍豈能相慰蓋自哲暠雪客

茂才之死而君之意興蕭然矣剛論大衍竟殞少微愴絕過黃公之壚何地覓要離之塚嗚呼痛哉瑩神交阮籍兄事袁絲謂小極之不妨擬大哀而共賦念彌年之嘆逝惜知已之無存誰募北海之文忍叩西州之策若廖羽皋大令吳石華廣文儀墨農侯君謨兩孝廉居少相胡稻春兩茂才皆君素交而梁明經子春先生者又君同年友也孝經在手堯典同棺曾幾何時又弱一个素車白馬僅留范式之來斗酒隻雞永憶橋元之戲嗚呼痛哉君生於乾隆甲寅年九月二十日卯時卒於道光己亥年六月初九日子時年四十有六著有石溪文

集二卷知稼軒詩鈔五卷續三十五卷一卷粵詩蒐逸四卷娶劉氏子四長蒙泰次鼎泰次漸泰次頤泰出嗣哲昺雪客茂才女三長適劉茂才錫章餘未字卽以是年十一月初三日某時葬於某山之原以瑩知君最深特屬爲墓道之表嗚呼文遺封禪而誰求傳署醉吟而待刻更無王粲之客嗚笑學驢宛然董相之陵過必下馬李賀將死果詔玉樓而撰文傅奕蹶然預卜青山而志墓竊愧中郎之碑版宜讀平仲之楹書嗚呼痛哉

莫烈女墓碣代

昔安定張芝適期年而始寡丹陽羅靜壽六秩而仍存

足徵匪石之忱定矢靡笄之操然而忠臣許國委質難逃義士立孤捨生尤重風霜集霰梅含蕚以彌芬天地窮陰草拔心而卽死若今陽江縣某鄉莫烈女者良足紀焉烈女者歲貢秩炳之女孫而舉人官八旗教習鴻猷之次女也賢於徐淑才亞左芬夙習詩書尤工翰藻幼許字同邑生員張順家之子煥典共推門第恰比朱陳況似神仙定如葛鮑而乃折花自劇蒙楚先歌寶扇未迎玉棺遽下青鸞信息易遞香臺黃鵠悲哀思同漆室女原非婦逕修謁廟之禮儀壻自當卿盍代登堂之供養祖父母及母以其父作官都門未之許也已而遠道書同嚴親願慰父非實毅忍重開孔雀之屏婦匪韓憑當同葬鴛鴦之冢而祖父母及母仍憐其幼也語原鄭重役竟遷延石爛海枯天荒地老抱茫茫兮此恨期緩緩以同歸矣嗟嗟香爇女兒未營薄奠帖裁新婦屢達重闈却粉黛其誰容撤瑱環而不嫁乃聞別訂良姻重尋佳對赤繩難繫紅樓誰牽本甚激昂幡然決絕姮娥靈藥杯有影其誰疑幼婦色絲璧無瑕而竟碎羅敷夫夭誰歌陌上之桑王整姊同願作墓前之陌帛留仙而肯住琴爲媵而誰彈皮金未翦而彌香手玦不開而忍摩懷清懇摯效死尋恆黃竹箱空青綾帳掩距其夫

之死已二年年僅一十有六歲嗚呼烈矣夫後嫁而執喪先婚而抗節前明歸太僕我 朝汪明經大有微詞非無閎議而不知業當變革尤論彝常彼歷代之隱淪定先朝之仕宦苟生平之無愧卽志乘所當書惟臣與妻例均一轍又況其從容就義宛轉明心原百折以難回竟一成而不變燕當爲使札頻致乎高堂鳩可作媒誓本期於同穴情原繫戀報怙恃於他生身本分明見姑嫜於何日女恆憶父曷愧上虞之賢姪卽作兒忍致若敖之餒以視桓嫠義行縣有祀而必膰皇甫禮宗人爭圖而作畫殆並傳矣以某年月日歸其棺於張氏卽

窆於某山之原嗚呼粉書字滅未還陰氏而啟扉血噴詩亡倘如金華之立廟誰擅丹穴或似秦帝之築臺定建石橋始繼尚書而表墓見五山志林

樂志堂文略卷四

樂志堂文略卷四

皇清敕授儒林郎內閣中書銜瓊州府學教授加一級

譚君墓誌銘

國子監學錄職銜前任河源縣學訓導番禺陳澧

撰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南書房行走江西

提督學政順德李文田書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前右春坊右中允番禺

史澄篆蓋

嶺南自古多詩人而少文人阮文達公開學海堂雅材

好博之士蔚然並起而南海譚君瑩最善駢體文才名

大震君之字曰兆仁別字玉生少時宴集粵秀山寺爲

文懸壁上阮公見而奇之時方考縣試公告縣令曰縣

有才人宜得之令問姓名公不答已而得君所爲賦以

告公公曰得之矣取第一人入縣學翁文端公督學政

時同部叛亂公以克復同城賀表命題君文千餘言援

筆立就公評其卷曰粵東雋才第一後督學徐公士芬

以君優行貢入國子監未赴捐納爲教官學海堂推爲

學長道光二十四年中舉人咸豐九年上官委勸捐出

力奏加內閣中書銜前後署肇慶府學教授曲江博羅

縣學教諭嘉應州學訓導選授化州學訓導升授瓊州

府學教授以老病不赴任生平博考粵中文獻凡粵人

著述蒐羅而盡讀之其罕見者告其友伍君崇曜彙刻

之曰嶺南遺書五十九種三百四十三卷曰粵十三家

集一百八十二卷選刻近人詩曰楚庭耆舊遺詩七十

四卷又博采海內書籍罕見者彙刻之曰粵雅堂叢書

一百八十種共千餘卷凡君爲伍氏校刻書二千四百

餘卷爲跋尾二百餘篇君之淹博略見於此所爲詩文

有樂志堂集三十三卷初以華贍勝晚年感慨時事爲

激壯淒切之音性眞率不羈飲噉兼人杯酒間談笑無

所避晚年目疾頹然靜坐默誦生平所讀古詩文日恆

數十百篇其强記如此同治十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有

子五人鴻安崇安宗浚宗瀚宗熙孫三人祖貽祖綸祖

沅明年十二月奉君柩葬於廣州城東荔支岡之原君

與澧同舉優貢同爲學海堂學長交好數十年君之子

請爲銘

銘曰文人之福惟君獨全生於鉅族慧於童年才名震

暴文酒流連聚書校刊其卷盈千自爲詩文其集必傳

壽踰七十其子又賢飽食坐化泊如登仙我不諛墓此

皆實言酹君斗酒質君九泉

南海縣志本傳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捕屬人甲辰科舉人官化州學訓導升瓊州府學教授幼穎悟於書無不窺而尤長於詞賦年二十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郡內老宿鍾啟韶劉廣禮見而驚異曰此子後來之秀也年弱冠出應童試時儀徵相國阮元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騶從來往山寺見瑩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現赴縣考者也翌日南海令謁見制府問曰汝治下有譚姓文童詩文甚佳能高列否令愕然以爲制府欲薦士也即請文童名字制府曰我以名告汝是奪令長

權爲人關說也汝自行捫索可耳令乃盡取譚姓試卷徧閱之拔其詩文並工者遂以縣考第一入泮而督學長洲顧元熙亦謂其律賦胎息六朝非時手所及道光初阮制府開學海堂於粵秀山以經史課士兼及詩賦見瑩所作蒲澗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尤爲激賞自此文譽日噪凡海內名流游粵者無不慕與締交矣道光六年常熟相國翁心存以庶子督學粵東歲考以櫻心扇賦試諸生瑩居首列時值西陲用兵覆試日題爲擬平定回疆收復四城生擒首逆賀表瑩於風簷中振筆直書駢四儷六得一千五百餘言學使批其卷有

粵東固多雋才此手合推第一等語繼翁任者爲平湖徐侍郎士芬閱其歷年試卷有騷心選手獨出冠時之譽遂以優行生入貢然瑩聲望日高院考屢列前茅鄉場頻遭眊矂故前後來粵典試者如壬辰科程侍郎恩澤癸卯科翁中丞同書榜後太息咨嗟以一網不盡羣珊爲憾直至甲辰科昆明何制府桂清臨桂龍殿撰啟瑞典試場中得一卷擊節贊賞擬元數日矣因三場策問敷陳剴切微觸時諱特抑置榜末危得而幾失其蹭蹬如此然瑩澹於榮名於進取不甚在意初膺鄉薦循例計偕嗣後不復北上惟安居教職借官閒無事以爲

旁搜博羅之資居化州任最久化州人樸魯不文居此官者多厭賤意瑩仍諄諄引導欲迪以詩書教職實俸無多不得不計較修脯之厚薄瑩隨諸生自送去官後所積空劵溢篋盈箱語子弟悉焚之委管學海堂學長粵秀越華端溪書院監院數十年後進詩文可造者譽之不去口加以强記過人於先哲嘉言懿行及地方事沿革變更雖隔數十年述其顛末初終絲毫不爽故道光中邑人吳中丞榮光倡修邑志咸豐末梁侍御紹獻修續邑志廣州守丹徒戴肇辰修廣府志咸聘爲纂修官正謂其不愧鄉邦文獻故也而有功藝林尤在刊刻

秘籍巨編洎粵中先正遺書一事初粵省雖號富饒而藏書家絕少坊間所售止學館所誦習洎科場應用之書此外無從購買自阮元以樸學課士經史子集漸見流通而本省板刻無多其他處販運來者價值倍昂寒士艱於儲蓄瑩與方伯伍崇曜世交知其家富於資而性耽風雅每得秘本巨帙勸之較刊開雕其關於本省文獻者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各種楚庭耆舊遺詩七十二卷此外有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瑩皆爲編訂而助成之俾遺寶碎金不至湮沒而後起有好學深思之士亦得窺

見先進典型其宏益非淺鮮也瑩以文行矜式鄉閭而性坦率與人交不作尋常應酬語若與論學術是非人品心術邪正詩文得失咸推勘入微凡所譏訶悉中癥結不肯受壓於虛名故同人皆許其直素善飲啖疾病不去杯杓又篤信星命之說謂人世修短吉凶造物安排已定故開口即笑不爲大耋之嗟或箴以酬湎過甚非攝生所宜者瑩笑曰酒者天之美祿古聖人所以享食高年此豈殺人物況壽算限於天吾雖日飲無何犬馬齒當在古稀左右耳或曰子何以知之瑩曰壬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程固穿穴經史以博淹稱而兼游藝多能者也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程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盛極矣然盛極而衰天之道也此後廿餘年亂從粵東起再過十餘年亂將徧天下眞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釗亦溺於漢人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程問難往復不覺鬱悒欷歔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諦視座中人曰都不及見矣及見者譚公玉生耳後五年程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卒逮丁巳以後四五年間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雖善養生者早已物故惟我巋然獨存然年過耳順久矣酒亦何損於人哉其順

時安命皆此類也瑩服官至教授以襄辦省垣勸捐防堵各公務著有勞績奉 旨給予內閣中書銜卒年七十二子五人宗浚辛酉舉人